近代史資料

专刊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TAIPING TIANGUO WENXIAN SHILIAOJI

本书共搜集了有关太平天国史料文件215件。其中包括：英国柯文南博士提供的26件，日本小岛晋治教授提供的2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的金田起义前后清政府档案152件，广西桂平县史学会李毓麟等同志提供的金田起义前后当地碑刻资料27件，以及由杜德凤、王咨臣等同志和本所提供的《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草茅一得》、《莲莲党始末记》等资料8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兰涛
封面设计：智兴设计室 · 段维东

近代史資料

专刊

《近代史资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自1954年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近代史资料》期刊120余期、《近代史资料专刊》20余部及《北洋军阀》等多部大型史料集。《近代史资料专刊》选题精道，内容充实丰富。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130-1680-3
9 787513 016803 >
ISBN 978-7-5130-1680-3/k · 154
(4521) 定价：72.00元

近代史资料

专刊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TAIPING TIANGUO WENXIAN SHILIAOJI

本书共搜集了有关太平天国史料215件。其中包括：英国柯文南博士提供的26件，日本小岛晋治教授提供的2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的金田起义前后清政府档案152件，广西桂平县史学会李毓麟等同志提供的金田起义前后当地碑刻资料27件，以及由杜德凤、王咨臣等同志和本所提供的《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草茅一得》、《莲莲党始末记》等资料8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安徽大学图书馆 藏书 www.lib.ahu.edu.cn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共搜集了有关太平天国史料文件215件。其中包括：英国柯文南博士提供的26件，日本小岛晋治教授提供的两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的金田起义前后清政府档案152件，广西桂平县史学会李毓麟等同志提供的金田起义前后当地碑刻资料27件，以及由杜德凤、王咨臣等同志和本所提供的《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草茅一得》、《莲蓬党始末记》等资料8件。

责任编辑：兰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30-1680-3

Ⅰ.①太… Ⅱ.①中… Ⅲ.①太平天国革命—文献—研究 Ⅳ.①K25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6649号

近代史資料专刊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8102　　**传　　真：**010-82000860转8240

责编电话：010-82000860转8325　　**责编邮箱：**lantao@cnipr.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3.75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353千字　　**定　　价：**72.00元

ISBN 978-7-5130-1680-3/K·154(4521)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再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也是国内从事近代史料整理编辑工作最早的机构。自 1954 年组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不间断地努力，先后编辑出版了 120 余期的《近代史资料》刊物、数十部《近代史资料专刊》及《北洋军阀》等大型专题史料集，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成长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海内外均具有较大影响。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最初叫《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所长范文澜先生主持下，于 1954 年成立了以荣孟源先生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负责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期刊。郭沫若院长亲自为《近代史资料》题写了刊名。除“文革”时期曾一度被迫停刊外，数十年来《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坚持为近代史学术研究与教学服务为宗旨的办刊理念，陆续整理刊出 1840 ~ 1949 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档案文献史料，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因《近代史资料》期刊每期的容纳量仅有 20 万字左右，针对篇幅较大、期刊无法容纳的专题性史料，从 1957 年开始又创办《近代史资料专刊》，专门发表专题史料，不定期出版。以

《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出版这些专题史料，不仅选题精道，而且篇幅容量较大，内容充实丰富。某个专题的新史料一次性大量公布出版，往往会对于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太平天国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辛亥革命先著记》以及《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等。可以说，这些《近代史资料专刊》的整理出版，都曾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许多都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因为种种原因，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近代史资料专刊》的编辑出版一度中断。但是实际上编译室的同仁并未曾停止专题性史料的整理工作，也陆续整理出版了《梦蕉亭杂记》、《民国人物碑传集》和《翁文灏日记》等，只是未加以专刊之名。近年来，在所领导的支持和学界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在坚持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的同时，尝试着恢复了这项传统工作，先后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名义出版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和《倪嗣冲函电集》。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出版年代较久，如今已流传较少的专刊史料，精选其中部分重新再版，于学术研究及文化保存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此次重新整理再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最早出版的一本是 1957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最晚的是 1984 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距今也近三十年了。因为出版时间较久，特别是早期的版本现在存世很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更新换代，以及研究思想与方法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旧的历史结论已经成为陈迹，在审读史料中重构历史，解读其中未曾被重视的历史信息，已经越来越为新的研究者们重视。因此重新整理发表这些珍贵史料，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次再版《近代史资料专刊》，不是简单的旧籍重印，而是将过去 50 余年中陆续刊出的史料予以重新整理，并按照近代历史发展时序重新编排。各卷目次、初版时间及出版社名称如下：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 1984 年版。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庚子纪事》，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中华书局 1978 年再版。

《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

《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徐树铮电镐》，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以上凡 22 种 25 册，约 1000 余万字。

再版整理工作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初版之时的序、前言或编者说明之类的文字原则上不再重印，由再版整理者重新编辑说明，对初版整理工作给予必要的介绍和说明。

2. 对于原稿或初版时因印刷等原因存在的明显讹误之处，再版整理者径加改正；对于校勘修订之处，均于舛误文字后加正文，并以〔 〕号标明；脱字或无法辨识者，标以□号；漏字增补者，以【 】号标明；疑问处加（?）标明；原稿文中加注之处，原为双行排印者，均改为单行排印，或加（）标明，或用小字排印；原始资料行文或署名中并列双排者也均改为单行，个别文件除外；疑有脱字或

衍文者，于页下脚注标出。

3. 个别史料中，同一人名、地名前后用字不统一的现象，记录史实前后矛盾或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均保留原样未予擅改；清朝或北洋政府文献中对革命党、起义民众等污蔑诋毁之词，也都一律保留原样，以存历史之真，均请读者使用中注意。

此次能将几十年间陆续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重新整理出版，要特别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这种嘉惠学林的眼光与勇气。兰涛编辑不辞辛劳，往来联络指导，以及各位编辑的认真工作，都应该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掌声。

参加此次再版整理编辑工作的有，《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的刘萍、卞修跃、孙彩霞和李学通。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其中如有不当之处，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任
2012 年 9 月

编辑说明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是为了纪念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30周年而编辑整理的，收录了215件当时最新发现的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发行。

太平天国史研究曾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取得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整理出版的史料数量也颇为可观。“文革”结束以后，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既负担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也面临着如何选择新发展方向的困惑。搜集和公布新史料无疑是开拓史学研究新课题新方向的一个重要手段。借纪念金田起义130周年之机，《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由王庆成、庄建平将新征集到的太平天国文献资料编辑整理，结集出版《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为新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这215件文献资料包括：英国太平天国史研究学者柯文南从伦敦公共档案局发现的26件太平天国和天地会文献史料；日本学者小岛晋治在日本新发现的《道光咸丰内地骚乱纪实》和《避难纪略》；中国第一档案馆收藏的金田起义前后清政府相关档案152件；李毓麟等提供的金田起义前后广西桂平碑刻资料27件；以及杜德凤、王咨臣等提供的《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等8件。这些史料价值非常珍贵，如英国所存太平天国文献中有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发布的三件诏旨，使研究者对洪秀全的政治思想、宗教理论和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情况增加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本次再版之时，除改正了一些错讹字外，基本保持了资料原样，

包括格式与次序，只有个别地方稍有改动。如对于太平天国的“国”字，初版时无论原始文献还是现在的书名、目录以及编者前言、凡例等，行文中一律按太平天国当时的规定写作“国”。此次再版，除太平天国原始文献保留国字原样外，书名等今人拟撰文字一律用国，还望读者在使用中注意。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2 年 9 月

目　录

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　〔英国〕柯文南　提供（1）
天王诏旨……（2）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天王诏旨……（4）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天王诏旨……（5）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为西王有难禀东王等……（9）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
讨逆主将照复英美驻宁波领事等……（10）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莱天福兼浙省文将帅致英国兵总照会……（11）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殿左军主将宝天义招安余姚县四乡乡民示……（12）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
密查冯云山踪迹并拘讯其弟冯亚戊呈文……（13）
冯云山之弟冯亚戊供词……（14）
处置冯云山家属呈文……（15）
为冯亚养潜归原籍等事谕叶名琛柏贵……（15）
李进富供词……（16）

黄非隆等二十九人供词 …… (18)
太平天国权理大埔坪军民郡正副师帅致佛岭市统兵
大元帅牒 …… (27)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闰七月二十日
张光、邝槐禀复甘大元帅 …… (28)
安东将军、镇东将军安民告示 …… (29)
太平甲寅四年十月初十日
军机文房司事萧秋湄上大元帅策 …… (30)
玉芝堂上甘大元帅攻羊城策 …… (31)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洪安民告示 …… (32)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悬赏告示 …… (33)
汉大明统兵征厦大元帅黄约禁五条告示 …… (33)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开同安米禁告示 …… (34)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严禁赌博告示 …… (34)
署泉州厦防分府王严禁借端滋扰告示 …… (35)
厦门士商反对拐买华工告白 …… (35)
署泉州厦防分府王严禁妄出告白示 …… (36)
日本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 〔日本〕小岛晋治 提供 (37)
道光咸丰内地骚乱纪实 …… (38)
避难纪略 …… (41)
金田起义前后清政府档案史料 …… (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提供
1. 谕郑祖琛查拿广西举事各股 …… (44)
道光三十年五月初六日（剿捕档）
2. 谕郑祖琛上紧缉捕陈亚贵等 …… (44)
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九日（剿捕档）
3. 谕徐广缙等实力缉拿两广起事各股 …… (45)
道光三十年六月十九日（剿捕档）
4. 徐广缙等奏分路缉拿两广交界各股情形折 …… (45)
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录副）

5. 骆秉章奏已饬属在楚粤交界严密防堵折 …… (47)
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七日（朱折）
6. 乔用迁奏复毗连广西各属已协力巡防折 …… (48)
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朱折）
7. 谕徐广缙等协力会剿并查办呈控案件 …… (49)
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8. 都察院奏广西举人李宜用等呈控情形折（附原呈三件） … (50)
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方略稿本）
9. 乔用迁奏已调派兵将驰赴广西堵剿折 …… (54)
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朱折）
10. 骆秉章奏广西各股现离楚境渐远折 …… (55)
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朱折）
11. 谕郑祖琛等会同妥筹迅速剿办 …… (58)
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12. 林则徐奏力疾起程驰赴广西折 …… (58)
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九日（朱折）
13. 谕林则徐剿抚兼施并查办各事 …… (60)
道光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剿捕档）
14. 郑祖琛等奏捕获钟亚春并进剿金田等处折 …… (60)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录副）
15. 郑祖琛等奏郁林等股前往金田并张必禄病故折 …… (64)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录副）
16. 乔用迁奏审办丁二旺等情形折 …… (65)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朱折）
17. 劳崇光奏接印日期及筹剿情形折 …… (67)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录副）
18. 李星沅奏抵广西日期及驰驻柳州等情折 …… (69)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录副）
19. 劳崇光等奏进攻金田失利伊克坦布等战死折 …… (70)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录副）

20. 李星沅等奏韦正洪秀全等擅帖伪号伪示正筹进剿折 …（72）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录副）
21. 乔用迁奏缉获瞿召保等人讯明广西各股情形折 ……（74）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录副）
22. 李星沅奏筹剿金田片 ……（75）
咸丰元年正月初四日（录副）
23. 周天爵奏广西情形及韦源玠起事缘由折 ……（76）
咸丰元年正月初十日（录副）
24. 周天爵奏接印日期及韦源玠屯踞大黄江情形折 ……（79）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日（录副）
25. 谕李星沅等扼要分防和衷合办 ……（80）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26. 李星沅等奏拿获陈亚贵经过片 ……（81）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录副）
27. 李星沅等奏向荣进攻大黄江牛排岭遇伏失利情形折 …（82）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录副）
28. 杜受田奏两广各地举事情形单 ……（83）
*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录副）
29. 李星沅等奏焚攻大黄江牛排岭并防堵武宣各要隘折 …（85）
咸丰元年二月十七日（录副）
30. 李星沅等奏请特简总统将军来粤督办折 ……（87）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录副）
31. 袁甲三奏为广筹将才请姚莹严正基等四员驰赴广西折 …（88）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录副）
32. 李星沅等奏广西各股头目姓名及堂名清单 ……（89）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朱批）
33. 谕李星沅等务当同心进剿不得诿卸失机 ……（90）
咸丰元年三月初五日（剿捕档）
34. 周天爵奏进剿获胜并陈宜用坐战之法折 ……（91）
咸丰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录副）

35. 李星沅等奏广西各属拿获赖大等片 …… (93)
咸丰元年四月初六日（录副）
36. 李星沅等奏金田首领洪泉即洪秀全情由片 …… (94)
咸丰元年四月初六日（录副）
37. 李星沅等奏凌十八进攻郁林州城片 …… (95)
咸丰元年四月初六日（录副）
38. 李星沅等奏进剿凌十八获胜折 …… (95)
咸丰元年四月初七日（录副）
39. 李星沅等奏进剿大胜堂获胜折 …… (98)
咸丰元年四月初七日（录副）
40. 李星沅奏驰抵武宣会筹剿办情形折 …… (100)
咸丰元年四月初七日（录副）
41. 谕李星沅等相机筹办严防突围奔逸 …… (100)
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剿捕档）
42. 李星沅等奏凌十八等转移郁林州城解围折 …… (101)
咸丰元年四月十一日（录副）
43. 李星沅奏病势增剧钦差大臣关防交周天爵护理折 …… (103)
咸丰元年四月十一日（录副）
44. 乌兰泰奏驰抵武宣办理军务折 …… (104)
咸丰元年四月十四日（朱折）
45. 周天爵等奏镇将失机误事并自请治罪折 …… (105)
咸丰元年四月十九日（录副）
46. 周天爵奏请将释放冯云山之官员革职拿问折 …… (107)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录副）
47. 谕赛尚阿驰赴广西接办钦差大臣事务 …… (108)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48. 赛尚阿未到广西前周天爵等仍着办理军务谕 …… (108)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49. 谕周天爵等设侦选锋严防突围转移 …… (109)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50. 乌兰泰奏象州中坪等地被占并自请治罪折 …… (110)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朱折）
51. 乌兰泰奏团练乡勇方略片 …… (112)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录副）
52. 周天爵奏黔兵接仗获胜折 …… (114)
咸丰元年五月初一日（录副）
53. 谕赛尚阿速赴广西筹办围剿 …… (116)
咸丰元年五月初二日（剿捕档）
54. 谕周天爵等责成乌兰泰向荣速图进剿 …… (116)
咸丰元年五月初二日（剿捕档）
55. 赛尚阿奏据周天爵信陈明进剿失败原因折（附信） … (117)
咸丰元年五月初五日（录副）
56. 将释放冯云山之官员革职拿问谕 …… (122)
咸丰元年五月初七日（剿捕档）
57. 骆秉章奏湖南边防吃紧提督难以带兵赴粤折 …… (122)
咸丰元年五月初七日（录副）
58. 周天爵等奏壮勇击退宣化另股折 …… (124)
咸丰元年五月初十日（录副）
59. 周天爵奏怀集南坪兵勇团练进仗情形折 …… (126)
咸丰元年五月初十日（录副）
60. 乌兰泰初抵粤西象州失利着无庸议处谕 …… (127)
咸丰元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61. 谕乌兰泰等整饬军纪不得遇敌奔北 …… (127)
咸丰元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62. 谕赛尚阿酌办乌兰泰所奏围剿方略 …… (128)
咸丰元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63. 谕周天爵等实力堵击严防奔逸 …… (128)
咸丰元年五月十五日（剿捕档）
64. 谕程矞采等余万清即于楚粤交界督兵防堵 …… (129)
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剿捕档）

65. 徐广缙奏周天爵向荣怯战失利片 …… (130)
咸丰元年五月十九日（录副）
66. 周天爵奏发掘韦正胡以晃祖坟片 …… (130)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录副）
67. 赛尚阿奏驰抵长沙及筹拟广西军务情形折 …… (131)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录副）
68. 吴文镕等奏云南广南府兵练击退广西黎三余伙折 …… (132)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录副）
69. 徐泽醇奏调赴广西之四川官兵已先后出境折 …… (134)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录副）
70. 周天爵等奏凌十八在陆川清湖墟构筑营垒片 …… (135)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录副）
71. 周天爵等奏刘八败退合浦已咨广东从速会合围攻片…… (136)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录副）
72. 谕赛尚阿饬两广文武合力围捕刘八凌十八等 …… (136)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73. 严饬两省在事文武协力会剿不得相互推诿谕 …… (138)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74. 程矞采奏川皖等省派赴广西兵丁出境日期折 …… (138)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录副）
75. 唐鉴奏广西用兵宜以安民为主折 …… (140)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录副）
76. 乌兰泰密奏周天爵向荣秦定三等不和情由折 …… (142)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朱折）
77. 乌兰泰奏损将失机不敢捏饰避罪片(附录奏稿信稿) … (145)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录副）
78. 乌兰泰奏独鳌山一战损将伤兵自请治罪折 …… (149)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朱折）
79. 程矞采奏添调兵将布防楚南要隘片 …… (156)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录副）

80. 徐广缙等奏复两广剿办各股情形折 …… (156)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录副）
81. 赛尚阿奏报抵粤日期折（附清单） …… (161)
咸丰元年六月初七日（录副）
82. 赛尚阿奏为通筹广西军务折 …… (164)
咸丰元年六月初七日（录副）
83. 赛尚阿奏向荣等在象州中坪仁义一带作战情形折 …… (166)
咸丰元年六月初七日（录副）
84. 赛尚阿奏请宽筹军饷以备拨用折 …… (169)
咸丰元年六月初七日（录副）
85. 乌兰泰奏由独鳌退守罗秀缘由片 …… (169)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朱折）
86. 乌兰泰奏向荣久历戎行仍可立功片 …… (170)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录副）
87. 谕赛尚阿查明威宁镇官兵溃败情由 …… (170)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剿捕档）
88. 徐广缙等奏堵剿凌十八何名科及确查凌廿四案件折…… (171)
咸丰元年六月十二日（录副）
89. 谕赛尚阿严防象州大股复回东乡 …… (174)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90. 谕徐广缙等筹银一百万两供赛尚阿咨拨 …… (175)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91. 赛尚阿奏北流壮练堵御凌十八何名科获
胜折（附单） …… (175)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录副）
92. 赛尚阿奏洪秀全股从象州中坪突围回东乡
新墟一带折 …… (181)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录副）
93. 赛尚阿奏拟先全力攻剿冯云山洪秀全再行分兵折 …… (184)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录副）

94. 奖恤中坪作战出力人员谕 …… (186)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95. 邹鸣鹤奏广西十二府州筹办团练概况折 …… (187)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录副）
96. 吴文镕奏滇省筑关防堵及捕获叶亚月情形折 …… (189)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录副）
97. 徐广缙奏亲赴高州剿办凌十八折 …… (190)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录副）
98. 徐广缙等奏广宁兵勇缉获曾亚湄情形折 …… (191)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录副）
99. 徐广缙等奏与凌十八两次接仗情形折 …… (193)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录副）
100. 赛尚阿奏韦正屯踞新墟向荣等严密防堵片 …… (195)
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录副）
101. 奖励举办团练出力人员谕 …… (197)
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剿捕档）
102. 奖恤象州中坪作战出力人员谕 …… (197)
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剿捕档）
103. 谕赛尚阿新调官兵抵粤可全力会剿 …… (198)
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剿捕档）
104. 赛尚阿奏官兵进攻新墟获胜折 …… (199)
咸丰元年七月初六日（录副）
105. 赛尚阿奏博白合浦壮练追捕刘八获胜片 …… (201)
咸丰元年七月初六日（录副）
106. 赛尚阿奏张国梁等进攻颜品瑶获胜片 …… (203)
咸丰元年七月十三日（录副）
107. 赛尚阿奏合击新墟猪仔峡获胜详情折（附单） …… (204)
咸丰元年七月十三日（录副）
108. 赛尚阿奏仍暂驻省城并官兵布防情形片 …… (216)
咸丰元年七月十三日（录副）

109. 谕徐广缙等准游长龄留广西办理团练 …… (217)
咸丰元年七月十六日（剿捕档）
110. 谕赛尚阿设法歼擒韦正冯云山凌十八等人 …… (217)
咸丰元年七月十六日（剿捕档）
111. 谕徐广缙等从速剿除凌十八及其它各股 …… (218)
咸丰元年七月十八日（剿捕档）
112. 赛尚阿奏进攻新墟获胜并攻破双髻山情形折 …… (219)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录副）
113. 程矞采奏驰抵长沙即赴宝庆督防等情折 …… (223)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录副）
114. 程矞采等奏复两广各股情形折 …… (224)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录副）
115. 奖赏张国梁宁正冈谕 …… (226)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116. 谕赛尚阿再攻紫荆山 …… (226)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117. 谕赛尚阿等前后围攻新墟严防奔逸 …… (227)
咸丰元年八月初一日（剿捕档）
118. 邹鸣鹤奏广西吏治积弊已深折 …… (228)
咸丰元年八月十三日（录副）
119. 赛尚阿奏攻破风门坳并新墟接仗情形折 …… (229)
咸丰元年八月十五日（录副）
120. 谕赛尚阿确查德亮吴德征畏怯失职等事 …… (234)
咸丰元年八月十五日（剿捕档）
121. 徐广缙等奏进剿信宜罗镜凌十八获胜折 …… (236)
咸丰元年八月十七日（录副）
122. 赛尚阿奏进攻新墟屡获胜仗折 …… (237)
咸丰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录副）
123. 谕赛尚阿攻破新墟各村务获韦正洪秀全等 …… (241)
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124. 赛尚阿奏围攻紫荆山吃紧遽难分兵片 …… (242)
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录副）
125. 赛尚阿等奏请将德亮吴德征革职留任折 …… (243)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三日（录副）
126. 赛尚阿奏新墟大股突围巴清德等营失利折 …… (245)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三日（录副）
127. 谕赛尚阿严密防堵诱擒韦正杨秀清冯云山等 …… (249)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五日（剿捕档）
128. 乘胜进攻新墟并奖赏出力人员谕 …… (250)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五日（剿捕档）
129. 赛尚阿等奏永安州城失守折 …… (251)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九日（录副）
130. 徐广缙等奏竭力剿办凌十八何名科各股情形折 …… (253)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十日（录副）
131. 为堵截新墟不力巴清德向荣等交部议处谕 …… (256)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三日（剿捕档）
132. 赛尚阿奏永安平南藤县水陆进仗获胜折 …… (257)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六日（录副）
133. 赛尚阿奏永安失陷前后兵勇堵截尾追情形片 …… (259)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录副）
134. 为永安失陷惩处赛尚阿巴清德向荣等官员谕 …… (261)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剿捕档）
135. 谕赛尚阿四面围攻永安毋使漏网 …… (261)
咸丰元年闰八月九日（剿捕档）
136. 徐广缙等奏广东水陆交界已一律严防折 …… (262)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日（录副）
137. 徐广缙等奏围攻罗镜凌十八连获胜仗折 …… (263)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日（录副）
138. 程矞采奏调湖北官兵驰赴湖南永州以备调遣折 …… (265)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二日（录副）

139. 柏葰等奏议赛尚阿革职留任处分折 …… (266)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录副）
140. 赛尚阿降级留任谕 …… (266)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141. 赛尚阿奏请拨饷添兵片 …… (267)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六日（录副）
142. 谕赛尚阿确探洪秀全等行踪即速夹攻永安 …… (268)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143. 赛尚阿奏麦二邱二嫂等股剿除情形折 …… (269)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七日（录副）
144. 赛尚阿奏桂平团练会剿忠义堂情形片 …… (272)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七日（录副）
145. 谕徐广缙等迅速剿灭凌十八何名科股 …… (274)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146. 谕程矞采等严密访拿朱九涛 …… (275)
咸丰元年九月初三日（剿捕档）
147. 谕赛尚阿等确查太平王是否朱九涛 …… (276)
咸丰元年九月初三日（剿捕档）
148. 赛尚阿等奏洪秀全并非朱九涛广西亦无
李丹折（附单） …… (277)
咸丰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录副）
149. 邹鸣鹤奏昭平团练拿获雷亚书折 …… (282)
咸丰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录副）
150. 程矞采奏衡州讯办左家发情形片 …… (283)
咸丰元年十月初七日（方略稿本）
151. 龚裕奏复严拿张添佐等片 …… (284)
咸丰元年十月十五日（录副）
152. 邹鸣鹤奏审拟失察冯云山案件官员折 …… (285)
咸丰元年十一月初五日（录副）

金田起义前后广西桂平碑刻资料选录 (288)

李毓麟　冯宇明　黄培琪　提供

1. 总督布政裁革碑记 …… (288)
2. 重建三界庙第一碑记 …… (289)
3. 租粮碑记 …… (290)
4. 重修永兴会碑 …… (291)
5. 奉爵阁部堂福大人饬禁妄扳碑记 …… (291)
6. 两广部堂福公宪饬禁供应碑记 …… (293)
7. 创建粤东会馆序 …… (294)
8. 蒙刘太老爷给奉宪发司码秤钻示碑 …… (294)
9. 奉宪加禁抽买铺贩谷米并短价派累遏籴肆扰碑记 …… (295)
10. 发桂平县永和墟实贴晓谕 …… (296)
11. 奉督宪行藩宪永禁派抽阻挠接济碑记 …… (297)
12. 严禁差役乘坐竹兜下乡告示碑 …… (297)
13. 永盛会碑记 …… (298)
14. 重修宣里新墟三界庙记 …… (298)
15. 重修宣里新墟三界祖庙碑记 …… (300)
16. 永宁墟团练保甲社仓第一碑记 …… (301)
17. 永宁墟团练保甲社仓第二碑记第三碑记 …… (301)
18. 安良约第一碑记　安良约第二碑记 …… (304)
19. 悟洞三股乡约碑记 …… (306)
20. 重修三界阡陌二庙碑记 …… (307)
21. 合葬墓碑记 …… (308)
22. 张凯嵩诗刻二首 …… (309)
23. 查复浔阳桂邑两书院田租记 …… (310)
24. 重修紫荆马河镇灵宫甘王古庙碑 …… (311)
25. 营建巨冢碑 …… (312)
26. 王作新墓碑（附录：王作新等人传略） …… (313)
27. 曾玉景墓表 …… (315)

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 …… (317)
张邴原金陵内应纪略 …… 金树本 (320)
草茅一得（上卷） …… 戴钧衡 (324)
鼎吉堂诗钞（摘录） …… 尹继美 (337)
述闻斋诗草（摘录） …… 宋家蒸 (341)
南昌守城诗钞 …… 冯　询 (345)
莲蓬党始末记 …… 宗先谦 (350)
黎雅纪行 …… 黄彭年 (355)

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

〔英国〕柯文南　提供

【说明】一九五九年夏英国驻华大使馆将所藏一大批中文文件运回伦敦，共有七十七盒（每盒大小36×26×24公分），据说有两万多篇文件。一九六四年底六五年初，这批档案藏英国公共档案局（PublicRecord office）之后，我曾翻了一翻，便立刻发现其中一部分是前藏清广东督抚衙门的档案。由于这一批资料的重要性，我当时向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建议委任一人编目录，遂由该院与公共档案局联合聘雇一位姓庞的研究员，编辑原藏广东督抚衙门档案的目录。一九七五年此目录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A Critical Guide to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Archives Deposited at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of London by David Pong）。

英国驻华大使馆运回英国的两万多篇文件中，有两千篇左右原属广东督抚衙门的档案。其他文件多半是英中两国政府外交通信（美国学术刊物《清史问题》Ⅰ、4，1970，曾载其简单目录）。据当时英国外交翻译威妥玛说，英法联军一八五八年侵占广州时，曾抢去相当大一批清方档案，威妥玛和法国翻译仔细查过其中四十余盒。威妥玛选择了四种文件保留下来，即英、美、法、瑞与清政府所订条约的原文、清政府与两广各高级官员的来往书信、军事地图及有关“造反”的档案。除此以外，“一大部分文件因外国人对此没有直接兴趣，及所有被拿的书籍已送回……中国大臣”（威妥玛致额尔金，一八五八年三月十日）。到底送回多少、保留多少，现在不知。

除威妥玛为了翻译成英文而自己留下的少数文件之外，所抢掠的档案的大部分当时藏在香港政府中文秘书馆，一八六一年建立英国驻华使馆之后才送到北京。后来，这一批原属广东督抚衙门的文件与其他来自一七九三年至一九五一年的中文档案藏在一起。

所有这些运回英国的文件藏公共档案局，编号为F. O. 682，但其中来自广东督抚衙门的档案已另编新号（即F. O. 931），不过文件目前按旧号保存。

应当声明，我没有把F. O. 682的档案文件全部一篇一篇地细查过。公共档案局所

藏其他中文档案，即 F. O. 233，我也未曾查过。这些文件仅仅是我在 F. O. 682 的档案中发现的比较有历史价值的关于太平天国及天地会等方面的资料（其中有关厦门的材料是关一球先生提供的）。报告西王战伤的《湘潭县拿获奸细身上搜出书信》曾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报发表，由中国《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四期转载，但因为我抄这篇文件时不够细心，有许多错字，因此借这个机会重新发表。❶

柯文南　　1979 年 9 月 12 日于伦敦

天王诏旨❷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天王诏旨。

朕诏和甥、福甥、玕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雍侄、贤胞、辅胞、璋胞、万侄、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神将、六部、主佐将暨西洋同家众弟妹、众使徒、众臣民等知之：

爷哥朕幼坐天国，同世一家同福乐。同天同日同荣光，同京同朝同锡爵。开辟

爷哥朕山河，坦盘惑蛇遗根恶。爷降洪雨永约霖，洪日出天早排着。人必有

天有日生，齐遵天教习天学。坦盘以下　天日照，谁知惑蛇有变妖。天上

真神一　上帝，僭　神僭　帝罪难饶。无　天无　父该洪雨，无　兄无日罪难消。

爷浸留出仍遣赎，　太兄替出大功劳。　爷差冢子即

---

❶ 柯文南先生赠给的资料中，还有一件赛尚阿等遵查太平王是否朱九涛等情事的奏折和上谕，因本书《金田起义前后清政府档案史料》中已收入此件，故未编入《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部分。

❷ 天王诏旨三件均系抄件，今按原抄件格式排印。诏旨都发布于二月而未注明年份。诏旨所列名衔，有“恩胞、雍侄”，即蒙得恩、蒙时雍父子并提。据英国曾驻天京的雅龄船长（Captain Apin）1861 年 3 月 27 日报告：“赞王（即蒙得恩），系国务秘书，他已年老，其工作现由其子担任。”此后两月，蒙得恩去世。已发现的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二十四日两件诏旨，都是恩胞、雍侄并提。由以上情况可判定现在三件诏旨的发布年份为辛酉十一年。　　——编者

太子，　天兄成太理昭昭。人无　上帝谁生养？坦盘惑蛇故浸亡。人无　基督谁赎罪？视　哥如　父理本当。人无东王谁赎病？瘟脱归灵　爷旨彰。灵就是风风劝慰，使风之职是东王。五旬　上帝圣神降，风是东王火太阳。风火由　爷一体出，　太兄暨朕真道光。伪道光兴冒

哥朕，普天　爷哥朕照临。　哥朕由　爷一体出，合一作主久福音。

哥活三日即洪日，隐诏乘荣在于今。哥钉十架兆十全，登极四旬迹可寻。

爷生哥朕　同登极，万样皆排见天心。　爷劳六日圣七日，三子爷共在合一。三上加七是十全，今时太平即安息。　爷生哥朕实同胞，故今　哥朕同登极。三七二十一真主，爷约天霖今显迹。天霖即是日弯弯，

爷初结约今无失。朕嘉西洋圣徒功，善体　爷心敬太兄。视子如　父理最是，爷哥带朕今乘荣。爷哥未降依人口，今惟天口圣旨从。人少说是确真是，有　父有　兄福无穷。人多说是欠些别，

圣神父子古今同。今蒙　爷哥恩下凡，旧前约外真约添。　爷哥圣旨乃真约，齐遵　圣旨莫二三。同世真主共一家，三人同日苦成甜。天王有真

爷生定，父子公孙同当担。福音久传为今日，圣徒欢喜莫猜嫌。

爷哥今来无爽约，万方齐认作　爷男。诏颁天下东西洋，咸使闻知。钦哉。

此诏刻多普颁。钦此。

二月十八日第一道

幼主诏旨

仝尚前

今览次伯本奏，保举方成宗升义爵，朕旨准，特诏封方成宗为天朝九门御林和天义以展其才也。钦此。

二月十八日第二道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682/27/1）

天王诏旨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天王诏旨。朕诏和甥、福甥、玕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雍侄、贤胞、辅胞、璋胞、万侄、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神将、六部、主佐将暨西洋同家众弟妹、众使徒、中西一体众臣庶选民知之：

爷曾召子出麦西，明有　上帝亲生儿。空中声云　爷爱子，显有　上帝可想知。前驱证

圣神临哥，圣神是　父复奚疑。　圣神引　哥到旷野，　圣神是爷更明矣。哥诏逆　圣神无赦，圣神　上帝不可欺。

哥云神父识神子，亦惟神子识　神父。可知有父方有　兄，况哥坐　爷之右手。若是同一将谁坐，爷乃　上主

哥救主。　哥明诏　父大于子，大辟见主传自古。　爷命哥今日生尔，哥升复命诏清楚。上帝圣讳　爷火华，哥名耶稣命自爷。土提反证　哥立右，父大过子总无差。若非由上不能害，可知　上帝无有他。哥明说　上帝独一，

哥不敢僭复何讶。　哥亦明说　神独一，圣神上帝即亚爸。　爷诏无别　神别

帝，　神帝独一造天地。现有创世篇可凭，　爷差　太兄来救世。因坦惑想僭　神❶，无　天无父罪难贯。洪雨留出　靠哥捐，上帝恩中兼有义。哥前一人顶起　爷，挽　爷义怒

哥身祭。若是同一祭谁人？以已〔己〕祭已〔己〕无此情。　哥明认　爷遣入世，以已〔己〕遣已〔己〕怎分身？齐知世人忘　上帝，故　哥作羔敬　爷亲。　爷命　哥永为祭主，依洗德班祭　真神。

哥亦祭　神祭　上帝，有兄无　父踵恶根。将绍〔诏〕作证胜百家，天酉上天亲见　爷。人无

❶ 此句脱漏一字。——编者

天父从何出，生　哥暨朕共　老妈。爷亲教朕读神诗，凭诗认爷今无差。　爷又命

哥教朕读，天嫂劝　哥悠然些。　哥生三子并二女，朕有一子爷带他。天上有三十三天，

爷哥带朕战层层。驱逐蛇魔阎罗鬼，即是撒但把人缠。层层逐他层层落，天将天兵护两边。朕时战倦中安睡，周围神使护后前。

老妈摘赐生命果，食饱大战嘱叮咛。那时砍妖三份二，严将撒但打落地。　爷欢封朕为天王，纸写七字作号记。　爷复遣朕主人间，半天嘱朕放胆去，凡有烦难　爷出头。　爷哥戊申既临世，　爷哥降托东西王。循　爷哥口罪见贯，

爷哥下凡立真约，　上天窄门齐寻着。　爷哥下来尔不认，哥诏临尔在不觉，　哥在　爷前不认尔。无信背逆实大错，何论浸水不浸水。不信定罪　哥诏落，敬　哥如　爷理本当。但先有　父脱根恶，欲求永福进窄门，循　天口生习天学。钦此。

此诏刻多普颁。钦此。

二月十九日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682/27/1）

天王诏旨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天王诏旨。朕诏和甥、福甥、玗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雍侄、贤胞、辅胞、璋胞、万侄、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神将、六部、主佐将、内外众臣知之：

爷哥朕幼坐天堂，永定印衔永荣光。前诏自东至豫印，俱刻某军属某王。朕今深褒甥胞功，顶　天扶朝慰　父皇。但统某军似卑小，今诏交权管万邦。自今东西至豫印，通刻顶　天扶朝纲。某军等字俱除去，换刻五字世袭长。朕今降诏，永定印

衔。自今，东印刻云：❶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圣神上帝之风雷劝慰师后师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东王杨秀清

西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传救世主天兄基督太子圣旨圣神上帝之雨电右弼又正军师顶天扶朝纲西王萧朝贵

长兄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王长兄洪仁发

巨王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巨王洪和元

长王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长王洪瑞元

次兄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王次兄洪仁达

次王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次王洪锦元

天四驸马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天四驸马黄栋梁

天西驸马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天西驸马黄○○

西王父印刻云：

---

❶ 东印刻原件格式如下：

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圣神上帝之风雷劝慰师后师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东王杨秀清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
西王父蒋万兴

南王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前导副军师顶天扶
朝纲南王冯云山

玗胞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精忠军师顶天扶
朝纲干王洪仁玗

达胞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公忠军师顶天扶
朝纲翼王石达开

玉胞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
英王陈玉成

秀胞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
忠王李秀成

恩胞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
赞王蒙得恩

贤胞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
侍王李世贤

辅胞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
辅王杨辅清

璋胞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
章王林绍璋

豫王印刻云：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
豫王胡以晄

交权甥胞管万邦，见军听令听朕样。灭妖凯回襄朝政，子孙

世袭报

父皇。替朕调拨交玉胞，业颁诏旗印八方。疆土广开胞回福，另命节钺征边疆。执六合印率征剿，各军听令扶山江。掌率六部统众将，同听甥胞实力襄。天将居胞下官尚，协同掌部辅朝纲。随队事毕归原任，万权合一听东王。官印十字仿甥胞，中西一体福天堂。同世朕幼共一家，有

天有日福久长。钦哉。

此诏刻多普颁。钦此。

再诏。传出东印南印各一颗，传典金官、典印官遵今诏换刻缴回。钦此。

金颈钏二。一金牌内换刻云：顶天扶朝纲东王。一金牌内换刻云：顶天扶朝纲南王。钦此。

二月二十一日　第一道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682/27/1）

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为西王有难禀东王等[1]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

湘潭县拿获奸细身上搜出书信

曾永〔水〕源林凤祥李升〔开〕芳谨禀

东北王两翼王下各千岁殿下：敬禀者，△等随西王出师，荷天眷顾，所攻必克，一路福星。本月二十四日寅刻，自攸县起程，二十五日子刻至澧〔醴〕陵，计一百七十里。是城粮谷颇有，已得无数军装红粉。二十六寅刻，自澧〔醴〕陵起程，二十七申刻到长沙，离城十里停扎。二十八日辰刻进兵，至巳刻，破连营七八里，杀死大小妖官数十余员，妖兵死者二千有余，尸堆如山。所得军粮大小炮甚多，红粉四千余，骡马不计其数。至午刻，在省外铺户停扎，计程三里。卅里城外米谷甚多。目下查得粮有十万余，油盐足用。廿九日，△等欲往进攻，回禀西王，带牌刀手往各门进攻。不料妖兵放炮，打着西王胸膛乳上穿身，十分危急，口眼俱呆。△等得此凶信，十分忧愤。幸有天父照顾，效天兄故事，未可料。此省十分辽阔，目下圣兵纵能攻破，亦未得托守之人。恳求九千岁览禀，遣上将统带多少圣兵，凡兵各带干粮三斤，前来同进取城，乃万全圣策也。我主天王来不来，听从旨意，△未敢冒渎。幸此城尚未修整得好，比全州无足为虑。惟思西王有难，△守靠无凭，只得具禀各王千岁特达。太平王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申刻。冲即速连夜起程。

不闰八月算。

（英国公共档案局原编号 F. O. 682. 279/A3. 新号 F. O. 931/1350）

---

[1] 按原抄件格式排印。——编者

讨逆主将照复英美驻宁波领事等[1]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照　复

真天命太平天国天朝九门御林讨逆主将范　照复
大英钦命驻扎宁波总理通商事务领事府夏
大美钦命驻扎宁波总理通商事务领事府毕
麾下：为照复请希
大英钦命驻扎宁波督带兵舩水师参府哈
大法钦命驻扎宁波督带兵舱水师参府何
宽心事。缘蒙
天父上主皇上帝
天兄耶稣差我
真圣主天王降凡御世，宰治中原。总期诛妖救民，援救中夏。兹者，本主将恭承
简命，专征阃外，拓土开疆，无非弔民伐罪。刻下我军大队兵抵宁波，正谓克取郡城为根本，俾得安抚四民。惟今接到
惠函，得知一切。所云各事，本主将皆可依从。自应禁止官兵，仰体
天心，不得滋扰。望希宽心是幸。至于面云期日，务勿失言，总期以信为本。所有
贵各国之房楼屋宇人口物件，本主将自当严加禁止，秋毫无犯。至于
贵各国通商交意〔易〕照前营业，尤宜公平买卖，断不致强行抢掳也。但大丈夫一言为定，以信以诚，决无差失矣。耑此照复，并候
升佳。

---

[1] 呤俐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有此件，是英译文的回译。今据原抄件格式排印。——编者

附来封条贰拾壹纸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　二十二　日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682/340）

莱天福兼浙省文将帅致英国兵总照会[1]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天朝九门御林开朝勋臣莱天福兼浙省文将帅何　　照会

大英国兵总知悉。照得

天地循环，珊河改变，古之常理。鞑妖扰害中原，二百余载，无所不至。兼之甲子既终，

皇天震怒。降我

真圣主，定鼎金陵，十有余载。战胜攻克，指不胜屈，大非人力能为，此乃

天定。去年节节重解京围，顺流而复苏常及太昆常定一带郡县并浙省嘉郡。又发兵前往尚海，招集流亡，并饬各属国，准其通商。因各国未有章程妥议，军令虽严，恐难周集，即行回师。绕道而取平湖之嘉善，剿尽嘉郡城外残妖。直尚两湖，收复江左。分兵克复金台宁绍等处，重兵围困杭城两月，不意成功，南方底定。现在

忠王瑞驾统兵五路，收取尚海。想一隅之地何足戒〔介〕意？业经苏浙两省尽行克复，势不得不攻取尚海，以端

王化。并非大言，寔历可据。查沿海一带，皆外国通商之地。发兵进剿，谅必有伤和气。再四思维，先行谕知：所有妖地，毋容滥理。至于各国贸易之行，断无加害。倘再愚顽，惟利是图，不但一隅之地，普

天之下皆我

朝之版图也。倘不听妖言，洗心归顺，不但通商而贸易茶丝益

[1] 照原抄件格式排印。——编者

广，两荃其美。宜早思之。本爵督兵嘉定，仰速复文，切勿迟延，以致后悔。切切。特此。

为照会事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十二月初二日照会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682/42）

殿左军主将宝天义招安余姚县四乡乡民示[1]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

真天命太平天国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殿左军主将宝天义黄　为招安余姚

县四乡乡民一体周知，及早倾心向化，免遭焚戮事。照得识时达务，目今趁早投忱〔诚〕；而归正除邪，从此必然安抚。缘蒙

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

真圣主天王降凡御世，抚辑群黎。故自粤西倡义，一路而来，势如破竹。所到之区，均皆乐于归顺，进册输忱〔诚〕。是凡所属之地，无不风雨调匀，安居乐业。迨至金陵定鼎，迄今十有余年。此可见天与人归而改朝换国之时也。伏思胡妖自前明窜入中原，窃据神器。坏中国之制度，变中国之衣冠，逼人[2]令中国人民均行薙发，变成狐鬼之刑〔形〕。种种恶习，实难枚举。是故皇天震

怒，特降

真圣主诛妖救世，扫尽胡尘。挽阮〔既〕倒之狂澜，登斯民于衽席。此诚尧舜之君仁慈之主也。兹本主将恭奉圣命，统率大队官兵，所行仁义之师，决非残暴之众。故一路以来，示谕遍贴。不准奸淫妇女，不准宰杀耕牛，更不准民房烧毁。本主将上体

天父好生之德，

真圣主爱民之心，东荡西除，专诛妖达〔鞑〕。无非上报朝廷，下

---

[1] 按原抄件格式排印。——编者

[2] “逼人”二字应为衍文。——编者

安黎庶，原与尔百姓无干。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残妖望风远窜，黎民怀德来归。所以至今克复省郡州县，俱已委员安抚，依然安堵如常。生逢斯世，何其幸欤！于今本主将率领大队，现临余姚县，业已委员驻新安抚。尔黎民尽管放胆投忱〔诚〕，前来该县报明都分，进册输将。切勿助妖团练，纠聚匪党。亦有无知之徒，自以为聚众数千，可以为一方之保护。殊不知我　天朝真是天做事，决非人力所能为也。即如咸丰妖，自进中原，已作〔坐〕二百余年之天下，数百万兵勇，尚不能抗拒　天朝，何况区区小丑，可能成其大事！洵可谓以卵击石，终是灭亡，转累一方受其大害，岂不凄欤！为此特颁钧谕，仰该县四乡乡民一体知悉，即早认天识主，归顺　天朝，前来纳款，并有尔等各都中一向办事之人，以及各都甲长一并会合前来该县报名，旦夕伺候，备替　天朝办事。准其尔等各归故里，各安本业，通商贸易，买卖公平。本主将军令严明，不准官兵滋扰以及奸淫焚杀。倘竟有不遵约束之官兵，准尔四民扭送该县，以凭究办。若尔等仍是执迷不悟，欲抗天朝，本主将即行遣师剿洗。或有一村以及一室倘敢违抗不来纳款者，定将该处铲平。那时玉石不分，悔之莫及。示到思之，切切。此谕。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　　日谕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682/27/1）

密查冯云山踪迹并拘讯其弟冯亚戊呈文❶

谨将卑职遵奉宪谕，改装易服，迅往花县，密查匪犯冯云山于何年月日递解回籍，现在该犯是否在籍，眷属有无传习邪教，结党拜会情事缘由呈阅。

❶ 此呈未注明年份。丁守存《从军日记》咸丰元年十月十三日记：广东来咨，复称花县牟令挖掘洪秀全、冯云山祖坟，并执冯云山家属……。据民国十三年重修《花县志》，张崇恪，道光十九年、二十一年、三十年任花县令，因“卓异”。候升直隶州知州；牟洪龄，咸丰元年任；王景瀛，咸丰二年任。呈文中提到先见张令后见牟令，可知事在咸丰元年由牟洪龄拘捕冯戊科。——编者

卑职于到花县后，业将先见张令、次见牟令彼此熟商访查情形，禀请两首县代禀，谅邀钧鉴。卑职随赴花县所属之东隅，经牟令选派干役，跟随下乡，明为征粮，暗为密查该犯踪迹。访得该犯冯云山，又名冯乙龙，年约三十余岁，现在广西，未回花县。兄弟二人，现住和乐步村。父早故，母胡氏，存。妻练氏，生有三子，俱皆年幼。同居胞弟冯戊科，又名冯亚戊，年约三十余岁，娶妻黎氏，生有一子女，平日耕种为生，并无传习邪教、结党拜会、为匪不法情事。

又访得该犯冯云山即冯乙龙，向在家教读，于道光二十四五六七等年在本省城抄写蓝本为生。自二十七年二月由省回家闲住。至五月，赴广西曾家教读。二十九年十月间。由西省回家，十一月又回西省，至今未回花县。

理合缮具节略，并将牟令现今拘到冯云山之弟冯戊科讯问口供抄录，敬呈宪鉴。

（英国公共档案局原编号 F. O. 682/68/4. 新号 F. O 931/1035）

冯云山之弟冯亚戊供词

谨将查获匪犯冯云山即冯乙龙之胞弟冯亚戊讯过供词，列折呈电。

计开

据冯亚戊供：年三十四岁，住县属禾乐地〔步〕庄。父亲已故，母亲胡氏，年五十余岁。兄弟二人。哥子冯乙龙，年三十余岁，哥嫂练氏，生有侄子三个。大侄子冯癸方，年十二岁，业已出继。二侄冯癸茂，年九岁。三侄冯癸华，年七岁。小的居次，娶妻黎氏，儿子一个，女儿二口。

哥子冯乙龙先于道光二十四五六年在本省城往来，抄写蓝本。二十七年二月回家闲住，到五月间前往广西地方。二十九年十月内，带有尖笋二三觔玉桂四五觔回家，说：伊在紫金山曾姓教读，每年约束修钱十余千。是年十一月，哥子复往西省。

至本年正月初七日，有八沥垢村袁亚二自西省回来，到家称说：尔哥子向在广西临桂县大墟地方开张酒米店生理，寄有口信说，该西

省地方贼乱平靖，田地无人耕种，招示徕民承耕，叫小的与伯叔子侄前往垦耕的话。小的随于本年二月初六日，遂携同母、嫂、侄子在家起行。

初八日，到佛山地方，初八日晚小的与母亲、嫂、侄并袁亚二落歇店寄住。至十一晚，袁亚二对小的说知，现在广西紫金山尉元解〔韦元玠〕在金田地方为大哥，聚有千余人，常往劫抢，小的哥子冯乙龙也同伙抢劫的。小的听闻害怕，到十四晚，搭渡回省。十五日，袁亚二与小的母、嫂各自回家。小的平日耕种为生，实无传习邪教、结党拜会、为匪不法情事。如查出，愿甘治罪。所供是实。

（英国公共档案局原编号 F. O. 682/253/A3，新号 F. O. 931/1279）

处置冯云山家属呈文

案奉委审逆犯冯云山家属冯亚养等一案，先经卑府屡提严讯，坚称冯云山外出多年，该犯等实不知谋逆情事。业经发县监禁。

兹奉谕按律拟办。伏查例载，反逆案内律应凌迟之子孙讯明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解内务府阉割，发往新疆为奴，缘坐妇女发各省驻防为奴。今冯亚养年十九岁，冯癸茂年十三岁，均系冯云山亲子，例应解京阉割，转发新疆。冯胡氏系冯云山亲母，冯练氏系冯云山嫡妻，例应发驻防为奴。

又历办缘坐之案，皆系正犯已获，随同拟办；如正犯在逃，则叛属监候待质。诚以知情与不知情，必须正犯对质也。今冯亚养等获案五年，正犯弋获无期，可否将本案先行具奏，声明监候待质，抑冯云山罪恶綦重，即将该家属等饬县权宜办理，毋庸具奏之处，伏候训示祗遵。谨呈。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682/289/3A. 新号 F. O. 931/1594）

为冯亚养潜归原籍等事谕叶名琛柏贵

军机大臣　密寄

两广总督叶、广东巡抚柏，咸丰三年三月初九日奉上谕：据叶名

琛、柏贵奏：广东省城自闻武昌、安庆失守，讹言纷起，人心颇觉震惊。暎夷兵头哎嗡上年业经回国，顷复驶回香港。当此匪扰兵分之际，不可不预为防范等语。

现在逆匪猖獗，江宁、扬州、镇江相继失守，广东人情浮动。更恐遇事生风，冯云山之子冯亚养在外逃回，必非无故。该督等当严查奸细，消患未萌。尤当镇定人心，勿为流言所煽惑。

至哎嗡照会，既未明言何故，自当示以镇静。前定条约许十二年后再行更易，现已届期，难保不别有要求。该督洞悉夷情，著与柏贵等密为筹度，以备不虞。切不可稍露端倪，启该夷窥伺之渐。

南韶匪徒尚在江西交界处所，出没靡常。著严饬镇道大员随时剿捕。该督回省后，如该处有紧要情形，仍着星驰督办。

又另折奏，查明师船笨重，宜于外海而不宜于内河，能否驶入长江，尚难预定。快蟹、大扒等船，原系内河巡缉之用，难出外海，更无论远涉重洋。自系实在情形。著该督等悉心体察，如果各师船调赴江南，难期得力，徒滋糜费，即著毋庸调拨。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682/391/2）

李进富供词

谨将匪探李进富即李二供单录呈钧鉴：

据李进富即李二供：年二十八岁，桂平县鹏隘山人，祖籍广东嘉应州。父母俱故，兄弟二人，哥子李细妹，小的第二，并无妻子。三十年八月内，与哥子一同去拜尚弟会，同山住之。

杨晚有兄弟六人，杨亚蓝、杨亚三、杨亚日、杨亚段、杨亚清，伊子杨亚二，合家连男女有十七八人，均去拜会。杨晚当了小头子，小的派在他名下，同伙三十多人。

至会内人数，小的知博白有三百多人，吴、杨、李姓最多，系韦正管。花洲有三百多人，王、卢、曾姓最多，系吴日升管。均能打得仗的，大约男妇二万多人。起首能打仗的，约有三千人。

小的在金田石头脚随同打过二仗，手拿竹篙枪，因无手段，不能杀伤官兵，只能走动。以后派小的回家，坐地打探。三月二十八日，头子杨晚给钱二百，叫小的剃头，由东乡界回来大宣地方，探听官兵团练消息。今被拿获，不敢欺瞒，求恩典。

又供：去年八月内，在朋〔鹏〕隘听从杨姓纠邀，前往拜会。头子当天用水一盆，拜毕，将水挠〔浇〕心胸膛，蓄长头发，每日食饭，口念感谢上帝有衣有食二句，若毁打神庙，口念咒语，恳祈天父上帝念将妖魔诛灭，大发天威三句。大头子系冯云山，二头系洪秀全，三头杨秀清，四头子萧朝溃〔贵〕，五头子韦正，六头子胡以洗〔晃〕俱着黄衣，每人妻妾三十六口。出门打黄伞执事，夜间设有更役巡查。又花洲卢姓，不知其名，及陈六，俱着红衣，均大袖角带。

博白、花洲所来的伙党，每人带磺二三觔来造火药，并每人布袋一个，以装衣服。各伙红布扎头，常常操演，分犁头、雁鹅二阵图。打仗之时，后有解粮送食，头子每馆分派五六人，以免肚饿力乏。至移营时，于起更用香火夜行，小头子带，大头子不去。如有退缩回馆者，由各头子指出，即行斩杀。每次打仗回去，总杀有二三十人。是以众匪拚死。

从前实在打得仗的，有三千人上下，屡次伤损也不少。在江口打败仗时，要逞人多，用女办〔扮〕男妆打过一次。每次打仗，头子派打手当前。后因二月初八日败仗，头子大哭，探知新墟一路无有官兵，是以由紫荆山过东乡。那时打手只存二千多人，到东乡后，又逼胁百多人，欲往平乐一带。因官兵层层扎紧，这两个月都打不过去，打算要从后路双髻、黄坡两界头窜回，便抢船只，一路抢掠到广东花县去安身。因大头子、二头子都系花县人，暗中也有人在广东传教，他们原说东省做东京，此处为西京，到去兴旺，大家享福，不用说的，万一打败，也好投到暎咭唎国去。

至东乡米谷眼下并不缺少，惟缺少盐食。在东乡死有百余人。小的也因没盐食十几日，精神甚觉疲乏。后来抢得有盐，头子传令，这是天助的，大家通赞上帝，加三叩头三日。

自本年三月间，杨晚叫小的剃头，从东乡界回大宣，探听官兵团练多少，小的探听官兵没派到，团练不见齐心。二十八日，他们出来

抢盐，果然顺当。以后便许小的做官，坐家打探。又叫金田黄老二、东乡黄世隆欲行探回，到小的处。小的便将探听情形告知他去回复。十三日可来回一次。小的于三月二十八日由新寨回来打探，至四月十几回去。五月初七日又叫小的回来，探听官兵团练多少，黄坡、双髻有无防堵，只给钱二百文。小的知道跟错他们了，盐也没得食，钱也没得使，他们头子尽自己快活，心下想回来不用去了，又怕壮练捉去，只朋〔鹏〕隘内东旺冲旧日有避贼山寨一所，约可住人十个，我藏住那里就是了。前十七日，黄老二等来根问小的，也探听信息。他说托挑杂货过东乡的人购买剃刀，过山发卖，一定好卖，我们会内有一半欲私自剃头走出的。十七日小的已将紫荆山内防堵情形说知回复。这三两日黄老二们必再回来探听了。大约贼令甚严，随便杀人，入会的人都知道错了。有家眷的也有不要家眷的，竟思没带家眷的更不用说了。

广东花县，我们会内愿去者少，不愿去者多。各人已心恨头子，与博白、花洲的人甚向逃出，帮扶官兵团练杀绝他。黄老二、黄世隆向说现在又无盐食，总在六月初旬有月亮时总要窜回。前十二三接仗，又死去先锋打手三五十人。现在只存火药数百觔。倘若回来，壮练接仗，必须待他炮响尽后，方与交手，一定大胜全灭。我们被他害得不浅了。教尔们放心杀他。我们至今死路一条。当初众人信他说拜了尚弟，可消灾难、登天堂。拜了之后因有众〔家〕属在他手，不敢逃出。小的并没妻子，因出来没生路，也只好随他。如今说大营附近遍贴告示，只写限三日内投到某处者，便系良民，一概不杀。这就好了。大约里头必有一半逃出的了。那时叫这些人做先锋去杀贼，个个争先，有家口的要救出家口，没家口的也要报仇雪恨。至小的回去，口号只说第八馆南左五字。这是小的实话，不敢欺瞒半字的。求恩典。

（英国公共档案局原编号 F. O. 682/253/A3，新号 F. O. 931/1041）

黄非滁等二十九人供词

谨将盘获西逆伙党黄非滁等讯过供词列折呈电。计开

黄非滁供

据黄非滁供：年三十九岁，湖南江华县城外东园渡人。父亲黄金魁，现年七十岁。母亲张氏，现年六十岁。兄弟四人，小的居长。弟郎名唤二仔、贵仔、庚仔。小的平日开张香铺生理。

咸丰二年六月初二日，小的因刘小仔、刘长仔、陈孔盛、徐景滁、张老六、徐得判、李五仔、刘三仔、刘双仔、罗麻仔接得毛姓客商杉树扎成木牌，撑到永州发卖。初四日，行到道州河面湾泊，就有贼人来胁逼小的们入伙。那贼人有七个大王，是太平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天王、地王。小的投在西王罗亚旺旗内，给有号衣一件，前后镶有四方黄布，前写“太平”、后写“得胜”各二字。并把小的长矛枪一枝。

初七日，伪太平王叫罗亚旺带道州土匪一千余人，又叫百总朱红广东人带旧贼四百人，同到江华县攻城。初八日早到江华县，罗亚旺、朱红喝令伙贼把县官、捕厅及家属都杀了。罗亚旺就在城守衙门隔壁富户彭云仔家打住。小的就跟随到江华，也没杀人。从听得道州有信来，叫罗亚旺于十二日带一千人去攻永明县城，又派三百人到白马营劫当铺，并叫朱红带伙贼在江华守城。

那时罗亚旺叫小的同现到案的蔡学伴及未获的谭总连来马头铺一带，打听各处有无官兵防守。小的与蔡学伴们就于十二日起身。十六日走到黄竹寨过来地方，想要探听官兵消息，回去报信。不料就被兵差把小的同蔡学伴一并查获。那谭总连就跑回去了。是实。

蔡学伴供

据蔡学伴供：年二十五岁，湖南永州府零陵县人。父亲祥江，现年六十四岁。母亲罗氏，现年五十六岁。兄弟二人，小的居长，弟郎学林。小的并无妻子，向在江华佣工度日。

咸丰二年六月十一日，在路上撞遇贼人谭学能，把小的捉去，胁逼入伙，派在伪西王罗亚旺旗内，给有单刀一把并号衣一件。余与黄非滁供同。

蒋光明供

据蒋光明供：年二十岁，湖南道州田骨洞人。父故。母亲文氏，

现年六十五岁。兄弟二人，小的居二。哥子福蒽，并无妻子，平日耕种度活。

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广西贼人来到道州，占踞城池。那贼人来到小的村内，向富户讹索谷米银钱，并叫村人仍做生意。小的哥子蒋福蒽先投入贼首太平王洪秀全伙内。二十八、二十九、六月初一、初二，小的同已到案的高义胜、蒋天益、胡苟、李松茂、何正东、陈人仔、陈元寿、曾永胜、义忠甫、陈天仕、陈永太、陈方桂先后各挑谷米盐油，进城发卖，也就投充入伙。派小的们在外听用，每日给钱一百文。十八日，贼首洪秀全要着人往连州一带探听路径，并有无官兵防守。恐怕路上盘问，又发出银一百零伍两，并买货草单一纸，上有太平天国圣库图记，装扮客人前来，令哥子蒋福蒽转交小的与高义胜们接收，并嘱赶紧打听回去报知。小的与高义胜们领得银两，并携带大货单刀九把，藏放油箩内，就于是日起身前来。不想走到治属蓝山寨地方，就被差壮盘获到案。小的是贼首洪秀全派来连州打听消息。是实。

高义胜供

据高义胜供：年五十四岁，湖南永明县上江墟人。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妻子。向做买卖生理。

今年五月十五日，投入贼伙，与未获已入伙的蒋福蒽认识，一同代贼买办谷米物件。因小的常来连州做生意，路径熟悉，所以叫小的同来。余与蒋光明供同。

蒋天益供

据蒋天益供；年三十岁，湖南道州犁湖洞人。父亲文仔，现年七十二岁。母亲朱氏，现年六十九岁，并无兄弟妻子。余与蒋光明供同。

胡苟供

据胡苟供：年三十二岁，湖南道州新村人。父故，母亲黄氏现年七十二岁。并无兄弟妻子。余与蒋光明供同。

李松茂供

据李松茂供：年二十七岁，湖南道州田骨洞人。祖母陈氏，现年

七十三岁。父母俱故。兄弟二人，小的居长，弟郎顺松，娶妻黄氏。余与蒋光明供同。

何正东供

据何正东供：年四十岁，湖南永明县人。父故，母亲蒋氏，现年八十岁。并无兄弟妻子。余与蒋光明供同。

陈人仔供

据陈人仔供：年二十八岁，湖南道州田骨洞人。父亲连苟，现年七十九岁。母亲周氏，现年六十一岁。兄弟二人，小的居长，弟郎旺仔、建仔❶。娶妻莫氏。余与蒋光明供同。

陈元寿供

据陈元寿供：年三十六岁，湖南道州犁湖洞人。父故，母亲义氏，现年六十六岁。兄弟三人，小的居三。哥子元宗、元成。小的娶妻唐氏，生有一子。余与蒋光明供同。

曾永胜供

据曾永胜供：年二十六岁，湖南道州犁湖洞人。父故，母亲段氏，现年五十六岁。兄弟四人，小的居四。娶妻义氏，余与蒋光明供同。

义忠甫供

据义忠甫供：年二十四岁，湖南永明县人。父亲正葵，现年五十四岁。母亲巫氏，现年五十八岁。兄弟三人，小的居长，弟郎右魁、明得。娶妻杨氏。余与蒋光明供同。

陈天仕供

据陈天仕供：年三十六岁，湖南道州犁湖洞人。父亲锡进，现年六十六岁。母故。兄弟二人，小的居长。弟郎天仲。娶妻蒋氏。余与蒋光明供同。

---

❶ 原文如此。

陈永太供

据陈永太供：年四十五岁，湖南永明县犁湖洞[1]人。父故，母亲蒋氏，现年七十九岁。兄弟二人，小的居二。哥子习才。小的娶妻彭氏，生有一子。今年五月十五日，投入贼伙。余与蒋光明供同。

陈方桂供

据陈方桂供：年二十八岁，湖南永明县人。父故，母亲蒋氏，现年五十八岁。并无兄弟。娶妻胡氏，生有一子。今年五月十五日投入贼伙。余与蒋光明供同。

郑光今供

据郑光今供：年四十二岁，湖南道州郑家村人。父故，母亲潘氏，现年六十七岁。兄弟三人，小的居长。二弟满任，三弟透任，又名光佑。小的娶妻陈氏，生有一女。平日耕种，并做买卖生理。

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广西贼匪来到道州，占踞城池。那贼人来村，向富户讹索谷米银钱，并叫各村的人仍做生意。五月十二日，小的同族人郑元财、元吉三人合伴，挑得洋布白布去卖。不想撞见贼人，把小的扭去，胁逼入伙。这已到案的郑元柏、郑元支，也是那日入伙的。郑元财、郑光族及未到案的郑元吉及郑元相、郑元如、郑光祐、唐文富都于十五、十六两日先后入伙，均派在姓刘的不知名第一军师〔帅〕旗内。

到六月十六日，刘军师〔帅〕说要派人往连州一带打听路径，并多少官兵防堵，是否可以去得。恐怕路上盘查，就发出银一十四两，把小的同现获的郑元财、未获的郑元吉，假装客人来州买布。又发银五两四钱，把已获的郑元相；又发银二两一钱，把现获的郑光族；又发银五两二钱，把已获的郑元如；又发银六两，把已获的郑光佑；又发银十两，把已获的郑元支、郑元柏、唐文富，也装作客人，来买货物。小的们应允，领得银两，携回家内。那未到案的郑元吉，叫他弟郎郑元和替他同伴来连。十八日，小的们一共十人，在家约伴起身，携带大货单刀五把防身。原想打听连州情形回去报知，不料走到蓝山

[1] 原文如此，犁湖洞应属道州辖地。

寨地方，就被盘获到案。今蒙审讯，小的先是胁逼入伙，后又听从前来打探路径有无官兵防堵的。是实。

郑元柏供

据郑元柏供：年四十二岁，湖南道州郑家村人。父母俱故，并没兄弟。娶妻熊氏，生有二子。今年五月十二日，同族人郑元支投入贼人伙内。余与郑光今供同。

郑元支供

据郑元支供：年五十二岁，湖南道州郑家村人。父亲为信，现年七十六岁。母故。兄弟三人，小的居长，弟郎元象、元奇。小的娶妻黄氏，生有二子。今年五月十二日同族人郑光今、郑元柏投入贼人伙内。余与郑光今供同。

郑元财供

据郑元财供：年五十二岁，湖南道州郑家村人。父亲迴文，现年八十二岁。母故，兄弟五人，小的居三。哥子元栋、元梁，弟郎俱故。娶妻也故。现到案的光族，是小的儿子，过继哥子为子。今年五月十五日，同儿子郑光族投入贼人伙内。余与郑光今供同。

郑光族供

据郑光族供：年二十岁，湖南道州郑家村人。这现到案的郑元财是小的生父。小的过继叔子元良为子。继父现年五十岁，继母何氏，现年五十四岁。并无妻子。今年五月十五日同生父郑元财投入贼人伙内。余与郑光今供同。

郑光相供

据郑光相供：年二十二岁，湖南道州郑家村人。父亲启芳，现年四十八岁。母亲陈氏，现年四十九岁。兄弟三人，小的居长，弟郎元罗、元科。娶妻杨氏。今年五月十六日，同族人郑元如、郑光祐及唐文富投入贼人伙内。余与郑光今供同。

郑元如供

据郑元如供：年三十六岁，湖南道州郑家村人。父亲月时，现年七十二岁。母亲杨氏，现年六十六岁。并无兄弟。娶妻张氏，生有一

子。今年五月十六日，同族人郑元相、郑光祐、唐文富四人投入贼人伙内。余与郑光今供同。

郑光佑供

据郑光佑供：又名透任，年二十八岁。湖南道州郑家村人。父故，母亲潘氏，现年六十七岁。兄弟三人，小的居三。大哥子光今现已到案。二哥子满任。小的娶妻唐氏，生有一女。今年五月十六日，同族人郑元相、郑元和、唐文富投入贼人伙内。余与郑光今供同。

唐文富供

据唐文富供：年三十八岁，湖南永州府人。父母俱故。兄弟二人，小的居二。小的帮郑光族佣工。今年五月十六日，同郑元相、郑元如、郑光祐投入贼人伙内。余与郑光今供同。

郑元和供

据郑元和供：年二十五岁，湖南道州郑家村人。父故，母亲胡氏，现年六十六岁。兄弟三人，小的居三。哥子元古、元吉。小的娶妻龚氏，生有一子。小的向来耕种并做买卖度日。

咸丰二年五〔四〕月二十五日，广西贼匪占踞道州城池。小的并未入伙内。二哥元吉与族人郑元财们先后都投入贼人伙内，派在姓刘不知名的第一军师〔帅〕旗内。到六月十六日，哥子郑元吉同郑元财们各携银两回家，说刘军师〔帅〕派往连州一带打探路径，并多少官兵防守，是否可以去得，恐怕途中盘查，又给银两，假扮客人买货的话。二哥郑元吉说，他有事不能同走，叫小的替他同伴来连打听并买货物，回去定有好处。小的依允，就于十八日同郑光今们一共十人在家起身。不想走到蓝山寨地方，既〔即〕被差役盘获到案。小的是替二哥郑元吉前来打听路径并有无官兵防守。是实。

刘新发供

据刘新发供：年二十八岁，连州星子山洲堡塘下村人。父母俱故。弟兄三人，小的居二。哥子祖胜，弟郎土发。小的并没妻子。平日割茅草度日。哥子刘祖胜在广西荔浦县沙帽村耕种，有十多年了。

咸丰元年九月间，小的同弟郎土发到广西荔浦县探望哥子，哥子

就把小的同弟郎留住。弟郎帮耕田地，小的另做宰猪生理。今年不记月日，在荔浦县遇见认识的嘉禾县人罗展贞、罗观音保也到那里卖布，要转回楚。小的就约伴同行，于四月初十日同在荔浦起身。由桂林、全州一路行走。

五月初五日到道州，与罗展贞们分路。小的就在道州卖凉水生理。十八日，被贼人罗亚旺手下旗头不知名姓邓的，是广西永安州人，又另有几人不知名姓，一同把小的捉去，胁逼入伙。派令煮饭，给小的尖刀一把防身。姓邓的旗内也不知有多少人，都不认识。只认得另有土匪大哥周法溃，他旗内共有一千多人。

六月初八日，小的跟随到江华县攻城。有二人阻路，小的用尖刀砍下他们二刀。十七日，又由江华回到道州。二十一日，邓旗头说，小的是星子人，自然熟识路径，就派小的与伙贼卢亚遗同来打听蓝山、临武、连州各处有无官兵防堵，并把盘费钱三百文。小的同卢亚遗就于是日起身，由宁远、蓝山、临武行走。二十五日，走到星子芳塘坪地方住宿。二十六早，不想就被顺头岭防堵兵差拿获。那卢亚遗就当时逃走了。小的是邓旗头派来打听官兵消息的。是实。

巫法贵供

据巫法溃供：年五十岁，福建人，来至湖南蓝山居住。母亲陈氏，父故。兄弟三人，哥子巫法荣，弟郎巫法兴，小的居二。向与人佣工耕山，后因贫苦难度，就出外乞食。

本年五月十三日，在马头铺讨食，遇着土匪纠小的入伙。那大哥周法溃共约有土匪四百多人，在路上打抢过往人的银物。大哥随把小的发辫割去一截为记号。实因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赖头山商量起会，有三百多人。随后出来，又纠得百余人，共四百余土匪。系周法溃起意劫江华县城，听广西大帮匪下来同劫。后来大哥周法溃写的文书，投约道州匪徒来在石岩地方会齐，离江华二里地，打扮开胸，青帕包头为号，不动声色，六月初八日早齐进江华。周法溃们进江华衙内，杀伤县官。这邓发兴帮手同砍，廖晚拉手，砍伤胁膊连脚下共五刀。小的在大堂门口，有带缨帽的二人，一人手持铳一把、刀一张，一个手拿大货刀一对，向小的追杀。小的就用大货刀砍伤一个，手上一

刀，脚下一刀。又砍手拿大货刀的右膊一伤，左右腿各一伤。

小的在江华县搜得长衫一件，裤一条，铜钱四百文。大头子周法贵们共劫得花银二千两余，系衙内搜出的。头子周法贵得银一千两。二哥何运昌得银八百，系广东星子人，移住广西。那廖裕才得银八百，江西人。当日在城门外，周法贵大哥分小的花银二十元。小的们散人每日给钱二百文，旗号系写天德王字样。后来分一半人仍回道州去了。如今江华尚有土匪三四百人。

本月十七日，头子周法贵打发路费花银二十元与小的同曾荣受、黄升彩、李兴发、老黎、老李们出来探听，各路有无官兵，着小的与老黎、老李往禾洞一带地方打听。若无官兵，即由江蓝到广东禾洞连山直抵三江、连州星子的话。小的六月十七到马头铺，十九日到清水，二十一日复回禾洞。小的先走，那老李们二人在后。不想二十二日小的就被兵壮拿获。老李、老黎二人往安马讨食住宿。那曾荣受、黄升彩、李兴发们分往蓝山一带探听。是实。

邓亚滁供

据邓亚滁供：年二十八岁，连州星子人。父母俱故。兄弟二人，小的居长，弟郎邓亚新。

小的出外佣工，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平乐地方遇着黄亚四，纠小的入伙。二十八日，到道州入伙，见天德王，姓朱，年约十七八岁，身材高大。小的在道州随同打仗，杀过穿号衣老将一人，百姓三人。黄亚四分小的银三十两、银手镯一对。

六月初，头目黄亚四去劫江华县。分为三队。第一队头人朱亚三，年约二十余岁，客家声音，管带千余人。二队头人陈亚章，亦客家声音，带管一千余人。三队头人黄亚四，年二十七八岁，嘉应州人，带管二百余人。小的系黄亚四管下的。六月初八日巳时，三队人共有二千二百余，同打江华县城。黄亚四打扮老将，先进城入衙内，适值县官坐堂审案，黄亚四下手砍死县官，并家眷都杀了。尚有年轻女人，系黄亚四带去。小的在衙门内砍伤二人，穿绉纱裤棉布衫的一个，砍左手一刀，右腰一刀。一个砍伤后均即倒地身死。共劫得江华县署连铺行共银二万余。小的分银五十两。随后俱退回道州。

如今道州尚有万余人，男多女少。那伪称天德王，系穿黄龙袍，大袖的，带黑纱长翅帽。

本月十七日，头人黄亚四着小的与谢五姊出来，到连山禾洞三江连州一路打听官兵多少，欲由东陂观下攻连州，限小的初间回报的话。十七日，小的与谢五姊在道州动身，由桂岭上革新墟翻山而来。二十七日到禾洞，就被官兵盘获解案。

那伪军师冯云山年二十七八岁，左边颈上有一疤痕，广府人。是实。

谢五姊供

据谢五姊供：年三十五岁，嘉应州兴宁县人。父故，母刘氏，存。兄弟三人，小的居二。本年五月初七日，在平乐地方遇着黄亚四，纠小的入伙。五月二十八日到道州。在道州打仗，小的砍死二人，黄亚四分小的银五十两。六月初八早，打劫江华县城，小的砍伤二人。县官系黄亚四下手砍杀，家眷亦都杀死。尚有年轻女人一人，黄亚四带去。小的分得银两，交与头人黄亚四收起。本月十七日，黄亚四着小的与邓亚滁出来打听有无官兵路径。余供与邓亚滁供同。

（英国公共档案局原编号 F. O. 682/112/4，新号 F. O. 931/1375）

太平天国权理大埔坪军民郡正副师帅致佛岭市统兵大元帅牒[1]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闰七月二十日

牒文

太平天国春官正丞相功勋加一等钧命卓

权理大埔坪军民郡兼理粮饷正副师帅黄刘 为移

复事。本月十五日，接准贵营移知收到红粉十二坛。拜颂 华牒，

[1] 此件英国公共档案局所藏系原件，今据原格式排印。年月日上盖有正书“广东大埔坪军民郡正师帅之关防”长方印。首尾并有长方形印记，周边作锯齿形，中书“太平天国”四字。——编者

即稔

贵营统兵大元帅李甘 有德素着，正堪大受。军心向慕者数十万之众，伫看不日功业大成，视天下为一家，诚是同心同德，曷胜欣幸。第蒙另柬，着敝营再备红粉一节，惟查营中除陆续发给各路攻取外，尚存二三百觔，仅敷本营守城之用。目下沽料督造，俟有成数之日，意欲亲赴贵营领教，随带呈献，共图大业。为此，合牒呈

贵营，希为原谅。所有机关，统惟

朗照。须至牒者。

右　　移

佛岭市统兵大元帅李甘

太平天国甲寅年又七月　　廿　　日移

（英国公共档案局原编号 F. O. 682/253/A3。新号 F. O. 931/1465）

张光、邝槐禀复甘大元帅[1]

承　命到华平小榄催粮，因庙头有营盘屯扎，各乡单口俱要往伊处问明，方肯交出。目今所收单银，仅可作日中支费，是以未能有饷解回。但刻下已蒙庙头营主通传各乡，咸知弟等是确奉大营之命。观此情景，日间尽可收单。如若收得多少，定必着人陆续解到。肃此禀复，并叩请

甘大元帅

胜安不既

张光
邝槐　　合掌拜

顺求发印单一二百张，着人带来应用。倘收华平之单或有留难处，回来请兵亦不定也。又及。

---

[1] 此件是原件。现据原格式排印。原件右上方和正中均盖有同式正方印，边长约 7 厘米。四边内各四字，楷书。文为：奉大营命。督催粮务。管理打单。不得乱发。印中部有四篆字，文字不清。——编者。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682/1968/4）

安东将军、镇东将军安民告示[1]

太平甲寅四年十月初十日

安东将军统领水陆各路兵马管理粮饷招讨都元帅陈
镇东将军统领水陆各路兵马管理粮饷招讨事都元帅梁

为晓谕安民

事。照得我　洪门以仁义之帅，统仁义之师，抚绥遐迩。不料蠢兹白匪，首发裀端。轻犯佛堆，旋扰澜石。沿途告急，致我各营命将救援，会船百十，联络声势，两路夹攻，夺获白船共百余号，杀毙白匪约千余名，生擒三百余名。嗟尔白匪，孽由自作。兹者各营申命大帅，会集战船，严饬陆路，分途并进，直指省城。所有水陆村场，耕市不惊，秋毫无扰。各宜安堵，慎勿恐惶。至于大兵临城，城内官员倘能开门待命，随才拔擢，一体恩宽。若绝意功名，亦不相强。愿留者赐宅城外，愿去者送出岭南。即如炮台兵丁及旗满人等，各事其主，倘能投戈迎附，有志者录用，无志者归农。其余居民，情关桑梓，一经听命，恩遇有加。凡尔官吏绅民，静验天时，默观事势，寥寥白匪，难敌洪门，早审从违，足称明哲。即置身事外，尚可图存。如或负嵎，称兵抗拒，定行洗荡，无俾孑遗。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谕省城内外人等知悉：所有我各营兴兵底定省城，以义诛奸，以仁济世。尚其争先归化，共乐承平。万勿坐昧先几，再蹈覆辙，自取夷灭，后悔难追。凛遵毋违。特示。

遵

太平甲寅年十月初十日示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682/279/B/2）

[1] 本件系刊印原件。告示末之“遵”及“初十”，均为手写。年月日上并盖二印，印正方形，边长均为7.2厘米。左印印文：“安东将军招讨都元帅印”。楷篆二体：右印印文：“镇东将军招讨副都元帅印”，楷篆二体。今按原格式排印。——编者

军机文房司事萧秋湄上大元帅策[1]

大元帅
何老师麾下：

豪杰并起之秋，人心各有所属。树党纷争，当今之时，势所不免。我佛岭诸将，披荆斩棘，自应为各路豪杰主。惟恩泽未施，仁声未普，又何能总摄群英？且自大自尊，青史留传，贻讥后世，有志创垂者，不可不慎。

南京豪杰，所以先设天德王虚位以为主。盖王位既立，而后各乡税亩钱粮，始无[2]始无割据之患，军粮可以永赖，苛刻可以悉除。惟当戎马纷乘之际，征粮一事，乡人谁肯专其任者？徒悬一示，只属虚文。若于各社学中，择公正廉明绅老数位为乡正，颁给符印关防，使主持其事。除每亩三斤外，其果能有力多助者，核实注册缴收。斯不偏不滥，军储有不竭之源。至若乡间民情，既无官吏处治，则陵竞之风日起，而乡正既立，则事无大小，亦由社学处分，其有恃顽恃党者，转详办理。如是而内乱无虞，而进攻之策可讲矣。

谨将鄙见略陈数款，以备拣择焉。

一、大营头门，宜用木牌直书王府二字。后进中立万岁牌位。凡封职征粮等事，则用玉玺。若征调兵马粮饷，则用帅印。元帅用事，亦只在王府两旁。

一、王位之下，仍立五祖牌位。盖五祖固为洪兵素所尊仰，而明王又为五祖之所当尊。名实两全，而后名分可定。名分既定，而后军法可行。

一、各乡殷户，除前经助饷外，其有能踊跃再捐者，注明册内，以待旌赏。各处税亩多寡之数，则由该地保按照花户官册，核实报明，以便陆续稽验。

一、每社学设立乡正四人，文房十人，巡丁十人。其酬金费用，

---

[1] 此件原题“军机文房司事萧秋湄顿首策上”。——编者

[2] “始无”二字为衍字。

俱由公家支发，以杜侵渔。

嗣统元年闰月　初二日　投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682/1968/4）

玉芝堂上甘大元帅攻羊城策

策

攻羊城策

尝思粤东之城，城池高深，贼官闭门而坚拒，与民共守而弗去，如之何如之何其可也？

或曰：晚生有一小策焉。

预备工人一千余，所用器具，悉皆准备。卜吉某日，初更之时，即在东教场掘一深窟，深一丈五尺，横阔一丈。窟里上便与及旁边，用杉顶实，与取煤法子一般，直掘至东门城里当道处。其工人做两个时辰，至三更，又换人夫。每名发工银三钱六分，师傅每位工银一大员〔圆〕。准期掘至四更，掘好为度。

五更，众军俱早膳。发兵一万，屯扎东门外。西门外屯兵一万，北门外屯兵一万，大营屯兵一万，石井营屯兵五千。然后用着人在地下，用火炮攻穿东门城里当道之地，并带竹梯数十张，要来上街。至于赏赐银两，并某营攻打某衙门，预传众军知悉。第一班先上街者，手持花何，烧着乃上。第二班持单刀碟，并带花何，上街乃烧。第三班持长军器，源源而上，并带炮火军器。众兵屯扎街上，约有二万余，然后分发往总督、将军、抚院三司并各衙门，每衙拨兵二千攻打，先救出南番仓粮二房掌粮部〔簿〕人等，然后焚烧衙门。务将贼官、奸仔一概剿绝其命，无俾滋蔓难图。

又着人速开东门，并着人张示晓谕各铺户人家，着他闭门不出，如有出者杀无赦。夫如是，本省既平，明日宰牛羊、诛刚鬣，拜祭天地，告厥成功，大赏众军，然后发兵镇守大岭、小岭、连州、虎门等处，则安枕无忧矣。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复享太平之福，岂不快哉！

言此不过雕虫小技，恐尘秽视听。若赐观蒭荛，则幸甚幸甚。

又

再以攻城小策言之，即将五营洪兵，写筹执阄，第一至第五，次第轮流交战。卜吉某日交锋，攻打埋一处。第一营兵，餐完早膳，辰时起交战，至午时尾止。又换第二营兵餐完午膳，未时起交战，至酉时尾止。又换第三营兵，餐完晚膳，戌时起交战，至子时尾止。又换第四营兵，餐完夜膳，丑时起交战，至卯时尾止。如此轮流无间断，连战五日五夜通宵，则官兵希〔稀〕少，无人替代，个个垂头而睡。斯时也，势如破竹，垂手可得，何难而不进城者哉！草此

上

甘大元帅暨麾下

列位大元帅

列位大司马

彬老贤友兄　统　鉴

玉芝堂

顿首拜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682/378B/1）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洪安民告示❶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洪　为严军法以安商民事。盖闻天地气运，治极必乱，乱极思治。清朝至今二百余年，贪官污吏，酷害生民，是真气运将绝之候。今本帅奉仁义之师，救民伐暴。军旅到日，不许抢掠商民，奸淫妇女。所到之地，秋毫无犯。如有违令，立即按正军法从事，不少狥情。尔商民俱各安守本业，毋容惊恐。本帅言出令行，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天德癸丑年四月　初十　日告示❷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228/903/3842）

❶ 照原抄件格式排印。——编者

❷ 年月日间画有正方印记，其中写有“大汉天德义兴公司信记”字样。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悬赏告示[1]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　　为出示晓谕事。

照得本帅到厦，访闻前日在厦文武官员，现时到厦招军买马。兹本帅访查，合亟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军民人等知悉，凡诸文武并食粮之人有在厦招摇及到刘五店投军者，有能拿大头目大赏，小头目小赏；如有隐匿不报，日后查出，一体同罪。本帅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开列赏格

大人至游击赏银伍百元

守备至把总赏银叁百元

外委并额外赏银壹百元

头目以下赏银拾贰元

天德癸丑年四月　　二十　　日告示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228/903/3842）

汉大明统兵征厦大元帅黄约禁五条告示[2]

汉大明统兵征厦大元帅黄　　为示禁事。

昔汉高祖之入关也，约法三章。总之不离乎所欲与聚所恶勿施者近。是今与尔商民人等约禁五条，惟愿各爱性命，毋犯此五禁。如不从命，予则剉〔戮〕汝无赦。特示。

一、不许街衢隘门日夜关闭，以阻行路，以塞战道。违者斩首。

一、不许行商铺户，日间放枪，以惊街众，以误军号。违者斩首。

一、不许人民日间在山头结党积堆，大声疾呼，以乱军心，

[1] 照原抄件格式排印。——编者

[2] 照原抄件格式排印。——编者

以虚市心。违者斩首。

一、不许街众乱言清兵到厦交战，以摇民心，以启谍心。违者斩首。

一、不许街众在衙内卖茶果饭食，以生觊觎，以便侦伺。违者斩首。

天德癸丑年四月　　二十五　　日给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228/903/3842）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开同安米禁告示[1]

汉大明皇帝敕授平闽统兵大元帅黄　　为

特开同安禁米事。照得清贼逆兵住扎同安，摇动民心。

本帅未暇剪灭其兵，固先绝其粮。兹于克日要统大兵诣同安问同清兵等之罪，扫净满氛，匡扶汉运。姑念同安民人虽为左衽所惑，实属中国连枝。且有回心响道，近日闻

本帅不嗜杀人之风，一时云集响应，抵厦请令而结兄弟者十余万人。

本帅诹吉，即欲整旅以慰同民仰望之心。恩准粮米出口，合行出示，谕军民人等以及行商船艘知悉，不许遏籴禁港。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天德癸丑年五月　　十二　　日给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228/903/3842）

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黄严禁赌博告示[2]

汉大明皇帝敕授平闽统兵大元帅黄　　为

严禁赌博以安军心事。窃谓赌博之局一设，即输赢之势两分。输赢之势既分，即口粮之资必竭。或毁拆楹桷，或砍伤树木，或取

---

[1] 照原抄件格式排印。——编者

[2] 照原抄件格式排印。——编者

窃民家财物，或变卖军装器械，甚至争竞而相戕贼，失时而误事机，其流害盖有不可胜言者。合行出示谕禁，不准尔军兵日夜赌博。如敢故违，察出着该旗首按律治罪。各宜凛遵。特示。

天德癸丑年五月　　十三　　日给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228/903/3842）

署泉州厦防分府王严禁借端滋扰告示

钦加知府衔调署泉州厦防分府王　　为

抚民人、绥番商、严禁奸匪借端滋事以靖地方事。前缘客头林还拐骗略卖，致生事端。兹林还已送官究办，众怨悉平，安堵如故，一律通商。诚恐有奸匪借端生事，滋扰街衢，以致纷纷打架，实属不成事体。为此晓谕各街铺户人等知悉，务须各安本业，如遇有奸匪滋扰等事，本分府定即查拿究办。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遵

咸丰二年十月　　十四　　日给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E. O. 228/903/3842）

厦门士商反对拐买华工告白

为惯匪诱骗、图陷民命、告晓预防事。

慨自夷人通商厦岛以来，买人贩卖，罗虐无辜，勾引内地奸匪，拐骗良民，名曰客头，朋谋数十人，串通数百人，狼贪虎视，垄断而登。逐日在沿海内山四处招摇撞骗，利己损人。始则以微利媒引孤独穷民，继则以饵术拐带人家子弟。甚至奸计百出，操术弥工。或藉以佣工取利，驱之陷阱。或导以析单便宜，坠诸术中。或诱以散步玩游，罩陷良善。种种弊端。村里愚民屡被一网打尽。似此利欲纷〔熏〕心，天良笃丧。

人被拐到夷行舢板，公然指卖。一入其中，鸩舌难通，酷甚囹圄，呼天泣地，任诉莫何。迨至僦至番邦，日夜疲劳，不遑假寐，进退无门，毙而后已。而且音信不通，生死未卜，致父母家人肝肠碎

裂。卒至覆宗绝嗣，害伊胡底。

嗟呼，生为中华之人，死为异域之鬼。彼苍者天，奈何歼我良人乎！所愿仁人君子，群相训勉。父戒其子，兄戒其弟。思患预防，毋致误中奸徒之计。告诫叮咛，启人万死一生之路。敢竭愚诚，沥陈数语，凡百君子信而听之。

厦门士商同白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228/903/3842）

署泉州厦防分府王严禁妄出告白示

钦加知府衔调署泉州厦防分府王　　为

严禁妄出告白以杜谣言惑众事。

照得厦地民番和睦，本分府经出示严禁奸匪借端滋事在案。近闻街衢屡有匿名告白，伪称士商，谣言纷纷，显系奸匪借端之尤者。本分府居公矢慎，民志和平。有事当禀官裁夺，尔等何得混参主意，播弄是非？为此，示谕铺户居民人等知悉，如遇贴有匿名告白，立即揭报本分府，当按律惩办，决不稍纵。此示。

咸丰二年　十月　十六日给

（英国公共档案局编号 F. O. 228/903/3842）

日本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

〔日本〕小岛晋治　提供

【说明】《道光咸丰内地骚乱纪实》一文，是日本国东京都东洋文库所藏《清商书简寄集》中收录的文献。《嘉永明治年间录》卷三（古书保存书屋出版，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中也有收载。文章记述了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四年间的动荡情况，是王氏十二家船主中之江星畲、杨少棠，将居住在中国的船主寄来的书简呈交给日本有关当局的。这些书简，肯定是用中文写成的，但这里收录的却是日文。究竟是江星畲、杨少棠译成日文的，还是由日本方面译成日文的？无法考定。原件可能在长崎，因为《清商书简寄集》一书中，还收有《唐山逆匪大略》的日译本。《唐山逆匪大略》，现藏于长崎县立图书馆，作者系清朝商人，于1854年写成，在长崎公诸于众，翌年用《粤匪大略》的书名在日本出版了（金毓黻、田余庆等编辑的《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版，第四部分，《中外记载》之三中曾予收录）。本文可能是《粤匪大略》出版以前，去长崎的日本人在该地抄写的。

《避难纪略》（原文是《唐国贼乱避难略记》）与上面所说的《唐山逆匪大略》都收藏在长崎县立图书馆里。后者是中文，此文是日文。作者程稼棠是属于苏州王氏十二家船主的贸易商人，文末记明撰写日期为庚申“五月二十五日”（1860年6月）。到底是作者用日文写成后交给日方的，还是由日方译成日文的？尚未明确。此文是苏州失陷后不久，到日本避难的时人笔记，因而生动地描写了当时苏州的情况，特别是文中记述了忠王的措施，当时人们对忠王和英王的不同看法，以及在上海防御问题上对接受外国武力援助的看法等，都很有意思，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原文都是用当时的日本古体文书写的，我姑且把它改写成现代的日本口语文，以便译成中文。

小岛晋治　1980年3月

道光咸丰内地骚乱纪实

道光三十年，广东、广西众叛贼盘据于两省交界之地，初时仅劫掠民财，继则与官军为敌，后竟攻城夺县，出没聚散无常。同年秋，贼徒攻陷广西境内之迁江、修仁（原文误作修江——小岛）、荔浦等县城，朝廷命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兵征讨，复命湖北提督向荣、广西巡抚郑祖琛（原文误作郑祖除，在此更正——小岛）合力助剿，并授林公则徐以钦差大臣关防，令其急驰地方平乱；不料林公死于广东途中，朝廷哀伤不已，矜悯备至，谥号文忠，并制祭文，以示哀悼褒誉之情。贼徒曾言，若林公到此，必迅速解围，投降于林公麾下。然林公既死，终成泡影。十月间，两广贼众化为数股，分头骚扰，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严防痛剿，广东一方虽略见平静，而广西一方则骚乱益甚。广西巡抚郑祖琛虽亦屡曾奏捷，然贼徒又化为数股，四出窜扰，至使两省同时骚乱，而浔州、梧州两府遭蹂躏更甚。朝廷因郑祖琛剿贼无功，遂予罢免，改命周天爵暂署广西巡抚，并授李星沅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疑为广西之误，原字型为粤——小岛）征讨贼徒。其时，广西布政使劳崇光、提督向荣征讨贼徒，每战皆捷。咸丰元年正月，李星沅抵广东（疑为广西之误——小岛），与周天爵共同计议，通力剿讨。而向荣、和春、邓绍良、郑魁士等，皆为得力战将，虽经数战获胜，然贼势愈益猖獗。且湖南与广西毗邻，江西与广东接壤，犹恐贼徒窜入，遂严加防备，故四省军务繁兴。至三月间，朝廷命大学士赛尚阿办理湖南防务，并以达洪阿（侍郎、正二品）佐之。此间，广西贼徒麇集金田，已举叛旗，贺县等地又有别股贼徒滋生。其大股（指上帝会——小岛）竟聚众万余人，横行暴乱。此间，钦差李星沅宿疴复发，由赛尚阿继授钦差，李星沅终于病死营中（“营中”为阵中之误——小岛）。

四月，贼势蔓延至广西长江左右（左江、右江——小岛）一带，向荣、乌兰泰（广东都统，归州人❶）频频轮番猛攻。周天爵被召回

❶ 乌兰泰，满洲红旗，广州副都统。

北京，而以邹鸣鹤继任广西巡抚。

咸丰二年，湖南郴州贼匪突起，纠集当地无赖之徒，树旗谋反。三月二十七日，广西之贼围困桂林，四月朔遁去。此皆向荣一人之功也。乌兰泰负伤，死于阵中。此时，贼徒窜入北方之兴安、全州（均在广西境内）。邹鸣鹤遭罢免，劳崇光继任广西巡抚。四月二十四日，逆贼进抵湖南省永州城外，破道州（永州近邻），以为据守，勾引当地恶徒入伙，流窜江华、永明（俱在湖南境内）滋事；又复进犯嘉禾、桂阳等地。朝廷遂命徐广缙率兵入湘，大会官军，合力追剿。

七月，贼徒突自醴陵进至长沙城外，总督程矞采与巡抚罗绕典、志〔?〕鲍起豹❶等合力守城，张亮基（原云南巡抚，二年六月补授湖南巡抚）亦率兵驰援。朝廷以赛尚阿调度无方，革职问罪，另授徐广缙为钦差大臣兼署湖广总督。

十一月二日，贼弃长沙，破岳州。四日，陷汉阳（汉阳为商贾云集之区），汉口震动，极度混乱。长江沿线盗贼蜂起，江南、山东、徐州等地亦匪徒出没。各地贼徒簇聚，随处滋扰，商旅往来不通，货物运送迟滞。贼军之进犯汉江，实为心腹之患。徐广缙复被革职，召回京师，交六部议处。朝廷命向荣为钦差大臣，并授江南（应为两江——小岛）总督陆建瀛、琦善以钦差大臣衔，汇集三处官军合剿。此时，武昌陷落，湖北巡抚常大淳阵亡。

咸丰三年正月，贼徒夺汉江民船，由长沙向东驶向江南。三月，金陵、扬州、镇江三城相继失陷，此皆因陆总督畏葸不前，渐致使贼徒酿成破竹之势。江南之民慌恐万状，幸有向提督自黄州急驰江南，断贼进路，于淳化镇（在江宁府上元县境内）筑寨，连战告捷，大挫贼徒锐气，遂使贼势渐衰，人心稍安。

扬州遭劫之状，实非言语所能形容。镇江下游，乃苏常要地，向军帅（军门）派邓绍良率兵扼守。长江南北各口岸，贼船往来自如，贸易、书简均遭阻塞。广西方面官船尚且回避，平民船更不得往来。六月十五日，贼锋指向丹阳，酿成大乱，幸被击退。尔后，商货运输

❶ 原文如此，“志”疑为衍文。

之路，由东塑[1]、高淳，经大迂回，方出江苏。未几，防御崩溃，赖河川转运之商贾往来，益形瘫痪。八月，当地恶徒周立春，借征收漕米之机聚众闹事，纠合七处逆徒，扰乱嘉定。随后窜入上海，聚集群贼，占据城中。从此，商贾更加纷纷离散。苏州巡抚许乃钊同按察使吉尔杭阿率兵合力进剿，贼势虽渐趋衰弱，但尚未能荡平。

咸丰四年春，一股逆贼窜入北方，其势异常凶猛。蒙古王僧格林沁受朝命，率蒙古悍兵扼守重要门户，贼徒难以北犯（北京）遂转而在北方恣意劫掠。此时安庆、庐州等地骚扰又起，朝廷命胜保率兵征讨。胜保诛杀贼兵甚众，烧贼船只，夺贼旌旗，将贼赶至徐州，未几尽数剿灭。

经此一战，军威大振，东方（疑为北方之误——小岛）平靖。向军帅乃为前次护卫大将，军务处理得宜；胜军帅则为此次征讨大将，获辉煌战功，朝廷加封向荣、胜保为太子太保，并赐御用冠服各一袭。此真乃朝廷之洪福，黎民之万幸也。此外，别股贼徒仍在各地出没无常，一时难以平定。武昌等处，虽有兵将扼守要地，戒备周严，大可一举包剿诛灭，但各省商旅不能前来汉口，故商货依然停滞不销。

金陵乃明太祖建都之地，势如虎踞龙盘，固若金汤，城廓宏大，地亘百里，雄伟坚固，扼长江之险要。贼徒据此要地，坚壁深垒，拥兵固守，急切颇难攻破。向军帅虽称忠勇，但骚乱遍及各地，且不能集诸省兵勇合力征讨，故金陵克服之期实难预卜。

以上，乃最近清国船主送至鄙处之书简。

王氏十二家船主　江星畲
杨少棠
（咸丰四年秋冬之交）
（何培忠译　邹念之校）

[1] 原文如此，疑为东坝之误。

避难纪略

此次，因中国发生变乱，苏州失陷，吾携妻子同来贵地（长崎）避难，谨略记经过情形呈报如下：

今夏四月四日，南京逆贼围困苏州，纵火焚烧城外民宅，逆焰猖獗。守将全无抵御之志，官吏唯存逃避之心。灾祸迫于旦夕，城内极度混乱。

贼于城外恣意而行者达七八日间，旦夕窥伺城中动静。其间，官兵不战而逃，残留于城中者，除巡抚外，唯商贾、百姓而已。同月十三日，贼众昂然蜂拥入城，杀巡抚、闭城门，不分官府、商家，但择巨室、富户，即行劫掠。自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掳杀不断。妇女中之有姿色者，尽幽禁一处（疑指“女馆”——小岛），派兵看守。因已事前闻知：凡不从贼者，俱先凌辱而后杀害，故于贼尚未至之前即悬梁、投水，以全节自尽者甚夥。种种惨事，莫可言状。

同月十六日晨，有贼首名忠王者贴出安民告示，略谓：此次平定苏州，乃欲铲除欺压百姓之贪官污吏，使民苏息，非为杀伐而来。自即日起，凡军中有劫杀百姓、奸掳妇女者，皆斩首问罪。尔等庶民，万勿惊恐，老幼妇女，有欲迁往他地者，一律准行，云云。两三日内，城门大开。自布告张贴之日起，城内已渐平稳。百姓咸以忠王仁厚，若出城避难，又恐途中颠沛反遭不测，故安居城中不思出走者较多。其中，凡健壮之人，不分绅商庶民，皆被征集。先前所抄官府、富商之财物，诸如米谷、金钱、布帛及其它衣服、衾裯之属，堆积如山，驱使民众，移至枫桥，复从该处装船，运往南京。

同月二十六日，又四处贴出告示，略谓：本月二十八日，英王将移兵本城，尔等善良之庶民，本无罪孽，若遭涂炭，事尤可哀。故此，自今日起至明晚止，应速散去。倘或迟滞，待英王兵至，忠王虽爱惜苍生，恐亦无能为力，等等。遂大开苏州六门，放出百姓。盖闻此英王者，一向草菅人命，所到之处，不问男女老幼，见则必杀。健壮之民，悉令从军，顺之者生，逆之者亡。是以阖城民众，扶老携幼，不分昼夜，竞相逃命，俨如洪水之奔流。途中复有强徒草寇，劫掠行

李余物，恣意残杀难民，老幼转死沟壑者，不计其数。父母相失，妻离子散，生死存亡，莫可闻知，凄惨之状，楮墨难宣。

经过上述浩劫，一座锦绣城池顷刻化为荒墟。王氏十二家船主（与日本贸易往来之富商集团——小岛）及其帮内商贾之家族，尽皆离散，去向不明。其它横遭荼毒，不忍闻问之惨事，实难尽述。

苏州被围及城池失陷等情事，本早已飞报京师，理应速发援兵前来解救，不料夷船数艘进犯天津，诸端生事，致至延宕。未几，曾闻朝廷运筹奇谋，击退夷船，大获全胜，遂颁严旨以雄兵数万并俄国士兵，驰赴江南，剿灭乌合贼众。但至吾等全家自上海登舟之时，尚未闻有王师进至江南。

另，四月十四日，十二家中之宏丰船驶抵乍浦时，因土匪蜂起，官吏被杀，民家遭劫，宏丰船未及卸货，即刻离港，逃至宁波。此外王氏吉利及吉隆两船，于同月十五日驶抵距上海县城数十里外之吴淞口时，因上海牙行尽皆关闭，无人卸货，船上人员至今仍滞留于吴淞口内。情况如此，今后如果贸易，实难设想。据闻上海之地，虽有人欲以银两仰求法兰西人协助防守，然食俸之朝廷命官尚且临危惜命，专为谋利而来之外国人，又岂能与贼众血战抵御哉！此断非万全之策也。刻下当地人俱纷纷议论，何时发生意外变故，实难预卜。情况确已十分危殆矣。

专此布禀，幸祈明鉴。

五月二十五日

十二家侨居船主程稼棠

（何培忠译　邹念之校）

金田起义前后清政府档案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提供

【说明】：《金田起义前后清政府档案史料》选自我馆所藏清代《军机处录副奏折》（简称《录副》）、《军机处剿捕档》（简称《剿捕档》、《宫中朱批奏折》（简称《朱折》）和《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稿本）》（简称《方略（稿本）》）等档册，共计一百五十二件。起自道光三十年（1850 年）五月，止于咸丰元年（1851 年）十一月。其中七十七件曾见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简称《方略》）。但《方略》所载均系原件的节录，原件中许多对清政府不利之处均被删节，甚至有所改动，致使一些重要史料被湮没，史实被歪曲。如第二十七件《李星沅等奏向荣进攻大黄江牛排岭遇伏失利情形折》，原档有一千四百多字，但《方略》仅存一百九十八字，把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有关在该战斗中双方的布防及作战细节，特别是清军遭地雷伏击，损兵折将，狼狈逃窜等重要内容全部砍掉。又如第三十四件《周天爵奏进剿获胜并陈宜用坐战之法折》和第四十一件咸丰皇帝《谕李星沅等相机筹办严防突围奔逸》的上谕，原件中有三处洪泉之名，《方略（稿本）》亦作洪泉，但在《方略》定本内却把这三处一律改为洪大泉，从而混淆了史实，制造了混乱，成为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一个问题。现在本资料把原件全文辑入，以恢复本来面目。另外的七十五件档案文件，是我馆第一次公布，其中有反映金田起义的史料，也有涉及广西会党起义及他们与金田起义关系的史料，还有部分是有关冯云山被捕案件的奏折。

应当指出，本辑史料只是反映了金田起义和清政府镇压金田起义的一些历史侧面，由于这些史料均系清政府的记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局限性。但作为历史的记录，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太平天国初期历史以及清政府对之采取的对策措施，仍不失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辑各件史料均按其具文时间之先后依次排列，无具文日期者则用朱批日期，并加 * 号，以示区别；个别经过考订的日期另行加注说明。每件档案的时间，原在文件之尾，现移至标题之后，以便检索。时间之下另注文种出处。文内标题、分段、标点

及注释均系编者所加。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本辑史料系由我馆方久忠同志选编整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一九八〇年九月

1. 谕郑祖琛查拿广西举事各股

道光三十年五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广西巡抚郑。道光三十年五月初六日奉上谕：

有人奏，广西会匪猖獗，请饬严办一折。广西向多会匪，近因楚匪窜入境内，各府匪徒乘间四起，地方官不能兼顾，以致蔓延为患。如所奏上年马平县高墟被焚劫者数十家；迁江县朴佑村焚劫至数百家。今年正月有贵县、永福、永安等州县焚劫之案。近日宣化、庆远、东乡、桂平等县及象州地方皆有贼首啸聚，分伙肆掠。由永福至雒容、修仁各县属村庄，被其荼毒者数十百家。惟象州报劫至五百村为最甚，而苍梧县赤水村至于烧毁一空。果如此等情形，贼之害民已极。现在楚匪已经剿平，该抚郑祖琛当督率文武员弁奋力严拿，分路掩捕，不得任其裹胁勾结，坐使滋蔓难图。遇有擒获，随即奏办，切勿稍存讳饰也。懔之。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2. 谕郑祖琛上紧缉捕陈亚贵等

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广西巡抚郑。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九日奉上谕：

前有人奏，广西会匪猖獗，已寄谕郑祖琛，饬令督率严办矣。本日复有人奏，广西自去年贼首张家祥滋事，官兵不能捕获而强为招安，余党四散勾结。庆远则张家福、钟亚春，柳州则陈东兴、陈亚贵、陈亚分、陈山猪羊，武宣则梁亚九、刘官生，象州则区振祖，浔州则谢江殿，平乐则紫金山一伙，皆分股肆扰，而陈亚贵一股为尤甚。似此盗风日炽，该省州县缉捕懈弛已可概见。提督驻扎柳州，即为贼踪出没之区，何以任其往来，不加惩创，难保无欺罔畏缩情事。着该抚将前后所奏各情，按照折内所指贼匪姓名，实力查拿，尽法惩

办，并将废弛捕务各员，先行参劾。责成文武员弁痛改锢习，上紧会缉，无任一名漏网，以除民害而安边境。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3. 谕徐广缙等实力缉拿两广起事各股

道光三十年六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徐、广东巡抚叶、广西巡抚郑。道光三十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

有人奏两广盗匪充斥一折。据称近日盗匪之多，莫如两广。一曰掳人勒赎，一曰分界打单。始于顺德、新会，渐及番禺、东莞，廉州之钦州、灵山，广西之横州等处，皆有著名巨盗伙众抢掠等语。盗贼扰害闾阎，殊堪痛恨。似此猖狂无状，若非大加惩创，尚复成何事体。著徐广缙、叶名琛、郑祖琛按照折内所指各情，迅速派委员弁，分路缉拿，合力围捕，悉数歼擒，毋任一名漏网，以卫居民而安行旅。至所称各乡村团练壮勇随同官兵协捕之处，并着该督抚悉心筹议，实力办理，勿致养痈贻患，是为至要。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4. 徐广缙等奏分路缉拿两广交界各股情形折

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录副）

两广总督臣徐广缙、广东巡抚臣叶名琛跪奏，为遵旨查明办理盗匪情形，恭折据实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三十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云云。钦此。❶ 窃惟盗匪肆行抢劫，扰害地方，必须随时实力捕除，庶免蔓延滋害。近来广东、广西游匪，屡于两省交界处所出没滋扰，节经臣等派委文武员弁实力堵拿。所有原折内开之匪党李自葵即李士奎一股，已在东省灵山县歼擒首伙，于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具折奏报在案。

❶ 上谕全文见第三件。

又苏宁三即苏凝三一股，据报窜入钦州之大直墟等处劫掠，因官兵练勇堵拿严紧，旋即窜回西省之下思州地方。又范晚即方晚一股，时出没于钦州、合浦各州县，现经弁兵先后歼毙二百余名，惟首匪尚未就擒，仍严饬该文武严密堵捕，总期克日歼除净尽，切勿稍留余孽。至西省投诚之张家祥一名，自准投以后，随同官兵缉捕，访察尚属出力。此等狼子野心，自须防其复萌故智，全在该管官妥为驾驭，未始不得其用。

臣徐广缙兼辖两省，责无旁贷，臣叶名琛忝任封圻，何敢稍分畛域，且东省之韶州、肇庆、高州、廉州各府所属，均与广西地界毗连，犬牙相错，惟有移会广西抚臣郑祖琛，会督员弁，合力兜擒，认真堵捕，以期著名匪类悉数歼除，不致此拿彼窜，断不敢畏难苟安，空言塞责。

又，原折所称掳人勒赎一事。溯此风始于潮州，有同族而掳者，有姻亲而掳者，大半由于挟仇，名曰仇掳。以后渐及于广州府属之东莞、顺德、新会等处，则因匪徒赃不满欲，掳人勒索，名曰抢掳。臣等屡饬各州县实力访拿，以挽颓风而除凶暴。查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内，据顺德县报，获掳匪梅亚裕等首伙五名；五月内，据东莞县报，获掳匪袁豆皮齐等二名；六月内，据番禺县报，获掳匪欧阳海棠等五名；七月内，据南海县报，获掳匪林亚蒂等六名；十一月内，据东莞县报，获掳匪罗亚亮等三名；又据顺德县报，获掳匪张亚理等五名。二十九年八月内，据顺德县报，获掳匪余友富等三名；九月内，据南海县报，获掳匪陈亚水等五名。均先后解审，分别奏咨办理。近年以来，较为敛戢。此等虏人匪徒，事同强劫，而情节较劫尤为可恶。本年恭逢恩诏，经臣等奏请将掳人、勒赎案内之从犯，亦不准援免，诚以凶暴昭著，非峻法不足示惩也。

至于分界打单，广东惟外洋盗匪，向商渔农蛋舡只，持强勒索者居多，而内河尚无此事。现在洋盗已平，打单之风渐熄。惟西省游匪多向墟市商船勒诈，殊堪痛恨。此等游匪兵至则逃，兵散则返。安能处处设兵，终年防捕？是乡村团练壮勇，实为目前要务。查游匪人数每股或数十人、百余人及二三百人不等。若人数过多，不特劫掠乡村，难供口食，且亦无栖止容身，每到之处，必须勾结本处土匪随同

劫抢。外匪藉内匪为眼线，内匪赖外匪为声援，表里为奸，同恶相济。如果乡村均能举行团练，实力缉拿，杜外匪之勾结，自可绝内匪之声援。臣等访悉情形，亦经屡饬各属，谆切劝谕。已据韶州、肇庆、廉州各属次第举行。前次灵山、合浦二州县捕除李士奎全伙，及钦州、合浦堵截方晚、钟亚春、苏凝三各股，均得团练之力。现在西省横州、博白两处团练章程尚称周妥，亦经通饬各该州县劝谕照办。必须两省交界州县官民合心同力，不得互相推诿。兵役为团练之先声，团练佐兵力之不逮，声势既壮，诛捕匪难。臣等惟有实心遴委干练员弁，随时相机筹办，如有不肖州县，讳饰弥缝，营员巡缉懈怠者，立即据实奏参，俾咸知振奋，以除匪类而卫居民，仰副圣主谆谆训谕除莠安良之至意。

所有遵旨查明办理情形，谨合词恭折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5. 骆秉章奏已饬属在楚粤交界严密防堵折

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七日（朱折）

湖南巡抚骆秉章跪奏，为遵旨饬属防堵广西匪徒情形，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八月二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十日奉上谕：昨据郑祖琛等驰奏，盗匪拥入修仁县城，并窜至荔浦，逼近城垣。当降旨令郑祖琛亲往督办，并饬徐广缙酌带广东官兵一二千名迅往会剿，兼令徐泽醇传谕张必禄驰赴广西会同剿捕矣。兹据骆秉章奏，接准广东咨开，英德一带，贼匪四散，首逆李元宝壳已经拿获；并探得该匪党窜至怀集县交界之南丰地方，距广西贺县三百余里，距湖南境五百余里，现饬文武兵勇实力严防等语。英德匪徒虽渐逃散，而修仁等处势更猖獗，著骆秉章迅饬所属，于楚粤交界处所扼要防范，毋任贼党窜入，越界肆扰；并饬边界各员，如果迎剿得手，即当不分畛域，相机追捕，以期速就歼灭。向荣前已有旨，调任固原提督，约计此时尚未起程。著即选派官兵，驰往湖南边界，督同防剿。俟余万清接任湖南提督时，倘广西贼匪尚未净尽，即着向荣驰赴广西，并力剿办，毋稍迟误。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臣查前据永州府知府徐嘉瑞转据界连粤西之永明、江华等县禀报：探闻广西修仁、荔浦二县贼匪滋扰，现屯修、荔交界之青山墟地方焚掠，广西巡抚已督兵进剿等情，并准永州镇函开前由。臣因粤省修仁、荔浦虽距湖南永明县等县地面尚有五百余里，但一经粤省官兵剿捕，难保不窜入楚境。当即飞饬楚粤交界各营县，严密巡防，并谕士民团练协堵，遇有匪徒窜至，立即兜拿解究在案。

钦奉前因，臣复飞速分别咨行永州镇、衡永道，就近督饬各该营县，一体钦遵，在于交界处所扼要防范。一面查探贼匪情形，如果迎剿得手，即速不分畛域，相机追捕，以期速就扑灭。臣仍当随时查察，务令实力堵御，断不准稍有疏懈，致令越界肆扰，滋害地方，以仰副圣主绥靖边隅谆谆训谕至意。

至提臣向荣调任固原提督，已准督臣裕泰咨会，饬委镇筸镇总兵文安署理提督篆务，尚未准向荣咨报交卸起程。臣现已飞咨向荣，钦遵谕旨办理，不致稍有迟误。

所有臣钦遵饬属防堵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6. 乔用迁奏复毗连广西各属已协力巡防折

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朱折）

贵州巡抚臣乔用迁跪奏，为广西贼匪滋事，黔省毗连各属遵旨迅饬严密堵捕，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八月二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十日奉上谕；昨据郑祖琛驰奏，盗匪拥入修仁县城，并窜近荔浦县城，势甚猖獗。已饬徐广缙驰往会剿，并令湖南省一体严防。贵州与广西地界毗连，诚恐贼匪逃窜入境，勾结蔓延，著乔用迁迅饬所属，于交界处所严密防范，倘有贼匪窜入，务须扼要堵截，勿任越界肆扰；并饬边界各员，如果迎剿得手，即当不分畛域，相机跟追，合力兜捕，以期速就扑灭。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臣跪诵之下，仰见圣谟广运，筹虑周详，曷胜钦感。查贵州交界地方，惟黎平、都匀、兴义三府与粤西柳州、庆远、泗城三府为最

近。该匪窜扰之修仁、荔浦两县，系平乐府属，相距黔境均在千里以外。贼踪无定，难保不因东路大兵云集，改而西窜。臣先闻贼匪滋事信息，即分饬各属妥为防范。据署古州镇李瑞、安义镇赵万春、署黎平府淡树琪、都匀府鹿丕宗、兴义府张锠、荔波县严铁等先后具报，黎平一带，自本年堵剿湖南会匪之后，查办保甲、团练乡勇，民间益知自卫，荔波四乡亦有团练。其馀各属与广西毗连处所，文武协力巡防，民苗现俱安静等情。

兹恭奉谕旨，臣复钦遵飞饬护理贵东道左逊暨黎平、都匀、兴义三府，督率古州、下江、独山、荔波、开泰、永从、兴义等厅州县，严密防范；并激励绅民，各堵要隘，守望相助。剀切晓谕山僻民苗，不使勾结扰累，酌设台站，随时侦探情形，豫为筹备；并飞移古州、安义两镇，督率黎平、都匀、下江、荔波、册亨等协营，不动声色，密派将弁兵丁，多备军火器械，实力防堵。倘贼踪较近，即会同文员，督带兵练，不分畛域，跟追兜捕。臣标左右两营暨贵阳营，已选派得力弁兵，妥为预备，查探贼情。如须亲往堵剿，臣即以察看边界为名，带兵出省，驻扎交界扼要处所，督同文武员弁相机剿办，总期慎固封守，贼氛速净，以仰副圣主绥靖边疆之至意。

所有遵旨办理缘由，谨会同云贵总督臣程矞采、贵州提督臣秦钟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7. 谕徐广缙等协力会剿并查办呈控案件

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徐、广西巡抚郑。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据徐广缙驰奏，广西修仁县城失守，拟亲往督办一折，览奏已悉。广西贼匪拥入修仁、荔浦两县城，旋即退出，踞守青山。复有另股贼匪分扰上林、明江、武缘等处。前据郑祖琛先后驰奏情形，迭经降旨，令其酌调兵勇，克日歼擒；并谕知徐广缙带兵筹饷，驰往会剿。计此时徐广缙已应行抵粤西，著即与郑祖琛督率文武，严防要隘，激励绅民，散其裹胁之徒，堵其分窜之路，一鼓作气，悉数歼除

勿任逃匿蔓延，方为不负委任。

本日又据都察院奏，广西举人李宜用、绅士莫子升等各遣抱告呈诉，并生员何可元自行呈控逆匪横行各情。并着徐广缙等，按照原呈及抄单所开案由姓名，确切查明，指名严拿，断不可稍有回护。该举人等原呈并抄单，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8. 都察院奏广西举人李宜用等呈控情形折（附原呈三件）

*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方略稿本）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花沙纳跪奏，为奏闻请旨事。

据广西南宁、柳州、平乐、浔州、梧州、思恩等六府举监生员十二名，遣抱告工人何达，以逆匪猖起，边民逃散等词赴臣衙门具控。臣等公同讯问。据该抱告供称：年三十岁，系南宁府宣化县人，举人李宜用是身家主。缘李宜用等分隶各府州县，近年以来惨遭匪毒。自上年四月至本年五月，匪首张家祥、杨捞家等抢劫南宁府左江、柳州府右江等处，以及桂林府漓江一带地方均受毒害，被劫数十县。首领数百人，内有广东、湖南等贼，皆用红布包头，所竖旗帜上有“替天行道”等字样。各项枪炮、器械、马匹俱全，到处焚劫村庄，抢劫财物，淫污妇女，杀毙良民，攻围南宁府城，逼处柳州府城外。禀报各上宪，不过委员一二人查看情形，或发兵一二百名探贼踪迹，以致匪势愈张，官员被戕。群匪分屯以数千计，居民先后被劫共有数万余家。现在田野荒废，道路梗塞，逆匪水陆并踞，官饷不行，是以联名具呈，遣身来京奔诉等语。

又据庆远府绅士莫子升等二十三名公遣抱告莫有发，以逆匪肆劫，连日扰乱等词具控。据称：匪首陈亚贵伪称大王，竖立逆旗，坐轿骑马。大匪黄四、张亚珍、文亚英、严亚文等均各拥众数千，劫掠村墟典当，杀毙男妇人口不计其数。虽经宜山县率团生擒匪首生员詹德刚一名，现因兵少匪多，屡御屡溃，公请设法剿灭。

又据南宁府宣化县生员何可员以逆匪绝产毙命等词具控。据称：生家于上年十一月间被匪劫掳四次，烧屋毙命。兵差畏缉。现在外匪勾连土匪日甚一日，县内被劫者二百余村，被杀者二百余名，妇女被

掠者一百余人，所到之处，旗号悖逆，莫可如何各等语。余俱与原呈大略相同。

臣等查该举人李宜用、绅士莫子升等各遣抱呈诉，并生员何可元自行呈控，匪首张家祥、杨捞家、杨宜忠、陈亚贵、黄四、张亚珍、文亚英、严亚文等，各皆聚贼数千，到处攻劫，现在水陆并踞，官兵屡御屡溃，民不聊生，纷纷逃避等情。案关逆匪横行，延及七府一州，种种不法，罪不容诛。若不及早剿除，恐胁从日众，滋蔓难图，大为边省地方之害。除将莫子升等抄粘各处被抢情形并各匪姓名及历次批示共一本封送军机处备查外，谨抄录各原呈恭呈御览，伏乞皇上训示。

再，据该抱告何达结称，李宜用等历控本府、本道、臬司衙门，均未查办。抱告莫有发结称，莫子升在本省控告二次，本道、臬司、藩司、巡抚及本省提督衙门各控告一次，均蒙批示。何可元结称，在本府控告十数次，本道控告二次，臬司、藩司衙门各控告二次，总督衙门控告一次，总兵衙门控告二次，均未查办。合并声明。谨奏。

附件一：李宜用等呈

具呈广西南宁宣化县举人李宜用，武举李恩祥、许伯秀，生员杨锦芳、钟文英，柳州府象州武举韦超韩，生员石建渠，平乐府永安州生员莫赞道，浔州府贵县职员梁天合，监生陈天文，梧州府苍梧县举人苏宏勋，思恩府举人韦总新等，为逆匪猬起，边民蚁散，吁请代奏急救事。

缘举等分隶炎荒，同游化国，生聚二百余年，虽地瘠民贫，却时清事简，不意近年以来惨遭匪毒。自道光二十九年四月间，匪首张家祥倡劫南宁府左江一带地方起，至三十年五月间，匪首杨捞家等群劫柳州府右江一带地方止，至于桂林府漓江一带地方均受毒害无异。所被攻劫者数十县，为首领者数百人，所到之处焚劫村庄，掠夺财物，淫污妇女，杀毙良民。甚至攻围南宁府城，阑入来宾县城，逼处柳州府城。其余皆肆劫城外，未曾竟劫城中。禀报各宪衙门，亦不过委员一二人，查看被匪情形，或发兵一二百，尾贼踪迹。现在官势愈弱，贼势愈张。群逆分屯者各以数千计，民家被劫者动以数万计，村居纷

纷入城，府居纷纷入省，田野荒废，道路梗塞，逆匪水陆并踞，官饷不行，商旅可想。不已，公同遣人奔诉，泣恳以现在情形据实奏闻，急救边陲，以解倒悬，则合省顶祝无既矣。本省衙门各处控告俱经批示有案，不尽粘录。为此，奔叩大人阁前，伏乞作主施行。

附件二：莫子升等呈

具状人广西庆远府生员莫子升，举人莫云卿，监生莫玉祺、张文焕、莫云临、莫镇嵩、周树统，生员覃锦章，当商张聚和、周一清、莫镇贤、谢柯、黎劳、刘芳、周代杰、吴昌万、覃中黄，廪生莫翠森，童生黄丹，堂民莫有琼、李朝新、蓝士合、莫扶承等，为逆匪肆劫，吁天发兵剿灭安民事。

窃广西隶属边陲，幸享承平二百余载。去岁四月内，匪首杨宜忠等夜劫马平县里高墟恒泰当起，至九月内，张家祥滋扰宾州、横州，远近惶惶，厥后投诚撤兵，方庆太平有日。不料效尤蜂起，于十二月十二日有匪首陈亚贵等伪称大王，拥匪数千，头包红巾，旗建“顺天行道”字样，坐轿骑马，大炮、鸟枪、弓箭、藤牌军器齐备，自桂平大黄江会武宣象州大湾广匪、土匪，突至迁江县之良塘墟。十六日至庆远忻城土县，劫思里堡及思练墟典铺，连劫大塘墟。十七日劫理苗分县之祆峒墟，劫烧恒兴当。十九日复劫五美当，资本全失，更毁村庄，轮污妇女，搜尽藏货，拿人当夫，违者立毙。虽忻城土官莫昌荣率团追捕，擒杀四十余人，而匪等亦拿去把截团练多人，剖杀含冤。今春避乱甫定，毒烟复涨。二月初七日大匪黄四等由马平、一都、双桥墟统匪党二千余人，劫宜山之雒东墟并悦来当。经宜山县主姚率团追捕打毙多人，生擒匪头生员詹德刚在案。十四日劫忻城古万墟万源当。又有贵县桥墟匪头张亚珍等拥匪数千，逆旗军器马轿皆全，初十日到良塘墟及北四墟，开单强索典铺军民不可数计。十九日到思练墟，索五美当。二十七日上祆峒墟，烧村杀人，扬言直上庆远城、忻城，以报捕杀之仇。二十六日土匪樊甫引匪直抵忻城县厢，将县署家赀抢劫一空，房器打毁不堪；拿去土差莫远，屠戮祭旗；忻和各铺同遭劫掠。二十七日劫汛团墟之裕生当。不意前匪方去，后匪复来。又有来宾县匪首文亚英等拥匪数千，逆旗军器不异前匪，自迁江、上

林、安定司、八旺墟入宜山之龙门司，劫永隆当，旋劫石鳖塘，入忻城县。土官亲带兵团河边防堵，枪毙多贼，奈匪众难御，三十日拥入县厢，烧劫铺户。四月十二日，来宾寺脚村严亚文拥匪千余，由迁江北四及思练、祆峒各村烧劫旬馀。五月初十日至理苗分县，杀泉盛当黄玉超，协兵追捕，互有杀伤，猖獗益甚。柳、庆、思恩所属，六月之间七遭寇乱，妇女逃避山林，老幼流离道路，经年常警，十室九空。历呈抚、提、司、道，均仰府县剿捕。奈兵少匪多，屡御屡溃，士民坐受其殃。倘不公请大兵设法剿灭，伫见匪势日盛，附从日多，连月扰乱，逃避无方。为此，匍匐万里，上叩九重，哀矜边末赤子，埽除肆乱黄巾，庶地方安堵，兆民更生。理合抄粘连名哀诉，仰恳大人俯鉴，具实奏闻，除暴安良，阖省均沾再造。伏乞大人阁前作主施行。

附件三：何可元原呈

具叩呈生员何可元，系广西南宁府宣化县【人】，为叛匪横行，绝产毙命，恳伸奇冤事。

缘去年十一月初三日辰刻，突来千有余叛匪，公然竖逆旗十二面，各持军器大炮抄掠生家，初四禀报县府在案。时匪尚聚新宁州之龙头墟，离生家二十里，肆行掳掠，报案如鳞，兵差畏缉。越十二日该匪重回生家，烧祖房二间、新屋二间、稻谷五万余斤，又报县、府、道、镇衙门。代理县余指验捉获土匪覃德量一名，堂供张建甫为首，伙党五千余人。当时府县会营缉拿，奈众寡不敌，匪益披猖。及除夕三更复至生家，劫去耕牛十只，家物一空。生胞弟何可亨身受重伤，登时毙命。生幸逃脱奔报府、县，委土忠州汉堂宝指验尸伤，委兵役缉捕，仍畏惧不前。正月初八，该匪复大来劫堂弟何可久家，烧屋四间，牵牛六只。伏思生家连遭四劫，烧屋杀命，贼不获一。现在外匪勾连土匪，日甚一日，多在坛河、那胡、敢渌、吴村墟一带村乡肆行劫掠，杀毙官兵、乡民无数。去年十月十五日劫那埋、那现等村，杀毙武生曾省三等五命。十一月初八日劫梗村转回长沙村，杀毙六十余命。今年正月十三劫渌劳、渌林等村，杀毙三命。二月二十二劫那排村二十余家，杀毙十三命，团练出救杀毙三十九名，掠妇女二

十余人。三月二十三劫定西村，杀毙六命。劫朗墟，杀毙四十九命，掠妇女三十余人。劫独斩髻等村，掠妇女十六人。计县内被劫者二百余村，被杀者二百余命，妇女被掠者百余人。生屡经上控，莫可如何。总督之批示虽严，而府县兵役多遭惨杀，以致民冤沉海，贼焰弥山，所到之处，旗号悖逆，所不忍言。二月内曾经生员班梦磷、钟文英，武生雷觉人等将团练拿获叛匪逆旗、逆簿缴禀署抚邹验明可据。贼势至此，害无已时。且浔、梧、柳、庆、思、平、郁、乐各府俱有逆匪盘踞各要道，声言有京控者即行截杀。不已，只得潜由海道沥叩大人，伏乞代奏，剿灭施行，则广西一省生灵俱获再生矣。谨抄粘各宪批示。切赴。

9. 乔用迁奏已调派兵将驰赴广西堵剿折

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朱折）

贵州巡抚臣乔用迁跪奏，为遵旨选派官兵迅速赴粤堵剿，并委署臬司前往都匀一带巡查，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九月二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奉上谕：现在广西盗匪滋扰，股数甚多，本省兵力不敷堵剿。著裕泰、骆秉章即于湖南镇筸等标营，选派精兵二千名，拣选得力将弁分别管带，迅速驰赴广西，听候徐广缙等调度。并著乔用迁于贵州等营，豫为拣选精兵二千名，派定将弁管带，以备调拨。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臣先经接准广西抚臣郑祖琛咨，即于古州、镇远两镇内派兵二千名，多配枪炮药丸，由镇将督带来粤，在柳州一带剿捕贼匪等因。臣查古州镇崇福、镇远镇秦定三俱已赴京陛见，所遗各缺系委副将接署。贵州与广西毗连之都匀等府州县，现已分派兵勇防堵。古州、镇远两镇额兵较多，均与柳州一带相近，镇将带兵出境，即与出界追剿无异。古州镇所辖各营，除都匀，上江、荔波等协营兵，留备附近之都匀等处足敷防守外，臣与提督并该署镇等函商，古州镇尚可选派精兵八百名，镇远镇可选派精兵一千二百名，赴粤协剿。署古州镇李瑞，办理本省防堵事宜，不克分身。调赴粤西之古州镇兵丁，拣派曾经出师之署朗洞营参将德安管带；镇远镇兵丁，由该署镇周凤岐督

带，多配枪炮药丸，迅速起程。臣已飞咨该署镇等，申明纪律，督率将弁，约束兵丁，不得在途滋扰。一面饬司发给行装银两，并派员护送出境。

查黎平府属与广西柳州府连界，现据该府县禀称：城乡团练绅民等，俱能齐心协力，营汛弁兵会同文员，常川在各交界处所巡防查探，附近并无粤西盗匪窜入，地方尚属安静。又兴义府属与广西泗城府接壤，先据安义镇赵万春、兴义府张镁查复：接壤处所，中隔大江，已会同选派兵练分驻要隘，严查渡口，恐有贼匪阑入，现在慎密防堵。又都匀府属与广西庆远府毗连，据都匀府鹿丕宗禀报：该处乡民遵示团练，荔波、独山各州县一体团练，会同营汛兵丁严密防守。惟庆远府所属河池、南丹、思恩等州县，逼近荔波、独山等处，山径丛杂，犬牙相错，要隘甚多，在在应防。现值广西各路官兵四面兜剿，贼势必分窜，设有疏虞，所关甚巨。都匀距省仅二百余里，臣已饬委署臬司周作楫与臣标中军参将马善宝酌带得力弁兵，前赴都匀一带巡防。并令周作楫顺道赴兴义等处查察地方情形，所遗臬司事务，即令粮储道孙起端代办。

至贵阳府属定番州所辖大塘、罗斛两处亦与广西南丹、凌云交界，先经臣饬令贵阳府廖惟勋、署定广协闪云酌带兵练前往防守。现据廖惟勋等禀称：该二处与广西交界处所，均隔大江，水势急溜，距贼匪屯聚之处尚远。已谆饬文武实力巡防，并开导附近民苗同心守御，各渡口查无外匪偷渡，境内安静等语。臣仍严饬毗连各属文武，加意防范，奋力堵捕，遇有贼匪窜入，立即擒拿究办，不许松懈。

所有遵旨选派官兵迅速赴粤堵剿，暨署臬司出省巡查缘由，理合会同云贵总督臣程矞采、贵州提督臣秦钟英，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

10. 骆秉章奏广西各股现离楚境渐远折

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朱折）

湖南巡抚臣骆秉章跪奏，为查探广西匪徒现离楚境渐远，谨将先后据报游窜情形，及调兵堵剿、筹拨军饷各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广西修仁等县匪徒，肆扰界连湖南地方，前奉谕旨，著臣饬令所属，在于楚粤交界处所扼要防范，相机追剿。并令提臣向荣选派官兵，驰赴湖南边界，督同堵剿。当经臣钦遵，咨行署永州镇总兵谷韫璨、衡永郴桂道张其仁，就近督饬各该营县严密巡防。一面飞咨提臣向荣遴派官兵驰往督办，并缮折复奏在案。嗣准广西抚臣郑祖琛咨开，该匪等由贺县窜往富川县交界之钟山、羊头等处，与湖南江华等县处处接壤，咨会饬属堵捕。又经臣以该匪现窜之处，与永明县地面相距最为逼近，情形吃重，当即飞咨永州镇选派将弁，酌带兵丁，并饬衡永道一同驰往，会督防堵。并因宝庆府属之武冈、城步、新宁，永州府属之零陵、东安、道州、宁远，桂阳州所属之临武、蓝山，郴州所属之桂阳、桂东，靖州所属之绥宁、会同等州县，俱与两粤连界，均须一律严防，方期周密。复经飞咨该府州协营督属并力堵御，如有匪徒窜至，立即奋勇剿捕，不准稍有疏懈。

旋准据永州镇、永州府函禀：据永明县知县徐舒锦、白象汛把总侯国恩先后禀报，八月二十五日丑刻，有富川县匪徒二百余人，因被粤省官兵追剿，乘夜窜至该县与富川毗连之源口地方抢劫。该文武员弁当率兵勇立时上前，开放枪炮轰击，该匪等畏惧逃走，该弁兵等尾随追剿，杀毙贼匪二人，生擒八人，夺获长矛数十杆，余匪俱窜回粤境逃逸。因值昏夜，未敢穷追，现仍实力防堵等语。臣因该县兵力尚单，诚恐该匪再行窜至，复飞咨永州镇添兵亲往策应。随经该署镇谷韫璨添派中军游击安长太，先带兵丁一百名驰赴协堵。并酌调附近之临武、桂阳、衡州、宜章四协营共兵四百名，选派备弁管带，分布各要隘，严密堵截。该署镇亦已起程驰往，扼要督防。

提臣向荣前奉谕旨，带兵前赴边界，督同堵剿，途次钦奉谕旨，调任广西，并经广西抚臣奏请，选带湖南官兵二千名，赴粤剿办，当已带兵遵旨驰赴新任。并奏明将提督印信带至永州，暂交该署镇收管，俟署提臣文安到任，即行送往接收。业经督臣裕泰照会署提臣文安，迅速迎赴前途，接署提篆，查探贼情，酌带官兵驰往，择要驻扎，督同防剿在案。

兹据署永州镇总兵谷韫璨来函：据岭东营守备周云耀禀称，据差探兵丁回营面禀，伊亲到贺县，探得该匪等于九月初一日聚踞贺县河

东，初二日顺流而下，由该县官潭、铺门一带窜去等语。并据衡永道张其仁、永州府知府徐嘉瑞会禀：准永州镇中军游击安长太信称，查探富川县贼匪，因见楚省防堵严紧，已窜往贺县境内。又据道州知州王揆一禀称，九月初五、初七等日，准富川、恭城二县函称，修仁，荔浦二县匪徒因官兵剿捕，已窜往柳州所属之雒容县到江、运江等处。昭平、贺县境内贼匪自羊头一带劫扰后，退至昭平、贺县交界之大桥地方。又据永明县禀称，探得该匪现在窜至贺县之关塘墟一带，距永明二百余里。以上所窜之处，均较前离楚境渐远，惟富川另有土匪时聚时散，恐其窜入，现仍设备密堵各等情。又准调任广西提臣向荣自永州途次来函：据探弁面禀，该省贼匪俱往东窜，离楚境渐远，近日与楚交界一带并无贼匪。已谆嘱永州镇会督文武严密防堵。该提督即由全州前赴柳州接印，迎剿贼匪等因。

臣查广西匪徒乘夜窜至永明县毗连粤境之源口地方肆抢，虽经官兵开放枪炮立时击退，获犯数名，现在窜踞之处，相离楚境较远，第前准广西抚臣咨会，该省匪徒股数甚多，蔓延数府，到处游窜，来去靡常。而富川地方，复另有土匪时聚时散，指日粤省大兵围剿，一经受创穷蹙，湖南边界较广，隘口甚多，难保不再乘间窜入滋扰，是此时防范，尤宜加倍严密。除仍分别咨行署提臣文安暨永州镇、衡永道会督在事文武员弁，率同兵勇，无分昼夜，紧守隘口，一力慎密严防，不得以贼踪较远稍事松懈，臣仍当随时查密情形，妥筹办理，期无疏纵外，现在湖南边界各属地方照常肃清，民情安贴，堪以上慰圣怀。

至此次调赴永州、广西各营官兵所需盐粮等项，及沿途各州县应付兵差，在在须银支发，不容迟误，臣已饬署藩司春熙，在于司库筹动银七千两，委员解交衡永道张其仁，撙节支用，事竣核实报销，断不准稍有冒滥。

所有查探广西匪徒，现离楚境较远，并节据禀报游窜情形，及调兵堵剿筹拨军饷各缘由，理合会同湖广总督臣裕泰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11. 谕郑祖琛等会同妥筹迅速剿办

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广西巡抚郑、提督向、前任提督张。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郑祖琛驰奏修仁等处盗匪、游匪歼擒击退情形，又明江盗匪窜至龙州滋扰各一折。另片奏请调云南官兵并参劾带兵各员等语。广西修仁、荔浦贼匪经官兵轰击杀毙多名。而贺县地方游匪窜入昭平，分为两股，胆敢围困官兵，伤亡将士。览奏实深忿恨。其明江匪徒复敢窜扰龙州，戕害该厅官亲家丁，并掳去千总家属，同知王淑元不知下落，尤堪发指。

现已飞饬云南督抚，迅调官兵二千名驰往应援，并谕知林则徐兼程赴粤督剿。著郑祖琛、向荣、张必禄会同妥筹，督饬文武，激励兵勇，迅速剿办。张必禄即未到营，林则徐或亦尚需时日。该抚等不可稍事迁延，致存观望之意。其湖南、贵州各官兵迅即飞催前来，分路堵御，毋令该匪此拿彼窜。并分咨邻近各省，不分畛域，实力剿办。总须先分贼势，不得令其各股勾结。其已就歼擒各匪地方，尤须安抚居民，毋令失所，致为贼匪诱诱。

所有此次阵亡之广西抚标右营千总陈沛霖、署右营千总苏存仁、全州营把总谭正元、外委刘继成，著交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龙州同知王淑元并千总家属如何下落，宁明、植纛两州营及龙州仓库监狱有无疏失，一并查明具奏。

至所请随营差遣各员及副将李殿元等革职留任之处，均如所请明降谕旨矣。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2. 林则徐奏力疾起程驰赴广西折

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九日（朱折）

臣林则徐跪奏，为遵旨由籍驰赴广西，恭报力疾起程日期。叩谢天恩，恭求圣训事。

窃臣在福建省城本籍，因旧病未痊，正在赶紧医治。兹于九月二

十八日，承准军机处封咨内开，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广西各属盗匪充斥，先经窜扰修仁、荔浦两县，其另股匪徒复又阑入迁江县城，各地方被其蹂躏，民不聊生，朕甚悯焉。业经降旨，令徐广缙带兵驰赴广西，迅筹剿办。惟广东亦有游匪，倘令该督久驻粤西，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朕眷怀南服，民生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释。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先经迭次宣召，尚未来京，著即作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驰驿迅赴广西，会同郑祖琛、向荣、张必禄，督率藩司劳崇光，悉心抚剿。徐广缙俟林则徐到后，会筹周妥，再回广东，专办该省游匪。林则徐受皇考简任重恩，前在云南办理汉、回军务，迅速蒇事，朕所夙知。著即星驰就道，荡平群丑，绥靖岩疆，毋违朕命。钦此。

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筹戎决策，戢暴安良，猥以臣之衰庸，犹荷俯加委任，既感深而思奋，尤悚切以弥兢。伏念臣先于本年夏间，渥被恩纶宣召，亟欲勉图北上，瞻觐天颜。乃因气坠难支，行动均形疼胀，不得已仍在本籍医治，以冀及早就痊。虽经呈请闽省督抚臣据情代奏，而下忱焦灼，与日俱深。数月以来，服药不下百余剂，近时疼胀之疾幸觉稍轻。据医者云，应将提气扶元之药再服月余，才可放心就道。臣窃拟冬间当能北上，兹奉谕旨，始知广西各属有亟应剿办之匪徒，徐广缙又须兼顾广东，未便于粤西久驻，特蒙恩绋，给臣以钦差大臣关防，令即驰往接办。当此军务紧要，臣但能稍离枕席，即不敢藉病迁延，惟有矢敌忾之夙诚，冀以答绥边之至计。现即克日束装，并早晚益勤服药，定于十月初二日由福州本籍力疾起身。

第念臣一介菲材，未娴军旅，既谬膺夫重任，惟仰禀夫神谟。且本思叩谒桥山，就瞻殿陛，使下怀稍申依恋，而军务亦获遵循。兹已明奉温纶，径令迅赴粤西，自不敢进京请训。查福建至广西驿路，应由闽南之泉、漳，粤东之肇庆前往，较为直捷。臣先以卧病在籍，于粤匪如何滋扰，未悉情形，惟当沿路访查，星驰到彼，一面悉心会办，一面据实奏闻。伏求皇上指授机宜，俾得恪遵办理，务使么魔小丑速就荡平，以仰副圣主绥靖岩疆之至意。

除俟关防到日，敬谨接受另报外，所有微臣感悚下忱，并力疾起程日期，谨缮折由驿具奏，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1]。钦此。

13. 谕林则徐剿抚兼施并查办各事

道光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林。道光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

据林则徐奏，遵旨起程赴广西一折。昨据郑祖琛奏报，修仁、荔浦两处大获胜仗，贼匪歼擒殆尽，而首恶陈亚溃现尚稽诛。所调贵州、湖南官兵各二千名，计已先后到粤。其云南官兵二千名，著该大臣即速催调，酌量分派堵剿。所有军需除本省筹款外，其广东、湖南并户部筹拨共四十万两，该大臣仍当督饬核实支用，毋许稍有冒滥。设有缓急不敷，著与该抚郑祖琛并藩司劳崇光妥为豫筹，勿致临时支绌。

该省贼匪滋扰将近一年，近乃大肆披猖，出入修仁、荔浦、迁江各城，左右江各属均被扰害。迭据该督抚奏称，或系外来游匪，或系土匪互相勾结。是否各股绝不相谋，抑有总头目为之号召？何以四处抢掠，同时并发？究竟起于何时何地？文武各官有无激变情事？该大臣驰抵军营逐一查访。该抚郑祖琛在粤有年，何以无弭患未萌之策，是否办理延缓，不能振作？前任提督闵正凤拥兵不出，其营务废弛已可概见，业经降旨革职，仍着查明平素是否别有劣迹，据实参奏。贻误地方各员，查明一并严参。其实在出力，素娴韬略或民情爱戴之员，并绅士中有团练义勇互相保卫，或捐赀助饷者，均著该大臣查明据实保奏，候朕破格施恩。

一切惟该大臣酌量情形办理，朕亦不为遥制。张必禄曾否到粤？向荣系特调之员，均必尽心协力。总期剿抚兼施，俾丑类速就荡除，良民获登衽席，以慰朕望。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4. 郑祖琛等奏捕获钟亚春并进剿金田等处折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录副）

广西巡抚臣郑祖琛、广西提督臣向荣跪奏，为拥入迁江县城首匪

[1] 旨见13件。

钟亚春业已生擒，并将来宾案内劫狱拒敌戕害武弁之首伙各犯均已歼擒，臣等现经会商分路进剿，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修、荔大股盗匪业将首逆陈亚溃生擒，其党伙一千数百人歼擒净尽。贺县、昭平土匪勾引外匪及戕害官弁兵壮之首要各犯叶天良、陈三满、李得芳、冯文顺、黎显烈等，均已擒获，并歼毙伙匪一千八百数十名，生擒四百六十余名，仍饬搜捕余匪，堵御东匪缘由，先后驰折奏报在案。

查【陈】亚溃案内，尚有伙匪郑廷威等，经官兵追剿，逃窜贵县一带，当即饬据署臬司杨彤如派文武兵壮驰往兜捕。十月十二日，探得该匪等逃至六谢村、罗村山内，游击成保、同知吴德征及署贵县张汝瀛等，各带兵壮分路进山，署游击宋煜、知县恩龄等带同壮勇团练从后抄截。该匪二百余人且逃且拒，各兵壮练勇奋勇前进，用炮轰击，伤毙该匪数十名，擒获郑有弟、郑有忠等二十三名，夺获贼马三匹、刀矛器械二十余件，该匪郑廷威先已翻山逃遁。十三、十四连日追入搜捕，又据擒获匪党覃亚租、徐二等二十余名，起获七百斤大炮一位、百斤洋炮一位、子母炮一杆、大钢子百余颗、木戳、战鼓、军器等件，并将贼巢新旧房屋尽行焚毁。提讯现获各犯，据供：郑廷威仅带二十余人窜往永淳、横州交界山内。该山樵路如麻，现经臣等严饬各该州县带壮起团，并饬该文武等各带兵勇，由贵县三里六谢村，会同该署县调集团练，协力搜拿，务期速获惩办。

又查前次拥入迁江县城滋扰盗匪，当经该文武率同壮练追剿，歼毙四十余名，擒斩十六名，伤者无数，夺获器械赃物多件。该匪分股由平隅墟窜走，其余贼众均往河里、北泗等墟。该文武率同忻城土县分路进剿，贼见官兵团练人多势众，退在长山脚。兵练人等奋勇攻击，杀毙贼匪百余名。该匪败走，逃上北泗地方。文武兵壮追至冲沟，用炮轰击，复经伤毙该匪二百余名，生擒八名，当经斩首枭示，余匪翻山逃往贵县等处。臣等复会商添派兵勇驰往协剿，并将前在武宣剿办陈亚溃之将弁文委各员，于生擒该匪之后，就近调赴贵县，会合剿捕。

兹据署臬司杨彤如转据署贵县张汝瀛、卸贵县萧煊等禀报：查探攻扑迁江之首匪钟亚春，因被兵练四围兜剿，该匪带同伙匪数十人，

于十月十八日，逃至陂头村地方，经张汝瀛、萧煊等线目兵练侦知，正欲往拿，适迁江县许鹍暨来宾、兴业等县派拨差壮及地方团练追至，协力擒捕。该匪胆敢逞凶拒敌，即经训导吴裕绅，巡检刘裕琨等督令兵勇团练，奋勇上前，合力攻击，先将该首匪格杀，并杀毙伙贼十余名。该匪尚复抵死抗拒，团练人等扑前围拥，即将该首匪钟亚春并伙匪梁亚习、李亚恩一并生擒就获。现饬该署臬司派委员弁，多拨兵壮迎提，解至武宣行营讯供禀报。

又查来宾地方，前于五月内，有外来盗匪劫狱拒敌之案。当饬该文武督带兵壮往捕，先后格杀及轰毙贼匪四十余名。匪众窜至马平县属之都咸堡，经抚标游击成保等督兵攻剿，歼毙贼伙一百数十名。后因山水冲发，伤亡弁兵，臣郑祖琛即饬总巡委员泗城府许惇书驰往督剿，具折奏明严办。查此案先后饬据该来宾县及委员等会督文武团练，在于佛子坳打仗，轰击格杀贼匪四十余名；在尧村地方轰毙贼匪八九十名，追击凫水溺毙五六十名；又在白沙渡口用炮轰毙贼匪十余名，并据生擒七十一名；又在都咸堡打仗，击杀该匪数十名，歼毙一百余名，被水冲溺四五十名；又在思浪村格毙贼匪七名，并据生擒八十五名。统计歼擒五百余名，并将起意纠伙劫狱之首匪卢发中擒获。所有生擒各犯，饬据该委员许惇书会督府县逐一提讯，内有情罪重大及被击格伤者，未便久稽显戮，先经饬令于审明之后，就地正法，以儆奸顽。尚有起意拒敌官兵戕害武弁之首匪李四未获，臣郑祖琛严饬各文武，悬赏购线，实力捕拿。现据贵县剿捕各兵壮团练及来宾县差壮将该首犯李四擒获，已饬该署臬司，速即提解讯供，归案严办。

查各属盗匪股数虽多，而陈亚溃一股，人众势强，胆敢窜扰修、荔两城，最为凶恶，自将该逆生擒之后，党伙亦即渐次扫除。其窜扰迁江之首匪钟亚春，贼势亦不下于陈亚溃。该犯系著名巨盗，前在贵县东津墟纠劫典当，并抛掷火药罐，延烧铺户多间，旋即逃至东省合浦等处，纠众数千围城索扰，抗拒官兵，后又窜至贵县之木梓及兴业交界之蒙村桥墟抢扰。屡经官兵团练剿捕，虽在贵县、兴业各处迭受重创，而恶胆未褫，八月间复敢效尤，扰入迁江县城，抢劫滋扰，拒伤官弁兵壮，实属罪不容诛。幸荷天戈所指，兼旬之内，已将修、荔、迁江之首逆陈亚溃、钟亚春先后生擒，并将劫狱拒捕之旧案，督

饬剿捕，擒获戕官拒敌之首匪李四，使凶顽不致漏网。

查本省各标营官兵，因以汛防均关紧要，未能多调，其派在军营剿捕者，惟抚、提两标及全州、义宁官兵仅千二百余名，分投往来剿捕，统计斩擒匪党，连平乐各属，不下五千余人，在事将士固属用命，各处壮勇亦多奋勉出力，而团练之同心协力，随同杀贼立功，均属不遗余力。已故泗城府知府许惇书前经委赴柳州、来宾、迁江一带督剿，共据拿获匪犯七十余名，缉捕甚属认真。旋于七月十三日，在迁江差次因病身故，殊堪悯惜，应请照军营病故人员例，恳恩赐恤。

查平乐各属均已肃清。臣郑祖琛于十一月初一日自平到梧。臣向荣于十月十五日抵柳接印。催到湖南官兵一千六百名，尚有四百名不日均可抵粤。贵州官兵先到八百名，经臣向荣派赴庆远剿捕，并亲督楚粤各起官兵由柳州至庆远前进，分路剿办。藩司劳崇光已于十月二十六日抵省接印，经臣郑祖琛即饬前来梧州，商定分驻。

查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众，人数众多。桂平、平南、郁林均属连界，防其窜合纠结，臣郑祖琛现将梧州随营兵勇调派五百名，饬令署抚标中军参将成安督带，驰赴平南一带相机剿捕。并经署臬司杨彤如调派抚标游击成保、知县恩龄及各文武督带兵勇千余名，由贵县折赴桂平，并饬浔州府顾元凯督同该署县李孟群、平南县倪涛等，多雇壮勇，协同官兵迅速剿捕。正在调派间，适前任提督张必禄由贵州率同署镇远镇周凤岐，督带黔省二起官兵一千二百名，行抵柳州。臣等业已飞咨该提督，亲行统带，驰赴桂平、平南，相度机宜，督饬剿办。臣郑祖琛一面刊发告谕，饬令各该州县，遍贴晓示，解散胁从，擒治首恶，并饬连界之武宣、象州等处，一体起团带壮，实力防御。

又，查浔州顺流而下，桂平、平南交界之大黄江，现有盗船多只，伺劫往来货船，并将在籍同知何宏元家抢掳勒赎。该匪若下窜藤县之白马地方，即可直达梧州。臣郑祖琛已派新到之提标游击福谦督带壮勇五百余名，并饬委前左州知州周鸣珂协同驰往，与署参将成安等，分路水陆前进，相机攻剿。其梧郡扼要之溶潭、赤水等处，并经派拨兵勇协同团练严防。

顷准督臣来咨：钦差大臣林则徐于十月十九日行至普宁县途次，忽患重病，遽尔溘逝，业经专折具奏。接阅之下，惨惜殊深。臣等仍当谨遵迭奉谕旨，竭力尽心，勉筹剿办，以期迅速蕆功，断不敢稍存观望之心。

所有拥入迁江县城之首匪钟亚春业已生擒，并将来宾案内劫狱拒敌戕害武弁之首伙各犯均已歼擒，臣等现在会商分路督饬进剿缘由，谨会同两广总督臣徐广缙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5. 郑祖琛等奏郁林等股前往金田并张必禄病故折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录副）

广西巡抚臣郑祖琛、广西提督臣向荣跪奏，为前任云南提臣张必禄督兵行抵浔州，因病身故，恭折由驿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浔州府属之桂平、平南及郁林州属，均有匪徒纠聚拜会，人数众多。前任提督张必禄由四川取道贵州，率同署镇远镇周凤岐，督带黔省二起官兵一千二百名行抵柳州。臣等经飞咨该提督，亲行统带，驰赴浔州，相机督剿，恭折奏报在案。

查桂平之大洋墟与郁林之蒲塘墟紧相毗连。十月十八日，接据探报：该匪由郁林窜至大洋，欲从石嘴过渡，串合金田之匪。该文武等刻即督带兵壮，驰赴截剿，先据委员杨润等督率府县壮勇，在于石嘴北岸协力防御，开炮轰击，伤毙南岸贼匪数十余名。金田之匪即乘夜窜至北岸，欲图接应，与兵勇交相攻击。贼从北岸过渡，伤毙壮勇数名。该文武等于二十一日黎明驰至南岸，尚有贼匪百余人正在驾渡，遂用枪炮轰击，将该匪全数伤毙落河，上游已渡之匪即窜入金田等处。臣郑祖琛当即飞咨前任提督张必禄等统带黔兵，速即由柳州前往督剿。

兹于十一月初十，接据浔州府顾元剀禀报：提督张必禄于十月二十五日至柳州，因患感冒，咳嗽气喘，旋即增剧，于初七日申刻，力疾督兵，行至浔州，该府即请进城，延医调治，乃因呼吸紧促，服药罔效，遽于是夜亥刻因病逝世。该提督随行止有胞侄张由甫一人，及川省所带之告病千总刘炳、因公窒误降补之千总马文华、张坦，把总李元吉，外委李大廷、高发，并健丁字识何国仁、李登瀛、张子林及在川投效候选未入流王恩培等三十余人。所有身后一切事宜，该府即

督率署桂平县李孟群等亲行整备，妥为照料棺殓，并将张必禄遗折一件差弁赍送，禀请代奏前来。

臣等查张必禄，久历戎行，威名素著，仰蒙特简，派令来粤会同剿办。该提督自川省启行，一路兼程而来，甫抵粤境，因沿途感冒，尚能力疾督兵，由柳赴浔，不意病情增剧，遽尔溘逝，殊堪悼惜。闻该提督于弥留之际，尚呼进剿，其忠勇之气，迥越寻常。该提督长子张由基、次子张由庚，均未随带来粤。臣等现已饬令该府县等率同该提督胞侄张由甫等，将灵柩派拨员弁兵壮妥为护送回川，并飞咨经过各省督抚，饬令沿途各属，一体协同迎护，以期早归故土。赍到该提督遗折一件，恭呈御览。

查桂平之金田、平南之花洲及郁林州属，访闻匪徒纠聚拜会，人数众多，内有老幼妇女被其诱胁从行，并桂平、平南交界之大黄江，聚有盗船多只。臣郑祖琛业已调派兵勇千余名，伤令署参将成安、游击福谦等督带，飞速前进。并据署臬司杨彤如调派游击成保、知县恩龄及各文武，各带兵勇，由贵县折赴桂平，协同该府县所雇壮勇实力剿捕。臣等并咨行署镇远镇周凤岐，即将贵州官兵一千二百名统归署镇督带，会商在事文武，查探贼踪，飞速进剿。藩司劳崇光已于初十日抵梧，臣郑祖琛面与商酌，分投前进，相机督剿。

所有前任提督张必禄因病身故，及现在剿办情形，谨会同两广督臣徐广缙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6. 乔用迁奏审办丁二旺等情形折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朱折）

贵州巡抚臣乔用迁跪奏，为黔省毗连广西地方，遵旨饬属严防，并侦探陈亚溃踪迹，将现获随同陈亚溃劫掠要犯审明，先行正法，其被胁服役各犯，再行分别办理，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十月二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二日奉上谕：乔用迁驰奏，选派官兵赴粤堵剿，并委署臬司前往都匀一带巡查一折，览奏已悉。广西剿办盗匪，已据郑祖琛等驰奏，修仁、荔浦大股逆匪，业经剿除殆尽，惟首恶陈亚溃现未弋获。此外太平、右江以及贺县、昭平、永安、藤县、平南、郁林、贵县、宜山等处，

尚有各另股匪徒四路窜扰。已有旨令郑祖琛、向荣等督饬将弁，追击兜拿，以期尽数歼除。该匪被迫情急，势必分投奔窜，且难保陈亚溃不潜踪逃入邻境，所有黔省毗连广西地方，该抚既已派委署臬司周作楫等带兵防堵，务令督饬各属，相度要隘，严密巡防，慎勿稍有疏虞，致使匪徒乘隙阑入。并须侦探陈亚溃踪迹，一体截拿，尤不可任其远飚漏网，致贻后患，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仰见皇上慎重边疆除恶务本至意。

遵查黔省都匀、黎平、兴义三府并贵阳府属番州所辖罗斛、大塘两处与广西庆远、柳州、泗城三府毗连，先经分饬该管镇道暨地方文武臣标弁兵严密防堵，添委卸任贵阳府廖惟勋赴都匀府等处，随同署臬司周作楫巡防。并据兴义府拿获兴贩鸦片烟犯龚益计等三十九名，查讯大概情形，先后由驿具奏在案。现复仰荷圣明指示，饬令严密巡防，慎勿稍有疏虞，致使匪徒阑入。臣又谆饬各属，实力堵剿。

连日据署古州镇李瑞移咨，署臬司周作楫、护理贵东道左逊、委员廖惟勋、都匀府鹿丕宗禀报，会营督同都匀、荔波、独山等州县印委各员，拿获丁二旺等二十二犯，并于丁二旺身上搜获路程单一纸。又护贵东道左逊、委员廖惟勋、黎平府淡树琪禀报，会营督同下江、开泰、永从等厅县印委各员，拿获刘老照等十一犯。又署贵阳府王成璐禀报，会营督同贵筑县郎汝琳、罗斛州判侯云沂，拿获大红江偷渡之吴老帼等八犯。以上共计四十一名，就近解赴都匀军营。臣因现当粤西盗匪肆扰，必须速行审办，飞饬署臬司等提犯确讯。丁二旺等供：籍隶广西，素行游荡，本年七、八月间，贼首陈亚溃、郑庭威、覃香晚等，先邀丁二旺、杨安保、郭记明随同抢掠，又转纠吴老帼、刘老三、潘老冲、潘老溃、张老四、张老桥、王老九、刘老应、刘老照、陈大五、奉丙子同伙抢掳焚杀，并于然望、老运江两处拒敌官兵。吴老帼身受枪伤，潘老冲、潘老溃各受刀伤，因被追剿逃窜，陈亚溃遣令丁二旺、杨安保、郭记明赴庆远勾结黄晚，合伙援助，並踊路径。丁二旺在途闻陈亚溃被擒，欲至池州，另投张家胜股内，行至荔波交界四排，即被拿获。刘老照、陈大五、奉丙子三人亦因剿捕严紧，闻柳州一带尚有另股贼匪，绕道往投入伙，道经永、从边界，致被拿获。吴老帼等窜至罗斛、大红江，正欲偷渡，亦被盘获。因丁二

旺、吴老幗为陈亚溃股内头目，丁二旺等转邀之刘老三等自必互相熟识，随令指认质证，委系同伙股匪。查验吴老幗、潘老冲、潘老溃受伤属实。唐老七等佥供：系被胁入伙，挑担服役，石云浩等被掳逼迫挑水煮饭，各自乘间逃出，被兵役拿获，并无抢掠拒敌情事。质之丁二旺等，供亦相同，开送供单前来。

臣逐加查核，丁二旺、杨安保、郭记明、吴老幗、刘老三、潘老冲、潘老溃、张老四、张老桥、王老九、刘老应、刘老照、陈大五、奉丙子十四犯，现据讯明，均系陈亚溃股内匪党，肆行抢劫焚杀，且又辗转邀人，节次随同打仗，拒敌官兵，罪大恶极，业经供认确凿，无庸再行咨查，往返耽延，致稽显戮，已饬令均于军前正法，枭首示众。至唐老七、罗邦扶、萧士荣、吴老干、黄白林、姚老七、周太幅、辛麻子、贾老或、刘老见、吴老林、石云浩、潘大九、吴老溃、陈连照、秦五斤、刘小二、黄长林、潘未生、谭大六、杨发生、杨四、谭小十、王小乙，杨老四，申长保、沈溃二十七犯，或被胁入伙，挑担服役，或被掳逼迫，挑水煮饭，乘间逃出，并未同抢拒捕，容再分别定拟，照例办理。

现在贵阳、都匀、黎平、兴义等府该管文武，各于紧要隘口，督率兵练，分途梭织巡防，地方尚为安靖。惟查广西贼匪股数甚多，往来靡定，聚散无常，毗连黔省各处，尤宜加意防维。臣仍激励文武各员慎密防守，并确探贼踪，不分畛域，奋力剿捕，务期迅速歼除，仰慰圣廑。

所有遵旨饬属严防侦探，并拿获陈亚溃匪党审办缘由，理合会同云贵总督臣程矞采、贵州提督臣秦钟英，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仍应饬属严防，不可疏懈。如再续有擒获，务须讯明现在粤西究有几股盗匪，是否声势相通，据实具奏。慎之。

17. 劳崇光奏接印日期及筹剿情形折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录副）

护理广西布政使臣劳崇光跪奏，为恭报微臣接护抚篆日期，具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行抵广西省城到任，旋启程前赴梧州军营，沿途经过平乐、昭平等处，地方均就肃清，居民悉臻安堵。抵梧后，正在商酌剿办间，接准督臣徐广缙行知，钦奉上谕：广西盗贼充斥，抢掠城邑，分股肆行。现在贼首陈亚溃虽已擒获正法，修仁、荔浦贼匪歼灭将尽，而左右江各属，贼势尚复蔓延。郑祖琛著即革职。林则徐著以钦差大臣暂署广西巡抚，督同向荣等尽力剿捕等因。钦此。查钦差大臣林则徐，已于十月十九日在广东途次病故。所有广西巡抚印务奏明委臣护理等因。

即准前抚臣郑祖琛，于十一月十五日将广西巡抚关防一颗、王命旗牌并上谕、书籍、文卷等件，委员赍送前来。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碰头祗领讫。伏念臣楚南下士，质本凡庸，前于八月间入觐天颜，迭蒙召对，荷圣慈之优渥，实钦感以难名。到任以后，涓埃未效，正切冰兢，兹复护理抚篆，尤深悚惕。

查粤西军务，自前抚郑祖琛出省督办，将修、荔大股贼首陈亚溃生擒，党伙亦歼除殆尽，并将贺县、昭平两处滋扰首要各犯叶天娘、陈三满、李得芳等多名歼擒正法，其窜扰迁江之贼首钟亚春亦经生擒讯明严办，并于庆远、武缘、宾州各处节次大获胜仗，迭经前抚臣等会折驰奏在案。此时思旺、庆远等处，提臣向荣亲督楚省官兵进剿。其南宁、太平一带，业经右江镇惠庆督带弁兵驰往剿办。所调云南官兵，计程亦将抵粤，前抚臣郑祖琛先已咨行滇省带兵官，饬即由百色驰赴南、太各处会剿。惟浔州桂平县属之金田村及平南县属之花洲，有匪徒纠聚拜会，人数众多，并该两县交界之大黄江，另有盗船多只，屯聚伺劫。前抚臣郑祖琛已由梧州饬委署参将成安、游击福谦等兵勇一千余名，相机前进，并经前任云南提督张必禄率同贵州署总兵周凤歧等，统领黔兵一千二百名赴浔督剿。乃张必禄抵浔州即行病故，诚恐该处文武，以统率无人，难免松劲，已飞饬署臬司杨彤如，由武宣驰赴浔州，会同周凤歧激励兵勇团练，合力剿捕。而梧州为浔郡下游，且系东省门户，若经大兵从上攻击，须防贼踪顺流下窜。臣仍驻梧州，相机堵剿。此现在布置情形也。

惟是林则徐、张必禄已先后病故，郑祖琛又经交卸，文武大员诸多事故。臣一介庸愚，谬膺艰巨，惟有殚竭愚忱，会督在事文武，悉

心筹办，断不敢稍有因循推诿。惟自揣才短识浅，深恐筹虑未周，调遣未协，致滋殆误，合无仰恳圣恩俯准另简钦差大臣，迅速来粤，会督剿办。庶期群丑克日扫除，大功早得告蒇，仰副圣主绥疆锄暴之至意。

再，抚署日行稿案，现仍饬委署藩司吴鼎昌代行代印，其紧要事件，仍包封送至臣行署核办，并将题咨稿件由臣核定发缮，即盖用藩司印信办理，合并陈明。

所有微臣接护抚篆日期，并现在筹办情形，谨缮折驰奏，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

18. 李星沅奏抵广西日期及驰驻柳州等情折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录副）

前任两【江】总督臣李星沅跪奏，为恭报微臣驰抵粤西日期，即赴柳州府暂驻，会筹剿贼，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奉谕：作为钦差大臣，迅赴粤西剿办贼匪。即于二十一日由长沙兼程遄【行】，恭折驰奏在案。二十八日行抵粤境，沿途悉心探访。十二月初二日驰抵省城，接见文武各员并本地绅士，详加考究，佥云：贼匪之害蕴蓄多年，近乃决裂不可制。同一匪而有内匪、外匪，同一内匪而又有土匪、会匪，其设数之纠纷，窜扰之远近，适与本省山重水复，邻省四通八达，相倚为奸，迥异寻常贼势。前抚臣郑祖琛带兵出省，督办四月有余，迭次擒获首要各犯，并歼毙股匪，次第奏报。嗣蒙简调提臣向荣并调云南、贵州三省官兵会同进剿。提臣自抵粤西连获胜仗，柳州、庆远诸贼，甫经奋勇追剿，而左、右江数属，势尚蔓延。即如浔州府之大黄江，现有贼匪结伙，排船伺劫。桂平之金田村，另有会匪聚集，号称万余，并帖伪示诱胁，附近平南、郁林等处贼踪出没诡秘，人数恐尚不少。业经前抚臣函商提臣，亲带湖南官兵二千名，由贵县驰往浔州，会合贵州官兵二千名，分别先后，相机攻剿，日内曾否开仗，尚未据报。

臣即飞速行催，务令择要截击，一面酌带员弁驰赴柳州府城暂驻策应，分途饬防。提臣向荣现驻浔州，署抚臣劳崇光现驻梧州，相距

均不甚远，彼此互为声援。仍将各路军情酌量远近驻扎，或分或合，随时移营调遣。查奉调官兵，现止云南二千名未报入境。风闻贼扰隆安，复经飞札迎提，令由思恩、百色行经南宁一带，探明何处有贼，立即向前轰击，无稍逗留。统计筹剿大略，要在振士气而寒贼胆，合群力以固民心，诚如圣谕，解散胁从之党，堵截分窜之路。谨就现在情形约举六条，另片缮呈御览，祗候训示遵行。至军务应变，神明存乎其人，臣惟有信赏必罚，弹竭血诚，和衷商榷，迅图攻剿，以期上纾宸念。

再，钦差大臣关防，现在尚未奉到，所有行营文札，臣仍沿途借印，合并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19. 劳崇光等奏进攻金田失利伊克坦布等战死折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录副）

署理广西巡抚布政使臣劳崇光、广西提督臣向荣跪奏，为桂平金田会匪经贵州署总兵周凤岐等督带兵壮团练进剿杀贼多名，因被匪众冲扑拒伤将弁阵亡，臣向荣现由横州督带楚省官兵驰赴浔州，亲督剿办，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浔州桂平县属之金田村有会匪屯聚，人数众多，经贵州署总兵官周凤岐等督带黔兵二千名及本省兵勇分投防剿，前经奏闻在案。查金田下通平南，恐贼匪被桂平官兵进剿，从下游窜越，当派副将李殿元、署游击宋煜、署都司陶玉德等督带兵壮驰往，择要安营，实力堵剿。

兹据该将等禀报：先后驰抵平南之思旺墟驻扎，十一月二十四日黎明，有贼匪三千余人，由金田过五洞蜂拥而来，先将守卡及探信兵壮杀散。该副将李殿元等及平南县倪涛、委员巡检宋尚述、浦锜各督弁兵壮勇，分路开炮轰击，伤毙贼匪数十人，匪势退怯。该文武等督兵追击，贼匪旋分三股扑回，放枪抗拒，伤毙兵壮十余名，并放火将兵壮草寮帐房烧毁，兵勇力不能御，退至官村堵截。贼匪拥进思旺墟。适署巡检张镛带同团练在墟防御，贼匪将团练冲散，该员张镛持刀怒骂，被贼戮伤项颈胸膛等处殒命，并将家丁蒙升杀毙，巡检印信亦即失去。该文武因该处距城不远，恐有疏虞，退回县城防守。二十

五日，参将成安、候补知府陈瑞芝等督带兵勇赶至，正会商进剿间，讵该匪已闻风仍窜回金田巢穴。成安等即驰赴桂平、平南交界之大湾屯驻堵御。旋据巡检浦锜侦知，有零匪在附近之公简地方潜匿，即率同团练驰往捕拿，格毙匪党数人，将朱士俭并其子朱兆讽、朱兆金，伙匪黄德、李亚九等五名登时擒获，解交平南县。讯据供认：由金田分股窜至思旺，因闻大兵云集，众匪仍窜回金田。该犯朱士俭系贼中其次头目，经贼首韦正派令，在平南一带纠人，是以尚未窜回等情不违。经平南录供禀送臣劳崇光核明，饬即就地正法枭示，并饬参将成安等加意严防。

二十九日，贵州署总兵周凤岐派令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署松桃协副将清长、署丹江营参将彭长春、黄平都司严承恩、朗洞营参将德安、署古州镇标游击韩永奇带领镇远、古州二镇官兵，由中路进攻。候补知府刘继祖并文委各员督带壮勇团练，分左右两路抄击，均至牛田会齐，由车校里分兵前进。该将弁等督带兵壮直抵贼巢，正图会合围攻，该匪即蜂拥而出，分股抵敌，人数约有万余，兵壮枪炮齐施，奋力攻击，伤毙该匪数十人。忽有手执红巾数贼，披发持剑，口念邪咒，率匪众拚死直扑。匪众装束与壮练如一，壮练惊溃。副将伊克坦布亲督官兵奋勇力战，杀毙贼匪甚多。该匪恃众拥扑，乘势围裹。我兵众寡不敌，力难抵御，该副将奋不顾身，往来冲击，立时阵亡。把总潘继邦、刘洪海、保定清、何其庄、杨万福，外委王兴、黄建勋等上前救护，亦均被戕。千总田继寿、外委彭昌镛俱各手刃数贼，力尽被害，兵勇俱有伤亡。该署镇周凤岐从后督兵赶至，竭力援应，枪毙贼匪数十人。各将领等督率弁兵，溃围而出，且战且退。该匪尚敢乘胜追击。我兵连环施放枪炮，协力堵御，伤毙贼匪百余人，夺获大炮、刀矛、藤牌百余件。拒战一日一夜之久，贼始遁去。即派署游击韩永奇、守备金允祥等带领弁兵，追逐数里，贼已退至思宜渡口，恐有埋伏，未便穷追。据该署镇周凤岐等咨报前来。

查此股会匪胆敢纠集党类，于光天化日之下，恃众横行，抵死拒战，戕害副将大员并伤毙官弁兵勇多人，实属猖獗已极，深堪愤恨。查桂平境现虽有贵州及本省兵勇，而贼势浩大，尚恐力难取胜。臣向荣在横州剿办另股贼匪，接准臣劳崇光飞函知会，即由横州亲督楚省

官兵，驰赴桂平，督同该署镇周凤岐及在省文武，激励兵勇，设法进攻，势当灭此朝食，以申天讨而振军威。

查副将李殿元等，在平南堵截南金田会匪，乃当贼众拥至，并不能实力剿截，遏其奔突，实属堵御不力。相应请旨，将浔州协李殿元、署提标后营游击事三里营都司宋煜、署柳州城守营都司事提标右营守备陶玉德、平南县知县倪涛及委员巡检宋尚述一并摘去顶戴，责令戴罪立功，倘再不知愧奋，即行从严参办。巡检浦锜堵御不力，本有应得之咎，惟旋据拿获要犯，请免置议。贵州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身先士卒，杀贼多名，后复冲围力战，奋勇捐躯，殊堪悯惜，应与同时阵亡之清江协把总潘继邦、刘洪海、保定清、外委王兴、黄建勋，镇远镇标把总何其庄、古州镇标把总杨万福、松桃协千总田继寿、外委彭昌镛，并带同团练堵御被戕之署秦川司巡检张镛，均仰恳圣恩，敕部分别优恤，以慰忠魂。阵亡兵勇，查明咨部办理。

再，臣劳崇光接准钦差大臣李星沅来咨，已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自长沙启程来粤，日内计已抵省。臣等惟有随时会商，尽心竭力，妥速筹办，仰纾宸廑。再，臣向荣在横州陶墟地方剿办另股贼匪，大获胜仗，业经会同臣劳崇光另折奏报，合并声明。

所有桂平会匪，经贵州及广西本省兵勇进剿，歼毙贼匪多名，后因被匪冲扑，拒伤将弁，臣向荣现带楚省官兵，驰往督办缘由，谨会同两广总督臣徐广缙，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20. 李星沅等奏韦正洪秀全等擅帖伪号伪示正筹进剿折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录副）

臣李星沅、臣劳崇光、臣向荣跪奏，为桂平金田村大股会匪抗拒官兵，亟筹全力攻剿，迅就扑灭，并请简调提镇大员，分任领兵追捕，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十一月二十九日，经贵州镇将督带该省官兵，会同本省文委各员及兵勇团练，三路进攻，奋勇冲击，该匪复敢恃众围裹，致伤副将一员并官弁兵勇多名，当经臣劳崇光、臣向荣会折具奏在案。

臣李星沅兼程入粤，省外各营均未及知，途次闻信，愤深发指，即于十二月十五日，驰抵柳州府城。柳州本适中之地，现值南宁、太平、庆远、思恩一带贼氛未靖，左右均可兼顾，至浔州水路，尤为切近。连日往复密商，查得金田贼巢，前濒府江支河，后倚紫荆、朋隘诸山，中环村落，距城四十余里，界连平南、象州、永安、武宣、修仁等处，时有贼匪出没。近日恃众抗拒，水陆鸱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

臣向荣亲带楚兵二千名，正在横州剿贼，接据文报及臣劳崇光函商，即由横州、贵县驰赴浔州，计合黔兵二千名，犹为彼众我寡。适据署南宁府知府禀称：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管带滇兵二千名，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行至果化土地塘，遇贼接仗，杀贼数百名，割获首级耳记八十余件，并夺获义胜堂大旗及枪炮、火药、器械甚多。二十五日入山追剿，复杀贼匪多名，并获枪炮等件。该匪潜伏轰打，弁兵亦致伤亡，已饬据实册报。贼匪旋窜都结土属逃散。该总兵行抵南宁，正拟会合镇道并太平一路搜剿，而以金田村大股会匪相提并较，自应先其所急。即经飞调滇兵二千名，迅由镇将管带，从南宁水路赴浔，合黔、楚官兵四千名，均由臣向荣布置策遣，相机进攻。总期分应合围，设伏设备，擒渠扫穴，在此一举。

其南宁、太平等处，谆饬左右两镇及该道府等，会督官兵壮勇，或堵或剿，节节严防，一俟金田办竣，迅即移兵分捕，轻重缓急之间，臣等再三筹计。至金田贼匪人众需粮，势必四出劫掠，迭经密饬附近州县会营多带兵练，择隘堵截，使之坐困乏食。其后路逼近山瑶，亦饬浔州府属预先设法开导，毋为贼诱，并拟酌雇瑶练，使之从后夹攻，办理皆刻不容缓。

惟广西幅员延袤，股匪纵横，官兵各路追捕，必须勇干大员统带接战。前蒙饬谕候补提督张必禄前来，业已至浔病故，现在分任乏人。臣等会查贵州提臣秦钟英久居边要，晓畅机宜，贵州镇远镇总兵秦定三曾任广西将官，情形熟练，皆可望其得力。恳恩准于两员中拣调一员，就近迅赴军营，即令统带黔兵，分途搜捕，以期克期蒇事。

所有臣等会筹进攻金田贼匪，并请简调提镇大员，领兵分剿各缘

由，谨会同两广总督臣徐广缙，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21. 乔用迁奏缉获瞿召保等人讯明广西各股情形折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录副）

贵州巡抚乔用迁跪奏，为黔省防堵，续获粤西匪犯，遵旨提讯盗匪股数，并差探情形，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十一月内具奏，拿获随同陈亚溃劫掠要犯及被胁各犯，分别办理一折。恭奉朱批：仍应饬属严防，不可疏懈，如再续有擒获，务须讯明现在粤西究有几股盗匪，是否声势相通，据实具奏。慎之。钦此。查都匀等处办理防堵，臣迭经激励文武，鼓舞兵练，劝谕绅耆，齐心堵缉。续据署古州镇李瑞移咨，护理贵东道左逊禀称，督同在事印委文武各员及土弁绅民兵勇等，陆续拿获瞿召保等四十名。臣随檄饬署臬司周作楫提集审办。

正在研讯间，钦奉谕旨，饬令讯明粤西盗匪股数，是否声势相通。遵即飞饬委员，隔别研鞫。除被胁甫经入伙乘间逃出之犯无可根究外，提讯瞿召保、瞿正品、陈小五、陇溃发、陇老计等，供称：伊等系张满股内头目，曾在庆远、河池滋扰，所有广西各处股匪，均系随地纠聚，并听人自投入伙。由广东纠来者谓之广马，在广西纠合者谓之土马。其有枪炮器械并跟随多人者为大头目，随时自投入伙者，择有膂力胆量之人派为小头目，悉听大头目指使。凡遇打仗对敌，均令小头目当先，行李器械及抢掳物件，分派小头目管带，裹胁之人挑担尾随行走，遇有掠获银钱，酌为分给。听说平乐、思恩、柳州、浔州、南宁、太平等处，均有股匪滋扰，立有大胜、得胜、广胜、广义、忠义、允义、结义、福义等堂名，各镌图章以为记认。头目有陈亚溃、大头羊、大鲤鱼、覃香晚、郑廷威、杨捞家、黄晚、钟亚春、颜大、陶八诸人，约有二三十股，姓名不能尽知。各股人数多寡不等，惟仗枪炮及人众吓唬，其实真有武艺者并无多人。讯以声势是否相通，据供：每股各有暗号，或用竹牌布旗传信，或于衣带用红布红线作记。该匪股内，系用红绳穿钱挂在胸前，小头目打的是蓝布三角小旗。每到一处，即向附近裹胁之人探询，某处住有富商及殷实之

家，先令小头目持帖向索银钱，如肯给予，即率众另赴他处，否则焚杀掳掠。如遇有另股匪犯，亦彼此知会，结众前往。所有抢得财物，各归各股，俱不争夺，枪炮器械，随便分用。其行走时，仍探听官兵多少，地方团练松紧，如兵多防严，绕道躲避，有可滋扰之处，即蜂拥前进。至各股大头目中，是否另有总统，互相知会，伊等并未听闻说及等语。查现获各犯，据供仅于庆远一带勾结，所有盗匪股数及是否相通，伊等只知大概，不能指实，似非狡饰。

臣先经屡次谆饬文武，分途差探，陆续据报：南宁、太平二郡，蔓延最甚，来宾、贵县、宾州、宜山，皆有贼匪窜扰，其余武宣、上林、平南、郁林州及所属之兴业县尚有另股贼匪，人数自千余至数千不等，沿村勒索抢劫。此外，则浔州桂平县属金田村一带，有尚弟会匪，啸聚万人，皆系乌合之众，且多有老弱妇女，搀杂其中。其大黄江一股盗匪，船多伙众，聚泊江中，大炮亦多，拦截商船，与金田村会匪并不联络各等情。臣查探报系得自传闻，亦不能遽信为实，而查核各处所报，大略相同。臣仰荷垂询，仅以所讯所闻大概情形，据实奏明。

查庆远大股盗匪虽经剿捕逃窜，零星余匪尚多，且探闻罗城县又有小股土匪，现经该省文武围捕，余匪保无四窜，其浔州等府，现值大兵严剿，亦难免不分逃前来。臣仍遵旨督饬在事文武，严密防堵，断不敢以境内现均安静，稍涉疏懈，以期仰副我皇上绥靖边疆谆谆训诫至意。

除将现在续获各犯研讯确情，再行奏明分别办理外，理合会同云贵总督臣程矞采、贵州提督臣秦钟英，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正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22. 李星沅奏筹剿金田片

咸丰元年正月初四日（录副）

再，桂平县属之金田村会匪，负嵎不法，拒伤贵州将弁，前经署抚臣会折具报。臣行抵柳州，复与提臣等悉心函商，札调滇省官兵合黔、楚官兵并力筹剿，亦经恭折奏闻在案。

提臣甫自贵县驰抵浔郡，滇兵由南宁应调，岁杪始能到齐，积雨连旬，兵力稍乏。且该匪聚集人数实有万余，官兵六千不及其半，所请广东潮州兵，昨准督臣来函，尚未允拨，不能不兼用壮练。贼中党与胁从，必须权宜解散，先经臣密派告养在疾之前任陕西知县李熙筠等驰往，会商购线，设法离间，准令伙匪自新，并许给重赏，令其斩擒贼首。前抚臣郑祖琛，复由省城与在籍翰林龙启瑞商派籍隶桂平之教官陈丕龄等驰回妥办，即日当有端倪。

至贼巢倚山近江，内接平南花洲，纵横数十里，各口均藏枪炮，掘有陷坑，迥非群盗窜扰可比。前次黔兵之失，转在一往无前，提臣勇敢过人，但使时会可乘，断不稍存观望。惟该匪地险人众，自应厚集兵力，多方布置，以期一鼓歼擒。

溯查金田在前明时，韩雍平侯大苟于此，用兵十六万人，右军从武、象攻其北，左军从桂平攻其南，腹背夹击，始获奏捷。蔡经平侯公丁于此，亦用兵五六万人，仍分左右军为两翼，贼且漫走山谷，官兵疲于追拿。事载广西省志，以今视昔，难易较然。

现在大兵会浔，提臣商定，策遣乡导以悉贼径，侦探以识贼踪。该匪粮草火药，近因邻境堵截，似觉不敷。亟盼天气放晴，人事顺应，官兵全力攻剿，壮练分段兜擒，仰仗皇威，及早决胜。余匪望风胆落，当可次第剪除。

又，平南地居下游，迭饬在事文武，添派兵勇扼要防堵，其象州、修仁两处切近桂平，亦经饬委丁忧尚未回旗之知县丰安，在籍投效之原任四川直隶州知州朱绍恩，分往帮办，以冀堵御得力。所有慎密筹剿事宜，谨附片缕陈，伏乞圣鉴训示。

再，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两广总督臣委员赍到钦差大臣关防，臣谨即叩谢天恩，祗领开用，合并陈明。谨奏。

23. 周天爵奏广西情形及韦源玠起事缘由折

咸丰元年正月初十日（录副）

署理广西巡抚臣周天爵跪奏，为初到粤西，沿途探闻及诸处禀报贼情形势及酿祸原委，宜痛惩已往以儆将来，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伏维用兵之法，首在审己之长短，而后由己计彼，按兵法以赏罚

孰明，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为人事第一要务。盖盗贼之性，虽皆凶顽，固已未尝不畏诛讨。夫惟为之，而赏罚混淆，多次戕官之案，无不匿报。迨捕获之贼，又多方护惜，自生疑畏，遂改重情，施以薄惩，减拟军流，以至逃回愈炽，贼胆愈张。而我兵弁少知奋勇者，束缚至急，而反责以驰骤。一有误拿，审明即释可也，而固施一重罪，盖有把总责贼四十棍而获遣罪者，以是贼益张而我兵怯而愈怯。此兵盗强弱实在之原委也。至被害之民，必恃官府之威令，控告之得理，然后责以守望而与之角。广西历任抚臣则不然，民控抢劫奸淫，如诉诸木偶，退而衔冤号泣之声如散诸风雨。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也，亦遂靡然而从贼。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杀人日频，知官府避罪而必为之讳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者众。加以广东高、廉、惠、潮、番禺遣散之乡勇，鹤山、清远、英德包送洋烟之悍棍，来而为之领袖。

盖自道光二十六年以至于今，守备千总兵丁死者不下千余，报出者不过千百之一二，由是兵胆俱裂，民心日摇。又已革职抚臣郑祖琛每逢决囚，必为之经醮祈福，或将行决之犯擅行释回，其势非酿成大祸而不已。查粤西界连安南岩疆之地，正宜宣上威德，奋厥武卫，以绥民瑶，何至效释子之所为至于如此。而闵正凤讳饰阵亡之将弁以为病故，自贼滋事以来，从未亲历戎行，惟陈亚溃败溃之后，零贼无多，乃视师一次，其它任兵弁之鱼肉而一无顾惜。夫以数郡之生灵，数十万百姓之膏血兵饷，胥由于尸禄狡猾之庸臣酿之，岂不痛哉。凡此非臣奉敕查办之件，非本所宜言，然不指其受病之源，则别无救之之法。臣谓赏罚号令不可不肃，以儆将来者，此也。

至若贼情形势，其氛炎正炽，又皆踞水陆之上游，其最凶无如大黄江一股，为尚地会之首逆韦元蚧等，自道光十三四年，谋为不轨，稔恶于今，背山临水，隅落勾连，蔓延南宁、太平数千里，皆占据险阻，为扼吭拊背之势，贼不可为无谋矣，岂可因一二小胜而忽之。然判其死命，诚不出我皇上圣明洞鉴之中，总期兵多力厚，将贼匪屯聚最多之处先行扫除，他股畏慑军威，定能望风瓦解。大哉圣谟，逆贼已在掌握中矣。

臣近接钦差大臣李星沅函商，欲先断其接济，大兵汇集，俾之坐

困成擒。又提臣向荣欲逼贼大队于一处，志在合剿。均为至要。惟大局虽定，行之甚不易易。夫断接济之法，非亲视其地，更有干才可委，其间缓急疏密之宜如何能周。武将惟臣向荣一人可靠，设贼以一股缀之使不敢动，而视他将若无人焉，水陆俱下，猝不及备，则浔、梧一带，大事去矣。而平乐近接省垣，臣初到省，览其形势雄壮，凭山临水，诚为金汤，惟四关厢内外，人烟稠密，火攻易施，贼一到必至自相焚蹂。巍巍雄镇，但幸无事，不可有事。臣夜思之，不能成寝。

夫自古用兵，最忌贼踞水陆上游，何况山河陡峻，水急流湍，层峦迭嶂，林木蓊翳。而贼又善于抄伏于羊肠险径，人马单行，冲中截后，伏兵四起，我兵心胆俱裂，势所必然。其拒战之法，先以火罐乱我队伍，继之以藤牌堵墙而进，再以竹针克我之钝刀短矛，而以大炮施诸短兵之中。我所恃者，仅有大小火器，均因胆怯，远放不能得力。盖我兵全无护身之具，惟以赤身搏战，而彼既多藤牌，又木石架支，人易藏躲，则虽兵多势众，在在难操必胜者也。此贼非种种筹及，为难遂我制其死命之计。设一蹶不复，川楚之祸必将再见于今，而国事危矣。

合无仰恳天恩，俾臣专理军务，巡抚地方之事仍以藩司劳崇光一手经理。虽今见阵屡捷，臣总不放心，恐提臣向荣为浮言所激而动。臣老矣，明知非将帅才，不忍知而不言，有一毫不可对青天也。前此伊克坦布失事，而李殿元、宋煜、陶玉德均当审实，军前正法。少辽缓之，三军悚惧之心变为冀幸。臣书至此，笔与泪俱。

兹于咸丰元年正月初六日，驰抵广西省城筹备防守事宜，查看水陆要隘，制造应用军器。现署抚臣劳崇光驻扎梧州，一俟送到巡抚关防，臣接任后，另行恭报外，谨先将到省情形，缮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臣拜发此折，系用广西布政使印花，合并陈明。谨奏。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❶ 钦此。

---

❶ 旨见25件。

24. 周天爵奏接印日期及韦源玠屯踞大黄江情形折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日（录副）

署理广西巡抚臣周天爵跪奏，为恭报微臣接印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荷蒙简任广西巡抚，遵即驰驿赴任，当经具折谢恩，恭报起程。因匝月雨雪，于正月初六日始抵桂林省城，已将到省情形，恭折驰奏在案。兹于正月十九日准署抚臣劳崇光由梧州军营将广西巡抚关防并王命旗牌等件，觅员赍送前来，臣当即恭设香案，望关叩头，祗领任事。

伏查广西此时蛮烟苦雨，昼夜不辍。浔州之金田与大黄江一带，为逆匪韦沅蚧盘踞，勾布逆党，蜂拥四聚，而太平府、南宁府均有大股逆匪，势不能不分途应援。其它上林、柳州、平南、博白等县，各有贼匪出没多扰，意在分我兵力。臣思大营总不可为所诱动，不过严饬州县，处处团聚，联成大村坚守而已。连日探闻该逆现在情形，人众粮少，其心更狠更急，是以各处抢掠，惟粮是务。良民避其虐炎，金田四面为逆贼吓散者，多据形胜自守，此不可急战之时也。提臣向荣因积雨泥深尺余，不得进兵，甚为焦灼。臣已函商，务须坚忍持重，步步为营，俟贼饥馁，可一鼓成功。臣现住省城，见兵太单薄，左右城守三营，除派出及扶伤受病及分守监狱、仓库，所余仅数百人，派守城垣，已属不多，诚无兵可带。拟欲拜折后前赴柳州，与钦差大臣李星沅面商一切机宜，再回省布置。俟自皖省寿、亳、宿各州雇募练勇二百名到来，臣即带领驰赴军前，先堵后战，为一劳永逸之计。

再，平乐为省城门户，梧州系通省精华所在，贼所垂涎。藩司劳崇光现驻扎梧州，盐道林士傅严守平乐，署臬司杨彤如驻扎浔州，均不能回省交卸。所有广西布政使印务，相应请旨，仍着臬司吴鼎昌署理，按察使印务仍着左江道杨彤如署理，恭候命下祗遵，所有抚署寻常稿案，经前抚臣奏明，饬委署藩司代拆代行。凡关题达稿案，包封送至行署，俟臣核定发回缮正，即委藩司盖印，分别题咨办理。紧要事件，仍由臣随时核办奏报。一切军务，懔遵谕旨，列衔会奏，以归

确实而昭划一。

所有微臣接印日期，除循例恭疏具题外，理合恭折由驿驰奏，叩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25. 谕李星沅等扼要分防和衷合办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李、署广西巡抚周、提督向。咸丰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周天爵奏驰抵粤西，探闻贼匪情形一折。所论颇为明晰，并以大黄江一股会匪地险人众，亟宜先事戡除，与李星沅等前奏择要进攻，所见不谋而合。昨据李星沅奏，因积雨连旬，滇兵尚未到齐，现在设法解散胁从，悬赏购募首逆，拟合湖南、云贵各处官兵加以壮练，由提督向荣策遣进攻。目下计已接仗。李星沅、向荣谋勇兼施，自必将金田会匪扫穴擒渠。此处办理得手，则左江各属股数虽多，自然闻风瓦解，可成摧枯之势。惟行军之要首在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粤西群盗如毛，豕突鸱张，未可轻视。即使金田奏捷，尚待次第扫除。周天爵戆直朴诚，甚有血性，向荣亦勇敢过人，朕心深所嘉许，但恐过于勇往，所向无前，转不免轻进疏率之失。李星沅计虑务出万全，自属老成持重，但恐过于慎重，又不免迟误事机。行兵事势，机宜所争，间不容发，需迟固属不可，轻锐尤属非宜。李星沅既命为钦差大臣，自宜总领戎行，专司筹办，而周天爵、向荣各受知遇重恩，务各殚竭智力，相助为理。现在周天爵甫抵桂林，向荣在浔，李星沅在柳，总须扼要分防，仍复和衷合办，使三人如一人，协力同心，刚柔互济，泯意见而杜推诿，于事方为有济。朕引领南顾，宵旰焦劳，想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定能不负诰诫，速埽贼氛，以慰廑望。

周天爵现署巡抚职兼军务，傥各属有须亲赴剿办，未便坐失时机，随时会同李星沅等相机督剿，其地方寻常事件藩司劳崇光尽可代理，驿站一切臬司吴鼎昌亦可分办，固不必辞抚篆而专办军务也。至李殿元、宋煜、陶玉德前已有旨革职拿问治罪，著即严讯定拟具奏。已革巡抚郑祖琛，前经李星沅称其尚能熟悉该处情形，准令随营差遣，现在该大臣到粤已有数月，自能访知一切，该革员毋庸仍留军

营，著即饬令回籍。将此由四百里谕知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并传谕劳崇光、吴鼎昌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26. 李星沅等奏拿获陈亚溃经过片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录副）

臣李星沅、臣周天爵、臣向荣跪奏：再，臣等钦奉上谕：顷据徐广缙奏称，广西署桂平县知县李孟群，系首先督同团长将贼首陈亚溃拿获。郑祖琛前奏亦称，密札顾元凯、李孟群等督捕。著李星沅再行确查等因。钦此。

臣李星沅查贼首陈亚溃，先在宾州黄练一带，经官兵壮勇迭次轰击追剿，伙匪歼擒殆尽，陈亚溃势孤力竭，逃入桂平县属之罗渌山峒。团长生员黎建勋经该府县密饬截拿，当即探明贼踪，偕其子廪生黎缉熙，首先将陈亚溃生擒，各委员兵练并将陈亚溃之弟陈火交擒获，其为黎建勋首功，确凿可据。黎建勋拟请旨赏给六品顶戴，并赏戴蓝翎，以知县归部选用。黎缉熙拟请旨赏给六品顶戴，以训导遇缺尽先选用。

该府县于贼首陈亚溃窜入本境，即经督饬团长黎建勋跟踪缉获，督臣徐广缙及前抚臣郑祖琛所奏相符。浔州府知府顾元凯已蒙恩免其革职。署桂平县知县李孟群本系赏带花翎以同知补用之员，请旨以同知遇缺尽先补用。其余在事出力文武员弁绅民等，容再确查分案奏奖。

至武缘随剿各团练，臣等奉旨饬查，前抚臣郑祖琛因附片汇叙各案，所开团练姓名，与督臣徐广缙专折具奏，互有详略，而情事则无不同。所有武缘县奋勇出力之团长廪生苏芝杰、李楝林，增生李向荣，生员邓超棠、宁明远，武生李美星、李可芳、李允标，职员韦最精、韦珠明，均拟请给六品顶戴。童生黄克明、李元纲，均拟请给八品顶戴，以示鼓励。

此外各属团练随同官兵奋勇出力者，甚不乏人，节经臣等札饬核实单开，毋许稍涉冒滥。惟地方远近不等，人数多寡不等，劳绩大小不等，各属陆续具报，尚须详加酌核，另案汇折具奏。谨合词附片缕

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27. 李星沅等奏向荣进攻大黄江牛排岭遇伏失利情形折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录副）

臣李星沅、臣周天爵、臣向荣跪奏，为金田大股逆匪，现经臣向荣统带官兵壮勇直抵贼巢，剿杀贼匪数百名，因该匪暗伏地雷，弁兵奋勇攻剿，致有伤亡，现俟天色晴霁，再行并力夹攻，迅期剿灭，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查桂平县属金田逆匪窜踞大黄江墟，人数万余，抗拒不法。前经臣等调派滇、黔、楚及本省官兵，择要并力筹剿，恭折奏闻在案。臣向荣先由横州督带楚兵二千名抵浔，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亦带滇兵二千名于正月初赶到，时值春雨连绵，道路泥淖，贼巢环山绕涧，未便轻易进兵。至正月十四日天始稍霁，臣向荣即与滇黔将领及署臬司等会商，派候补知府刘继祖带水勇数百名，署陆川县知县张琳等带郁林各处壮勇一千二百名，由水路石嘴顺流直下，订期夹攻。其余滇、黔、楚三省官兵各二千名统归臣向荣督带，即由平南进发。十五日拔营渡河。十六日抵平南，派参将成安、游击福谦带本省兵勇及楚勇千余名，参将丁振刚带督标兵丁三百名，同知英秀带勇六百名，分路前进。十七日齐抵马鹿岭扎营，离贼巢十五里，一面布置拨兵在各要口堵截。十八日黎明整队会督临元镇李能臣、署镇远镇周凤岐管带大兵齐至佛子岭，分队进剿。楚兵居中，滇兵及东西两省兵壮居左，黔兵居右，一同进攻，连过山沟数道，直抵大黄江岸之牛排岭。该匪纷持枪炮，约分九股迎敌，势甚猖獗。我兵一见匪众，人人切齿，鼓勇直前，连环施放枪炮，刀矛并击。该匪亦放大炮回拒。自辰至午，击毙贼匪二百余名。贼分两路冲扑，暗袭我兵之后。又经副将王锦绣、和春，参将德安、成安等督率官兵截杀，并经滇兵及东西两省兵壮抛掷火具，烧毁贼巢房屋多间，贼势稍挫，纷纷怯退，并委弃炮械等件。我兵乘势进追向前力击，该匪于贼巢附近暗伏地雷，登时火发，致伤弁兵，当即传令速返。该匪复分两股从左右竹林蜂涌抄截。官兵奋力冲杀，连开枪炮，又毙贼匪数十人。因见贼巢坚固，一时未能攻破，暂于近处扼要扎营。查点各营官兵，内有候选卫守备王崇

山、千总汤成光等均经受伤阵亡。云南署游击王国才腿受矛伤，饬医调治。候补知府刘继祖督带水路壮勇，由石嘴至大黄江，郁林壮勇由官塘陆路分投攻剿，自午至未，互相冲击，杀毙该匪数十名，贼始稍却。又因兵壮尾追冲出力战，水陆互相援应，贼始退窜回巢。兵壮仍在官塘一带驻扎。

查该匪恃众负固，节经臣等设法解散，严禁接济，陆续溃逃者不止千人，并迭次拿获贼探收审，而强寇数仍盈万，据险亡命，凶狡异常。我兵敌忾同仇，愤恨切齿，争先鏖战，当即杀贼数百名，逆锋业已稍挫，各弁兵奋勇追剿，直抢贼巢，不期暗伏地雷，致有轰伤。虽据水陆兵壮两次夹击，复毙贼匪多名，而贼众深沟高垒，仍即坚守不出。粤西交春以后，积雨数旬，泥深尺许，山径颇难着力。现在激励将士，熟审地形，一俟天晴路干，即行逼近攻剿。

至附近浔州一带，诚恐贼伙分窜，府城留守兵壮本有一千四百名，臣李星沅复由柳州行营添派官兵五百名驰往，并饬郁林壮勇一千名撤回上游，协同防守策应。复密札桂平、武宣、贵县，各传团练，随赴大营进剿。臣周天爵现在省署添备军械，拟俟雇勇到齐，再行管带出省，务期分堵合战，迅扫贼氛，以申天讨。

所有此次打仗阵亡之投效武进士候选卫守备王崇山，云南抚标把总李茂，贵州镇远镇标署把总事外委吴大经，外委李光煜，朗洞营外委严发成，湖南乾州协署千总事把总王荐魁，两广督标千总汤成光、把总冼蛟、外委伍佐邦，广西柳州营把总张秉政，新拔宾州营经制外委王庆光，抚标武举刘正彪，均能冒险追贼，奋不顾身，洵堪悯惜，应恳圣恩一并饬部议恤。其余伤亡兵壮另行汇案咨部。

所有金田大股逆匪现经官兵追剿杀贼数百名，弁兵亦有伤亡，拟俟天色晴霁即行设法进攻缘由，谨会同两广督臣徐广缙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28. 杜受田奏两广各地举事情形单

*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录副）

粤西贼匪为患，自道光初年，各府州县已有结盟联会匪徒，隐成党与，私逞强梁。逮至道光二十五六年间，左、右两江及府江接境广

东等处，盗风滋炽，行旅戒途，于是劫物伤人、掳人勒赎之事，所在有闻。被祸者虽经控告，而冤屈莫由所伸。守者既难捕缉，而申详又多掣肘，大抵覆匿转相蒙蔽，官威渐损，贼势乃张。

向来粤西凡遇抢劫重案，贼首大半粤东匪徒。去年五月间，遂有粤东英德、清远一带会匪窜至平乐府属怀集、贺县地方滋扰。七月间，遽至修仁、荔浦县城，相继为贼攻破肆掠。南宁贼首张家详尤为凶横，最先聚劫南宁城外铺户船只，若使其时调兵剿办，犹或可以速就歼擒，乃当事不思剪灭，惟图【苟】安。总兵盛筠首为招抚之议，俾张家详投诚，赏加六品营衔。其实家详阳为归顺，阴肆狡横，使其党众盘踞河干，要官给银，或四出村墟多方荼毒。于是宁明、迁江、永康、明江、龙州、馗纛龙等州县厅营所在陷失。贼匪多至数十股，每股各有渠魁。南宁则张家详、张家复，姚有复、宁牛仔等，浔州【则】大头扬等，思恩属之宾州则陶老八、颜亚有、徐亚友、文□等，横州则谢江店、方亚廷、杨连芳等，梧州则邓立奇、邓亚八等，平乐则陈亚溃等，众率【□】余人以至数千人者不等。所有被害之处，如迁江一县三被贼掠，县官令民括尽财物，与贼求和。上林县官被执勒赎。武缘县官，贼至自裁。来宾官吏逃亡，监狱尽脱。藤县城守自缢，知县被伤。柳州逼近府城都咸堡地方，贼至与官接战，杀死武员八人、兵丁数百。太平知府王彦和被贼逼死。龙州同知王淑元父子殉城。此皆去年夏秋间事。自视〔是〕以来，贼视攻城剽邑几如反手。

凡贼自广东来者曰广匪，又曰广马；出本地者曰土匪，又曰土马。广东【匪】率多悍勇凶横，土匪多由裹胁附从。凡至一处，必先投书勒索多银，号山打单。及至群哄搜括财物，号曰开合。贼魁身裹红袖，腰围褡包，不着衣袴，最为晓〔骁〕恶，号曰挂招。余众或裹蓝袖，或裹黑袖，身带利刃，号曰大货。或与官兵乡勇相接，左执藤牌自蔽过身，右执药包奋力掷远，号曰先锋。枪炮旗帜诸物皆备，惟其专恃率用长杆丈余，杪缚铁尖尺许，每以二人前后交持，恒于枪铳互施烟焰之中扑至，中人洞胸穿胁，号曰轧针。打单、开合遂其所欲，不哄而去，号曰过合。稍有不遂，哄然焚杀，号曰洗平。大抵贼之肇端皆由会匪，所以平时各处散在民间，及至起事，一呼立集。其中凶顽如挂招、先锋及长杆之辈多为广匪，大都每股不过数十人，甚

至百余人而已，其余亦皆土匪附从，以张其势。然此数十百人，必皆【凶】恶异常，悯不畏死之徒，是以官兵乡勇往往不能所向有功。自平乐、南宁等府州县经其破掠，贼心日益侈而贼党日益多。粤西一省，目前自桂林、柳州两府各城邑犹有安谧而外，余不遭其蹂躏之区，盖亦仅矣。

朝廷命将出师，新任提督向荣身先士卒，从柳州、庆远转战横州、宾州一带，索潭、陶旺等处连获胜仗。陈亚溃、张家盛、覃香晚等，迭就歼擒，贼势稍平。乃前钦差大臣林则徐道卒，提督张必禄继殁，贵州所调之兵既顿锋于金田，云南在途之师又失利于果化。目前贼执〔势〕萃于浔州，金田大股特起，横踞大黄江者号称万人。南、太鸥张尤甚，啸屯十万山北，跨连数郡。当此钦差大臣与夫新任巡抚甫到之日，诚宜沈机审慎，锐力歼除。惟恐纷纭调遣，将卒无能，若使军声再挫，贼势愈张，不惟一方之糜烂可忧，他省之蔓延尤为可虑，谨搜撮见闻，揆度情势，胪【列】五条，冀当采择。❶

29. 李星沅等奏焚攻大黄江牛排岭并防堵武宣各要隘折

咸丰元年二月十七日（录副）

臣李星沅、臣周天爵、臣向荣跪奏，为金田逆匪现经大兵连日合力攻击，业将贼巢焚毁，歼擒党伙甚多，贼势已蹙，翻山逃窜，臣等仍督饬堵截追击，迅埽贼氛，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查桂平县金田逆匪窜踞大黄江、牛排岭等处，前于二月初三、初五等日，兵勇迭次攻剿，均获胜仗，歼擒一千数百名，夺获炮械无算，业经会折奏闻在案。查该匪自被官兵击败，深踞贼巢，负固不出，臣向荣即饬候补知府刘继祖督带水勇由前岸迎击，并饬将弁带领兵壮分赴牛排岭，计诱离巢，以图夹攻。初六日，各将备带领兵壮驰至牛排岭，开炮诱敌。候补知府刘继祖开〔闻〕大营枪炮施放不绝，亦即率同水勇驰至大黄江前岸，开炮接应。又候补知府陈瑞芝督率各委员所带壮勇五百余名，由大黄江对岸开放大炮。同知英秀带八步勇

❶ 以下为整军威、募精勇，劝乡团、察地形、务解散等五条，多属一般议论，今删去。——编者

船五只，由官塘驰至，水陆夹攻。该匪亦放枪炮回拒。自午至酉，奋力冲击，杀毙贼匪数百名，烧毁贼屋三处、匪船一只，夺获军械多件。其官塘团练亦轰毙该匪多名，壮丁受伤十余名，伤毙数名。该匪溃败回巢。初七、八日，官兵仍分水陆三面夹攻，该匪用炮据守寨门，抵死不出，并因连日官兵焚攻，力不能御，探闻似有逃窜之意。臣向荣复于初八日夜间，密派该府刘继祖督率壮勇潜赴北岸，乘其不备，施放火箭。适中河边茅屋，顷刻火发，兵壮枪炮齐施，伤毙该匪多名。壮勇趁势拥上江岸追杀，夺获器械多件，贼匪大伙均先退踞牛排岭。臣向荣见火光烛天，知江墟贼巢已焚，即同云南临元镇李能臣、署贵州镇远镇周凤岐亲督官兵驰往围剿。贼见大兵将至，料难抵敌，即偕党伙连夜向新墟等处潜逃。又经催督官兵飞速追剿，歼毙贼匪数十名，生擒十余名，夺获抬枪、抬炮及五子炮等二十余杆并贼械多件。当将牛排岭巢穴一并纵火焚毁。随提生擒各犯查验，均已蓄发二寸余，身上佩有红带黄布条记，当加严讯。该犯等揞口不语，绝无供辞，即经斩首枭示。

旋据探报：该匪已由新墟漏夜窜入紫荆山，逃往武宣东乡。该处山径丛歧，武宣、象州、桂平、平南、永安、修仁各县均多接壤。臣向荣先经札饬，一律堵截，即日亲率副将和春、参将成安等分领楚粤官兵，驰往武宣各要隘，相机督剿，并饬水勇舡炮驰往勒马河，扼彼去路。臣李星沅札饬贵州镇远镇秦定三管带黔省官兵，速探贼踪，迎头截击，云南临元镇李能臣管带滇省官兵，由新墟一带从后跟追。臣周天爵由柳赴浔，十三日舟过武宣，知贼踪窜近东乡，即驻该县督办，飞调大营官兵，并饬候补知府张敬修所带壮勇一千二百名，由平南前来备用。其已到闽勇、瑶勇共一千名，暂驻东乡较近之三里墟，听候派剿。臣李星沅又经催调贵州署古州镇李瑞管带后起官兵八百名，速赴武宣、象州，择要防堵；一面迭饬交界各州县调集团练，在于山径各隘口分布截拿，无使米粮接济，游匪纠合。其紫荆山、碧滩、罗渌洞等处，即饬署桂平县知县李孟群亲带团总练丁严密堵御，并选精熟诚实乡导随同官兵进剿。

查此股逆匪人数虽尚众多，而贼巢已失，无可负嵎。前被裹胁从行及老幼妇女，屡经臣等剴切示谕，设法解散，近多乘间逃归。该匪

情势日穷，现图铤险亡命，不过苟延残喘，然正未可轻视。臣等惟当激励将士，一鼓歼除，前截后追，分堵合剿，以冀凶渠授首，反侧归心，早慰九重廑注。

所有金田贼巢，现在官兵焚攻，并歼擒多匪，贼已败窜，臣等仍督饬上紧截剿缘由，谨会同两广总督臣徐广缙，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30. 李星沅等奏请特简总统将军来粤督办折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录副）

臣李星沅、臣周天爵、臣向荣跪奏，为广西贼势披猖，官兵不敷策遣，据实叩恳天恩，特简总统将军兼程来粤督办，并添调精兵数千名，以资分拨堵剿，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臣向荣蒙恩调任粤西提督，上年十月抵任，迅即管带楚兵剿捕贼匪。臣李星沅、臣周天爵亦于上年十二月、本年正月先后衔命驰抵行营，会同筹办。近因金田大股逆匪自官兵击败后，现窜武宣东乡，复敢恃强抗拒，臣等已往复商定，仍合滇、黔、楚三省官兵及各路兵勇，并力相机攻剿。此外贼匪股数，前经约略开单，恭呈御览，并飞饬地方文武各就防兵团练，随时以堵为剿，专候武宣事竣，迅即分兵剿办。

乃连日各处警报纷至沓来，据南宁府禀：钦州、灵山、宣化三处连界地方，匪徒聚集万余，将至府城附近之亭子墟开角滋扰，该府迅带兵练亲往各要隘查探堵御等语。又据新宁州禀称：该州龙头墟、塘岸、水边等处，近有贼匪六千余人窜入滋扰等语。又据贺县禀报：贼匪千余人由广宁、怀集一带窜入该县近城三步梯，即在河东盘踞等语。又据郁林州禀：石城败匪刘八、信宜贼匪凌十八两股，纠伙共一万三四千人，窜扰博白县境，该州督县传集团练截击刘八一股，微有斩获等语。

臣等接阅之馀，万分焦急，即经酌派兵勇并饬交界各州县添集团壮，合力应援。而武宣正在吃紧，大兵断难派拨。臣李星沅随护行营，并无一兵一将，即兼筹各路，亦只因地因人设法支持，不能以无为有。本省兵既不足，客兵数复无多，不合则力难专攻，不分则势难兼顾。据目前贼势，蚁聚蜂屯，少亦数千，多辄累万，西匪固倏远倏

近，东匪亦时往时来，若非添调劲兵重臣为统领，一力分堵合剿，全局殆不可问。

臣等受恩深重，此身何惜捐糜。但期于事有裨，必须及早筹定，伏乞圣谟乾断，于曾经行阵诸臣中，特简总统将军兼程来粤督剿。并调安徽、河南精兵数千名，选派得力镇将管带前来。今已续请云贵官兵练壮分途派拨，痛加剿洗，以期迅速蒇事。

再，臣等前请军需三十万两，现由督臣徐广缙筹解二十五万两，尚有五万两未奉部行何处拨解。又续请军饷八十万两，内有本省例放兵饷二十余万两，并各粮台需用急迫，祗候敕部续拨接济，以免贻误。臣等无任悚惧待命之至。谨会同两广总督臣徐广缙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三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❶。夹片留中。钦此。

31. 袁甲三奏为广筹将才请姚莹严正基等四员驰赴广西折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录副）

兵科掌印给事中臣袁甲三跪奏，为广西剿匪宜通筹全局，多备将才，以期迅速蒇功，密折奏祈圣鉴事。

窃维广西群盗如毛，处处剿捕吃重。现在大兵聚集浔州，专办金田贼匪，先其大者，后其节目，自属正办。但黔兵初次轻进失利，正月十八日，合四省官兵壮勇，大举深入，亦未得手。倘日内能再得捷音，自于大局顺利，而事难逆料，有不得不鳃鳃过计者。该处地险人多，负嵎坚拒，恐大兵专务力攻，相持日久，不免顾此失彼。金田之扑灭日迟一日，则他处之猖獗亦日甚一日。又南宁、太平一带与广东高、廉接壤，贼匪本多。现闻广东提督陶煜文带兵赴剿，若西省无得力将领堵截夹攻，必至勾连北窜，地居浔、梧上游，所关尤钜。

查广西二镇二道，分控左、右江。右江镇惠庆与右江道庆吉，自上年至今，所属柳州、庆远等府均有大伙贼匪，未闻该镇道等亲自督剿，竟似坐守郡城，一筹莫展，其为因循庸懦，已可概见。左江镇德亮甫经到任，尚无表见。左江道杨彤如因署臬司移驻浔州，其南宁以

❶ 旨见33件。

及思恩一带，竟无大员控制，鞭长莫及，恐多贻误。此广西军务需人之大概情形也。

李星沅先经奏调之贵州总兵秦定三计已到营，能否得力，尚未可知。周天爵奏请差委之候补道周涛等十五人，遍加访问，贤能颇少。尤可虑者，李星沅本系告病回籍，旋因亲老终养，即使志切报效，或恐事与心违。周天爵年老而性刚，傥稍有折挫，其愤激之气亦恐无以自全。自来兵贵神速，帷幄运筹，间不容发。今军兴已逾半年，傥再有波折，遣调需时，其棘手更有不堪设想者。

臣闻湖北盐法道姚莹，前在台湾防夷，其忠勇胆识，人所共知，亦早蒙圣鉴。又江苏淮扬道严正基，保举尚未来京，干练忠诚，历着政绩。其父严如熤，嘉庆初年曾任按察使，办理川楚教匪，最为出力，著有《三省边防备览》一书，通达有用。该员留心经济，才略不下其父。又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公正廉明，虽向习旗务，未知于绿营何如，而有胆有识，时论目为名将。又京营右翼总兵达洪阿，前与姚莹同在台湾，和衷共济，勇敢有为，尤能体恤将弁，深得兵心。此四员者虽本任均属要缺，而择一接手，署理尚不乏人，即湖北盐务急需整顿，亦第择一廉正之员，按照新定章程办理，亦可裕如。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权其轻重，广西尤为紧要，可否饬令该四员驰赴广西，听候李星沅等择要安置，或即分驻左江、右江，会同该本任督办另股匪徒，俾李星沅等专办金田贼匪，不至再生枝节。傥另股剿灭后，金田一带尚未荡平，即可并力合围，不任滋蔓。

兵法移步换形，争得失于呼吸之间，原难臆度遥制，而群策群力，统归李星沅等节制，或分办以专责成，或合围以壮声威，既不患事权之不一，复不虑接应之无人，庶办理迅速，较易蒇功矣。皇上圣谟广运，谅已计出万全，且知人善任，自有权衡。臣愚不无过虑，谨访舆论，冒昧密陈，不胜悚惧，伏乞圣明采择。谨奏。

32. 李星沅等奏广西各股头目姓名及堂名清单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朱批）

谨将广西各属探禀贼匪股数及贼目堂名，开单恭呈御览。

一、广义堂，贼首潘姓、陆姓，伙匪徐大、阮大，约共二三千

人，由上龙土司分窜。又龙州之罗回峒，另有贼目黄晚，股匪数百人。

一、义胜堂，贼匪数千人，由隆安县属分窜至镇安之向武镇、远吞等各处。该匪共分三股，又名得胜堂、洪胜堂，号称七八千人。

一、东兰州逸匪与永义堂广匪约共千人，由土田州窜至泗城之凌云县属，经兵壮剿捕，复窜凤山土司境内。

一、谢长腰四一股，伙匪千余人，由上林窜至定罗土司境内。现派兵壮追捕。

一、钦州之大寺墟、长滩、小董墟、良利墟，灵山之奔塘、崎灵墟等处，大股贼匪人数约有万余。屡据南宁府探报，将窜上思州、宣化县等处。已饬上紧严防。

一、新宁州之龙头墟，亦有另股贼匪，窜至州属之渡头墟及萧村等处。

一、贼首刘八等纠党千余人，由石城县属青平墟被击窜至博白县之大垌墟。该县获犯讯供，此股人数约有万余。现经饬带兵练，会同东省官兵堵剿。

一、怀集之桥头墟，有贼千余人，由开建县属分窜将至贺县铺门地方。现派兵练防守。

以上各股贼匪均据各属查探禀报，时有聚散出没，股数、人数约略相同，均经严饬地方文武会督兵练分别相机督办。其金田大股逆匪，现经会筹攻剿，续获胜仗，另行会折奏报。合并陈明。

朱批：览。

33. 谕李星沅等务当同心进剿不得诿卸失机

咸丰元年三月初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李、署广西巡抚周、广西提督向。咸丰元年三月初五日奉上谕：

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奏，贼势披猖，官兵不敷策遣一折。本日已谕令张亮基、乔用迁、骆秉章将前经调派官兵各一千名，饬令迅速前往；并令陆建瀛于安徽省再选精兵一千名，迅即派员管带，驰赴粤西；并令于盐关各处，再为筹饷数十万两听候调拨矣。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均经朕特简，授以重任，深资倚畀，添兵筹饷，无不立允所

请，毫无掣肘之处。况金田大股逆匪已经焚毁贼巢，连获胜仗，该大臣等剿办已属得手，正可乘机兜捕。即各属报有伙匪亦宜度地相机，分派员弁督剿，以期全境肃清。何以此次奏请特简总统将军来粤督办？无论命将远来，必致耽延时日，且兵将等一闻另有遣将之谕，势将纷纷观望，设有遗误，罪将谁归！朕于军旅之事，任人勿疑，前经迭次训勉，亦可见君臣一体之意。即诸臣意见偶有不同，无非因公起见。兵贵神速，间不容发，岂得遽思诿卸，坐失事机。李星沅、周天爵、向荣俱着严行申饬。该大臣等务当戮力同心，灭此丑类。各属地方贼情应如何调派将弁，统领分剿合击之处，朕亦不为遥制也。昨有人奏，贺县知县鹤年因兵民逃散，力不能支，以致自缢。龙州同知王淑元合家被害。武缘县知县邵坦吞金自尽。除查明业经赐恤外，其余各情仍着该大臣确切查明，奏请议恤。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34. 周天爵奏进剿获胜并陈宜用坐战之法折

咸丰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录副）

署理广西巡抚臣周天爵跪奏，为连获胜仗，急奖有功，通陈目前贼情形势，宜以静待动，以逸待劳，不可一误而致再误，用和军心，以固士气，恭折由驿驰奏事。

缘贼自焚牛排岭，突窜紫荆山，逾双髻而据东乡。东乡者即前明韩雍所称大藤峡之后门也。东西六七十里，复山重岭，右江环之，于西有径通罗渌峒，东跨东肥、花路，皆阴崖陡涧。由东而西跨横岭即开阳面三四十里，为一大战场，盖前明韩观、韩雍、王守仁鏖战之处也。旧垒土人尚能言之。水陆俱通省城，盖省南柳州、象州各大郡之门户，亦即通省安危之所系也。其前贼据大黄江，牛排岭，若将大藤峡之前门紫荆山扼以重兵，贼已饥馁，不过三月中即可成擒。其误失于兵力不足，团勇不能抵御。臣屡言先堵后战，而无如何也。前此之一误，俱源于此。

迨贼既据东乡、三里墟，粮食虽充，而水路为我先据。俾投诚之张钊，其头目九人，统领七百水勇，皆从前枭雄善斗之匪也，饬之防

江，而食盐、烟硝果不能入于山乡。现今贼苦无食盐洋烟甚矣。凡拿获二十余匪，讯供俱系偷买食盐之人，屡杀屡出，皆因无食盐洋烟之故，是贼之情见势窘，毕在于此无疑。现贼情十分焦灼，意在拼命速战，谋欲力攻黔兵大营，溃围北上。是以三月初二日，黔兵奋力鏖战，死伤最多。三月初八日，闻贼欲出一股攻旧县墟之江口，意欲夺渡而报贵县之仇，再迎凌十八、刘八两股万余之贼。是水路所关最重，而陆路兵将不善操舟，又不能舟中用炮，断难胜任。

臣与提臣向荣、镇臣秦定三熟商默筹，一面按兵不动，专委张钊与之力斗，知其长于水战，移船傍西岸隔一水之地，势险节短，贼必受创。至初十日巳时，闻炮声两时许，张钊果大胜，炮毙东岸贼，死者委积数十人，又有击粉碎者。登山望之，伏兵历历可指，其欲攻镇臣秦定三营者布满山谷矣。是贼欲一股南出，以偏师牵动大营，而乘虚北上也。乃揣贼必愈急窘，遂商之提臣向荣、镇臣秦定三、候补知府张敬修、刘继祖，多出兵勇，昼夜水陆梭巡。于深林涧谷江畔之地，多获奸细，皆买食盐洋烟者也。讯供，贼又欲扬声明攻旧县江口，而暗收勒马。遂札候补知府刘继祖，饬张钊等备之。故张钊以少船守勒马，而以多船藏于山腰，严阵以待。三月十七日，贼攻旧县墟，远作疑兵，而不即其地，乃暗攻勒马者果有四五百人，其预遣救应勒马之福勇三百尚未至。晨〔辰〕刻，闻炮声震撼者疾而多必我兵，炮响而迟者必贼也。未几，该候补知府刘继祖报来，贼果大败，伤毙二十余人，岸积累累，而我水勇受伤者仅一人，伤亦不重。遂〔远〕望贼多密伏山谷，盖虑捣其巢穴耳，而我各大营之兵勇，一概镇静。按张钊即大头羊、田芳即大鲤鱼与各头目九人皆盗贼之雄也，而一归心向善，戮力效命竟能如此。我皇上如天之覆，必不念其已往，相应请旨，可否赦其死罪，仍恳破格天恩，赏给六品顶戴，并请赏戴蓝翎，渠必更知感激。而右江渡口层多，可保无虞，况桀黠之徒，谁不愿生，自必于于而至矣。以靖反侧而安善良，则比之无首之后，夫天网四布，又将焉亡。

臣观现在贼情形势，惟韦正、洪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一洸、曾三秀头目数百人，而洪泉、冯云山为之最。洪泉，西洋人传天竺教者。其战始则寂寂，忽而少出，既而多出，又继而大至，每一败而两

胜，盖用孙膑三驷之法。洪非其姓，乃排辈也。冯云山颇识文义，用夷法以古兵法参之，凡遇神坛庙宇，无不立焚。此天竺教之罪，上通于天矣。其营皆散处，战亦散布，效宋人撒星阵之法，即败不至大创，皆狡黠猾贼之尤者。

此时兵力不足，则宜专理坐战之法，力有余则连营逼近，总以大围收成小围，步步逼紧，使之步步缩归，其至计要在驱诸罗渌峒聚而歼之，若猝然击之，纵获胜仗，必有窜逸。逆匪暗中最多，四面分窜，恐成流贼之势，是一战之功小，致贼四出之罪大也。譬鼠在瓮中，遽投以狸，鼠必飞窜而出，以情急故也。是故相观贼情，不在速战而在固守。况我兵受瘴者多，强之人不能堪。如此则致人而不致于人，以静待动，以逸待劳，军心和而士气固矣。

再，臣等接准钦差大臣李星沅函，张钊事，谓臣与提臣见知亲切，嘱臣等会奏。合并陈明。臣周天爵、臣向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奉朱批：另有旨❶。

35. 李星沅等奏广西各属拿获赖大等片

*咸丰元年四月初六日（录副）

臣李星沅、臣周天爵、臣向荣跪奏：

再，查东兰州属游匪窜扰，经该州曹燮培会营分遣兵壮团练，于二月十五、二十等日，在岳口村及玩石、那英等处，格杀枪毙贼匪九名，生擒梁二等四名，被贼拒毙壮丁张升等二名。二月二十八日，又会营督同那地土州等，带领兵壮土勇，在劳石峒、楞里村等处炮毙追杀贼匪二百余名，生擒贼目黄陆、贼伙黄亚胜等共十三名，并夺获贼旗一支，大小炮五杆、马十二匹、火药二担、铅子三篓，被贼拒毙壮勇叶亚六一名。又署宣化县知县李天钰会营带领兵壮绅团，于二月十七、二十六及三月初五等日，拿获首伙各犯赖大、何可元、李胜采等二十三名。又代理平南县知县周诚之督率兵壮绅团，拿获贼目周大顺等三名，匪党谢社胜、杜士佳等九名。又署苍梧县知县张凯嵩督饬团

❶ 旨见41件。

练差壮，陆续拿获盗匪邹洸诗等十八名。又柳城县属贼匪窜入那见村掳掠，经该村团练于二月初五日，格毙贼匪二十六名，生擒钟景唱等十九名，解县讯办，并夺获硝药、铅子、器械、旗帜等件。又宾州知州陶锡圭访闻首匪韦添芬及其伙党潜回，立即会营带领兵壮绅团驰往围捕，韦添芬弃马跳河，生员覃鸿保下河追拿，被犯拒伤，随经壮丁帮同将该犯韦添芬戮伤殒命，并将护身伙党八名杀毙。又横州与灵山县连界，现值广东提臣带兵剿匪，该署州黄辅相前赴赤水岭防堵，于三月初七、初九两日，拿获奸细杨春胜一名，匪犯邓又吉等八名，并起获铅弹。复于十二日，亲带练勇直出州界彰高村，会同堵剿，杀毙执旗贼一名，夺得大旗一杆，上书“广义堂借富济贫”七字。团长监生谢昌隆杀贼五名，力尽身亡。又割得贼匪首级四颗，生擒贼目赖明光一名。又养利州于二月二十九至三月初一等日，贼匪扑攻州城，该署州郁静涵会督营委各员及兵壮绅团，极力用枪炮火药抵御，先后轰毙贼匪共一百二十余名，夺获马二匹、器械三十多件、竹梯一百零四架。除批饬各属讯明各犯，分别惩办外，臣等仍饬确访兜拿，务期有犯必获，以靖地方，毋稍疏纵。谨会同两广督臣徐广缙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四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36. 李星沅等奏金田首领洪泉即洪秀全情由片

*咸丰元年四月初六日（录副）

臣李星沅、臣周天爵、臣向荣跪奏：

再，查各股盗匪，声息不尽相通，即与会匪亦每不相下，会匪则勾结煽惑，其党最坚。访闻金田匪首洪泉即洪秀全，乃传洋夷天竺教者。其抗拒官兵，初则寂无人声，既而少出，又既而大至，贼令极严，进退分合有步伍，且看清一步，方走进一步，甚有贼智，非奇兵不能破之。臣周天爵创为坐战，盖师背水阵之意。

所有水陆各要隘，现仍严饬兵壮，分段扼要防守。又凌十八一股亦系会匪，尤恐与金田逆匪窜合接应，并饬桂平、平南等处，厚集练勇，于紫荆山后路，一律上紧严防。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四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37. 李星沅等奏凌十八进攻郁林州城片

*咸丰元年四月初六日（录副）

臣李星沅、臣周天爵、臣向荣跪奏：

再，查贼匪刘八一股，先经窜踞博白县境，该绅团分路进攻，杀毙贼匪一百余名，旋复擒获贼目伙匪多名。又凌十八一股，亦经博白县调集练勇，歼毙贼匪一百余人，贼即窜往陆川，业经附片奏明在案。兹据署陆川县知县张琳先后禀称：凌十八股匪潜薄城下分攻，即经该县亲带壮练，连放枪炮，轰毙匪徒七十余人，贼始由县东米场逃走。而刘八股匪复自鸦山墟欲来陆川抢掠，当即飞调各堡团练驰往防堵。旋接探报，贼匪于三月初九日，窜至离城四十余里之乌石墟屯聚，匪数盈万，势甚披猖等情。

又，贼匪凌十八因被陆川击退，窜扰郁林州城。该州顾谐庚正在博白督剿，兴业县知县张晋圭立即密派武监生梁宗昌、生员梁拱宸、童生梁景勋等分带练勇进攻。三月初八日，贼匪来至西望桥，该县即督率头敌迎击，施放大炮，轰毙贼匪数十人。贼复大队拥来，该县督催奋勇进攻，复毙贼匪二十余人。因左右两路壮勇抵敌不住，生员梁拱宸、童生梁景勋同时阵亡。贼复围近州城，幸城中兵壮枪炮齐发，轰毙贼匪百余人，贼匪始退。查点阵亡壮勇三十二名，受伤八名。初九日，郁林州知州顾谐庚，已由博白赶回，设法剿办等情。

当经臣等飞调云南临元镇李能臣、曲寻协副将王锦绣带领滇兵二千名，并饬署贵县知县张汝瀛赶募练勇二千名，及博白、北流等县厚集团练添雇壮勇，星夜兼程驰往，酌量缓急情形，会同州县文武合力分投攻剿，以资捍卫。谨会同两广督臣徐广缙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38. 李星沅等奏进剿凌十八获胜折

咸丰元年四月初七日（录副）

臣李星沅、臣周天爵，臣向荣跪奏，为滇兵进剿郁林州会匪凌十八，连获胜仗，已挫贼锋，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另股会匪凌十八等窜至郁林州，攻围州城，经臣等调派云南

临元镇总兵李能臣、曲寻协副将王锦绣，统带滇兵二千名，署贵县知县张汝瀛募带练勇二千名，并饬署臬司杨彤如由浔州府带兵一百五十名、壮勇四百名，俱驰赴郁林州会督剿办，业经奏报在案。

连日接据署臬司杨彤如、临元镇总兵李能臣等禀称：会督兵勇于三月二十二日，偕抵郁林州近城之福绵墟驻扎，查看地势并探访贼情，惟郁林州城西南两门外，贼匪屯聚众多，匪首凌十八及陈十六、赖八皆高州、钦州人，与本地土匪梁二十、梁十八等勾结，合党约五六千人，围困州城。凌十八等屯聚西门外文昌阁一带，陈十六等亦分屯南门各处。连日据滇兵拿获贼探奸细张十一，郁林团练壮勇拿获匪犯胡八、陈二、陈四，提标署守备秦如虎拿获贼探奸细卢亚溃等五名。并据供称，凌十八等闻有官兵来到，欲由北流窜往贵县，转赴武宣，会合韦正等入伙。余供与探报情形相同。当将该犯等即于军前正法。该镇等会督兵勇，于三月二十四日拔营，进至离州城十五里之浮岭墟安营扎驻。二十五日卯刻，该镇会督文武，齐集兵勇，商定该镇李能臣亲督滇兵八百名，直攻西门外文昌阁一带贼匪。饬郁林州知州顾谐庚带所雇博自壮丁四百余名，及按经历郑泉带东勇一百名，州同郑延禧、巡检吴虎林督同东省绅士何步丹等带虎勇一百名，均随同接应。又派曲寻副将王锦绣督率滇兵五百名，专攻南门外贼匪。饬绅士杨家杰带博白壮丁六百名，随同接应。又派署贵县张汝瀛督同委员绅士带练勇二千名，分作三队，绕赴东北两门外，抄攻贼后。该署臬司杨彤如督同兴业县知县张晋圭、提署守备秦如虎等率带兵勇，亲督后镇，查看打仗情形，随时策应。是日巳刻，副将王锦绣一路兵勇行近南门外三四里，即遇匪众来迎，各将弁督同兵壮，连放枪炮，轰毙贼匪百余人，该匪退缩，各将弁及绅士职员杨家杰督率兵勇奋力直前，又击毙贼匪二百余人，割取首级二十八颗，耳记二十七枚，生擒贼匪十五名，夺获大炮，药铅、器械无数，贼始退入巢穴困守。兵勇见其炮眼环列，不敢遽进。该副将将兵收回，查点阵亡兵丁一人，受伤二人。李镇督率兵勇，直攻至相近西门外二里许，匪众分数股迎敌，并松林内俱有埋伏，潜出窥探，滇兵燃放大炮三四次，轰毙贼匪数十名，贼匪分头拥出，兵勇分队攻入，又击毙贼匪百余名，贼匪退缩。滇兵直攻至近城桥边，见各处松林俱有贼匪，滇兵即放大炮轰击，该

匪不敢拥出。该镇恐中埋伏，饬令滇兵扎驻，以连环枪炮轰击，间发火箭，该匪拚命拒敌，致阵亡虎勇一名，其余壮勇亦各溃散。该镇复亲督滇兵迎上，时已酉刻，未敢攻入，即将兵壮缓缓收回，查点兵壮无甚伤亡，仅有二名尚未回营。该署司杨彤如亲自督阵，在附近高岭亲见打仗情形。大概会匪不比盗匪，一经击败，即纷纷逃散，而会匪则拼命相拒，与金田会匪相同。各处壮练遇此狠战，亦多溃散。惟李镇督带滇兵，纪律齐整，始终无懈。王副将所带弁兵，尤为奋勇，所以大获全胜。因次日阴雨，暂息一日。二十七日卯刻，该镇李能臣、署臬司杨彤如，复会督文武，带领兵勇，分三股进攻。因探得该匪分伏附近各村内，当饬兵勇一路搜捕，步步逼近。该匪伏闻枪炮，不出拒敌。兵勇奋勇攻击，约两时许，该匪忽分十余股扑出，该镇等即将兵勇亦分十余股攻入。该匪拼命拒敌，兵勇奋力攻击，枪炮齐放，自午至酉，击毙贼匪数百名。郁林州知州顾谐庚亲督练丁生擒黄三、黄八二名，该匪败回巢穴固守。该镇等因天色已晚，将兵勇分起缓缓撤回。二十九日，该镇等复会商，派滇兵、提标兵、郁林兵并郁林州顾谐庚所雇义勇及按经历郑泉东勇，分为六队，相继左右而进，并攻西门之南路文昌阁一带贼匪。派署贵县张汝瀛、兴业县张晋圭督同训导朱允恬等，带领团练，由西门之西路西望桥抄入。派绅士杨家杰带博自壮勇，绕攻东门。该镇与署臬司杨彤如亲自督阵，带去开山大炮二位，并派州同郑延禧、巡检吴虎林，带领虎勇会同滇兵为后路接应。卯刻，分起前进，约近贼巢，兵壮左右分队，先将附近各村搜捕。该匪即分党于文昌阁旁大树下设立炮位，聚匪五六百人拒敌。至午刻，该匪分出四股，每股各一二百人，一抄东勇义勇，一抄滇兵右队，一抄滇兵左队，一抄郁林兵壮，并于中路田内冲出一股，约二三百人，蜂拥而来。该镇即亲燃开山大炮，轰毙贼匪多名，该匪退回屯聚田塍。移时，该匪五股齐出，势甚凶猛，郁林客勇即开炮轰击。该匪复分股抄兵勇后，提标署守备秦如虎遥见，即带提标兵一百五十名，直抄贼尾，施放抬炮，连毙数匪。贼势退却，继复拥扑。该署备即策马督兵冲入贼队，州同郑延禧、巡检吴虎林督带虎勇并滇兵相继冲击，左右夹攻，杀毙贼匪多名。该匪败退，署守备秦如虎匹马追入，连砍数贼，被匪用竹枪戳伤胸膛并鸟枪打伤右腿。该署备负痛力追，复杀

数贼，旋经兵勇赶至，将此股贼匪尽行杀毙。该署备犹欲另追他股贼匪，因怒血奔心，头晕坠马，吐血数口，不能言语，经兵丁救醒，抬回大营，用药灌治始愈。兵丁受伤三人。其另股贼匪用藤牌遮护，两面冲来，滇兵施放抬炮，打毙贼匪三四十人。该匪仍步步逼近，郁林州顾谐庚督率义勇，按经历郑泉督率东勇，上前攻击，连砍数贼。该匪暂退，旋复扑至，经滇兵开放连环枪炮，击毙数十名。东勇义勇滚舞藤牌，冲入贼队，与滇兵共砍毙贼首数十名。维时见队内坐轿一贼，年近七旬，头戴方巾，手执拂尘，指挥众贼，被东勇赶上，杀散轿夫，立时砍毙，割取首级。该匪溃散奔逃，兵勇奋力追至桥边。该匪架炮极力堵御，该镇等将兵勇徐徐退回。署贵县张汝瀛、兴业县张晋圭督同训导朱允恬、吴裕绅等，带领团练，自西路分五队，由长淇村夹攻，击毙数匪，夺获子母炮二口，斩获首级三颗。绅士杨家杰带领博白壮勇，绕攻东门，击毙贼匪七八十名，均获胜仗。其东勇杀毙之坐轿贼匪，当提前获贼匪指认，据供，该匪系博白王晚，一名索伦晚，为贼营军师，群贼听其指挥等语。现在该镇等会商机宜，赶紧乘胜进剿等情，禀报前来。

臣等当以官兵既连获胜仗，贼锋已挫，惟不能直逼巢穴者，因贼于占据民房周围，俱挖炮眼，官兵不敢近击之故。此后机宜，非火攻不可，业已函至李镇，相时为之。据称：署守备秦如虎骁锐善战，忠勇之气，郁郁勃勃，的是出众之才，相应请旨赏戴花翎，即以都司升用。至东勇砍杀王晚，俟臣查明再行奖励。

所有三次接仗连获胜仗缘由，谨会同两广总督臣徐广缙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39. 李星沅等奏进剿大胜堂获胜折

咸丰元年四月初七日（录副）

臣李星沅、臣周天爵、臣向荣跪奏，为进剿大胜堂贼匪连获胜仗，歼擒首匪殆尽，吁恳天恩奖励有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广西左、右江一带，盗贼充斥。有大胜堂贼匪潘大等，于思恩、南、太交界地方出没窜扰，迭经严饬该文武会督剿捕。兹据百色厅孙蒙、隆安县李葆初先后禀报：三月初二日，该匪率领伙众，由果

化窜至土上林墟，经该厅会同卸护云南武定营参将都司李廷楷、署守备杨致英、代理奉议州易见心，带领兵丁及谢锡祥新投诚之壮勇，分投剿捕。该匪恃众扑拒，兵壮枪炮兼施，杀毙贼匪二百余名，生擒三十七名。并据壮勇谢锡祥、姚有高、陈鹏时等斩获著名匪首苏晚、潘六等首级五颗，夺获大炮一口、藤牌刀杆多件，贼匪败退。初三日，该厅等复率兵壮进攻，该匪舍命拒敌，自辰至酉，鏖战六时，杀毙贼匪三百余名，生擒九名，夺获小炮数口、马二匹、刀杆数十件。该匪退踞土上林墟。因贼匪众多凶悍，致伤兵壮七名。初四、五、六连日阴雨，未能进攻，用炮轰毙河边瞭望挑水贼匪二十余名。初七日，天气晴霁，各路兵勇分投进剿。该都司李廷楷、该州易见心带领兵丁并壮勇谢锡祥等，由河边沙路前进。卸天保县知县刘伯埙，密令张国梁等于坡脚石路前进。署守备杨致英，署千总戴玉魁、钟振扬，把总李文瀚，外委杨燕、黄建廷等，率领兵丁及百色瑶勇王卜同等，由墟后田洞前进。该厅孙蒙由达濑大路督率催僭〔趱〕。该匪分股四出拒敌，各兵勇枪炮齐施，刀矛并举，轰毙贼匪一百十余名，生擒数名。初八日，复会齐攻剿，用火筒竹铳烧毙该匪左右先锋二名，杀毙贼匪数十名，又用炮轰毙贼匪二百余名，夺获刀械无算，并杀毙手带金镯腰系五色绸带巨匪一名。据张国梁、谢锡祥等查系首匪潘大。余匪连夜奔窜。十一日，余匪数百人逃至山心，因该处有把总脱方庆带领兵壮驻扎堵截，该匪遂纷纷凫水过河。适外委梁兆清同张国梁带领兵壮跟踪追至，该匪力奔上岸迎敌。当经张国梁点放五百斤铜炮，轰毙贼匪二十余名，受伤落水者不计其数，该匪仍用藤牌挡护拥前拒敌。因把总脱方庆带兵乘船追至，团长拔贡生陆鹏泰，生员梁位兴、陆元章，民人成允昭等带领团练前来接应，该匪三面受敌，遂向前奔窜。兵壮团练合力尾追至果化土州陇督村地方，天将傍晚，该处有代理果化土州赵秉仪并其弟赵秉恭督带陇督峒民千余，在山坡堵截，该匪不能前进，又不能退后，遂铤而走险，四面冲突。经张国梁、赵秉恭分带兵壮团练，奋勇夹攻，杀毙贼匪五百余名，夺获大炮十尊，子母炮六口、藤牌长针多件，馀匪窜逸无多。现在分投搜捕，于附近各山峒搜集伙匪黄汶等六名。并声明此次连获胜仗，张国梁、谢锡祥、赵秉恭尤为出力等情。

臣等查张国梁即张家祥，谢锡祥即谢长腰四，原系盗犯，乃一经悔罪投诚，随同官兵剿捕贼匪，即能将大胜堂贼匪歼除，实属奋勇可嘉。除批饬署南宁知府邹峄杰查明歼毙首逆是否实系潘大，另行核办外，合无仰恳天恩，宽宥张国梁、谢锡祥等应得之罪，仍恳格外天恩，将张国梁以千总补用，赏戴蓝翎；谢锡祥、赵秉恭均请六品顶戴。且张国梁等罪固难容，才亦可用，自必激发天良，愈知奋勇，不但如〔于〕此时军务大有裨益，将来肃清江面亦非此等人不可。

除仍饬该文武严密搜捕，务将逃散余匪全获究办，以绝根株外，所有歼除大胜堂贼匪缘由，谨会同两广督臣徐广缙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40. 李星沅奏驰抵武宣会筹剿办情形折

咸丰元年四月初七日（录副）

臣李星沅跪奏，为驰抵武宣察看情形，会筹剿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武宣东乡逆匪，经官兵连次接仗，尚未得手，业将臣移营会办情形，恭折具奏在案。兹于初一日由柳州府起程，初三日行次象州，接见该署州知州彭作檀。据称：三月二十三日，有贼匪数百人窜入古董、古蓬地方，经官兵壮练合力堵御，仍即退回东乡等语。查该匪踪迹靡常，现虽退入东乡，难保不再图他窜，复饬署贵州古州镇总兵李瑞等加意严防，不得稍存疏懈。其武宣东乡大股逆匪，现踞三里墟，防剿极为吃紧。臣即于四月初四日，驰抵武宣，面晤抚臣周天爵、提臣向荣，同心协力，商量剿堵，不敢稍存推诿；并激励各营将弁及在事文武，奋勇上前，相机兜剿，以期迅扫贼氛，上纾宸廑。

再，臣等奉谕，饬办广西省舆地全图并贼匪窜踞之处，容与抚臣周天爵确切查明，逐一绘图贴说，恭呈御览。谨缮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41. 谕李星沅等相机筹办严防突围奔逸

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李、总督衔专办军务周、暂署广西巡抚

劳、提督向。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奉上谕：

周天爵奏，急奖有功，并陈目前贼情各折片、清单，披览均悉。所有遵保出力文武官绅已分别明降谕旨矣。据奏，贼据东乡、三里墟，食盐、烟硝断绝，势不能不出而速战，以图溃围北上，其窘迫情状如见肺肝。现因兵力不敷，力持固守之说，徐图连营逼进，将各股贼匪驱入罗渌峒，然后聚而歼之。周天爵亲历行间，所见自有把握。惟贼情狡狯，务当严饬我兵防堵周匝。设百密而一疏，致令突围窜逸，与凌十八、刘八合谋，则剿捕更为棘手矣。

张钊投诚立功，现已俯准所请，给与优赏。此辈性情不定，设有游移反复，关系匪轻。该大臣等先当示之以诚，令无疑惧，使胁从之众悔罪来归，亦以贼制贼之一法。至田芳投诚之后有无立功之处，其余头目能否同心效命，均着确查，随时奏闻。所请调取遣军流犯协剿一节，向来办理军务兼用遣勇，亦取其剽悍性成于冲锋破阵，可期得力，但须善为驾驭，勿令别滋事端。其周涛、韦允升二人，既据力为申辩，谅能用其所长，军旅之事亦难尽选全材也。至所保绅民单内各职员，究系何官何职，且有未声明籍贯者，著查明具奏。

前次贺县剿匪遇伏之后，贼势如何，是否再有接仗，现在邻省会筹协剿情形如何，着一并复奏，以慰廑注。

贼首韦正、洪泉、冯云山、杨秀清、胡一洸、曾三秀等既访得确实，知其习教伎俩，即当设法悬赏购线，使贼党自猜，攻剿更易得手。该大臣等总宜相机筹办，毋令日久勾结，再致蔓延为要。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42. 李星沅等奏凌十八等转移郁林州城解围折

咸丰元年四月十一日（录副）

臣李星沅、臣周天爵、臣劳崇光、臣向荣跪奏，为郁林州会匪迭被官兵击败，势已穷蹙，黑夜冒雨潜逃，外围已解，仍饬跟踪追剿，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会匪凌十八等由陆川窜赴郁林围攻州城，经臣等饬派署臬司杨彤如，会同云南临元镇李能臣等，督兵进剿，连获胜仗，歼擒甚

多，业经由驿奏报在案。

兹据署臬司杨彤如等先后禀报，初一日大雨如注，未能进兵。初二日巳刻，会督兵壮仍由西门南路排列分进，至离城均二里许扎驻队伍，以兵壮数十名分投引贼。讵该匪施放枪炮，负固相持，直至三时之久，坚不出巢。该署司等因恐误蹈奸谋，未敢轻率直入，仍将兵勇撤回。因思州城被困日久，恐城内米粮缺乏，关系匪轻，当复传集兵壮练勇，以连日迭获胜仗，分别等第酌给犒赏，并谕以后有能认领头队先入贼巢者赏银一千两，以次递进；及拿获首要各犯者分别酌赏。各兵壮练勇鼓舞奋兴，纷纷认领头二三敌。又饬该州顾谐庚预备米粮数百石，督饬壮勇头目杨家杰等带壮千余名绕赴东路，一俟西门剿办得手，即攻东路贼巢，堵截贼踪，暗将米粮运送入城。分派已定，即于初三日巳刻，该镇李能臣亲督兵勇由西门列队前进，逼近贼巢，复以兵壮各数十名引贼出战。该匪仍前，放炮不出。当以后队兵勇防贼抄尾，余皆队队逼近。该匪连放大炮，即由巢内拥出约六七百人，兵壮奋勇直前，贼势慌乱，兵壮见贼胆已怯，逼近贼巢。正欲分投扑杀，忽狂风暴雨势若倾盆，火药尽湿，且田塍水满，立脚不住，当以前三队驻扎，徐徐撤回。该匪不敢来追，兵壮一无损失。并据顾谐庚禀报，东路贼匪经杨家杰等带壮勇直入，贼即退回东墟，壮勇追至墟边，亦因风雨大作，旋即退回。米粮虽未运入，亦无遗失。该壮勇杨家杰等因所备米石未能运送入城，即于初四日午刻率带壮丁，驰近贼巢，放炮攻击，该匪仍负隅不出。旋见各壮紧紧逼入，突出匪徒数百，直向壮丁扑来。经杨家杰等即开炮烘击，毙匪数人，匪仍拚命拒敌。直至申刻，炮声未歇。西门外会匪因田塍积水过深，逆知官兵不能进剿，遂偕伙移赴东门助战。杨家杰等犹复督勇攻击，旋见炮火愈多，天已将黑，且战且退，查验各壮仅有数人身受微伤。该镇李能臣先在大营闻有炮声，即派镇兵由西门夹击，该州顾谐庚亦率壮勇张亚珍等驰往应援。匪等因见兵壮势大，旋即退入巢穴，死守不出。李镇等遂将兵勇撤回。是晚，大雨如注，终宵未息。该匪即已分股冒雨由东南两路潜逃，天明时窜至离城十里之头塘地方。该署司闻报，即派官兵壮练跟踪追击，歼毙后队贼匪甚多，并夺获贼炮铅子多件。查头塘地方切近陆川，已饬该县及博自县会营一体实力堵截等情禀报

前来。

臣等查该匪等自二月二十八日由陆川窜入该州交界之分界墟，肆行滋扰，旋于三月初八日逼近州城，四面围攻，已及二十余日。虽城垣幸获安全，而城外居民已被蹂躏不堪，即城内绅商士庶，随同官兵登陴固守，亦已膏竭力疲。现饬确切查明，分别抚恤，并饬将此次出力官弁各壮及绅士商民等确查具报，奏请思施；一面会督在事文武，务将溃败余匪赶紧歼除净尽，以冀上舒宸廑。

所有贼匪冒雨潜逃，州围已解缘由，谨会同两广总督臣徐广缙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43. 李星沅奏病势增剧钦差大臣关防交周天爵护理折

咸丰元年四月十一日（录副）

臣李星沅跪奏，为移驻武宣，疾势增剧，谨将钦差大臣关防即日面交抚臣周天爵监护，以昭慎重，恭折沥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月初四日力疾驰抵武宣会商军事，并将臣致病之由附片奏明在案。伏思臣一介书生，过蒙大恩，渥膺重寄。自上年十二月赴柳州筹剿，殚竭血诚，今已数月，贼众犹炽。金田巨匪溃出武宣东乡，复经抚臣周天爵、提臣向荣迭次进攻，未操全胜，而南、太、浔、郁等处群盗蚁聚，势难迅扫。臣忧心如焚，诚恐大局糜烂莫收，已据实胪列入告，仰蒙皇上轸念边彻元元涂炭，洞知粤地贼众我寡，特简重臣，督师楚粤之交，以壮声威而破贼胆。复谆谕臣等齐心一力，迅速蕆事。臣且感且愤，不遑寝食，决计亲往行营，拊循将士，以期一举扑灭。正在部署，向疾复作。

上月二十六日，晨起执笔，头目晕掉，汗出不已，亟进养心理脾之剂，数日稍见轻减。臣辄星夜驰往，舟行触冒雾露，心气既亏兼感瘴疠，四肢委顿不举，疾势日甚。既抵武宣，抚臣周天爵、提臣向荣皆来就商军务，且视臣疾。臣以为诸军既已坚守，若能调和将士，乘间及早破贼，则臣病自愈矣。在事文武日来进谒，而臣偃卧在床，精神渐觉惝恍，殊难支撑。伏惟军事重大，万不敢因疾置身事外，亦未便乞假迁延，致诸军闻而懈驰。

惟所畀钦差大臣关防，系出特旨，所关甚巨，欲卧而护之，则病

中恐有疏虞，若径行交出，迹似推却。再四熟思，惟有将关防暂交抚臣行营，遇有调拨，即由抚臣监用，既足以昭慎重，于军事亦不致旷误。臣上紧医治，一有起色，即躬往按行营垒，倘竟弥留，则臣虽竭力尽瘁，陨首瘴乡，不足塞责矣。北望宸极，伏枕涕零，不知所云。伏乞圣慈矜鉴。臣谨奏。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❶。钦此。

44. 乌兰泰奏驰抵武宣办理军务折

咸丰元年四月十四日（朱折）

广州满洲副都统奴才乌兰泰跪奏，为奴才驰抵武宣军营，并现在办理情形，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三月初八日接奉谕旨，派赴广西帮办军务，遵将带官兵、器械，并起程日期，会同将军穆特恩、督臣徐广缙奏报在案。即于三月十二日，带同官兵由广州起程，赶紧西进，惟逆流而上，船行涩滞，梧州以西河内滩石过多，夜间难行，至四月初三日始抵武宣军营。一路访询贼情，其土匪有十余大股，小股忽聚忽散，不计其数。然皆乌合之众，劫掠为能，往往兵到则窜，兵退复出。其凌十八会匪一股亦类土匪。惟武宣东乡会匪谋为不轨，已立有伪王、伪官名目，留发易服，众至万余，凶勇鬼蜮，是此股贼匪实为广西腹心之患。若将此股即时歼除，其各股土匪不难分投剿洗，次第扑灭。然奴才面晤署抚臣周天爵、提臣向荣，均言现在兵力尚单，会匪狡猾，人既凶勇死斗，且又伎俩诡谲。前此三次接仗，俱未大胜，再战无益，只可相持严堵，以待续调之兵，再为酌量进剿。奴才甫到军营，一切情形尚未深悉，且自带兵少，未便轻议。

查武宣东乡地势，四围皆山，西临右江，中间平阳不过五六十里，间有小山重陵，其内大小村墟共有六十余处。东乡一带均被贼匪占踞，四面隘口，早经署抚臣周天爵、提臣向荣分拨兵勇扼要堵截，俟兵力稍齐，即可各路进剿。

其钦差大臣李星沅于四月初四日移抵武宣时，病势已重，奴才亲

❶ 旨见47、48件

往看视，不能言及军务矣。

现在续调之兵，尚无入境之信。伏思兵无定形，此间如有可乘之机，奴才等即当公共筹酌，计画万全，以期迅速扫荡，上纾宸廑。

所有奴才驰抵武宣军营及现在办理情形，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

再，拜发此折系用广西巡抚关防，合并陈明。谨奏。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1] 钦此。

45. 周天爵等奏镇将失机误事并自请治罪折

咸丰元年四月十九日（录副）

总督衔专办军务臣周天爵、广州满洲副都统臣乌兰泰、广西提督臣向荣跪奏，为不受节制，怯懦逗遛，既不严堵，又不力追，屡令不前，致贼窜逸，请将镇将治罪，并臣周天爵，臣向荣不能使将士知畏，驱之尽力，一并请旨严加议处，恭折由驿驰奏事。

窃自二月十七日开仗起，至三月初二等日进兵，虽皆相持，而实无一胜。三月二十六日，进师游移，又见阵而雨，以此未奏。臣等亲见每战损灭，兵力实单，拟俟生力兵到再行进逼。三月十七日，因贵州镇总兵秦定三列营在北，随嘱进营大林，以堵贼北窜象州之路。而秦定三力任加意防堵，不肯移营。自二月至三月，贼屡瞰大小林之路，亦屡被擒获。于四月初十前后，连日大雨，臣周天爵前遣人密入贼营探其消息，得贼诡秘情状，密写字条送来，内开：十五日探得贼情，此数日贼必北走。东岭贼由落梅走，东乡贼韦正由大蓑走，同过大林、小林趋象州之庙旺。贼妇日夜作干粮，其米谷现屯村头村、莫村、下六库三处，多往霞山等处捉人作担夫抬炮械。臣周天爵即将此条飞送秦定三，令即派兵于小林、大林倍加防堵。秦定三自夕达旦，未发一兵。十六日早，臣周天爵、臣乌兰泰同至提营，与臣向荣面商如何冲击，如何截杀，随据探报回禀：夜间望见大林一带灯火，贼已窜去两起，有两千余人。臣等即派三股练勇及贵州兵二千五百余名扎驻大林，力截北窜之路。

[1] 旨见49件。

秦定三不但夜间不拨兵接应东勇堵截大林，至辰时尚未出兵追剿。臣周天爵速到黔营，秦定三始带兵一千北追。又嘱贵州平远协副将周凤岐再出兵五百名，接应东勇。周凤岐固执不肯，臣等虑其玩忽，随饬左江镇标都司常启云督之前进。令参将胡俸伸、游击赵荣升扎营二塘，以堵未至之贼。乃贼见二塘有兵，遂由小林、大蓑一路分窜，臣向荣当即拔营，连夜进追。臣乌兰泰亦即带兵二百名，赴庙旺拦头。

随据探报回禀：十六日申刻，臣等先遣之刘季三等三股练勇至官桥塘，已与贼接仗，贼无心恋战，舍去大炮两位，当即追杀。而秦定三带兵与贵县勇、桂林马平兵勇共三千余人悉至，踊跃轰击，正可分股击其中腰之辎重、妇女，孰意战方得手，秦定三因兵饥渴，遂带兵不追而回，大众亦随之南走。臣等闻之不胜骇异，当即严饬，丑时始行离营再追。张敬修在大林盼救兵不到，至晚亦退回大营，半夜时复带东勇追贼，至官桥塘接仗，而贼已全至庙旺矣。此十六至十八三日之情形也。

似此军务如许重事，臣等频嘱频玩，而秦定三既不防堵横拦，又不奋勇尾击，更行退回，既而饬去再追仍复逗遛，是黔营一味恣意怯战逗遛。周凤岐不急并力堵御，致贼两夜一日全行窜出。而都司常启云不听将令，一味阿附秦定三，一同退回，代为遮饰，亦属不堪。臣等催追催战，皆有咨札可稽，相应请旨将秦定三、周凤岐先行治罪，常启云革职拿问。楚兵时历三日并无一战，亦属玩视已极。湖南靖州协副将博春、湖南永绥协副将和春，亦请旨革职，仍留军营效力赎罪。再，臣乌兰泰甫到未久，所有督兵无能，不能使将士知畏，并心一力；又，不早陈李星沅视事太轻、调兵太少之过，皆由臣周天爵、臣向荣二人之咎，即请交部严加议处，并不得置身事外，仍在军营效力。

所有懦将误事始末，及臣周天爵照顾粮台，居中策应，至十九日始克启行缘由，合并陈明。谨会同两广总督臣徐广缙据实参奏，臣等无任悚惶恐惧之至，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五月初二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

❶ 旨见53、54件。

46. 周天爵奏请将释放冯云山之官员革职拿问折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录副）

总督衔专办广西军务臣周天爵跪奏，为特参纵逆酿祸之府县巡检幕友，请旨分别革职拿问，以凭严审治罪，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驻武宣剿办会匪，据住居桂平县之武宣县生员王作新赴臣行营呈告：会匪冯云山、洪全、曾玉珍、卢六等结盟拜会，于道光二十七年内，经该生拿获冯云山、卢六并会薄呈解江口司巡检，解县讯办，卢六押毙，曾玉珍恃财重贿江口司巡检，同绅耆捏词，衙役舞弊，释放冯云山。冯云山赴县府诬告该生等情。

当经臣飞札调取原案卷宗，逐细查阅。缘冯云山系广东花县人，于道光二十四年来广西桂平县，住县民卢六家。二十五年，在卢六家教读。二十六、二十七两年，在曾玉珍家教读。二十七年十一月内，生员王作新等以冯云山在曾玉珍家教习妖法，煽惑乡民，拜会结党，打毁社坛神像，协同保甲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将冯云山拿获，交保正曾祖光送官。冯云山伙党曾亚孙等将冯云山抢去。该生王作新等即以前情赴江口司巡检衙门呈告，并呈缴会簿。即据冯云山以王作新等索诈捏陷等情呈辩。该生王作新等复赴县呈告。该县王烈以该生等捏饰大题架控，批候提讯办理。旋经江口司巡检王基差传冯云山、卢六二名到案解县。该县王烈讯供押候，卢六在押病故。该县王烈卸事，接署县贾柱到任，冯云山又以王作新等架捏诬控等情，赴浔州府呈告。该府顾元凯批解讯究。嗣经该县贾柱提讯冯云山，据供并无为匪不法情事，将冯云山递回原籍广东花县管束在案。核与该生王作新现呈情节，稍有不符。

臣查浔州知府顾元凯、桂平县知县王烈，身任地方，除匪安良，责无旁贷，乃于该匪冯云山在卢六、曾玉珍等家结盟拜会，距城数十里，事经数年，毫无觉察。迨至该生王作新等呈告，何难赴乡亲查，有无打毁社坛神像，且妖书所载耶苏系西洋邪神，该逆等崇奉之，其为邪匪毫无疑矣。况冯云山采录经训，文饰逆谋，即其所引，已可概见。何乃府县木偶，皂白不分，至于如此。是无论其愦愦，即其幕友所拟之批，亦可谓无人心矣。

查粤西一省，吏治废弛，希见罕闻，至此已极，所以冯云山包藏祸心，毫无忌惮，复潜来广西，煽惑乡愚。一朝为逆败露，潜伏不知实有几何，百姓遭其荼毒，兵饷因之劳糜，是该府县之纵逆酿祸，殃民误国，实属罪无可辞。至江口司巡检王基，有缉捕之责，冯云山等结盟拜会，该巡检慢不查察，迨人控告到案，又不根究，如果复受曾玉珍财贿，捏词嘱释冯云山，更属不法已极，亟应一并审明治罪，未便稍事轻纵。除桂平县知县贾柱业已病故，应毋庸议外，桂平县知县王烈，现在丁忧在省，江口司巡检王基，现已调补广东省巡检，至浔州府知府顾元凯，因公事废弛，业经前钦差大臣李星沅会折奏参，革职永不叙用在案。相应请旨，将桂平县丁忧知县王烈、江口司调补广东省巡检王基，一并革职拿问，参革浔州府知府顾元凯，一并拿问，以凭提同府县幕友人等，严审确情，照例治罪，以昭炯戒。

除飞咨广东抚臣将王基拿解广西审办外，谨会同两广总督臣徐广缙、暂署广西巡抚劳崇光，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训。谨奏。

咸丰元年五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47. 谕赛尚阿驰赴广西接办钦差大臣事务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据李星沅奏病势增剧一折，已明降谕旨，饬令回籍养病。赛尚阿驰赴广西即接办钦差大臣事务。其前令李星沅会办湖南防堵可不必传知矣。又据奏郁林州贼匪潜逃，州围已解一折，并谕旨字寄均著钞给赛尚阿阅看。仍著即速行知邹鸣鹤一体遵照。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48. 赛尚阿未到广西前周天爵等仍着办理军务谕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

❶ 旨见56件。

前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督带官兵前往湖南防堵，原因李星沅等奏恳专派总统，期于事权归一。本月初旬，赛尚阿起程以前，即经密交谕旨，令即驰赴广西军营接办事务，并令传知李星沅驰向湖南，会办防堵事宜。本日据李星沅奏称，移驻武宣，旧疾增剧，现在上紧医治，已将钦差大臣关防暂交周天爵等语。赛尚阿现已在途，著即驰赴广西接办钦差大臣事务。并传知邹鸣鹤兼程前赴巡抚新任。李星沅着即回籍养病，毋庸留驻军营。所有前颁给李星沅钦差大臣关防，著 暂交周天爵收存，俟赛尚阿到日即由驿递缴还。周天爵于赛尚阿未到以前，通省军务仍著会同暂署巡抚劳崇光、提督向荣悉心筹画，相机妥办，勿稍延误。其湖南防堵事宜，骆秉章、余万清现在督办，毋得稍有疏懈。钦此。

49. 谕周天爵等设侦选锋严防突围转移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总督衔专办军务暂署钦差大臣周、暂署广西巡抚劳、广西提督向、帮办军务广州副都统乌。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奉上谕：

周天爵等奏东乡贼情，乌兰泰奏驰抵军营及办理情形各折片，览奏均悉。现在李星沅病故，著周天爵暂署钦差大臣，即用广西巡抚印信，其钦差大臣关防，仍遵前旨收存，俟赛尚阿到军营后由驿缴回。

该匪以东乡为渊薮，东岭三里墟为门户，经周天爵等督饬各营兵丁练勇将四面隘口扼要堵截，分番巡缉，并派候补知府刘继祖于江路各渡口统领水勇等昼夜梭巡，迭次拿获大小头目。又获戕官之大头目伪右先锋汤亚才，讯供正法。贼情窘迫，计可聚族而歼。周天爵殚竭血诚，向荣奋勇出众，乌兰泰初抵军营，正可会商剿办。此时自以设侦选锋，严防贼匪窜逸为要。贼所必经之水陆各路，务其设法断其盐米接济，俾食用无资，进攻更易得力。兵贵神速，亦应持重。如兵力不敷，断不可深入重地，致堕奸计。周天爵等身历戎行，相机筹办，自必计出万全也。

劳崇光暂署巡抚著仍用藩司印信。赛尚阿未到以前，所有陈奏事件，著周天爵会同劳崇光、向荣、乌兰泰连衔具奏，以归画一。将此

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50. 乌兰泰奏象州中坪等地被占并自请治罪折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朱折）

广州满州副都统奴才乌兰泰跪奏，为金田会匪由武宣东乡窜出，官兵追剿，逼入象州所属之寺村一带，现在分路堵截，并奴才勳办无方，请旨治罪，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四月初三日驰抵武宣军营，已于四月十四日恭折奏报在案。奴才自到军营，体察贼情，相度地势，因想贼匪困久思窜，势所必然，况既闻续调各省官兵指日可到，岂肯坐以待毙。当询之署抚臣周天爵云：西面已派有提标兵三百五十名，张钊等壮勇七百五十名，在于沿江一带防堵；东南通紫荆山之双髻卡派有练勇三千堵御；东面大樟地方亦派有兵勇堵截；东北通象州之古城地方有官兵一千二百名驻守；其武宣城外大兵扎营之处，正当东北面之冲，如贼窜东北，大兵即可出营截剿。奴才细看武宣地图，合所布置，尚为周备。讵至四月十六日，贼匪全伙由东北窜出，业经署抚臣周天爵将贼匪窜逸官兵追剿情形，奏闻在案。

奴才于十六日夜间，因闻追兵退回，与署抚臣周天爵商议，自带护器械之提督兵二百名并广州驻防旗兵二十名，亲赴会同提臣向荣督追，署抚臣周天爵仍暂驻武宣，相机调度，并防不虞。议定后，随调取锅帐人夫并借署抚臣周天爵令箭四支，于十七日午时起程，即差人先行侦探。申时，行至离城二十五里之二塘地方，见贵州兵已在彼处扎营，东勇亦在彼处屯驻，闻提臣向荣已先往大林、小林等处。探兵报到，贼匪尚在官桥。查官桥离古城三十五里，意料前面古城防兵必将贼匪堵住，若赶紧追剿，可期前后夹攻，使贼无处逃窜。当会同镇臣秦定三饬令贵州兵即时拔营，并传知候补知府张敬修，唤齐东勇一同前进。时将日落，走至亥时，探兵又报，贼弃官桥奔庙旺墟，现在提督之兵已在官桥扎营。奴才等于四更时分亦到官桥。次日卯时，全军起营前进，探报贼在庙旺墟，屡攻古城营盘未破。奴才等以为古城营盘既尚相持，大兵前进，两面夹攻，可期一鼓扫荡，随督兵驰进。

巳正时分，行至新造地方，离庙旺墟约十余里，奴才等唤村内乡民，问四面路径。正说间，探兵又报，前面古城四座营盘俱被贼攻破，指东北山头烟起处即是所烧之营。古城、庙旺墟等处贼匪甚多，众官兵一闻，俱有惊色。奴才等看前面营盘火焰尚起，料攻破未久，贼尚不能远窜，度我兵力足可奋击，随督众兵一齐前进，行至牛栏塘，贼匪俱退入庙旺墟等处。其牛栏塘一带俱系山坡，正对东面古城之山，中间隔一片水田，约宽七八里，庙旺墟即在古城南二里许。奴才等用千里镜看视，古城已失之后营，贼已占踞，尚有帐房数架、马数匹，贼匪多少看不真切。庙旺墟一带村内俱有贼匪，或藏林内，或伏村中。贼占古城后营，想为瞭望诱敌，其中间水田，人马俱不能行，若进攻必须北绕十余里，沿东山根向南先攻古城，而西临水田，东挨大山，其庙旺墟伏贼必出，山后亦恐有贼匪抄尾。因看地势不可，且时已申刻，故未接仗。奴才等商议，大兵即在牛栏塘一带扎营。奴才仅带兵二百二十名，锅帐锹镢俱未随到，势难扎营，且思古城败兵回到象州，城内人心必乱，遂带兵先赴象州。日落入城，示谕百姓，大兵已到，堵住贼匪，各毋惊慌。一面调取象州地图详看，奴才甚为惊急，早间在新造问路，即闻东面有桐木通四排、石墙之说，及见地图，恐贼匪由庙旺入踞寺村，掠中坪、罗秀、大乐等村，走桐木，入四排。一入四排，北即石墙通省城之要路，东北即入八排瑶山矣。随专函连地图飞致提臣向荣，并将一切情形函致署抚臣周天爵。

十九日早，探兵报称，贼匪在庙旺墟一带分伙已陆续窜入寺村。而提臣向荣差人告知，带兵由象州东门外驰赴罗秀、桐木一带，迎头堵剿。奴才即出城赶至七里亭，与提臣向荣面商前截后追堵剿之计。提臣向荣东进，奴才回城即行文镇臣秦定三，并面谕候补知府张敬修，务于次日各带兵勇由古城探踪尾追。其续调贵州威宁镇官兵一千名，已于十八日到象州，即令暂在东门外驻扎，听候调遣。又将一切情形函致抚臣周天爵。是晚，连接探报，贼匪已烧庙旺墟俱奔寺村。奴才随差人催镇臣秦定三由庙旺尾追。

二十日早，探兵又报，贼仍踞驻寺村，附近大井、白石各小村均有贼匪。二十一日，探得贼匪由寺村奔中坪、白丈。二十二日，仍在中坪、白丈一带。而提臣向荣于十九日驻离城三十里之林村，二十二

日由林村驰赴桐木，择要扎营；已将贼匪前路堵截。是日未刻，署抚臣周天爵亦抵象州，奴才随亲到船上，将一切情形述言并将令箭缴还。此奴才于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自武宣督兵追贼至象州驻扎一切实在情形也。

以后筹画堵剿情形，应由署抚臣周天爵、提臣向荣会同奴才另行具奏。惟奴才已到军营半月之久，一筹未展，一仗未接，以致困久垂擒之贼全数遁窜，勦办无方，实属辜负天恩，惶愧无地。本拟与署抚臣周天爵、提臣向荣会同请罪，讵于二十二日，接准署抚臣周天爵移过折稿，方知署抚臣周天爵业经拜折，系奴才等三人连衔具奏，而署抚臣周天爵与提臣向荣均自请交部严加议处，委以奴才甫到军营，邀免置议。在署抚臣周天爵虽系归过于己，而奴才愈加惭愧，愈加惶悚，惟有仰恳天恩，重治奴才不能勦理贻误事机之罪。倘蒙恩施格外，准留军营戴罪图功，奴才惟当竭尽血诚，力图报效，以赎前愆，无任惶恐待命之至。

所有奴才追贼情形并请旨治罪缘由，谨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再，拜发此折，系用广西巡抚关防，合并陈明。

咸丰元年五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51. 乌兰泰奏团练乡勇方略片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录副）

再，查流匪之能，专恃劫掠，贼数之众，惟因裹胁，故击流匪不出堵、剿、抚三字。剿而不堵，如驱猛兽；剿而不抚，玉石皆焚；重堵急剿，抚解裹胁，方免蔓延。堵之之法，莫善于团练乡勇。而乡勇、壮勇、贼勇，原有区别。本乡人团练，保卫本乡之地，谓之乡勇。招募随征，谓之壮勇。投诚赎罪，谓之贼勇。

流匪滋蔓，团练乡勇最为善计，要在各州县实心实力，激劝有方，团练得法。此项乡勇不用口粮，但须劝谕赏犒，恐不肖州县，不分乡壮，概以招募为言，冒支口食。奴才愚见，一县之中，共有大小

❶ 旨见60、61件。

村庄若干处，每村共有居民若干户，每户男丁几名，里长何人，乡绅何人，不难查知。即如一村，使里长乡绅将合村共有若干户，每户十五岁以上男丁几人，作何生理，有无从贼及出外贸易之人，详细注造名册，合村具结画押，呈递本县。本县将境内共有若干村，分别大小险易，近贼之处，孤零小村归并大村。各劝令十五岁以上男丁团练乡守，责成本村乡绅里长经理其事。每一旬仍令具结一次，将村内团练中有无外出、病故及从贼充当壮勇，一一注明呈县，以凭稽察。如此各守本乡，则人知顾家顾业，自必齐心练守。其贼匪众多之处，量乡守不能抵御，仍于要隘处所，或酌量拨兵，或另募壮勇堵御，保护各乡。

其另募壮勇，须在本境村内酌量抽募，必须切有保人。各州县将境内村庄若干，团练乡勇若干，另募壮勇若干，分晰造册呈递本府，仍责成本府查核转详，以凭支发壮勇口食。如此各守本乡，不独人知自卫，即有从贼者易于查出，间有被裹胁者亦知名数，而各州县亦不能以乡壮牵混，冒领口粮。可否请旨饬下地方大吏，详议妥办。

至于随征壮勇，概因贼起仓卒，兵到需时，乃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有益于今日，为患于将来。盖有业之民充勇者甚少，无赖之徒应募者极多，大半惟利是图。始而打仗尚有猛气，久之稍有受伤，见敌思退；始而尚服约束，久而不遵号令。其借壮勇之名，欺凌百姓，搅骚闾阎，甚至奸淫抢夺，聚众械斗，无所不为，故可暂而不可久，可少而不可多，且易聚而难散。其患一见于川楚葳后，再见于粤东夷务军需。即如现在之勇，除东勇尚有锅帐，可以随兵扎营，其余之勇并无锅帐，到处分住民房，不但民受其殃，每遇调拨，不能即时聚齐，数千人随处散住，随处买食，岂无以上之弊？更闻壮勇有言，军需早完，反无生计。其言虽谬，其情有之，又安能望其用命耶。不独得力少而危害多，其所领口粮，多过兵丁。奴才以为雇勇不如添兵。然军营之弊，每以壮勇为前敌，以其伤亡无关奏报，殊不知壮勇既无节制纪律，又无忠义之气，一遇硬敌，辄先行奔溃，前勇既退，后兵心慌，以致全军立脚不住。更因带勇者武官少而文官多，往往重勇而轻兵，愈轻兵兵心愈懈，愈重勇勇性益骄。盖壮勇之益，惟在应急，壮勇之害，实非浅鲜，固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投诚赎罪之贼勇，非正气足不堪驾驭，若正气不足，难期有终。正气者，兵强兵多是也。明用其力，暗以兵威畏之镇之。然安插遣散之时，更难于壮勇。且准其投诚者，胁从伙犯及首犯情罪较轻者，又以其大憝首恶，罪犯千端，积赃亿万，自知罪不容诛，藉投诚而逃诸法网，甚至得官，岂非饵民为盗，虽顾目前之急，当虑将来之患。应请旨饬下地方大吏，以后再有投诚者，询明无戕官拒捕杀人重案，方可准其革心改虑，成与维新，其罪状过重者，概不准投诚，以彰国法而重体制。

现在随征金田会匪之勇共有六千数百余名，现有之兵不过五千，其余各处尚未确知数目，大概有贼之处，兵少勇多。奴才再四思维，现在之勇不可遣散，惟有请旨密饬军营及地方大吏，已后大兵到齐，不得续募壮勇，其各营因伤因病所出兵缺，即以现在壮勇内择其技强循善者随时顶补，庶兵不致缺额，而勇亦知感奋。其余应俟军务将次告竣，大兵未撤之先，陆续酌量安插。其有愿入伍者，分拨各营，暂作余丁，俟有缺出，按名顶补。不愿入伍者，收缴器械，抚归乡里，庶免后患。

所有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陈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五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52. 周天爵奏黔兵接仗获胜折

咸丰元年五月初一日（录副）

总督衔专办广西军务臣周天爵、广州满洲副都统臣乌兰泰、广西提督臣向荣跪奏，为黔兵三营大挫贼锋，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武宣东乡贼匪窜踞象州东南百丈、新寨、中坪一带，皆傍山依险，据为巢穴，形势虽险，而粮米无多，其势必郁郁思窜。臣等当即会商，以桐木为东路总汇，逾桐木而抵修仁之石墙为东路入省咽喉；由罗秀而趋寨、沙鹿寨、运江为西路入省咽喉。是桐木、罗秀最为吃紧重地，必须重兵列营相距，方足以御豕突。以此，臣向荣扎营

❶ 旨见62件。

桐木，黔州三镇总兵官汇据罗秀，距象州城七十里。桐木距城一百二十里。

四月二十八日，据贵州威宁镇总兵重纶、定广协署古州镇总兵李瑞、镇远镇总兵秦定三、原带副将衔长寨营参将调署朗洞营参将德安等呈报：二十七日巳刻，贼匪由鳌村、马鞍山沿山而来，自西南直亘西北下山。遂分七股，四股由东南东北，三股由西南西北，各执红旗白旗，四面扑营攻打。该镇等思出营应敌不如坐战，遂令各营布置，静以待之，备足铅药水桶，一律镇定。该匪等据山坡用炮下击，子从空过。镇臣重纶即用九节大炮及各炮位对照贼伍，迨贼逼近二百步许，一燃冲击，遂成血路，约毙数十人。该匪大骇，退而复住，迨连击不能支持乃走。而古州、镇远两营一齐施炮，遂拒却东南东北两路贼匪，于申初一概退走。当即出营急追，署副将佟攀梅奋勇当先，左手已中火弹，犹追奔亲刃二贼。都司富珠隆阿发炮迅利，士卒用命，毙贼独多。朗洞营参将德安，短兵相接，额受刀伤，血流被面，犹复持矛连毙二贼。统计轰击刃杀毙贼二百余名。恐山路涧谷中贼埋伏，旋即收伍鸣金。贵州威宁镇左营外委朱连云用炮连击二骑马贼目，当因酣战太猛，欲生擒三人以献，致受重伤殒命。其它阵亡及带伤无几，容俟造册呈报。

是日，新授浔州府知府张敬修督带东勇一千余名先到。臣向荣遣杨捞家、陶八、刘孟三等带勇五百余名，前后踵至接应。惟象州各列大营，相去皆远，因零星团练不能独立，是以聚成三处，又限于地势溪河重复，是以不甚联络，惟急相应援，乃克有济。此次接仗，三营并力，并〔若〕非镇臣重纶却敌有方，又几不守。

臣料贼未经大创，势必忿狠再至，必诸将更加警惕，守营坐战者加厚营垒，救援者设伏夹攻，或乘虚捣巢，方能大胜。臣等既申警之，又当鼓舞，相应请旨，择其尤为出力之署贵州大定协副将事朗洞营参将佟攀梅赏戴花翎；贵州威宁镇标右营蓝翎都司富珠隆阿赏戴花翎，以昭激劝。将救应太迟之湖北抚标参将胡俸伸，湖广督标游击赵荣升，拣发游击瑞保、成保先摘顶戴，以责后效。

再，臣乌兰泰因未带来长夫，所带军械甚多，夫役一时难齐，于二十九日始赴罗秀，接管秦定三全营兵弁，合并陈明。统祈皇上圣鉴

训示施行。谨奏。

咸丰元年五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1]。

53. 谕赛尚阿速赴广西筹办围剿

咸丰元年五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五月初二日奉上谕：本日据周天爵等奏，镇将不受节制，致贼窜逸等语。已明降谕旨，将周天爵革去总督衔，饬回桂林暂署广西巡抚，毋庸专办军务；并谕令乌兰泰会同向荣及秦定三等妥为筹剿矣。周天爵勇于任事而不能用人，不但失秦定三之心，亦不能与向荣和衷办事。览其陈奏，概行参劾，并无拊循激励之法。赛尚阿到粤尚需时日，此时若照周天爵所奏全予罢斥治罪，此数十日中，军务延误，将谁责乎！赛尚阿接奉此旨，一面迅速驰赴广西，一面预筹剿办事宜，飞行乌兰泰及向荣、秦定三等，督令相机带兵堵剿，同心合力，断不可稍涉大意，致误事机。朕已谕知乌兰泰，将军务不和情形密查复奏，并令随时知照该大臣矣。赛尚阿到粤仍即详查确访，主帅不善驭众及将领不遵调度之处，据实参奏。慎之，密之。赛尚阿如有何预筹方略，亦可随时密陈。所有周天爵等折片及谕旨一道、字寄三道，又徐广缙折一件、片一件，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54. 谕周天爵等责成乌兰泰向荣速图进剿

咸丰元年五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暂署广西巡抚周、帮办军务广州副都统乌、提督向。咸丰元年五月初二日奉上谕：

据周天爵等奏，追堵不力致贼窜逸，请将镇将治罪，并自请严议一折，览奏实深愤懑。前据周天爵等奏称，武宣逆匪经兵勇分路堵截，势渐窘迫，一俟续调兵到，即可一鼓歼擒。朕即恐其铤险而走，谕勿迁延贻误，坐失事机，以为周天爵、向荣身历行间，必能相机筹

[1] 旨见63件。

办。乃至贼匪大股溃围而出，仅以参劾镇将自请严议一奏请旨，而于堵截迎剿，现在办理情形全未陈明。该镇将等不受节制，懦怯逗遛，致令武宣东乡逆匪两夜一日全行窜出。本应一律治罪，姑念剿办正当吃紧之时，且因统兵大员不和，以致将弁观望，自应先责主帅以饬戎行。已明降谕旨，将周天爵革去总督衔，无庸署钦差大臣，饬回省城办理巡抚防堵事宜。向荣、秦定三均拔去花翎，一并交部议处，以示薄惩。其余镇将各员均令戴罪自效，若再不知感知惧，临阵不前，军法具在，不能姑容矣。

周天爵回桂林省城后，所有地方事宜即着与藩臬各员悉心熟筹妥办。劳崇光是否仍应分驻梧州，朕亦不为遥制。现在武宣逃窜之逆匪即责成乌兰泰、向荣督同该镇将等同心协力，急图进剿，以赎前愆。倘再有迟延贻误，定当从重治罪。

再，贼匪突围而出，窜至象州地方，究竟意欲何图，东乡贼巢是否平毁，桂林、平乐一带如何防堵，象州地方有无险要可守，扼其奔窜之处，务即详细具奏，以慰悬念。

向荣非不能办贼之人，秦定三亦素闻勇往，何以坐拥重兵，任贼远飏？周天爵现已专办巡抚事务，汝等剿捕之责更无可诿。朕非不能执法之主也。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周天爵、乌兰泰、向荣，并谕令劳崇光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55. 赛尚阿奏据周天爵信陈明进剿失利原因折（附信）

咸丰元年五月初五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途次接阅周天爵折稿信函，知粤匪现已穷蹙，请添调楚兵，以期迅速扑灭，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启行后，自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二日，前后八次计共接奉字寄谕旨九道，并钞录谕旨、折片等件，已分别钦遵知照邹鸣鹤矣。兹于四月二十八等日，行次信阳州境，询悉该驿站接递总督衔周天爵五百里报，系四月十九日武宣舟次拜发；又接递四百里报，系四月二十二日象州行营拜发。伏思周天爵驻兵武宣，何以忽在舟次，又忽移营象州，显系东乡会匪已有变局，惟未据周天爵随报录寄折稿，难于

悬揣，不胜焦急。兹于五月初四日，行次湖北应山县境，接到周天爵随报录寄折稿并附信一函，查系四月二十五日由象州拜折随报寄来之件。奴才详阅折稿内所叙情节，知东乡等匪势已穷蹙，窜投庙旺地方。惟以将弁不和，兵力稍单，未能痛加剿击。其中原委，已在圣明洞鉴之中。窃以粤匪各股以东乡为最巨，若能迅速剿灭，则余匪势如破竹。复阅周天爵信函所述情形，实因从前视事太轻，调兵太少，兵不足则将帅无所施其谋，练勇亦无以作其气，似惜费而费转增巨，始信周天爵前奏，调兵二万之说，未为无见。

现在云南所调之兵，左大雄管带一起，查无消息。通计前后调兵仅及一万五千有零。查已到之兵历届接仗情形，未能尽期得力，续调未到之兵，均尚起程在途。奴才现已飞催趱程，迅速前往，仍恐届时分投调遣，未能裕如。谨请添调湖北兵二千名，以为后劲。奴才即日行抵武昌，面与督臣商酌，于何营调取若干，拣派何人管带。程裔采素来尽心国事，自能逐一指出。于拣定后一面奏闻，一面督催起程。俟奴才到粤之日，兵力厚集，庶可迅速蒇事，仰慰宸厘。

至周天爵前后信函二件❶，所叙粤西军务最为详悉，谨一并封呈御览。

所有奴才筹办粤匪，添兵备剿缘由，谨恭折由驿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附件：周天爵致赛尚阿信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五日❷

肃启者，鹤汀中堂大人阁下：

四月初二日，由武宣肃呈军事一函，俾沿途探投，未知已入雳照否？兹刻下石梧既殁，戎事垂成，而诸将不能治兵，互相仇怨。将既不和，兵愈解体。自大黄江而窜东乡，由东乡而疏防武宣之大林、小林，至于象州东南之古城、庙旺。拦击之，则李镇一败，贼直逾红

❶ 周天爵曾于咸丰元年四月初二日及四月二十五日，给赛尚阿写过两封信。现只发现四月二十五日信，附后。

❷ 此发信日期根据赛尚阿奏折判断确定。

泥、罗秀、桐木，地在百里之内。请为阁下一一陈之：

前广西戎事，石梧主政，事详前函，兹不复赘。缘向荣才气本为诸镇将之巨擘，惟其私心褊心，遂减名将身份。十月、十一月，乘镇筸初到之锐气，连胜四仗，兵威振作。渠一闻会匪，即信致石梧，邪教非盗贼可比，商石梧不可大题小做，宜急调东勇、北五省两三万人先以重威慑之，贼已起者可速灭，伏未发者亦将畏缩消阻，连粤楚根株大芟刈一翻，然后剪除盗贼，皆成破竹之势矣。此等识见，直出徐仲升之上，而石梧力拒之。又频频催战，致伤伊克坦布，而兵将服其先见，暗中胆怯。石梧听郑抚言，催战如故。又值日日雨雪，泥深尺许，石梧催少稀而衔意之。是以正月十八日齐集李能臣、周凤岐，激励劝勉，务期一战得手，此后事便好为。此皆明知其不可，而恤于人言，不得不矢命一掷者也。已而十八果大败，而周凤岐人本奸滑，好用甘言以悦其兵，遂胥怨于向。向又多保本营之将，视滇黔藐如，于是三大营各有隙矣。

爵初到楚，尚不知其端的，但知大势，贼布置完固，知非弱敌，惟劝之云，贼就我来便是好消息。伊遂大悟，知非制其死命，贼必不来寻我。于是拔营佛子岗，断思旺墟之粮道。贼本口粮将绝，经佛子一梗，日食两碗稀粥。用是，二月初五日，舍命来拼，直围大营，经向打毙千余劲贼。贼知不逃必死向手，决意走死矣。乃李石梧全不知兵，听浔州文武懦夫之言，惧必来窥浔郡，宜重兵防堵，遂屯各处团勇加以兵弁，沿江布置万余，而忽最要之紫荆山。殊不知贼朝元旦，所有之船载贼而来，比贼赴牛排岭朝贼头时，大小船只胥逃，此天亡之时也。长江岂能飞渡，安用此多防围？夫贼铤而走险，岂有铤而走平之理！向、李、周三营仅能促之必走，并无余力能遮其前。使石梧早听其言，有三千兵遮之，贼饿毙矣。此紫荆山平隘之失守，罪不在向，而在李也。

爵到柳州，始知北路无防，力争之不能得，已无及矣。比二月十二到武宣，居民迁逃已空。十三日贼已据县东三十里东陵【乡】及三里墟。爵意此命难保，省城将危矣，遂将带来之兵勇二百名，分半对贼垒扎营，一半守船上之粮饷，意贼必不意巡抚只带二百人。出示大兵将到，禁骚扰地方，一面告急于向。十四日，向果一日夜走二百余

里，十五日申时到。十六日，贼果来扑城矣。其时，爵退回百人守新路桥，据险而守。贼望见向提督旌旗而走。是武宣之不失，省城之不危，向一人之力也。惟其失众，由于不能与众同功，其子向继雄虽有微劳，何必偏厚，而忽兵弁之微贱！于是他营周凤岐深诋之，而己之楚兵亦遂不为出力。十七日，见贼先走皆镇箪兵，欲害之也。自是，力诋周之怯懦。而周险人，料彼必罄其底里，于是三月初二日，黔兵将战甚力，而向听巡捕之言，谓其不出阵，遂为周挟制，而向词穷，水火之势成矣。于是百方排解不得，而爵亦愁极而病，内苦于己之无兵，外虑于兵之不和，贼若乘之，不知死所。

续调之滇黔兵三千，其到无期，而零〔凌〕十八、刘八万余众欲来东乡合伙。于是力不主战而主守，将新募之练勇并向、秦之兵四千人，共万余众守江守陆，通布四面三百余里之地。总言之若多，析言之则少也。于是北连象南、东连紫荆，西跨长江，列屯而守。又闻零〔凌〕逆一股围郁林甚急，不得已分守紫荆李能臣、王锦绣之两千兵，速解郁林之围。尤恐与三里【墟】对垒，兵勇六七千不能抗之，创为坐战，以死拒之，亲为布置。旧病发而新病作矣，遂至卧床。而贼亲来夺江者数次，皆为团勇及投诚之水勇战败。窥北路走大、小林来者，捉拿数十人。盖贼闻放大经略，统大兵北来之信，惊骇绝倒，又苦山乡无盐，食毒盐而死者日数十人并及其头目。爵于是病遂渐愈，知其必走，遂据的探，又真知其消息。而贵州重镇之兵又将至，若十日中添新兵二千人，可以一举尽入彀中，此爵与乌与向筹商一定之计也。孰意秦定三、周凤岐见贼将衰，遂涉大意，示以四月十五日的信，嘱防大、小林，一有贼警，大众四面分布，必擒其枭。乃功将成而忽败，民既安而复危，因贼之劫运未尽，亦人事之不臧也。尾追不急而拦头者败，中腰不击而攻暇无法。夫贼走意不恋战，枭獍在前后，其中必有辎重、妇女，且此地无车马，皆系捉来挑夫，一击即散，皆必然之理。较之决战，更为易易。炮台碉楼素有团练堵御者乎！此险遮其前，大兵击其后，天热绝其水道，奇兵击其妇女，抄兵绝其后路，贼无论多寡，未有不毙。虽然，此人谋也，劫数未尽，或有参差，亦不过迟早。此时既堵石墙，又虑其由红泥山溪窥永江口，已饬刘守管带大头羊分御之矣。此韦逆前后凡三改之情形也。

至平乐、贺县温大货五一股，已散走复归广宁，东省蹙之，可立绝也。其先，斋副将等至里松索战，失于轻进。盖我既于半里墟开仗，贼忽退里松，此诱我也。何以不设伏兵于开仗之处，而设伏于里松层峦之中，其诈可知矣。而宁域等所有兵勇一千余众，山径崎岖，岂能俱进，人数既多，后队即其应接，谓之无应，其谁信之。是直斋副将乘胜而进，各色兵勇亦乌合而进，进而遇伏火起，各兵勇乌合而进者，亦遂各鸟兽散矣。不然斋副将如此血战，岂有无一人知其存亡者乎？此徐仲升纸上谈兵，虽责之甚重，而不中其肯綮也。

要之粤西用兵，十有九败，皆出于乌合。其叙攻战情形，千手一律，诛之不可胜诛，教之不能领悟，皆由人非其才。至如好才，见其序次于未战之先，已预料其必胜矣。至南宁、思恩、太平、泗城、镇安一带，总兵德胜于惠，惠任事已久，而长乱愈甚，其人可知矣。德通文义，有口才，而无胆气，用之多事之乡，久必为累。其数府贼之悍者无如潘大、颜大两股，零〔凌〕十八、刘八两股。潘大已被张家祥、谢长腰四打死，颜大已受伤可缚。零〔凌〕十八经李能臣打败，现在追剿。刘八经博白县知县游长龄打成瓦解，旦暮即行入告。其余小股虽不能净，然韦逆一灭，以次扫除，不甚费手。

然广西大病，凡官兵不敢设伏，不敢抄后者，皆因无精兵之故，无精兵其病又因无良将。如虎豹多单行，牛羊皆群驱也。兵不精可以相依为胆，而不敢一旅埋伏。自古猛将皆镇奇兵，诸葛武侯所请择才分用者也。良将必知选兵自入伍始，戚南塘不用左营之旧兵，必选处州一带乡民，凡街滑子概不入选，又精于技艺，教之三年，破倭寇，遏边患，天下无敌。后之人才虽不能然，惟经历而退懦酷如群羊，若非天夺其魄，即爵一人之厄运耳。

此时愁苦无聊，索人画地图，又知象州形势。果将士少有天良，激发儆惧，则守石墙绝险，贼之受困更甚于牛排、武宣。盖此地民无宿粮，不比东乡之膏腴。七排只有通平南、修仁两路，其粮非焚之不可，无粮自不敢入矣。逾七排二十七里至石墙，则十里鸟道，壁立万仞，有千人遮之，万夫睥睨，况又有一翻〔番〕战阵，必有一班人才。有人才，数十年之安皆赖之，如杨宫保一班人才是也。安知此时之乱，非天心警戒安乐，其必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乎。

爵缕缕多言，非好烦渎，正欲中堂悉此邦肯綮，然后能制其要害，纵韦逆逼近省垣，亦岂无法可破。惟有可用之兵将，即无不胜之理。爵老年健忘，岂能任此繁剧。皇上用臣之身，不如信臣之言。阁下如以刍荛可取，祈为进呈。所以不敢入奏者，以奏章不能如此曲折尽致故也。肃请勋安。不宣。名正肃。

56. 将释放冯云山之官员革职拿问谕

咸丰元年五月初七日（剿捕档）

咸丰元年五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周天爵奏，据控查参浔州府县等官，请分别革职拿问一折。广西武宣县生员王作新，前经呈控冯云山等在桂平习教结盟一案，已革浔州府知府顾元凯、丁忧桂平县知县王烈事前既毫无觉察，迨经控告到案，又不赴乡亲查，严行究办。江口司巡检调补广东省巡检王基专司辑捕，仍既疏于查拿，又复任听贿嘱。吏治废弛至此已极，必应彻底根究。王烈、王基均著革职，同已革知府顾元凯一并拿问，交邹鸣鹤提同府县幕友人等严讯确情，按律惩办。该部知道。钦此。

57. 骆秉章奏湖南边防吃紧提督难以带兵赴粤折

咸丰元年五月初七日（录副）

湖南巡抚臣骆秉章跪奏，为广西武宣东乡逆匪窜出象州地方，湖南提臣督办边防，万分吃重，难以带兵前往会剿，现在酌调兵勇，密布要隘，以防窜越而固藩篱，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总督衔专办广西军务臣周天爵于四月二十一日移咨内开：武宣东乡逆匪已由大林窜出象州所属之庙旺一带，攻扑贵州古州官兵营盘，欲由桐木、石墙、修仁逃走。业经周天爵会同提督向荣等亲督大兵，跟踪追捕，并派兵勇驰往桐木、石墙一带截剿，如该匪由桐木、石墙、修仁而窜，是平乐等处亟须重兵堵御。且探闻湖南有土匪数千接应，咨移湖南提督臣余万清酌带弁兵，驰赴修仁、平乐一带，督同该处文武严密防剿，并请转饬界连各属，一体严堵等因。

臣查四月二十七日，钦奉谕旨：湖南提督余万清现驻江华防堵，所调兵勇多至三四千名，饬遵节降谕旨，加意严防，毋任匪徒窜入。

傥广西贼势猖獗，窜近楚境，即应迎头进剿，勿以越界为嫌等因。钦此。

伏查现在湖南派防兵勇虽有四千余名，第沿边各属隘卡甚多，前项兵勇合则见多，分则甚少，每卡仅派数十名，其最重要之处亦止一、二百名，仅敷分堵。今武宣大股贼匪现已窜离巢穴，势必四路奔逃，必不止于平乐一带，湖南永州、宝庆、靖州、郴州等属地方，到处多与粤省毗连，随在皆可窜入。况粤省来咨，有探闻湖南土匪接应之说，是楚、粤交界各处隘口，尤宜加倍防范。又据探报，广东另有曾大生股匪欲至湖南滋扰，而前由贺县窜回广东广宁之匪徒亦未扑灭，如仍向英德游窜，则湖南宜章、桂阳一带又须防御。是此时楚省边防情形，实属万分吃重。

前因各营官兵先后调粤，调防已有数千馀名，而得力之镇将备弁派令出征出防者亦有九十馀员，经臣奏明，以后存营官兵应留防本省，未可再行抽拨。至今若再由提臣余万清分拨官兵，带赴广西修仁等处会剿，不但修仁一带相距楚边尚有五百馀里，中隔平乐、荔浦、富川数县，道里较远，湖南边防势必不能兼顾，未免空虚，深虞疏失。且武宣股匪甚众，粤西兵勇万馀，四面围剿尚被兔脱，如提臣前往会剿，非厚集兵力，难期制胜，而湖南实无多兵可以派调。

臣再四筹度，固不敢心存畛域，致误事机，亦不敢拘泥来咨，顾彼忽此，已飞咨提臣余万清酌添兵勇，在于楚、粤交界之各州县一带要隘严密防堵，仍遵谕旨，如遇该匪窜近楚境，即由提臣督率弁兵迎头进剿。庶邻匪不至蔓延，而楚边仍可兼顾，较为周妥。臣正在缮折间，适接提臣余万清咨商，与臣所见相同。且已添调提标、镇筸镇、辰永道、宝庆协、干州协、镇溪营、河溪营、绥靖镇，永绥协各标营兵勇共一千二百名，遴派将备管带，于永州、宝庆、靖州等府州属各要卡，分布堵御。

除咨覆周天爵知照，一面飞饬连界各属一体严堵，并密查境内如有土匪勾结接应，立拿解究，不得稍有疏纵外，理合会同湖广总督臣程矞采、湖南提督臣余万清，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奉朱批：即有旨[1]。钦此。

58. 周天爵等奏壮勇击退宣化另股折

咸丰元年五月初十日（录副）

总督衔专办广西军务臣周天爵、暂署广西巡抚布政使臣劳崇光、广西提督臣向荣跪奏，为宣化县另股贼匪经壮勇击败逃窜武缘县，现饬各文武会同围剿，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据署南宁府知府邹峄杰禀报：该署府因宣化县地方有另股贼匪窜入，当即带壮勇跟踪剿捕。该匪由宣化县朗墟过新宁县龙头，因闻兵壮追捕，遂窜走宣化县之金陵墟至那龙村，离南宁府城一百三十里。该署府即于四月初九日戌时赶至那龙村，尚未被扰害。该匪黑夜窜往丁当村，离那龙四十里。是夜大雨，溪水涨隔，兵壮不能前进。探闻贼首系钦、灵巨匪颜品瑶之弟。该匪有弟二人，不知是谁。又有土匪萧大、凌大入伙，旗号广义堂，约有三千余人，在于村前掳掠捉赎，焚烧村庄，遇团练众多之乡，则绕道而走。道路多歧，各团练只顾其村，是以未能堵御。其小村闻贼即搬，或藏山僻，或过河溪，恪守清野之训。该匪知后追将至，不及搜索，所过多系空村，正在乏食，竟有土匪为之指引道路，接济口粮，遂不至困蹙。初十日，该署府由水路前进，舟泊武缘江口，相距丁当村十余日，因连日阴雨，未能进剿。十二日，天气晴霁，该署府督率壮勇前进，查看丁当村，后倚峻削高山，前面一带水田，田外小河环绕，右有进村田塍小路一条，甚窄狭不能并行，塍上宿雨泥滑，两旁皆系低田水满，进退阻滞，碍难进攻得手。该匪拥众三千余人在于村前拒捕，亦不敢过田塍，隔岸放炮，远不能及。相持半日，亦无他路可入，该署府暂且驻扎。因查丁当村上下数十里村民，均已预先搬运财物牲畜过河躲避，该匪遂分遣一股，夺得民舡五支，撑渡过河掳掠。十三日夜，该署府探确的耗，密令投诚之张国梁选带壮勇五十人，分坐快艇，装载炮械，于三更后潜往击沉贼艇三支，内载火药铅弹沉失一空，遂燃毙守艇及哨探贼匪多名，夺获小艇二支。余匪十余人逃至那龙村外，虽被

[1] 旨见64件

村民击毙三名，村民逃散，贼遂占据。该署府因所带壮勇仅只数百，贼众数千，且占地势，必须用计诱出，方可剿捕。随于十四日，密令张国梁率领头目张华、詹培、关全等带壮勇一百二十人，坐快艇，载枪炮，由小河潜赴村左，另派数十人沿河接应。该署府先令吏员文其翰、已革把总谢云忠、武举谢宜仁督带壮勇六百名，由田塍小路诱敌。该匪等蜂拥出拒，放炮击伤壮勇数人。该匪得意，正向旱路拒敌，张国梁快艇已至村左，忽然枪炮齐施，轰毙贼匪数十名。该匪大骇，奔避人村。壮勇复连施枪炮轰击，村内房屋瓦片纷坠，伤毙不少，贼遂坚匿在内，炮不能伤。该署府令少停止，佯呼速取药弹，贼闻之，大队拥出，又被壮勇四面环击，伤毙数十名，贼仍入村死拒。因时已傍晚，该署府遂将壮勇撤回，拟于次日派健足壮勇携带火罐绕出村后，攀登山岭由高掷下，其余壮勇仍由水陆分进，前后夹攻，但虑其必走，先遣一股度其必由之路拦截。十五日辰刻，探报该匪等果由山僻小路逃往思恩府属之武缘县地方，仅止二十余里，已被拦住，而该署府尾追之兵又至，遂生擒贼匪二名，枪毙百余名，夺获三子炮二座、手枪一杆。因前面山岭险峻，未带大炮前来，且箐密路小，恐有埋伏，遂即扎驻。旋探闻钦、灵巨匪颜品瑶有欲窜广西滋扰之信，该署府因郡城紧要，随饬武缘县严行堵剿，该署府仍回南宁等情禀报前来。

除飞饬思恩督饬武缘文武带领兵壮，探明匪踪，拦头攻剿，并饬该署南宁府邹峄杰仍督壮勇会合围捕，不得因匪已出境，稍存玩视外。臣等查广西左右江一带，群盗如毛，股数不一，非大兵会合兜捕，断难净绝根株。现在会匪窜踞象州中坪一带数十村庄。五月初八、初九等日，各路兵勇列营进逼，贼穷蹙缩归新寨依山之地，是其思逃旧巢，必然无疑。现饬四面进兵，阵阵分击，设即逃散，亦必归罗渌峒，歼灭只在旬月之间。

此时西南一带纵有零匪，亦必剿尽此股，再灭凌十八、刘八、温大货五等，然后次第及之，此轻重之序，不可紊施。但太平、思宁有贼之处，德、惠两镇多系分派将弁追剿而已，未曾亲帅士卒，是以凡战迄不得力，惟赖文员带张国梁及各乡勇东西奔驰，为贼所畏，而营兵至者仅助声威而已。惟谢锡祥现在患病沉重，未免握手。现在戎行

废弛已久，将儒卒顽，急难整顿，此的实锢病，合并陈明。

所有署南宁府知府邹峄杰、统领张国梁击败宣化另股贼匪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59. 周天爵奏怀集南坪兵勇团练进仗情形折

咸丰元年五月初十日（录副）

总督衔专办广西军务臣周天爵，暂署广西巡抚布政使臣劳崇光、广西提督臣向荣跪奏，为兵勇团练剿捕怀集南坪贼匪，大获胜仗，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温大货五股匪前扑怀集县城，经官兵进剿，该匪闻风分股逃回广东广宁地方，当经臣等严饬各文武跟踪追剿在案。兹据署梧州协副将伊什扎木转据署怀集营守备李定邦禀报：温大货五股匪由怀集窜回广宁，各文武跟踪追剿，均已齐赴广宁，会合剿捕。兹另有股匪四百余人由广宁周分冈于四月十一日窜入怀集县属之南坪村，距诗洞约二十余里。该【处】仅有贺县县丞任光祖管带福勇四百名在彼防守。当经署怀集县知县李萱飞谕该处团练起集练丁，与该县丞任光祖所带福勇会合堵剿。一面酌留湖南绥靖各营官兵前往帮捕。该署怀集营守备李定邦派令千总杨鹤超，会同该署县李萱并武城司巡检李长庚管带兵壮二百名，并经该署副将派拨随行兵丁二十名，及候选通判李宗沧自带壮勇四十名驰往诗洞，会同该县丞任光祖并督催各团练，分途堵截。该署县李萱复约会湖南领兵官绥靖镇游击韩世禧，恣意刁难，闻贼既近，忽带兵卷旆而返，坐糜一月之饷，全无丝毫之用。幸各处团练不忍坐失机宜，遂带兵壮分作两路，一由闸冈直抵永固，一由大冈、凤凰趋赴桥头，同至诗洞会合。又团总生员黄威彪等共起集团众三千余人，随同兵壮，于十二日早由诗洞前往南坪，迎面拦击。该匪晨餐未完，行列未周，兵勇团练直前冲扑，枪炮齐施，登时击毙贼众百余人，并据团练福勇分起擒获贼匪二十三人，夺获大旗三面、子母抬炮七杆、铅弹火药两桶、马一匹、藤牌刀械二十余件。并查有广东德庆州匪首叶亚十、李亚聋二人亦被击毙。余匪四散逃窜，仍由广宁及附近德庆州界内窜去等情，禀报前来。

臣等查此起贼匪窜入怀集南坪地方，虽经兵壮拦击，大获胜仗，

歼擒多名，而该匪温大货五、何明科等系会匪中最凶之贼，虽经逃窜，正恐斩蛇不死，必酿巨患。古人所云：削株掘根，勿与祸邻，祸乃不存。而广西用兵，每股皆留余孽，狃为积习。而不知车箱峡之释闯、献，陈奇瑜为千古之罪人矣。相应请旨，痛饬两省在事文武，刻限会剿尽绝，如有不力，即以重法绳之。此时机宜，断不容其姑息贻患也。

所有剿捕南坪贼匪胜仗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60. 乌兰泰初抵粤西象州失利着无庸议处谕

咸丰元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咸丰元年五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乌兰泰奏，勦办无方，请旨治罪一折。贼匪由武宣东乡窜至象州，已将周天爵、向荣、秦定三分别惩处矣。乌兰泰虽系帮办军务，惟甫经抵粤，与久驻军营者有间，著无庸议处。钦此。

61. 谕乌兰泰等整饬军纪不得遇敌奔北

咸丰元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帮办军务广州副都统乌、广西提督向。咸丰元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乌兰泰奏，贼匪窜入寺村一带，分路堵截情形，并自请治罪一折，另片奏教练节制及乡勇壮勇事宜各等语。所论颇为明晰，已分别明降谕旨，并谕赛尚阿到军营后采择妥办矣。此次武宣东乡贼匪窜至象州庙旺墟，将古城营盘烧毁，乃四月十七日夜间之事。如果楚兵及秦定三所带黔兵迅速追剿，与李瑞所统古城防兵首尾夹击，何至困久垂擒之贼全数遁窜。李瑞孤军无援，营盘被贼烧占。而向荣、秦定三所带之兵不能用命，将弁亦不协心，事机坐失，为主将者所司何事！现在贼又窜往寺村一带，将由中平、白丈图入四排。四排北通省

❶ 旨见72件。

垣，东北即接八排瑶山，此系最要关键。提督向荣已〔已〕驰赴桐木，扼其前路，断不可稍有疏虞，任贼窜扰。

续调楚兵、黔兵各千名俱已到营。此乃生力之兵，合原驻官兵共七千余名。又随营壮勇六千数百名，兵勇之数不为不多。前奏窜逸贼匪只四千余人，似即应堵剿兼施，相机兜捕。惟军无纪律，兵骄将惰，若不力挽积习，即征调频仍，亦岂有济。向荣自嘉庆年间身历戎行，岂不知约束兵丁，严申军法，坐视失事，甘受重罪耶！现在，乌兰泰辖带之兵著即如法教练。楚黔各营亦宜痛除恶习，整饬号令。若再遇贼奔北，仍蹈前辙，朕惟统兵之大员是问。

至乌兰泰所奏乡勇冒充壮勇浮领钱粮及壮勇不宜添雇，并于壮勇内挑作新兵等语。所论不为无见。赛尚阿计日可抵军营，新任巡抚邹鸣鹤亦可抵任，应如何分别筹办之处，汝等悉心斟酌可也。

再，投诚贼目如张钊、张国梁、黄锦泗等均已杀贼立功，既肯悔罪自新，即可宽其既往。其诡诈反复之徒，自不容轻率收纳，致贻后患。惟在统兵者随时随地操纵得宜，亦不必豫存成见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62. 谕赛尚阿酌办乌兰泰所奏围剿方略

咸丰元年五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五月十一日奉上谕：

据乌兰泰驰奏，武宣贼匪窜入象州，分路堵截，并论军行纪律及团练募勇各情形，所言不为无见。赛尚阿计日可抵军营，著即悉心筹度，分别酌办。乌兰泰各折片并谕旨字寄。又程矞采据咨调派郧阳、宜昌二镇官兵赴粤奏片，均着钞给赛尚阿阅看，仍知照邹鸣鹤可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63. 谕周天爵等实力堵击严防奔逸

咸丰元年五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暂署广西巡抚周、帮办军务广州副都统乌、广西提

督向。咸丰元年五月十五日奉上谕：

周天爵、乌兰泰、向荣奏黔兵三营大挫贼锋一折，已明降谕旨，将出力各员分别奖励，并将救应太迟各员先摘顶带以责后效矣。

此次象州贼匪分股扑营，经总兵重纶等并力堵击，业已大挫贼锋。惟贼巢粮米无多，势必铤而走险。该处距省路径纷歧且与四排等处瑶峒接连，尤为要隘。匪徒诡诈多端，更难保不设法诱我以为明攻暗度之计。乌兰泰、向荣等务当严饬各路弁兵实力堵击，以防奔窜之路。用兵固当镇定，不应冒进，亦不可坐失事机。现在贼锋既挫，续调各兵亦陆续到营，正可乘机直捣贼巢，一鼓歼擒，全在统兵大员临时决胜，相机筹画。乌兰泰、向荣专办军务，周天爵回省防守，务必各尽乃心，妥为布置，毋任贼匪再有窜逸。

周天爵另片奏请饬官兵雇带长夫，并参李伏带兵到迟各节，已谕令赛尚阿查核矣。龙门司巡检冯元吉如何殉难，即将原委详查具奏请恤。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64. 谕程矞采等余万清即于楚粤交界督兵防堵

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程、湖南巡抚骆、湖南提督余。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

据骆秉章奏，湖南边防吃重，现在调兵防堵一折。广西武宣大股逆匪窜至象州地方，势必四路奔窜，湖南与粤西毗连处所防堵自应严密。其广东曾大生一股系何处贼匪，欲至湖南何处滋扰？据广西咨称，湖南土匪接应之说尤应密察严防，不可稍涉大意。

余万清现已添调兵勇扼要分堵，著即毋庸前赴粤境，即于楚粤交界各地方相度要隘，督兵剿截，勿令粤匪稍有窜入。程矞采兼辖两省，著察看情形，如须带兵亲赴湖南边界督办，即一面奏闻，一面启行前往，勿失事机。骆秉章驻扎省垣，现值四川、安徽等省兵差络绎，亦须妥为布置，勿致迟误。至所称广东曾大生股匪，本日已谕令徐广缙等剿办矣。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65. 徐广缙奏周天爵向荣怯战失利片

*咸丰元年五月十九日（录副）

再，臣接广州满洲副都统乌兰泰由西省武宣军营来函，并将大营地势及应防贼匪窜逸处所绘图贴说，极为详明。据称：四月初三日行抵武宣，接晤周天爵、向荣，皆言会匪凶悍，兵勇心怯，实难再战。及细访情形，贼匪男妇老幼不及二万，虽小有伎俩，究属乌合。现在武宣兵勇共有万余，兵力尚不至单，其屯兵处亦尚得地利。兵心生懈，有所由起。曾屡与周天爵、向荣言及，此时既不筹剿，若再不能堵，实属不成事体。面催函催，至再至三，且与周天爵言，或拨给一千余兵妥为教练，一俟可战，拟为前敌。乃始而应允，数日后顿改前说，只拨给兵二百名，其持论总以兵少贼众，兵不得力为词。会议数次，愈说愈坚。至军中一切事件概不与闻，急欲筹计，竟无可商。因恐贼久困思窜，屡先言及大樟等处须添兵防堵，亦复置若罔闻。乃于十六日报，贼已由大林、官桥奔庙旺墟逃窜。周天爵得密报，尚称贼分十二起，所窜者系头起。及差人确探，则已全逃矣。现在向荣等始于十七日尾追等语。

臣查贼匪窜入东乡，势渐穷蹙，彼时设法围剿，尚可得手。缘二月十七日之战，周天爵自逞匹夫之勇，贪功失利，全局顿挫，气难复振，遂至畏贼如虎。其所以权称固守之谋者始为掩其虚怯，终复任其纷窜。向荣亦从此推诿，坐视迁延。即有勇于任事之人，必先为之掣肘。两月以来，养寇贻患，咎有攸归。臣既接乌兰泰来函，确知实情，理合一并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66. 周天爵奏发掘韦正胡以晃祖坟片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录副）

臣周天爵跪奏：

再，武宣东乡逆匪，前于四月十六日窜往象州中坪、百丈一带，臣当日即饬署武宣县知县刘作肃带领兵壮同张钊前往，将逆巢焚毁，于水塘中起出大炮三口。自东乡、东岭、三里墟等村所有被贼焚烧人家，一概查户抚恤。

复派候选知县黎建勋带领团练壮勇驻扎该处，搜捕余匪。其匪首韦正、胡以洸祖父坟墓，臣前已饬署桂平县知县李孟群发掘骸骨，以泄众忿而寒逆胆。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67. 赛尚阿奏驰抵长沙及筹拟广西军务情形折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录副）

奴才赛跪奏，为恭报奴才驰抵长沙，并启行日期及筹拟粤西大概情形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五月初五日拜折后，续又接奉字寄谕旨五次，并抄录谕旨、折、片、单、图等件。钦遵分别知照邹鸣鹤，并坚壁清野等条，录移两广总督查照办理。奴才自五月初九日渡江，行次武昌，遵即兼程前进。因连日雨水过大，沿途夫马疲累，缘山冒雨，万分焦急，只得将随带人员分为先后两起，奴才率同天津镇长瑞等数人并一应武弁，昼夜赶行，于十七日驰抵长沙。所调川省官兵赶到者俱令陆续由水路趱行。奴才达洪阿于十九日，奴才赛尚阿于二十一日，奴才巴清德于二十三日，分起由陆路前进。所有湖南抚臣骆秉章先期制就帐房、军器等项，现已催赞〔趱〕先赴永州等候。

伏查粤西贼匪股数虽多，而以武宣为最巨。目今窜出象州境四路劫掠，又系一变局。现在官兵虽有八千余在彼分隘防守，而得力者仅能过半，一俟大兵云集，似尚无难得手。第目前情势日有变更，既恐其窜而他往，又恐其别有勾结，奴才恨不即刻驰抵桂林，激励将士，以期扫除群丑。惟念军务至重，非目击实在情形，虽千虑一得，亦属纸上空谈，即以历次粤省军报而论，所叙贼股之分合多寡，文武之勤惰勇怯，不惟各该督抚等奏章闻见异辞，褒贬各别，即以粤西军营先后奏章核对，亦有未尽符合之处。然综计大势，证之所接周天爵、向荣等信函，象州之匪徒甲于各股，会匪之凶顽甚于土匪，数虽巨万，而裹胁之良民、乌合之游手实居大半。象州得力，则自成破竹之势。现在兵力不为不厚，粮饷不为不充，而尤以绅勇团练为要务。奴才于出京后，即酌拟激励乡团、解散胁从等十二条，函致粤西，并商之新任抚臣邹鸣鹤，斟酌办理。

至大学士卓秉恬所陈龚景瀚《坚壁清野议》、《平贼议》、《抚议》及告示条款，于今日办法实为切中。奴才于接奉后，即遵旨寄知两广总督徐广缙、广西巡抚邹鸣鹤一体认真照办。复飞札乌兰泰、向荣等严切激谕，务令和衷殚力，以赎前愆；并拟告示四条，剴谕居民乡团兵丁及被胁从贼人等，飞咨该省刊布张贴，使各尽其力。所有胁从之众亦与网开一面，倘有杀贼来降者仍加优赏，此不过就现在情形，冀其裨于万一。至于军旅之事，移步换形，随机应变，间不容发。奴才渥受天恩，畀以重任，惟有殚竭愚诚，公忠自矢，使将弁无分畛域，兵练同心畏服，以期及早蒇事，仰慰皇上宵旰之怀。

又，前于途次，接准湖广总督程矞采来咨，并湖南巡抚骆秉章来函，据云：四月三十日，准总督衔周天爵咨开，东宣逆匪窜出，欲由桐木、石墙、修仁逃走，平乐等处亟须重兵堵御，且探闻湖南有土匪数千接应等情。是楚粤交界各处隘卡尤宜多派兵勇加意严防等语。奴才入湖南境，沿途留心访察，所云土匪数千似尚未可尽信。窃意此说或系东乡窜匪，因奴才明奉谕旨，防堵湖南，藉张声势，以冀大兵驻守交界，得以窜扰平乐，逼扑省城，亦未可定。惟既有所闻，自当妥为防范，以备不虞。现经抚臣骆秉章、提臣余万清分路防堵，以期奸宄之谋不戢自消。

至粮台之设，为行军第一要务。现在贼数众多，望屋而食，十室九空，野无可掠。我军粮饷尤当倍加慎重，不可稍有疏虞。容俟奴才到粤，与在事文武妥为布置，以求万全。再，奴才经过地方，麦秋已届，一律丰穰，可望有秋，合并附陈。

所有奴才现抵湖南，并起程日期及筹拟粤西大概情况，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68. 吴文镕等奏云南广南府兵练击退广西黎三余伙折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录副）

云贵总督臣吴文镕、云南巡抚臣张亮基跪奏，为粤西贼匪窜入滇省广南府境，当经兵练剿捕溃逃，并现在各属防堵安静情形，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接据各属禀报，差探广西省镇安府、归顺州两处，现有大

股贼匪盘踞侵扰，势甚猖獗，即经批檄迭饬文武加意防堵，勿稍松劲。臣等伏查广南府迤东迤南均与镇安、归顺二府州接壤，其迤北又与粤省之西林县接壤，三面插入粤省，山蹊僻境处处可通，最为吃重。臣张亮基前曾以坚壁清野之法刊示，通饬各属妥办，务令各村各寨通力合作，互相保卫。臣吴文镕抵任后，复经加札严饬，并饬各地方官添雇练勇，激励土目寨民，户出壮丁，自相团练在案。

现在镇安、归顺两处贼匪，并无一人窜入滇境，民情安谧如常。惟广南府迤北一带与粤省西林县接壤，突于四月二十四日，有西林县贼匪二百余人带有枪炮火药刀械，窜入距广南府城一百五十余里之者孟上下两寨地方，抢掠食物。幸该寨业经备有民练，立时号召数百人，并附近派拨防堵八柴隘口之弁兵练勇等得信赶至，四面围拿。该匪等仍敢持械抗拒，经兵练枪炮齐施，当场格毙十八名，生擒五名，夺获鸟枪三杆、火药一桶、标杆二十五把，余匪溃逃。兵练直前追杀至附近西林县之溪边，该匪纷纷凫水脱逃，其时正值雨后，山水涨发，复溺毙无算，余仍逃回西林县境。所有者孟两寨尚未被其蹂躏，居民现仍安堵。据署广南府知府刘禧祖，督同署宝宁县知府张树穜禀报前来。

并据讯开：现犯陆三、黄顺泯、张泳周、梁矣民、王奉等口供，佥供广西西林县人，系已被格毙之黎三为首，聚有二百余人，在西林县已抢掳数次。今路过广南府，因人众乏食，掠取村寨食物，经民练兵勇围拿，各人一齐持械拒捕等情不讳。当经臣等批饬，再行根究伙党，并与粤省之另股贼匪是否有合一之处，驰禀核办。一面委员赍持令箭，交署广南府刘禧祖于审明后，即将该犯陆三、黄顺泯、张泳周、梁矣民、王奉等五名押赴窜扰地方正法；并戮取已被格毙之黎三等十八犯首级，一并枭示，以快人心而作士气。除飞咨钦差大臣及广西抚臣，飞饬镇安、归顺、西林等府州县文武痛加剿捕外，谨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

再，滇省广南州所属之师宗、邱北各县暨曲靖府之罗平、平彝等州县，现在并无粤匪窜入，臣等仍不时严饬文武不准一刻疏懈。又，臣等访闻邱北一带夷嘈之黑沙，入春间曾有窜入粤省边界抢掠之事，旋即回嘈。臣等现亦严饬地方文武，将出外滋抢夷匪严拿痛惩，并责成各嘈头人严加管束，不准一人复出滋事，以杜勾结。

至广南府三界粤，前已两次调拨各营精兵三百名前往防堵，第恐地广兵单，一时策应不及，臣等现复商酌，再调省标精兵三百名，委署督标中军副将丰伸、署督标右营游击陈得功管带前往，添拨紧要各隘，以资策应，合并陈明。谨奏。

69. 徐泽醇奏调赴广西之四川官兵已先后出境折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录副）

四川总督臣徐泽醇跪奏，为节次调派四川官兵先后出境，并约计续调汉屯各兵出川日期，遵旨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四月初五日钦奉寄谕：饬将初次所调川兵一千名，令刘长清带往广西军营，候李星沅等调遣。其二次续调川兵二千名，即遵前旨，选派得力将弁，星速驰往楚粤交界处所，候赛尚阿调遣，并将带兵员名及何日起程、何日出境之处，一面由驿奏明，一面飞咨钦差大臣赛尚阿及广西军营查照。钦此。

当因初次所调重庆镇属各协营兵丁，业已由营陆续起程，督标中军副将刘长清自省往带，跟赶不及，经臣酌为变通，将续调川兵所派军督提三标兵丁一千名，饬委该副将刘长清统领，督同带兵各员前赴广西军营听候调用。其余城守各营兵丁共一千名，饬令仍赴楚粤交界，与初次所调官兵一千名，均归并峨边营参将马龙总领，听候钦差大臣赛尚阿等调遣。一面将调派各营分及领兵官衔名，恭折具奏。嗣又续调维州、懋功汉屯营官兵一千四百名，复经臣将遵旨行调缘由，附片陈明在案。

兹据禀报：初次调派重庆镇标及忠州、夔州协属各营兵丁六百八十名，已于四月十四日自巫山县行出川境。绥宁协五营兵丁三百二十名，亦于四月十五日自秀山县起行出川。二次调派军督提三标兵丁一千名，据报于四月三十日行出川境。其余绥定、太平各营及川北镇标顺庆、巴州、潼川等营兵丁五百五十名，城守、维茂各营兵丁四百五十名，均于四月十九、二十、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等日，陆续由奉节、万县前进，计期五月初三日以前，俱可出川。至三次调派维茂汉屯官兵五百四十名，懋功汉屯官兵八百六十名，共兵一千四百名，均由营起程，于四月十九、二十一、二十八、五月初一、初二、初三

等日，先后由彭山县上船，分起前进。现据具报，四月三十、五月十五等日全数行过重庆，约计五月二十五日以前，亦可全出川境。

除飞咨钦差大臣赛尚阿及广西军营查照外，所有节次调派川兵先后分起出境，并约计续调汉屯各兵出川日期，理合遵旨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70. 周天爵等奏凌十八在陆川清湖墟构筑营垒片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录副）

臣周天爵、臣劳崇光、臣向荣跪奏：

再，查会匪凌十八等被兵勇击败，黑夜冒雨逃窜，经臣等饬各文武跟踪追剿，该匪即窜入陆川清湖墟及广东化州之平定墟，将入会簿中之男女带去，添聚六七百人，内有不愿跟随者立即杀害。现仍蜂聚平定墟，亦按照官兵扎营式样挖濠筑墙，并恐兵壮追剿，于要路堆砌炮台，意在负踞。署臬司杨彤如会商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督率兵壮由乌石步步逼近，至清湖先择地利，扼要扎营，探明匪踪，设法攻击，并飞知会广东高廉道、高州府，约期会剿。

该署司旋接署化州知县来禀：州城兵丁仅四五十名，壮练均无勇艺不可靠，先曾会营督率兵勇驰抵平定防守。该匪窜至，兵勇连发鸟枪，伤毙数匪。该匪恃众拒敌，打入闸门，百姓惊惶逃避。因见贼众兵单，势难抵御，即督率兵勇退回合江，一面飞请提镇道拨兵接应。该匪在清湖墟又勾结土匪多名，连男妇约三四千人，现于闸外安设大炮，嘱令未及迁避之百姓不必惊慌，断不滋扰，因西兵追赶，暂为躲避，俟有善地，即行起身等语。

查该匪凶狡异常，与韦逆勾串会合，其祸心思逞不得，若一懈弛，必致死灰复燃。而信宜县是其巢穴，从逆者必众。何高廉文武人员于凌逆西窜之时，既不查其鬼类，预设重兵，以防归巢之寇，又不急聚壮练与李能臣前后夹击，互相应援，徒糜一军于株守之乡，使鹏化里望黔兵堵遏急如星火，坐失两省机宜，所关甚巨。不知广东素握强兵，而亦任其颓废若此。相应请旨，饬督臣徐广缙勒令镇将速歼垂毙之贼，刻期成功，则两省合力，戎事不致稽延矣。臣愚昧之见，是

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71. 周天爵等奏刘八败退合浦已咨广东从速会合围攻片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录副）

臣周天爵、臣劳崇光、臣向荣跪奏：

再，查博白刘八股匪前经壮练击败，于四月十一日连夜窜往广东合浦县属长坂、香山各村，当经奏报在案。

兹据新授广东肇庆府知府博白县知县游长龄、委员前任贵州黎平府知府朱德璲禀报：该府等督率壮练，于四月十二日追至距香山二十余里之樟嘉村。十三日攻进香山，该匪移窜东馆墟，分驻竹根坡。十四日壮练攻进竹根坡，该匪全行退踞东馆，惟时合浦兵壮未至，不能会剿。该府等业已逼近贼巢，势不可退怯一步，当饬生员王汝谐、职员朱允恭等带领壮勇，督同投诚之黄锦泗等，分作两队，先后继进扑攻。黄锦泗率领一队首先直入贼巢，杀贼十三人，并无大伙迎拒。旋闻墟外坡边炮响，喊杀声阗，料系贼匪伏围，随即结队退出。贼巢悉众来追，黄锦泗等归入王汝谐等队中，列阵并力抵御，复杀贼二十四人，刘八之胞弟刘九亦被歼毙，贼仍退踞东馆墟。我军回屯竹根坡，查点壮勇，阵亡十人。十七日该府等扎营樟嘉村，再图进剿。旋接合浦县函覆，以潮州兵勇俱在钦州，业已飞禀道府速带回廉，前来会剿，嘱该府等固守稍待。该府等现于樟嘉、松山一带，督饬调度，俟东省兵勇到日，设法合攻等情。

臣等查该匪刘八等被壮练击败，窜踞东馆墟，该府游长龄等督带壮练进攻，如果合浦有兵勇会剿，何难一鼓歼除。乃因东省官吏，于广马来犯西省者，总不防其退回截剿，迨追兵及境呼之益兵，若不得已而后应者，是以西省徒受广马之虐，丽贼巢穴之地反若无事之人也。

除飞咨广东督抚严饬合浦文武带领兵壮，赶紧会合围攻，务期迅速歼除净尽，勿留余孽外，谨合词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72. 谕赛尚阿饬两广文武合力围捕刘八凌十八等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

据周天爵、劳崇光、向荣奏，剿捕怀集、宣化另股贼匪情形各一折，又片奏刘八及凌十八等股窜回东省，请饬会剿各等语，已明降谕旨，饬令两省文武合力兜捕矣。

粤西一省群盗如毛，必须大兵会合兜剿，方能净绝根株。惟用兵之道，谋定后动。此时贼匪自以窜踞象州之会匪为最大一股，其凌十八、刘八、温大货五等股奔窜两粤交界地方，此拿彼窜，蔓延日久。迭据两省奏报，均不免互相推诿，所谓师克在和者安在耶！

赛尚阿计已驰抵军营，审度地势人才，全局在胸。现在剿办当以何股为先，何股为次，或合兵一处聚而歼旃，或分兵协剿同时并举，务当权其轻重缓急，相机布置。各股著名贼首擒获甚少，必应歼厥渠魁，乃可散其党羽，先剿后抚，庶无后患。其应如何运筹决胜，朕不为遥制。现踞象州中坪一带匪徒势已穷蹙思窜，是否仍归罗渌洞旧巢，正可乘机设诱设伏，截其奔窜之路，以冀一鼓歼擒。至凌十八、刘八等股窜回化州、合浦等处，经西省文武兵练跟踪追剿，何以东省全无接应！著即飞饬广东文武于交界处所合力围捕，毋令坐失事机。至窜入怀集县之贼匪，既经该署县李萱约会湖南官兵合击，何以带兵游击韩世禧忽然卷旆而返？是否恣意刁难，抑系闻贼逼近有心退缩，著一并查明严参。

又据周天爵等片奏，查明左江镇总兵德亮迭次歼擒贼匪，尚能表率等语。著仍遵前旨与惠庆一并确查具奏。周天爵等此次折内，何以乌兰泰并未列衔，殊不可解，岂军营情形竟不与闻耶！朕览广西前后奏到各折所陈情形，未免急遽无序，赏罚恐难平允，是以谕令周天爵来京。兹据邹鸣鹤奏报，五月内可于全州接印任事。赛尚阿抵军营后，定能相助为理，沈静致远，谋勇兼施。谅该大臣必能契合朕心，迅奏伟绩也。周天爵所调文武各官及绅士兵勇人等，着留心察看斟酌用之。周天爵等折片均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赛尚阿，并谕令巴清德、达洪阿、乌兰泰邹鸣鹤、向荣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73. 严饬两省在事文武协力会剿不得相互推诿谕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周天爵、劳崇光、向荣奏，剿捕怀集南坪贼匪一折，另片奏追剿刘八股匪及进剿会匪凌十八等各情形。据称贼首温大货五已由怀集窜回广宁。另有股匪窜入怀集县属之南坪村，经署怀集县知县李萱、贺县县丞任光祖督带练勇堵剿，署怀集营守备李定邦、千总杨鹤超、候选通判李宗沧、武城司巡检李长庚并生员黄威彪等各带兵壮，由诗洞地方前往南坪迎击，歼毙贼匪百余人，擒获二十余名，夺获大旗三面、子母抬炮七杆、铅弹火药藤牌刀械多件。广东德庆州匪首叶亚十、李亚聋二人当被击毙，余匪由广宁及附近德庆州界窜去。又升任广东肇庆府知府博白县知县游长龄并前任贵州黎平府知府朱德璲等，追剿刘八股匪至合浦县属之香山、竹根坡等处，督饬生员王汝谐等带领壮勇并督同投诚之黄锦泗等直入贼巢，先后毙贼三十余人。刘八之弟刘九当被歼毙。贼仍退踞东馆墟。又会匪凌十八等窜聚广东化州之平定墟地方，经署臬司杨彤如会同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督率兵壮攻击，约会广东道府定期合剿。该匪现仍踞清湖墟地方等语。

此次剿捕南坪另股贼匪虽获胜仗，惟温大货五、何明科等皆著名凶贼，已由怀集窜回广宁。近据徐广缙等奏报，剿办广宁贼匪亦未将首匪歼擒。若非东西两省合力痛剿，不分畛域，何以迅扫贼氛！刘八、凌十八等两股贼匪奔窜两粤交界地方，虽屡经击散，旋复啸聚，总因两省带兵各员不能并力兜围，以致此拿彼窜，良民受其蹂躏，遭其裹胁。何时还定安集，朕心实深焦念。

现在赛尚阿业已驰抵军营，著即严饬在事文武，激励兵勇迅速歼擒，并着徐广缙、叶名琛督饬带兵大员于肇庆高、廉各属交界处所，一体会剿，务使著名凶匪悉数就擒。傥该文武等有推诿退缩等情，即着据实严参，朕必执法从事，断不能稍为宽宥也。钦此。

74. 程矞采奏川皖等省派赴广西兵丁出境日期折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录副）

湖广总督臣程矞采跪奏，为应付川皖等省赴粤官兵，先后行出楚

北境汛，暨湖北派调官兵据报起程，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湖北省前经应付安徽赴粤官兵一千名，于本年五月初二日全数行出楚北境汛缘由，业经臣附驿奏报在案。兹查四川督臣徐泽醇初次奉调重庆镇标、忠州、夔州等协营兵一千名，分作两起行走，其二次续调川兵二千名，遵旨派督标副将刘长清等分起管带。又奉旨再挑四川懋功协，大小金川屯兵六百名、绿营兵二百名，维州协五寨屯兵四百名、绿营兵二百名，共一千四百名，均应自湖北巴东县入境，历宜昌、荆州二府属，由监利县荆河口出湖南巴陵县境。随即查照成案，详议章程，饬令经过各属，一体照例应付，并遴委文武大员，会督各该地方官沿途接护催趱去后。

旋准湖南抚臣骆秉章咨：据巴陵县禀，川兵由宜昌水路至湖南省，向有两路可走，水大则由公安太平口取道澧川抵省，其路较近；水小则由监利及巴陵至省，其路较远。现在水势增长，请由太平口行走，以期迅速等因。又经行令荆州府查明饬遵。兹据署湖北藩司瑞元详据巴东、监利、公安等县呈报，四川头起官兵，除绥宁协兵三百二十名由湖南常德府径赴长沙省城外，其重庆镇标及忠州营兵三百五十名、夔州协兵三百三十名，均于四月十四、二十三等日入湖北巴东县境，二十九日出监利县境。二次头起兵一百七十名，于四月二十一日由水路入湖北巴东县境，五月初四日出监利【县】境。二起兵二百名，于四月二十五日入巴东县境，五月初六日出监利县境。三起兵一百八十名，于四月二十八日入巴东县境，五月初七日出公安县境。四起兵一千名，于四月三十日入巴东县境，五月初七日出公安县境。五起兵四百五十名，于五月初二日入巴东县境，五月初八日出公安县境。三次头起提标中军参将巴彦布等管带汉屯兵丁五百四十名，于五月初六日入巴东县境，五月十一日出公安县境。尚有汉屯兵八百六十名，未据具报入境。至湖北省初次奉调之宜昌、郧阳二镇官兵四百名，已由湖北监利、嘉鱼等县出境。其二次续调湖北兵二千名内，提标五营官兵，已据报于五月十三、十六等日自营启程；宜昌镇标四营官兵，据报于五月十五日启程；郧阳镇标四营、竹山协二营官兵，据报于五月十五、十七、二十等日启程各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伏查粤西匪徒滋事，势甚披猖，现经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等

前往剿办，亟须厚集兵力，俾得肤功迅奏，以彰天讨而快人心。除飞饬带兵各员星夜儹〔趲〕行，并饬沿途地方官及文武委员一体妥为护送，严催兼程前进外，所有应付四川省头二次及三次头起官兵，暨初次派拨湖北官兵已先后出境，其续调官兵，现在一体严行催儹〔趲〕各缘由，理合会同湖北巡抚臣龚裕合词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臣前于续调征兵时，曾另派都司骆永忠等带同弁兵八十员名，由省押解架炮抬枪七十尊杆，赴粤听候拨用。兹复准湖北提臣博勒恭武咨：查提标及襄阳等营尚存架炮、抬枪、抬炮十五尊杆，添派弁兵二十员名解赴前途，归襄阳城守营游击刘永钧管带，以资利用而备要需。当经臣移行遵照，合并附陈。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75. 唐鉴奏广西用兵宜以安民为主折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录副）

前任太常寺卿唐鉴跪奏，为广西用兵，宜以安民为主，一在设立民堡，一在收恤难民，仰祈圣鉴事：

窃为广西自去年秋季以来，匪徒滋扰，转掠数府州县，本省文武率领兵勇，且战且堵，未能得力。我皇上至仁恻怛，深念贼势披猖，小民荼毒，钦派大臣督率文武剿办防堵，屡次各省调兵拨饷，以期速就荡平。仰惟圣虑忧勤，时深兢业。只以贼匪未除，斯民失所，贼一日不净，民即一日不安也。臣闻粤西之民，至不安矣。贼过一村则一村扰，过一墟则一墟扰，过一县则一县扰。逃者幸脱，而家室不知何归；匿者偷生，而衣食已非己有。男不得耕，女不得织，而生业废；男为贼役，女为贼孥，而生理亡。闻之心伤，念之心恻，是不可不思所以安之。安之之术，莫善于设立民堡，莫急于收恤难民。

粤西峰峦重叠，岩岫回环，中间墟场村落，所在皆有，或数百家，或百家，或数十家。田亩园场，家有其业。乘其列障回翔之处，于山杈岭岔，垒石为垣，高可蔽人，外面遇有悬崖挺出，硝壁天成，自然之险，坚城不若也。即或不然，施工铲挖，去夷就险，亦非难事。其在平原，则开沟筑垣，沟深广一二丈，垣高亦一二丈，上下相资，内外交备，有溪涧则通为深堑，有林箐则结为重栅，较之山寨多

费工力，而粤西形势则平原少而山寨多也。其为堡也，合五六村及十余村为之，星散零居之户则可并入附近堡中。每堡修广约方数里，其田产所出约可食数千人或万人。堡中议出公正有识者数人为堡长，以司一堡之事。稽查出入，毋为贼所欺；禁止穰赛，毋为妖所惑；劝勉耕读，毋为惊疑废正业；讲明忠奋，毋为邪匿生妄心。地方州县朔望出巡，教之以大义，申之以明罚，推之以诚心，结之以恩意，则堡中人皆为腹心干城矣。每堡四面立望楼数座，堡长凭公轮派多人，昼夜瞭望。无贼则耕者耕，读者读，樵者樵，牧者牧，各安本分，不废职守。有贼则鸣锣为号，齐起抵御，发石可以歼远，挥锄可以击近，削竹可以为戟刺，揉木可以为钩援，火弹喷筒砖块瓦砾皆兵器也，可以应敌。堡中人人自卫，户户相保，众志成城，贼来未有不能堵御者也。若果府厅州县遍立民堡，声气相连，守望相助，贼至不能得食，退亦无所裹胁。一堡如此，众堡皆然，一县如此，众县皆然，则民志日壮，贼势日沮。贼恒饥而民恒饱，贼恒劳而民恒逸，贼恒濒死而民恒安生，贼恒鼠窜而民恒鸠居，久之而从贼者悔，将散而思归于民。又久之而逃贼者愤，将转而致命于贼，加以官兵四路追剿，各险要均有扞备，则贼不战而自穷矣。而且堡之立也，可以为战阵之犄角，可以为壁垒之应援。官兵穷战穷追，得堡寨而收指臂之助；堡寨被攻被劫，得官兵而有保障之资。是则兵可以卫堡，而堡亦可以卫兵矣。堡未尝不恃兵，而兵亦未尝不恃堡也矣。

粤民遭贼蹂躏掳掠，老弱转沟壑，妇孺投塘井，愚者被诱而困于无知，怯者被虏而屈于无力，黠者诈从以观衅，良者四散以逃生，急切无告之时，其可原可悯亦非一事，而要在天心怀保惠鲜之中。臣愚以为地方有司之官，急宜仰体好生之德，如伤之仁，各府州具收恤难民，其鳏寡孤独按日给以口粮。壮者有技艺者，或令其随营为役，或分入堡中，以备耕作及防御等事。因人制宜，因事驭众，要不使一民不得其所，则转危为安，同登衽席矣。

此二者，皆将来善后事宜所必办之事，与其办于贼平之后，不若办于未平之时。贼正披猖，斯民涂炭，逃窜无门，流离遍野，得此堡寨以复旧业，而又加以存活，始得回死为生。贼未平而民先安，与贼平而民后安，其得失大有间也。况得此而民日益多，贼日益蹙，其利

害更不相侔矣。所有办理经费，约计不过十余万，即请归入善后事宜内，据实核销。查嘉庆年间，办理川楚贼匪，亦以堡寨收功，部中当有成案可稽也。

总之，此等乌合，如蜂窠蚁穴，深山穷谷窠穴存焉，时出时没，恐扑之未必能遽尽，扫之未必能遽无。而远调新兵，未谙艰险，纵加习练，必须日时，糜帑无穷，而蒇功难必。不若坚立藩篱，先安盘石，收赤庶为干橹，假崎岖为安宅。彼恃险而我即凭险以困之，彼恃众而我即集众以歼之。拒贼犹在一时，保民可以百世。而且立堡之需，可按地而约计，不似添兵之费，难先期而预定也。臣愚昧所及，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76. 乌兰泰密奏周天爵向荣秦定三等不和情由折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朱折）

奴才乌兰泰跪奏，为遵旨查明据实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五月十五日申刻，在独鳌山军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咸丰元年五月初二日奉上谕：

本日据周天爵、乌兰泰、向荣具奏，镇将又受节制。又据周天爵单衔片奏，向荣曲徇其子向继雄，兵不用命等语。周天爵、向荣自赴军营以后，屡经谕令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此次探闻贼有北窜之信，经周天爵屡次札饬秦定三、周凤岐堵追接应，何以该二人延不用命？湖南副将博春、和春统带楚兵何以时历三日，并无一战？向荣奋勇争先，屡著战功，何以周天爵参其曲徇伊子，致失人心？详阅陈奏各情，皆因统兵大员不和，以致观望贻误。周天爵忠直素著，向荣奋勇争先，人所共知。而近日徐广缙亦有参该提督诿卸观望之奏，是否实情？秦定三人之心地朕未深悉。乌兰泰甫到军营，无所用其回护，其所以不和实在情形，自己访察周知。是否周天爵不善驭众，致失兵心？抑系向荣、秦定三等各有徇私观望之处？著即查明据实密陈，毋稍隐饰。并将现查各情于具奏后，一面迅速知照赛尚阿可也。赛尚阿未到以前，乌兰泰必能仰体朕意，调和诸将，使之尽释前嫌，共图决胜。乌兰泰，朕素知其沉毅，谅必不负委任，况系密旨交查之件，尤不可泄漏。勉之，慎之。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

前来。

伏思奴才一介庸愚，知识浅漏，今蒙皇上特交密查事件，何敢稍有隐饰，致负委任。

遵查周天爵片奏，向荣曲徇其子向继雄，致失人心，兵不用命一节。查向荣之子五品荫生向继雄，随向荣在军营效力，父子之情，不无勷佐之处，惟向继雄不能避嫌远疑，迹近干预。又因向荣保伊子花翎，以致众心不服，军营中随有物议，甚至楚兵藉端挟制，即有以后再打仗，断不上前之说。是周天爵所奏，向荣曲徇其子，致失人心，不为无因。

此次探闻贼匪有北窜之信，经周天爵屡次札饬秦定三、周凤岐堵追接应，该二人延不用命一节。查贼匪在武宣东乡，秦定三、周凤岐共驻一营，在东面堵御，与管带东勇之现署右江道张敬修营盘相连。贼匪于四月十五日夜四更时，由三里墟、东岭、大林、小林一带窜出，直奔东北而去。奴才等于辰时闻信，周天爵约奴才往向荣营内商议。向荣言及已派壮勇二千追去，现闻东岭尚有贼匪，正议拨兵堵截。探兵又报，贼已全行窜逸，东乡一带并无余匪。随议向荣督兵追剿，周天爵即赴秦定三营去。奴才回下处，差人复探。至午时，周天爵回城，奴才迎约到下处，询知秦定三已带兵追去，周凤岐留守营盘。周天爵并言得密报，贼分十三起，已窜者不过前数起，其余尚在大林一带。正说间，向荣亦到，周天爵又将密信告知向荣。向荣闻知，令官兵暂回营盘，复差人确探，时已未刻。是晚起更时，忽报追兵退回，奴才即赴周天爵处询问。周天爵亦深着急，言据各带兵官禀称，贼踞住官桥，兵勇追至，在彼打仗已胜，因各兵勇俱无锅帐相随，无处买食住宿，故各回本营等语。已申饬各官，令四更起营，仍驰赴官桥尾追。正说间，向荣差人来报，复探各处仍无贼匪。并言，向荣于四更时起营，先赴大林、小林等处探踪追剿。奴才因恐追兵仍有不前，与周天爵商议，亲带护器械兵二百名督追。是夜四更，向荣拔营，各路兵勇亦前后起营。奴才于次日午时始得起营。申时行至离城二十五里之二塘地方，秦定三之兵已在彼处扎营，张敬修之东勇亦在彼处屯驻，均经奴才督催前进。是夜四更，行至官桥，向营由大林探剿无贼，已先至官桥扎驻。此贼匪由武宣东乡窜出，官兵先后追至

官桥之实在情形也。

其秦定三、周凤岐于十五日夜间，贼匪窜出未能堵御。十六日，追贼至官桥，打仗已胜，因兵无锅帐复回。十七日，又在二塘扎营，未能尾追。贼窜之前，周天爵即与奴才言过，闻贼做五日干粮，势必欲窜，谅必札知该镇将。是周天爵所参该镇将屡次札饬堵追，延不用命，亦属实情。惟张敬修管带东勇八百名，与秦定三连营防堵，既密札秦定三，亦必密札张敬修。秦定三十七日在二塘扎营，未能尾追。张敬修已在二塘扎驻，并未尾追。周天爵既参秦定三、周凤岐，未参张敬修，人心已有不服。

至统带楚兵之副将博春、和春系向荣随营将官，非向荣专派不能擅出。向荣于十六日午时，督兵追贼，业已出队，因闻周天爵言得密信，贼未走净，故致复回。十七日，先赴大林、小林等处，因无贼匪，复追至官桥。其时贼已弃官桥，奔古城。十八日追至古城、牛栏塘，因隔水田地势不可，故三日未能接仗。周天爵奏参博春、和春，时历三日，并无一战。或因该二将未能即时禀请追贼。

至于彼此不和，奴才未到武宣以前，闻知本年三月初二日，因与贼匪打仗不利，后向荣见周天爵，说话间，秦定三已至，周天爵闻秦定三不前，脚踢大骂。后访知秦定三并无不前之处，差伊子周光岳与秦定三谢过。年老之性，反自不忍，即言向荣推卸。而周天爵与向荣，向荣与秦定三，均似因之有隙，以致不和。更因逆匪凶悍，兵不用命，自到武宣屡次打仗，未甚得利，故统兵大员虑及，再战难保必胜，一经不利，损将伤兵，败名挫锐，此情亦所不免。惟既知兵不用命，即当推诚驭众，设法挽回，乃因旷日无功，互相推过，而以小嫌借口，彼此訾议。至于文移信函之间，巧饰推诿，预占地步，是徐广缙奏参向荣诿卸观望，亦属有因。至于周天爵为人，居心本属忠直，惟性强耳软，年老精神不及，以致其子周光岳从中干预，致失人心。

以上遵查各情，皆奴才亲见亲闻实在情况，不敢回护，不敢隐饰。至于奴才受恩深重，惟有恪遵训谕，于赛尚阿未到以前，调和诸将，使尽释前嫌，共图决胜，仰慰圣廑。所有奴才遵旨查明各情由，谨据实恭折密奏，伏祈皇上圣明洞鉴。

再，奴才于拜折后，即遵旨将查明各情，已飞咨赛尚阿矣。合并

声明。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77. 乌兰泰奏损将失机不敢捏饰避罪片（附录奏稿信稿）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录副）

再，奴才于五月初十日督兵打仗后，即于是日亥刻，将打仗大概情形先行函致周天爵，声明因损将失机，即当据实奏请军前正法。并将是日因奴才心绪不安，一切情形多有遗漏，未能详述之处，写于信尾函致去后。旋于五月二十一日，接准周天爵移来奏稿，奴才阅读实深惊愕，所奏情形多有不符，即奴才请罪之处，并未声明，询知折奏业经拜发。

伏思奴才连日督兵打仗，虽系大胜，究有一败，以致伤亡官兵甚多，本属惶恐不安，何敢捏饰避罪，以启官兵欺饰之渐。再四思维，惟当据实详细奏闻，仰祈圣明洞鉴。谨将周天爵移过奏稿，并奴才函致周天爵信稿，一并抄录恭呈御览，附片声明。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抄录周天爵咨来奏稿

奏为进剿逆匪大获胜仗，兵将乘胜过猛，凫水追贼致有损失，贼焰又复滋炽，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武宣东乡逆匪窜踞象州中坪、百丈、新寨一带，知大兵将至，穷蹙无聊，而贼巢铅弹稀少，至有用铜钱者。臣等与各镇往返筹商，非急战则必舍命豕突，过急又必致死于我，于是各处列营，徐徐进逼，先使不能乘隙而窜，而犄角之势成，俾顾百丈则不能并力中坪，抽兵中坪则不能不顾新寨。于是臣乌兰泰统带贵州镇远镇、古州镇、威宁镇三营官兵共四千名，于五月初八日自罗秀拔营前进，是日午刻至独鳌山南梁山村地方扎驻，距中坪四五里许。臣向荣均于是日由桐木拔营，至界岭驻扎，据中坪之东。云南昭通镇总兵经文岱与新授浔州府知府张敬修由林村至寺村扎驻，皆不出十里内外。各营随带壮

❶ 旨见87件。

练，并环峙其旁。贼知非死战万无生理，迨我营盘坚固，此击彼救，即鏖战亦万难窜出。于是乘我进营之始，于马鞍山后，有南北山河一道，贼逆于五月初九日午刻，于东面山头摇旗出队，即时聚集四五百人，其后布满山谷，约有数千，直逼臣乌兰泰三镇大营而来，意各处营盘尚未整齐，不能救援，倏忽到此，已布在河之西面山头。臣乌兰泰当饬官兵毋动，一面分队，各分路数，饬旗兵施放大炮火箭，隔河击毙贼匪多名。该匪败退，纷纷窜回。臣乌兰泰因该匪狡谲异常，恐其设伏多端，令全军扎驻未撤；并先于未开仗时，派拨弁兵在独鳌山北要路，挖濠筑墙，分扎营盘，至二更时，始令按队回营。其威宁镇总兵重纶先因病请假，在象州医治。其署贵州大定协副将佟攀梅在山岭扎营，山多顽石，不能挖筑濠墙，是夜督饬各营加意严防。

初十日寅时，据探报，有贼匪数千渡河，发火箭直扑威宁镇营盘，方烧帐房。副将佟攀梅一面悉落帐房，渐次出营。臣乌兰泰遂督率三镇官兵排队出营。该匪分十数股约四五千人，炮子势如飞蝗，坠落队伍甚多，我兵皆伏，未伤一人。臣乌兰泰严饬官兵仍旧站队，一面督令自带旗兵施放大炮火箭。前三炮即打中第二山头贼匪，见贼散乱，后数炮又打中第一、第四山头，于是贼匪大乱。忽打中贼巢望楼，贼向下走，忽惊倒地，于是楼上无执旗号令之人，而我兵亦分股迎击，用大炮、火箭、抬枪、鸟枪，持定对人轰击。臣乌兰泰往来指挥，亲督官兵奋勇攻杀，先将西南山头贼匪击败，复由独鳌山脚过桥，直扑贼队。该匪大小队伍数十层，击退一层，后层又上前迎拒。我兵亦整亦暇，自寅至巳战至四时之久，将该匪队伍全行击散。共轰击杀毙贼匪，尸横遍野，约千余众，舍去大炮七位，溃败奔逃，我兵已大获全胜。

惟西南山头尚有贼匪数十，该参将马善宝等见贼已大奔，誓将灭此朝食，遂率众大呼，策马竟渡，臣乌兰泰止之不及。逾河里许，该匪已败者忽然站住，俄而西南山谷间突出数百人横栏归路。约我官弁一员，贼以数十人环刺之，我马先陷田泥中，以此受刀矛毙者贵州抚标中军参将马善宝、镇远镇游击博勒果布、威宁镇中军游击刘定泰。臣乌兰泰催众力救，并斫伤退懦数名，然后将贼匪战退，护兵渡河归伍。是此仗已大挫贼锋，该将等见贼如仇，一意酣战，虽鸣金不止，

竟致有所挫损。所有阵亡兵丁及在崖谷死者二百余名，尚未尽获尸具，容俟查明造册咨部。

臣等查该逆自知罪大恶极，是以同有矢死之心，其操心危虑所恃以害人者，独有设伏抄后，自为必胜之计。且该逆生长斯土，党羽皆其乡人，比及交仗，乡匪多方诱误，亦有从旁杀进者。外省兵将虽日有乡导，亦不能悉其情伪，是以贼之用计易，而我之料贼难也。臣等商议惟有将计就计之法，贼以全副精力注意于伏，我亦全副精力尽用之于破伏，而不必尽用之于力战。今此次大胜之后，致有疏虞，贼见我兵折将损，气焰更凶。

所有十一日、十二日连获胜仗各缘由，统于附片详之。此后当休息兵力，暂回各营，十分固守，厚集大兵，方望歼之。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览。

抄录致周天爵信稿

敬修老兄台大人阁下：

敬启者：弟昨日卯刻带贵州三营官兵进逼贼巢，至午时到独鳌山南梁山村地方，距中坪四五里，仁义村二三里，隔河一道，其独鳌山以南一片平阳。弟将三营官兵分为二十四队排列，适见东面中坪第一山头贼匪望楼上摇旗，即时聚集约四五百人，后六座山头俱铺满贼匪，即放大炮，炮子飞响如蝗，坠落官兵队伍甚多，并未伤一人。弟一面饬令官兵毋动，仍旧站队，一面督令自带旗兵，施放大炮火箭。前三炮即打中第二山头贼匪，见贼众大乱，后数炮又打中第一、第四山头，又见贼匪大乱，甚至打中贼巢望楼之上，贼匪往下悬坠，不知被何物挂住该匪一腿，有一时之久，贼匪不暇救下。其铁火箭共放十一支，中第二、第五、第六山头，贼匪即纷纷溃散，登时由后坡败回。我兵无不鼓舞称快。因恐该匪狡猾，全军俱未撤队，至起更时，仍在原打炮处，放起更炮毕，始令各兵从容按队回营。

弟等在沿河打仗，随令各营在独鳌山北要路扎营，赶紧催令挖濠筑墙，并分派弁兵巡哨打探，而威宁镇兵在山顶上扎营，并未挖沟垒墙。是夜严防。至本日寅正时分，探报有贼匪数千蜂拥出巢而来。幸

各营本已预备周密，弟即派令我兵出敌，并于各要处将镇远镇官兵排齐队伍静待。其时贼匪分十数队开炮轰打，我兵亦各处用大炮、火箭、抬枪、鸟枪迎击，各兵丁无不奋勇向前。惟威宁镇兵始终在营盘未动，屡次用令箭催攻不应。弟各处亲督，往来指挥。我兵异常奋勇，不避枪炮，先将西南山头打炮之贼约二百余匪用炮轰败，后由独鳌山脚直扑贼队，用连环抬枪、鸟枪击毙贼匪，尸横遍地约有一千余人。贼匪大败，所剩余匪不过百余。我兵夺获贼炮七位，先夺之三位运入营盘，后四位弟令暂存桥北，令获炮兵仍回队伍。适间枪炮俱止，我兵整队站立，已大获全胜。

惟西南山头打炮之贼尚有三十余名不敢下山，弟调出一伍兵令擒其匪。该匪有八九人向北奔走，被我兵击毙二人，其余七人直奔威宁炮前而去。乃威宁炮兵二十余人，竟退入队内。该匪见炮兵忽退，即飞奔而追，而威宁炮兵即回跑入营。该匪又赶，威宁合营官兵弃营奔溃下山，俱跑入弟营。计威宁之队，离营不及三十步，其炮离队十数步。所赶之贼，弟在山下看得甚真，仅六七人。乃以一千官兵不敌七贼，真出情理之外，实为可恨之至。

旋因该营全军奔溃，该匪即用该营之炮下击弟营。其山南已败之贼，复来二三十人。其桥南站队之兵见威宁营盘已失，全军退下，不知何情，不免惊惶。而梁山村内败贼百余复出，以致我桥南之兵疑贼有另股扑营，并见威宁营已失，疑本营已失，故退下河而走。该匪等即过桥直扑弟营，弟只可入营盘防守，虽四围皆贼，幸为数不多，且炮药等件被我兵夺获，正南有炮攻打，西南山头威宁营盘往下攻打，谅俱系威宁之炮。弟营中精兵八伍，俱在桥南退散，而所余之兵，仍极力用抬枪、鸟枪轰打，复击毙多匪，并夺回威宁营盘。约有半个时辰，该匪不能支持，渐渐退过桥南。弟仍恐其调取药铅复攻，即亲带兵丁约二百余名追至河北小土岭上面，令田都司不准追贼，不准回走。适间向军门差刘孟三带勇，并湖南李镇带兵一千前来接应，彼时贼匪退回，弟故未令过河，俱令回营。彼时不知官兵伤亡甚多，后即查点，不料各营中阵亡参将马善宝一员，游击博勒果布、刘定泰二员，千把外委约有十数人，并兵丁二百余名，因尚有尸身未曾找到，不知清数。睹此情形，实为可惨。弟失机损将，即当自行据实奏请军

前正法，以殉阵亡官兵。其威宁镇官兵误全军之情，亦必据实奏闻。

再，因查知官兵阵亡不少，深恐贼情叵测，退之不可，守之为难，故复函致向军门，派兵一千名来此协防。其威宁官兵势不可恃，应如何安插之处，即请酌夺。并请量为拨兵，以助攻守，是为至要至祷。专此飞布，顺请勋安。诸希澄鉴不宣。

再，弟此时心绪不安，一切情形，多有遗漏，未能细述，尚祈渊鉴。

朱批：览。

78. 乌兰泰奏独鳌山一战损将伤兵自请治罪折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朱折）

帮办军务广州满洲副都统奴才乌兰泰跪奏，为奴才接统贵州镇远镇臣秦定三所带黔兵，赶紧选锋训练，并督兵进逼贼巢，连日与贼打仗，已大获全胜，后因误败，又复转胜各情形，恭折由驿驰奏，并因损将伤兵，据实奏闻，请旨将奴才于军前治罪，以殉阵亡官兵，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四月二十八日在象州接准专办军务臣周天爵咨，将镇臣秦定三所带官兵二千二百名，交奴才统带。奴才即于二十九日驰赴罗秀军营，当即查点镇远镇清江协、松桃协、铜仁协、台拱营、丹江营、古州镇、朗洞营、下江营、黎平营官兵二千二百名，内除前打仗阵亡及受伤患病并遣回原营外，仅有一千六百三十四名，内按名挑选，选出年青力壮可以教战者一千名，即将奴才所带之抬枪、鸟枪，长矛等项器械分给，赶紧教以打仗阵式，并将军营一切条规纪律逐一传示。奴才每于教练时，面以大义激劝，谕令遵约束听号令，以期杀贼立功，并随时分别赏罚，众官兵无不欢欣鼓舞。数日间操练一切日见有效，奴才虽寝食不暇，心中甚喜。其罗秀所驻之兵，尚有贵州威宁镇重纶统带一千名，署古州镇李瑞统带八百名，虽未经交奴才统带，奴才既有帮办军务之责，岂敢少分彼此，满拟将本营之兵教练熟习，即分饬教演该二营，以期号令为一，连络一气。

至五月初七日晚间，奴才及署镇臣李瑞俱接准专办军务臣周天爵咨会，飞檄各路官兵拔营，逼兵贼巢屯扎，克日四面围剿。初八日，

并准提臣向荣知会，已督兵由桐木移进屯上地方扎营。查屯上在中坪贼巢东北十五六里，且镇臣重纶等均经接准严檄催进。奴才再四思维，罗秀所驻贵州三营官兵，共实有三千四百之数，若进逼贼巢，是为中路吃要之兵。西路寺村、东路屯上既有重兵逼近，奴才等所带三营之兵，若不前进，恐误围剿之局。奴才本带之兵虽经操演数日，稍有成效，而众官兵踊跃鼓舞，似微有把握。惟威宁、古州二营之兵，虽未经奴才亲身操练，闻前番贼匪扑营，该二营尚能取胜，意及拟为两翼，亦似有用。其威宁镇臣重纶，初九日以前即在象州养病，并未在营。是以奴才会商署古州镇臣李瑞，并知会威宁营带兵官署副将佟攀梅等，即于初九日卯刻一同拔营，逼进贼巢。

奴才即于选练之十二伍兵，每伍计七十二人，并接应兵一百余名，共一千名，整队先进，其余之兵分前后队，派参将任大贵带领，保护军装后行。奴才初到罗秀，即招募乡民探询道路，募得黄标隆、梁景章二人，指引图画甚为详细。因知由罗秀至中坪有东西二路：东路走法寺、白秀等村至都金，即距中坪七里，再进由牛路岭二里直到中坪；西路过河走罗秀、大州等村，过独鳌山西角至梁山村，有十余里平阳旱田，河东三四里即中坪，二里余即仁义村。因知提臣向荣业已驻屯上，复进移界岭。奴才等随由西路而进，至午时进至独鳌山，令大兵暂在山北少驻。奴才亲带数人，至山南梁山村一带相度形势，其地果系一片平阳，东临大河，河东中坪、仁义等村俱在目前。正相看见，见中坪村北第一山头贼匪望楼上有人摇旗，当时聚集二三十人。奴才即将大兵调过山南，距河岸百步，分为十二队，并令古州、威宁二营兵各分六队排列。时由仁义村突出贼匪三四十人到河东岸，被我兵用抬枪击毙二名，余匪窜回。其望楼下贼匪已聚集六、七百人，站在第一山头。不多时，纷纷云集，将六座山头铺满，即用大炮向我军打放，炮子飞响坠落官兵队前，队内当时拣十数个，其势如我兵一动，该匪即过河扑下。奴才随饬令各队官兵，照旧站队毋动，一面令各营在独鳌山后扎营。时该匪之炮愈打愈紧，我军挑夫并村民俱已躲避，兵丁中间有在坟冢土丘后躲藏者。奴才恐众人心慌，队伍移动，即带二家人亲立河岸，以安众心。

随令旗营官兵前进河岸，放炮放火箭防御，承惠、那尔浑并贵州

带兵官副将衔德安带同旗兵，将四位炮运至河岸，放至三炮即打中第二山头，后数炮又打中第一、第四山头，遥见贼众大乱，甚至打中贼之望楼。楼上贼匪往下悬坠，不知何物挂住一时之久，该匪不暇救下。其铁火箭共放十一支，中第二、第六山头三支，落山后坡二支，贼匪即纷纷溃散，由后坡败回，我兵无不鼓舞称快。其村中乡民复出与官兵送水，挑夫等亦皆回归。因恐该匪狡猾，全军俱未撤队，照旧站列，令守营之兵做饭送与兵食。至晚在该处放起更炮后，始令从容整队回营，仍派兵丁在彼处零星放火亮，奴才督后，全军归至营盘，时已子初。其威宁之营即扎在奴才营西边山顶上，古州营即在中间。因奴才疏忽，未虑该二营未挖濠筑垒。是夜严防。至次日初十寅初时分，探报有贼匪数千蜂拥渡河而来。幸各营兵已预备，地势奴才已看过，其独鳌山西角三余步有水沟一道，小石桥一座，沟北三道小土岭，岭北约五十余步即奴才之营。独鳌山后一块平坡，虽隔水田，沿山根有路可过。其威宁营以南，一道山梁直通南山头，与三道小土岭相连。奴才即将所练十二伍兵，拨四伍在头岭，三伍在二道土岭，古州镇在三道土岭，又拨二伍在独鳌山后平坡埋伏，又拨二伍在头二道土岭之间山凹中埋伏。适间，贼匪二三百先踞通威宁营山梁之南山头，奴才即令旗兵运二位炮在二道小土岭之山腰，正对贼匪轰打，并拨二伍兵随炮护卫，头道土岭亦安设大炮二位。其威宁营兵止在营外站队，奴才差人持令箭催进，乃屡催不应，始终未离营盘。后奴才亲身督催，署副将佟攀梅迎见。适南山头贼匪已开炮轰打，奴才随令该署副将往前开炮迎敌。其间大股贼匪已至桥南，俱二三十人一队，一排十馀队，约有十数层，由土岭下看，遍地皆是。其前队之贼已开炮向我土岭上兵轰打，炮子如蝗。奴才早经教知各兵，俱在岭顶后坡蹲伏，打枪炮时仅露半身，装子药时全身不露，并嘱如对面打枪炮俱蹲身，容贼炮响后装药时，再挺身指准开放。故该匪炮子高者即由上过，低者俱打在土岭前坡。我兵各各头上均落有土点，皆其打低炮子触起之土。我兵因得地势由高临下，枪炮火箭齐发，炮子如雨下，相打约一时之久，乃该匪前队既弊，后队又进。奴才见其凶勇异常，复将护炮二伍内调过一伍，在第一岭上帮打。

正打间，见该匪东面十数队约三百余人，由稻田奔鳌山西角直扑

我营。奴才即差人告知平坡二伍，容其转过山角再打，并令两岭中间伏兵亦听令再打。该匪转过山角，尚未开炮，我兵抬枪、鸟枪齐打，岭间之伍亦由西横击，该匪前队全行倒毙，后队弃炮回奔。我平坡二伍兵即追杀，将过稻田，奴才飞差人拦住。适我兵已得获大炮三位，其桥南之贼见其过山之匪败回，前数层队已弃炮奔溃。奴才见其势已倒，即令各伍兵整队过桥追杀。乃该匪后层队仍旧前扑，用炮击打。奴才随令各队兵一齐开放连环枪，随打随进。该匪每一队约二三十人，用炮一位居中，藤牌四五面在前，人俱蹲在藤牌后，打炮时藤牌一张即响炮，响完藤牌仍闭，甚至一队中被我兵打倒一半，其余一半，仍旧放炮不动，仅剩四五人，方回跑入后层队内帮打。在桥南又约打一时之久，已攻破其队十余层，该匪不能支持，倾然败奔，有过河回巢者，有藏避梁山村者。我兵离村不过百步，奴才即令整队毋追。其时尸横遍地，我兵又夺获大炮四位，奴才令抬至桥北暂放，仍令兵丁回队，其割取首级耳朵者甚多，奴才均令掷去，仍归队伍。枪炮已住，已大获全胜，官兵无不欢欣鼓舞。

惟西南高山头上打炮之贼，经威宁营之十二位炮并土岭岭凹四位炮一齐轰击，已历时三时之久，贼炮无子，贼众被炮轰毙，溃散下山，山上仅剩三十余贼。适有山上逃下十数贼奔梁山村，被我兵截回，奴才即嘱署古州镇李瑞、副将衔德安，令大队毋动，照旧排站，随即回过桥北，带一伍兵迎击逃下之贼。其贼即往西北奔窜，经我兵用抬枪击毙二贼，仅剩七贼复奔上西山梁，往北直走，离威宁营打炮处不远。奴才即喊令威宁兵前迎，乃威宁炮兵因打炮并无长器械在手，眼看该兵退回队内，其贼见炮兵已退，直扑威宁大队，大队之兵亦即退回营盘。其贼仍乘势追扑，以致该营之兵全行弃营，哄然由山顶溃下，俱跑入奴才营内，声音甚重。威宁站队兵离营盘不及三十步，打炮兵离本队兵不过二十余步，所扑之贼，奴才在山下看的甚真，仅止七贼。以一千官兵不敌七贼，实出情理之外。

乃因该营全军奔溃下山，其南山头打炮之二三十贼亦直扑来，即用威宁营之炮直攻奴才之营。我桥南站队之兵，忽见威宁合营溃下，营盘已失，不知何情，疑有另股贼匪扑营，并疑本营亦失，不免惊惶。其梁山村败匪见该匪夺占营盘，复由村内扑出。我兵惊惶回退，

不敢过桥，俱由独鳌山南下河而走。其贼匪追杀至岸，复过桥直扑奴才之营。奴才万分焦急，无可如何，只得入营防守。幸贼匪不过二百余人，为数不多，且炮药先被我兵夺获。惟山头上用威宁营之炮往下攻打甚紧，营中伤亡甚多。后该匪将炮运在小土岭上，向北攻营。奴才营中精兵俱在桥南，过河败散，抬枪亦随兵在外，南面仅有二杆抬枪，奴才令兵丁听令一齐放鸟枪。该匪扑下土岭，离营甚近。奴才令兵丁放鸟枪二阵，击毙该匪四、五十人，其余转至东面平坡，仍向营中放炮，营内复用抬枪鸟枪攻击。其贼不能抵敌，渐渐退回至二道土岭上扎驻。

时山顶之炮仍旧紧打，奴才见东南面似可保住，即赴西北面照料，见威宁营官兵俱伏藏在内，即唤带兵官，始而不出，复令兵丁寻找，署副将佟攀梅、署游击庆禄自己将顶戴摘去，跪见大哭。奴才实在气愤不过，即夺汉兵大刀砍佟攀梅，该将跪伏正砍背上，幸系刀背砍下，该将未致重伤。庆禄走避，众官兵将刀夺下。奴才即与威宁众官兵说：若好汉子，将营盘夺回，免死，不然全杀。该营都司富珠隆阿亦自将顶翎摘去，出营集兵，该兵丁等仍不敢出营，以至奴才营之官兵用刀背砍打，百般辱骂，即奴才家人俱用马鞭驱打，始出去三四十兵，仍不敢动。适旗营兵史茂广并镇远兵张廷奎气愤不过，大声呐喊，首先上山，富珠隆阿带威宁兵随同拥上，未到营盘，该匪十数贼弃营往南逃窜，我兵复夺回威宁营。

其南面二道土岭之贼，仍盘旋未退。奴才复转过南面，因恐该匪聚集败贼，调取炮药复攻，则我营危矣。随令兵丁开前门，奴才亲带二百余兵出营，呐喊向南追杀，追至三道土岭，该匪遽然败奔。奴才欲亲身追赶，众官兵拦阻，即饬令都司田学韬只追至头道岭上扎驻，不准再追，若贼复来，不准退回。我兵随又踞驻头道土岭，该匪看见飞奔而去。适提臣向荣差湖南绥靖镇李伏带兵一千名并刘孟三带勇前来接应，此时因贼匪业经败退，故俱未令过河，仍令各回本营。

是日由寅至午，胜而误败，败而复胜，转战四时之久，虽中间误败，因各官兵异常愤勇用命，奴才心中尚喜，并不知伤亡官兵甚多。夺回威宁营后，差人恃令箭各处催败散之兵回营，至未申时刻，官兵

渐回营盘。即于河岸各处并营内查点伤亡官兵尸身，当时找获六七十具，纷纷抬至，其无下落者尚有一百余名。奴才看见，惊骇无措，心如火焚，万分难过。伏思奴才亦由当兵出身，自入贵州营内，与众官兵期同骨肉手足，今一仗伤亡二百余人，虽由威宁兵误败，总因奴才大意，布画不周，若非军务吃紧，奴才即欲自戕以殉阵亡官兵，众官兵罗跪劝慰，随强勉精神。虑及与贼近隔四五里，动息皆知，而官兵连二日鏖战，又复伤亡甚多，人心未免惶懈，深恐该匪复来攻营。我军中之炮被贼匪所得，其先夺之三位贼炮过大，并无合膛之子，抬枪已失落三十余杆，恐难支持。

随聚齐众官兵面谕，务须整顿精神严防，并言奴才布画不善，以致伤兵损将。众人无不落泪，齐称愿效死战，并称所杀之贼约有千余，自与会匪打仗以来，未有如此打过，使该匪大受惩创，若非威宁兵误败，岂非大获全胜。奴才随询桥南之兵，因何败退过河？均言屡经打仗，贼匪善于另股抄后，此次遥见威宁合营兵由山上弃营奔下，疑有另股贼匪抄后扑营，并疑本营不保。其南面梁山村败匪复出，众兵惊惶，立脚不住，是以不敢过桥回营，俱下水过河。因人多拥挤，岸上贼匪赶至，不及对敌，故沿河伤亡甚多。河内水深，淹毙者不少等语。查营盘内被伤亡者三十七名。是晚彻夜严防，该匪并不敢再至。

次早，闻河内水声瀑响，约半时而止。查知该匪将仁义村渡口闸注，料恐官兵由上游过河并防下游，如我兵渡河即放水以淹我军。复令兵丁等下河找尸并捞取器械，得回抬枪十七杆、鸟枪五杆，又找获尸身一百有余，多系被水淹毙。查共阵亡大小官十五员，内署贵州镇远左营游击博勒果布，抚标中军参将马善宝，抚标游击刘定太，台拱营千总龙应春，朗洞营千总何龙章、管珲，下江营千总钟怀玉，镇远中营把总丁绍奇、邓遇春，朗洞营把总陈坤祥，黎平营把总朱钊，署清江协把总事蓝翎额外蔡云，升署抚标左营把总额外颜先椿，黄平营外委萧凤台，镇远中营外委余步廷，共阵亡额外马步兵丁二百四十二名，广州驻防旗兵七名，受伤官兵四十四名。除将阵亡官兵造册咨部照例请恤外，所有奴才布画不善，以致伤亡官兵二百余名之多，咎无可辞，惟有请旨于军前治奴才重罪，以殉阵亡官兵。至威宁镇官兵怯

懦败退，至误全军，该镇重纶因病未在军营，其带兵官署副将佟攀梅、署参将庆禄等不能约束官兵，随同奔溃，亦不敢不据实奏明，请旨治罪。然虽该带兵官畏葸无能，亦实由兵丁胆小心怯，不听号令，即如逃至奴才营中伏藏，后经奴才营官兵辱骂驱打，即奴才亲自吓喊欲杀，尚不敢出营，其怯懦不用命，亦可概见。

再，军营之弊往往以败仗报胜仗，杀贼以少报多，藉以邀功保人。伤亡官兵以多报少，俟获胜仗，陆续填报，借以避罪。奴才秉心，凡事从实，既知其弊，何敢效尤。况目睹阵亡官兵尸身，已痛不欲生，何敢昧天良掩没忠魂，自避罪过。惟有据实奏闻，请治奴才重罪，则奴才生死心安。至杀毙贼匪千余名，系众人约计而言，贼尸多被该匪运回，无从查数。计独鳌山根被伏兵击毙追杀约有二百余名，桥南尸横遍地，约有六七百名。山头上被炮轰毙亦约有百余名，扑营时被鸟枪打死四五十名。合计一千之数，尚属不差。擒获贼匪陈受仁、李永森，询供，一称初九日隔河打仗，山头上共打死七十余贼，内有骑马头人一名；一称打死三四十贼。所供不一。其打仗尤为奋勇者，虽不可因误败以掩其功，亦不得见仗即保，毫无节止，以至贼未见少，官升日多。应由奴才等秉公分别记功，间或暂给顶戴，俟将来大获全胜事竣时，核其功之大小多少，分别据实保奏。盖官兵忠义之心自有，亦不无希冀一阶半级之念，若私愿已足，则有自保之心，公愤必灭。其实在有功者既记其功，又暂给顶戴，惟未经奏明，仍观后效，人情恐得而复失，必倍加奋勉。其有懋著奇功者，仍应随时保奏，优请升赏，以励士心。

所有奴才督兵进剿，连日与贼接仗，并因伤亡官兵甚多，请旨治罪各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并将独鳌山形势绘图，恭呈御览。再，拜发此折，系用象州知州印，合并陈明，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1]。钦此。

[1] 旨见37件。

79. 程矞采奏添调兵将布防楚南要隘片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录副）

再，臣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据骆秉章奏，湖南边防吃重，现在调兵防堵一折。广西武宣大股逆匪窜至象州地方，势必四路奔窜，湖南与粤西毗连处所，防堵自应严密。余万清现已添调兵勇扼要分堵，着即毋庸前赴粤境，即于楚粤交界各地方相度要隘，督兵堵截，勿令粤匪稍有阑入。程矞采兼辖两省，著察看情形，如须带兵亲赴湖南边界督办，即一面奏闻，一面启行前往，勿失时机等因。钦此。

臣查广西武宣大股逆匪现已窜至象州之百丈、中坪等村盘踞，势颇鸱张，已近湖南边界。现据抚臣骆秉章、提臣余万清咨会，添调官兵一千二百名，于江华县属之最要尖山及永明县属之最要龙虎关等处，严加防堵，其余要隘亦俱分布兵勇，遥作声援。察看目下情形，并探报贼踪，得广西大兵驻扎修仁县之桐木、石墙，截其窜越荔浦、平乐之路，而贺县贼匪又有广东、广西兵勇扼要严防，似难再行纠合。其与湖南交界者，防范现俱周密，当不致稍有疏虞。但恐大兵云集之时，一经会剿环攻，难保无狼奔豕突。设有警报，臣即当督兵驰往，会同抚臣骆秉章、提臣余万清，激励将士，协力堵剿，断不敢坐失机宜，以仰副我皇上谆谆训谕之至意。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设若楚南有警，必须汝驰往剿办，仍应一面起行，一面奏闻，毋稍迟滞。钦此。

80. 徐广缙等奏复两广剿办各股情形折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录副）

两广总督臣徐广缙、广东巡抚臣叶名琛跪奏，为遵旨复奏，谨将东省现在剿办各股匪徒，并据咨查覆西省大股会匪各情形，缕晰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元年四月二十日奉上谕：据李星沅、周天爵、向荣奏，堵剿怀集、陆川各匪情形等语。贼匪温大货五

一股，前由贺县窜至怀集县之慈乐墟，复窜至梁村盘踞，胆敢直扑县城。虽经该署县李宣严防迎剿，并经副将阿尔精阿等带兵驰抵该处会剿，而该匪等已分为两股，潜由陆路逃窜。此股贼匪前经徐广缙等奏称，探知由里松窜赴罗石，拟分两股，由桂岭、大凝分逃，其怀集之冷坑、罔坪、梁村、马凝一带当其冲，已饬游击强其修等督带清远行营撤回弁兵，驰往筹防。计劳崇光由梧州带兵驰往督剿，即可与东省文武合力夹击，俾该匪不得东奔西突，自可迅速歼擒。其滋扰陆川县之刘八一股，据称经各村团练先后毙匪多名，复毙贼首。该署县张琳堵御尚严，署臬司杨彤如与总兵李能臣等此时如已将郁林凌十八股匪剿灭净尽，定可移兵往剿。惟该匪等退回乌石，复由鸡笼卡一带窜去，该处毗连博白之三滩，冷潭。前博白县游长龄，现已降旨补授肇庆府知府。该员剿办贼匪，激励团练，素得民心，如一时未便更易生手，即著留于该处，俟剿办事竣，再赴升任。所有肇庆府一缺，现当防堵吃紧之际，即著徐广缙等派委明干之员署理。至凌十八匪党，如敢窜往武宣，与金田会匪合伙，必须设法堵截，切不可令其勾结。其武宣东乡大股逆匪，官兵连次接仗，尚未得手。现在如何筹画剿办，朕心实深悬念，想不至坐待统帅前往，虚延时日也。至乌兰泰早报起程，于何日到粤西军营，是否亦在武宣会办。左江镇总兵海亮，现带兵在何处剿贼，是否得力，均著附报具奏。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查温大货五自贺县窜回，当即调集兵勇，先于四月十四、二十二等日接获胜仗以后，嗣于四月二十九、五月初九、十三等日又复三获胜仗，并将匪首温大货五生擒，另行恭折奏报在案。至刘八于四月十四日窜回合浦县之公馆墟，彼时提臣陶煜文与高廉道宗元醇皆驻钦州，正在筹商越境追剿颜大败窜伙匪，嗣闻刘八由西省乘虚复入，不得不先其所急。陶煜文与宗元醇先后督师驰回郡城，订期二月十七日攻剿。二十六日拔营前进，甫行至五里亭，该匪业已拥众前来，分路拒敌。各将弁指挥兵勇向前，枪毙先锋贼三名，余匪不敢抵御，旋即败走。我军乘胜追剿，轰杀贼匪无数，割取首级耳记呈验，并生擒七名，夺获大小炮九位、炮子、火罐、长矛等件，追赶二十里外，纷逃莫及。次早振旅复进，忽遇大雨倾注，平地水深尺许，军装火药尽被

淋湿，直至天气开霁，该匪闻已窜回博白之白菱角地方。现经署廉州府知府沈棣辉会同将弁，驰抵西省交界，跟踪前往追剿。屡经宗元醇飞饬前博白县游长龄，一体严防。若果前途实力会办，不任他窜，自可得手。凌十八一股先由西省窜至化州之平定墟，恐其顺流而下，难以堵御，先期禁止来往船只。现闻又窜至信宜之东镇墟，节经臣等飞咨提臣并札饬高廉道赶紧力筹剿办，总期预为设法，不致窜往武宣与金田会匪合伙，复有勾结。

此外，尚有信宜县安鹅岭匪徒何明科一股，先经臣等将高州镇总兵杨昌泗由钦州调回，该总兵即于四月十九日驰抵该县城。二十六日辰刻，据报有贼匪由信宜县之双山水口窜至距城不远之北桥地方，渐欲逼城。该总兵亲督将备阎恒瑞、郑良材、张腾蛟等分弁兵为三队前进，该匪胆敢扑来，当经饬令谙熟路径各弁兵协同攻剿。千总梁国安带领镇标兵丁，由北桥之左而进。守备张腾蛟身先士卒，督带潮州弁兵，手执藤牌遮避炮弹，杀贼五名，夺获大小铜铁炮六位。守备何遇龙带领镇标弁兵由北桥之右而进，首先枪毙三名。游击阎恒瑞奋不顾身，统率兵勇施放枪炮，轰毙贼匪数十名，夺获铅弹、火药、刀牌、长矛多件。外委梁成桂，潮州中营把总谢清荣、陈明德，各带兵丁由北桥之中路而进。游击郑良材督带清远营三江协兵丁杀贼匪数名，并夺获火药罐枪刀等件。该匪首尾不能相顾，纷纷窜逸，我兵乘胜追击，自巳至申，共计轰【毙】一百余名。二十七日，又据探报，该匪被创，率其败残余党又复添附伙匪，再来复仇。该总兵复与各将备筹商，仍旧分为三路。何遇龙即随同阎恒瑞为一队，阎恒瑞亲放抬炮并抛掷火药罐，督率弁兵施放连环枪炮，轰毙贼匪五十余名，生擒二名，夺获大炮一位。梁国安随同张腾蛟为一队，并把总陈雄武、外委陈振声带兵直冲贼垒，杀毙六十余名，当场杀取执旗先锋首级一颗，并夺获大旗一面、大炮一位、刀牌多件。梁成桂随同郑良材为一队，督饬外委袁达朝杀毙贼匪十余名，夺获铅子火药二担，刀矛多件。代理信宜县知县夏云和带勇守隘，截拿二名。是日，自午至申，杀毙一百余名，内有何明科之子何九儿及头目李仲大二名，擒获四名。查验两日接仗，兵勇并无伤亡。安鹅岭界连西省容县，先经高州府知府彭舒萼，因该匪既受挫衄，恐致潜逃，三次函致容县，早为堵御，俾免

蔓延。现据广西容县知县韩彦章禀称：五月初九日寅刻，探闻何明科分派党伙数百欲窜北流招码，该县会督委员绅练，即于是日午刻，赶至灵山墟。正在相地扎营，见有骑马贼首二名，各持大旗一面，统带伙匪五六百人，蜂拥而来。该县即会同委员分带绅练，迎前抄后，四面围擒，共毙贼匪数十名，受伤者不计其数。后因贼首二名回马拒捕，经委员申品尧亲点大炮，将一贼连马击毙倒地。该县仍同委员分队追擒头目廖大、陈亚木大等九名，并夺获刀矛、藤牌二十余件，始行回营稍歇。又据探报，何明科因其头目被杀，仍欲起马报仇。各要路倍加严守。十一日辰刻，何明科果遣其先锋头目陈二十大等骑马十馀匹，执持白布大旗八面，分作三路，势甚猖獗。经委员首先点炮轰毙陈二十大等数名。该县复令兵壮练丁连放大炮火箭，自辰至未，历战四时之久，轰毙贼二百余名，查【贼】头郑十一大等俱被击毙，并生擒何明照之侄狗七、贼头麦二、陈来庆、梁五等一百零三名。复经生员邬大宗协同夺获铜铁炮、旗帜、刀牌、火药、马匹各件等语。现经高州镇总兵杨昌泗会同高州府知府彭舒萼，业已派拨兵勇前往合剿，以期乘此声威，迅为扑灭。此东省各股匪徒办理之情形也。

至于武宣东乡大股会匪，臣徐广缙接据探报，于四月十六日，全伙窜出象州。当即飞咨西省大营迅即进兵，并责以所谓坚守坐困者安在，若再各持意见，不图进剿，则柳、庆等属将无完土，设再如上年修、荔等县攻城戕官，谁执其咎？相应飞咨速筹剿捕，并将该匪等窜往象州，现在如何进剿情形，先行移复去后。旋据提臣向荣由桐木行营于五月初一日咨称：会匪于十五日夜半逃窜至象州之庙旺，闻信后即派令各勇尾追，该提督亦即拔营前进。周天爵适与会商，恐东乡尚有贼匪藏匿，知会暂缓前进。至所派各勇已追至官桥与贼接战，割取首级八颗，生擒七人，并获抬炮二杆，始经周天爵派令各兵勇亦追至官桥，相持时许，兵无斗志，均已退回。该提督覆查东乡已无会匪，即连夜拔营，于十七日至官桥。途次闻贼匪攻扑牛栏营盘，守备夏文龙等管带官兵四百名，开炮轰敌，因兵力过少，退回白石岭扎营。贼匪又直扑古城营盘。旋准署古州镇李副将禀报，该署镇督饬兵勇，开放枪炮轰击，鏖战一昼夜，伤毙贼匪数百人。我兵亦伤毙二百余名。因彼众我寡，只得杀出重围，退守州城，器械亦多损失等情。该提督

率兵与副都统乌兰泰驻马岭上，查看该处情形，贼匪已踞驻庙旺。当即督兵进至石磨村，扎营堵守。闻贼欲逃窜，即拔营赶至林村，贼已窜至寺村、百丈等处，本拟督兵进剿，因兵力不敷，当咨周天爵拨兵救应。复恐贼先由罗秀走桐木，窜出修仁，即于二十一日二更后拔营，由三里墟越小河二道，至二十二日申刻，赶至桐木墟，择要扎营堵守。惟查桐木、石墙、六排、大乐均为紧要之处，除石墙已经周天爵派令候补知府张敬修带东勇驰往防守，惟大乐、六排急需设防。昨已函致周天爵，速派官兵堵守，以免窜越。该提督现在桐木严加堵截，一俟后起新兵到齐，再行会商攻剿等语。

又据专办军务之总督衔臣周天爵由象州大营于五月初八日咨称：溯查自二月十七日开仗起至四月底止，凡三次无一胜者，实不敢恃悻悻之气以催战塞责，若一经蹉跎，俾寇乘势长驱，如杨钊虽死，何足蔽辜。然不能以少胜众，又不能调济事权不一之兵将，又不能以积年酿成破败支离之大局而成功于旦夕之间，实系无能，咎无可辞，已自行检举请罪矣。至进剿机宜，道远恐泄，未便咨复等语。

臣徐广缙接阅之下，不胜骇异。如提臣向荣来咨，尚能将会匪窜逸以及如何防堵各情逐一详复，得以备悉。至周天爵来咨，颇觉老羞变怒，不愿人之过问。查武宣东乡会匪，既不与战，又不能守，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迭蒙训谕周详，无微不至，共仰宵旰焦劳，无时或释。若果各矢天良，当如何激发奋兴，亟图殄灭。乃于二月一挫之后，至今四月有余，坐待迁延，毫无办法，不知是诚何心。臣徐广缙兼辖两省，责无旁贷，断不敢稍避嫌怨，别虑猜疑，仍当随时咨催，以期和衷共济，速解倒悬。此西省大股会匪咨查之情形也。

肇庆府一缺，即委现驻封川防堵之候补知府李敦业署理，情形较为熟悉，已于五月十六日接印任事。副都统乌兰泰早抵粤西军营，现在会同提臣向荣驻扎一处。所有前奉谕旨，酌拔绿营兵丁五百名，计期当已驰抵该处，听候调遣。左江镇总兵德亮剿贼是否得力，容再确查具奏。

所有遵旨复奏东省剿办各股匪徒，并西省咨查大股会匪各缘由，谨合词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81. 赛尚阿奏报抵粤日期折（附清单）

咸丰元年六月初七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恭报奴才到粤日期，并筹办贼匪情形，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自五月二十一日带同文武员弁并挑选兵丁自长沙启程，于六月初四日始抵桂林。达洪阿已于初二日先到。巴清德于初六日亦即赶到。奴才当即接见文武各员及在籍绅士，访闻现在情形，深思熟计，胸中虽已有成竹，但事机所在，移步换形，不敢稍涉大意。川省所调之兵，奴才前过湖南，已有行抵前途之队，而至今未到，或因一路夫马疲累，以致延滞。所运饷鞘，行走亦颇形迟缓，前已知会湖广督臣，派员携资，沿途催趱。一俟兵集饷足，必须计出万全，得手而入，方可成破竹之势。查各省官兵，现有受伤受病及怯懦不堪复用者，拟即确查名数，认真厘剔。如其坐糜粮饷，不如挑拣裁撤，以期一兵得一兵之用。即各处练勇有招集乌合全不得力者，且有首鼠两端、居心叵测者，亦当详悉甄核，分别妥办，尤当申以纪律，严定赏罚，庶期一律得力。

至于粤西通省情形，除桂林一属尚称完善，此外各府属群盗如毛，百姓流离颠沛，十室九虚。各股土匪多者数千，少者数百，必痛加剿洗，方足以保全善类。而会匪之凶悍更甚于土匪，会匪之党与亦更众于土匪。从前李星沅到粤，于前任巡抚未免有所回护，不肯和盘托出，以致蔓延弥甚。周天爵屡言，贼势穷蹙，欲以坐困毙之。而武宣大股由金田而东乡，由东乡而庙旺、寺村，逼近象州。诸将领各怀意见，屡失机宜。自五月以来，经乌兰泰、向荣等少挫凶锋。现闻该匪有欲窜回东乡之说，自当一面密为探访，一面严行堵截，倘有可乘之机，断不敢一误再误。其各股土匪蹂躏处所，现经抚臣邹鸣鹤出示，通饬办理乡团。并遵照大学士卓秉恬奏递龚景瀚所议章程，参酌变通，务收实效。奴才再与在事各员悉心筹议，总使贼之所到，无可掠之盐粮，则匪徒已有困毙之势，再以大兵分投剿捕，当可陆续奏功。

至该省勷办各员，如姚莹、严正基均属谋略素优，老成练达，奴

才虚衷谘访，均可以收指臂之助。至湖南会匪接应之说，奴才沿途密访，实无确据可凭，亦未便遇事张皇，转致别滋事端。容俟奴才密行札饬，一体严防，庶奸宄之情，不戢自伏。其现在会匪土匪各股数目大概情形，谨另缮清单，并绘具全省舆图，恭呈御览。

所有奴才抵粤日期及现在情形，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❶。单、图留览。钦此。

附件：赛尚阿奏金田举事前后广西各股活动情形单

一、会匪韦正、胡以洸、冯云山、洪泉、赖世举等啸聚桂平之金田，平南之鹏化、花洲等处。浔州协副将李殿元堵御失利，阵亡巡检张镛。贵州官兵进剿失利，阵亡清远协副将伊克坦布等多员。嗣经提督向荣统率滇、黔、楚、粤各起兵壮进剿，该匪窜出大黄江。迭次进仗，弁兵间有伤亡，歼毙匪徒甚多，将大黄江、牛排岭贼巢烧毁。该匪逃至武宣，经前署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屡次督兵进剿，未能全胜，员弁兵壮亦有伤亡。该匪旋窜象州，迭经进剿，间有歼擒，仍未能得手。贵州抚标中军参将马善宝等同时阵亡。现在提督向荣、副都统乌兰泰督率湖南、贵州及本省各标营官兵并各项壮勇，在象州等剿。浔州府督率桂平、平南两县，在紫荆山防堵。平乐府协在修仁防堵。此皆六月初一日以前情形也。

一、广东高州府信宜县会匪凌十八一股，由东省化州窜入陆川，转窜博白，折回陆川，转窜郁林，经各地方文武带领兵壮团练屡次攻剿，未能得手。该匪即在郁林州攻扑州城，署臬司杨彤如及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统带云南官兵二千、本省壮勇团练数千，合力进剿，迭获胜仗，歼毙无数。该匪率其余党，乘大雨之夜，由陆川逃回东省化州平定墟地方盘踞。现在文武兵壮，均驻陆川，会商东省兵壮，克期会剿。

一、博白县贼匪刘八，在广东高廉一带聚党滋事，约有万余人，经东省兵勇击败，由合浦窜回博白，旋窜陆川，复又窜博白，屡经兵

❶ 旨见89件。

勇剿击，互有伤亡。博白县知县游长龄、委员朱德璲等设计解散胁从，贼目黄金泗率众投诚，与团练合力攻剿，屡获胜仗。该匪穷蹙，窜回合浦，游长龄等逾境追剿。近日贼又裹胁多人，势复渐盛，游长龄等仍在合浦会剿。

一、广东信宜县安鹅岭贼匪何明科一股，约数千人，该处与本省容县地方毗连，屡次分伙来容滋扰，均被兵壮击退，并歼毙数百名，生擒百余名。现在会商东省，调集兵勇，订期合剿。

一、贼匪刘成康一股，由兴业县湛江地方，聚党三四千人，窜至贵县瓦塘地方，分窜横州河塘村一带。经该州县文武督率兵壮团练剿捕，均大获胜仗，将首匪刘成康歼毙，余匪逃至贵县覃塘墟，负嵎抗拒，并四处勾结匪党，扬言欲攻县城。现在署贵县张汝瀛设法剿办。

一、贼匪谢土养三一股，匪党约二千余人，在离兴业县三十里之高田屯住。署臬司杨彤如已由郁林州就近调派兵壮往剿。（黄签：现在谢土养三一股已与刘成康余党合而为一，在贵县覃塘一带。）❶

一、广东广宁县江谷贼匪温大货五等由广宁窜至怀集，经怀集文武堵截，该匪即由开建窜至贺县滋扰。经东西两省兵壮进剿失利，阵亡副将斋清阿等六员。该匪复由贺县转窜怀集，两省兵壮及湖南官兵跟踪追剿，该匪复窜回广宁，屡为官兵所败，旋分股来怀集、贺县交界窥伺，均被兵壮击退，余党无多。两省兵壮均在怀集、贺县、广宁、开建四县地方，分投堵剿，盐道林士傅亲赴督办。（黄签：此股分为二，温大货五在广东，曾亚湄在怀、贺之交。）

一、贼匪陈三等一股，约五百余人，先由凌云县之河口窜入西林八渡打单，旋即攻逼县城。经该县文滋盛会营调雇兵壮团练出城堵剿，该匪等从教场对面分股蜂拥而至。文滋盛督率兵练，先开大炮击毙十余贼，该匪连放枪炮，伤毙壮练二十一人。因官兵大炮炸裂，势不能支，兵壮团练皆散，该匪乘势拥入西林县城，复伤毙壮练七名，进县署抢掠，并分伙抢掠都司、典史衙署及居民二十余家，旋即退出。嗣经署泗城府徐堉及该县文滋盛并百色厅孙蒙，分投剿捕，已将首恶各匪悉数歼擒。在逃余匪亦属无几，现仍实力搜捕。

---

❶ 此黄签原贴在原件天头。现为排印方便，移至有关段落之后。下同。

一、贼匪黄泰胜一股，约二千余人，由岜朗窜至庆远府东兰州大峒一带地方滋扰，经庆远协及东兰、河池两处文武带领兵壮先后各获胜仗，歼擒甚多，现在分投剿办。

一、贼匪王天梦、李花马两股，在柳城、融县滋事。柳州府哈忠阿会同提标中军参将讷苏肯带兵驰往查拿，王天梦一股已闻风逃散，李花马现据柳州府禀报，业已歼毙。

一、南宁、太平两府，界连广东钦州、灵山等处，素为贼盗渊薮。该匪股数烦〔繁〕多，千百成群，或一二千为伙，忽分忽合，忽聚忽散，虽经各地方文武屡次攻剿，时有歼擒，因匪众兵单，总未能痛加剿洗。现在林一昌一股，由武缘岜勋、英墟、隆安叮哨等处窜回宣化潭落墟滋扰。得胜堂一股，由太平龙英窜至镇安府归顺州化峒地方滋扰。喜胜堂、宝胜堂、广胜堂、合胜堂、忠胜堂五股，由太平四结窜入镇安府天保县之旺峒地方滋扰。义和堂一股，在太平府之养利州、左州交界地方滋扰。广义堂一股，在太平府龙州地方滋扰。颜品瑶一股，在太平【府】永康州地方滋扰。黄晚一股，已经击败，在太平府罗隘地方潜匿。现在左江镇道、右江镇协及太平、镇安、思恩、南宁等府，并所属汉土文武各设法筹剿。

82. 赛尚阿奏为通筹广西军务折

咸丰元年六月初七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现在筹办大局，布置一切事宜，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行抵广西省城，连日会晤新任巡抚邹鸣鹤、卸署巡抚周天爵，询知平乐、柳州、浔州、郁林、太平、镇安、泗城诸府各股盗匪多经兵勇剿灭击散，或逃东省，去而复来，散而复聚，股数众多。其由金田窜至象州会匪韦正、洪秀泉等一股，尚在中坪、百丈、新寨一带村墟盘踞。先经向荣带湖南兵在贼之东北界岭扎营，乌兰泰同秦定三、周凤岐带贵州兵在贼之西北罗秀扎营，候补知府刘继祖带领壮勇及张钊水勇在贼之西运江扎驻，水陆皆严堵其窜往平乐、桂林之路。而南路之大樟、西南路之寺村均系要地，前因无兵，未及防守。现经奴才札饬总兵经文岱督带兵弁，署右江道张敬修督带兵勇前往寺村。

举人韦仁元带领瑶勇前往大樟，堵此两路，庶为周密。

其五月初十、十一、十二及二十三、二十六等日，官兵屡有胜仗，而总未十分得手，经周天爵、乌兰泰先后奏报在案。查五月初十等日接仗情形，乌兰泰所奏尤为明晰。其阵亡之署贵州镇远左营游击博勒果布，抚标中将参军马善宝，抚标游击刘定泰，台拱营千总龙应春，朗洞营千总何龙章、管珲，下江营千总钟怀玉，镇远中营把总丁绍奇、邓遇春，朗洞营把总陈坤祥，黎平营把总朱剑，署清江协把总事蓝翎额外蔡云，升署抚标左营把总额外颜先椿，黄平营外委萧凤台，镇远中营外委余步廷等十五员。又阵亡额外马步兵丁二百四十二名，广州驻防旗兵七名。现经乌兰泰饬营造册咨部，伏恳皇上天恩，敕部照例办理赐恤。

奴才伏思贼众万余人，时思移地就粮，所有中坪东北修仁县之六排、七排等处，村庄素富，中坪西北之罗秀以上即系柳州、桂林大路，自必时思窜越，亟当迅速围剿。惟会匪人众心齐，而且善战。官兵先到者已成疲懈，又数见小挫，锐气不振；新调之兵未到，俟会齐尚须旬日。又，现在六月盛暑，南方炎湿，非进兵之时，应令各营照前坚堵，倘贼匪出巢窜扑，则相机击退，不必穷追，但不令窜出，以待新兵。一面多购间谍，解散党与，计诱各贼首自相携贰，内既有隙可乘，俟我新兵云集，八面进攻，可为一鼓歼除之计。

此外，各股盗匪，皆有兵勇堵剿，其大股如凌十八、刘八等，在广东省之化州、西省之博白一带往来窜越，现有署臬司杨彤如同云南总兵李能臣会带兵勇剿办。惟南宁、太平等府匪股众多，亦当筹办，惟象州大股尤为紧要。向荣所带湖南兵，多已疲乏，不能得力，拟令挑选精壮堪战者留营，除俟新调兵到，前往抽换，回守省城，以固根本。桂林省城存兵无多，经署藩司吴鼎昌率同在籍翰林院侍讲龙启瑞、御史朱琦等办理团练最为周密，外府未能一律整齐。奴才一面会同邹鸣鹤，督饬各府州县设法鼓励在地绅士实行团练，除经贼残破人户逃亡之区无庸查办外，其有地瘠民贫不能鸠费办理者量为筹给津贴，务在实力奉行，既以保卫地方，且使贼无所掠，使其自困，更易剿捕。此奴才到省现在通盘筹画之情形也。

前次李星沅驻扎柳州，系以通省贼势盛众，柳州居中上游，可以

四面策应。今各路贼势忽聚忽散，郁林一带已有杨彤如分办，惟象州会匪吃重，在省城之南，相去仅四百里，而柳州反在贼后之一偏，即无须出驻，拟即暂驻省城，可以控制。俟各省新兵齐到，刻期进剿，或遣派巴清德、达洪阿分带前往，或奴才亲往督办之处，再行具奏。至于各路进剿之兵，皆有随营粮台委员随地支应。惟省城总办粮台最为紧要，已经邹鸣鹤遵旨派委右江道严正基，会同藩臬办理。

所有奴才到省运筹一切事宜，理合恭折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83. 赛尚阿奏向荣等在象州中坪仁义一带作战情形折

咸丰元年六月初七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提臣咨报绥靖镇臣攻剿逆匪情形，暨该提臣亲督官兵，一日之间三获胜仗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灵川县途次，接据广西提臣向荣咨报：金田逆匪屯聚中坪、仁义等村，该村左傍瑶山，四面水田并有溪河数道环绕。该提臣随将楚粤官兵分扎距贼窠五六里之界领地方，以堵扰窜桐木、六排之路。旋因谍探得逆匪有调百丈等处贼匪助战之信，该提臣即令绥靖镇臣李伏、升任沅县❶协副将朱瀚、署参将成安、拣发都司肖逢春、署守备尤光顺分带楚粤官兵一千七百名，并陶八、杨捞家及委员许炳东、蔡效敏等各带壮勇，于五月十三日辰刻一同渡河攻剿。署参将成安即于上流河口攻贼之伏，先行开仗，互相轰击，各兵壮依次涉水而进，渡河者仅只及半。该逆匪即从岭后纷纷拥出，各官兵开放连环枪炮，奋勇接战，自辰至午，伤毙贼匪百数十名，其中炮坠落崖谷者不少。总兵李伏带兵当先抢上山梁，又歼毙贼匪数十人，其执旗先锋骑马贼余安亦被击倒。忽见楼上黄旗展动，即有大伙贼匪十数股拥来。镇筸左营把总熊士贵手刃数贼，杀入贼队，登时阵亡。总兵李伏以贼多兵寡，万难独当，只得撤过小河，以免受敌。该匪亦未敢渡河，互相轰击，即行折回。查点兵壮阵亡及落水溺毙并受伤者数十人等因。咨呈前来。

❶ 查无沅县，疑错。原档如此。

奴才正在复查核办间，又据该提臣续报：中坪、仁义等村贼窠，水田环绕，田塍路窄，小河阻滞，进退不易，且兵力较少，难以进攻。即经督饬各路官兵严加防堵，一面飞调候补知府陈瑞芝管带潮勇一千名，于二十二日赶到界岭，饬令随营听候调遣。连日据哨探兵壮拿获奸细王亚超等多名，讯供贼众因盐粮不继，有欲逃窜之意。又经密为差探无异，当将所获贼匪正法。随经飞咨副都统乌兰泰及各镇严密堵截。二十五日，探得贼匪洪秀全等欲攻扑楚兵营盘，以图逃窜。即连夜齐队预防，并将各壮勇伏于架村左右，以备分途截杀。二十六日寅刻，该匪大队约四五千人，果由中坪、仁义、邓村拥出，至古磨、黄岱岭上屯聚，因该处水田及小河甚多，即令候补知府陈瑞芝、投效已革游击王浚管带潮勇，伏于下官村后。并令投效尽先选用未入流谢继超督令投诚陶昌培、杨瑞干壮勇数百名，首先诱敌。一面饬各营官兵静以待之。该匪见诱敌壮勇人少，即有贼匪二千余人摇旗呐喊，蜂拥而来。各壮勇诱至伏所，经陈瑞芝、王浚督令潮勇齐起，一拥而出，施放连环排枪。该匪措手不及，纷纷倒地，并将手执大黄旗先锋骑马贼三人立时枪毙，余匪惊溃，回头败走。投效捐职詹事府主簿陈登仕、监生李春华乘势催令潮勇，奋力直前追杀，斩获首级八颗，生擒贼匪九名，夺获大黄旗三枝、枪炮七杆、刀矛藤牌十余件，直追至小河口，该匪等已涉水奔回古磨岭上，因有小河之隔，未便深入。且各壮勇均未早餐，下令饬回，赶紧造饭。料该匪暂时退去，势必复来，即于各营盘点齐官兵，预备迎敌。该匪见各勇撤后，即分三股，一奔架村，一伏寺叶村，一越苦瓜岭，欲抄攻官兵营盘，其余尽占岭上助势。该提臣即将楚粤官兵壮勇分为五路齐进，仍令潮勇仁勇由瑶山脚傍击。该匪一股约二千余人仍拥至架村，将该处民房概行放火焚烧，烟光迷漫，经提勇由左边山脚开放枪炮横冲攻击。副将和春督带楚兵数百名并潮勇仁勇千余人，抢过架村，直攻寺叶村，奋力环攻，自辰至午，轰毙贼匪数十人，并将伪右军先锋方标立时歼毙。正在酣战之际，经副将博春、即升游击都司郑魁士督带楚兵数百名，横冲杀入，用短兵相接，互相格斗。副将朱瀚等往来督催各兵壮，齐声呐喊，奋力环攻。贼匪不能抵敌，大败而走。潮勇首先追杀，横踩水田而过。各兵壮一面追杀，歼毙贼匪甚多，斩获首级十余颗，夺获枪

炮刀矛数十件。兵壮复追至小河口，因贼匪尚有埋伏，即令官兵壮勇撤回。其苦瓜岭一股，经游击瞿腾龙、成林督带楚兵五百名，奋力堵剿，该匪见中路败走，亦即缩回。惟要村一股，约千余人，犹敢鸣角舞牌，由村外冲出，望大营而来。该提臣指挥官兵壮勇，列阵并力环攻，枪炮齐发，伤毙贼匪数十名，并经绥靖镇李伏督带楚、粤官兵数百名，由左边山梁抄贼之后，开炮冲敌，协力夹攻。相持时许，该匪见前后受敌，不敢恋战，即时溃败。又经督率官兵壮勇奋力追杀，该匪奔过小河，同贼众奔回邓村、仁义、中坪拒守。我兵追至河岸，亦鸣金收军。查点官兵仅伤毙壮勇数名，受伤数名。惟千总周维新勇往直前，手刃二贼，身受重伤，犹横矛大呼，冲入贼队，现在不知下落，俟查明再行咨报核办。计先后轰毙歼毙贼匪不下二百余人，其落水溺毙者不少，生擒贼匪九名，立时斩首，夺获抬枪、抬炮、鸟枪、刀矛、藤牌等项七十余件、马四匹各等因。

查该逆匪自窜踞中坪以来，虽屡经小挫贼锋，而逆谋诡谲，往往恃抄后设伏伎俩，肆其凶焰。今该匪盐粮空匮，思欲奔窜六排，为出石墙、修仁之计，故拚死冲突。经官兵壮勇踊跃直前，潮勇复骁锐用命，一日之间，三战三胜，俟大兵云集，声威愈壮，似更无难得手。惟该逆匪虽受惩创，尤当加意堵截，以绝其奔窜就食之路。现经向荣札饬象州、武宣、桂平、平南各文武官员，于水陆要隘一体严防，并禁止往来船只，以防偷渡，办理尚为严密。奴才仍飞札授以机宜，俾在事文武并力堵剿，不得稍形松劲。

除勇往直前冲入贼队现在不知下落之千总周维新，及伤亡兵壮详查明确另行核办外，所有此次打仗出力之官弁兵壮等，即饬详细查明核实奏请恩奖。其阵亡之湖南镇筸镇左营把总熊士贵，应请饬部照例赐恤。所有中坪、仁义等村逆匪受挫缘由，谨恭折由驿驰奏，以慰圣怀。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❶ 旨见89件。

84. 赛尚阿奏请宽筹军饷以备拨用折

咸丰元年六月初七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宽筹粤西军饷以备拨用，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奉命驰赴广西办理军务，荷蒙皇上天恩，饬拨内库银一百万两，户部筹拨银一百万两，江南盐库银六十万两，计已足可敷用。惟军旅以粮饷为急务，必须宽为储备，以防临事周章。前经奴才函致两广督臣徐广缙，于粤海关税项下截留银一百万两，一俟需用之时，由奴才一面奏闻，一面批解。诚以两粤接壤，转输较为速便，倘得源源接济，方不致匮乏之虞。

兹于五月初一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抄折，并据该督咨送折稿，声明粤海本年首季税银二十万两支销无存，二季税银将近届满，尚可拨用，如有急需，自当迅筹解往，断不致有误事机等因。除飞咨该督迅将二季税银迅速批解外，仍请饬下两广督臣，仍于关税项下按季扣存，连现在批解之款，统归一百万两之数，仍听候奴才等奏明拨解，以供不时之需。现在筹拨各项，虽系宽为储备，奴才仍严饬核实撙节，不得丝毫滥用，以重军储。倘能即时蒇事，所余银两，仍核实解部归款。

所有现拟筹备军饷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85. 乌兰泰奏由独鳌退守罗秀缘由片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朱折）

再，五月十一日，提臣向荣前军移进都金岭。是日，周天爵由寺村进兵得胜。十二日复战未利，至晚，官兵壮勇俱退回象州，其寺村一路俱空，奴才万分焦灼。所以近逼贼巢，乃合攻围剿之局。此局一散，恐贼锋愈炽，更虑贼由寺村抄我军之后。随急商周天爵，仍拨兵驻寺村，以复前局，名示进攻，实严堵守，以俟机会。并请与独鳌添兵，俾资助剿，否则不得已，各路兵仍回守桐木、罗秀、三里等处，再作缓图，以保万全，亟商去后。

❶ 旨见90件。

十五日晚接向荣函知，言都金岭前军距贼甚近，该匪在对岭不时用炮轰打，官兵未免惊惶，已定于次日移回平石，与大营相近连络。复接周天爵回信，言十二日寺村之战，英勇内有奸细，呼众先逃，兵勇不能支持，连夜回到象州，此时喘息未定，焉能赴援。嘱商奴才察看形势，如独鳌山势不可守，即移驻罗秀防堵，俟续调大兵到齐，再行会剿等因。

奴才因思围剿之局已散，再战兵单，独鳌距中坪甚近，孤军临敌，举目见贼，其地可战不可守，且恐该逆由寺村绕至罗秀，则修仁、永福、雒容、柳州各路俱通，其患更甚，故于十六日，率三营黔兵俱撤回罗秀，仍归旧营。向荣仍驻界岭，与罗秀相距六七里，声援相应。

所有奴才由独鳌移回罗秀驻扎缘由，谨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86. 乌兰泰奏向荣久历戎行仍可立功片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录副）

再，提臣向荣久历戎行，勇敢有为，屡著战功。惟此次统带楚兵，始而攻剿流匪，屡战屡捷，因之或有大意，未能严制其兵。后遇金田会匪，较流匪伎俩凶悍，屡次打仗未能得手，即欲制兵，兵心已骄。又因向继雄不知避嫌，以致楚兵借口，情亦不免。更因周天爵精神不及，未能设法调处。向荣知楚兵心离，自挽无术，是以战之恐复不利，不战则虑误事机，故有诿卸之处。然久历戎行，熟悉战阵，现在军营镇将各员以及奴才，均有不及向荣者。若大学士赛尚阿到时，必能激励劝勉，或更易其兵，则向荣必知感奋，仍可立功。奴才冒昧陈言，悚惶之至。谨附片具奏，伏乞圣明洞鉴。谨奏。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是。钦此。

87. 谕赛尚阿查明威宁镇官兵溃败情由

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六月十一日奉上谕：

据乌兰泰奏，遵查镇将不和情形，又缕陈连日获胜各情，后因误败，自请治罪各一折。又另片所陈各情形，并将独鳌山形势绘图呈览，披阅均悉。已明降谕旨，将乌兰泰加恩免其治罪，并将佟攀梅、庆禄革职拿问矣。

此次进兵独鳌山南，连获胜仗，贼众轰毙溃散下山，仅剩七贼，复上山梁，直扑威宁大营，该营官兵计有千人，何以不敢出营抵御，全行奔溃，致有挫折，实出情理之外。著赛尚阿即查明该营弁兵究系何人首先奔溃，按律惩办，以肃军令。威宁镇总兵重纶，是否实系因病并未在营，抑系有心规避，确查具奏。

再，向荣所带湖南弁兵，初到粤时颇觉勇往，是否因向继雄滥得保举，因而解体，抑系该弁兵等恃胜骄悍，不听号令，既不得力，即留营亦恐误事。现在湖南防堵紧要，亦须兵力。著赛尚阿到营察看，是否可以裁撤，或令仍回本省防堵。向荣籍隶四川，现调四川兵有四千余名，或即酌拨数千交向荣管带，似此量为转移，可资得力。其威宁镇溃散之兵，势不足恃，应如何安插裁撤之处，亦着酌量办理。

乌兰泰所论核实保举一节，颇有所见。现在周天爵业经来京，军营赏罚事权归一，嗣后保举参劾，想赛尚阿必能权衡功过，允协群情，毋苛毋滥也。至乌兰泰复奏查明军营主将不和缘由，及湖南副将博春、和春不能禀请追贼，及张敬修独未被参等情，业据咨明该大臣，著与前此迭降谕旨，饬令查核功过各件，一并确查据实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赛尚阿并谕令乌兰泰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88. 徐广缙等奏堵剿凌十八何名科及确查凌廿四案件折

咸丰元年六月十二日（录副）

两广总督臣徐广缙、广东巡抚臣叶名琛跪奏，为遵旨复奏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有人奏，粤东高州府贼氛日炽一折。据称，信宜县贼首凌十八上年聚众滋事，署茂名知县胡宗政奉委访拿，率将凌十八之弟凌廿四纵放，以致凌十八声势益大。更闻该处东镇墟等处有王大亚、佛六等股，往来茂名、信宜两境，排庄挨〔挟〕劫，掳人勒赎。其尤甚者，有何名科、何名

誉兄弟，聚匪六千余人，踞驻安鹅，由黄塘、石骨墟一路焚掠，至府城外之水堂乡，杀死练丁百余并练长候选知县李景新等。复劫新峒等处，离郡城仅四十里等语。贼首凌十八滋扰两粤交界地方，胆敢围攻郁林州城，猖狂已极。当其初起滋事之时，该处地方官如果认真捕拿，痛加惩治，自不难立就捕灭。贼弟凌廿四，前据该督抚等复奏，系据绅耆连名具保，实不为匪，安知非地方官受其挟制，曲为回护，仍须确切访查，毋任奸匪漏网，劣员朦蔽。现在廉州贼伙尚未尽歼，而高州之匪又复如此横行，若不并力扑灭，坐令蔓延两省，忽去忽来，何以靖闾阎而卫良善。著徐广缙、叶名琛按照折内所指盗匪姓名，督饬文武员弁，分投缉拿。其凌十八、刘八各股，尤当会同广西合力兜剿，立净根株。高、廉、肇庆各属均与广西毗连，在在均关紧要。赛尚阿等即日可到，军营大兵云集，一经痛剿，势必窜入东境。现在提督陶煜文带兵高、廉，而肇庆一带贼氛未靖，朕心实深悬念。徐广缙既未便离省远出，叶名琛正直清远搬兵回省之时，著该督抚等商酌，何处情形紧要，或须叶名琛亲往两粤交界处所驻扎督办，即一面起程，一面具奏，总期两省夹击，迅速扫荡群丑，慎勿再延时日。顷又据骆秉章驰奏，探报广东另有曾大生股匪欲至湖南滋扰，而前由贺县窜回广东广宁之匪亦未扑灭，如仍回英德、清远游窜，则湖南宜章、桂阳一带又须防堵等语。著徐广缙等迅即查明曾大生一股是何处贼匪，赶紧擒剿，毋致蔓延邻省，是为至要。奏折一件着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查凌十八前在大寮，本因新旧两图互相构衅，希图复仇，伤毙多命，该营前往拘拿，又复胆敢拒捕。本年正月，原拟将平刘八一股先行殄灭，即可移兵剿办。讵意该匪闻潮州兵勇到高，已于正月十四日尽族逃往广西博白、陆川等处。臣徐广缙深恐其径入金田与之合伙，当经飞饬郁林州各文武合力堵剿。旋闻甫抵该州地方，即有黄晚、王晚、谢十六等带同围城。迭经西省文武调集滇兵，九获胜仗，黄晚、王晚、谢十六先后均已歼擒。凌十八仍复窜回东省，屡次飞催提臣及高州镇道迅即设法堵捕，期于务获，毋再任其远扬。当署茂名县知县胡宗政前往查办之时，遽听绅耆之言，将凌廿四保释。其中原恐有不实不尽，业于五月十三日将其撤任，并密饬高廉道宗元醇访究确情，

以凭核办。缘该道甫经到任，无所用其回护，耳目切近，谅不致有朦蔽也。

至何名科踞驻安鹅，先经东省于四月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复经西省于五月初九、十一等日，先后各获胜仗，歼擒多名，已于五月三十日由驿具奏在案。现据广西容县知县韩彦章禀称；于五月十三日复接探报，何名科弟兄因屡次两省夹攻，抵敌不住，各带党伙分头逃窜，仅存空屋，不知去向。该县会同各员弁行抵安鹅，即邀集信宜团练并高州兵壮将何名科等祠堂一所瓦屋二进一并拆毁焚烧，随在附近山洞搜获何九木等七名。自五月十一日击败之后，复在该县境内续获七十余名等语。

高州镇总兵杨昌泗会同高州府知府彭舒萼，闻何名科于五月十二日窜往朱砂、白石一带，当即分派弁兵协同练勇连日冒雨穷追，于十六日驰抵怀乡，何名科先已逃匿，尚留伙匪百余名，护其属藏在里五村山内。千总黄英彪等率领兵勇四面设伏，乘其不备径往冲杀，歼毙五十余名，生擒十二名，夺获小铁炮一位并刀矛四十余件。贼党纷纷自乱，乘胜追击，又杀毙二十余名，生擒五名，并经练勇在后截杀十三名，赶拿三名。该弁兵练勇随进里五山内，遍加搜捕，拿获何名科之母何吴氏、何名科之妻何梁氏、何名科之媳何李氏、何名科之幼子何亚晚、何名科之女何晚娘，又何名昭之妻女三口，何名怡之妻妾子女六口，并先各生擒伙匪二十名，均已押解回城审办。惟闻何名科现已逃往信宜及罗定州交界之罗镜地方，业经臣等札饬罗定协及罗定州预派兵勇实力防堵，若果各路堵截严密，似尚不致漏网。东镇墟间有零星匪徒，皆系凌十八、何名科两股内解散之余伙，自应确访密拿，按名弋获，庶期净尽。

至湖南抚臣骆秉章奏称，广东有曾大生股匪。查广宁各匪并无曾大生其人，惟温大货五之伙匪曾土生诡名甚多，一名曾亚四，又名曾见超，纠党二百余人，随同入伙。自四月二十二日莲子径击败后，除登时歼毙不计外，旋经各县营陆续报获一百七十余名，是该匪所纠伙党业已翦除殆尽，惟曾土生只身潜逃，踩探确踪，不难克期就获。

臣徐广缙因臣叶名琛回省后，再四熟商，通盘筹画。高、廉各匪股数人数较多，虽斩擒已有数千，尚未尽行歼灭，更无处不与西省毗

连。肇庆距省较近，声息相通，随时均可策应。臣徐广缙兼辖两省，责无旁贷。上年秋间，因夷酋由天津驶回香港，甫经定局，是以未能遽行远离。现在察看情形，又经半载有余，日臻敉靖，已觉可靠。本拟一俟钦差大臣赛尚阿等驰抵西省，臣徐广缙即行前赴高、廉督办。且八月文乡试，入闱监临，十月武乡试，开棚主试，向系抚臣例办之事，臣叶名琛自未便同时一并出省。所有肇庆一带防剿事宜，就近督饬办理，无论何处，遇有紧急军情，彼此仍当随时知照，预计妥筹，不敢顾此遗彼，共期速为竣事。诚如训谕，高、廉、肇庆各属均与广西毗连，在在均关紧要也。

臣徐广缙即拟于六月二十六日由省启程，前往高、廉督办。除届期再行具奏并一面知会西省查照外，所有遵旨复奏缘由，谨合词恭折由驿四百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89. 谕赛尚阿严防象州大股复回东乡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

据赛尚阿驰奏，到粤筹剿贼匪，布置一切事宜，并提镇进剿逆匪三获胜仗，及遵查李伏密访湖南会匪，宽筹军饷各折片，并开列股匪清单，绘呈全省地图，披览均悉。已分别明降谕旨，并加赏该大臣等。又寄信程矞采，饬令驰赴湖南防堵；并谕令徐广缙筹款一百万两，听候调拨矣。

广西群盗如毛，自用兵已来，虽屡获胜仗，时有斩擒，总未大加惩创。该大臣现抵军营，节制各将，事权归一，所陈广西匪股地势情形，了如指掌。据称先行甄汰怯懦之兵、乌合之勇，而后严定赏罚，痛剿力攻，使贼匪无可掠之盐粮，无可窜之隘路，并坚堵贼巢，解散党与，实行团练，布置均合机宜。象州大股逆匪距省不远，固当严防北窜，但既闻有欲窜东乡之说，更当严饬文武，四面堵截，断不可再令窜回旧巢，复致滋蔓。此次连获胜仗，楚兵似尚可用，著该大臣体察情形，其尚堪驱策者，留在军营，其余或令回守省城，或撤回湖南防堵，酌量办理。前任道员林士傅，既经查明贻误属实，著即革职，与已革知县宁域均着留于军营差遣，仍查明能否得力，据实具奏。该

大臣暂驻省城，控制全局。粮台诸务，邹鸣鹤筹办周妥。巴清德、达洪阿、乌兰泰、向荣等，皆能奋勇图功，堪资分任。应如何分剿合击，度地相机，以操胜算，想该大臣必能契合朕意，扫荡贼氛，迅奏肤功也。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赛尚阿，并谕令巴清德、达洪阿、乌兰泰、邹鸣鹤、向荣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90. 谕徐广缙等筹银一百万两供赛尚阿咨拨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徐、广东巡抚叶。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

赛尚阿奏请宽筹军饷以备拨用一折。前经特发内帑银一百万两，又经户部筹拨银一百万两，嗣据江南奏拨盐库银六十万两，昨复据广东奏拨粤海关税银二十万两，均解赴广西军营应用，计已可敷支发。惟粮饷至要，必当宽为储备，以免临事周章。著徐广缙、叶名琛仍于关税项下按季扣存，连前次已经拨解之二十万两，统筹备银一百万两，听候赛尚阿咨拨委解，毋稍迟误。再，前有旨，令该督抚等察看两粤交界，何处情形最为紧要，如须叶名琛亲往驻扎督办，即一面奏闻，一面启程可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91. 赛尚阿奏北流壮练堵御凌十八何名科获胜折（附单）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北流县属壮练奋勇堵御，歼擒贼匪多名，恳恩先予奖叙以示鼓励，仰乞圣鉴事。

六月十二日据广西巡抚邹鸣鹤移送署北流县事阮正惠禀称：会匪凌十八等踞驻东省化州平定墟，安鹅巨盗何名科等移屯信宜县陈锦墟。该二处均相距北流边境四五十里，当经召募丁壮，交双威司巡检郑际昌、协防外委石中宝先后分起管带，周历巡防，并迭谕各里团练联络声势，齐心堵御。五月十三日，探有安鹅贼匪二百余人窜入新丰、丹花、大村、高塘等处，外委石中宝率带丁壮赴六靖堵截，巡检

郑际昌率带丁壮至新丰督捕。该匪等拒毙练丁黄日传一名。团总监生蒙礼和、梁中奇、岑春元等率领练丁首先攻击，各团及丁壮亦奋勇围捕，杀毙贼匪二十三名，生擒五十三名，夺获大小铜铁炮及枪矛、刀牌、竹帽多件。该县与城守千总黄遇升赶雇丁壮，并委典史施沅酌带存城壮丁数十名，在于车田等处巡查，一面谕各团练赴六里岭据守，该县选雇壮勇驰往督办。十三日夜，又有安鹅匪三百余人窜至县属文头岭、冲隆、平坡等处，经团练监生廖英、陈廷彬等各率练丁与各里团练捕拿。该匪恃众迎拒，致伤练丁胡聚盛、季振邦二名。团练施放枪炮，轰毙贼匪三十三名，余匪溃窜。适千总黄遇升管带兵壮走至堵截，协同团练夹攻，击毙贼匪二十二名，生擒四十五名，夺获炮械、刀牌、竹帽多件。该匪等逃至文头岭地方，复有太平约团长监生麦灿荣等带同练丁截拿。该匪拼命冲突，拒毙练丁梁一菖一名，拒伤练丁黄德琳一名。该团总奋勇兜拿，生擒贼匪三名，夺获手炮、刀牌五件。典史施沅闻信赶往，协同各团练穷追，各匪落崖跌涧者甚多。该匪凌十八不敢久留，即于十三日连夜逃遁出境。所获安鹅贼匪梁石木、李昭祖、李洸任、程亚七、许二、唐会泰、梁三、黄德菖、韦义、刘十、熊亚十、黄永蒂、杨明凤、郑亚水、凌亚九、李亚四、赵晚、赖三、郑石宝、郑虞扬、杨亚成、黄四、梁利福、李亚六、郑隆定、刘中耀、许金生、黄亚友、韦三、刘亚十、韦振、陈三、梁亚六、吴二、朱亚金、郑亚十、胡观方、陈四、谢亚青、卢同仁、郑亚六、黄三、梁亚木、杨石宝、王十二、李狗、杨四、梁宏显、刘十九、冯四、邹亚四、梁亚八、赖亚七、吴三、吴亚木、颜三、王晚、黄亚八、刘四、洪中、严亚四、梁正、郑恩、梁十五、郑能隆、刘福佑、梁六、杨亚三、钟七、陆亚四、黎亚洋、吴亚五、郑朝芳、吴八、卢亚幅、杜石观、何七、梁观金、黎赓扬、郑亚九、许石木、杨三、黄亚六、缪亚二、黄十一、苏宏彰、刘晋镗、何七、陈四、吴芳、陈六、王十、王亚八、覃十一、赵二、李石木、李金水、覃六、何二弟、严五弟、杨亚三一百零一名。逐加查讯，佥供听从何名科等纠邀，踞驻信宜安鹅地方，约共伙党五六千人，分作三大股，四出焚掠，打单开角，抗拒官兵不讳。就近讯明，即行正法。饬传伤毙练丁黄日传等二名亲属及受伤练丁胡聚盛等三名，给予棺木医药之费。并

奖赏各里练丁花红银牌钱文，以示鼓励。查勘地方尚未被蹂躏，第该匪来去靡常，防范不容稍懈。此次安鹅匪徒经各里团总等堵剿，甚属认真，可否择其尤为出力者，详请奖叙以劝将来等语。

查该署县阮正惠督率练丁团勇，于大股贼匪入境，竟能迭次歼毙多名，生擒一百余名，虽未擒渠灭丑，已足以褫贼魄。查该处并无官兵应援，而乡团联络遂克大振声威。奴才现饬各郡县一体团练。若处处如此，则贼无所掠，何难荡平？除饬将在事出力员弁绅董壮练等核明，详请到日另行具奏请奖外，合无仰恳天恩，将该署县阮正惠以应升之缺即行升用，以示鼓励，庶各州县团练知所观感，一律奋勉出力。至连日据报各股防剿情形，谨按照原禀摘叙，另行分晰开单，恭呈御览。俟查明其中所叙功绩确凿，再行据实择尤具奏，声明请旨奖励。伏乞皇上圣鉴。谨奏❶

附件：赛尚阿奏广西各地禀报进剿情形单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录副）

一、据署镇安府事通判罗福杲禀：喜胜堂贼匪于四月二十七日纠合广义、大胜两股，共七千余人，分作三股，将东西南三门围困，惟北路以山为城，尚无贼到。该署府暂令代理奉议州州判易见心等带勇翻山绕至东城，见贼目手执红旗，指挥攻打。旋饬壮丁陈起龙，突前将贼目杀毙夺旗，余贼逃散，壮勇乘势歼贼三十余人，割取首级五颗，又生擒贼匪十名，杀死四十余名。官兵齐出，毙贼不计其数。本城团长余受昌等击毙贼匪三十余人，署知事沈廷献等生擒贼匪五名，杀毙十余名。该匪由原路奔出。计获大炮三口、抬炮二杆、刀矛藤牌数十件、竹梯十余架、火药一担。内右江外委周凤仪杀贼三名。便委陈国志生擒一名，斩首一级。把总张承恩生擒一名，斩首二级。署知事沈廷献亲燃抬炮轰毙三名。天保典史章圻督壮击毙四名。州判易见心、武生余受昌、生员黄泽宣督率壮练毙贼多名。查点前后只阵亡壮勇一名，受伤十余名。该匪等于二十八日窜往归顺州属之郎家墟。所有该员弁等奋勇当先，禀请分别奖励。

❶ 本折有上谕见101件。

一、据署怀集县知县张凯嵩先后禀称：逆匪曾亚涓由广宁窜至县属南坪等处，五月十三日逃至开达地方。十七日抄出怀集竹墟山背，当即会同守备李定邦等各带兵壮追过竹墟十余里，擒获执旗贼目莫克裨、周允汶、陈亚得三名，并贼党文博灿等三十六名，夺获大旗二面、鸟枪五枝、藤牌七面、刀矛十三件。余匪窜越贺县之狮子岭而去，团总生员梁凤喈连夜挑壮备带干粮尾追。嗣探得贼匪由大岭、坳心一路穷奔，该县即与前县李萱督同武城巡检李长庚暨把总谭沅彪等，督带兵壮并古城耕兵团练，由县属黑埇翻山抄出贼前。五月二十日，行至大田寨地方，见有贼匪后队数十人，执旗疾趋度岭。兵壮团练赶上围捕，各匪初犹拒敌，经我兵砍倒二贼，立即擒获贼伙曾亚养、卢松、王亚相、邵善聚、易汶名等二十一名，夺获露字号贼旗一张、藤牌三面、刀矛竹帽二十五件，余贼窜走。当派巡检李长庚等带壮尾追，二十二日至贺县南乡地方，适值该处防兵团练赶至，一同攻击，立毙贼匪数人，受伤者约十余人，夺获贼马一匹。各匪抄山僻小道窜赴连山厅界宿塘、饭田一带。查该处有小道可通县属下帅等处，兵守不足，业饬巡检李长庚会同把总谭沅彪星速折回交界严防，飞移连山厅一体堵截。同日据前盐法道林士傅禀称：该匪等由狮子岭逃窜，曾经该道于官潭、大埠、南乡各隘口，添派兵勇分堵，该道亦移驻官潭。该匪不能越出总口，十九日窜至古源洞，经团练堵截折回。二十二日至南乡溃败后，分两股逃散。一股约百余人，抄山【僻】小路往连山宿塘；一股约三百余人，折回南乡附近之都江逃窜。

一、据署武缘县事李森禀：贼匪林一昌等率党数千人，于四月十六日由隆安之玎珰墟窜入武缘。二十三四五等日，团丁守御，歼贼七十余人，生擒二贼。二十七日黎明潜遁，即饬追赶，炮毙七八十名，夺获先锋小令旗二枝、器械多件。该匪窜回。复谕团练堵截，枪毙数名。该匪逃出县境，回窜玎珰一路而去。二十九日巳刻，窜赴罗墟之剑孔隘，团练据隘掷石，毙贼多名，贼窜罗墟。

一、据署贵县事张汝瀛禀：匪徒麦二盘踞覃塘，勾结滋扰。五月十六日，桂平岭一股窜至该县武平里滋扰，经团练歼毙五六百人，生擒石亚山等三人，夺获旗帜炮械多件。覃塘一股，经桂平千总赖作麒等歼毙三十余人，壮勇亦损伤数人，复歼二十余人，团练损伤三人。

二十二日，该匪至第五村一带焚抢，经团练歼贼八十余人，团练损伤数十人。该县与守备等接应，歼毙九十余人，炮毙骑马匪首徐亚二一名，杀毙坐轿匪首一名，割取首级二十九颗，生擒孙亚成等八人，讯明正法。夺获大旗一面、小旗八面、战鼓一面、藤牌五面、大炮三杆、小炮十一杆、火药两桶、铅子一袋、刀棍四十七件、名簿二本、马二匹，米三石，搜获刘亚先等七名，并被掳妇陈朱氏一口，幼孩一名，余匪逃窜。二十三日，复会同员弁兵练围攻，该匪固守不出，各以枪炮拒敌，因田塍窄狭，势难进攻，当即撤回守御。

一、据署臬司杨彤如禀：谢土养三、兰大等头目总在郁林、兴业、桂平、贵县、容县、北流等处打单焚掠，或一二千人，或三四千人一股。查桂平一带系由浔来郁粮路，恐大饷经过，路途梗塞，现派都司秦如虎等统带滇、粤兵壮一千四百名，赴大洋一带跟踪剿捕。又查凌十八一股现在信宜之东镇墟，会同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迎剿。刘八一股现又窜入博白沙河地方，前经东西两省兵壮剿败，闻有颜大等逃散馀匪入伙，约又添有七八千人。

一、据署桂平县李孟群禀：该县武平里地方，界连贵县龙山，向称要隘。五月十六日辰刻，有贼三千余人由昭盘村仁潭寺拥入武平，焚掠那篷各村。十七日，武平里暨贵县郭东一二里，共有团练一万余人，于巳刻在都棉、三江、新寨各村会齐，贼匪即在都棉对面山顶分三队来攻，自巳至申，击毙贼匪不计其数，生擒十余名。贼过仁潭一带，都棉练丁被贼拒毙二名，郭东各里亦有伤亡。现在腰站被贼焚拆，文报不通。此股贼匪众多，并闻贵县复有大股为之援应，该处距北江甚近，在勒马、平冲渡河，所有文报，饬令跑役间道飞递。

一、据署南宁府明江同知邹峄杰禀：贼匪颜品瑶等首伙共有二千余人，由新宁交界渡河，现于五月初四日窜至太平府永康州、属之那隆墟屯聚。据张国梁禀称，先于前月三十日，率领壮勇追至永康，杀死贼匪百余人，夺得大炮二口、子母炮二口，其刀牌长针不记件数，壮勇阵亡三十余名，受伤二十余名。贼匪大伙继至，众寡不敌，拟再多集壮勇，跟踪追剿。现已邀得左州生员邓可元带练助阵，请左江镇发还前次带去壮勇三百名，并请速筹经费。当即会商粮台筹发，运解前往。飞咨左江镇并知照太平府，速饬兵壮在于前途堵截。旋于十七

日据张国梁禀称，颜品瑶股现在太平之大岭地方屯聚，并准太平府移称，如该匪被追紧急，请即带壮堵截，以断归路。现已派拨壮丁二百名先赴新宁，协同该州丁壮，将各要隘地方分投堵截。

一、据隆林营游击升署融怀营参将马芳春禀：四月十九日自西林遄回，二十五日驰抵百色，探报田阳交界地方，有游匪黄亚石勾串镇安窜匪，聚伙二百余人，赴下田等村开角。总兵惠庆饬游击马芳春带领右江协营兵二百名，添派署中营千总黄国庆带兵四十名，会同百色厅孙蒙，督带壮练，驰往该处堵截。二十七日该匪窜至渌皿村，经阳万协理州判督饬壮勇戳毙伙匪五名，夺获小旗一面。该匪窜至公篓滩，游击马芳春督率弁兵围拿，该匪开炮抵拒，兵壮四面环击，杀毙匪伙数十名，生擒匪首黄亚石并罗三二名，夺获贼马二匹、鸟枪二杆、竹枪数十枝。余匪逃往上游奔窜，经洞仙村团练生员梁选贤等截杀该匪十余名。余匪势穷，凫水逃窜，兵练追至两岸施放枪炮夹剿，匪等不能上岸，水深滩急，溺毙二三十名，抛弃长针刀牌多件。此次兵练奋力剿洗，该匪剪除殆尽，即将生擒匪首黄亚石并罗三二名，送交百色厅讯明正法。

一、据柳州府知府哈忠阿禀称：五月初间风闻融县、柳城一带地方有土匪李花马等窃发，密饬署融县李灿、融县千总梁廷相等带领兵壮，分赴融县、罗城连界，搜查剿捕。据署融县李灿禀报，拿获贼匪十九名，当即分别就地正法。复据该署县等坐船查辑，途遇贼匪驶船拢岸，各持器械。该署县等督率兵壮追捕，该匪迎拒，当时格毙十一名，拿获二名，余匪逃逸，讯系李花马伙党。二十一日，该匪李花马胆敢率领百余人持械抗拒，兵壮施枪炮奋力攻击，当时毙贼五六十名，落水投崖死者十余名，兵练将该匪李花马擒获，并拿获伙匪十二名，夺获枪矛刀械二十余件、火药多件，解缴前来。李花马因受伤深重，旋即身死，照例戮尸枭示。余匪分别正法。尚有王添梦等在逃。现饬各该县暨在事文武，务悉数歼擒，以绝根株。

朱批：另有旨❶。

---

❶ 旨见101件。

92. 赛尚阿奏洪秀全股从象州中坪突围回东乡新墟一带折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象州中坪一带逆匪窜越东乡、新墟，现仍饬连日追剿，并前后堵御各情形，恭折驰奏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前于甫入广西交界时，节次访闻中坪等处大股逆匪有欲窜回东乡之说，当经奴才飞札在事文武，授以机宜，俾并力堵剿，不得稍形松劲。该逆匪虽屡经扑营受挫，尤当防其指东窜西。因乌兰泰驻罗秀，向荣驻界岭，虽于北路省城要隘堵截，而于南窜之红泥、寺村、大樟一带空虚，彼时新兵在后，不能前进，万分焦急，惟于现在之兵壮筹拨调度。

奴才于初四日赶赴桂林省垣，讵贼早已探知奴才到省日期。迭据向荣、乌兰泰、杨彤如等禀称：初四日亥刻，中坪、仁义村贼匪由新寨、百丈回窜寺村。向荣因扎界岭，不能绕其前途，即知会乌兰泰速派黔兵由山外走寺村截击。乌兰泰以贼情诡谲，恐诱我兵西追，转由北走罗秀，当即飞咨临无镇李能臣，带兵二千名，克日折回东乡拦截，并咨昭通镇经文岱，带滇兵一千名，会同张敬修由象州赶往东乡拦截。此初四日情形也。

向荣于初五日黎明，亲率兵勇拔营尾追。是晚至杨柳村一带，赶上后行贼匪，开炮轰毙数十名，斩首十余颗，夺获抬炮五杆、刀矛十余件，直追至寺村，天已昏黑，就地扎营。乌兰泰亦于是日寅刻过罗秀渡，前至寺村约离三里许，见山坡树林皆贼，思从庙旺前面堵截，随询乡导，由四会小路绕山行至横桥，亦就地扎营。此初五日情形也。

初六日丑刻，向荣拔营前进，复斩逆匪二十余人，夺得大炮两件、器械数十件，该匪将衣物纷纷丢弃。乌兰泰亲率黔兵由山内直出，合兵赶至庙旺，天晚扎营，当即分拨提勇、仁义勇千余名，广西兵八百名，贵州兵一千名，令经文岱及参将成安追击。向荣、乌兰泰率楚黔兵绕道折向武宣，堵其前路。此初六日情形也。

初七日寅刻拔营，探得该匪均已逃回东乡，并有由紫荆山小路越山逃窜者。参将成安等自庙旺跟追至大蓑地方，见山岭起伏，树木丛

杂，必有埋伏，当将壮勇分为两翼，越岭抄攻。该匪拥出拒敌，兵壮开炮喊杀，自巳至未，轰毙数十人，割取首级数颗，夺获炮械多件。该匪未敢恋战，即时遁去，兵壮退至小林，日暮未敢深入。又据象州知州余思诏禀，是日丑刻，有贼匪千余人窜入金鸡村造饭，该员饬壮勇预备炮火器械，潜赴该村开炮，该匪猝不及防，击毙二十余人，生擒五人，受重伤者二人，贼妇一人，夺取大炮十位、大炮架一座、铅子二桶、火药罐一篓、火药二担并红布头巾、竹矛、鸟枪各件。此初七日情形也。

初八日，向荣、乌兰泰督兵进扎三里墟，离东乡二十余里。据探该匪由小林分两股，一由东董界顶窜新墟，一窜东乡。该匪见山冲路径先已塞断，用锄开路，越岭逃窜。署浔州守张其瀚、署桂平县李孟群等督练开炮，力不能及。贼用大绳缚炮滚下，烧着张其瀚等先期预备火棚。该匪见火猛烈，不走正路，分行山脊。兵壮施放枪炮，连毙多匪。据张其瀚等探得该匪剃头，率众窜出紫荆山口，已至桂平新墟一带。现将石嘴、江口等处各船撤回，并调张钊勇船严堵。又探逆匪后股二三千现在东乡，早晚仍欲南窜。并据杨彤如禀报，该匪据新墟约三千余人，尚有陆续来者不知多少，一面飞饬沿河小心防御。又探得是日巳午等刻，该匪将黄谟、界垌、安众、莫村烧毁，居民先已逃出，匪徒欲由南渌窜扰等语。此初八日情形也。

初九日，乌兰泰、向荣会商亲统楚黔官兵驰抵莫村，离东乡七八里联络扎营。大雨淋漓，辰初赶到，午初雨霁，派黔兵在左，提标、北勇在右，依山而进，楚兵居中，潮勇接应，前有溪河，官兵涉过。该匪二千余蜂拥而至，各兵壮开放连环枪炮，该匪亦放大炮回拒。交战时许，毙贼数十人，贼势退却，即催督官兵层层逼进，乌兰泰督放火箭。正鏖战间，倏队内火药失火，烧伤兵丁，火势极猛，官兵惊慌。该匪见我兵队伍散乱，乘势抢来。乌兰泰督率兵壮，奋勇杀贼多名。向荣策马当先，急执鸟枪，打毙执旗贼二人。忽向荣坐骑被贼炮打伤前胁，守备蔡应龙急将所骑之马换给向荣乘骑，该守备步行，短兵接斗，登时杀毙贼匪三人，山径路滑，跌落山冲。惟时署贵州黎平营把总程步津、署松桃协外委奚义鸿、署湖南古丈坪把总任万年均奋勇前敌，杀贼多名，身受重伤，同时阵亡。适接应之潮勇赶到，击鼓

呐喊，奋勇接杀，开放鸟枪，登时轰毙贼匪数十人。内有骁勇过人者，手执短刀，抢上山梁，连砍数贼倒地，割取首级。该匪畏惧败走。潮勇乘势追杀，各兵壮一齐赶回，复斩获首级十余颗，夺获五百斤大炮一位、抬炮二十余杆、鸟枪、藤牌、火药、铅弹一百余件。该匪败回村内据守，不敢再出。时已酉末，撤兵回营，查点兵壮损伤数十人，守备蔡应龙虽落山冲，幸无损伤。此次潮勇经行半日，尚未一餐，犹能奋勇杀贼，其骁锐胆壮实为贼所畏惧。现分别犒赏银两，以示鼓励。此初九日大兵接仗之情形也。

窃维奴才自入粤以来，途间即连次飞扎该副督统提督等四面严防。及到省后，知贼将窜，又复密扎各营，授以机宜。讵奴才于初四日赶入桂林，而该匪即于是日由中坪、新墟逃窜，明知西南一路兵力稍单，然东北修仁、西北运江两路，为入省要途，乌兰泰、向荣分驻重兵，不敢遽行调动。逆匪两次攻扑败回，可见该匪初心，原不欲回窜旧巢，及至势穷情怯，突由西南分窜，不惟奴才迭次札内布置，各营均未及遵照办理，即乌兰泰、向荣立刻督兵进剿，俱已成尾追之势。

向荣节节追击，屡有斩获，继复奋勇冲锋，身先士卒，实为壮往可嘉。乌兰泰因恐贼情诡谲，声东扑西，稍存持重，绕越追剿，愈难骤及。署道张敬修带东勇数百，由武宣邀截，众寡难支。总兵李能臣带滇兵二千，适由浔赴象，计可迎头堵击，讵该镇于初四日始过武宣，即由船驶往象州。经文岱驻兵象州，亦未能于中腰截击，事机可惜，种种不相凑泊，殊堪扼腕。

犹幸东乡本贼旧巢曾经焚毁，其势不能久驻。该匪甫思屯据，即经乌兰泰、向荣进逼，挫其凶锋，若从此办理得手，将此贼后队迅即歼除，亦可陆续扑灭。而桂平、平南、贵县一带，迭经奴才密札该州县乡团，妥速严防江口，恐贼窜新墟，前队渡江南下，会合凌十八等会匪，各股蔓延，尤为棘手。现饬候补府刘继祖带领张钊水勇，亦于桂平之石嘴等处，防其偷渡，并将江面船只全行撤开，江边竹木砍伐搬移，设伏守险，诱其半渡而击。所办如能应手，贼既不得渡越，大兵掩捕或当较易为力。

现复分遣达洪阿于十六日带川兵二千名，由永福水路直抵浔州。

续到新兵分遣巴清德，定拟于二十日由平、梧一路绕截赴浔，以资策应。至南、太一带，各绅民纷纷呈请分兵剿捕。经抚臣邹鸣鹤奏派藩司劳崇光，于十四日带皖勇军勇自省起程，一俟新兵到齐，拟即于现在军前黔、滇兵内酌派一二千名，兼程前往。

此次东乡接仗，守备蔡应龙奋不顾身，贾勇杀贼，实堪嘉尚，相应请旨以都司尽先补用。其骁勇过人之潮勇，俟查明再行请奖。奴才一面发给功牌三十张、顶带三十座、银牌一千面，交乌兰泰、向荣择尤随时奖励。其各营追截不及者，俟查明有观望畏缩情弊，即行指参。所有阵亡之署贵州黎平营把总程步津、署松桃协外委奚义鸿、署湖南古丈坪把总任万年，应请旨照例议恤，伤亡兵丁，查明咨部办理。象州知州余思诏乘贼造饭，猝不及防，带领乡团歼擒数十人，夺获炮械多件，智勇可嘉，应请旨以应升之缺即行升用，以示鼓励。

所有连日贼匪分窜追剿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奉朱批：另有旨❶。

93. 赛尚阿奏拟先全力攻剿冯云山洪秀全再行分兵折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剴陈粤匪实在情形，事难猝办，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于六月初七日接奉五月二十五日字寄奉上谕：赛尚阿计日已驰抵军营，审度地势人材，全局在胸。现在剿办当以何股为先，何股为次，或合兵一处聚而歼旃，或分兵协剿同时并举，务当权其轻重缓急，相机布置。现踞象州中坪一带匪徒势已穷蹙思窜，是否仍归罗渌洞旧巢，正可乘机设诱设伏，截其奔窜之路，以冀一鼓歼擒。至凌十八、刘八等股窜回化州、合浦等处，经西省文武兵练跟踪追剿，何以东省全无接应？著即飞饬广东文武于交界处所合力围捕。至窜入怀集之贼，既经该署县李萱约会湖南官兵合击，何以带兵游击韩世禧忽然卷旗而返？著一并查参等因。钦此。

❶ 旨文见102、103件。

谨遵照飞饬广东文武遵旨合力围捕，并密查韩世禧是否刁难退缩，俟得确情，再行陈奏外。查粤西股匪，处处吃紧。奴才入粤已十余日，悉心访查并阅各处禀函，前次进呈单内，著名之股多者以万计，少者以千计，其百十成群者犹为单内所不载。即冯云山、洪秀全等一股与凌十八一股俱是会匪，即天主教，崇奉耶苏，残暴凶狠为尤甚。其冯云山等由金田而东乡，由东乡而庙旺，由庙旺而中坪、寺村。屡次奏牍但言穷蹙思窜，其实该匪定期捉夫，从容而走，官兵壁上环观，竟有无可如何之势。

奴才于初四日到省之先，本声言在全州暂驻三日，初七日始行入省。即省城官员尚未确知初四入省之信，而该匪竟已于初四日连夜窜回东乡并新墟等处。所恨新兵未到而贼已窜，鞭长莫及。现虽据乌兰泰、向荣奋勇力追，而匪势众且恃有接应之贼，恐尽扫此股，大非易易。现在新旧所调之兵数已将及二万，若分兵协剿，兵力实不敷用，拟先全力攻剿冯云山等最凶大股，借新兵生力，一经得手，则分兵各路，相机巡剿，方免顾此失彼之虞。

现在新兵尚未到齐，贼之鬼蜮百出，故作南奔，而实流涎修仁。奴才若提兵前进，而北路空虚距贼不过三四百里，倘乘虚由四排绕山而来，所关更巨。计省垣存城之兵为数甚少，奸匪遍地通信，四门戒严，再四筹〔踌〕躇，计维暂驻省城，分遣巴清德、达洪阿提兵策应追剿，奴才居中调遣，呼应较为灵便。现在已调之兵，已拨之饷，俟陆续到时，务在先其所急，亦不敢遽行添补。唯有仰恳天恩，宽与时日，俾奴才从容展布，方可以收全局。

又粤西各府团练向来总未核实办理，今群盗如毛，土匪四起，必须家自为卫，方能净扫贼氛。现访得该匪逆词伪示，指团练为妖团，其畏忌团练可知。奴才前于到粤之先，即刊布告示，广为张谕。复经抚臣刊发章程，分札各府州，刊印空名札示，交该守牧择其绅董之明干老成者填名钤印发给，以示勉励，并刊印小票数千张分给各团，如有被胁乡民潜逃来归，实系向安本分者，准其免罪复业，庶良善被胁之民，不至以畏罪而成怙恶。仍一面重悬赏格，有能生擒杀献贼首者，优加奖赏。

所有现在情形，谨据实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七月初一日奉朱批：卿之调度甚合机宜，殊堪嘉尚。朕心已深慰矣。俟新兵到齐，从容妥办。汝之性情稍急，身体须加意注重。至应何处添调，何处防剿，朕亦不为遥制。卿之忠悃，朕鉴之，亦天下所共知者。钦此。

94. 奖恤中坪作战出力人员谕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剿捕档）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赛尚阿奏，行抵灵川途次据报提镇剿贼三获胜仗一折。中坪等村贼匪屯聚，向荣扎营界岭以堵分窜。令绥靖镇总兵李伏等各带兵勇，于五月十三日渡河攻剿。署参将成安于河口攻贼之伏，先行开仗，涉水及半，贼从岭后拥出，即放枪炮，奋勇接战，自辰至午，毙贼百数十名。李伏带兵抢上山梁，又歼毙贼匪数十人，并将骑马伪先锋余安击倒。迨贼分十数股蜂拥而至，镇筸左营把总熊士贵手刃数贼，杀入贼队，受伤阵亡。群匪不敢渡河。二十二日，向荣拿获奸细王亚超等多名，讯知贼首洪秀全欲来扑营。连夜设伏于架村左右。二十六日寅刻，贼匪四五千人由中坪等处拥出，候补知府陈瑞芝、投效已革游击王浚又伏兵于下官村，未入流谢继超督令投诚之陶昌培、杨瑞乾首先诱敌。陈瑞芝、王浚率潮勇齐起，将执黄旗伪先锋骑马贼三人立时枪毙，余匪惊溃。投效捐职詹事府主簿陈登仕、监生李春华率领潮勇，追杀擒斩贼匪，夺获炮械甚多。该匪旋即分股复来，向荣分派五路齐发，见架村民房放火，督令壮勇横冲攻击。副将和春带楚兵潮勇等环攻，自辰至午，轰毙数十贼，歼毙伪先锋方标一名。副将博春、都司郑魁士带领楚兵冲杀，副将朱瀚等督催进攻，贼遂大溃。兵勇追杀，夺获器械多件。其苦瓜岭一股，经游击瞿腾龙、成林督带楚兵堵剿。要村一股约千余贼，尚敢迎拒，向荣指挥官兵壮勇，并力剿毙贼匪数十名，并经李伏抄出后路夹攻，贼匪前后受敌，即时逃散。

此次一日之间，三战三胜，该提镇等督率有方，尚知奋勉。所有出力官弁兵壮人等，著即查明保奏，候朕施恩。阵亡之把总熊士贵，著交部照例赐恤。其奋勇杀入贼队，现无下落之千总周维新，并著查明具奏。李伏前以到营迟缓被参，兹据查明，实因夫役不能应手，并

非逗留，所有奏参革职之处，著加恩宽免，并免其议处，仍交部议叙。余着照所拟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95. 邹鸣鹤奏广西十二府州筹办团练概况折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录副）

广西巡抚臣邹鸣鹤跪奏，为谨陈十二府州大概情形，并实行团练，解散胁从各缘由，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粤西盗贼恣肆，蹂躏几致遍省。臣抵任后，详查案卷，接见官绅，体访各属情形。桂林府，近探省垣，先因各营调派随征，兵力稍单，经署藩司吴鼎昌会同绅士前翰林院待讲龙启瑞、福建道御史朱琦督率团练，极能认真。臣现复添调省北官兵驻守，并嘱龙启瑞等添募壮勇八百名，专委署桂林营游击常启云、安徽徐州镇标都司冯景尼尽心教习，随同防守，民皆安堵。平乐府，自陈亚溃等成擒后，属境肃清，虽复有温大货五、曾亚温等窜扰贺县，旋亦退回粤东。温大货五现已拿获，尚未蔓延，地方亦称静谧。梧州【府】，首先经藩司劳崇光驻扎，剿灭贼匪邓立奇、邓亚八、何亚坚数股，并招降张钊大股，商贾已通，关津无碍。惟容县与粤东信宜县接壤，贼匪何明科党伙屡次侵扰，现经兵壮击退。庆远府，贼匪黄晚等前经提臣向荣屡次截剿，即已星散，地方本觉安静。续有匪徒土狗二、苏大等滋扰，亦经扑灭。其未获之黄晚等现仍设法严缉。泗城府，前由凌云县窜扰西林县之贼匪陈三等业经歼毙，续获余匪惩办甚多。郁林州，会匪凌十八等，并所属博白县盗匪刘八等，前经痛剿后已窜回粤东，刘八等复窜沙河。该牧顾谐庚民信素孚，团练得力。惟刘八、凌十八党伙甚众，窜扰无定，深恐凶炎复张。其兴业县匪徒刘成康等则已经贵县歼毙。若浔州府、柳州府会匪韦正、洪秀全等乃通省第一强贼，先由浔州之武宣东乡窜柳州府之象州，现又南窜东乡、新墟一带，急须大兵痛剿，小民始得稍安。其贵县窜匪刘成康等并柳州府贼匪李花马等均经歼毙，尚有梁亚蚧、兰九大、王添梦等仍在剿拿。此外南宁、太平、镇安、思恩四府，游匪林一昌、颜品瑶等及潘大余匪尚未就获。其零星匪股烦多，忽散忽聚，时灭时起，动辄千余人或数千人不等，有忠胜堂、义和堂、喜胜堂、宝胜堂、广胜堂、得胜堂等名色。虽经

各地方文武迭次歼擒，总未痛加剿洗，百姓蹂躏已极。前经臣函商钦差大臣大学士臣赛尚阿，派委藩司劳崇光先行分驻南、太一带剿办。赛尚阿意见相同，已饬劳崇光于本月十四日赶速前往。此通省十二府州地方大概情形也。

臣于兵事素少阅历，自觉生疏，幸赛尚阿现驻省域，正在悉心筹划，扼要力办。臣每接各郡县营将禀报，或缄函密筹，或当面商榷，如出一人，统由赛尚阿斟酌可否，主裁具奏，以归画一外。惟团练一事，为地方至紧至要之件，臣查得各属情形不一，有实行著效者，有名为团练而不得实者，并有尚未举行者。臣到任后，即拟定章程十四条，颁示劝谕，严札各府州认真督办，诚恐尚有阳奉阴违并奉行不善之处。当与赛尚阿商酌，照会绅士龙启瑞、朱琦就省城设立通省团练总局，即令龙启瑞等函致各属绅董，将如何团练情形，随时知会总局，有未当者立速指拨更正，其实在难办地方，由局遴选老成可靠绅士亲诣该处会办，期于有实效，而无流弊。一面由臣分派明干之员会同该管府州督查整理。俟办有成规后，更令总办团练之严正基带领妥员周历确查，分别赏罚，即以团练之善与不善定州县之优劣，并以州县之优劣觇府州之能否表率。其有被贼滋扰过甚官民交困实在无力办理者，酌发经费津贴，总期普律实行。大之可以搜零匪，小之可以保乡里，必使声势联络，处处得力，而后止抑。又思之，匪股动辄千余人至数千人，而韦正等更拥众至万余人，其间真正附贼者固多，而逼胁勉从本系难民者当必不少。自来大兵剿贼，无不以解散胁从为先，况蒙圣明远照，渥沛恩纶，被胁良民许令悔罪自首，敢不仰体皇仁昭宣德意。此事先经赛尚阿遍发告示，剴切晓谕。续经臣备札各厅州县一体出示，劝令被难陷贼之人及早归来。更撰四字俚言，刊印数千纸，广布各邑各乡，将小民被贼荼毒之苦，逐一揭出，使人人可以传诵，冀以触发其天良，激生其义愤。近日大兵云集，闻韦正党伙颇有剃发逃窜者，得此俚言传布，或可使首贼触处猜疑，渐解固结，亦寒贼胆而孤贼党一道也。除仍严饬各府厅州县营汛，将未获各匪及已获首匪未获余匪之案认真搜拿，不可以解散而稍懈堵防，更不可以解散而返遭计骗，此尤当刻刻用心者。至如抚恤难民，清理粮饷捐输，提审钦发各案，事关巨要，头绪繁多，容臣次第详查赶办外。

所有十二府州大概情形，并实行团练，解散胁从各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团练章程并各札示、俚言，现俱照录咨送军机处备查，合并声明。谨奏。

咸丰元年七月初四日奏朱批：团练之法，务收实效，尽心勉力为之。钦此。

96. 吴文镕奏滇省筑关防堵及捕获叶亚月情形折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录副）

云贵总督臣吴文镕、云南巡抚臣张亮基跪奏，为恭报滇省近日防堵情形，并派练勇赴粤界协防，杀贼数名，生擒一名，搜获伪示等件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因滇省广南一府三面插入粤省，东南两面与粤省之镇安府、归顺州贴近，该处现有喜胜堂、大胜堂两股贼匪散屯该府州城外，防堵最为吃重，而坚壁清野之法尤为紧要，节经督饬委员等飞速赶办。兹据委办防堵事宜广西州知州丁楚玉禀称：广南府迤南迤东袤延三百余里，处处与粤之镇安、归顺二府州及镇安厅联界。现在已督同汉土员弁，将所有临边通行险要各隘口筑成九关，或因山为堑，或铲山成崖，外面俱成数十丈陡壁，内筑矮墙，建设卡房瞭蓬，派拨兵练暨饬土司拨夫，分驻防守。各关相距二三十里、五六十里不等，声息相通，有警可资策应。

又据署广南府知府刘禧祖、委员广西州知州丁楚玉禀称：大胜堂贼匪盘据离归顺州数十里之龙林墟、果乐墟等处，分股抢掠，而由果乐墟历马烈、陇河、那旺等墟即直抵滇省之毕村墟，计程不过一百二十里，刻刻戒严。并称，陇河等墟民人，向该府该委员处投递公呈，因彼处乡练单少，求拨兵练协防，当经该府该委员等派拨练勇六百余名，径赴粤界，相机堵剿。于五月十八日抵陇河墟，即拿获贼探叶亚月一名。二十二日又进至马烈墟，距果乐贼巢仅十余里，据险以守。至二十四日夜，贼匪烧果乐村寨，全股向龙林墟退去，练勇得信赶往，砍毙腰插令旗贼目一名、另贼二名，搜获伪示二张、火药二罐，将首级暨生擒之贼解回广南府之毕村墟。该委员等讯据叶亚月供称，

大胜堂贼头姓潘，三十多岁，出门骑马，共有一千多人，分驻龙林、果乐二处，命伊来陇河一带探看路径，即被拿获的等语。经该委员等开具供折，并将搜获各物一并禀报前来。

臣等查看红布小旗一面，上写大胜堂令四字，伪示两张，文理多不通顺，大约系逼勒良民供其粮草银钱，免遭杀戮之意。当经臣等批令将现犯叶亚月就地正法，并所解首级一并悬杆示众，以昭炯戒。仍严饬该府暨委员等督同文武员弁，加紧严防。倘粤省大兵进剿，贼势穷窜，即相度机宜，派拨兵练，无分畛域，径赴粤界协力会剿，以期迅歼丑类，闾里获安。所有筑关防堵及获贼缘由，谨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

再，师宗、邱北、罗平等州县，现在距贼较远，臣等仍严饬该文武刻刻严防，不得以贼远稍懈，致有疏虞，合并陈明。谨奏。

咸丰元年八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97. 徐广缙奏亲赴高州剿办凌十八折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录副）

两广总督臣徐广缙跪奏，为恭报督兵驰赴高州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西省大兵云集，恐各匪避锐东窜，高州情形吃重，拟于六月二十四日驰往督办，于六月十二日恭折由驿驰奏在案。现准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咨开：据各路禀报，金田贼匪经象州官兵堵截严紧不能北窜，又闻大兵将到，于六月初四日夤夜逃走，分窜武宣之东乡、桂平之新墟。该处西南由贵县可通东省之廉州府属，东南由郁林州陆川可通东省之高州府属。商即札饬高、廉两府文武，多带兵勇，严行堵截。该匪伙颇众，必须厚集兵力，方能迅速蕆事等情。

查高州府现驻兵一千五百名。接据探报，凌十八屯踞信宜之怀集乡，除老弱妇女不计外，实有贼匪三千余人。业经高州镇总兵杨昌泗、署高州府知府胡美彦于六月初五、初七等日，带兵进剿，虽有斩擒，因贼众兵单，尚未能痛加剿洗。而该处民气柔弱，又不能如廉州乡团之得力可靠，且此股非仅在东省，亟应早除，更恐与西省往来勾结，是现在高州情形较为吃重。至肇庆之匪首温大货五、伙匪曾土生，业经先后就擒，止有伙匪曾亚湄一股。现经护新会营参将卫佐邦

于六月十三日，追至阳山县交界之横石墟地方，大获胜仗，曾亚湄亦即被获，余党逃散者均经守隘各文武协力擒拿。此时肇庆各属不过搜缉零星余匪，无须重兵剿办，另行恭折奏报在案。

现闻廉州兵勇于六月初四、初七等日，越境追剿刘八于博白之沙河墟、早禾埇等处，斩擒无算，炮械资财沿途抛弃殆尽。是刘八一股已属残败之余，当经飞饬在事各文武，趁此声威，务期早为扫荡。如能殄此巨寇，则廉州兵勇于该府属一带，遇有匪徒窜越，尚可随时策应。所有迭获全胜情形，容俟确查，再行具奏。

惟高州府之信宜、化州、石城无处不与广西毗连，现因兵力不敷，凌十八尚稽殄灭，深恐彼拿此窜，设有会合，豕突难防。臣已飞调驻肇之潮州兵勇九百名，又调防堵广宁、四会交界之提标兵三百名，并添调臣标及抚标兵丁二百余名带往高州，先将凌十八一股剿除，以绝该会匪之联络。凡有两省毗连处所，无论分堵夹攻，俱随时咨商大学士赛尚阿，相机防剿。东省如有紧急军情，仍可与抚臣叶名琛函商妥办，以免顾彼遗此，总期协力同心，和衷共济，庶几两省交界共报肃清，早纾圣主一日宵旰，即稍赎微臣一分愆尤。

所有钦差大臣关防，恭赍移交抚臣叶名琛敬谨代办。凡一切题咨案件，例有定限，盖用广东巡抚关防，以免稽迟。此外日行事件，委藩司柏贵代拆代行，其紧要者仍包封送臣行营核办。再，查前往高州必须先过肇庆，届时再确探肇庆与平、梧交界情形，如须稍为布置，亦不过数日耽延。合并陈明。

所有臣出省日期，谨恭折由驲四百里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七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该匪等声势相倚，凌十八不除则韦正不弱。卿至高州和衷妥办，其尽心焉。钦此。

98. 徐广缙等奏广宁兵勇缉获曾亚湄情形折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录副）

两广总督臣徐广缙、广东巡抚臣叶名琛跪奏，为剿办广宁伙匪，越境穷追，大获胜仗，先经各隘一体设防，协力兜拿，全股尽行殄灭，交界地方现就肃清，恭折由驲四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广宁匪徒由贺县窜回以后，分派兵勇各路围追，先后五获胜仗，首匪温大货五业已生擒，惟伙匪曾亚湄聚党尚众，无论窜入何处，务期并力毕歼，其另股纠伙附入之曾土生早经剪除殆尽，只身潜逃，不难克期就获各等情，均经节次奏报在案。

查曾亚湄于五月十三日在开建县之冈背地方，经潮州兵勇痛剿而后，率其残败余党昼夜狂奔，先至怀集县之竹墟，旋入贺县之狮子岭，直由纸厂径走南乡，又分两股逃窜。其窜至都江者，仍在贺县境内，不过急欲逃生，并无著名巨恶，已成涣散之势。其窜入粟塘者，与怀集、阳山等县毗连，曾亚湄即在其内，随处仍多裹胁，为数较众。前广西盐法道林士傅尚驻贺县，分办都江一股，杜其远飏。署肇庆府知府李敦业即驻开建，先办粟塘一股，防其再聚。

当饬护新会营参将卫佐邦督同顺德协外委冯元亮等，率领兵勇由怀集之冈平、中洲、洽水一带跟踪而进。六月十二日，驰抵阳山县交界之冯公庙地方，探闻曾亚湄尚领五百余众，正在横石墟屯聚。即于十三日黎明进剿。该匪狡诈异常，故作疑阵，分投拒敌，欲使我军不能遽得虚实，难以接应。卫佐邦谋定后动，督饬弁兵分作两队，先后进发，绕至墟外，施放连环枪炮，轰毙一百十二名，生擒三十四名，夺获大旗二十二枝、铁炮五位、抬枪鸟枪三十一杆、藤牌刀械一百七十馀件。各匪无计可施退回墟内，复于横路暗伏大炮，伤毙壮勇一名，受伤兵勇十四名。我军义愤同心，倍加骁勇，誓欲灭此朝食，呐喊齐进。该匪量力不能再支，尽从后路翻山窜逸。各兵勇四出穷追，分途杀毙四十八名，复生擒二十一名，追至三十余里，但见沿途器械抛弃殆尽，匪已无踪。时值昏夜，风雨大作，始行收队扎营。

先经臣等飞饬各文武预筹广布，如阳山系甫经之路，必先断其折回，广宁为久恋之巢，更恐穷而思返。其间如浸潭、石坎、秦王山、平冈等处，多系荒山僻径，人迹罕通，倘或深藏远遁，殊难措手，尤当节节严防。连日迭据阳山县营报获一百一十名，广宁县营报获一百十五名，分派守隘各文武亦各陆续报获二三十名至四五十名不等。惟曾土生于六月初六日，业经该县营在大东坑地方获解，而曾亚湄实由横石墟败逸，现匿何处，尚未见具报前来。臣等又复迭檄严催，旋经署肇庆府知府李敦业督同署广宁县知县程兆桂，并该管汛带领兵勇差

役，于十七日在广宁之扶溪地方，将曾亚湄及随同附身之伙党十一名全行拿获。

并据前广西盐法道林士傅迭次禀称：都江一股，督饬各县营前后搜获捆送，统计已几二百余名，可以全数扫尽。此次匪徒总在两广交界窜扰，为日已久。上年冬间，虽先经东省获犯一百余名，此拿彼窜，不免各存推诿之见，使早并力会办，分督严拿，奚难克期竣事。现经钦奉谕旨，若非东西两省合力痛剿，不分畛域，何以迅扫贼氛。臣等敢不勉饬戎行，肃申军令，先将肇属各匪早为扫荡，上慰宸廑。但恐犬牙相错之地，余孽未必遽能净绝，仍饬各县营实力搜缉，勿贻后患，稍赎前愆。臣等查曾亚湄与温大货五同恶相济，罪不容诛，业已饬解来省，与前后擒获各犯亲提讯办，分别定拟，再行具奏。

至阵亡之各将弁，除守备马兆、把总潘成杰、副将斋清阿、参将左炘均经奏请议恤外，续据禀报，尚有李仔坑防堵接仗被戕之永安营把总谢辉彪、白虎径防堵接仗被戕之署连阳营把总何勉浚，容俟汇同节次阵亡受伤各兵勇，一并查明咨部，照例分别恤赏，以慰忠魂而作士气。所有在事出力各文武，自应逐一察核，第其劳勋，奏恳恩施，不敢稍涉冒滥。

所有进剿广宁伙匪，大获胜仗，各隘协力兜拿，全股尽行殄灭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99. 徐广缙等奏与凌十八两次接仗情形折

咸丰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录副）

两广总督臣徐广缙、广东巡抚臣叶名琛跪奏，为遵旨复奏，并剿办凌十八迭次接仗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元年五月十九日奉上谕：徐广缙、叶名琛奏，堵剿各匪迭获胜仗，并陈奏广西军务情形各折片，披览均悉，已分别降旨并谕知赛尚阿，乌兰泰、向荣矣。又另奏高、廉各属剿捕事宜，未便遽易生手一折。高、廉各股匪徒现尚未经歼灭，自应趁此声威，力图兜剿，以净根株。宗元醇督办一切，既能权衡应变，不误机宜，著即暂留广东，会同在事文武合力堵剿。其高州府属安鹅岭等处贼匪，昨已有旨寄谕，迅筹剿办。现据奏称，已饬总兵杨

昌泗速回高郡，务令赶紧扑灭，勿致蔓延。该省各股匪徒肃清，即著陶煜文遵照前旨前往广西会剿。宗元醇曾任广西知府，于该省情形熟悉，并着该员会同陶煜文前往办理，统俟两省军务告竣，再令宗元醇来京供职。所有广西军饷仍著该督权时缓急，通盘筹画为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查广东各股匪徒，除肇庆之温大货五一股现已尽行殄灭外，即廉州之刘八一股，闻于六月初四、初七等日追至博白之沙河墟、早禾埇等处，两次大获胜仗，斩擒共有数千，器械夺获无算，辎重亦复尽行抛弃。惟刘八潜逃，弃【业】已另派兵勇，密购眼线，分投蹑缉，如未远扬，似可得手。所有胜仗情形，容俟确查，再行缕晰奏报。至高州之何名科一股，迭经两省夹击，党羽多擒，家属被获，于五月二十九、六月十二等日两次具奏在案。该匪之弟何名昭现亦就获，仍须将该匪净绝根株，方免复行啸聚。所有交界均饬一律上紧严拿，务期就获。

至凌十八一股，由西省窜回至信宜之怀乡墟屯聚。经高州镇总兵杨昌泗会同署高州府知府胡美彦筹商进剿，于六月初五日午刻，甫行抵相距怀乡七里之刘坡地方扎营。该匪闻风即纠大伙前来迎敌，正据险要安放大炮，经潮州兵勇突上山头先行夺隘，将炮运回。各兵勇因得地利，向前奋力攻击，立毙二十余名，生擒三名，兼之枪炮齐施，该匪仍抵死不退。该总兵杨昌泗因思彼众我寡，恐难持久，预派守备何遇龙、千总梁国安分兵执持大旗，绕在山后，半露旗尖以为疑兵抄后之计，该匪远见惊退。我兵追击，复毙三十余名，并夺获炮械多件。该匪被追情急，即入怀乡墟，坚闭闸门，环列大炮拒守。适值大雨如注，平地水已盈尺，且时届薄暮，兵勇即行回营。是日自午至酉，击毙五十余名，生擒三名，夺获大小炮十二位、火药三桶、刀矛藤牌四十余件。查验兵勇受伤七名。初七日，五鼓蓐食，复议进剿。闻该匪已于辰刻摆列齐出，我军整齐队伍，分作两路，一由怀乡墟之前沿河而进，一由怀乡墟之后绕山而进。总兵杨昌泗速催两路兵勇齐抵墟外，先用短兵相接，随即枪炮间发，歼毙五十余名。提标中营守备滕跃龙奋不顾身，冒险冲出，手刃贼匪三名，犹复争先赶杀，行仅数武，猝遇炮发殒命。各兵勇仍并力夹攻，该匪即由墟头先退，群用

火药罐掷烧贼垒，该匪尚倚墙扉作为炮眼，向外轰发，复由墟尾拥出千人。迨我军转向墟尾对击，该匪即将放火延烧之处扑灭，又复由墟头拥出千人，欲将我军四面包裹。各文武共知诡计，督饬兵勇齐上墟之后山，居高临下，彼此枪炮相持一时之久，扑至山坳，生擒四名，该匪始行退入墟内。该总兵因寡不敌众，贼巢一时难以攻破，不如持重，暂行收兵。正在整队归伍间，又据中垌乡民来报，该匪尚有另出一股在外未回。该总兵恐其乘虚袭营，当将兵勇由山后撤回，果见有匪数百，来至扎营之对山窥探，督饬兵勇仍复追剿。该匪见大队已回，即行逃退。是日查验兵勇，阵亡七名，受伤十二名。合计两次接仗，歼擒共有一百余名，焚烧贼巢十余间。实因贼众兵单，未能痛加剿洗。

彼时，肇庆兵勇因温大货五余伙趁此尽力扫荡，廉州兵勇因刘八一股正当设法歼除，一时无可另为调拨。现值肇庆交界肃清，无须重兵驻缉，当将潮州兵勇及提标各弁兵，一并调赴该处。臣徐广缙现已启程，并随带省标弁兵亲往督办，速将此股扑灭，再行查看高、廉与西省交界情形，果能一律肃清，即当遵旨饬令提臣陶煜文会同升任顺天府府尹高廉道宗元醇驰往广西，协力会剿。俟两省军务告竣，宗元醇再行来京供职。

至广西军饷前经臣徐广缙另行筹拨海关税银二十万两，附片具奏在案。现准大学士赛尚阿来咨，共需筹拨海关税银一百万两。除前拨二十万两业已解到，尚余八十万两，自当源源接济，不致有误急需。合并陈明。

所有遵旨复奏，并剿办凌十八两次接仗情形，臣等谨合词由驲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七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100. 赛尚阿奏韦正屯踞新墟向荣等严密防堵片

*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录副）

再，奴才正拟缮折拜发，又据提督向荣禀称：查贼匪情形似欲逃

❶ 旨见111件。

窜浔州一带，正需兵力堵守，商之乌兰泰，于十一日亲督黔兵三千，驰往武宣，前赴桂平一带相机筹办。现探得东乡贼匪已翻越紫荆山逃窜。其山鸟道羊肠，只容一人单走。该匪于山口安大炮，以阻追兵。向荣现在逼近东乡扎营，堵其后路，未便冒险轻追，必查实贼匪全伙逃尽，方可越山而进，或酌留官兵扎于东乡，防其回窜，向荣即督兵折回武宣，抄其前途。现在临元镇李能臣、昭通镇经文岱共带兵三千名并东勇一千八百名，已往浔州择要堵截。至两次潮勇打仗，实属壮往。查管带潮勇之捐职主簿陈登仕屡次打仗前敌，且约束有方，潮勇协服，应请先给兰翎等因。

又据署臬司杨彤如禀：韦逆窜踞新墟，欲由南渌窜扰。查南渌距浔州城二十余里，防堵紧要。平南一带亦甚吃紧，即派东省参将巴图带东兵五百驰赴南平。武举韦允升带香山壮勇五百名，按察司经历郑泉等带东勇一百名，巡检吴虎林、把总邹崇福带郁林勇一百名同赴南渌，会同提标兵二百名及府县壮丁截剿。并饬巡检徐源带扒船二支，随同署浔州协福谦在白额渡、弩滩一带巡查上下船支，扣留渡船。候补府刘继祖督带张钊等水勇赴大黄江口截堵，并署府经历杨润带同炮船赴石嘴，巡检刘番锡赴江口盘诘往来船支等因。

此股贼匪，本系窥伺省城，既因两次扑营受挫，仍回东乡旧路，其意在窜扰浔州、平南等处并渡江会合各股，其是否分为两股，抑新墟为前队，东乡为后队，尚不可知。现在浔州及大黄江等处兵力已不为单，又有达洪阿带川兵二千余名往浔策应，声势已极联络。又恐其前路不能窜扑，引诱我兵南向攻袭，而谲计复萌，乘虚北扑庙旺等村，罗秀、桐木一路又成长驱之势，是我之重兵又复尾追不能得力。奴才一面饬向荣于东乡后路留兵，杜其回窜，复派巴清德统带副将刘长清等率四川兵勇一千五百余名，访得绅士以为向导，间道由修仁、石墙、桐木而出，计五日即可至东乡等处。一以策应东乡，一以堵其北窜。查石墙等处，随在均可一夫当关，我兵既由此路驶进，则鬼蜮无所施其伎俩。至管带潮勇之捐职主簿陈登仕应即请旨赏戴兰翎，以示鼓励。

所有逆匪逃窜，续报筹办，并巴清德带领川兵改由间道赴浔缘由，理合附片陈奏。

101. 奖励举办团练出力人员谕

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剿捕档）

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

赛尚阿奏，北流县属壮练堵御奋勇，歼擒贼匪多名一折。据称，巨盗何名科等纠邀伙党五六千人踞住信宜县安鹅地方，距北流县境四五十里，四出焚掠，抗拒官兵。经署北流县知县阮正惠召募丁壮，交巡检外委管带巡防，并迭谕各里团练齐心堵御。五月十三日，探有贼匪二百余人窜入新丰等处，经外委石中宝、巡检郑际昌率丁壮督捕，团总监生蒙礼和、梁中奇、岑春元等率领练丁及各团丁壮协同围击，杀毙贼匪二十三名，生擒五十三名，夺获枪炮刀矛多件。是夜又有贼匪三百余人窜至文头岭等处，经团总监生廖英、陈廷彬等分率练丁，施放枪炮，轰毙贼匪三十三名，余匪溃窜。千总黄遇升复带兵壮协攻，击毙贼匪二十二名，生擒四十五名，夺获炮械多件。该匪逃窜，复经太平约团长监生麦灿荣等带同练丁截拿，生擒三名。典史施沅协同穷追，各匪落崖跌涧者甚多。计先后迭次杀贼多名，生擒一百余名。会匪凌十八踞东省化州平定墟，距北流甚近，闻安鹅匪挫衄，即于十三日连夜逃遁。

署北流县知县阮正惠于大股贼匪入境，官兵未及应援之时督率乡团，迭次获胜，实属认真出力。使各处团练均似此得力，何难迅扫群丑耶！阮正惠著以应升之缺即行升用，以为力行团练者劝。其在事出力员弁绅董壮练等，著该大臣详细查奏，候朕施恩。又另单开各股防剿与贼接仗歼擒甚多，其出力员弁兵丁，著一并查明酌量保奏。该部知道。钦此。

102. 奖恤象州中坪作战出力人员谕

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剿捕档）

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

赛尚阿奏，贼匪窜回东乡、新墟，连日追剿情形一折。象州中坪一带逆匪探知该大臣将抵省城，于六月初四等日窜回东乡旧巢，并窜据桂平县之新墟。经乌兰泰、向荣等连日追剿，向荣督率楚兵，节次

轰毙贼匪多名，夺获炮械多件。复派总兵经文岱、参将成安督带兵勇跟追，于初七日，自巳至未，开炮轰击毙贼数十人。又经象州知州余思诏预伏壮勇，将窜入金鸡村之贼匪轰毙二十余人，生擒五人，夺获大炮铅药枪矛各件。初八日，贼越岭分走小路，兵壮施放枪炮，连毙多匪。至初九日，我军进逼东乡，复毙贼数十人。乌兰泰督放火箭，该匪仍敢冒火乘势反扑。向荣策马当先，手执鸟枪，击毙执旗贼二人。适因坐骑中炮，守备蔡应龙即时换给马匹。该守备步行短兵接战，立毙贼三人。潮勇赶到接应，复轰毙贼数十人，内有骁勇过人者，手执短刀，抢上山梁，连砍数贼倒地，割取首级。该匪畏惧败走，兵勇乘胜追杀，复斩获首级十余颗，夺获炮械甚多。该匪败回村内，困守不出。

此次贼匪因北路严堵，窜回旧巢。向荣节节追击，屡有斩获，继复奋勇冲锋，身先士卒，实属壮往可嘉，著加恩赏还花翎。守备蔡应龙奋不顾身，勇往杀贼，殊堪嘉尚，著以都司尽先补用。其骁勇过人之潮勇，并著查明请奖。管带潮勇之捐职主簿陈登仕，著赏戴兰翎。象州知州余思诏应变知机，颇有才略，著以应升之缺，即行升用。所有奋勇杀贼受伤阵亡之署贵州黎平营把总程步津、署松桃协外委奚义鸿、署湖南古丈坪把总任万年，均著交部赐恤。余均著照所拟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103. 谕赛尚阿新调官兵抵粤可全力会剿

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七月初二日奉上谕：

赛尚阿奏，象州逆匪窜越东乡、新墟，连日追剿堵御情形，并北流壮练歼擒多贼各折、片、清单，披览均悉，已分别明降谕旨矣。

该匪乘大军尚未到齐，即由象州回窜东乡，自系畏惧声威，负嵎走险。第恐其南合凌十八等股匪，则党与更众，剿办尤为棘手。该大臣密札桂平、平南、贵县一带严防江口，并令候补知府刘继祖带领水勇防其偷渡，分遣巴清德、达洪阿各带官军两路会赴浔州策应。谅乌兰泰、向荣等有此声援，即可设法诱其出巢，并力攻剿，务须前截后追，勿令勾结蔓延。

现在新调官兵计可全数抵粤。该大臣拟用全力攻剿会匪大股，藉生力之兵，可期得手，以次分剿各路，并激励团练，冀收实效，甚合机宜。应如何调遣防剿之处，朕亦不为遥制。此次贼匪窜回旧巢，究系分作几股，仍须防其声东击西，诱我南向，乘虚北扑，致我兵又成尾追之势，是为至要。

所查各文武禀报股匪九处，即著分饬在事员弁，度地相机并力兜捕，早清一股贼匪，即早安一路生灵。想该大臣与朕同心，不烦谆谕也。

惠庆已明降谕旨以总兵候补。其德亮是否堪资任使，仍著随时察看据实具奏。本日又据徐广缙等奏，高廉一带贼匪窜扰，该督已于六月二十六日驰赴该处剿办。已谕令该督专办东省堵剿事宜，仍随时咨报该大臣，并严防西省逸匪窜入，以冀戮力同心，肃清边圉。余著照所拟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赛尚阿，并谕巴清德、达洪阿、乌兰泰、向荣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04. 赛尚阿奏官兵进攻新墟获胜折

咸丰元年七月初六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进攻新墟大股前路贼匪，一日连获七胜，歼匪二三千人，先将大概情形由驿驰奏，仰乞圣鉴事。

窃照中坪等处会匪于六月初四日由寺村一带窜越东乡、新墟，自十一日以前，连日进剿接仗各情形并各路布置，均经奴才由驿驰奏。嗣复迭次严札各营及江口一带，密防渡越，并探得该匪贼首现驻茶地、花雷，约有八千之数，而妇女甚多。新墟、安众、盘龙、莫村一带约有贼匪数千，韦正即在其内。据探该逆腿受炮伤未愈。后路东乡之贼系冯云山为首，已翻入紫荆山。奴才屡次探防，并派达洪阿于十六日带四川兵勇二千起程，由永福、象州一带前赴新墟，巴清德带四川兵勇一千五百余名由石墙间道前赴东乡。惟大樟要路，可以西窜象州、武宣，北来罗秀可窜永福，东北由桐木、石墙可窜修仁，此二路俱是赴省大路，在在堪虞。闻有零贼在彼偷修道路，其心叵测。已派天津镇长瑞统带新到湖北兵一千名前往，并札向荣分兵前往，扼要防

堵。连日据乌兰泰呈报，克日进兵攻剿新墟一路。并先据南宁同知署桂平令李孟群禀报，十一日以后，连日获胜情由，正拟缮折具奏，惟以新墟大股正在札饬乌兰泰会进大兵，尚无确耗，昼夜悬盼，心急如焚。

初四日，接据左江道杨彤如禀：接奉札饬，作速相机会商进剿各情形。当将原札与乌兰泰阅商，旋接到乌兰泰知照，定于二十七日巳刻进兵。令总兵经文岱带兵七百名，署道张敬修带东勇一千二百名，由马鞍岭、鸡公岭扎营处进攻新墟、莫村东面。令总兵李能臣、副将王锦绣带兵一千五百名，由新罗塘、瓮窑扎营处进攻新墟之东南面。令上瑶十八村团练一千余人进至罗旺过河，直扑新墟进攻。以上三路，均至新墟、莫村附近地方少停，巳正听护甲地方号炮火箭为号，即督兵勇进攻。其南面护甲渡地方，有总兵重纶带兵五百名，副将周凤岐带兵三百名，至护甲地方，于巳正放号炮火箭，扬威排队于南岸，俟四面枪炮响时，一齐过河同进，先攻莫村，后进新墟。乌兰泰同总兵秦定三带黔兵一千名、东兵四百名、香山勇五百名，由思盘过河，离新墟四五里，亦听护甲地方号炮，由西南攻入。并知会总兵李瑞、护安义镇王梦麟严堵古程坳、鹏化隘口，以防贼窜。又据差探，贼知官兵进剿，在金田、叶村一带均设埋伏。小头目黄四派贼党傅亚恩探兵消息被获，讯出该匪由山调出多匪，俱在黄金岭、金田盘一带，俟官兵过河东行，即四出抄我兵之尾。当将护甲之兵改于思盘，扬言过河，实守大营。将南渌之提标兵二百名及府县壮丁赴太平村一带浅水，严堵弩滩口，并防抄我兵势。就近拨威宁兵四百名守南渌之渡。乌兰泰改由护甲涉渡直攻莫村、新墟西南，大获全胜等语。

初五日子刻，复接据署浔州守张其瀚禀称：二十七日，驰赴乌都统行营听调，途间即闻大捷，及至思盘见乌都统面述进攻情形，备悉乌兰泰先饬催搭浮桥，原拟由思盘进兵，嗣查明护甲地面积沙壅聚，可以浅涉，其地即莫村贼巢后面，绕出其背，正可攻其不备，而思盘亦不可不防。各镇病兵惟威宁为最多，不能接仗，但可为疑兵，令贵州署镇周凤岐拨兵六百为助，多为旗帜，预排炮火。乌兰泰自率兵勇由护甲潜行过江。二十五日，先分饬各营镇将，遵守由某处进兵，行几里，听候号炮三响，火箭一枝，即速进兵。二十七日午初三刻，甫

经接仗，匪即退走。乌兰泰预知彼处有竹围村，竹木丛杂，最便埋伏，匪情诡谲，惯用包尾。先令秦定三伏兵其处，每追一里许，鸣金小住，侦探再追。如此数次，果见贼匪由竹围村对面平冈蜂拥而出，直趋竹围。秦定三用伏炮攻打，一食顷间，贼尸遍地，余匪被歼无算，趁势穷追。匪徒拼死回斗，凡七次。乌兰泰激励兵勇，愈战愈奋，直至莫村巢穴，其地尚少曲巷，又歼匪数百名。而新墟伏匪仍出接应，除四散奔窜外，全数遁入新墟。其处直街横巷，匪徒排列炮火，负嵎死拒，瓦面密排鸟枪，前进兵丁受伤三人。乌兰泰传令围攻，不许直入，恐中其伏炮。一面用火箭仰射瓦面之贼，业经退避，延烧茅房十余间。匪徒死守巷口，且天已昏黑，势难猝破，各兵勇鏖战一日，饥疲实甚，并防匪徒乘夜诡谋，姑撤兵回营。计共歼匪二三千人。此二十七日连次获胜情形也。现在乌兰泰正在扎营，俾兵勇饱餐，次日当复进兵接仗，一面飞知向荣由后路攻入，是以未及禀报。

达洪阿所带之兵于二十八日可抵浔州，一俟生力弁兵会合接仗，似已无难扫穴擒渠。其连日进剿官弁兵勇出力详细情形，容俟乌兰泰续报声明到日，再行奏闻。所有现在获胜大概情形，理合先行驰奏，仰慰宸廑。至署桂平令李孟群前经迭胜情由，统于附片详悉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105. 赛尚阿奏博白合浦壮练追捕刘八获胜片

咸丰元年七月初六日（录副）

再，查粤匪自洪秀全等大股而外，刘八一股众至逾万，积年窜扰广西博白县及广东合浦县交界等处地方。前据博白县知县游长龄禀称，该县于五月初间，与广东官军连日会剿情形。当经批饬，令其详细据实再行禀复去后。

旋于七月初五日，据该县会同委员道衔前任黎平府知府朱德璲合词禀称：刘八股匪，自窜沙河，经广东官兵大创之后，复由花石窜走野鸭塘等处地方。续据本州委带壮丁之未入流袁昕报称，督率头目蒋子福同南乡练长武生冯继元等，在石栗隘截杀贼匪二百四十余名，南乡练长李维华等在见龙窝杀贼四十余名，东乡练长恩贡生秦邵章等在上垌杀贼五十余名，北乡练长岁贡生朱德萃等在篱旁径杀贼一百十余

名并擒贼军师钟恒仁、先锋周大等五名，练长武生秦邵魁在石板坡杀贼二十余名，生擒贼先锋甘十二、庞亚孙四二名，职员朱元珩等在合浦界之南岸岭杀贼二十余名。该县等因首匪刘八未获，与候选直隶州朱德华、前任桐柏县朱德锳、巡检施兆槸督率练壮追捕至松山、龙漳等处。据练长职员庞飞鹏等禀，拿获贼匪五十六名。内有贼目邱族望三、邱亚肥五二名，系为刘贼统领各队将军，贼营称为左右膀。又获张四、刘六、郭十七、沈老四四人，皆为贼先锋；又甘霈一名，贼营称为司爷，讯各供认不讳。佥称刘八在东平翻山越岭带同败残余贼，由合浦公馆墟一路逃窜。该县与朱德华督带练兵等跟追至公馆、大桥，杀贼三十余名，生擒七名，即行正法。讯知刘八已由合浦沙堡墟渡江潜往龙门等处逃窜，当派生员王汝谐等带领壮练前往追捕。旋据探役密禀，刘八之妻李氏抱其幼子藏匿合浦、博白交界之东埇山内。当饬职员游居诚带领壮练密速搜捕。十七日，在东埇竹壳岭搜获刘八妻与其幼子，并获随行贼匪刘梗腰八、刘胡须六、李朝、李开等四名。又据训导朱德璇、职员朱德环搜山拿获先锋谢车二、陈亚斩七等八名，均解审办。又据王汝谐等回称，刘八逃往合浦北塞墟左近地方，已被东省乡勇盘获，解赴合浦县审办，各路壮勇应即酌量裁撤。统计此次续报，各处壮练共杀贼五百三十余名，生擒八十三名，讯皆正犯，就地正法。其刘八之妻李氏与其幼子，收禁听候办理。仍恐境内余孽未尽，饬各堡团练搜捕，总期尽绝根株等语。

伏查该匪刘八滋事以来，煽惑万众，窜乱东西两省，屡经拒敌戕害官兵，罪大恶极。该县同在籍知府朱德璲董率绅民练勇，幸赖东省官兵会同攻击，得以扫穴擒渠，将此积凶大股贼匪，一旦歼除净尽。除首匪刘八系由合浦县擒获审解，应由两广督臣暨广东巡抚臣奏办外。该博白县境，自去年正月至今，各股贼匪屡犯边隅，防剿殆无虚日，并未调动大兵，悉属士民练勇执锐披坚，历打十余仗，已阅两年，在事官绅士民，或率勇冲锋，或招降解散，或输资助饷，皆属实心捍御，志切同仇。委员道衔前任黎平府知府朱德璲及该升县游长龄办理均属认真，相应请旨，一并赏戴花翎，以示鼓励。其在事出力官绅士民人等，应如何奖励之处，饬令查明禀复，再行开单具奏请旨。

查粤匪滋事以来，该县团练于粤西通省各州县中，著名最为得

力。该委员等率领有方，当此大股贼匪扫灭之际，业将贼首眷属及余党搜除。现当各属剿捕需人，又通省举行团练之际，奴才与抚臣邹鸣鹤屡经面商，意见相同，合无仰恳天恩，将肇庆府知府游长龄开缺作为即补知府，暂留广西董劝团练及将来剿捕善后各事宜，均有裨益。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七月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❶。

106. 赛尚阿奏张国梁等进攻颜品瑶获胜片

咸丰元年七月十三日（录副）

再，据左江镇德亮、署太平府知府吴德征合禀：六月十二日，张国梁带壮勇一千余名，并署中营守备王书凤带左江弁兵三百名，一同驰抵左州岜侣地方，购觅土线，探听颜品瑶股虚实。旋据报，颜品瑶股匪已有分往崇善县驮卢、永康州那隆、谷墟地方。张国梁等以为匪已分窜，所存于左州村庄者贼数较为减少，正可乘机进剿。时投诚宁正冈等壮勇一千数百名，本日始至懒墟，相距岜侣数十里。张国梁恐俟到来延误，当即商派弁兵壮勇于二十二日卯刻前进，并专人飞催宁正冈壮勇随后赶来。张国梁等已刻行至东津桥地方，离养利城数里，颜品瑶等匪分于两旁山坳埋伏，冲出拒敌。王书凤、张国梁督令兵勇施放枪炮，击毙贼匪多名。该匪放炮还攻。兵勇更用喷筒火箭打伤贼匪多人。贼匪蜂拥向前，张国梁率勇极力冲杀。该匪又从山后突出，分抄官兵来路，王书凤督兵截住奋击，无如该匪愈战愈多约有六、七千人，三面围裹，兵勇且战且退，回至十余里，贼众胆敢后追。王书凤、张国梁及千总陈振威亲自断后，被贼冲突，各单身骑马跳越田塍，始能归队。正在急迫之际，适宁正冈率带壮勇在后，其弟宁正纪先带壮勇千名，由懒墟驰来接应，横路突出，用炮轰死首追贼匪数人，贼见援兵大至，方行退去。宁正纪因天已晚，随同张国梁与弁兵人等一并返至附近村庄，查点兵丁，阵亡一名，壮勇伤毙二十一名。该镇等已得探报，闻该匪欲即乘间窜扰府城。又查该匪分踞左州村庄，居民俱已迁往山陇藏匿，即该州城厢亦饬兵练戒严。该镇等仍饬

❶ 旨见109、110件。

宁正冈壮勇屯驻附近左州之土州墟一带，以为州城应援，张国梁壮勇暂行转回府城。查张国梁此次进剿，虽稍有挫衄，究系勇往出力，请予酌加原宥，即已谕令整理军械，换补壮勇，与官兵驰往左州一带，会同宁正冈等设法攻剿，以期复破贼锋。至颜品瑶等股人数颇多，诚恐此处兵勇未能迅加扑灭等语。

旋据抚臣邹鸣鹤函商，以该镇等所禀情形，张国梁勇往扑贼，终堪嘉尚，宁正冈投诚效力，接应不误，亦属奋勉。南、太兵单，必须此两股壮勇出力，理宜破格奖赏。奴才复核意见相同，当经批饬，张国梁著先记大功一次再为请奖。所带壮勇均为勇敢知方，发给张国梁、宁正冈银各一千两，令其分赏，以示激劝。此项银两，该镇守即在藩司劳崇光行营就近支领发给。该镇仍当激励兵壮，以此奋勇剿贼，毋稍疏懈等因。相应请旨，将候补千总张国梁准以千总即补；投诚宁正冈准给军功六品顶带，俟续有功绩，再行擢用，以示鼓励。

至南、太兵单，藩司劳崇光现赴剿办贼匪，亟应添拨官兵以资调度。经奴才札行副都统乌兰泰，饬令威宁镇总兵重纶带领黔兵千名，即往会同相机剿捕。该副都统营现当进剿会匪吃紧需兵之际，当将湖北新到官兵五百名，派往乌兰泰军营听候调遣。

又藩司劳崇光禀：据绅士周德祚呈称，该员由临桂县举人，考取内阁中书，捐输直隶州知州，分发四川，现因措资回籍，愿招募壮勇二百名随同剿捕。通计劳崇光连前带省标兵一百名，皖勇、军勇共三百四十余名，川勇五百名，壮勇五百名。合并声明。谨附片具奏。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107. 赛尚阿奏合击新墟猪仔峡获胜详情折（附清单）

咸丰元年七月十三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详陈各路兵勇进攻新墟情形，并提督向荣攻击猪仔峡移营进扎缘由，恭折奏乞〔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七月初六日，因接据杨彤如、张其翰等飞报，二十七日，乌兰泰约会各路进攻新墟，大获胜仗等由。当将大概情形先行奏

❶ 旨见115件。

闻，并声明连日进剿详细情形，俟乌兰泰等续报到日，再行驰奏。兹于七月初八等日，叠据乌兰泰、向荣、李能臣、经文岱等先后禀报前来。

奴才详加查阅，并征之各路探报，查得该匪前股分驻新墟、安众、莫村、盘龙一带，韦正、胡以洸、肖朝贵、杨秀清在内。后股并大众男妇皆在紫荆山内花雷、茶地、大坪村等处，洪秀全、冯云山在内。其后路双髻山顶，有贼扼要屯聚，最后猪仔峡，有贼守险，并有屯粮。其间山势陡险，该匪于各要口挖断路径，垒石架木，设栅堵守，山内各贼时往新墟一带，或出或入，踪迹无定，即紫荆山外分踞各贼，已不下四五千之多。

统计各路大兵，乌兰泰督率总兵秦定三带黔兵，武举韦允升带香山壮勇，参将巴图带肇庆协兵，驻扎南渌、思盘一带，是为西路。总兵李能臣带滇兵，署总兵李瑞带黔兵，署总兵王梦麟带黔兵，总兵经文岱带滇兵，署道张敬修带勇并平南令倪涛带壮练，分驻胡村、三合水、古程坳等处，是为东路。其水路候补府刘继祖带张钊等水勇，泊大黄江上下，浔州守张其翰募勇及委员杨开泰等，带勇分扎石嘴、弩滩，以防偷渡。以上水陆各兵，均在紫荆山前。提督向荣督率署参将成安带本省兵，候补府陈瑞芝带潮勇，驻莫村、东岭之间，提勇刘孟三等驻白沙冲，仁勇陶昌培、杨瑞乾等驻界脚屯应村，此路兵勇在紫荆山后。

乌兰泰先期知会各路于二十七日进兵，并知会向荣，拨兵赴山放炮，以撤山内贼势。乌兰泰分拨各营兵五百名，令周凤岐带守思盘，又拨原防南渌等兵八百名，守弩滩河口，又拨威宁兵四百名守南渌渡。乌兰泰督兵勇一千五百余名，由护甲间道涉浅渡河后，著秦定三率湖北游击赵荣升、参将巴图并都司田学韬共带兵五百名，在护甲村阳河听候号炮，即行杀出，以为伏兵。令副将周凤岐，在思盘渡过河，多执旗帜，排队于附近树林茂处，来往行走，以为疑兵。乌兰泰过河，午初刻，施放号炮火箭后，向莫村进攻。东勇在左，提标兵在右，黔兵居中，至见贼处所，俱系稻田，水深尺许，随各队步步排进，彼此放炮对击。该匪分投以诱我军，乌兰泰仍严整队伍，探而后进。匪等大队退回，忽聚忽散，遥见村内伏贼，亦忽出忽入，遂差人

催秦定三之兵按队前进，并令东兵专防村内伏贼，又令旗兵各带干粮锹镢及各项人夫排站高岗。适秦定三兵已由竹围村南来，渐至第二竹林后，乌兰泰即令在林后整队预备。其时，莫村北边及大莫村东南房屋已为火箭焚烧，并有火箭五枝正中贼之大队，大炮打中者亦二十余处。该匪大乱，分为数十小队，俱用小炮分扑。南边另股贼五六百奔入竹林，欲抄我军。兵勇连环枪炮迭击小队，打伤无数，该匪不退，仍直扑我兵，相离四五十步。其南边另股已入两林之间，秦定三兵由南林后迎出，枪炮齐发，该匪前队俱倒，后队飞奔。秦定三兵追杀出林，南边小队亦随败奔，众兵勇齐声追喊，刀矛涌出，该匪不支，尽数飞奔败回。兵行水田之中，该匪小队于土埂飞窜，追杀不及，其落后者均已刺毙。

匪回大莫村，逾刻复出，贼众较前愈多，先放大炮，后分数十小股扑来。我兵两军合一，施放连环枪炮打回。北林伏贼突出二股，直扑我兵队脚，先被督标兵用连环抬枪打退。该匪仍在要路零星放炮，迟刻又聚成大队，放大炮，复分为小队扑来，前后七次，俱经打败，末次大溃。我兵追入大黄村之北，该匪四窜。我兵追至古城村南大楼前，被该匪在房上打毙兵勇二名，带伤一名，知村内之贼未净，即鸣锣收兵。香山勇入贼大馆中，搜出逆书数本。时已酉正，我兵枪炮子药用完，其地周围水田，北边连村即是新墟，天气已晚，我军全师鼓舞而回。至东面孔村庙旁各小村，百姓担出茶粥十数担饷师。一路搜查各村，俱已无贼，官兵过河到营，已及亥正。

是役也，杀贼见尸者七八百人，炮箭打毙不可计数，总在千名以外，打毙执旗头目甚多，生擒二名，获大炮二、抬炮十二、抬枪鸟枪十六、长针长矛十有九、叉刀藤牌等件、黄旗五、兰心红边龙旗一、炮子二桶、火药一桶。因我兵进退不许乱队，故该匪遗弃之物，不敢拾取。我兵阵亡仅一名，受枪炮伤者六名，香山勇阵亡二名，受伤六名，可谓大获全胜。因天晚未能攻破新墟擒获首逆，然莫村、竹围一带村墟俱已无贼。凡打仗兵壮奋勇异常，且缓急听令。此乌兰泰进兵大胜之详细情形也。

总兵李能臣先于二十六日接乌兰泰知照，带兵一千五百名，于二十七日五更出队，会同王锦绣由白鸠、石角一带前进。行离干村四、

五里，该处有溪河二道，兵练涉浅而过，将及岸西，该匪数千蜂拥扑来，满地俱黑。李能臣饬兵练伏住勿动，连施枪炮，又放红衣劈山大炮，该匪纷纷倒地，自巳至未，毙数百人，该匪败回干村。李能臣带兵追至干村，适乌兰泰兵亦至，施放枪炮，烧焚贼巢。李能臣亲督将弁烧毁该匪哨楼一座。该匪伏竹林放炮，滇、黔兵两路夹攻并放红衣大炮，竹林打断，该匪不能藏伏，败回三里村。将弁兵丁人人奋勇，直攻三里村。该匪仍分股抗拒，我兵分三股迎敌，复放大炮，贼匪纷纷倒地，自申至酉，该匪败退新墟。我兵直抵进攻，天已昏黑，徐徐撤回。是日，砍获首级耳记多件，夺得大炮十三尊，有太平左右军字号，刀矛器械无数、马二匹。查点弁兵，督标把总韩宝被火罐烧伤，开化兵王连春、自募练丁杜忠、曾顺华、姚英均被枪炮伤。所有王华山、王嵩山带领自雇练丁郑良栋等二百五十名均各打仗出力。此李能臣进兵获胜之详细情形也。

经文岱亦先接乌兰泰知照，于二十七日会同署右江道张敬修，督带兵勇，饬同楚雄协副将常禄、署昭通营游击色钦额等，领兵七百名出队，张敬修带东勇亦出队，巳刻至古埽村有古秀河一道不能涉渡，逆匪数百人对河拒敌，兵勇齐放枪炮，击毙多名，贼即退去。经文岱等立饬兵练砍竹木扎牌，数刻共成二十余架用作浮桥，兵勇如履平地，过河离新墟四里许，见蔗田一带足可埋伏，遂饬兵勇前进，密与张敬修派把总徐浦、外委刘文得【带】兵丁一百名，武举方得兆带勇二百名，分伏蔗林，仍将其余兵勇撤回二里，使贼不疑。经文岱饬弁兵前往新墟诱敌，把总邹源深作前敌，署守备戴文兰接应伏兵。旋见新墟前望楼中有一贼执旗旋绕，兵勇用炮向击，人旗俱坠。此地距新墟半里，复有小河，兵勇隔河诱之。良久，贼出二千余人，我兵诈作退避，贼果涉水来追。我兵且前且却，诱至蔗田，伏兵尽起，奋力攻击，锐气百倍，兵勇接应，自午至申，毙匪数百人，内有骑马持令督阵贼目亦被枪毙，将其令箭夺获。其时尸横遍野，兵勇斩取首级纷纷献功。

先是新墟马王桥地方，该匪有路可抄我兵之尾，经文岱甫经过河，即分兵三路：经文岱带领守备杨东山等，攻三家笼、张村；楚雄协副将常禄等，带弁兵进攻马王河；署游击色钦额等，带弁兵进攻赵

村。马王桥贼匪果出数百人前来，被兵勇歼毙数十人，余匪退回新墟。我兵追至贼踞之赵村将屋焚烧，匪徒被兵杀伤甚众，死持不退。直至酉初，又歼贼百余人，夺得前军先锋大炮一口、抬炮八杆、鸟枪、火药、炮子、藤牌、刀矛多件，贼始溃散过河，逃入墟内。有素识水性之兵勇二百余人浮过小河，施放喷筒，将该匪木炮台烧毁，并烧房屋多间。天色渐晚，撤回兵勇。查点戕毙受伤各数名，再行查报。有办理云南粮员署武宣县陈宝亲督壮勇运赴糕饼稀粥到阵，按兵散给，军士欢腾。此经文岱获胜之详细情形也。复查杨彤如、张敬修等所禀，亦大略相同。

嗣又据张其翰续禀：二十七日受伤各匪回巢后，死亡相继，或以棺装，或以布缠，或以席裹，草草坎埋。其散处各村之匪或零星窜回山内，防备我兵，侦探甚密。新墟生员黄懋勋曾经该府派往大营向导，匪恨入骨，所有房屋数十间悉被烧毁，是此次大胜之后，贼徒窘促情状显然。惟是紫荆山内如花雷、茶地、大坪等处，伏藏尚多，前路新墟未即攻破，而后路双髻、猪仔等峡尤为陡峻。

旋据向荣来禀：二十七日卯刻，接得乌兰泰进兵之信，即刻派兵壮千余名，辰刻出队，至双髻脚。该处左山右水，羊肠险峻，一起一伏，兵壮连扒三岭，计十余里。该匪鸣角放炮滚石，阻我隘路，官兵亦开大炮轰发，相持时许，山势过陡，不能攻入，即行撤回。二十八日，向荣亲督兵壮移逼山脚，至屯应村扎营。差人上山攀藤附葛，沿上山巅。查得该匪已于各要口挖断路径，垒石架木，设栅堵守。向荣派令候补府陈瑞芝，带潮勇数百人山探路。初一日丑刻进山，并带锹锄以备填路，潮勇在前，官兵随之，蜿蜒十余里即有贼拒守棚卡。潮勇乘黑猝至开炮，贼匪纷纷上奔，兵勇夺得抬炮二件、鸟枪、长矛数件，抛掷药罐连烧贼棚五处，砍倒木栅五座，填平坑堑数处，直探至猪仔峡。该处两山并峙，中通一线，十分陡险。该匪先将大石塞路，匪党数百从石壁上放大炮抵拒，并滚擂石击下。潮勇冒石直抢石壁，枪毙贼匪数人，潮勇有被石打伤者，持三时许。我兵仰攻，人力难施，且天气暑热，兵壮从夜半扒越辛劳，令即撤回，另觅路径以图进剿。此向荣连日进攻紫荆山后路之详细情形也。

奴才伏查此股贼匪自中坪、新寨回窜以来，盘踞紫荆山内花雷等

处，前以新墟为门户，后以猪仔峡为门户。现在前路乌兰泰虽获大胜，而新墟即日未能攻破，后路向荣虽连次进攻，而猪仔峡山势陡隘，亦未能夺获。现在达洪阿统带川兵业已到浔，不日即当与乌兰泰会合；巴清德亦自象州带川兵前进，计日可与向荣会合。前后两路得此生力新兵，商同进剿，若能夺其门户，自可绝贼匪之接济。

惟山内处处险要，路径纷歧，搜捕殊为不易。此地内通瑶山，北走大樟，可以回窜，东北由鹏化、花州，可入平南。奴才现饬向荣分拨兵勇，并派天津镇长瑞等带湖北兵一千名往守大樟。署总兵李瑞、王梦麟，带兵一千八百并平南练勇二千，在古城坳一带，严杜鹏化、花州之路。屡经札饬，不得稍形疏懈。瑶山一带，现已密派随营山西岳阳县银沆前往安置，并赍花红扁额，相机妥办，似已不至受贼煽惑。并派侍卫开隆阿、主事余春照，并浙江秀水令江忠源率带练勇，前往乌兰泰营帮同办理，又派候选知州冯玉衡往张敬修营帮同办理。

现接两广督臣徐广缙来函，已于六月二十四日出省，前赴高州剿办凌十八股匪。两省声威联络，尤足绝其南窜会合之想。奴才仍随时严饬各路文武将弁相机度势，务期迅速蒇功，以仰副皇上绥靖岩疆之至意。

所有紫荆山前后两路攻剿会匪，均属奋勉。乌兰泰谋定后战，号令严明，应请赏带花翎。秦定三奋兵接应，斩获甚多，应请赏还花翎。李能臣、王锦绣相机会剿，屡挫贼锋。经文岱、张敬修设计用伏，烧毁贼巢，尤为善于用兵。查李能臣等四员，均系已有花翎，应请一并交部从优议叙。向荣应期攻剿，虽因山势陡险，不能骤入，而移营探路，复派陈瑞芝连破五栅，直抵猪仔峡。向荣应请交部从优议叙。陈瑞芝率带潮勇，壮往可嘉，应请赏带花翎。署武宣县陈宝，以糕饼分给兵丁，应时之需，极为得济，应请交部议叙。至孔村庙旁各小村百姓，以茶粥饷师，民情淳厚，足征仰望天兵，情殷时雨，惟人户众多，应由奴才书给箪壶慕义扁额，交乌兰泰于庙旁建坊，以示嘉奖。其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及伤亡兵勇，容俟各营禀报汇齐到日，再行分别奏请奖恤。

再，军功议叙知县黎建勋业经病故，其子黎缉熙，由生员议叙训

导，现在接管乡勇五百余名，同候补县丞杨开泰等在弩滩一带防堵。又张敬修捐购铜火箭五百枝，现已分给各营饬领备用。此次乌兰泰等所获逆书五本，谨附报咨送军机处查核。又绘具紫荆山图一分，并各属剿贼禀报缘由，另缮清单，随折恭呈御览。合并声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❶。单❷、图留览。钦此。

附件：赛尚阿奏广西各地禀报剿办情形单

一、思恩府知府马丽文禀称：探得宣化县土匪由宣化、新宁交界之龙头墟聚集，分股一赴那桐，一往罗阳，转由龙〔隆〕安县属玎珰墟，窜入武缘之罗墟屯聚。当经咨请左江镇拨兵赴剿，一面飞集团练驰赴仙湖墟防堵。六月初二、三等日，该匪窜至仙湖，经团练炮毙贼匪数十名。该匪等亦开炮回拒，并乘间分伙凫水偷渡，抄出夹攻，团丁溃散，死数十人。该匪等遂于初四、五、六等日，窜扰瓦窑、寺墟等处焚劫。查各该处距郡十余里或二十里，四乡村民纷纷逃避入城，城内仅居民二十余家，存城额兵一百三十余名，防守单弱，全赖募壮协守。复经就近飞咨左江镇并宾州营请兵赴剿，未能一时即到。现经添雇乡勇，并谕团练紧守城池，一面咨催官兵会剿。旋据武缘县知县李森禀报，大略相同。又称：贼窜寺墟，该县随又飞催壮团打手协同寺墟团民攻剿，歼贼二三十名。该匪即由寺墟逃窜罗墟一带，复被沿途团练追杀百数十名，夺获刀矛器械多件。各团亦伤损多人。余匪于十一日仍退玎珰墟。

一、据署岑溪县张永钥禀报：准高州府并信宜县文移，以安鹅大股匪徒何名科等，现在调兵剿捕，移会交界处所严防。当经会同城守分带兵壮，前赴水汶墟防堵。旋于六月初十日探闻，依附何匪之匪首杨金大等匪党千余人窜至信宜之月垌村，贴近该县所属之大血岭，离水汶十余里。恐其乘间窜入，不及早餐，随会同城守督同平沙司巡检何世勋分带兵勇立即驰往，并调集附近团练，于是日巳刻始抵该岭。

❶ 旨见116件。
❷ 单见附件。

查看岭腰地势稍平，岭嘴有神庙一所，岭下大路之东山地宽坦，种有苞谷。团练人等称，该匪欲窜，必由此路而来。该县商令城守弁兵分驻山腰，该县与巡检何世勋驻神庙前，壮勇头目彭肇昌带壮携大炮三门，豫伏路东苞谷地内。该匪等果摇旗呐喊而来，山腰兵壮枪炮攻打。该匪开炮回拒，行近苞谷地方，彭肇昌等连击三炮，毙匪党十余人。该县督饬壮练，乘势掩捕，弁兵等亦从山腰冲下截击，彼此枪炮齐施，又毙贼匪二十余人，受伤者不计其数，壮练亦有伤亡。该匪三面受敌，纷纷后遁。该县等赶上，擒获匪徒一十三名，中有执旗贼目一名，夺获广义堂杨字号第一队大旗一面、火药二桶、铅弹一担、枪刀藤牌五十余件。丁壮人等枵腹，未敢穷追，折回岭嘴神庙早餐。查点被匪拒毙壮丁二名、团丁一名，受伤壮勇四名。一面差役前往确探该匪究往何处，该县仍回水汶驻扎。又据附近各处防堵壮练高阜等拿获匪徒十余名。嗣据探报，杨匪逃至容县山嘴地方，被兵练围剿，伤毙多名，余各溃散。何匪亦弃家潜向东镇、怀乡逃逸，其家属已被团练获解，信宜、安鹅地方肃清。该县欲即将壮丁开发撤防，又闻凌十八一股，自郁林剿败后，由化州潜回信宜，现在怀乡屯聚六七千人。该处离水汶不过六七十里，仍将前添雇壮丁，派各要隘驻守以防窜扰。

一、据署贵县张汝瀛带领义宁协官兵都司肖逢春先后禀称，剿办覃塘墟贼匪情形。查覃塘墟东路，由长塘村直达县城。西路蒙公墟，南路三里墟，北路龙头山。当于六月十三日，委五山汛巡检刘裕琨、外委黄国兴带兵督练在蒙公墟堵御；都司肖逢春会同训导吴裕绅，由长塘等村进攻；该县同署大岭汛外委林奇桂由三里圩附近之牌头村进攻。十四日巳刻，甫到牌头，该匪蜂拥而来，林奇桂率同兵壮击毙贼匪数十人，夺获炮械多件。该匪散回，我兵追至离墟里许地方，适大雨如注，山水陡发，未敢前进，退回牌头，壮练亦有伤亡。是日，官兵行抵长塘村，该匪分股扑来，都司肖逢春督兵奋攻，歼毙贼匪数十人，夺获炮械十余件。该匪潜由村旁苞谷林中抄杀我兵后路，肖逢春回兵抵御，又毙数贼。适大雨不能施放枪炮，兵丁亦有伤亡，且战且退，回至县城。该县因城中紧要，当留外委林奇桂在牌头防剿，亦于十四日赶回县城。该匪于十五日翻龙头山窜至第八村滋扰，该县同肖

逢春率同兵练驰往，歼毙贼匪十余人，生擒二人，余匪窜入江口村。并闻兴业湛江地方，又有匪徒欲求会合，扬言日内攻城等语。旋据该县续禀：该匪屯聚江口村，林木较多，最易埋伏，我兵不敢轻进。十九日，肖逢春奉提督札调回营，堵捕逆匪，兵力愈形单弱。该县会商署守备莫成荣分调五山汛兵来城，又加雇壮丁一百名，添调团练五百名，分段严防。二十一日，该匪等千余人潜至第六村一带焚抢，该县会同兵练剿捕，毙贼四十余人，并毙骑马贼目一名，夺获马匹炮械，余多受伤逃逸，我兵只伤壮练二人。二十二日，该匪带领千余人复至第八村滋扰，先经商令外委林奇桂带兵埋伏夹攻，先后毙贼匪数十余人，夺获炮械四十余件，余多受伤逃回，兵壮受伤四人。该匪经叠次击败后，连日在江口附近割禾焚屋，未敢远出滋扰。该县仍督率兵壮团练，昼夜严防。

一、据署融县知县李灿、柳州府经历黄经史禀称：奉宪札开，访得贼匪王添梦、李花马等在和睦聚集，将有千人。又融县有卢二一股初起，亟应乘其未成大股，设法兜剿。该县与融怀营千总梁廷相赶赴和睦，督饬兵壮团练查缉，拿获周八、孙送得、贾士幅、欧名音，并周八之妻欧氏等男女共十九人。内周八、孙送得、何子英、龙有和、杜老四、梁弟红、韦木成、吴中兰，讯明皆从李花马纠邀劫掠不讳，就地正法。其贾士幅并周欧氏等十一名，讯无确供，押解回县。该县与梁廷相于二十一日前赴牛岭、潭头、西勇、凉伞各团，督饬搜缉，拿获苏逢开等共十八名。复折至和睦搜查，获刘苟一名。各村地方团练又报，获李如桂、龙贺添、兰咏清等三名。正回县提讯间，据探报，贼匪杨其渫，在柳城被官兵击败，领数十人逃入山麻村山岩藏匿。该县文武带领兵壮，于初五日行抵该村，率团围捕，该匪等执械迎敌，兵壮施放枪炮，烘毙十余名，夺获刀矛器械多件，并格毙执旗头目一名，夺获红布旗一杆。各团练指认，佥称即陈【杨】其渫身死。当即戮尸示众，余匪散逃。该县带领兵壮回县，严讯苏逢开等，供认听从王添梦、李花马纠邀抢掠。中有欧名音、明达聪、周欧氏、周二、杜姚氏、吴蒙氏、吕二、周二、杨其世、刘腾云、廖扬洸、兰居郑、兰泳顶、兰泳谦、兰安朝、何松英、刘洸发十七名，研讯委无听从纠劫。又有沈淙河、周有得二名，年未及岁。革生邓之洸一名，

仅认收藏脏物等情，录供前来。当经奴才批饬该县，将已从贼之苏逢开等正法。欧名音等即予省释。邓之洸、沈淙河、周有得三名，再行研审定罪。

一、据署象州知州余思诏禀称：中坪、新寨贼匪窜去后，该县于初十日驰往寺村、中坪、新寨一带，抚安被扰居民。旋于十三日，率同未入流郑希诚督带壮勇，亲赴百丈、大樟可通山路之各要隘口查缉，探有匪徒四五百人，在大樟过东温之路口山脚探路。该县立即亲督壮勇，传集附近团长生员银蕴玉、童生覃思敬等齐集练丁，据高险地方，合力攻击。该匪扑回拒敌，壮练等开炮轰毙贼匪数十人，擒获覃老溃即覃溃秀、韦成业、李老甲三名，夺获火药一桶、枪矛器械各件。该匪溃散奔逃，时已向暮，当将擒获该匪等押解回州，一面督饬壮练，严密防缉。

一、据左江镇德亮、署太平府吴德征合词前后禀报：候补千总张国梁前经委带壮勇八百名，驰往养利追剿颜品瑶等股匪，并饬派护新太协都司姚云，带兵同赴接应。查颜品瑶股匪与和义堂和伙，共四千余人，窜踞全茗、茗盈二土州地方。该处后面靠山，前系三面平田，泥淖甚深，中止窄路一条，贼匪负嵎自固。经招来右江壮勇七百名，并六品顶带谢锡祥派来壮勇二百名，陆续赶到，于六月初四日，张国梁带同前赴耸峒墟扎驻，离城贼巢十余里，护协姚云带兵继进，分派各要隘探看路径。于初六日黎明，大队起程前往，左州周鸣珂督同生员邓可元，带勇堵御东路。头目阳昆池带南宁壮勇，协同养利州壮勇，堵御西路。护协姚云带兵后应。张国梁率勇中路进剿。至全茗地方，即开炮攻击，贼匪蜂拥而出，约五六百人，彼此互施枪炮，贼诈败退回。张国梁追近贼巢，施放喷筒火箭，贼匪大伙复出。张国梁先令头目程智泉分带壮勇截其归路，自辰至午，轰击杀毙贼匪数十人，贼从西路退走。张国梁等尾追，并经防堵西路壮勇截住迎敌，护协姚云派拨弁兵赶至接应，前后夹攻，该匪不敌，窜退回巢，用炮抵御坚守。时已近晚，地势又险，即令壮勇同官兵转回耸峒。查点夺贼大炮二口、火药铅子各二担、藤牌器械多件。初七日，张国梁带勇到崀渌村，见贼巢并无动静，开炮轰击，贼人亦不出战。即分派头目程智泉带勇于该村埋伏，阳昆池分带南宁府壮勇，于那淋河边两岸埋伏，至

全茗各街口，冲进街内，直攻贼巢。贼匪始行蜂拥而出，茗盈贼亦从旁抄来，皆属赤身露体，人数甚众。张国梁因地窄狭，当即炮械对敌，且战且退，引至州外地面。程智泉、阳昆池各带壮勇杀出接应。又署养利州郁静涵、前任左州周鸣珂、护协姚云并千总秦玉麟等带兵继至，帮同迎击，施放连环枪炮，各兵勇奋力向前，左右冲突，自辰至酉，计轰毙并杀死贼匪二百有余，受伤多人，擒获黄正坤等三名，贼仍窜回两茗拒守。兵勇饥乏，亦即退回。查点夺获大炮三口，子母炮四口，藤牌、长针、挑刀三十余件。头目程智泉夺得大旗一杆，上写广义堂字样。左江战兵黄国安屡次打仗出力，此次放枪击毙贼党并夺取器械最多。至右江、新太兵丁阵亡四名、壮勇八名，内有头目覃景信一名。各处受伤壮勇共二十三名，分别医治。

一、据左江镇德亮、署太平府吴德征续禀：探得由镇安退回龙英土州之喜胜堂贼匪数千人，欲来两茗与颜品瑶等合伙。当经护协姚云商派各路兵壮，于六月十三日丑刻驰抵全茗。张国梁等先放火盒火箭燃烧贼巢，贼匪纷纷窜往后山，官兵壮勇枪炮击毙多名。随有茗盈贼伙数百突至救应，张国梁带壮迎击，毙贼十余名，贼即退走。时当黑夜，且树木丛杂，未敢深入。至黎明，贼大伙已从后山陆续逃窜，各官兵壮勇即分路尾追，复毙贼多名，夺获炮械，兵勇亦有受伤。该匪等奔至前路，适喜胜堂等贼已由龙英窜来，会合同到万承土州大岭地方，内系忠义堂颜品瑶、义胜堂黄姓、广义堂苏姓、和义堂李姓、喜胜堂潘姓、广胜堂苏姓，共贼党约有万人。该处逼近养利，官兵壮勇赶回州城附近屯扎。时有恳求投诚之宁正冈率带壮勇一千数百人，与张国梁禀商护协姚云等，协力进剿。该匪等又全数窜赴太平土州懒墟，现复分起窜至左州各村庄掠食。护协姚云即饬令张国梁、宁正冈各带壮勇与弁兵人等，跟踪追剿。又探闻镇安有大胜堂余匪一千余人，来至龙英交界地方，恐窜属境，现饬龙英土官严加堵御。

一、右江镇总兵谷韫璨据游击马芳春禀称：大胜堂股匪由凌林墟退窜凌准，官兵进至凌林，该匪复窜荣劳墟一带。六月初二日，会带兵壮由大史村前进攻剿，该匪即于是日丑刻，先由凌准窜出，兵壮追至荣劳，始知匪等逃逸。兵壮赶紧兼程行至岜铁地方，赶上贼匪，开炮攻击。匪等开炮抵拒，兵壮奋勇直前，该匪败至凌亮坡。兵壮追

击，毙贼百数十名，夺获贼马十六匹。该匪窜至把飘，再督兵壮进攻，打毙执旗首匪一名、伙匪十数名，夺获器械等件。该匪翻山逃逸，奔渌峒墟，沿途坠崖亦有伤毙。时已昏暮，未能进攻，即于郊外扎营，兵壮亦有损伤，拟次日再进攻。讵该匪初三日丑刻先行逃逸，拔营尾追，至离泗黎墟数里之逐洩赶上，开放枪炮，刀矛并发，毙贼十余名，生擒贼匪三名，该匪败往旧州。适值大雨，兵壮即于泗黎扎营。初四日寅刻进至石碑村，该匪正欲起身逃窜，兵壮赶到，枪炮轰击，毙贼数名，生擒四名，夺获长针器械多件。匪等势穷，夺路逃奔。山径单边小路，兵壮难前，暂择平地扎营。查其山路陡险，现觅向导且探且进。又因天雨，连日探该匪逃窜壬庄。该游击等驻扎旧州。该处壬庄距归顺州一百余里。该镇复探得武缘股匪转窜玎珰墟。玎珰相距隆安不远，水陆地面紧接右江境界，亟应严防上窜。其镇安、归顺股匪，现经被剿穷蹙，兵壮一千有余，在彼声势颇壮。该镇初经履任，存城兵本无几，防截玎珰股匪较之镇安尤为紧要，刻即妥会百色厅设法堵截，仍一面札饬游击马芳春、署镇安协副将伊三图，力图进剿。

一、据署新宁州知州谢颖龙禀称：探闻得胜堂贼匪雷志贤等千余人，在玎珰墟一带流动，被官兵剿杀奔窜。该县于六月十七日会同汛弁带领兵练，前至龙头墟相近新庄地方防堵贼匪。十八日早，来至对岸之凤庄屯驻，船只早经封禁，泊于下游。是午，有附近之宣化独山村武举许尚典等带领团练千人，自认把守下游之将军岭一带。讵四更后，匪等用门扇椽条扎筏，在彼渡河。该县闻知，即带兵练前往剿捕，贼匪数百蜂拥进墟。时有派在龙头墟防守之团长武生黄玉麟，奋勇向前，手杀贼匪二人，贼众将其支解，并杀死练丁数十人。该县赶到，督令兵弁点放大炮，轰毙贼匪数人，贼始逃走。兵练尾追杀贼十余人，夺获器械多件，追赶十余里，至宣化地界回州。

一、据容县知县韩彦章禀称：该员赴黎村防堵，五月初九日，探闻安鹅逆匪何名科，分党伙数百人欲窜北流招马，沿途开角。该县当同委员卸兴业县典史申丙垚、投效生员邬大宗、团长监生何衍蕃等亲督兵壮练丁五百余名，即于是日午刻赶至灵山墟。正在相地扎营，即见骑马贼头二名，各持同义堂大旗一面，带伙匪五六百人，蜂拥而来。该县督饬壮练迎剿，令委员申丙垚领梧州壮丁抄后截杀，生员邬

大宗同灵山墟团长封世魁、黄鞠芳等四面围攻，共毙贼匪数十名，受伤不计【其】数。贼头二名回马拒杀，经委员申丙垚亲点大炮，将一贼连马轰毙，余由岭顶小路散回安鹅。该县与申丙垚仍分两队跟追，至交界处所，生擒头目廖大、陈亚木大等九名，夺获刀矛藤牌二十余件。回营稍歇，又据探报，逆匪何名科，因其大头目被杀，即遣其弟明昭、明裕，子狗四，侄狗七同贼总领先锋头目陈二十大、梁二十大、杨金大、郑十一大等来容报仇。该县闻信，即将大营撤回山嘴空旷场所，分派练丁在黎村墟外扎营，委员申丙垚等带壮集团各在要路堵御。十一日辰刻，陈二十大等骑马十余匹，执持同义堂白布大旗八面，率领二千余匪，由该处山头分作三路冲来。委员申丙垚首先点放大炮，轰毙贼头陈二十大等数名，杨金大亦被伤。该县督令壮练连放大炮火箭，自辰至未，鏖战四时之久，击毙贼匪二百余名。查头目郑十一大等俱被击死，生擒何名科之侄狗七、贼头麦亚二、陈来庆、梁五等一百零三名，受伤者约有数百。生员邬大宗督各兵壮夺获大铁炮一口、铜炮三口、子母炮五口、火药喷筒数枝、大旗四面、刀牌、器械、马匹等件。贼势大挫，仍由山顶窜逸。该县等跟追至三豆冲地方，天时将晚，又值大雨，兵壮亦饥乏，始回山嘴住歇。该县仍协同委员申丙垚等，严督兵差壮练，实力堵防。

一、据柳州府知府哈忠阿禀称：据署柳城县魏金声禀，六月初三日辰刻，城外团练等报，有贼匪陈伏养带同伙党数人，由凤皇山脚小路经过，鸣锣聚团往拿。该匪等胆敢持械拒捕。经该署县会同营委各员带领兵壮驰至，该团等已将陈伏养格伤倒地，并格毙不识姓名三人，呈缴夺获刀械查验。陈伏养伤重，旋即身死。查陈伏养一犯屡次与王添梦、李花马等扰害地方，前奉悬赏饬拿，今虽伤毙，昭例戮尸以昭炯戒，并将不识姓名伙党三名尸身抬埋。仍饬该县会同营委各员，激励团练，严密查缉，务将首匪王添梦等弋获，以绝根株。

108. 赛尚阿奏仍暂驻省城并官兵布防情形片

咸丰元年七月十三日（录副）

再，奴才自抵桂林，已经一月有余，屡欲提兵南下，心甚焦急，但通计各郡邑可以驻扎之地，均系偏隅，反居下游。且前次中坪大股

贼匪始意实窥省城，因两次北扑受创，且闻奴才统带大兵已将抵省，遂乃翻山南窜，后因江口防守严密，探得遁入紫荆山之贼偷修大樟道路，复图北窜。奴才识破其故作北走之势，懈我南面兵力，叠饬乌兰泰、向荣亟速进剿。六月二十七日获胜之后，贼势渐蹙，而大樟一路究为北窜要口，现饬向荣拨兵分扎，并令天津镇长瑞带湖北新兵一千名，前往会防，似以足敷守御。达洪阿、巴清德所带川兵计日会合，或不难扫穴擒渠。

犹恐兵力厚集，前后夹攻之际，该匪势穷铤险，拼死突奔，则北路尤须严镇，方可以绝其觊觎。兼以省城并无多兵，惟恃募勇团练。近日盘获奸细，知荔浦、阳朔一带，均有匪徒勾结，称为保添会，欲俟贼人北窜，乘势抢劫。又湖南与粤西接壤之区，屡有匪徒出没。再四筹思，惟奴才暂驻省城，藉坐镇之势，消群逆之萌，使大股贼匪不敢生心北窥桂林，宵小之潜伏者亦不敢狡焉思逞，且就近与抚臣邹鸣鹤商办一切事件，似较妥便。谨将筹布大局缘由，理合附片具奏。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甚是。持以镇静，断乎不可焦急。钦此。

109. 谕徐广缙等准游长龄留广西办理团练

咸丰元年七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徐、广东巡抚叶。咸丰元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

据赛尚阿奏，升授广东肇庆府知府前广西博白县知县游长龄办理团练率领有方，为通省州县中最为得力之员，恳请开缺作为即补知府，留于广西董劝团练各事宜，已降旨允准矣。肇庆府于西省毗连，亦系紧要之区，现在署任之候补知府李敦业是否胜任，著该督等悉心查看，据实奏闻。倘未能得力，即著另拣贤员，请旨简放。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110. 谕赛尚阿设法歼擒韦正冯云山凌十八等人

咸丰元年七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

据赛尚阿驰奏，进剿新墟大股贼匪七获胜仗一折，另片奏会剿股匪，将逆犯刘八、曾亚湄擒获，伙党歼除殆尽，又地方文武由水路防剿贼匪各情形，览奏实深欣慰。业已明降谕旨，分别加恩鼓励矣。

此次东乡、新墟大股会匪，经乌兰泰等督带弁兵分路进攻，一日之间连获七胜，歼贼二三千人，贼锋大挫。该大臣调度有方，乌兰泰督率在事文武，谋勇兼施，从此乘机痛剿，何难克日歼除。乌兰泰于获胜回营后，次日当已进兵。向荣由后路攻入。达洪阿所带之兵亦可驰到，谅已续获全胜，奏报在途矣。会匪韦正系属渠魁，必当设法歼擒，勿令兔脱。至冯云山为东乡贼首，现在窜入紫荆山，恐其翻越滋扰，尤当赶紧兜截，毋使逆焰复张。该逆匪等诡诈性成，我军乘胜追击，万勿稍存大意，堕其奸谋，是为至要。

其刘八、曾亚湄二犯业经广东擒获。惟凌十八一股，前据单开，逃至化州平定墟地方。两省文武现在如何剿办，著即飞咨东省，合力会剿。此股亦系著名凶狡会匪，即当趁此歼擒，勿留余蘖。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赛尚阿，并谕令巴清德、达洪阿、乌兰泰、向荣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11. 谕徐广缙等从速剿除凌十八及其它各股

咸丰元年七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徐、广东巡抚叶。咸丰元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谕：

徐广缙等奏，剿办会匪凌十八叠次接仗情形一折。据称，该匪凌十八一股由西省窜回信宜之怀乡墟，经总兵杨昌泗、知府胡美彦于六月初五、初七等日两次进剿，歼擒百余名，焚烧贼巢十余间，因贼众兵单，未能痛加剿洗，是此次接仗情形未甚得力。

该匪等声势相倚，凌十八一日不除，则韦正得藉资援应，西省剿办亦难得手。且尚有何名科一股首匪未获，一经啸聚勾结，必至他处蔓延。该督现既飞调潮州兵勇及提标各弁兵亲往督剿，务将各股迅速扑灭。总期于两省毗连处所，严饬文武，分堵夹攻，不得再令该匪东西窜扰。该督现驻高州一带，所有剿办一切情形，谅已随时知照赛尚

阿和衷妥办，不误机宜也。

刘八一股已据赛尚阿奏称，由广东合浦县拿获。该督具奏时，想尚未接到禀报，着仍遵前旨，查明何人首先拿获，据实保奏。

再，前据骆秉章奏，探得广东英德曲江一带有贼千数百人分起行走。又，连州属之阳山县白虎墟一带有游匪二百余人窜扰。均五月内之事，与湖南地界毗连。并著该督抚查明此二股贼匪现在如何情形，该地方文武如何剿捕，曾否净尽。徐广缙现赴高州，著叶名琛就近查办，迅速扑灭，毋致滋蔓为要。余著照所拟办理。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12. 赛尚阿奏进攻新墟获胜并攻破双髻山情形折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新墟获胜，并攻破双髻隘，移营山顶，进攻情形，由六百里驰奏，仰慰圣廑事。

窃奴才因大股逆匪窜踞紫荆山，前以新墟为门户，后以猪仔峡、双髻山为门户，负嵎恃险，叠经分饬各营，激励将弁，妥为布置，相机进剿。旋于七月十九日，据副都统达洪阿、乌兰泰咨报：定于初十日卯刻进兵，预期知会总兵李能臣、副将王锦绣带兵勇一千七八百名，由新罗塘等处攻新墟东南。总兵经文岱等同署道张敬修带兵勇二千余名，由马岭等处攻新墟正东。署总兵李瑞、王梦麟拨兵八百，于新墟之东北，截擒逃匪，兼助声势。总兵重纶带同湖北、贵州将弁，赴护甲放号炮火箭，隔河作势。副将周凤岐、参将巴图，带兵并率各营余丁，执锹镢过思盘一带，作为疑兵并备扎营。达洪阿过思盘渡，走安乐塘，攻莫村之北、新墟之西南。乌兰泰同总兵秦定三过思盘渡，攻新墟西北并堵紫荆山口，兼防金田伏贼。约定听护甲放炮三声、火箭一枝为号。

至初十日卯初，达洪阿带川兵一千二百名、京兵一百余名及川广壮勇，驰离贼寨四五里过河，分饬火器营参领穆克登布等、健锐营翼长海瑞等带火箭，四川参将马龙等带炮兵为前敌，京营游击瑞存等带枪矛督后，委员陆川全、恩龄带壮勇为后应，由左路攻剿，烧毁贼庄

一处。又派平乐同知英秀带壮勇防渡口。达洪阿离贼寨二三里，亲督官兵壮勇开炮，且战且进，直抵贼寨河边。护军校松贵带领京兵汤增德等，首先施放火箭，烧毁望楼一所，歼毙望楼执旗贼匪六、七人，轰毁炮台一座。该匪排队拒敌，京营及川兵随将火箭、劈山大炮、抬炮、鸟枪排列向前，连环施放，自辰自未，歼毙贼匪约四百余人，带伤不计其数。贼势大挫，逃回寨内，闭寨不出。京兵复放火箭烧毁贼庄四处，即欲督兵过河，直捣贼巢，时值大雨，我兵火绳火药淋湿，因路滑又恐贼寨埋伏，界河放水，未便前进，当即将兵回营。查有阵亡四川千总张文魁一员、兵丁十五名，带伤弁兵四十七名。此达洪阿一路进兵情形也。

乌兰泰、秦定三带黔、楚各兵一千二百、香山壮勇四百并借拨川兵二百名至古冬，正在相看地势，听紫荆山口炮声，山口外俱有贼匪，随拨兵令秦定三等赴山口截剿。乌兰泰督同参副兵勇，由水田进至大河桥村。见林间三队贼匪千余开炮迎拒，我兵放炮放火箭，随打随进，该匪不敢迎扑。约三刻，该匪枪炮渐少，我兵连环轰击，毙匪甚多。该匪败回，我兵奋追。该匪排河两岸迎打，东南林内亦数处放炮，我兵复连环攻击，又毙多匪。该匪窜过河东，藏木寨中，用枪炮轰打。其地乃新墟北渡口。适闻各路炮声不断，贼势愈蹙，兵勇进逼西岸，大炮、抬枪、火箭攻其木寨，毙匪数十，匪等弃寨飞窜，被我兵轰倒二三十名，内有白衣执旗之贼将倒，旁贼负其尸而走十余步，负贼之贼亦倒，前有另贼复回身拉其尸。我兵疑白衣者是头目，争先过河追杀。乌兰泰随即过河，兵勇纷纷报功。不料带香山勇之武举韦允升带六七十壮勇并贵州兵一二十名及放火箭之旗兵史茂唐等，奋勇已杀到新墟村口，从屋垣突出二贼，将韦允升之马砍倒。韦允升立起，用大刀将二贼砍毙。贼复由垣内掷出火罐数十，将韦允升及追随之勇烧倒数人，伤十余人。众兵惊乱退回，该逆未敢来追。香山勇见韦允升阵亡溃散。乌兰泰急令众兵整队，复用枪炮奋攻，打毙数十贼。该匪奔回新墟不出。我兵仍欲过河追杀，时因大雨不止，器械具湿，只可撤回。计前后毙贼三四百名，始而夺获炮械六十余件，因惊乱溃弃，仅剩抬炮三杆、抬枪四杆、长矛五杆、刀一把、藤牌一面、黄马褂一件。官兵阵亡者武举韦允升一员、黔兵一名、香山勇十一

名，带伤兵勇十数名。秦定三兵至紫荆山口，开放枪炮攻二三刻，毙贼十数名。该匪弃营入山，众兵追入，因恐诱敌，不远即止，该匪亦未敢复出，后因大雨撤回。此乌兰泰会同秦定三一路进兵情形也。

李能臣、王锦绣兵寅刻出队，卯刻过河，听候号炮火箭，督兵进攻。该匪由大樟村出二千余人，我兵直扑分抄，毙匪无数，割获首级二颗、耳记三副、枪炮刀矛三十余件。陡然大风大雨，该匪败回小樟村，我兵于大樟村避雨，雨后又督兵攻小樟村。该匪舞刀放炮，有二三斤炮子打来，我兵仍复攻击，匪即败回干村。我兵追至干村，匪败回大墩岭，我官又追至大墩岭。贵州兵亦攻至新墟，贼巢火起时，复天降大雨，只得徐徐撤回。经文岱会同张敬修于卯刻从古埽过河，听候号炮火箭。贼匪数百人迎敌，兵勇施放枪炮，毙匪多名。追至新墟前，河边有土人炮台四座，死力抵拒，未能入墟。复由右攻至赵村前马王桥边，亦有土炮台三座，听南面有枪炮声，兵勇奋攻，贼众退归，因兵力单薄，恐有埋伏，自辰至未四时之久，申初大雨，火绳被雨湿灭，遂亦徐徐撤回。此李能臣、经文岱两路进兵情形也。

奴才伏以达洪阿、乌兰泰等此次进兵极为得手，若非韦允升误中贼伏，惨被戕害，及暴雨骤至，兵勇不能再进，则新墟之贼巢已成直捣之势。正拟缮折具奏间，因连日接达洪阿、乌兰泰及后路巴清德、向荣均有约定十五六日进兵之信，更深盼切。

二十日早间，接据巴清德、向荣禀称：该匪山内贼巢，星罗棋布，各处进山隘口凭高据险，均有贼守，鸟道羊肠，攀跻非易。巴清德与向荣先将山内路径贼情探明，将两营兵勇分路于十五日寅刻进剿。先期密派兵勇，攀藤附葛，由间道翻山扒岭，乘夜至猪仔峡、双髻山等处各隘口，绕贼上路合击。分派总兵刘长清带川兵四百名，由崇响翻山攻猪仔峡。参将巴彦布、游击陈时亨分带汉屯川兵、义勇、仁勇共一千二百余名，攻冷田、黄茅岭。署总兵松安，副将奚应龙、和春，参将成林，署游击萧逢春、秦如虎等，分带皖楚兵八百名，攻猪仔峡中路。其余各要隘分派弁兵潮勇攻击。巴清德统领京营员弁及汉屯兵勇，向荣督饬楚皖将备弁兵，直由中路进攻。该匪于正面山峡内设伏阻截，木石并发，枪炮叠施，山路险窄，我兵致有受伤。巴清德催令兵勇分由两旁拒敌，不准退缩。我兵奋力直攻峡穴，贼匪后

退，进至要口，复有贼匪枪炮木石并力抵拒。我兵亦戮力迎上，毙贼甚多，抢得猪仔峡要口。其双髻山贼匪见我兵占据隘口，枪炮木石如雨齐发，尤属猖獗，我兵不能直前。巴清德传令，俟贼枪炮放过，我兵即齐心迎击，前进者重赏，后退者立诛。并派参领福曜、营总乌兰都、前锋参领富顺、副护军参领法克精阿、永奎率同库掌长升、前锋校广瑞、鸟枪护军校倭和、兰翎长额勒金布等数十人，施放火箭，将贼巢望楼焚烧，并击着火药一桶，贼始惊惶。我川楚之兵时已绕出贼后，上下夹攻，毙贼甚多。匪众逃窜，我兵抢上山顶，据驻双髻顶等处。时已午刻，战至四时之久，夺得山顶，仍饬兵勇穷追。该匪熟悉山径，由小路南窜，我兵追三十余里，毙贼不少，坠岩落涧不计其数。时探前路，林箐深密，恐有埋伏，且炎天酷暑中，我兵翻山越岭战以一日之久，天色已晚，是以收兵。因思双髻山顶界顶甫能夺获，防守均关紧要，所战之兵惟恐疲乏，巴清德、向荣赶紧另行拨兵星速前往，扎营严防，再为相机进剿。此次轰毙杀毙生擒贼匪并夺获大炮、抬炮、鸟枪、铅子、刀矛、旗帜、器械等件，不计其数。此巴清德、向荣十五日后路进攻得胜，夺获双髻山顶要口之情形也。

奴才伏查志载，藤峡隩区以桂平大宣乡等处为前庭，象州东乡、武宣北乡为后户。今紫荆山实即其地，大宣乡即今新墟。前明三兴大役，侯大狗之乱，踞此七年，祸连数郡。韩雍以官军三万、土兵十六万人，始得连破石门间道，越双髻诸山生擒贼首，斩大藤断之以名其峡。奴才抵粤之日，闻贼窜此山，即寝食忧虑。该逆虽云小丑，据兹险阻，殊难计日荡平，即凡在事文武及地方绅士有识者，亦皆以此贼一经痛剿，必将全数遁入山中，踞险死拒，攻之不可，达之不及，恐非克日所能蒇事。巴清德、向荣以数千兵勇身先激励，间道分入，遂能一日之间，攀历岩堑，且战且进，夺其最陡最险最要之区，犹复贾其余勇，穷追三十里，斩戮多名，虽未即能扫穴擒渠，彼逆匪从此失其负嵎之固，我兵据险临高，已有建瓴之势。乘机设法，前后穷搜进剿，釜鱼阱兽，或当指日克奏肤功。巴清德、达洪阿、乌兰泰、向荣等及各该镇将叠经奴才严密札饬，指画机宜，均能和衷商榷，遵照办理，毫无制肘，兵士壮勇驰驱用命。此皆仰赖天威，得以屡进屡捷。

惟香山武举韦允升自带勇临阵以来，奋力直前，身经十余战，前

以会同李孟群手毙贼目，本拟据实保奏，请以守备升用并请花翎，因各处出力名单未及汇齐，是以尚未入奏。兹乃身冒锋刃，殒于逆贼之手，殊堪轸惜。该武举阵亡后，其香山勇四百七八十人哀声震地，欲为挂孝报仇，尤为义愤可嘉。当经奴才赏给银一千两，加之激励，应请皇上逾格天恩，敕部准予照都司例加等赐恤，以昭激劝。

现在逆匪业经腹背受创，闻其火药将尽。前月二十七日贼败后，多匪跪地，高呼上帝救命。有私行逃出者三百余人，该匪捉回杀之，是其穷蹙之状已属显然。其所以死拒新墟者，因晚稻将熟，计图掠获入山。奴才既叠饬速剿以断其粮，又恐穷极入山，复思四窜。惟鹏化、大樟二路必须严防。鹏化等处兵勇有三千八百余名已不为单弱，但该处山径分歧，仍不放心。查桂平道许祥光已于十六日到营，屡与接见，颇晓兵机，现已派充翼长，饬即前赴平南，添募壮勇，帮同李瑞、王梦麟等堵御。其大樟一路，有总兵李伏、长瑞带兵于要口驻扎，复经谆饬加意防堵。

升任四川总兵刘长清首先带兵攻入猪仔峡，尤为奋勇，应请先予赏换花翎。此外在事出力员弁，俟各营报到汇齐，一并核实奏请恩施。所有阵亡弁兵壮勇，亦令查明到日，恳恩赐恤。

所有新墟获胜，并攻破双髻要隘移营山顶缘由，谨缮折具奏，仰慰圣怀，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八月初一日奉朱批：即有旨。❶ 钦此。

113. 程矞采奏驰抵长沙即赴宝庆督防等情折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录副）

湖广总督臣程矞采跪奏，为遵旨驰赴湖南防堵，现已行抵长沙，酌量情形，即赴宝庆府城驻扎督防，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奉旨驰赴湖南防堵，当将酌带官兵暨起程日期，恭折奏报在案。兹于七月十三日行抵长沙省城，各官兵亦由水路于十八、十九等日先后赶到。臣查探粤匪踪迹，斟酌地方情形，前该匪等盘踞象州中坪，自以永州府属为要隘，现既窜回武宣旧穴，相距稍遥，且有提镇

❶ 旨见117件。

道府大员同驻该处，分路严防，棋布星罗，尚为周密。衡州府地居腹内，而附近郴、桂各州属多与粤东疆界毗连。前六月十五日，曾有粤东土匪突入郴州所属之桂阳县边境，抢劫村民，杀毙范姓二命。当经该营县督率兵勇奋力追捕，枪伤五六人，擒获四人，余俱逃散。讯据获犯廖亚妹供认：系在广东地方，听从刘继远、张亚三等纠约抢劫，并杀毙一人。业经提省审办。

臣因该匪党虽经击散，仍恐聚而复来，饬令倍加防范。兹闻此伙匪徒，已为广东兵勇剿退，楚境肃清，现在加意严防，臣可毋庸前往。惟有宝庆府属之城步、新宁二县壤接粤西，虽距武宣贼巢尚远，但现经武冈营拿获奸匪陈先得一名。据供：曾在广西融县充当乡勇，被贼掳捉服役。六月初一日，有大头目禹老八派出二十人，饬往各处查探有无官兵防守。该犯甫至城步县蓬洞地方即被拿获等语。该县既有匪徒潜来探信，且与粤西交界之绥宁、靖州、通道等处亦相距不远，消息易通。臣与抚臣骆秉章筹商，拟即驻扎宝庆府城，督防策应。前带兵丁三百名，即以一百名派令守备张其龄管带前诣新宁县协防，以壮声势；其余二百名，以游击栗襄、守备曹振麟带领，暂留郡城，随时调遣。

伏思该粤匪豕突鸱张，猖獗已久，实属人民共愤，复载难容。今经大兵合剿围攻，已如釜底游魂，克期歼灭。臣惟有严饬在事各文武督率兵勇加倍密防，严杜窜越，以期仰慰圣怀。所有臣现抵长沙，拟赴宝庆府城驻扎督防缘由，理合恭折附由驿递具奏。

再，臣自湖北启程时，江水盛涨，低田多已被淹，其高阜之区，田禾畅茂，并有早稻及时获刈赶插晚秧者，秋收似尚可期丰稔。入湖南境，则天气炎热，农田望泽孔殷。臣于十三日行抵长沙，即与抚臣虔诚祈祷，幸沛甘霖，连宵达旦，四野极为沾足，除滨临江湖处所外，均可一律丰收。合并附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八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114. 程矞采等奏复两广各股情形折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录副）

湖广总督臣程矞采、湖南巡抚臣骆秉章跪奏，为遵旨严密防堵，

并据探报两粤贼匪情形，恭折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初九日奉上谕：昨据骆秉章奏，查探两粤贼踪及堵防情形。据称，广西贺县贼匪，窜回怀集县大竹埇，与湖南江华县濠界毗连。广东贼匪分窜乐昌县平石市及阳山县白虎墟，亦与湖南宜章、临武二县邻近，业经该提镇添兵协堵，并饬各该营县雇募勇壮一律严防。本日据吴文镕、张亮基奏，粤西贼匪窜入滇省广南府境，当经弁兵练勇剿杀多名，余匪溃散。滇省既有粤匪窜扰，湖南毗连处所尤为吃重。前有旨令程矞采驰往湖南防堵。著即会同该抚，严饬地方文武，于楚粤交界要隘分投防堵，不得以两粤逸匪距境稍远，遂形疏懈。倘防御不严，致贼匪乘间窜入楚境，勾结蔓延，惟该督抚是问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圣谟广运，宸虑周详，臣等跪读之下，莫名钦服。

伏查前自广宁窜回怀集大竹埇贼匪，前据临武营参将张寅恭禀报：该匪等迭经官兵剿杀，贼目温大货五已经广东省拿获正法。其阳山县自虎墟一股贼匪除剿毙外，首匪曾亚湄亦被乡勇拿获，并获伙匪一百二十余名解送山阳县审办。又据宜章县禀报：查探广东平石市匪徒已经乐昌县会营追捕，获犯二十余名，格杀十四名，余匪逃散，宜章地方照常安静。又据桂阳县知县方其正、桂阳营参将玉山禀报：六月十五日，有广东匪徒多人窜至该县边界鲁塘地方抢劫，杀伤事主二人，当经该营县会同追击，拿获贼匪廖亚妹等四名，格伤五六人，该匪等即仍窜回粤境，向仁化县逃逸等情。当经臣骆秉章飞咨提臣余万清，添拨官兵，并移永州镇总兵孙应照，驰往桂、宜一带，督饬该营县并力堵剿。

嗣据桂阳营县会禀：正在移会广东仁化县订期会剿，该匪等闻知畏惧，已由仁化四十八崎及后港分股向下游窜去各等情。并准据永州镇、衡永道咨禀前由。臣等查前项各匪，虽据禀报，或已就擒，或已窜散，但粤省贼匪尚多，正集大兵围剿。该匪等被创穷蹙，势必到处分窜，去而复来。况滇省广南府境既有粤匪窜扰，湖南边界多与粤西毗连，诚如圣谕，尤为吃重。现又准提臣咨：据桂阳营县续报，广东仁化县董塘、扶溪地方，另有匪徒屯聚，相距楚边较近。并据城步县报，获匪犯陈先得一名，讯据供系广西融县贼目遣来打探，如无官兵

即至宝庆府属之城步等处，邀人肆扰。是湖南防堵不可一处稍疏，一时稍懈。

臣程矞采已抵湖南省城，查察边境防兵，布置已属周密，其城步等处亦经添派官兵，扼要防守。即日启程驰赴宝庆府驻扎督办，钦奉前因，除遵即会同督饬在事文武，实力严防，分途堵御，并饬提匪犯陈先得、廖亚妹等来省分别究审外，臣等仍当随时查察情形，会商妥筹办理，断不敢稍事疏懈，至令贼匪窜入蔓延，以仰副圣主慎重边防谆谆训谕之至意。

所有钦遵防堵，并现据探报两粤贼匪情形，谨合词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八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严密防堵，毋稍疏懈。钦此。

115. 奖赏张国梁宁正冈谕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赛尚阿奏请鼓励弁勇等语。候补千总张国梁等，带领兵勇驰抵左州岜侣地方，探听颜品瑶股匪业已分窜，当即乘机进剿。该匪等埋伏抗拒，经张国梁率勇冲突，杀毙多名。并投诚效用之宁正冈等击散贼匪，均属出力。张国梁著以千总即补，宁正冈著赏给军功六品顶带，以示鼓励，余着照所拟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116. 谕赛尚阿再攻紫荆山

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赛尚阿奏进攻新墟详细情形，并提督向荣攻击猪仔峡得获胜仗，已明降谕旨分别加恩矣。另单奏各路剿匪情形，披览均悉。紫荆山大股逆匪经官兵四面堵逼，势渐穷蹙，自应随时合力进攻。该大臣仍驻桂林，扼其由大樟北窜之路，所见甚是。但恐兵力厚集，前后夹攻之际，该匪势穷挺险，拼死突奔。凡北面山岭险隘之地固属紧要，其南

路通江各渡口尤宜严加堵截，勿任窜突南趋。至粮盐为贼匪要需，必当设法断其接济，攻剿更易得力。此时大兵会合，节制严明，蠢兹小丑定必一鼓歼除，余匪自望风瓦解。朕日盼捷音之至也。

至节降谕旨，查核前此各文武功过。据奏现当用人之际，姑宽既往，倘能协衷集事，奋勇图功，所有从前不遵调度及漏未参劾之处，既可毋庸深究。所论亦合机宜，均著照所议办理。

至单开各路剿办情形，南、太一带兵单贼众，尤关紧要，虽经添兵协剿，仍须防其奔突蔓延。该大臣务当督饬司道镇将等激励兵勇，互相保卫，并随时知照徐广缙合力兜捕，务使著明贼首迅速就擒，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17. 谕赛尚阿等前后围攻新墟严防奔逸

咸丰元年八月初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八月初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赛尚阿由六百里驰奏，进攻新墟贼巢并攻破双髻山要隘，移营山顶各情形，业已明降谕旨，分别加恩，并谕令将出力文武查明保奏矣。

此次进攻新墟，达洪阿、乌兰泰等督率镇将分路进兵，若非韦允升误遇伏匪被害，又值大雨，已可直捣贼巢，歼兹群丑，虽小有挫衄，究属奋勇争先。巴清德、向荣等由紫荆山后路越岭前进，攻克猪仔峡，连破双髻山险隘要口，一日之间进占山顶，又复穷追深入，斩戮多名，览奏曷胜嘉慰。此时贼匪失其负嵎之固，我兵据险临高，势若建瓴，事机极为得手。惟地处险要，贼必拼命争拒，我兵固当乘胜进攻，尤当防其抄袭后路，务须步步为营，声势联络，庶期有进无退，计出万全。韦允升所带香山壮勇甚属得力，现交何人管带，正可乘其激愤，勉以图功。

前据奏猪仔峡为贼屯粮之所，今既攻破，该匪势更窘迫。惟现当早稻登场，难保不意图抢掠，苟延残喘。自应迅速合剿，断其粮食，使贼首进无可掠，退无可守，我兵奋力歼擒，居民亦可乘势缚献，相度机宜，时不可失。

至鹏化、花州、大樟等处，山径分歧，贼匪穷极或思回窜，且路通平南一带，我兵现在前后围攻新墟，逆首韦正、洪秀全、冯云山等均在围中，若不严防窜路，即使埽穴，恐未能全获渠魁，该大臣已先见及此，必能加意防堵，歼除丑类，净绝根株也。

朕于昨日赋盼信诗二首，今日即得捷音，深慰系念，特将朱笔添注诗片发交赛尚阿与邹鸣鹤阅看，惟冀该大臣等迅奏肤功，同膺懋赏，用副朕怀。勉之，望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18. 邹鸣鹤奏广西吏治积弊已深折

咸丰元年八月十三日（录副）

广西巡抚邹鸣鹤跪奏，为密陈粤西积弊已深，谨拟次第筹办，去泰去甚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粤西吏治废弛，前署抚臣周天爵曾于奏事折内，称为稀见罕闻，至此已极。臣到任晤见时，又据言之，至再至三，初以其秉性憨直，或以过激之谈。迨任事后，检阅卷宗，咨询舆论，如各属详报命盗并上控提审各案，藉以人证难齐、屡催未解者竟有五百八十余起之多；仓库交代，正署迭更，未据造报详咨者亦积至二百数十起；驿站则限行五六百里公文，因马少夫疲，率多稽迟，计日行不过百里；此外事多延误，而缉捕之废驰尤甚。除大股小股匪徒已成滋事巨案不计外，具报连劫数家十数家，甚至截江焚村、拒捕劫官之案，屡见迭出。行旅处处戒严，通省无一完善之区。

臣骇目惊心，不得不细询乡绅之诚实者，均谓：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渐甚久，劳崇光、吴鼎昌等到任时，已值军务将兴，欲挽而不及挽。始知周天爵所谓稀见罕闻，至此已极者言非过激，无怪其愤懑之余，每有参劾，辄请革职拿问，悉欲置诸重典也。

臣蒙恩畀以封圻重任，亟欲力振颓风，一洗旧染污俗。两月以来，明查暗访，早作夜思，吏治颓废至此，若一意多参重参，自矜风烈，原非大吏所难，而当各牧令思避思去之时，加以动辄得咎之苦，

恐致上下隔膜，人人解体寒心，于吏治无益反损。譬诸医者治疾，既遇寒热重症，自当治以峻剂，而其人已至虚极弱，攻之过猛必致内陷，法当先行疏解，再予补中益气，外邪庶可渐退。臣愚以为今之治粤，惟其至难，必须至慎，其情形颇有类此者。自应身先率作，择尤惩处，以正其始。一面仿照各直省津贴苦缺、津贴驯站冲缺成案，明示体恤，以实其中。然后分设积案、交代两总局，专委公正明练大员逐案认真厘扬，勒限赶办，以清积年支蔓。而于缉捕要事，则应筹捕盗之资，募捕盗之人，稍宽承缉之期，而严定讳匿贿和之罪。此数事者理大物博，委曲繁重，必须分端毕举，综名核实，庶于极疲极难之区，可渐收去泰去甚之效。

惟现在军书旁午，如粮台、团练、审定、钦交各案，均属至要至急，势难同时并举。一俟军务渐竣后，容臣殚心竭虑，将以上补救各条，熟思审处，内有应仿照邻省筹办者，有应行申明旧例者，亦有陈请破格酌办者，当次第条例，奏恳训示遵行，以冀挽回于万一。臣管蠡之见，出自愚忱，谨将通省积弊现拟次第筹办情形，先行慎密缕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119. 赛尚阿奏攻破风门坳并新墟接仗情形折

咸丰元年八月十五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新墟前路各营移近后接仗情形，并后路攻出风门坳，屡战屡胜，恭折奏乞圣鉴事。

窃照紫荆山内大股贼匪，于七月二十日夜南窜，并前路乌兰泰等各营移扎等情，奏闻在案。兹连据乌兰泰等禀称：自移营三合水，探闻山内之贼全数逃出，恐官兵攻入新墟，加木寨等物，并放水田中深至二尺，想巴清德、向荣指日出山围住，不独该匪不能别窜，即偷买盐硝接济奸细均可断绝，纵使困兽犹斗，我兵已成以逸代劳之势。又闻该匪欲由佛子岭逃鹏化，因知会李能臣、王锦绣、张敬修并乌兰泰本营官兵每夜分段坐卡，复分布要路，埋伏堵截。嗣接巴清德等约令二十八日前后同进。随函商达洪阿，回云感冒不能出敌。即知会李能臣、张敬修于二十八日辰刻，至石板面议，分路进剿。不料李能臣因病未出，遂赴古埽、莲塘庙与张敬修、王锦绣等面议后。乌兰泰由下

窑过河，见小村内有贼摇旗，即回过河北，派署副将清长带黔兵过河面西排列；商令秦定三率参将巴图带广东兵四百，过河面南排列；河内有沙岗一道派湖北兵、黔兵埋伏接应。分布已毕，即向小村攻放三炮，良久不见贼出。差人持火具前赴各村随探随烧，先后烧过三村零房四处。复差兵壮十余人许以重赏，前赴干村探烧。村内走出十余贼，随令湖北兵用小炮轰打，该匪跑回。忽见探烧干村之兵迅速转来，四面贼匪蜂拥千余离黔兵不及半里，见我队伍齐整，持枪不发，不敢前来，退避南边林后，遥见西面林内亦有伏贼。西南两林高坡，突出黄旗二十余杆，贼约五六百名直扑南北队，香山勇即开炮轰击，湖北兵亦接连轰打，未及一刻，打毙贼匪七八十名，该匪退回。忽南林绕过五六百贼直往东走，香山勇仍用大炮轰打，贼由东南扑抄，香山势涉张皇。该匪向北直扑，该勇溃奔入广东兵队，贼乘势直扑，广东兵队亦乱，回奔下河，该匪急追。时西面林后藏贼亦出，湖北、贵州两队势难支持，随亦过河。该匪追至南岸，我兵复在北岸回击。适张敬修、王锦绣兵勇陆续赶到，帮同轰打，毙贼二三十名，该匪始退。我兵复追过河，匪窜已远。时已日落，收兵回营。查点阵亡兵丁七名，受伤三名，香山勇阵亡八名，受伤六名，前后毙贼一百余名，生擒二名，烧毁贼巢罗村、桂村、小樟三村并零房四处。此二十八日前路进兵情形也。

查前据李孟群禀：二十七日，署道张敬修带东勇及团练，在赤土村与贼接仗，毙贼数十名，生擒数名，兹复毙贼百余名。似此节节紧逼，一俟前后兜合，似可埽其丑类。旋又据巴清德、向荣禀称：自督兵深入紫荆山，查看山蹊万径、危峰壁立。去风门坳有小河两道，深可及腹，该处两峰并峙，中一单边小径陡险异常。该匪已将坳口筑石壁，安大炮，山下小路全行挖断，两边山梁搭望楼及草棚数百间踞守。与各镇筹商，非三路齐进抢上山梁，不能拔此险隘。遂派潮勇、川勇为头队，四川、湖北官兵为二队，由中路进攻。武生刘孟三等提勇为头队，湖南官兵为二队，由东边爬上山梁，抄贼之左。陶昌培、杨瑞乾为头队，广西官兵为二队，由西边爬山抄贼之右。携锹锄以备开路，并令军士先行赴前路砍伐竹木，连夜搭桥，以利军行，一面飞致乌兰泰前路密饬官兵，扬旗放炮，以撤贼势。初二日，子刻造饭，

丑刻出队，三路均衔枚疾走，行至山脚天始微明，号炮一声，一齐杀进。右边仁勇、广西兵踊跃抢上。中路潮勇、川勇同至，先开枪炮冲杀，该匪亦放大炮滚石抵拒。左边提勇、楚兵亦爬上山脊，奋勇杀来夹攻。三路兵勇枪炮愈紧，火箭射烧贼棚望楼。寿春官兵及杨瑞乾等壮勇涉水过河抄攻。自寅至巳，毙贼一百余人。该匪抵敌不住，弃隘败走。兵勇乘势追赶，立将风门坳隘口夺占。兵勇追十余里，均斩有首级献功。该匪滚崖坠死者不计其数。夺获五百斤大炮二具、抬枪、抬炮、鸟枪、藤牌、刀矛百数十件。该匪败入古调村。查看该村树木丛杂，必有伏匪，当将兵勇撤回风门坳岭上屯扎。内有湖北兵壮及潮勇十数人因剿捕得手，恨恨不舍，赶至村旁，伏匪千余齐起拥出，兵勇见贼众多，翻身折回。贼匪赶来，经副将和春、博春、奚应龙等率同将弁出迎，开放枪炮，贼匪纷纷倒地，拼死不退。自午至酉，鏖战四时之久，兵壮勇气百倍，该匪不能抵敌。官兵掩杀，割获首耳甚多，夺获大炮六件、黄旗二杆、药铅四筒、牌械二十余件，生擒四名。直追至古调村外，该匪抵死踞守，当令兵勇抛掷火弹，立将村房焚毁。该匪从村后逃走，复将贼占各村全行烧毁。时已昏暮，未便深入。其处已离新墟不远，断难退回，即令官兵连夜赶挖营垒，于平山驻扎，锅帐赶取不及，只好露宿，更防贼匪晚间乘乏来夺，谆饬提防。是夜果有贼匪从僻径翻出山梁，三次劫营，经天津镇总兵长瑞、川北镇总兵刘长清、绥靖镇总兵李伏督率官兵连次轰击，毙贼多名，夺获炮械数十件，匪即遁去。黑夜未敢深追。该匪放火烧山，适东北风大作，正在可虑，忽改南风，将火吹回，照耀山谷，我兵视贼了然，通夕戒严，立于岭上。惟山顶离水甚远，处处有贼埋伏，一昼夜七战七胜，饥渴已极。查点仅阵亡四川兵一名，兵勇受伤十余名，把总蔡效青腿受枪伤。

连夜传令，寅刻巴清德、向荣亲督官兵拔营进至平山，正在度地扎营，探兵飞报，贼匪千余，藏古林社内。当即分拨四川、湖北官兵由左，湖南官兵由右，广西官兵并各壮勇由中路齐进。将至村前，该匪蜂拥而出，中路潮勇、仁勇开炮迎敌，副将奚应龙亦至应战，总兵李伏、副将和春、博春率楚兵由右抄来，相持时许，毙贼数十名。该匪更番出战，拼死不退。长瑞、刘长清亲率将备带川楚官兵由山梁横

冲杀入，枪炮火箭毙贼数十人，该匪不能拒敌，即时败走。兵勇追近古林社攻击，该匪屯扎不住，即由村后逃窜。我兵深入重地，自应赶筑营垒。巴清德、向荣正在指画间，午刻又据飞报，贼匪数千倾巢而出，一由古林社，一由金田村，分两路而来，势甚凶狠。即与各镇筹商，镇静以待，分兵迎敌。遥见该匪摇旗从松林丛树而出，连开大炮，直向湖南营轰发。副将博春、游击邓绍良等，以枪炮稍远，戒勿虚发，即有旗马执黄旗贼数人，率众拥逼营盘，官兵齐开枪炮，立见该匪纷纷倒地，并将执旗首匪一人轰毙，贼退岭脚，互相轰击。右边山顶之兵喊杀助威，又经李伏、和春带兵接应。该匪畏惧，败入林内，放炮拒住。其由古林社一股一千余人由古调村摇旗舞牌而来，捐职主簿陈登仕等带潮勇数百，千总刘季三带仁勇数百，首先迎敌，枪炮互击，相持时许。适副将奚应龙、署游击秦如虎、萧逢春等带官兵并都司冯景尼带安徽兵飞骑杀至，又自午至未，毙贼不少。正在酣战，适长瑞、刘长清率游击刘永钧等带川、楚官兵川勇，从左山梁压下，开放大炮。营总乌兰都等率旗兵放火箭，轰烧贼匪数十名，其领阵之执旗凶贼数人亦被抬枪打倒。该匪败走，兵壮追至村前，因村内伏贼不少，即令撤回。该匪见我兵退后，复又出村排队，开炮轰来。时先饬潮勇二百余人伏于松林，令仁勇数百辱骂诱敌。该匪大队来追，诱至伏所，潮勇冲出，短兵相接，登时杀贼数十名。该匪弃械逃跑，兵勇乘势掩杀。潮勇夺得大铜炮二件，抬炮、抬枪、藤牌数十件，该匪又败入村内。从朝至暮，该匪数出数败，兵勇直追过古林社。该处满山荆莽，高于人身，贼踪已迷。其右边深林伏匪因左边之贼屡败，先从林内遁去。当查官兵阵亡湖北宜昌千总罗渭膺、湖南乾州外委饶学义、湖北兵十余名、潮勇二名，受伤数名。此初二、初三昼夜，连破风门坳屡战屡捷之情形也。

乌兰泰接向荣信，定八月初二日出山扎营，嘱乌兰泰出兵，遥助声势。乌兰泰因受暑吐泻，众兵连夜不眠，力极疲乏，是以令黔兵四伍，湖北兵一百名，令侍卫开隆阿率同都司严承恩、田学韬带赴石板、下窑，会同总兵李能臣、署道张敬修进攻，并嘱相机，万勿轻进去后。至午正时，下窑一带炮声紧急，张敬修先用大炮对新墟重楼，轰破瓦面，贼匪纷纷跌落，旗亦坠下，又击中左边贼队，贼分股出

扑，声称与官兵决一死战。张敬修督饬候选同知张嘉谟等率兵勇直前，贼炮如雨，兵勇击毙贼数十名。适马蝗桥贼匪千余拥出，经该处团练奋勇杀毙多名，又见有贼数百，附山抄出，势难抵敌。张敬修令兵勇迎路口攻击。该匪由山脚抄扑东勇营垒，营中仅余东勇百余人。候补县丞张葆光等传集丁夫排列营边，放炮摇旗呐喊，该匪退去。张敬修带兵勇分投攻击，经开隆阿督饬楚黔兵帮同轰打，该匪始退。我兵枪炮稍缓，该匪倾巢又复扑来。正在相持，乌兰泰闻下窑炮声，力疾率同署副将清长等，带黔楚兵赶赴，会遇开隆阿、李能臣、张敬修兵勇均在营盘西南一带山坡排列，再西一带山坡，绕至东面下窑坝等处，遍地皆贼。乌兰泰带兵赶至西面，该匪望见旗帜，退回一小山坡。随令黔兵暂伏小竹林后，以防南面之贼，令湖北兵逼近对山，开放小架炮并放火箭，约二三刻，打毙贼匪无数。该匪力不能支，退转百余步站住。忽见南面之匪并至东头，由竹林旁欲抄我军，东面仅有滇兵一队，东勇百余名，相隔尚远。急令严承恩、田学韬各带黔兵二伍，由小竹林左右迎出，清长带黔兵二伍由东北迎出，均用抬枪攻打。该匪败回河岸，复向我兵施放枪炮。西边山坡之贼复摇旗呐喊扑来，仍令湖北炮兵连环轰打。该匪纷纷倒毙，又败回百余步，盘旋不退。时已酉初，激励将弁兵勇，奋勇前敌，枪炮并发。未及百步，该匪已有却势，乘机扑去。该匪势如山颓，纷纷过河，窜入新墟等处。时已日落，未便穷追，收兵回营。此次开隆阿、胡俸伸、赵荣升，督饬湖北炮兵将西面山坡二千余贼两次击退，黔兵各伍随方接应，均属奋勇，其先到之滇、黔、湖北各兵并东勇力战四时之久，更属出力，至将倾巢欲窜之贼全数击回，先后轰毙五六百名，仅有湖北兵受伤一名，实为大获全胜。现已函商后路，订期进剿。彼时达洪阿因患疝气不能骑马，派令游击虎嵩林、孔广顺、明安泰带兵一千余名，同知英秀、知县恩龄带勇三百余名，于初二日卯刻出队，进攻高岭、牛田一带，以资堵截。巳午未三时，该匪连扑过河数次，我兵用大炮击退，轰毙贼匪数十名，生擒六名，刀矛十余件。至酉时撤队回营，现于沿河防堵。此初二日前路进攻获胜之情形也。

奴才伏查该逆匪自双髻山受创，经官军叠次痛剿，屡夺要隘，而该匪凶悍狡诈，节节抗拒，实属顽狠异常。现在新墟前路自大黄江口

及附近各营并鹏化要隘，均经严饬乌兰泰处处严防，或伏或应，星罗棋布，以防窜逸。乌兰泰营内兵力稍单，新到之四川屯兵八百、湖北兵五百，经奴才饬赴乌兰泰营，其时亦尚未能赶到。二十八日，小获胜仗，未能深入。初二日，虽获全胜，将士殊为奋勇，犹未即能攻入新墟，迅扫贼巢。达洪阿因病请假，回浔州城养病，俟其所带官兵接到奴才札饬，总归乌兰泰调度。川屯、湖北新兵继到，进剿当能得手。后路巴清德、向荣前次夺获双髻山，已足扼贼之吭，更复乘胜前追，将风门坳一鼓夺获，其军士疲乏，枕戈露宿，已属最著辛劳。向荣痢疾初愈，尚未复元，亲督官兵上下驰驱，勉力扎挣，犹能再接再励，屡挫凶锋，实属勇往用命。又逆匪放火之夜，骤改南风，反扑贼营，此皆仰赖皇上精诚感格，威福敷宣，俾岩疆逆焰早消，登斯民于衽席。

所有出力兵勇，已据巴清德、向荣先提银一万两分赏。又奴才由省局粮台提银一万两解赴军营犒奖。此次前后两路尤为出力之总兵长瑞、刘长清、李伏，副将和春、博春、奚应龙，侍卫开隆阿，营总乌兰都，参将胡俸伸，游击赵荣升，捐职主簿陈登仕，武生刘孟三，千总刘季三，军功陶昌培、杨瑞乾等，均属先登冲阵，奋勇异常。仍俟饬将所有出力员弁兵勇据实册报到日，核明开单，一并仰恳天恩，从优奖叙。其阵亡之宜昌千总罗渭膺、乾州外委饶学义应请饬部先予议恤，阵亡兵勇俟查明造册到日，咨部议恤。

又前经奏明七月初十日，打毙白衣执旗贼目，兹据查明，系韦正胞弟名韦亚孙。又据候补知县王光仁禀：拿获贼匪凌萃珍供：六月二十七日，打毙穿红袍骑马贼目韦十一，亦系韦正胞弟。再，前韦允升所带香山壮勇，现系兰翎候补布政司经历褚汝航管带。合并声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奉朱批：欣慰览之。即有旨❶。钦此。

120. 谕赛尚阿确查德亮吴德征畏怯失职等事

咸丰元年八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八月十五日奉上谕：

❶ 旨见123件。

据徐广缙奏参总兵知府畏贼不剿，饰称难民，咨送回籍一折。已明降谕旨，将左江镇总兵德亮、太平府知府吴德征交部严加议处，并谕令徐广缙体察情形，随时知照该大臣统筹酌办矣。

贼匪李士清、李士明系李士倡余匪，伙同颜品瑶等在南、太两府土州等处滋扰年余，窜回广东，经该处兵勇痛剿，复逃广西，积至四千余人。该总兵、知府何以不分兵堵捕，转给路票咨回钦州本籍，又于何时将李士清等招抚，曾否禀明该大臣核办？德亮等因李士清人数众多，该处兵力不足，会禀总督暂为从权办理，是否饰词推卸，抑系兵力本属单弱，为此将就目前之计。现在广西重兵自以围攻新墟歼灭大股为要，是否尚能分兵南、太一带协剿？劳崇光现驻何处，所带兵勇是否足资调遣？著该大臣饬令该司悉心体察，随有禀明酌办，毋误事机。徐广缙现在督办罗定州凌十八一股巨匪，已饬陶煜文等督带潮州兵勇于钦州扼其要隘，亦未知能否越境会剿，是太平一带兵力空虚亦属可虑。想该大臣已与徐广缙通盘筹画，计出万全也。

本日据奏军需支发银数一折，颇为明晰。其浔州府城添设粮台，现委左江道杨彤如管理。徐广缙又奏委杨彤如驰往梧州，遏贼旁窜之路。此时究竟何处情形最要，著与徐广缙、邹鸣鹤酌量办理。

又前据程矞采奏，湖南武冈营拿获奸匪陈先得一名。据供：曾在广西融县充当乡勇，被贼掳捉服役。六月初一日有大头目禹老八等，派出二十人饬往各处查探等语。禹老八系何处会匪，何股头目，果否有派出多人各处查探之事？著严密查拿，勿令越境勾结。至金田、新墟逆匪前已四面堵截，夺其后路要隘，贼势已成穷蹙。行军制胜，惟在相其缓急不失事机，或重围进逼聚而歼旃，或设伏诱擒出其不意，总须谋而后动，正不必急于见功。此股会匪一经殄灭，即可移兵南、太一带，势如破竹。朕盼望情殷，惟冀该大臣荡寇安民。至军行一切迟速机宜，亦不为遥制也。

左江镇总兵德亮、太平府知府吴德征现交部议，均著仍令在军营效力自赎。德亮本系交该大臣察看之员，此次办理乖谬，是否畏葸推诿，仍著确查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赛尚阿，并谕令邹鸣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21. 徐广缙等奏进剿信宜罗镜凌十八获胜折

咸丰元年八月十七日（录副）

两广总督臣徐广缙、广东巡抚臣叶名琛跪奏，为恭报七月三十、八月初二等日，两次进剿凌十八股匪，先经小捷，继获大胜，歼毙四百余名，夺获旗帜炮械二百余件，恭折由驿四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徐广缙于七月十四日行抵高州，即将调派兵勇速筹进剿情形，于七月二十三日由驿具奏在案。适逢大雨时行，二十四日渐见晴霁。各队兵勇于二十五日由信宜拔营前进，山高路滑，军行不易，至七月二十九日，始至分界扎营，距罗镜贼巢约十余里。查罗镜分东西两墟，中间有旧城一座，进兵之路适当该墟之西，前面环以池塘，后面一带水田，惟有小路数条，皆系一线塘基，田塍窄曲，兵勇难以成列。

七月三十日巳刻，我军整队前进，午刻直逼罗镜，分为三路进攻。该匪凌十八亦分数十队，每队数十人分路迎拒。带兵各官指挥攻击，兵壮奋勇向前，当即击毙五十余名，贼始却奔。正在攻击之际，忽大雨如注，该匪退守不出，我军火炮亦俱淋湿，结队退回分界大营。惟黄冈左营把总肖振声身先士卒，中炮阵亡，兵勇亦阵亡二名，受伤者八名。回营后，查点割获贼匪首级二十颗，其杀毙不及割取者尚有三十余名，夺获抬枪抬炮八杆，藤牌、竹扎枪七件，当将阵亡兵勇收埋，受伤者妥为调治。八月初二日辰刻，我军复行进攻。该匪因曾小受惩创，不敢出墟迎拒，惟于墙眼路口开放枪炮，近墟之处地雷轰起，幸我军先有探备，未中奸计。相持至未刻，带兵各官熟商，缓缓引退，诱之离巢，将次回营，登高瞭望，果见贼巢分队拥众而来，渐行渐近。其前队约五百余人，有戴兰顶、水晶顶、金顶者，有和尚道士禹步持剑念咒者，并有妇女数人赤身跳跃，手中不知抛掷何物者，丑态百出。带兵各官预饬兵勇，整队伏于营中以待，俟其将近营盘枪刀可及，齐开连环枪炮，登时击毙一百五十余名。都司饶成龙、游击刘开泰、守备钟庆瑞飞马冲出，挥兵直前奋击，潮州府司狱牟开祥、候补县丞刘镇，率勇张左翼而出，壮勇头目冯子材率勇张右冀而出，各包其后，刀矛并举，血肉贱飞，顷刻之间，割取首级一百四十

二颗，贼众奔溃。我军乘胜追剿，沿途又杀毙一百三十余名，尸横遍地。持剑念咒之和尚道士及妇女数人均杀毙在内，逃出者惟骑马贼目一名及随行数十人。其后队见前队败北，早经退入墟内。天已昏黑，未便穷追。回营查点，夺获黄布大旗四面、兰布大旗两面、红绸小旗五面、铁炮十二位、铜炮两位、抬枪二十二杆、鸟枪二十六支、刀矛、藤牌、竹扎枪二百零二件，阵亡提标外委骆雄超一员、兵丁二名，受伤兵勇十一名。此七月三十、八月初二两次进剿获胜之实在情形也。

再，查护新会营参将卫左邦管带兵勇，于八月初五日始赶到罗定，先因该处兵力尚单，止可扼守罗镜东墟外之大罗营要隘，以堵为剿，现在两路兵勇已齐，贼势已蹙，即当激励将士东西夹攻，以期迅速蕆事。除饬查阵亡弁兵照例咨部议恤外，所有两获胜仗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22. 赛尚阿奏进攻新墟屡获胜仗折

咸丰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新墟前后两路连日进攻，叠获胜仗，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从会匪全数窜出紫荆山踞守新墟一带，经巴清德、向荣连破风门坳，并乌兰泰进仗屡胜情由，前经驰报奏闻。兹连据乌兰泰等禀报：初九日巳初，带同侍卫开隆阿、总兵秦定三未到孔村，即闻紫荆山口炮响，探报向荣已经接仗。遂督兵搜探莫村以南，俱有炮台木寨，竹林亦有埋伏；北面三家陇、大墩岭、干村一带，亦有伏贼；古城一带并有木寨、炮台、望楼。当商令总兵刘长清令川兵排二队接应，秦定三带楚兵过步安桥埋伏，香山勇在西北林后埋伏，余俱分队排列。乌兰泰督黔兵并长矛兵居中徐进，向莫村放炮并放火箭，该匪不出。适天雨，欲退，该匪由炮台开炮追击，我兵转身，该匪又复藏匿。我兵衣履湿透，令兵往追，该匪并不回敌，该弁兵遂将大竹围一带烧毁，并烧干村。村内有贼奔新墟，我兵直追至墟口而回，顺将南面两小村烧毁。时已酉初，随即撤回。初十日，乌兰泰同开隆阿等，带兵到步安桥一带，度地扎营。忽闻紫荆山口炮声，山上左右烟起，

新墟楼上贼已站满，因放火箭数支，击中一支，楼上贼众俱下。当即督兵前进，该匪终是不出。我兵焚烧三家陇木寨，突出百余贼，我兵迎敌，该匪复退。时已酉初，一同撤回。十一日天甫晓时，有匪数十过曲田河抢牛，守卡府勇突被贼至杀毙三名，砍伤村妇一名。总兵刘长清带兵过河往捕，贼即逃回，仍然不出。乌兰泰本定十三日在孔村一带，横亘六里扎营，讵十二日自夜下雨，至十三日寅卯辰，雨势尤大，因改十四日移营。

本日午刻雨霁，探报该匪六七百人突至孔村。乌兰泰带兵往剿，该匪飞奔回巢。我兵追至干村，放炮轰击，该匪不敢复出，徐徐整队回营。戌初时，孔村练长连报，贼匪七八百人，由护甲过河南窜。乌兰泰因连日探报，该匪有制造木牌由石嘴过河，勾结贵县游匪之信，一面飞知各路严防，一面带同开隆阿及各营将弁飞赴石嘴，沿路探询，并无踪迹。差人至朱盏、护甲确探。据报，日落后，该匪过河，焚烧黄牛岭，掳掠王姓牛物，仍回旧巢。时已天明，官兵连日连夜辛苦已极，因已约巴清德、向荣于十四日同时进攻，又激励将士，辰初过河，一面分布队伍，一面挖沟筑垒。忽大雨如注，随令官兵整队，候霁再行挖筑，务要将营移进。巳初，雨止，该匪一股由新墟扑来，一股由莫村扑来。令胡俸伸、赵荣升带湖北兵将架炮排前敌左右，刘长清带黔兵四伍佐之；北头下窑河岸，令田学韬带黔兵防其抄袭；迤南岭坡，令珠尔松阿带新到湖北兵二百名接应；西南令庆福带湖北兵三百名村后埋伏；正南令刘永钧带新到湖北兵二百名截莫村归路；东南令巴图带广东兵三百名防其包抄，严承恩带黔兵二伍在后接应；乌兰泰同开隆阿各带兵接应，秦定三在北面督兵。该匪大股分而为二，一扑湖北队；一由竹林绕扑。离半里许即开枪炮，我兵静以待之，俟其渐近，开放十余小炮打倒约十余贼。该匪抵死喊扑，湖北兵接连开炮，黔兵用抬枪同击，该匪且战且退，约百余步，复开枪炮。竹林后一股，已被庆福伏兵用连环枪击倒无数，该匪飞奔而去，我兵退出竹林，该匪亦于林后留贼接应。前队之兵被匪扎毙三名。乌兰泰见正南吃紧，留开隆阿照料西边，调严承恩赴南面接应。莫村大股一半扑正南，一半藏大茶亭后，其南扑之贼，见我兵将欲开枪，即转西去，两股合一扑来。我兵枪筒热极，子药亦尽，飞将田学韬二伍调来帮打，

匪不能支，复退百余步站住。旋饬赶调子药，东南枪声又紧，开隆阿飞赴接应，见莫村之贼复分两股穿出，一被庆福之兵击退，一冲刘永钧之队，我兵横击，该匪始却。又扑广东兵队，开隆阿、严承恩赶上敌住。开隆阿亲放鸟枪，击毙二贼，该匪始退入坡下沟内伏身轰打。我兵往东北稍退，诱之使出。其时李能臣、张敬修兵勇赶到，该匪仍奔沟内，我兵下坡追杀。该匪出沟及林后各处之贼聚成一处，约四千有余，且住且退。北面干村又来一股约五六百，直奔北头。天已阴沉，即令兵勇往北迎击，以便就近撤回，不料该匪尽数摇旗追来，势甚凶猛。我前军回走已远，乌兰泰奋极，下马示拼死战。我兵奋力回军，毙匪无数，匪始败回。我军追至后岭，时已申正，又复大雨，遂收兵回营。是日转战四时之久，合计九处，此退彼进，前后击毙贼匪三四百名，内毙骑马贼头二名，夺贼马一匹、大黄纛一杆、大小黄旗八面，抬炮、抬枪、刀矛共十三件。查点阵亡兵丁十二名，受伤二十名。李能臣获炮二件、小令旗一杆、刀矛甚多。此乌兰泰一路自初九日至十四日接仗获胜情形也。

又据巴清德、向荣禀称：知会各路官兵，订初九日午刻围攻新墟。因查古林社一带树木丛杂，村落不少，恐有贼匪设伏，必先烧毁。当于初八日，派兵勇千余前往放火，该兵勇掩旗息鼓骤至，抛掷火具。匪见火起，拥出千余开炮抗拒，我兵施放火箭，连环枪炮，毙贼数十名。贼抵死不退，巴清德、向荣派兵接应。贼占树林开炮，我兵四面抄去，杀死多名并杀女贼十余名，贼始遁回新墟大巢。时已酉刻，阴云密布，收兵查点，川兵阵亡一名，受伤二名。初九日，寅时出队，分兵两翼，潮勇、仁勇、广西兵在左，四川、湖南兵在右，沿河而进。武生王发魁带提勇、仁勇各一百名，在左高山顶上扬旗放炮助势。武【生】刘孟三带提勇三百名，在红李村一带埋伏。官兵甫抵古林社外，该匪倾巢而至，约三千余人，分七队迎出新墟数里，开炮轰来。都司冯景尼、副将奚应龙、主簿陈登仕等带兵勇一齐开放枪炮，迎抢逼近轰击，点放火箭射中贼匪望楼，登时燃烧。天津镇常瑞、绥靖镇李伏督兵焚烧贼村，击死执旗贼目一名，立毙贼匪数十名。仁勇陶昌培、杨瑞乾等正在过河助战，倏风雨暴至，火药俱湿，徐徐撤退。该匪冒雨赶来，短兵接斗，因雨路滑，匪亦未敢恋追。午

后雨止，闻东面炮声，知是乌兰泰打仗，随又派兵壮接应，该匪仍分股迎拒，相持时许。天晚雨又复来，亦即撤回。查点先后伤亡川兵十余名。初十日未刻，探兵飞报，贼匪数千人倾巢而出，直扑大营。即经分饬镇静以待，顷见左山脊有骑马贼五人、黄旗十余杆，贼匪分五处据山梁开炮轰来，右山梁一股约二三百人，摇旗助势。巴清德、向荣即令提勇上山，截其去路，又派川兵川勇由营后上山助威。各股贼匪攻湖南营盘，每股各有黄旗数杆或十数杆，副将博春，游击邓绍良、郑魁士等督弁兵开放连环枪炮，长瑞拨川兵助战，巴清德饬旗员放火箭，向荣营内放大炮，立见贼匪倒地。自未至申，毙贼数十名。该匪竟敢拥过小河，逼攻湖南营盘，当即派陈瑞芝等带兵勇分头冲击，适潮勇击鼓飞奔迎敌，广西兵短兵相接，砍毙执旗贼目黄短须者一名。此贼勇悍异常，军中人皆屡见之。又毙执牌凶贼数人，贼匪惊慌，弃械败走。官兵掩杀，斩首级三十余颗，受伤逃走者不少，夺得八百斤大炮一件、劈山大炮四件、抬炮十余杆，鸟枪、铜锣、刀矛一百余件。直追进古林社始行撤回。查点兵勇仅损伤二名，可谓全胜。十一、十二两日，连次阴雨。十三日，带兵前往古林社，该匪匿不出战。晚间探报，该匪数日在墟外加筑土墙，并于地上盘旋，不知作何诡计。复接乌兰泰来信，十四日，拔营出队。遂拨兵勇二千余，仍分两路，卯刻出队，离营三里许，风雨骤至，不能前行，是以撤回。逾时雨止，巳刻，闻前途炮声，即发令出队，至古林社。该匪数千早伏新墟外之档墙内，即督催广西、安徽、湖南、四川官兵直前攻剿。该匪呐喊开连环大炮轰来，炮子猛烈，坠地扬尘丈许，拾获炮子有三斤重者。当时兵勇分五队逼拢，开放枪炮攻击，该匪倒地不少，我兵赤身挡炮，仅伤二名，余更鼓勇直前，惟该匪匿而不出，恐有诡谋，下令暂退，诱令出巢。该匪来追，我兵杀回，匪又入墙内放炮抵拒，即督兵勇抢上，直至墙边。查近墙一带遍地暗伏竹签及铁蒺藜等物，相持四时之久，匪终不出。傍晚收兵。此巴清德、向荣一路自初八日至十四日进兵获胜情形也。

伏查此股贼匪自窜出紫荆山之后，经两路连日围逼攻剿，其势实已穷蹙。但新墟一带地势，竹木茂密，沟塍极多，该匪复密设木垒炮台，增筑土墙，于田内放水固守，诡计多端，又适值连降大雨，一时

未能攻入，实深焦灼。叠经擒获贼匪研讯，皆供称：现在技【拆】取房屋竹木扎造簰筏，冀由石嘴渡江南窜。是以南路水勇拨船防堵，并派委员陈瀚督饬在石嘴一带巡逻，复经乌兰泰分派各路兵勇严为堵截，诚恐此股贼匪若南窜过江，不惟桂平、贵县等处大遭蹂躏，且抢掠裹胁，势必复煽。其东北鹏化一路为贼旧巢，前以令署总兵李瑞、王梦麟带兵勇二千，在古城坳埋伏，经文岱带兵一千名在邓塘水埋伏，并平南练勇二千有余，复经乌兰泰拨兵勇前往接应。其鹏化里内七十余村，已饬平南令倪涛谆饬居民将积谷搬移。奴才赛尚阿亲晤该处绅士，面加激劝，发给子药口粮，咸知鼓舞。山内瑶勇亦已志切同仇。即使新墟骤难攻破，该匪粮尽思逃，石嘴、大黄江一带，处处埋伏，断难飞越。而鹏化一路业经密为布置，正该匪网罗之所。现在日日进攻，若能直捣巢穴，自可指日荡平，否则逼使窜出，我兵前伏后追，较之困围死斗，尤易为力。现复叠饬各路，节节紧逼，层层密布，总期仰仗天威，使逆匪克期荡平，以便分兵翦灭零匪小股，俾斯民早登衽席，以慰宸堇。

查大黄江一带，地势空阔，经乌兰泰严密连络设防，鹏化等处埋伏接应，又复昼夜进攻新墟，辛苦已极，应请赏换头品顶带。二等侍卫练勇巴图鲁开隆阿枪毙二贼，督率官兵，身冒矢石，亦属壮往，应请赏给头等侍卫，先换顶带。所有连日攻剿出力员弁兵勇，俟查明再行保奏，伤亡弁兵亦即饬造册咨部议恤。理合将屡经获胜缘由，缮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五日奉朱批：即有旨。❶ 钦此。

123. 谕赛尚阿攻破新墟各村务获韦正洪秀全等

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赛尚阿奏，新墟前路进剿情形，并后路攻破风门坳，屡战屡胜一折。览奏实深欣慰，已明降谕旨，将赛尚阿、巴清德、乌兰泰、向荣

❶ 旨见127、128件。

均交部从优议叙，并令将出力人员保奏矣。逆匪自双髻山受创之后，经官兵迭次进剿，该匪节节抗拒，实属顽很异常。此次前后两路进攻贼巢，屡战屡胜，斩获甚多，并经巴清德、向荣由后路乘胜前追，将风门坳一鼓夺获。现在我兵逼近贼巢，其前路要隘处所，经该大臣分饬乌兰泰等处处严防，并将新到之四川、湖北各兵及达洪阿所带官兵总归乌兰泰调度。兵力既厚，防剿更易得手。惟贼势穷蹙已极，困兽犹斗，难保不铤而走险以图窜逸。且该匪狡黠异常，或佯败诈降，迭施奸计，亦不可稍涉大意。贼首韦正、洪秀泉、杨秀清、冯云山、胡以洸等此时均在新墟各村围困之中，一经大军攻破，必须按名擒获，或临阵歼毙亦须确切认明，毋令兔脱。该处村民如有设法缚献贼渠者，不惟免其从贼之罪，并可格外给予恩施，想该大臣已筹及此矣。

又片奏南、太一路，劳崇光前带兵壮一千六百名，复派重纶带黔兵一千前往，又募侬沙等勇三千名，并将在省城听调之湖北兵五百名派往协剿。惟据迭次单开，各股贼匪颜品瑶、雷志贤等往来窜扰。我兵仍形单弱。现在新墟大兵正在围攻吃紧之际，势难分派。而省城重地，防范亦关紧要。著该大臣酌量情形，如新墟已攻破，扫穴擒渠，即移兵南下，势如破竹。倘一时重兵未能移拨，而左江一带兵力尚不敷用，或于邻近云、贵、湖南等省再酌调一二千名，以资防剿。即一面飞调，一面奏明，毋稍游移。

至军饷实数足敷几月之用，亦著豫为筹核，奏明协拨，勿至临时周章。总期尽殄丑类，拯我穷黎。朕日盼捷音之续至也。再，劳崇光能否得力，据实具奏。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24. 赛尚阿奏围攻紫荆山吃紧遽难分兵片

*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录副）

再，粤西各府群盗纷起，除现在新墟会匪大股外，如南、太、郁林等处，在在均关紧要。其业经埽除者温大货五、刘八、曾亚湄等股首匪均在广东境内就擒。此外著名大股，如南、太之颜品瑶，郁林之凌十八、何名科，迭经窜扰东西两省，地方受其蹂躏，必须克日翦除。

高、廉一带为群盗出入门户，两广督臣徐广缙业经带兵前往剿捕。查五品顶带前盐法道林士傅，前经奏明带领壮勇往梧州协堵，复经抚臣邹鸣鹤派有省标等兵八百名赴梧州，以防窜逸，并饬地方团练壮勇一律堵截。至南、太一路，前经奏派藩司劳崇光带兵壮一千六百余名，复派威宁镇总兵重纶管带黔兵一千名前往。又据该藩司请募侬沙等勇三千名助剿，亦经批准照复，至今未闻开仗，自系兵力仍单，实深焦灼。

惟以紫荆山大股会匪，正在围逼吃紧之际，万难歇手分兵。此股凶狠谲诈，且已有伪号、伪官、号令、纪律，结为死党，非聚而歼旃，诚恐垂破之贼，稍纵即逝，扑灭尤难。现在省城听候调遣者，仅余湖北兵五百名，奴才兹复尽数派员带往南、太协剿，此时即欲添调他处兵勇亦属缓不济急。惟有一俟会匪大股克歼，即将各镇将带兵分派郁林、南、太等处剿捕，务期全境肃清，以仰副我皇上绥靖岩疆之至意。

所有通筹全局，一时未能兼顾，必须次第就理缘由，谨附片具奏。

125. 赛尚阿等奏请将德亮吴德征革职留任折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三日（录副）

臣赛尚阿、臣邹鸣鹤跪奏，为遵旨确查，据实复奏仰乞圣鉴事。

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元年八月十五日奉上谕：据徐广缙奏，总兵知府畏贼不剿，饰称难民，咨送回籍一折云云等因。❶

查臣等前据该总兵德亮、太平府知府吴德征禀称：有太平土州停留之李士清等四千余人，呈恳移送钦州本籍，安分守业。其中良莠无从分别，恐稍有被胁牵累，且其在原籍避剿而来，此处兵力不足，未能即予清厘，若竟坐视游行属境，虽称止图觅食，但人数众多，日久岂无肆扰。续来江州之李士明等七八百人，亦经李士清招同回籍。该总兵等会商暂为从权办理，请准一并由府移明钦州查点，如果李士清等回籍，即应分别设法稽查约束，并饬赶紧起行，毋许沿途滋扰。又

❶ 谕旨全文见120件。

据头人李士芳等带同前项男妇大小千余人，开呈数目名册，该署守即抄册移送，并该总兵派委员弁，稽查出境。其李士清等一千余人，欲请移赴龙州，密击大胜堂贼匪，并拿黄晚余党。时该总兵等揣度恐有难信之处，未即准行。当经臣等批令斟酌妥办，并饬加意防范，毋许逗留滋扰去后。旋据续禀：李士清等约千余人，内有土匪附从，自行分赴龙州一带，虽将大胜堂股匪逼窜而去，即李士清等亦不听禁令，不肯即回本籍。探闻伊等随从伙党，仍在龙州等处打单滋扰，或有乘机勾引情弊，令壮勇协防等语。臣等核与前禀所言，自相错迕，当即严行批饬，令分别办理，并令将实在情形禀复。又据复禀：以前因李士清等停留地方切近府城，闻其为颜品瑶等邀同入伙未从，虽非安分之徒，因其呈恳回籍，从权酌办，惟先未据呈开真实名字，复查无明晰案据，故未知其情。又其时张国梁兵勇及投诚之宁正冈等壮勇均在分剿颜品瑶等大股，未能分顾，势不得不权宜就办等情。

伏查臣等自抵粤西以来，前此各处禀报贼匪，未见李士清等名目，仅据该总兵等原禀，系属避剿而来，止图觅食，或恐其为被胁平民及已散余党，是以令其分别办理。且以其时南、太股匪正多，各路兵勇合剿新墟，未能分赴该处，兵力寡弱，仅恃千总张国梁及投城之宁正冈等两项壮勇帮同剿捕颜品瑶大股，其势万难兼顾。虽经奏派藩司劳崇光前往督办，时又未能即到，方冀贼中党类所在，闻风解散，则不得不因其权宜酌【情】办理。诚如圣谕，实系兵力单弱，为此将就目前之计。

惟该总兵等前后禀报各情自相错迕，李士清等确系李士倡等余党，该总兵等何得诿为不知，并不查其确有改悔真实情形，遽准恳咨回籍。又其开送姓名清单，据该署府禀复，系由李士清等续呈名册，即于文尾添叙，以致不符。其李士清欲率数百人效力杀贼，本系临时添入文内，亦属粗率。现据督臣奏参属实。该总兵等现已禀称：李士清等退至上龙等处，当即设法严速捕除。相应请旨，将左江镇总兵德亮、署太平府吴德征，革职留任，以观后效，俾该员等知所儆畏，勉力图功。且现当该处各股贼匪剿捕吃紧之时，亦不使该总兵等转得置身事外。至南、太一方，经藩司劳崇光带勇千余名专往督办。实因新墟剿办吃紧，兵力未能分及，当将湖北后到之兵拨去五百名，又先拨

给贵州威宁镇兵一千名。现据劳崇光会同总兵德亮禀称：筹办颜匪大股，已将匪首颜品瑶歼戮。惟未据有确实详禀情形，未能具奏。又据禀：该匪余党四出，勾结蔓延，现亳勇、军勇、川勇及新到之横州练勇、贵县练勇，分派员弁并德亮等，带兵分投堵剿。一俟禀到详细情形，再行具奏。

又奉谕旨，浔州府城粮台，现委杨彤如管理等因一节。浔州粮台，现仍令左江道杨彤如管理，其梧州一带，业经奏委前盐法道林士傅及新任盐法道许祥光前往防堵。

又奉谕：查湖南武冈营拿获奸匪陈先得，供称融县地方有大头目禹老八等，派人各处查探等因一节。据藩臬两司会详：柳州府知府哈忠阿禀称，查上年十二月内，罗城县地方有贼匪余老八等，纠伙八百余人，在融县、罗城、柳城各处窜扰。奉拨兵壮剿捕，余老八等畏罪投诚，前赴象州随剿会匪出力，经前署抚臣周天爵赏给八品顶带。该犯陈先得所供禹老八，似系投诚之余老八。融县、柳城一带前有贼匪李花马等聚集滋扰，该府会营剿办，先后歼擒，并获贼首李花马正法。现在地方未闻另有会匪滋事。又据署融县知县李灿禀称：密查该县委无禹老八、李呀义其人，亦无老人笋地名等语。其禹老八或应即系余老八之讹。臣等仍再严饬该府县等，确切详查该处地方有无匪徒屯聚踪迹，随时严密防察剿捕，以消伏莽而靖地方。

所有遵旨饬查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126. 赛尚阿奏新墟大股突围巴清德等营失利折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三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新墟贼匪逃窜，官兵追剿屡有擒获，巴清德等营因雨至挫，现在各路兜剿缘由，恭折奏乞圣鉴事。

窃奴才于八月二十四日正在缮折拜发，探闻贼匪为官兵围逼，越岭逃窜等因，先行附片奏闻在案。兹连接各路飞报，奴才详加查核，该匪被困新墟，盐粮将尽，初扎竹簰，本欲由南渌、石嘴潜往贵县、郁林等处勾结。因沿河防御甚严，十四日又被官兵击败，十六日夜戌刻时分，放火烧新墟一带村舍，四更拥众由大简翻山，路历陈村、罗村、刘村奔向鹏化、花州一路。乌兰泰知会各路严防佛子岭、登高

庙、胡村三处，知会李能臣会同张敬修刻即进剿。刘长清带川兵赴莫村、新墟搜捕后，赶由登高庙入山。乌兰泰带兵一千五百，日出时至黄茅界，其处有壮练三百，带壮武生杨殿邦禀，五更有数百贼至平山，将练勇营盘夺占。百姓俱逃。遂赶至平山，见三处营盘贼党甚众。我兵将至山口，贼开数十炮，我兵用抬枪、抬炮下攻，前面路已挖断，仍撤岭上轰打，该匪退回东行。我兵用抬炮击毙四五十人，内有执旗骑马者五六人。匪走北山根，我兵复打毙十馀人。又由村中出五六百贼枪炮攻击，我兵后队从旁横击，该匪始退，击毙甚多。令兵丁由西边小路鱼贯而下，绕过山头，路又挖断。数十贼埋伏放炮掷火罐，幸兵未受伤。因用大炮向村轰打，贼俱退出山顶，南北分走。忽黄茅界有贼抄后，壮勇惊走出山，即将接应后路兵撤回黄茅，派兵上西山，遥见四五百贼在山腰伏藏，相离尚远。遂留开隆阿照料，又调秦定三兵在登高庙接应。回至平山，见北走之贼俱绕山后。时已酉正，官兵饥乏已极，只可在黄茅界、登高庙一带分扎。李能臣、王锦绣督带弁兵令东勇跟追，将新墟烧毁，我兵追至新罗，张敬修东勇正在接仗。李能臣等轰毙逆匪数百余名，割首级十余颗、耳记三十余副，获妖书二本、绣龙红帕一块、枪炮、刀牌百余件，生擒长发贼五名，即时正法。逆匪败走，我兵追至山脚，匪在山上放枪炮擂石。我兵一面造饭，一面与张敬修面议跟追。张敬修自亥刻带东勇至水枧村，该匪呐喊而来，即饬壮勇开炮截攻。该匪败逃，杀毙数十名，生擒男女四名，夺得大炮一口、抬枪四杆、刀矛、藤牌多件。贼弃辎重包裹扒山越涧，追杀二十余里，至新罗村，适知州冯玉衡赶至，与贼接仗，擒斩多名。张敬修、冯玉衡追赶乘轿贼，因山径崎岖，张敬修树挂堕马伤足，冯玉衡率勇冲贼后队，毙匪二百余名，夺获大炮、抬炮、旗帜、伪书等件，火药、铁弹十六桶，生擒男女二十余名。贼尸内有戴红风帽黄衣一名，黄绉衣黄风帽贼妇一名。讯被获伪司马杨继昌供称，黄衣贼是伪军师周锡能，贼妇是伪女官。运回所得辎重，堆如山积。查壮勇阵亡一名，受伤二十余名。平南令倪涛在独峰山带壮练杀贼数十人，各营接应轰毙贼百余人。匪分三路抄截，约数千人，壮练退冷水冲，会同乌兰泰随同击贼。副将王锦绣督率游击马福等，辰刻至罗碧村，击毙男妇二百余人，割获首耳多件，刀矛十七件、火

药二包。经文岱自古狼渡河，见匪旗数十杆，匪党满山，仅带黔兵千名，未能抵敌。巴清德、向荣亦连夜拔营，赶至佛子扎营堵截。此十七日各路进剿情形也。

十八日，巴清德、向荣探贼由石门出至思旺，会商移营横岭迎头拦截，适大雨如注，不能前进。乌兰泰辰刻又到平山口，探营盘村有贼，催兵前进。该匪七八百由村内拥出，我兵力击，该匪败回。因将道路填起，鱼贯下山，匪来攻扑，我兵击退，追六七里，杀贼四五十名，生擒四名，夺获旗帜、炮械多件。忽见风门坳贼五、六百向我军放炮，官兵扎驻平山。乌兰泰两日杀贼约三百余名，屯兵生擒贼二名。旋遇大雨。王锦绣等是日杀毙贼匪数十名，割取首耳多件，长矛、刀牌十件。经文岱是日黎明带兵追截，遇贼匪数百正在过河，官兵枪炮毙贼二十余人，匪放炮回拒，官兵奋勇直前，复毙数名，夺得刀矛、藤牌二十余件、妖书二本、黄旗四杆。该匪退去，我兵追至大旗岭，山径陡险，后无接应，即于风门坳分兵驻守。团练廪生李时新所带壮丁抢得枕箱一个，内有伪示、名单等件。此十八日各路进剿情形也。

十九日，大雨竟日，连夜倾盆不止，山水下注，河不能涉。二十日辰刻，雨势少止。乌兰泰拔营前进，探该匪尚有三四成在山内，一路追剿，擒斩甚多。申刻进至龙卫地方，又遇大雨，即在该处扎营。张敬修由下窑移营至平南之得胜桥，探得该匪由思旺逃窜，欲至藤县地方，亦因大雨难追。巴清德、向荣拔营欲移横岭，前队官兵均已渡河，探报树林有伏匪，当即催兵速渡。及至横岭地方，查该处非堵截平南要路。又查离思旺墟六七里之官村庙地方可以扎营。正在挖筑营垒，倏雷雨大作，兵勇周身皆湿，火药、火绳亦湿。逾时雨止，兵勇尚未到齐，贼由思旺倾巢而出，约三四千，分三股扑来。当即指挥兵勇不准开炮，贼匪渐近，兵勇齐出，开放枪炮，匪亦放大炮回拒，自巳至未，轰毙贼匪多名，我兵亦受伤不少。忽松林内冲出一股约七八百人，执黄旗先锋十余人，蜂拥而来，欲抄官兵之后。即拨广西、安徽官兵及潮勇数百，由岭后压下，开放连环枪炮。自未至酉，贼已败退五六次，兵勇屡斩首级，夺获炮械，贼抵死不去。楚兵因火药湿尽，不能抵敌，退回扎营之处。该匪乘势赶来，我军营盘未定，即时

退走，接应之兵亦即退下，该匪复从左边山梁抄广西、安徽、潮勇之后。兵勇正在得手，突被该匪数路夹攻，犹攘臂大呼，四面冲杀。巴清德、向荣、长瑞、李伏亲身冲入贼队数次，千总杨成贵中枪落马阵亡。贼又从间道掳取锅帐。我兵料难取胜，且战且退。思旺距平南不远，恐贼因我兵失利，直窜平南，更成不可遏之势，遂暂回平南驻扎，锅帐多有损失，俟整理器械，再约各路进兵。鹏化团练自十七、十八、十九等日，共杀贼数十人。二十日退至蚺蛇界，又毙贼二十余人，生擒马二等七名，夺得枪炮、刀矛多件。该匪窜出思旺等处，鹏化已无余匪。此二十日各路进剿情形也。

二十一日，乌兰泰催兵冒雨前进，至尖石顶大山，二十余里至马头山口，道路愈窄，遥见四处火起，随令屯兵扒上左右两岭，黔兵从中直出。该匪五六百，见我兵上山，俱逃回思旺。我兵先搜附近各村，即致龙门驻扎。两日由山内追出，共搜杀贼匪六十余名，生擒十八名，夺获五百斤炮一口、三百斤炮一口，刀矛、旗帜、子母炮四十余件。该匪因追兵紧急，飞奔惊窜，所过村庄不暇焚掠。古州镇李瑞拔营扎佛子岭，闻思旺地方曾经入会者数百人，跟随入伙，二十一夜由路三里、佛子村逃窜，从八洞到大同里之大旺墟，各路官兵跟踪追剿。

嗣又连日据探禀，贼匪到界水地方，平南、藤县团练先在水冲内埋伏，贼匪一到，团练由两边山口攻击，贼匪败走，退回大合水地方屯驻，离平南县十七八里，团练抢得抬炮二件、杠担十余挑，杀死会匪十余名，生擒一名。现在乌兰泰、秦定三、张敬修及湖北兵、四川、香山勇屯扎平岭，离贼巢七八里。其余各镇弁兵扎营思旺。巴清德、向荣暂扎平南大将桥一带，因无锅帐，搭盖草棚暂行栖止，以堵平南要路。闻匪有由思旺直窜藤县和平墟等处之信，一俟整理器械锅帐齐备，即拨队前进等因。

奴才伏查，该逆匪自窜踞新墟，叠经前后两路官兵攻剿，惟因地势沟塍间隔，树木丛杂，又屡遇大雨，未能攻入。今该匪因围逼渐紧焚巢而窜，虽各路擒斩颇多，而渠魁未获，党与尚多。幸思旺一处该匪因追捕甚急，未得焚掠占踞。鹏化七十余村积谷早已搬移，该匪亦未能窜入。所惜巴清德、向荣绕道截贼之前路，乃扎营未稳，遽被逆

匪冲扑，虽亦擒斩颇多，及大雨骤倾，楚兵先溃，致帐房、军械全被贼掠。尤可恨者，副将李瑞、王梦麟带兵一千八百名，驻扎古城坳，为贼所必经之路，而乃任其兔脱，虚若无人。经文岱在邓塘水，固云兵单，乃见贼满山即已不敢抵敌，虽次日小有斩获，奈事机已失，究难辞咎。相应请旨，将李瑞、王梦麟先行摘去顶带，仍交部严处，管带楚兵先溃之李伏及经文岱交部严加议处，均责令留营带罪立功，以观后效。巴清德、向荣、长瑞亦应请旨交部议处，以示惩儆。

现在巴清德、向荣暂扎平南，正可杜其南越大黄江之路，一俟军械赶造齐备，自当飞速会剿。乌兰泰等节节紧追，尚为得力。其藤县一带团练亦尚整齐。奴才复札饬驻扎双髻山之署总兵松安，带皖兵五百名前往永安、荔浦择要防堵。并委效力已革知县宁瑊往募勇，于永、荔各隘口严防。仍飞饬乌兰泰相机堵截，不得少有疏懈。所有阵亡千总杨成贵应请旨交部议恤。此外，伤亡员弁俟查明报到，再行奏请敕部议恤。平南、藤县团练经奴才酌量提银奖赏。

所有官兵连日追剿大概情形，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三日奉朱批：即有旨❶。钦此，

127. 谕赛尚阿严密防堵诱擒韦正杨秀清冯云山等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五日奉上谕：

赛尚阿奏，连日进攻贼匪，迭获胜仗一折。已明降谕旨将乌兰泰、开隆阿分别奖赏矣。此次虽连日获胜，究未大加惩创。现据讯供，该匪有由石嘴渡江南窜之信。自应分派兵勇，严密堵御。惟该匪诡谲异常，难保不为声东击西之计。其东北鹏化一路，经该大臣激励该处绅士及山内瑶勇，均已志切同仇，并经乌兰泰派拨兵勇前往接应，布置已极周密。倘该匪穷蹙窜出，必能会合兜擒。又据片奏，探得新墟贼匪纷纷扒越后路高岭逃窜，现经兵勇冲杀围攻等语。该匪股

❶ 旨见131件。

数众多，恐其分作数路牵制我师，尤当防其诡计。现在贼首韦正、杨秀清、冯云山等均在围中，必须设法诱擒，勿令窜逸，更致勾结。至该匪在墟外加筑土墙，并于地上盘旋，难保不别蓄诈谋，不可不防。砍毙黄须贼目究系何人，著即确查具奏。

提督重纶忽得痰疾，著该大臣察看，如未能速愈或愈后尚难回任，即奏请开缺，另行简放。重纶所带之兵虽已交惠庆管带，而贵州提督亦甚紧要，未可耽延。至兵贵神速，当此乘胜之时，正可一鼓作气，埽荡贼氛，固不可急遽贪功，亦不可迁延误事。想该大臣必能洞悉机宜，上孚朕意也。勉之。望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28. 乘胜进攻新墟并奖赏出力人员谕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五日（剿捕档）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

赛尚阿驰奏，连日进攻新墟贼匪，迭获胜仗一折。逆匪窜踞新墟，自我兵攻破风门坳之后，复经该大臣督饬带兵将弁，前后两路连日围攻。乌兰泰带同侍卫开隆阿等于八月初九及十四等日督兵进剿，探明莫村以南俱有伏匪，将该匪等藏匿之大竹围及干村木寨等处焚毁。复探闻该匪有制造木牌由石嘴过河之信。乌兰泰激励将士，移营前进，分派各路埋伏接应。该匪大股分作两路连次冲突，我兵开放枪炮，轰毙无数。开隆阿亲放鸟枪，击毙二贼，该匪始退。我兵正在撤回之际，该匪复尽数来追，势甚凶猛，乌兰泰从容下马，以示镇静，回军奋击，贼遂大溃。合计前后毙匪三四百名，并毙骑马贼目二名，夺获大黄纛一杆、大小黄旗八面、马匹、枪炮、刀矛多件。巴清德、向荣亦饬各路官兵于初九日围攻新墟，密派兵勇焚烧古林社一带。贼匪开炮抗拒，我兵施放火箭枪炮，四面抄剿，毙匪多名，又分兵左右沿河而进。贼匪约三千余人，分七队自新墟倾巢而出。我兵火箭焚贼望楼。总兵长瑞、李伏复督兵焚烧贼村，击毙执旗贼目一名，又毙贼数十名。初十日，贼匪复分五处占据山梁，巴清德、向荣督饬镇将等分路冲击，短兵相接，立毙著名凶悍之执旗贼目一名，斩首级三十余颗，夺获八百斤大炮并抬炮、枪矛多件。复连日围攻，该匪退匿不敢

再出。

此次前后两路迭次进剿新墟，贼匪穷蹙已极，正可乘此军威擒渠扫穴。乌兰泰身先士卒，有胆有识，殊堪嘉尚，著赏给都统衔；二等侍卫开隆阿奋勇可嘉，著赏给头等侍卫。所有连日攻剿出力文武员弁兵勇，著查明保奏。伤亡弁兵，查明咨部议恤。该部知道。钦此。

129. 赛尚阿等奏永安州城失守折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九日（录副）

臣赛尚阿、臣邹鸣鹤跪奏，为逆匪被追分窜，突入永安州城，追兵继至，现已击败围困，恭折驰乞圣鉴事。

臣于初三日缮折间，据探贼匪千余窜至永安州。该处城小兵单，犹能设伏毙贼多名。当经会商抚臣，飞饬荔浦壮勇，并遣弁持令，星夜督催各路大兵，派拨救援。晚间，连据平乐协副将阿尔精阿、代理永安州吴江飞禀：贼匪攻城业已两日两夜，兵壮无多，筋疲力尽。吴江遣子怀印缒城赴郡请援，现在俱无一到。臣等接阅之下，万分焦急，当经再行飞催各路，速即赶救。讵即于初三日亥刻，据荔浦令茅本蕙飞禀：初一日申刻，城已失守。初五日，据平乐府舒津禀报：查明文武均已阵亡。臣等闻之，实深发指。

前自新墟贼窜，迭经臣赛尚阿飞札巴清德、向荣、乌兰泰等，紧蹑贼踪，不得片刻停留，谆嘱切谕，至再至三。巴清德、向荣虽经失挫，军械不齐，亦当赶紧制备，拔营前进，乃屯守平南，延稽时日。乌兰泰自二十二日拔营至大千岭，二十三日至花禄岭，于麻油坪地追及贼之后队。贼见兵至，飞奔前窜。探知贼匪前队，盘踞大旺墟一带，另一股分往南行。此间路径分歧，可通藤县、永安，奈粮运不继，夫役逃散，炮械子药均未运到。二十四日接巴清德、向荣信，欲令刘长清带川兵二千，同署镇松安前赴修仁、荔浦一带堵截。乌兰泰尚恐兵单，因令李能臣之兵同往。探知该匪前路，已窜至藤县之太平墟。乌兰泰因由山内绕路迎截。二十八日拔营，访询居民，知有翻山小路可通永安，随路开凿，行七十余里，至豆田驻扎。二十九日，翻山越岭，走四十余里至马林市，天忽大雨，兵粮仍未运到，令团练兰道昌买米分放。初一日，入三江峡、藤洞峡等处，路更难走，即在村

中买米五千余斤，分兵丁煮食。仍前行，过六梅岭。酉刻，接永安州飞禀，该匪已围州城，催队急行。亥刻，疲乏已极，天黑不辨，锅帐未到，忍饥露宿。初二日，至夏宜村，正在造饭之际，忽探报该匪已破永安。因先带已到各兵前进，酉刻，趱至离州城十余里之文墟地方。闻水窦地方仍有贼，相距不足十里，附近百姓纷纷逃避，见有兵到，陆续归回，因借用村中锹镢，赶筑营垒。探得贼匪现踞州城并附近之莫家村、卫龙村及水窦等处。自花禄翻山至此三百余里，马不堪行。乌兰泰每日皆徒步二三十里，实为劳瘁已极。李能臣、刘长清时尚未到，差池一日之久，以致永安州城望救不至，殊为扼叹。

续据侍卫开隆阿、知县江忠源等飞禀：自初二日扎营文墟。初三日因锅帐炮械后队均未到齐，稍为休息。初四日早，炮位尚未运到，乌兰泰急不能待，带领滇、黔、湖北、广东暨川屯三千余名，向永安州城前进。行至佛子村，距水窦仅八九里。探闻该匪有一千余人在水窦踞扎，恐我兵全往州城，该匪从水窦出来抄我之后。留兵八百，令经文岱暨江忠源在佛子村后岭驻扎，以防水窦之贼。乌兰泰暨开隆阿、秦定三率兵前进，行至佛子村中间，倏见该匪八九百名，由圈岭蜂拥而来，被我兵击退，乘胜追过圈岭。城内暨水窦之贼约二千余人，闻信从两旁抄来，势甚凶猛。我兵因连日受尽辛苦，切齿衔憾，奋不顾身，无不一以当百，将抄出之贼全行击败，且击且追，直至永安南关。该匪逃入城中，闭门据守。时已酉正，又因兵少无炮不能围攻，只得撤兵回营。先后击毙该匪约七八百人，生擒十一人，夺获炮械旗帜数十件，我兵受伤仅有数人，可谓大获全胜等语。

乌兰泰虽未赶及，而连日翻山，极形疲苦，且已获有大胜，尚属情有可原。巴清德、向荣因损失军械，未能刻即拔追，以致贼匪分投回窜，实有难辞之咎，应请旨交部严加议处，仍留营带罪图功。

目下省垣集团募勇，以固根本，商民安堵无惊。复商同抚臣，札派翼长臬司姚莹、前九江道士魁、候补总兵长寿，前赴荔浦、阳朔一带，招募壮勇，激励乡团，共相堵守。一面飞咨湖广总督，由宝庆拨兵一千名前来保护，并助剿贼匪。其永安州城贼匪，现被击败围困。李能臣、刘长清之兵，日内已到修仁一带，臣赛尚阿飞札即前往会

剿。复因南、太匪首颜品瑶，已为张鸿才歼毙，因省城紧要，已将前遣赴南、太之湖北兵五百名飞速调回。临桂乡团统计五万余人，连日派随带兵各员分赴抽验，均极整齐踊跃，省城可保无虞。各州县团练有已经办齐者，有陆续办齐者，均由在籍之侍讲龙启瑞、御史朱琦及其弟前刑部主事朱寿康董率鼓舞，可资得力。将来巴清德、向荣之兵，复行整顿，添募潮勇赶到，似此分窜各匪，若以乡团截其前，兵勇追其后，使无驻足之所，则不暇裹胁，不及分掠，似亦无难扑灭，但恐稽延时日，需费难为预计，殊深焦灼。

至永安州城殉难文武，现据吴江之次子启贤、三子宝贤，及殉难吏目宋光烈之妻侄刘守道到省，臣赛尚阿派员面询。据云，贼初来时，不过七八百人，业经击毙二百余人，文武誓共死守，伊三人即怀印缒城，赴郡请援。其如何殉难情形，容俟查核详确，再行奏请恩恤。至宋光烈之妻侄刘守道始而帮同守城，及见危急，怀吏目印缒城，亦属义勇可嘉，已由臣赛尚阿赏给六品军功翎顶。

所有永安城被贼窜入，及现在大概情形，谨会同缮折驰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❶。

逆匪被困，正可聚而歼旃，勿令一名兔脱。至洪秀全等欲由水路潜逃，尤应严密防范。若首逆未能擒获，只杀余匪以塞责，朕唯知将赛尚阿重惩不。懔之。钦此。

130. 徐广缙等奏竭力剿办凌十八何名科各股情形折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十日（录副）

两广总督臣徐广缙、广东巡抚臣叶名琛跪奏，为遵旨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元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谕：徐广缙等奏，剿办会匪凌十八，叠次接仗情形一折。据称，该匪凌十八一股，由西省窜回信宜之怀乡墟，经总兵杨昌泗、知府胡美彦，于六月初五、初七等日，两次进剿，歼擒百余名，焚烧贼巢十余间。因贼众

❶ 旨见124、135件。

兵单，未能痛加剿洗，是此次接仗情形未甚得力。该匪等声势相倚，凌十八一日不除，则韦正得藉资援应，西省剿办亦难得手。且尚有何名科一股首匪未获，一经啸聚勾结，必至他处蔓延。该督现既飞调潮州兵勇及提标各弁兵亲往督剿，务将各股迅速扑灭，总期于两省毗连处所，严饬文武分堵夹攻，不得再令该匪东西窜扰。该督现驻高州一带，所有剿办一切情形，谅已随时知照赛尚阿和衷妥办，不误机宜也。刘八一股，已据实赛尚阿奏称，由广东合浦县拿获。该督具奏时，想尚未接到禀报，著仍遵前旨，查明何人首先拿获，据实保奏。再，前据骆秉章奏，探得广东英德、曲江一带，有贼千数百人分起行走。又连州属之阳山县白虎墟一带，有游匪二百余人窜扰。均五月内之事，与湖南地界毗连。并著该督抚查明此二股贼匪现在如何情形，该地方文武如何剿捕，曾否净尽。徐广缙现赴高州，著叶名琛就近查办，迅速扑灭，毋致滋蔓为要。余著照所拟办理。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窃因剿办凌十八，在罗镜地方两获胜仗，歼毙四百余名，已于八月十七日，由驿具奏在案。查凌十八自叠受挫衄以后，愈多诡计，凡山径田塍可通之处，遍地暗布铁钉、竹签遮盖浮土，视之不见，履之皆踬。八月初十日，护新会营参将卫佐邦等督饬现驻罗定之兵勇，由石皮湾、东山岭分路进攻。该匪转从旁路拥出迎敌，我军奋不顾身，枪炮齐发，轰毙一百余名，复行进追，前队足掌多被钉签所伤。该匪先于竹林伏设大炮，不能深入，日已薄暮，旋即回营。自是以后，阴雨连宵，直至二十一日天始晴霁，潮州镇标右营游击阎恒瑞等督饬现驻信宜之兵勇，并知照护参将卫佐邦等会督现驻罗定之兵勇，同日进剿。信宜兵勇由分界直攻东墟，该匪甫经出墟，即枪毙十余名，随战随退，追至鸡母坊，又枪毙十余名，夺获大黄旗一枝。我军乘胜追至新卫及东墟尾，将埝子山蓬寮帐房尽行焚烧。罗定兵勇亦由太平分攻西墟，该匪已屯聚山巅。我军转由山脚盘旋而进，向前连环施放枪炮，轰毙三十余名，各匪退走。我军抢上山梁，先将匪巢烧毁，随即逾山追赶，讵山下暗炮甚多，一时齐发，飞至山梁，我军仍回山坡扎住。该匪同来迎拒，复用枪炮兼放火箭，共毙四十余名，匪皆退入墟内，坚闭闸门不出，惟于路口墙眼轰发大炮，相持三时之久，天色已

晚，恐中伏计，均各整队归营，旋于小路盘获十五名。

二十三日，信宜兵勇直进水摆扎营，与罗镜较近，无论何时皆可兜击。二十五日，两路兵勇复相约进攻，信宜兵勇先行击毙八十余名并生擒二名，罗定兵勇亦复击毙七十余名，割取发辫耳记呈验。正在会商合力直捣巢穴，该匪墟内炮发，彼此互相攻击，炮子纷飞如雨，仍未攻进墟内。查两路兵勇，三次进剿，皆已获胜，统计歼擒亦有三百五十余名，只因该匪持险固守，避匿不出，以致未能立时攻破贼巢，自当另行设法，以期扫穴擒渠。所有历次接仗各兵勇间有伤亡，容再查明咨部，分别恤赏。

至于何名科窜回容县，复与梁二十大等纠集余党，仍入信宜县境，现因凌十八正当围困之际，未便分兵，恐致他窜。高廉道宗元醇、高州镇总兵杨昌泗同往信宜，带领兵勇千名，尚觉力单，饬令妥为堵御。一面飞调阳江镇、增城营各兵丁及东莞壮勇一千数百名，前来合剿，自可迅速扑灭。此凌、何两股匪徒，现当极力剿办之实在情形也。

至湖南抚臣骆秉章奏称，探得英德、曲江一带，有贼千数百人分起行走，又连州属之阳山县白虎墟，有游匪二百余人窜扰。均五月内之事，与湖南地界毗连。臣等查白虎墟游匪，即系曾亚湄一股。所带伙党，业经歼除净尽，于六月二十八日，由驿具奏在案。英德县境，现尚有驻扎文书委员留办善后事宜，并未见有大伙匪徒行走。惟六月内，有湖南桂阳县匪徒朱幅隆、谭幅起意通信纠约广东仁化县匪徒朱哑仔、邓叫古，前往桂阳县属鲁塘地方，抢劫范姓、谭姓等家。朱哑仔复转纠曲江县煤厂之冯房长同往。朱幅隆、谭幅为一股，朱哑仔、邓叫古为一股，冯房长为一股，每股伙党二百余人，约计共有六七百人。臣叶名琛接据禀报，当即飞咨湖南抚臣，饬属妥速查办。南韶连镇总兵昆寿，亦即分别移行湖南永州镇及交界各营，一体会拿，并先委中营守备任士魁，于七月十六日带兵直抵桂阳县城，会拿各匪，就近交该县审办。南韶连道祥和、署韶州府知府陶雲督同各县分路堵缉，共拿七十余名，朱哑仔、邓叫古先后就获，各匪闻风纷窜。中营把总黄宋魁，于七月二十五日追至乳源县之坪瓮地方，击毙二十余名，不意贼匪从山后绕出，黄宋魁抵御不住，受伤殒命。八月初四

日，各匪复窜入湖南宜章县境，该处防堵兵勇，尚至扎营未定，初七日猝与贼遇，闻有守备、千总、把总、外委数员同时阵亡，并至毙兵丁多名。总兵昆寿接得湖南探报，当即亲督兵勇，于十三日由韶起程，驰往查办，闻得该匪又复窜回。十一日，经守备任士魁带兵在仁化县之雷公石地方，击毙二十余名，先后生擒十一名，并获炮械多件。十六日，经曲江县知县陈应聘会同委员冒芬，带同拨营效力之张开平，在该县之社主地方，分督兵勇击毙三十余名，生擒十三名，夺获器械五十余件。各路兵勇连日陆续报获一百三十余名，冯房长一并生擒。现在广东首要均已就擒，先后歼获匪党不下三百余名。

本境各匪既已扑灭，纵有余匪，亦不难搜捕罄尽。惟湖南起意为首之朱幅隆、谭幅是否拿获，尚未接准来咨。相应请旨，敕下湖南抚臣，督饬文武迅速查拿，务净根株，免再勾结蔓延，复贻后患。臣等仍当分饬交界各县营，不分畛域，实力搜缉，毋稍松劲。此查办湖南交界匪徒业经解散之实在原委也。

所有遵旨覆奏各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由驿四百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131. 为堵截新墟不力巴清德向荣等交部议处谕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三日（剿捕档）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赛尚阿奏，新墟贼匪逃窜，官兵追剿情形一折。广西逆匪自窜踞新墟，迭经前后两路官兵进剿，该匪势渐穷蹙焚巢而窜。八月十七、十八等日，我兵分路追剿，擒斩甚多，并生擒伪司马杨继湄。讯供伪军师周锡能业已歼毙。夺获大炮、抬炮、刀矛、旗帜无数。现在该匪由藤县和平墟等处逃逸，惟巴清德、向荣等截贼前路，乃因屡遇大雨，被匪冲扑，致有损失。李瑞、王梦麟带兵驻扎古城坳，经文岱等驻邓塘水地方，李伏管带楚兵均未能遏贼奔窜之路，实难辞咎。李瑞、王梦麟均着摘去顶带，仍交部严加议处；李伏、经文岱均着交部

❶ 旨见145件。

严加议处，仍一并留于军营，责令立功自效；巴清德、向荣、长瑞亦著交部议处，仍著会同乌兰泰等合力兜剿，务将窜出各匪并力歼擒，毋得再有疏失，致干重咎。阵亡千总杨成贵著交部照例议恤。余均照所拟办理。钦此。

132. 赛尚阿奏永安平南藤县水陆进仗获胜折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六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官兵续获胜仗，及平南、藤县等处击毙窜匪多名，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于闰八月初九日，将贼匪窜踞永安州城，并初四日副都统乌兰泰击败贼匪情形，驰报奏闻在案。兹复接据乌兰泰等禀报：初四日大胜之后，我兵锐气方盛，初六日黎明出队，令后队保护辎重，移营佛子村。前队行至圌岭，遥见莫家村有贼摇旗放炮，城上及各巷贼匪纷出，因派令副将和福等带兵在松岭后埋伏，侍卫开隆阿等带兵在新村左右，秦定三等随同接应，圌岭上仍留广东、湖北兵听调。该匪分五路蜂拥而来，势甚凶猛，各处炮声不绝。乌兰泰赴高坡，令旗兵放火箭五枝，内三枝正中贼队，我兵乘势而进，该匪稍退。西山上一股并山根之贼齐扑而下，屯兵突出，连枪攻击，该匪纷纷倒毙败回。同时黔、滇兵用连环枪将山根贼一并击败。中路之贼绕出，被湖北兵及屯兵击退。惟东面莫家村所出之贼，隔河抗拒不退。东南之贼抄来，见常禄之兵未敢过河，我兵迎至河岸，登时击退。该匪败回，两股合一约有三千，用数十大炮向我军轰打。遂差人调取火箭并调圌岭兵六百名，并经文岱前来接应。秦定三等兵勇气倍加，击毙贼匪无数。内有一红衣黄帽之贼，骑马往来指挥，并数十穿白骑马之贼督战，我兵先将穿白贼击毙二名，复令众兵齐打穿红贼，顷刻击毙落马，众贼收尸大乱。我兵乘势过河，该匪大溃，追杀到城。该匪闭城不准败匪退入，故向城败走之贼多被兵勇杀死，城上大炮向下施放，我兵奋勇各处追赶，时将日落，即徐徐撤退。各村百姓初四日已有送稀饭者，本日又送百余桶，官兵稍息分食。仍派兵以为后劲，至佛子村营盘时已三更，查点官兵阵亡三名，带伤四十三员名，先后杀毙贼匪约一千数百名，生擒二十四名，烧毙不知多少，夺获大炮二十余

件，因无人抬运，放入深河，抬回七位，大小炮子二十余桶，火药、抬炮、抬枪、刀矛等共六十余件，号锣二面、海螺一个、马二匹，可谓大获全胜。官兵百姓同声称快，因粮台所运炮位火药等物均尚未到，是以不能连日进攻。

又据浔州府张其翰禀：逆匪由大旺墟窜至藤县之大黎里，有分股从太平墟由蒙江渡河之信。平南令倪涛督饬壮练团总，于八月二十八日午刻追至上坡村地方，见有装载器械贼船三十余只，沿河贼匪千余，随即开放鸟枪，匪亦放炮抵拒。交战时许，毙贼百余。旋有骑马执旗贼目率众蜂拥上前迎拒，经武举廖凌汉、武生郭继昌、文童曹铣泰奋勇直前，砍倒贼目二人，杀毙数十人，生擒长发贼五名。该匪势怯败走，壮练追杀，伤毙落水者不知其数。适藤县三江口团练截击，余匪弃船由六禾洞逃逸，夺得劈山炮一个、抬炮四杆、黄旗二面、枪械六十余件、铅药五篓、马一匹、牛二只，割取首级多颗，生擒贼匪李六等解验。署藤县张鹏万率团总前山西知县卓希泰，于二十九日督同团长，由三江口截剿，壮练奋杀该匪二十余人，夺得白马一匹、军器十余件。

旋调各处团练连添雇壮丁，共五千余人，众心更壮，当即分拨追剿。探得逆匪洪秀全，系广东狗头山余匪，欲出濛江赴广东。随密饬六品军功生员覃瀚元率练带炮，在三江口下游南蛇岭旁埋伏。初二日巳刻，匪船十三只先到，壮练用炮击沉五只，坠河死者无数，该匪拢岸逃走。壮练奋勇上船，斩首十余级，夺得船三只、红旗三面、铜炮二口、火药两桶。贼目胡以洸足被炮伤，正欲上前擒拿，适该匪援众猝至，胡以洸乘间骑马而逸，该匪始退，余船仍从上游驶回。覃瀚元被匪枪打着左足，壮丁伤毙一人。其大坡壮练初二日辰刻与匪打仗，生擒逆党十余名，器械数十件，该匪不敢拒敌，直窜永安州而逃。大黎里业已平静，居民徙者渐次搬回。

覃瀚元夺得六百斤铜炮一口，生擒小头目杜姓，问明手下管五百人，即行枭首。初三日，赶往上标村，追及该匪，奋勇攻击，该匪纷纷乱窜。壮丁吴益等杀毙逆匪四人，割取首级，夺获黄花马一匹、铅子一袋、火药一桶。仍复向前紧追，至麻油村，又复追及。各处团练四面兜擒，围到申刻，炮伤该匪及坠崖死者无数，壮练阵亡五人，受

伤二人。适署右江道张敬修赶及，乘马督战跌落，壮丁扶起背走，该匪逆乘间窜逸。奴才查此股贼匪本系分作三路窜扰，其濛江一路，已为平南令倪涛、藤县令张鹏万带领壮练击沉船只，连日越境追杀，全行窜回永安。初四、初六等日，乌兰泰又连获大胜。已连次飞札催向荣前进。惟都统巴清德现因染病，奴才已札令前赴梧州带兵防守，并可养病。旋接向荣来函，已于初十日拔营赶赴昭平，堵遏贼窜，并图进剿永安。饬刘继祖酌留勇船，以防濛江。又迭催刘长清、李能臣迅速拔营逼近州城，并留兵会同福勇严堵荔浦之新墟，防其窜越。如果各路兵到齐，一意进攻，必须先将水窦等处之贼全行剿洗，逼入城中，然后绝其水道，则城池可复，首逆可擒。现探该匪于初六日夜，在各要隘赶造木垒炮台，并于要路挖坑置物，并挖长沟，以为踞守之计。然我兵四路会齐，当亦无难得手。荔浦一带，业经厚集壮练严为防堵。奴才惟有殚竭血诚，悉心筹画，与在事文武勉力图功，不敢稍涉大意。

此次署藤县知县张鹏万，连日获胜，越境追贼，实属奋勉出力，应请旨免补本班，以同知直隶州即行升用，并请赏戴花翎。六品军功生员覃瀚元奋勇杀贼受伤，应请旨以府经历县丞尽先选用，并请赏戴兰翎。平南县知县倪涛督饬团练，擒斩匪党多名，夺获炮械多件，应请旨交部从优议叙。其余出力各团总壮练，并乌兰泰营内打毙红衣吴七之弁兵，俟饬详细查报，奏请天恩，量加鼓励。伤亡弁兵等即饬查报请恤。

所有连日获胜情形，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133. 赛尚阿奏永安失陷前后兵勇堵截尾追情形片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正缮折间，据署右江道张敬修禀称：逆匪由大旺墟窜出，该署道带勇追捕，山高路小，村舍荒凉，所经皆贼过之区。逆匪中有饿病迟滞者因而弋获，语言艰涩，多有不能讯问口供，惟发长数寸，且有伪太平腰牌，当于行次就地正法。酉刻，抵华锦

❶ 旨见142件。

村，探知该匪屯聚大黎，距华锦十数里。拿获长发逆匪沈承章，讯称刘大人差来，探听官军消息。复加严讯，该匪坚不吐实，且口出悖逆之言，当即凌迟处死。旋据探报，该匪分股各一二千人，逃窜三江口及藤县属之太平墟，余匪及首逆等三四千人，已先由大黎入永安州境，仍有留大黎者。二十九日辰刻，复报该匪纷纷他适，该署道即出队往追。查该匪分踞数处，意存叵测。由大黎而上皆属峻岭陡险，舆马均不能行，惟去太平之路稍平，拟次日拔营进发等语。

又据署浔州府张其瀚禀报：逆匪分作三起，一在距平南百里之大黎水；一在距大黎水九十里之榕树江口；一在距榕树江口三十里之太平墟。每起约众千余，妇女老弱不在其数。风闻匪徒连日奔走，颇有怨言，若不拜会，何至如此受罪云云。又据报，都统巴清德于闰八月初一日起程，由平南至太平墟。提督向荣亦于是日起程，由平南至濛江。署道张敬修在大峒村驻扎，拿获贼匪九名、女匪八名等情。又有土匪梁亚介一股在八百、石步村聚会，约二千人，分掠村乡，被石步村团练杀贼七人。该匪声称报复。张其瀚本拟初二日到下湾一带，会同委员前赴该处验团，兹得警报，即自郡起程，带府壮四百人，督同委员陈瀚、广勇六百名，移会营员及饬令桂平县李孟群，协同前往剿办。

奴才连日复核各属及军营禀报，正以逆匪自新墟逃窜，理宜穷蹙，不料竟至扑入永安州城，逆焰顿张，而各处风闻贼匪分窜，不知究竟犹有几何，未得实情，焦灼万分。现据该署道等禀报前情，证之连日探报，大略相同，似属确实。据此贼情实已穷急涣散，惟因永安城守太单，适当该逆分窜中最大之股扑来，大兵尾追不及，据守三日，力尽致陷。即都统巴清德、乌兰泰，提督向荣等，连日分投追蹑，亦并无观望退缩情弊，实因各处山路纷歧险窄，非特兵勇难以趱行，即各粮台亦运济维艰，兵将崎驱跋涉，忍饥露宿，其情亦可矜可悯。现在贼之大股及首匪多在永安州城，各路兵勇陆续到来，正可聚而歼旃。其他零星分窜，虽其中或有首匪，当已为数无多，果其诸将皆知愧奋，乘机会剿，势似不难计日蕆功。

第事机屡变之后，奴才持虑愈艰，尤未敢稍存轻视，且恐逆首潜逃及余党分匿，急切不能克期扫尽，亦属可虞。奴才惟有殚竭愚诚，与在事诸文武悉心筹画，奋力图维，期无负我皇上委任之隆。所有续

据禀报各情形，谨附片具奏。

134. 为永安失陷惩处赛尚阿巴清德向荣等官员谕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剿捕档）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赛尚阿等奏，逆匪分窜永安州城，现经官兵击败围困一折。广西逆匪由新墟窜逸之后，闰八月初一日突入永安州城。代理永安州知州吴江督率兵壮婴城固守，并设伏毙贼多名，因援兵未至，以致力尽城陷。现在贼匪据城拒守，经乌兰泰率同开隆阿、秦定三、经文岱等带兵赴援，将抄出之贼击败逃入城中。此次巴清德、向荣因军械损失未能即刻进剿，以致贼匪分窜，咎实难辞。巴清德、向荣均著摘去顶带，拔去花翎，带罪自效。赛尚阿调度失宜，亦著交部议处。其永安州城殉难文武深堪悯恻，著即查明请恤，以慰忠魂。此时贼匪困守孤城，正可并力攻剿，聚而歼旃。其水陆各路均着严防痛剿，勿令逃窜，倘未能擒获首逆，以致匪焰日张，该大臣等其能当此重咎耶！

另片奏署右江道张敬修连日剿贼深山，团总童生刘鼎昌、郭维昌等馈米接济，洵属好义可嘉，著赏给六品顶带。壮勇头目张兴等领队冲锋，屡次出力，实属奋勇。张兴著赏给六品翎顶以把总补用。向昌龄、李登朝均著以把总补用。道员张敬修与知州冯玉衡追剿贼匪，叠有斩获，并前次生擒伪司马杨继湄，歼毙伪军师周锡能，均能奋勇出力。张敬修著交部从优议叙。冯玉衡着赏换花翎。余匀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135. 谕赛尚阿四面围攻永安毋使漏网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奉上谕：

赛尚阿等奏，逆匪窜入永安州城，现在击败围困一折。已明降谕旨，将该大臣交部议处并将巴清德、向荣摘去翎顶，以示惩儆矣。

新墟贼匪分窜后突入永安州城，我兵继至，且追且击，该匪逃入城中闭门据守。现在巴清德、向荣、乌兰泰等均已督带各路兵勇先后

追至，务当严密堵御，四面围攻，乘机聚而歼旃，毋使一名漏网。再，城中贼匪是否有逆首在内，尤须探明，设法歼擒，倘仅擒零匪，仍令首匪兔脱，朕惟带兵大臣是问。

再，据贼供洪秀全有乘小舟欲驶出蒙江口之信。蒙江逼近藤县，系东通梧州水路。该大臣已饬刘继祖、汤俊等，及防河各委员严密堵截。此股逃匪七八百人，船炮俱备，且有逆首等在内，务须加意严防，设计擒剿。刘继祖等是否可靠，所带兵勇是否足恃，朕心实深悬念。

至贼匪分窜各路，往往乘虚而逸，是该匪探知我兵情形甚熟，而贼中消息我兵转未能得其确情。用兵之道，侦探为先，何得如是草率。现在首逆韦正等如何分窜，某首匪在某处，亦未详细声叙。所谓知己知彼者安在耶！

所调湖南兵一千名现在是否赶到，足资防剿？其先调之楚兵日久疲乏者，或即汰回，或换令防守，不能强使当先，反致误事。此一节，务须慎密，断勿稍有漏泄，致滋解体。

新墟一带贼巢既已焚毁，其零匪是否剿净？闻逃匪有怨恨思散之言，若能设计诱将首逆缚献，则余党更易翦除。

赛尚阿自抵军营以来，凡遇奏报胜仗，著有劳绩，朕无不优加赏赉。即巴清德、向荣等亦均屡有恩施。现在贼匪仍肆猖獗，攻破城池，该大臣当如何知感知愧，力图报效，以赎前愆耶？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36. 徐广缙等奏广东水陆交界已一律严防折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日（录副）

两广总督臣徐广缙、广东巡抚臣叶名琛跪奏，为广西新墟逆匪分股窜踞，现在广东水陆交界各处，一律倍加严防，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徐广缙在高州，于八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连接广西左江道及浔州府等禀报：金田会匪移窜新墟，叠经大兵攻剿，于十六日夜间，分股窜出，现由平南窜至梧州之藤县，且有欲渡江东窜之信。复又据前往广西委弁探报并驻扎封川各文武会禀：该匪已于闰八月初一日夜间，攻入永安州城踞守，仍分作三股接应抗拒等情。接阅之下，

不胜骇异，当即飞速分别移行知照间，臣叶名琛在省亦复据各路禀报，往返互相札商，一面赶紧筹办。

臣等查藤县至信宜，相距三百余里，中隔大江，若沿江堵截得力，尚可杜其南窜。惟由藤县至肇庆之封川，水程仅止百余里。封川江口系两省门户，上年秋间，自西省匪徒滋扰以来，节经拨派船勇，多备炮械，设险严防，而兵力单薄，究属可虞。至永安州与昭平、贺县陆路相通，即与广东之绥瑶厅、开建县等处互相毗连。现在东省兵勇因剿办凌十八股匪，大半调赴高州，其前次在廉州之兵勇，又因李士青等肆扰，须与西省南、太一带会剿，势难撤回。

除飞饬两省交界各县营一体严防，如有紧急，仍随时飞速添调外，现在惟有肇庆各属情形，水陆均为吃重。叶名琛业经派委南雄州知州郭超凡会同署水师提标后营游击李仁安，督带兵勇，迅往交界要隘，预为侦探，分投防堵，务令悉心筹度，分别轻重缓急，勉协机宜，以资策应而免疏虞。合将西省新墟逆匪窜踞，东省通筹堵御情形，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九月初十日奉朱批：责成该镇道认真严防，断不可听其勾连为患。钦此。

137. 徐广缙等奏围攻罗镜凌十八连获胜仗折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日（录副）

两广总督臣徐广缙、广东巡抚臣叶名琛跪奏，为围剿凌十八逆匪，闰八月初旬三获胜仗，恭折由驿四百里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剿办凌十八逆匪，八月初十、二十一、二十五等日三次接获胜仗，已于闰八月初十日，由驿具奏在案。臣徐广缙查该匪在罗镜地方屯踞日久，每经挫衄，即据险固守，避匿不出，所恃者炮火齐发，难以攻破，所伏者钉签暗布，不克近前。连日饬令兵勇带同附近乡民，引向沿途及近墟，密将钉签起挖殆尽，竟有数十担之多。另选轻兵，无分昼夜，逼近贼巢，作为诱敌，故令大炮施放不绝，火药计可罄尽，庶可破其奸计。复经函商臣叶名琛，由省调委广州协右营千总黄曜吉，招募莞勇八百名，赶赴罗定随同进剿。

闰八月初一日，潮州镇标右营游击阎恒瑞等，督自水摆驻扎各兵

勇，并约会太平驻扎各兵勇夹攻兜击，共歼毙五十余名，生擒七名，夺获刀矛二十余件。初八日，莞勇甫经到齐，会同各路兵勇，由金刚塘、石鹰嘴、西墟尾、牛冈背等处，四面围攻。游击阎恒瑞等督令兵勇先行驰进，三次抢上山梁，击毙四十余名，生擒一名。因暗炮尚多，不能久驻。罗定协副将瑞琳等随督兵勇分击各匪，当毙三十余名。千总黄曜吉督令莞勇直逼东墟，击毙执大黑旗贼目一名、伙贼十余名。外委冯元亮等又复继进，先将墟外竹林棚寮尽行烧毁，光焰烛天，正在攻剿得力，忽尔大雨如注，贼皆奔溃入墟，兵勇冒雨穷追不及，仍复屯扎以待。愈时天霁，我军复行前进，该匪总不离巢一步，各将弁无计可施，不得已佯作退势，诱其出敌，并先将大炮伏于路旁，俟其出巢渐远便可横击。会议后，遂各领兵勇齐退，未久，果远见有贼匪三百余人蜂拥追击，署封川城守营千总何镇标等督令兵勇连放大炮，烘毙手执大小黄旗贼目二名，伤毙伙匪五十余名。千总黄曜吉等各督兵勇，复以短兵杀毙四十余名。贼匪大溃，我军乘胜转回，追至新街口，因墟内伏炮轰发，未能径入，维时天又大雨，已近黄昏，各收兵回营。

初十日，经署肇庆府知府李敦业复调用五百斤至一千五百斤大炮十位到营，水摆兵勇分拨四位进攻西墟，太平兵勇分拨六位进攻东、新两墟。时交巳刻，该匪遣伙党五百余人，出至新街口迎敌，我军施放连环枪炮，歼毙三十余名，该匪将各尸拖入深沟掩藏，遂退守墟内。黄曜吉挥令兵勇攻至墟口，该匪开炮还拒，未能抢进。何振标督令兵勇将大炮移出阵外，正对墟内所筑炮台，轰倒该匪炮台两处，其炮子飞入贼屋瓦面，毙贼无数。我军乘胜前进，该匪忽于炮台左右两路抄来截杀，各兵勇齐放喷筒，抛掷火罐，烧毙贼匪六十余名，焚毁墟口贼屋二十余间，群匪大溃，奔匿巢内不出，惟在围墙孔内放炮抵拒。时将薄暮，正在整军回营之际，讵行上里许，复有贼伙数十人由窦内潜出，手执黄旗，鼓吹而行，似系厌禳之意。何振标等在前，先总佯为不觉，见其全队离巢，猝令兵勇回头，将炮反击，无不应声辄倒，又复轰毙四十余名，余匪踉跄奔回，天气昏黑，均即扎营。连日复据各路陆续解获六十三名。

臣等查凌十八与广西新墟会匪韦正等本为同类，率伙四千余人，

皆其死党，非比寻常乌合之众，一经惩创，易即溃散。五旬之内，前后接仗八次，合计歼擒不下一千数百名。罗镜墟约长五里，市肆殷繁，钱米充足，该匪既皆据为己有，是以拼命拒守，居高临深，据险设炮，皆可任意轰击，且墙垣坚厚，屹若崇墉，而我军由低处仰攻，水田沮洳，炮位颇难措置。现在该匪穷蹙，不敢轻出，我军多用蒲包裹土，在近墟田中堆作炮台，逼墟攻击，庶期得力。惟该匪火药何以如是之多，必有奸民接济，屡饬大营严缉，先后拿获陈榆举等六名，供认不讳，讯其每斤价值，竟至制钱一千文，贪利通贼，殊堪痛恨，当饬于军前正法枭示，以儆其余。一面激励兵勇，同心协力，务期扫穴擒渠。该匪业经围困已久，不难聚而歼旃。但恐情急势迫，铤而走险，不得不预为之计。查罗境迤东，有两路可达泗沦，倘至该处，即可旁通苍梧、岑溪等县，均已节次檄饬罗定各文武，无分雨夜，实力梭巡，并飞札梧、郁两府州，督饬各属，扼要严防，以杜奔突。

所有剿办凌匪三获胜仗，现仍赶紧攻剿，并预饬加意严防各缘由，臣等谨合词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38. 程矞采奏调湖北官兵驰赴湖南永州以备调遣折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二日（录副）

湖广总督臣程矞采跪奏，为酌调湖北省官兵，驰赴湖南永州府，俾资调遣，藉壮声威，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来咨：择拨湖南防兵一千名，驰赴桂林，以资捍卫等因。当经飞咨提臣余万清，先在永州各处，就近如数抽拨，星驰前往，由驿奏报在案。兹臣于闰八月十八日，行抵衡州府城，接准提臣余万清咨复，已将派防濠界之绥靖镇兵二百名，防守龙虎关之衡州协兵二百名，防守临武之沅州协兵二百名，委令游击韩世禧管带，由永明取道恭城、阳朔一带前往。又现调来江补防之永顺协兵一百名，九溪营兵一百名，留防新宁之永州镇兵一百名，防守枣木岭之洞庭营兵一百名，委令署都司徐大醇管带，由永州取道全州一带前往。

适又准钦差大臣赛尚阿来咨：现在各路官兵齐集永安，逆匪势穷困踞，若再添精锐之旅，可期一鼓荡平等因。臣复飞饬各带兵官，星夜趱行各在案。窃思此股逆匪，现既被困永安，自较踞守新墟易于应

手，一经环集攻剿，定将群丑歼除。惟其人数众多，难保无分股奔逃及铤而走险者。永州府属之江华、永明一带，要隘三十余处，与粤西边界路路可通，分布防兵仍形单薄，且宜章前次匪徒扑卡，虽以叠经剿散，亦恐其再行分窜，去而复来，原派官兵未便遽行全撤。

臣再三筹计，自须宽为预备，以期缓急足恃，现已酌调湖北督标兵五百名，抚标兵二百名，黄州协、汉阳营兵各一百五十名，共凑一千名之数，由湖北抚臣龚裕遴委统领管带各员，由水路启程，径赴永州听候调遣，庶几有备无患，免致临事周章。理合会同抚臣骆秉章、提臣余万清，恭折由驿五百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九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139. 柏俊等奏议赛尚阿革职留任处分折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录副）

吏部尚书臣柏俊等谨奏，为遵旨议处具奏事。

咸丰元年闰八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谕文略）❶。钦遵抄出到部，查定例：凡沿边沿海及腹里州县城池失陷者，将督抚降二级留任。又定例：例轻且案较重者，即照加等之例办理，其由降留加等，止于革职留任等语。除恭录谕旨，移咨钦差大臣钦遵，并道员张敬修从优议叙之处，由兵部另行办理外，此案广西逆匪分窜永安州城，据城拒守，该大臣赛尚阿调度失宜，钦奉谕旨，著交部议处。应请将广西钦差大臣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赛尚阿，应比照州县城池失陷督抚降二级留任例上加等，议以革职留任。至永安州城池失陷，该管之各上司，均例有处分，应令广西巡抚查取职名，咨送臣部核议。

所有臣等遵旨议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140. 赛尚阿降级留任谕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奉旨：赛尚阿著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

---

❶ 上谕全文见134件。

余依议。钦此。

141. 赛尚阿奏请拨饷添兵片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六日（录副）

再，奴才自到粤西，迄今三月有余，调兵勇不为不多，乃逆匪虽见穷奔，仍复数有万计。自新墟围困，功在垂成，竟以连次阴雨，移营未就，乃该匪焚巢窜越。若各路认真兜剿，亦不致任其兔脱，乃兵将总不齐心，以致尾追不甚得力。幸思旺未使踞驻，鹏化未使奔入。而向荣一军又复因雨致挫，顿兵平南，整理军械十余日之久，始能拔队起程。惟恃乌兰泰一军翻山越岭追逐，又因转饷维艰，难以迅速，遂致永安失事，邻境戒严。

查各路官兵疲顿已久，伤亡之外，疾病居多，计尚可出队者不过十之五六，而师老力竭，亦复难期得力，撤换之议，势固不得不然。至招勇一举，本属万不得已，此辈惟利是图，所谓饥则依人，饱则飏去，张敬修之东勇其明验也。然为今之计，若乘其锐而用之，勇胜于兵，亦势所必然。至各处乡团，实可以资保障，而各县亦难画一，且仅可赖守御，而不能使攻剿。观目前之局，若四路分攻，非不可克日蕆事。然奴才有鉴于新墟故辙，万不敢稍萌冀幸之心。

现在添勇募壮，赏犒乡团，需费实难预计。粮台所存仅敷月余，惟广东关税一款未解到者尚有六十余万两，而随征随解，亦恐缓不济急。奴才另片会同抚臣邹鸣鹤恳恩飞饬令即赶紧筹款垫解，以供目前之用。前请饬部拨一百万两，亦恳飞饬速为批解。再乞谆饬部臣，宽为筹画，陆续接济，俾免停兵待饷之虞。倘得仰仗天威，指日蕆事，亦不敢稍涉糜费。明知国帑攸关，度支非易，而事势至此，惟有仰恳天恩，储备不虞，庶不致临渴掘井。所有军务实在情形，谨附片密陈。

再，现当兵弁疲乏，饬令撤换，其各营镇将亦有疲乏。查有河南河北镇总兵董光甲、湖北郧阳镇总兵邵鹤龄、湖北镇标右营游击胡定国均属有用之才，恳请敕下各该督抚，转将该镇等各带属下亲信官兵二三百名，迅速来粤，以资调遣。谨奏。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❶。钦此。

142. 谕赛尚阿确探洪秀全等行踪即速夹攻永安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赛尚阿奏，官兵续获胜仗，击毙窜匪多名一折。又片奏获胜大概情形等语。已明降谕旨，将藤县知县张鹏万等分别鼓励，并赏给乌兰泰黄马褂以示嘉奖矣。

贼匪分作三路窜扰，其濛江一路，已经壮练击沉船支，窜回永安。现在贼首洪秀全等是否与韦正等俱窜入永安城内，抑系分窜他处，务须侦探确实，设法诱擒，无令兔脱。用兵之道在于善用间谍。即如颜品瑶一股，经壮目张鸿才投充匪伙，即能知贼举动，歼其渠魁。现在贼匪大众聚入永安州城，所有城内被胁良民自复不少，正可乘机设法密委有胆有识者潜入城中，探悉贼情，或设伏诱擒，或与城内被胁绅民密相要约，以为内外夹攻之计，则剿擒更易得手。谅该大臣必能早见及此也。再据单开获犯供词，有太平王坐轿进城，大头人俱住城内之语。究竟系何头目，是否即系韦正？擒其渠首，则余党自易解散。又据供称，罗大光被官兵击败后有欲走修仁、荔浦之信，更须严饬各路将官或合力堵截，或乘机设伏，诱而歼之。全在该大臣设计用间，俾贼匪一举一动无不豫知，庶乘机应变，自不难一鼓荡平也。

又片奏，请饬董光甲等各带亲信官兵二三百名赴粤，已分别谕令该督抚等饬令该员等迅速前往，听候差委矣。师行日久，兵勇不免疲顿，酌量撤换，势固不得不然。著该大臣相机筹办，朕亦不为遥制也。勉之。望之。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❶ 旨见142件。

143. 赛尚阿奏麦二邱二嫂等股剿除情形折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七日（录副）

奴才赛尚阿跪奏，为横州、贵县等属，剿办巨匪麦二等股，首伙歼除净尽，恭折驰奏仰慰圣廑事。

窃奴才前曾将麦二等股匪窜扰贵县、来宾等处地方，经贵县知县张汝瀛、来宾县知县巢鸿志等会营督练，各有歼擒，匪伙由横州云表墟窜去等因，列单附片奏闻在案。兹据布政使劳崇光禀：查署横州知州黄辅相、署贵县知县张汝瀛、代理武宣县知县翟松等叠次申报，八月二十九日，署横州知州黄辅相探得麦二匪党一千数百人，冒雨由贵县之三里墟窜过云表墟外，该处差壮同练众赶杀贼匪二名，该匪并不恋战，直奔站墟。该墟公局练总鸣锣会众堵御。该匪纵火焚烧公局房屋，并监生宁廷就住屋格斗，互有杀伤。该署州调各团练，于闰八月初一日辰刻，率壮驰抵谢墟，探得该匪已窜至南岸村。随饬平福墟团堵截，该匪开炮轰毙练丁宁明道等五名，受伤二名，歼毙贼匪五人，受伤不知其数，练壮退回平福墟内。该匪烧毁墟外房屋，抢去大小炮五口，势甚猖獗。至申初，麻埠、武留以及新平、六合各村团到齐。有平福墟之宁友和、李沛记将其家米谷猪羊概行供给。练壮晚饭后，又复进战，歼毙执旗贼一名、骑马贼先锋一名、贼伙二十余人，该匪败入村内。练壮知其村口埋伏火炮，不敢轻进，仅于村外抢回大炮三口、火药一桶、藤牌三面、长矛十余枝，割得贼耳记二十四对，生擒陆联桂、黄倌养二名。时已昏暮，暂回平福。

初二日，三次进攻，该匪负嵎不出。该署州计调博合墟一带团练五千余人饬围南岸，调谢墟、站墟各团二千余人扎驻北岸，调周璞、古平、中屯等村二千余人堵截龙门塘，又谕那阳市、黎村塘各团堵截上游。又查南岸村后小路一条，出大塘村即可窜贵县之苏怀墟，饬壮丁一百名由该署州之子捐职府经历黄韶年管带，帮同大塘练众拦截。举人邓岳霖、贡生吴善从等及各团总筹备米饭。在站墟拿获奸细曾富彩一名，讯明向义堂贼匪麦二一股，伙党七百余人，友义堂麦亚锐又名小麦二一股，伙党三百余人，和义堂余亚源大一股，伙党六百余人。初三日，饬各绅练勇五千余人三路攻剿，又派壮丁二百名，驾船

在龙门塘及刘公塘一带堵守，并牵大缆三条于河滩拦截，以防兔脱。初四日，该署州直进大滩驻扎，逼近贼巢，仅隔一河。练壮畏贼大炮凶猛，饬各多带火药铅弹，每路先纵火牛四头冲入贼阵，贼匪不能开炮。练壮喷放花筒十余枝，维时风顺火猛，贼不敢出。练壮奋勇直前，抢得贼炮，扭转向其村内轰击，尾后各练每人带草一束四面放火。该匪情急，投河扑火，纷纷鼠窜，北岸枪炮齐施。该匪驶驾大船三只欲逃，每只约有六七十人，当于滩头击翻二支，饬练壮乘小艇枪戳，不使一名偷生。贼首麦二之船驶至中屯河口，被大缆牵挂，横亘滩上。该处乱石森立，滩水甚紧，贼船不能窜过，军船亦不得前。该署州闻信，即于亥刻赶到，饬令用大炮向贼船轰击，直至初五日黎明，击毙贼匪二十余人，尚有三十余名情急投水，一概于下流捞获。内有身穿湖绉衣裤、手带金镯、左手已断之贼匪一名，据获犯认供，系贼首余亚源大，当割首级，解大滩枭示。贼首麦二抱大桨一片，漂流而下，经练勇枪戳，即时溺毙。又首匪麦亚锐同伙犯覃瑞隆等数人潜匿大庙神龛后，至戌刻，由小路逃至大塘村山坳，经黄韶年带壮格杀，生擒麦亚锐及其伙匪覃瑞隆、覃二身、梁特昌等三名，一同解到大滩。该署州札委吏目兼理大滩巡检胡传纹坐守刘公墟，督率巡船及壮练，逐日打捞贼尸。至初七日申刻，据禀捞获麦二尸身，虽已发变，滩头民人均皆认识，该署州诣验不诬，剉取首级枭示。查割得首级共四百五十九颗，生擒四百一十七名，烧死男妇尸身三百二十一具，溺死约六七百人，首伙各犯悉数歼擒。夺得刀矛器械、大小炮位、油米等物不计其数，分别颁赏练壮及存收公所。先将麦世居等受伤甚重之一百五十六名，即于大滩就地正法枭首。其麦亚锐等二百六十一名带回州城，俟讯明禀报。并据禀，署贵县张汝瀛会同丁忧前任左州知州周鸣歧、外委林奇桂带领兵壮驰赴贵、横交界堵剿，生擒李亚五、方三廷、麦南乐等贼匪十余名归案审办。

又贼首邱二嫂于八月间，由麦二股内分伙千余人，自来宾石牙墟，窜至贵县木樾墟。该署县张汝瀛商令委员府经历杨润、训导吴裕绅带壮练数百人进剿。该匪负嵎不出，经历杨润等因贼众兵单，未敢轻率进攻。该县添调北山里精壮练丁二千余名会剿，先期知会来、武各县堵截。闰八月初十日，该县亲督驰抵新村，探报该匪已带伙党至

石龙墟盘踞，将该处两头栅门关闭堵塞，偏旁小巷暗伏炮位。该县督各壮练至离石龙墟八里之牛窝岭地方，天晚驻扎。次日派新村团总覃铭鼎等带练二百名，分为两队，配足炮械，暗扎附近石龙之壬村。将六闭村团总覃奉璋等带练四百名，分为四队，前后设伏。十一日卯刻，该县另选练丁迎前诱敌，该匪持械突出接仗，练丁且战且退，歼毙贼十余人。该匪蜂拥扑前，我伏兵齐发火炮，轰毙贼数十人，夺获刀矛百余件。该匪败退，各路壮练乘胜奋击，毙贼一百四十余人，割获首级二十五颗，生擒黄运才等二十四名。余匪闭栅暗放枪炮，伤练丁数人。各团总督练开放大炮，破栅进墟，毙贼六十余人，贼抵死抗拒，又毙八十余人，生擒张得二等八十四人，夺获炮械百余件。余匪将墟中堵塞之小巷打开，逃窜武宣县属之东畹、梧山一带。

该县督各壮练，一鼓作气，越境穷追，适五山汛守备武成荣带兵驰至。十二日辰刻，至梧山村，适署武宣县知县翟松在于交界堵防，派来团总贡生张凤翔、廪生何梁桢等亲率工丁练勇赶到，协同该县各队练总覃奉璋、黄鼎镇、潘化龙等奋勇攻击。杀毙骑马贼渠邱二嫂，割取首级，剥获金玉腕钏耳环各一对、金簪一枝、银四百两、督阵大令旗一面，并毙匪伙二百余人，生擒冯老四等一百三十余人，夺获大小枪炮十余口，马五十六匹。练总覃铭鼎率练百余毙贼七十余人，生擒骑马头目亚雍等二名，夺获贼妇黎林氏等二口，割献首级六十余颗。武宣团总生员覃元吉、甘济南、周立模、廖百祥，廪生韦振经，监生黄居中等亦亲督练丁，杀毙股匪百余人，生擒陆六等十余名。又五山汛外委黄国兴另起兵目，捕获匪伙闭特酬等二十七名。通计先后各路歼毙共六百余人，生擒二百七十余名，妇女二口，夺获旗帜、牛马、刀械、火药、米盐、衣物不计其数，壮勇间有受伤。提讯生擒各犯，认明邱二嫂首级，并称伙同抢劫拒捕，抗官杀人不讳。一面严讯分别处治，并连日搜捕余匪，以期净绝根株。

查麦二即麦世杰，为匪二十余年，案积如鳞，前踞贵县覃塘墟，大肆猖獗，复在桂平、武宣、来宾等处往来窜扰，罪不容诛，经贵县知县张汝瀛等叠加剿创。适该县有土人来人一案，因端争哄，互相仇杀，经地方官设法安插办理。缘该处向有寄居广东嘉应州客民，土人呼之为来人，是该匪复诈称失业来人，希图就抚，布政使劳崇光于过

境时烛破其奸，饬催剿办。该匪闻风溃散，旋复啸聚于桂、武地方，游踪窥伺，图与金田逆党串合，各处堵御严密，不能阑入。又由来宾复与积匪麦亚锐、余亚源大等合伙，窜至贵、横界内滋扰。又贼首邱二嫂，叠次与麦二合党，在宾、来、挂、武各属劫掠，屡经悬赏缉拿。复由麦二股内分伙千余，窜扰来宾、贵县，均属穷凶极恶，罪不容诛。

兹经该布政使劳崇光饬令该署州黄辅相，督率团练，多方布置，不藉一兵之力，将麦二股匪一千七百余人尽数歼擒，首伙并无一名漏网。署贵县张汝瀛剿捕邱二嫂分股千余，兵壮亦属寥寥，惟激励团练将首伙歼擒，虽未即能殄灭靡遗，而余孽无多，亦可搜捕渐期净尽。该州县团练素称义勇，此次剿平大股巨匪尤属非常出力，署横州知州升补镇安府知府黄辅相督率有方，出奇制胜，洵为有胆有识，应请赏带花翎。署贵县知县张汝瀛索得舆情，于麦二股匪屡经大创，今复将其分股克日剿平，应请旨交部议叙，以示鼓励。其余在事文武员弁绅团人等应饬查明，再行保奏，并将伤亡壮练分别赏恤。

所有剿办巨匪麦二等股，歼除首伙缘由，谨专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九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144. 赛尚阿奏桂平团练会剿忠义堂情形片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七日❶（录副）

再，据署浔州府知府张其瀚、署桂平县知县李孟群先后禀称：访闻该桂平县南河、福隆墟一带，游匪沿河抢劫客船，正在会营查缉。闰八月初二日，中都里团总武生黄儒京等报，土匪梁亚介纠同外匪梁亚花四等一千余人，窜入八伯村滋扰。黄儒京督各村练二千余人堵剿，毙贼七十余人，割取首级三颗，被伤练丁四名，贼仍盘踞八伯。经该署府饬令委员从九品陈瀚所带东勇，会同查团委员候补同知郑廷锦、候补府经历何应祥、候选训异刘晋、从九品刘廷玑，协同会剿。初三日未刻，该署府行抵下湾，各村团练合共二千余人请即进剿。

❶ 具奏日是根据《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稿本记载，判断确定。

次日辰刻，桂平县壮勇二百余人，署千总赖作麒带兵五十名，由陆路前来，委员陈瀚带东勇六百余名由水路前来，酉刻，署桂平县李孟群、委员郑廷锦、刘晋均到下湾。闻该匪窜至古林社村屯聚约已二千余人，商定初五日进剿。是日黎明，该署府亲至高塘，督令兵勇分队前进。府壮吴彪等先行，营兵接续，署县李孟群、委员陈瀚、刘晋押后，该署府与委员郑廷锦，督沿河船只，严备贼匪败窜，掠船远飏。各兵勇行至上洞地方，即闻贼匪分股往周石村焚劫，该村团练正在抵击。查周石距上洞、古社均七八里。我兵合队前行，恐贼抄后，当即分拨壮练由周石抄击。东勇及府县壮勇，训导刘晋、署千总赖作麒各带兵练直攻古社，该署县即在上洞督练两路策应。各兵勇行至古社岭边，该匪摇旗放炮，约贼千余迎敌。我军开炮毙贼二十余人，生擒九人，其手执大红旗一贼，为火箭射烧倒地，该匪退回村内。委员陈瀚、刘晋等率兵勇进攻，复在村边毙贼多名，夺获炮械多件。该匪出村奔逸，适武生黄儒京带练在村外石桥堵击，杀贼十余人。该匪前后受敌，正在危急，适遇焚劫周石一股被壮练攻击奔回，复与匪合，赤身露体，势极凶恶。时各兵壮生擒贼匪并在村内搜获共数十名，该匪欲抢回，拼死来争，兵壮立将获犯杀死。鏖战半时，互有伤亡，该匪四散。时交申亥，大雨如注，我军撤回。合计是日毙贼七十余人，除阵前杀死外，生擒九名，夺获大炮四位、抬枪十余杆、大小旗十余面、马五匹、藤牌、刀矛等件不计其数。所获旗内有忠义堂、友义堂、永胜堂等字样。讯各犯供，贼首四人，梁亚花四系忠义堂贼首，贵县人；钟玉保友义堂贼首，郁林州人；甘大莫七永胜堂贼首，桂平县人；梁亚介系梁亚花四先锋。数股会合，约贼二千五六百人等语。是日我军壮勇阵亡二十余名，营兵阵亡一名。

该署府县等复商同探踪追剿。该署府同委员郑廷锦、刘廷玑即在下湾督应，该署县会带员弁兵壮于初九日前进。探得该匪在下庐周村复聚约千余人，先调四路团练分守要隘，挑选流澜、蒙墟、八伯等村精练一千余名，于十一日带同委员陈瀚等至鹧鸪村相机调度，派令捐职梁惟俊等分路进击。该署县在鹧鸪村督令进攻，委员刘晋、何应祥在上鸪村，绅士张秉亮在木彭村，均从后催。时贼正在梁村焚劫，兵壮向前迎击，该匪以黄泥涂体分股抵敌。左面兰旗一枝约贼七百余

人，县勇放炮毙贼数十名，府勇齐出复有歼擒，贼窜周村。右面百旗二枝约贼千人，东勇直前，刘晋、何应祥催令团练从旁横击，东勇施放火箭喷筒，招同团练杀入毙贼八十余名，生擒十三名，夺获旗帜炮械多件。该匪东逃，复被防守之团练杀毙四十余人。时已昏黑，四山丛林蔽翳，未能搜捕。兵壮无一伤亡，仅毙练丁二名。十二日黎明，该署县仍督各壮练奋力追剿。该匪被叠次攻击，杀伤甚多，炮械亦将夺尽，遂由中断堡纷纷窜逸。该署县行抵周村，已无余党。当派府县壮丁协同团练分头追捕。一面飞饬罗秀里等团练跟踪合剿。训导刘晋等留驻下湾。旋据黄儒京等禀，各团练追至萍蓬塘遇贼，歼毙五十余名，生擒梁大周等四名，夺获器械多件、汉天行道大旗一枝。该匪不能抗拒，逃至中和墟。又据团总附生姚胜时等报，带罗秀练丁追至川境岭见贼，歼毙四十余人，贼即跑走。练丁奋追，又在布头地方杀贼三十余人，内有骑马执旗一贼，询系郁林贼目陈葵耳八。该匪被创，不敢稍停，连夜窜往郁林北底墟。团壮追至交界，因隔境生疏，即在该处堵截，一面知会邻团截剿。嗣闻该匪已经散码。该县仍复派留兵壮在于下湾堵防，并悬重赏购线，缉捕首匪，移会郁林、贵县踩缉散出匪伙。

查此股贼匪梁亚花四、钟玉保等，乘间突起，该府县立集兵壮团练，与该委员绅士督率有方，先后歼擒贼匪甚多，此股游匪立时溃散。据称，委员陈瀚、刘晋等尤为奋勇，其流澜、蒙墟练丁远来相助，均为义笃同仇，洵堪嘉尚。当经饬令确查在事尤为出力人等禀请核奖，伤亡兵勇查明赏恤。惟该股匪虽经逃散，而贼首未就诛擒，难保不复行啸聚，并即饬令该府县及毗连各属，加意妥防搜捕，以期净绝根株。

所有此股桂平游匪突起，叠被歼击溃散情形，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九月初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145. 谕徐广缙等迅速剿灭凌十八何名科股

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徐、广东巡抚叶、湖广总督程、湖南巡抚

骆。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徐广缙等奏，进剿凌十八等各股匪徒情形一折。据称，凌十八自迭受挫衄以后，该督复饬两路兵勇三次进剿，皆已获胜，统计歼擒三百五十余名。因该匪恃险固守，致未能立时攻破贼巢。其何名科一股仍入信宜县境，现以兵力尚单，添调兵勇合剿等语。著徐广缙、叶名琛严饬各路带兵文武，相机设法迅将凌十八一股剿灭，即移兵信宜县境，务将何名科与梁二十大等匪党悉数歼擒，勿留余孽。

至该督等奏称，有湖南桂阳县匪徒朱幅隆、谭幅纠约广东匪徒朱哑仔、邓叫古、冯房长等分股滋扰，共有六七百人。经总兵昆寿、南韶道祥和等先后将李哑仔、邓叫古拿获，并经各路兵勇将冯房长一并生擒。现在广东首要各犯均已擒获。惟湖南起意为首之朱幅隆、谭幅等是否拿获，未据该省奏报。著程矞采、骆秉章督饬该省文武，迅速查拿，按名弋获，无任兔脱，至复勾结为患。并著广东、湖南各督抚于两省交界地方，严饬带兵员弁并各县营，务当不分畛域合力兜缉，勿令此拿彼窜，以期力净根株。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46. 谕程矞采等严密访拿朱九涛

咸丰元年九月初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程、湖北巡抚龚、湖南巡抚骆、两广总督徐、广东巡抚叶。咸丰元年九月初三日奉上谕：

据程矞采驰奏，访获会匪讯究各情形等语。湖南衡州地方斋匪最多，经该知府陶恩培访获谢发祥等犯，究获头目左家发，并于获犯肖二家起获旗帜、黄布、马褂、号衣、木印、令签、阵图、书信、伪照多件。提讯左家发，据供系听从广东人李丹入会，以广东老万山即狗头山之朱九涛为会首，又有张添佐改名赤松子在湖北、湖南各处藉名卖药，暗行勾结。朱九涛自称太平王，李丹称平地王，张添佐称徐光王。朱九涛约会该犯纠结匪徒等语。该犯等行踪诡秘，游奕于楚粤之交，若不协力访拿，势必滋蔓愈甚。著徐广缙、叶名琛查明老万山坐落何处，是否即系狗头山，该匪等系何会名，伙党若干，分隶何处，务即严密访查，派委员弁将头目朱九涛及匪党全行弋获，并捣其巢

穴，毋得稍留余孽。其在湖北、湖南勾结各匪，著程矞采等就现获各犯究其党与，诘其住址，密饬两省州县不动声色，一体访拿，毋令一名漏网。原片著钞给徐广缙、叶名琛、龚裕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47. 谕赛尚阿等确查太平王是否朱九涛

咸丰元年九月初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广西巡抚邹。咸丰元年九月初三日奉上谕：

程矞采奏，遵查湖南会匪现获多名，究出头目等语。据称，衡阳、清泉两县访获匪徒谢发祥、夏绍银、熊仁和三名，究获头目左家发，并获肖二等犯，起获旗帜、黄布、马褂及木印、令签、阵图、书信、伪照各物。据左家发供，系听从广东人李丹入会。旗帜等件，系李丹由广东寄来。现接李丹自广西来信，嘱令纠人，派伊为衡州总管各等情。本日已寄谕湖南、湖北、广东等省一律查办矣。李丹系由广西致信左家发，是该匪现在西省，已有端倪。此时窜匿何处，伙党若干，如何勾通衡州斋匪，极应严查剿捕，尽绝根株。又据左家发供，听从李丹入会，以广东老万山即狗头山之朱九涛为会首。朱九涛自称太平王，李丹称平地王，张添佐称徐光王，令旗用印写有老万山三字等语。前据赛尚阿奏，获犯供词有太平王坐轿进永安州城之语。是否即系朱九涛，抑系韦正，并洪秀全是否即系狗头山朱九涛之匪党，俱著确查具奏。

再，达洪阿谅已起程来京。巴清德现在梧州养病，计当痊愈。永安攻剿情形现在如何？张敬修前次遣散壮勇是否安静回籍，不至滋事？颜品瑶虽经就戮，其弟颜三及其伙党窜扰何处？仍应乘势歼灭，毋令贼势复炽。又前据单开，容县梁二十大、兴业县黄亚佐等，宾州麦二、邱二嫂各股匪，俱多至二千余人，其余股匪亦复不少。著即严饬该处文武，并力堵截，歼厥渠魁，解散党与，是为至要。所调各省之兵，何省最为得力，何省疲弱，一并具奏。程矞采奏片着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148. 赛尚阿等奏洪秀全并非朱九涛广西亦无李丹折（附单）

咸丰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录副）

臣赛尚阿、臣邹鸣鹤跪奏，为遵旨查明，据实具奏事。

窃臣等接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元年九月初三日奉上谕（谕文略）[1]。

臣等查达洪阿起程回京，巴清德现已带兵在永安进剿，臣赛尚阿已于前次奏折及片内声明。张敬修遣散壮勇，据张敬修、冯玉衡报称，已遣回籍。现有招充并新招者合计千余，在于藤县六黎防守，以堵逆匪由水窦南窜之路。现在军前进剿各省官兵，虽有强弱不齐，总在将领得人，则皆可转移为用。即如黔兵李瑞带之遇贼即溃，乌兰泰带之居然劲旅。湖南兵李伏带之动即败北，向荣带之不肯前进，长瑞带之则屡次前敌。四川兵达洪阿带之落后不进，刘长清带之则奋勇争先。所谓兵随将转，实为千古不易之理。惟是南中地气蒸湿，又值时令不正，数月诸营病殁伤亡几居其半，其能出队奋勇打仗不过十之五六，是以兵数虽多，实难尽恃。目前天气渐觉爽健，各营将士屡经振刷，亦似皆有起色，继此或当较前得力。

粤西股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狡，屡经窜逸，地方各路兵勇将士全力注之数月，迄未能痛加剿洗，捣穴擒渠。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盈万，固结甚坚，不惟设谋用问，解散末从，即叠经擒斩芟薙之余，而所过地方向有愚民陆续煽聚。一经入会从逆，辄皆瞀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睹此顽愚受惑情形，使人莫可其哀矜，尤堪长虑。

湖南获犯左家发听供，听从广东人李丹入会，又有李丹自广西致信，是该匪理宜现在西省。查西省此时各处匪徒，未有李丹名姓。又据供，李丹会内，以广东老万山即狗头山之朱九涛为会首。朱九涛自称太平王，李丹称平地王，张添佐称徐光王，令旗写有老万山字。其

[1] 上谕全文见146件。

老万山是否即狗头山，匪首何人，应由广东查奏，自得其详。惟金田逆匪自称太平天国，确有历次所获犯供及伪示伪印可凭。其匪首确系称太平王，惟其伪太平王究系韦正，抑系洪秀全，供词往往不一。臣等各处密发侦探，适有报称匪首洪秀全以下八人，称二哥至九哥，其大哥即贼所妄称为上帝又曰天父者。又有称洪秀全、冯云山二人，由广东九头山贼匪差来，其大哥即九头山贼首李荣华者。查阅程裔采奏称内称，李丹又名云怀，人呼为丹先生。是李丹者本非其名。荣华、云怀声本相近，或系楚粤口音，辗转传伪。至称为太平王，多有指为洪秀全者。缘此会匪本由洪秀全、冯云山煽惑，韦正倾家起畔。始推韦正为首，后仍推洪秀全为首。而洪秀全又一姓朱，则向有此说，乃其诡托前朝后裔，洪字即系假洪武字样，以为煽惑之由，因系众口传闻之词，未经入奏。况此等凶邪名姓，本无一定。洪秀全又曰姓朱，但未闻有朱九涛之名。

至张添佐一名，屡获犯供，匪党内未有其人，亦未闻有平地王、徐光王等名目。既据左家发所供，且有各种违悖什物为证，则臣等未敢以疑似之说遽为凭信。当即密札各地方官访查，一面飞咨楚省，再提左家发研讯，李丹之信，系何时由西省何处寄去，寄信人系何姓名，李丹现在广西何处，伙党若干，迅速咨复，俾有踪迹，较易踩缉。并饬各营及地方文武，凡有生擒逆党及拿获奸细，逐层研鞫，一有确实，再行奏闻。

其余股匪，自刘八、温大货五两股，臣等甫经到省，已由东西两省兵勇合力剿除，首伙歼擒殆尽。其麦二、邱二嫂等股亦已于横州、贵县等处剿灭。又有后起之桂平县土匪梁亚介等一股，及此次片奏之白山土司乃利中等一股，皆已旋行扑散，现饬各属搜捕余党。至历次单开，南、太一方匪股最多，经派令布政使劳崇光带领兵勇前往，调集各处团壮剿办，各股匪闻风多有附入颜品瑶大股，希图合力抗拒者。自颜品瑶就戳，其弟颜三及余党，经劳崇光会同德亮等迭加剿创，芟夷几已过半。余党逃往广东钦、灵所属崎岭、长墆等处，派员督带兵壮，逾境穷追，并会东省文武协同堵捕，均经臣赛尚阿前后具折附片奏明在案。

嗣据劳崇光续禀：现在两省合剿颜匪余党正当吃紧之际，其中胁

从大半解散，有真心悔过而尚无凶恶情状者，绅耆立保酌量收团。亚王山贝一带数十村庄向为贼巢，现已一概廓清，饬令汛弁带兵驻扎，并壮勇十余名堵截回窜之路，余匪各起现均窜聚灵山地面那勤、新铺一带。拣派得力兵勇越境前往，与东省兵勇合力会剿。凡有路可通村墟，及横州、永淳各隘口均饬集团守御。如此严密布置，所调云南练勇头起适已到来，加以该布政使极意经营，正奇互用，剿办自更得手，不难悉就荡平。

惟容县梁二十大股本与何名科、凌十八等股或离或合，向于东西两省高、廉、梧、郁交界地方出入滋扰。现在督臣徐广缙出驻高州，专办凌十八等股，迭经函会剿捕获胜，当即严饬各属，于毗连地方严密堵截，并派五品衔前道林士傅专驻梧、郁一带协同助剿。现据北流、容县、岑溪各县禀报，堵剿各有斩获，列单附奏。

又据林士傅禀称：驰诣岑溪水汶地方，查得何、梁股匪窜至岑溪地界者早已出境，现在大伙俱由扶参窜往东镇一带，距水汶地方百里而遥，当饬兵壮严防。至兴业县黄亚佐，本与梁亚花四为一股，今梁亚花四股已于桂平县合同土匪梁亚介等为署桂平县李孟群等率团扑散。惟首匪未获，黄亚佐是否仍在股内，当饬各该县严密搜查。而兴业交界地方，复又有贵县匪徒徐亚二股窜越。查各属惟贵县零星股匪较多，皆由客土一案争哄之时，纷纷乘间而起，现在客民土人均听地方官安插，各匪亦叠经剿创，地方渐亦肃清。

至如此次单开，安定土司及李士清、潘七余党等股皆亦剿捕穷窜，统计粤西各处零股，数月已来业已扫除十之六七，余股自何、梁、凌逆及颜大余党外，俱已败残。通筹大局，惟有永安逆匪实为元恶大憝，臣等殚竭心力，务将此股及早歼平，使各股败残之党闻风溃散，大军各路兵勇得以分投拨用，虽有余股必当较易剪除。即东之梧、郁何、梁等股，南之南、太颜匪余党，能分遣诸军相助，当亦更可迅速蒇事。

现在各属团练次第举行，均尚踊跃，如横州、桂平等处，遽能将突起大股游匪，协同兵勇一鼓剿除。臣等优加奖励，益形鼓舞。并一面谆饬各地方文武，率同绅董，务期有匪必诛，凡诸剿捕，必令根株净绝，毋致蔓延，以慰我皇上绥靖岩疆宵旰勤劳之至意。

所有遵旨查复情形，谨合词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十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件：赛尚阿奏北流容县岑溪等县堵剿情形单

咸丰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录副）

一、据容县知县韩彦章禀：会营集练逾境至信宜所属之鱼亮坡，会同攻剿何名科、梁二十大等股匪，毙贼一百数十余名，生擒贼目梁见林等十三名，夺获旗帜、炮械多件。该匪翻山越窜，并有乘隙窜入容境之信。该县文武仍回防御，再俟约期会剿。又据署郁林营参将事游击瑞保禀，何、梁股匪窜来茂名属之高山村，距大仑不远。会商北流县阮正惠带兵集练，于河儿口及甘村路口等处打毙贼匪数十名，生擒四名，夺获炮械多件，追至茂名属之上花村，贼匪败回。该兵勇仍回大仑，俟再约期会剿。又署岑溪县张永钥禀，何、梁大股尚聚扶参，凌逆一股仍踞罗镜，该县交界各隘口均属紧要严防。其交界西宁之石头寨山坳有匪潜藏，即前古丁岭击走余匪又从水汶东南一路窜来，当即派员集练往剿，轰毙十余人，生擒十余人，该匪仓皇逃窜。西宁团练亦即分头截击，该县壮练回于各隘防范。

一、据思恩府马丽文禀：据武缘县知县刁汝元等禀，会营前往安定土司剿办贼匪，并催各土司带勇选团分投堵剿。闰八月十五日，在司署对河开仗，毙贼匪十余人。十六日，安定土司潘梧及团练在桥头开仗，炮毙贼匪数人。潘梧之父在百才山口督剿，杀贼十三人。惟卫良团覃长亮所带团丁于五里桥遇贼，炮毙十余人，被贼抄后致毙团丁七名、受伤五名。十七日，潘梧之叔潘清活带团在谭村埋伏，抄出贼后，杀死匪徒五十余人，夺得大炮三架、藤牌五面、火药一担、挑刀长枪十余件。贼匪复至桥头，潘梧亲开大炮击死三人，署思恩把总外委李秀春毙贼一人，各贼方退。十八日，贼又隔河诱敌，古零司覃宏猷带勇开炮毙贼二人，贼不复出。该司等督各兵壮团丁于二十日三路进攻，覃宏猷奋勇当先，贼见势壮即由覃村窜走。土司潘梧等各带兵练追至，毙贼百余人，落河溺死数十人，夺得器械无数。贼往高岭窜散，因天晚未及穷追。该县等随令安定、古零二土司随同署思恩营游击李成瑞，各带兵勇探踪搜捕余匪，并饬前任白山土司王建和、兴隆

土司韦彩基带团勇堵截各处要口，并拨土勇协同把守，期将该匪等净绝根株，以靖地方。

一、据代理宁明州知州姚允文禀：探思州板棍村地方，有大胜堂潘七分散伙匪及前经官兵剿散黄晚余党，纠土匪黄亚查等约四百馀人，往思陵土州各村掳掠，欲归并李士清党内等情。并据思陵土州韦象贤禀报前来。该州查有广东客民在州生理之李庆云、韩明奎素有胆勇，力能办贼，当饬赶紧雇勇。一面飞札思陵土州调团密防。嗣李庆云招得义勇四百名，由该州捐给口粮。会同该州壮勇杨庆等驰抵思陵，探得潘七、黄晚等连日在思陵各村掳得牛只，盘踞恭敬村。李庆云等会商该汛弁兵带勇进剿，分前后路攻击。该土州韦象贤协同委员署太平土州州同候补府经历张其灏带团分赴要路，埋伏堵截。该匪等出村拒敌，李庆云、韩明奎率勇先进，枪炮齐施，轰杀贼匪一百余人。壮勇杨庆等与该汛弁兵从村后攻入，亦杀贼匪百馀人。黄亚查率党分路逃窜，署州同张其灏、土知州韦象贤督率团练又截杀数十名。共计杀贼三百余人，生擒二十一名，夺获大小炮八杆、藤牌二十余面、长针挑刀大货共百余件、贼马十二匹、贼牛一百余只。查验壮练并无损伤。仍饬该土州率团在各要隘实力防堵，暨札土思州一体严拿土匪首黄亚查并搜拿余党，随时解究，以免奔窜会合。

一、据署太平府知府吴德征、护理都司姚云禀：据土思州黄政业、右江千总马汝弼等驰报，李士清等匪仍在白江村屯住。该员等与宁正冈壮勇商明，饬令团练人等于思州近处堵御，扼其渡河奔窜，并督兵壮分扎咘隘村左右地方，密行伺击。闰八月初一日，探得贼匪千余人并土匪数百人，向咘隘村来，使人入村窥探。宁正纪屯扎在前，令头目陈士飞等带勇百名先出诱敌，其余约定分两翼夹击。陈士飞等迎至村外坡上，奋勇直前与贼格斗，毙贼多人。该匪拒战，陈士飞等退至村前，宁正纪率壮勇二百名突出接应，协同奋力冲杀，伤毙贼匪十余人。宁正纪等诈退回村，该匪等约分七八百人尾入村内。经两面埋伏壮勇四百名并右江千总马汝弼原带兵丁五十名齐出截击，宁正纪等转向冲突，极力鏖战。而革员朱濂协同宁正冈带壮勇百名，又土思州黄政业带同族目壮丁并练勇李志光等百余人，新太协千总唐国良等带兵六十名，又崇善县宁明州分派壮丁练勇各一百名，从后赶至接

应，自巳至申，计共杀毙贼匪一百数十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该匪死战，宁正纪当用火药花盒抛散在地，并将药包燃掷，轰毙贼匪十余人，该匪惊骇退走。各兵勇追出村外，蔗园旁见有贼匪一人，身穿绸衣，裤扎红带，似系匪首李士清，喝令伙党截住拒敌，被宁正纪壮勇用炮击伤，该匪扑地，贼伙扶救拥护，各壮勇赶上，用长矛乱戳，贼伙拼命拦格，互有杀伤。该匪后面大伙拥至，匪党且战且退，走入动驴村内，扼住隘口，用炮守御。宁正纪等因天将晚，亦即随同员弁退回近处驻扎。旋据探报，李士清股匪已于初三日夜乘雨窜，由土思州之蕾徐墟奔赴迁隆土司地方。时值连日下雨，小河水涨，又无船筏，各员弁兵勇续至河岸，未能过渡迅行追剿。又据土思州等令土线探闻，李士清于是日打仗受伤甚重，后经贼伙抬往迁隆，生死未知的确。其匪党死伤约有二百余人。附从土匪现已分伙，今由迁隆窜赴南郡所属土忠州西场墟地方。查西场墟与太郡罗白土县并土思州交界相近，即饬该员弁等率同大队兵勇转由罗白属境驰赴忠州，探明贼踪，乘时进剿。

咸丰元年十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

149. 邹鸣鹤奏昭平团练拿获雷亚书折

咸丰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录副）

广西巡抚臣邹鸣鹤跪奏，为情重匪徒获后，审供得实，随时照例严办，以昭炯戒，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粤西贼匪横行，聚众劫抢，忽起忽灭，几于无处不有，甚至如尚地会匪韦正等，邪说煽惑，结成死党抗拒官兵，至今稽诛，实堪愤懑。非随时随地严伸国法，俾知儆惧，不足以消邪慝而正人心。是以前署抚臣周天爵凡遇军前报获情罪重大律应斩决贼匪，均饬于讯供明确后立即就地正法。臣到任后，体察情形，觉此举果决而有关系，乃前政之可师可法者，悉行仿照办理。

盖当贼匪横行之时，纷纷提解，或致意外疏虞，且一经就地正法，则犷悍顽民，人人触目，自知儆戒，不致惑于趋向，乃尚书辟以止辟之议。计自本年正月迄今，各处兵丁团练陆续歼擒盗匪、游匪、会匪，除临阵杀毙及因伤身死不计外，凡讯明情罪重大即饬就地正法

者已一千五百余名。嗣因韦正等窜踞永安，筹防省会复查保甲，临桂县率同团练拿获结盟拜会之逸盗廖五，立予斩枭。臣恐邻近永安一带，有各案漏网匪犯投作逆党，潜为内应，关系至巨至要，谆饬各属督率团练，严密搜拿。

又据昭平县团练会同兵役，拿获已正法之巨匪叶天良案内逸犯雷亚书一名，因该县沈敦治在乡防堵，押解到省委审。雷亚书供认，节次随同叶天良开角滋扰，并于道光三十年九月十六日，在昭平县天门岭，手刃县丞白良栋、外委黄英俊并不识名姓兵壮五名不讳。核与原案相符。臣亲提审明后，即恭折请王命，将该犯凌迟处死，并为白良栋、黄英俊设立牌位，摘心致祭，以慰忠魂。省会观者如堵，莫不称快。

所有首先扎伤捆拿雷亚书之练丁何运章、彭天年、张廷佐分别赏给顶带功牌，在场围拿各练丁兵役重赏花红，以示鼓励。面谕该团练等，嗣后遇有获犯，均即就近送县审办，以免疏虞，并仍严饬各属查捕逸匪，务尽根株，不准松劲外，所有情罪重大匪徒随时严办缘由，理合由驿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咸丰元年十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嗣后仍著照此办理。钦此。

150. 程矞采奏衡州讯办左家发情形片

*咸丰元年十月初七日（方略稿本）

再，左家发等各犯，前甫被获时，不知伙党若干，潜匿何处，既恐其乘机窃发，又虑其劫犯逞凶。兼以衡郡兵丁因调派左防边及分守外汛，实在存城者仅止一百余名。复有不法之徒播散讹言，并匿名张帖，称即定举事攻城。一时谣议纷传，人心惶惑，几有刻不能定之势。臣于途次闻信，早夜驰抵衡州，当先凯切晓谕，以安众心。一面饬令府州暨委员速提各犯，悉心研审。并派委文武员弁无分昼夜，四处梭巡，于各城门出入之人，留心盘诘。仍饬城乡绅庶赶紧团练，以期守望相助，众志成城。又令前带湖北官兵二百名驻守城内，稍壮声威。数日内境地敉安，人心始定。

惟该犯等结会锢习，向于入会时饮酒盟誓，永不供报，并有供仇

不供党之谚。以至再四研求，均愿甘就骈诛，坚不吐实。嗣经该府县及委员等设法供诱，并访获党与多名，提同质对，该犯无可狡展，始据供吐确情，并称实系李丹信嘱，趁此粤匪鸱张，兵调空虚之际，在衡起事。该犯因查拿严紧，又为日无多，是以所纠仅六十余人。该府县及委员诘以器械、火药等物何处收藏？据称，郡本有军装局库，如先在城外放火，仓猝拥入，人不及防，自可乘时劫夺。嗣正提犯究诘间，适于衡阳县署拾获私信一纸，内称：左宪被拿，不知问官意见如何，制台作何动静，以便通信上宪，赶来救援等语。议者遂以此纸系各犯无心遗落，复觉惊惶。臣以该犯等奸谲异常，即府县书差保非通气，必系恐被刑审，藉骇听闻。饬即明查暗访，示以镇定，毋庸稍涉张皇。

窃思该犯左家发，既与李丹潜谋勾结，文廷佶等亦均助逆同谋，其所纠三人断不止此，而既茹供不吐，实有讹传。现值粤匪未靖之时，自未便久稽显戮。臣是以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先将左家发等二十一犯分别正法。庶风声远附，足以慑各顽梗之心。至其伙党姓名，现尚有留监备质之犯，如有续获，不难讯究。已严饬该府县暨湖北、湖南各州县，一体密防严拿，随时惩办，以杜后患而清根株。

此案于未经滋事之先，即将首要重犯访获多名，尚为妥速。所有各文武员弁，应得处分及失察各职名，应请逾格恩施，邀免议处。其未获之犯恐尚不少，将来拿到获案，讯出潜匿地方及结会为匪情事，州县处分均在，转恐官官相护，各存瞻顾之私。似应请旨，嗣后地方官遇有此项会教匪徒，如能速拿究办，不致糜饷劳师，无论其曾否藏匿及年月远近，历任官应得处分，均准一体宽免，则该员等无所顾虑漏网，地方日就肃清矣。至此案破获尚未稽迟，尤为慎密。所有查拿审讯各员均能尽心究办，著有微劳，可否准臣将尤为出力者奏请量为鼓励之处，出自皇上天恩。是否有当，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151. 龚裕奏复严拿张添佐等片

*咸丰元年十月十五日（录副）

再，臣于本年九月初九日，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谕文略）❶。

❶ 上谕全文见146件。

遵查闰八月二十五日，准督臣程矞采咨，湖南衡州府地方访获会匪讯供情形。臣以张添佐一犯改名赤松子，在湖北各处卖药，暗行勾结，必有经过地方会宿住址，并被其诱惑吃斋入会之人，情事虽然诡秘，踪迹难掩耳目，保甲邻右最为切近，一经州县详细密访，自可查出，分别根究拿办。且讯出广东、湖南两省现未就获之犯，亦难保无窜逸入境，当即密札合省各属，不动声色，周密访查，凡案内有名各匪及本境入会匪党一体严拿。并以该地方官若不自行获报，别经发觉，定即严参，仍不得稍涉张皇，转致闻风远飏。旋复谆切飞催，接据各州县具复，尚未查有此案端倪。钦奉谕旨，臣又恭录飞行，加紧访拿，务期获犯究惩，不任一名漏网，以仰副我皇上戢匪锄奸之至意。

所有现在查缉情形，理合附片具奏，伏祈圣鉴。谨奏。

咸丰元年十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152. 邹鸣鹤奏审拟失察冯云山案件官员折

咸丰元年十一月初五日（录副）

广西巡抚臣邹鸣鹤跪奏，为遵旨严审革职拿问之守令巡检，分别定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准前署抚臣周天爵移交，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周天爵奏，据查参浔州府县等官，请分别革职拿问一折。广西武宣县生员王作新，前经呈控冯云山等在桂平习教结盟一案，已革浔州府知府顾元凯、丁忧桂平县知县王烈，事前既毫无觉察，迨经控告到案，又不赴乡亲查，严行究办；江口司巡检调补广东省巡检王基专司缉捕，乃既疏于查拿，又复任听贿嘱，吏治废弛，至此已极，必应澈底根究。王烈、王基均著革职，同已革知府顾元凯一并拿问，交邹鸣鹤提同府县幕友人等，严讯确情，按律惩办。该部知道。钦此。

遵经分别咨行，饬提曾玉珍已故。将已革知府顾元凯、知县王烈、巡检王基并幕友王传基、金衍庆，生员王作新，一并提解到省，饬发署藩司吴鼎昌、臬司姚莹并前河南候补道周煦征督同桂林府确讯去后。

兹据审明详解前来，臣亲提研鞫，缘顾元凯籍隶江苏长洲县，由

礼部郎中截取，选授浔州府知府；王烈籍隶云南昆明县，由雒容县调补桂平县知县；均于道光二十六年到任，各延幕友王传基、金衍庆襄办详禀事件。王基系桂平县江口司巡检，调任广东顺德县江村司巡检。道光二十四年，广东花县人冯云山来桂平县卢六并曾玉珍家连年教读，二十七年十一月内，武宣县生员王作新等以冯云山在曾玉珍家习教结盟、打毁社坛神像，协同保甲，于是月二十一日，将冯云山拿获，交保正曾光祖送官。冯云山伙党曾亚孙等将冯云山抢去，王作新即以前情同起获冯云山抄书一本，赴江口司巡检衙门呈告。冯云山亦以王作新等索诈捏陷等情呈办。王作新等复赴桂平县呈告，该县王烈亲批讯办。旋经江口司巡检王基拿获冯云山、卢六二名，并将王作新所缴抄书，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解县。王烈提讯，冯云山狡不认供。查核所获书本，尚无违悖字句，惟内有耶苏二字，系西洋天主教书。应提同王作新等，细询传教毁社情形，分别根究。当将冯云山等管押，差传王作新质对。王作新先已外出，屡传不到，并严拿曾玉珍未获，卢六旋即在押病故，冯云山亦患病甚重，未及确审。王烈旋于二十八年三月初八日卸事，将人卷移交接署知县贾柱讯办。四月二十八日，冯云山以王作新架捏诬控等情赴浔州府呈诉，该府顾元凯亲批，该县立即讯究。冯云山仍执前供，狡不承认，该县贾柱因王作新久传不到，将冯云山递回原籍管束。嗣冯云山复来为匪，王作新即将前控缘由，赴前署抚臣周天爵行营呈明。又传闻江口司前获冯云山到案，曾玉珍扬言，欲买托绅耆衙役保放，亦即一并列入，因声叙未明，误作江口司听嘱释放。其实冯云山等经江口司拿获，立即解县审办，并无贿纵情弊。当经周天爵调查原案，会折奏参，钦奉上谕：王烈、王基，均着革职，同顾元凯一并拿问，交臣提同府县幕友人等严讯确情，按律惩办。遵即分别咨行，饬提一千人等到省，委审详解，臣再三研鞫，据供前情不讳，案无遁饰。

查已革知县王烈，当王基拿获冯云山解县，即经提讯，因狡不认供，饬传原告王作新未到，移交后任究办，并未释放。已革知府顾元凯，于冯云山呈诉到府，亲批该署县贾柱讯究，均尚无有意宽纵情事。惟于冯云山习教结盟重情，事前毫无觉察，迨经控告到案，又不赴乡亲查，严行究办，实属玩视要案。若仅照失察邪教滋事，酿成叛

逆重案之例，予以革职降调，未足示惩。王烈、顾元凯，应均请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饬吏治。已革巡检王基，前在江口司巡检任内，据王作新具控，即将冯云山拿获解县，后经接署知县贾柱讯结递籍，并无听嘱贿释情事。惟该革员专司缉捕，王作新未控以前，疏于查拿，应照溺职例革职。前署桂平县贾柱，于接审冯云山一案，并不严行根究，辄听一面供词，遽将该匪递籍完案，实属玩纵酿祸，迥非王烈等案悬未结可比，应行从重治罪，业已病故，应毋庸议。生员王作新先后据情控告，并无不合，其所呈王基听受曾玉珍贿嘱，将冯云山释放，并无其事，讯系将曾玉珍扬言胪陈入词，声叙未明，应请从宽免议。幕友王传基、金衍庆，讯据顾元凯、王烈供明，只系在署襄办详禀，一切词讼仍系该革员等自行批解，于此案并未经手，均无庸议。卢六、曾玉珍业已身故。曾亚孙等饬行严拿另结。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金田起义前后广西桂平碑刻资料选录

李毓麟　冯宇明　黄培琪　提供

〔**说明**〕我们选录了桂平县保存的碑刻资料二十七件，以供研究太平天国的参考。

这些资料，大部分并未谈到太平天国或金田起义，而且有些碑刻的年代也比较早，但它们是研究当地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情况的有益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田起义的背景。选录的另一些碑刻资料，直接与太平天国时期的斗争和人物有关，更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有用史料。

这些碑刻，一部分集中保存于金田公社新墟三界庙内，另一部分则分散于全县。对于后者，我们在碑文后注明了保存地。

李毓麟　冯宇明　黄培琪

1980、7、31

1. 总督布政裁革碑记

康熙十八年八月十八日

浔州府为恳天厘奸拯溺，尝示禁革，除害宁民事。奉总督两广部院金　批：据桂平县大宣里民唐显宗、黄钟德、罗文应等状陈前事称：良泗一埠，荒废已数十年，我朝先经裁革。迨伪周入郡，搜括无遗，以致鬼域〔蜮〕当途，因而含沙射影，混开埠长，罔上行私。伏乞剔弊厘奸，尝示除害，安抚残黎等情。奉批：仰浔州府查报。奉此，除具报外，相应给示禁革。为此，示谕大宣两里里冬〔董〕乡老、地方人等知悉：嗣后，凡有过往商船采买米谷，俱到府城，自行平价采买，不得湾泊良泗埠头，责□埠长交易。如敢仍前私设埠长，

擅自抽收，许该地方锁拿解□；每月朔望，该里□各乡老、地方，出具甘结，前赴本府，投递查考，毋得有违。特示。

总督金、知府孟

布政傅、知县郑（以下姓名略）

康熙拾捌年捌月拾捌日示

2. 重建三界庙第一碑记

乾隆六年十月

宣里之有新墟，始于大清顺治十八年。建铺舍于思明亭之右肩隅，客其地者，奉祀斯亭所事之神，中为　敕封游天得道三界冯圣爷爷。相传位右为　黄戎都督，位左为东岳大神。康熙年间，随迎三界爷之九世孙　冯吉爷入亭同祀，位设右隅。原日配享　众神，位居左隅。在墟商客及里中父老，因以亭屋东向，岁时诞会出入不宜，且谓人神略无相护意，遂迁其亭于墟之上，坐北而向南，时当扰攘，屡遭兵燹，商民居无宁晷，不过厂以茅蓬，虽蔽雨日，慢亵难堪。寻有副将讳大中林公督兵前守荆山汛，目睹　圣像，心甚戚然，志欲勸成此举。谋之乡市，父老慨然捐俸以补其不足者，以授之当事。时有黄成美、叶廷璧、梁文郁、梁奇生分任厥劳，乃筑土墙，穿不柱。覆以青瓦，饰以丹雘，焕然为之一新，遂易亭而榜其额为三界庙，即今之旧址也。历康熙以至雍正癸卯，其中间虽云有遭，得吴世昌、何启裔、林肖崖倡率接踵，递加修葺，饰其旧而华其新，但历年已久，外虽光烨而桷椽墙门朽腐殆甚。尔时，农商庶士既已比室盈宁，即欲新庙以妥神灵而肃观瞻，奈其地址狭隘，难于圹制。越十八载，为乾隆五年，始谋更造。通之阖乡绅士，俱极欣然，凑集助金不下五百余两，增买铺地三间，分为上下两座，且肖各尊神像，是用因修为建，经始于是岁庚申之七月，落成于六年辛酉之年月。嗟乎！人赖神力以安屋，　神借人功以坐享，我乡之时和年丰人康物阜，谓非　三界冯圣爷之呵护保障，亦乌获此。即黄戎都督、东岳大神虽未悉其巅末，然与　三界冯圣爷位列祀同，则施德泽于里井墟会者定自不少。此所以输财竭□书簿不吝金银勤亿捐盈题笺，多助粟米，百朋既尔，我锡吉蠲于焉。斯兴基址，务期乎坚盘，厥工孔缮梁椽，不嫌其雕

饰，厥木孔良龛棂，共羡玄黄，庙□咸施黝垩，钟簴□簨□广，屏楹无备其美，□论奂而　庙复新，诚一圩之福地，两里之巨观也。际兹工既讫功，勒碑□□，镌志乐助芳名，昭垂永久，兼述建修始末，知所自来。夫前之建修世远。□□今日传其大略则□□，□后之重修亦如今之视昔，是重修之举递世相承，而　三界冯圣爷之神灵自可庙食而勿替，所谓人　神相为依附，盖必有与终始也夫。

乾隆六年岁次【辛】酉孟冬谷旦公立

（以下姓名略）

3. 租粮碑记[1]

乾隆十三年八月

龙华寺实在租粮并田坵永远碑记

因年久碑文字暮，于同治七年重建寺

宇督修首事赖作猷，黄兆芹等住持

定安将原文泐深，以垂永远

寺院之赖有租业，由来尚矣！顾流传日久，其中不无侵蚀之患，则名存实去，而非复旧业之所存，有心者能不堪为浩叹也！我浔郡各刹，帷西山龙华寺为最。租业虽颇裕，但宣二里永洁户粮米九斗三升，今每年止收租谷五千斤，相沿日久，其中或被势豪包占，或被佃户隐匿，无从稽查。迨乾隆四年，而各佃互相兴讼争耕，控府叩县，纷纷不一。蒙批　　差役查勘大小共得田五百七十八坵，造册缴验审明，着会首寺僧公同另行招佃。林兆兰等因见田土宽广，共议加租谷三千斤。斯时有佃人常中等，自愿承耕，新旧共租谷八千斤，向收无异。不意去春三月内，各佃又复争执致讼，

蒙前县主郭着役清查，马先耀管耕原田壹百八十三坵额租三千三百三十斤；蒙君仲源田壹百八十三坵，额租谷三千三百三十斤；蒙君敬原田壹百八十二坵，额租谷三千三百三十斤；杨亚现原田三十坵，额租【谷】壹千四百斤；何亚鸟原田壹坵，额租谷三百八十斤。而各佃户亦自愿加租共增租谷三千七百七十斤，俱取有各佃承批耕帖存

[1] 碑现存桂平县西山龙化寺。

房，共额租谷壹万壹千七百七十斤，永为定式。今春因住持接待靡定，致禀县批断并议分拨城隍庙郡主祠略助灯油之费，蒙县主段批准：除永和里永洁户粮米八升，田土坐落老虎冲、桐油坑、容塘村三处共载租谷壹千六百斤，又拨永和里黄村租米六石四斗给与郡主祠收管外，实存宣二里永洁户胡村大小共田五百七十八坵，租谷壹万壹千柒百七十斤，又永和里水洁户田土坐落焦木冲，大小共田贰百六拾壹坵，租谷叁千贰百斤，共实存额租谷壹万四千玖百柒拾觔。自此以后，庶几隐占之弊无自而生也。致所拨各庙之租粮□寺住，后来不得兹事妄思占复，各管各业，永远定例干是。爰为之勒石以志不朽云。

乾隆十三年岁次仲秋吉旦

（姓名略）

4. 重修永兴会碑

乾隆三十七年七月

今夫上覆而下载者天地也，潜行而默佑者神明也，故有天地而人物咸生，有神明而乡市安奠。天地以阴阳大其化育，　神明以赫跃显其威灵，无不普照人间，恩流宇宙，则　神之为功大矣。窃　三界圣爷自　圣朝敕封已来，予□生居其土，饮和食德，历有年所，莫不感恩思报。爰于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初八日，合力捐资，设立永兴会，圣祀置　庙前第三甲瓦铺连地二间，定期递年四月、八月二季收租致敬　神诞。诚恐阅世日久，威灵虽云赫跃俎豆，不无播迁，因用立碑以为记。迨于乾隆三十三年，二铺颓坏，会众捐资重修，高捲前后瓦铺四间，加租有差，俾异日祀典之绵，永享而勿替，未有不流于久远者也，是为序。

始创会事人（略）

大清雍正八年岁次庚戌年孟春丙午日立石于乾隆三十七年岁在壬辰孟秋谷旦会□重捐修建立石

5. 奉爵阁部堂福大人饬禁妄扳碑记

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十七日

署桂平县正堂、加三级、记录五次高　　为乞恩一视同仁，尝示

勒石，以安远贾事。抄奉　　特授广西浔州府正堂加七级纪录八次李　　抄奉，　　钦命广西分巡右江兵备道，管辖柳、庆、思、浔四府汉、土州、县、司等处地方，兼管驿务，世袭骑都尉，随带加一级纪录七次萨　　案奉　　钦命两广总督爵阁部堂福批：据商民周魁国、刘懿章等呈前事称：蚁等生长东粤，向在广西永和、大宣墟开铺营生，素蒙县主抚恤，乐业安居，贸易无虞。近因婪差土棍垂涎赀本，虎视眈眈，每缘赊贷不遂，揹买不从，挟恨成仇，奸谋百出：或嘱娼指奸；或用私钱跳陷；或串匪犯案后供扳；或伙棍徒飞书吓诈。间有膺称同场赌博，捏指贮银铺内，肆行陷害，罄管难书。虽历案均蒙讯释，未致干罪。然一经诬陷，苦不堪言：资本丰饶者，积周岁之勤劳，尽供一堂之使费，赀本短少者，重利揭借，以饱差囊。则异时鬻妻卖子，皆由此日供扳。种种苦情，吁天难诉！蚁等二墟远贾，亟欲邀仁宪之大德。虽县属示禁，亦有首严诬陷之文。但琴堂流响，尚有不尽革之鸮音；而公相垂恩，断无敢复张之棍役。乞视同仁，俯尝示禁，勒石遵守，俾棍徒知儆，狡役潜踪。蚁等乐业宁居，顶祝靡既，等情。计粘抄告示及各签票并同禀姓名单一纸在词。奉批：异乡孤客，贸易营生，所积微资，借以糊口；乃有蠹差土棍，因赊贷勒买不遂，怀挟私嫌，勾串匪徒娼妇，肆行陷害，以致倾囊负债，苦累难堪。此等恶风，实为痛恨！该地方官，并不查拿究办，一任恣纵猖狂，何所底止。仰右江道查明，严行示禁。一面勒提差役棍徒到案，逐款研究，从重按拟，以示惩创。并确查该县如有知情故纵情弊，即行据实揭参，毋涉姑息！粘抄附发等因。奉此，除檄饬浔州府将粘单内所开棍役，一面提集严讯究办详复外；合行出示勒石永禁。为此示谕蠹差土棍人等知悉：嗣后谨守法纪，凛遵大宪批示，慎勿因赊贷勒买不遂，怀挟私嫌，勾串匪徒土娼，妄行诬扳，或称引线，或称买赃，或指同赌博，或嘱娼指奸，种种设法陷害，俾客民倾囊倒箧，卖妻鬻子，以饱欲壑。该官吏务须不时严加查察，慎勿轻信差役贼匪妄扳。即有不得不质明者，随到随审，毋许差役私押，经旬累月，拖累无辜；并妄希染指，有心纵容。倘敢怙终不悛，仍踵前辙，一有告发，或经访闻，官即严揭请参，蠹役土棍严拿治罪，以除民害。各宜凛遵，毋贻后悔。特示。

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十七日示
大宣墟粤东铺民遵奉勒石缴摹存案

6. 两广部堂福公宪饬禁供应碑记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署桂平县正堂加三级纪录五次高　　抄奉　　特授广西浔州府正堂加七级纪录八次李　　为乞除积弊，以苏民困事。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奉　　按察司闻　　宪牌，奉　　公阁督部堂福批：据桂平县永和、大宣二墟铺民刘懿章等呈称：切蚁等原籍东粤，各携资本在西省桂平县永和、大宣二墟开铺营生，冤遭差蠹串噬，凡遇修整衙署、仓廒、塘汛、船只，所需木料铁器，逼当应用；又绸缎、布疋、海味、磁器，以及鱼肉杂货、零星各物，铺中所有者，短价勒取；其柴炭、鸡鸭、乳猪、羊只，铺中所无者，差票派办；甚至枱椅、床铺，各行匠役，官用私用，派累无穷。领价则岁月推延，吆叱备至，纵蒙给发，房差克叩〔扣〕，十亏八九。更有采谷上仓，差役借官以一派十，大为惨累。贸易小民，谁能与角？孰破坚牢？欲改别图，事熟难弃，各行生意，究之顶造有人。大宪恩泽汪洋，无民不被。小民遭派亏折，事诚细故，然以粟易械，生民衣食所资，失业颠连，无可告实！切宪心不已，匍叩宪辕，伏乞俯准示禁勒石遵守！蚁等乃系县捕司主治下铺民，非敢追求已往，但事无终极，愿杜将来，倘获俯顺舆情，革除积弊，久困得苏，则二墟旅民永戴鸿恩于不朽矣！计粘抄票并同禀姓名单一纸在词，上赴恳示禁革一案。奉批：官署食用什物，均应现银平买，何得差派铺户，致多滋累？仰广西按察司速饬严查禁革，永远遵行，具报粘票，并发牌行下府。奉此，除饬县遵照永远禁革外，合行示禁。为此，示谕所属官役商民人等知悉：嗣后凛遵

公阁督部堂批示：凡署中所需食用什物，务宜照依时价，现银自行平买，毋许仍前短价扣克，压令供应，差派滋累。如敢阳奉阴违，一经告发，或被访闻，定即严究。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示
大宣墟粤东铺民遵奉勒石缴摹存案

7. 创建粤东会馆序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

桂平邑在粤西浔州，古百粤地，远接桂林，近连藤峡，诚一方之要区，西粤之门户也。是以四方商贾，挟策贸迁者，接迹而来，舟车辐辏，货贿积聚，熙来攘往，指不胜屈。而以我东粤之商旋于桂平永和、大宣两墟者为尤盛。我乡人之客兹土，见其杂处纷纭，散而无纪，诚欲有以萃其群而联其好也。今建两墟会馆于永和，以为宴集同人，筹议公事之所；复于大宣创立会栈。两墟一水相连，乡人便之。是以自堂构落成之后，又欲将其巅末，勒之于石，以志不朽，故邮寄嘱予以序之。夫会馆之设，岂特为联声气而聚俦类已哉！岁时伏腊，杯酒言欢，益将于是敦梓桑之谊焉，结手足之雅焉。虽瘴雨蛮烟，殊乡异井，而同区共处，相得无间，斯不啻身游里闬，而顿忘其在客旅中也。况两粤相距不远，枌榆接壤，亦何殊于父母之邦也耶！然而，吾乡之来游两粤者，不但在桂平也；即左右两江，所至辄有乡人。于经营货殖之间，果能忠信以交孚，推诚以相与。而同乡之共事者，复能勖其不勤，而匡其不逮否乎？此固予之所以厚期于乡人，而乡人所宜斤斤以之自勉者矣！爰因会馆之建，而走笔弁数言于首，以应乡人之请云。

赐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礼部祠祭司郎中兼仪制司郎中加一级纪录二次、前钦命提督贵州全省学政、翰林院编修、癸酉科乡试四川主考官、壬申科乡试顺天同考官、充大清会典馆纂修官、庚午科乡试福建主考官、吏部文选司员外郎、稽查正黄旗教习、验封司主事、稽勋司主事、翰林院庶吉士年家乡眷弟冯成修顿首拜撰

乾隆五十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旦首事（以下姓名略）

碑现存桂平县西山

8. 蒙刘太老爷给奉宪发司码秤钻示碑[1]

特授桂平县正堂加三级纪录五次刘　　为晓谕事。照得商贾买卖

[1] 碑存桂平县西山。

货物，所用秤钻，原以司码较准，出入公平，并无大小轻重之殊，以昭平允。兹据永和、大宣墟铺民周魁国、刘懿彰等呈请颁发司钻，俾得划一永守等情前来。除遵照奉　　宪颁发司码秤钻较准发用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谕该处及往来商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如有出入货物，务须遵用奉发司码秤钻，毋得出轻入重，倘有往来客商及本处商民人等偏执混用，许该墟长保甲人等指名禀赴本县，以凭差拿，按律究惩，决不宽恕。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示

碑摹存案

发仰永和墟粤东会馆勒石永遵

9. 奉宪加禁抽买铺贩谷米并短价派累遏籴肆扰碑记[1]

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初二日

特授桂平县正堂加三级纪录五次刘　　为乞恩尝示勒石永禁事。本年四月初十日，据县属永和、大宣两墟客民周魁国、刘懿章等呈称：缘蚁等生居广东，寄迹两墟，开铺贸易，贩运谷米，接济东粤营生。前因抽累苦垫滋扰，封船留难，奉　　藩宪英　　行示禁革，买补仓谷，定例选派丁役持银赴产谷墟市，时价现银公平采买，自雇备夫船，挑运归仓，毋得派买、抑勒、短价苦累，以除民病等因，在案。又奉福中堂准行给示蚁等，两墟勒石，严禁买补仓谷派累滋扰船行，滥封船只，留难兼之赊取货物、短价克扣、派当夫匠，供应借办等弊，概俱革除。兹蚁等荷蒙各宪恩泽汪洋，诚恐日久弊生。但欲生业永安，必先求杜患弊，是敢历情冒叩廉阶，伏乞一视同仁，俯准尝示，再加勒石永禁，俾免前项苦累，谷米得藉流通，非独蚁等戴德，即合粤均沾鸿慈不朽，各缘由到县。据此，俯如所请，合行查照，给示勒禁。为此，仰永和墟商民人等知悉：除赊取货物，短价克扣等弊，久经遵照示禁在案。查谷米固贵流通，难容遏籴，毋许地棍勾串吏役船行封阻留难。至凡遇买补仓谷，遵例选派丁役，持银赴产谷墟市，时价现银公平采买，自行雇夫船挑运归仓，不得派买、抑勒、短

[1] 碑存桂平县西山。

价滋累。该属内各里民人等，亦不得违例，把抗居奇，故意高抬价值，抗公病民干咎。嗣后务须恪遵定例，并仰体大宪爱恤商民之意，毋得复蹈前辙。倘有故违，按例究办，决不姑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初二日示发仰永和墟勒石永禁，碑摹存案。藩宪汤　　核看得本案云云。置议：嗣后该县买补仓谷，应请饬浔州府转饬遵照定例，选差丁役赴产谷墟市，照依市价，现银公平采买，毋得派辖抽买，致滋讼端，有□□参咎等因。详复督宪批：如详转饬遵照，仍饬该县：嗣后均赴墟市采买，不得仍由丁役人等向铺贩议抽，致滋讼端，未便。缴。等因。奉此，合并附碑注明。

10. 发桂平县永和墟实贴晓谕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

两广总督部堂郭　　为冒乞全恩怜准早济事。本月十五日，现据南海县客民刘懿彰、周魁国等呈称：窃东民粒食，均借流通情。蚁等东隶，向在西省桂平县属永和、大宣、南渌、石咀各墟，常贩米谷，运东接济。去春被棍衿勾串胥役船行，混借买补派抽谷石，索累阻留。逼叩公中堂，荷仰藩宪饬府迅详，又蒙仁宪批结：不得任由丁役人等，向铺贩议抽等谕。赖为安业，民食有依，曷敢深求？但未邀示禁，是致本年另有前词经粘被派议抽留难情弊，并禀府批抄呈。缘蚁等源源贩运，实惊惶恐！照踏前辙，只着停贩，免遭抽累，有负宪恩不已。岁暮奔回，实恳全恩，来春就贩。乃于本月初五日，以一件乞示勒石等事，吁辕蒙批，仰司饬府，严查禁报，更喜无涯。第未蒙给示，恐复抽成阻累，民食殊关。蚁等铺贩小民，非敢甯讼滋扰，只求示禁，安生无奈，备情再叩辕阶，伏乞格外恩怜，准给示禁，勒石永遵，免抽除弊，早济流通，民食有赖，全恩不朽，两粤均沾等由到本署部院。据此，当批候行司，给示勒禁。查粤东民食，全赖西省米谷源源接济，一有阻滞，客贩便稀。是以先据司详，业经批饬：不得任由丁役人等向铺贩议抽。续据刘懿彰等呈控，又经批司饬府严查禁报各在案。兹据前情，合就饬行。为此，牌仰该司官吏急照事理，迅将客民刘懿彰、周魁国等具控桂平县棍衿串同胥吏船行，借买补仓为

名，勒索揹阻，又粘单内混将船户锁押各陋弊，刻即先行出示，给与刘懿彰等领贴永和、大宣、南渌、石咀各墟，剴切晓谕，嗣后毋得勒派议抽，需索扰累。倘有仍踵前辙，立提重办。一面将所控情节，逐一分晰，申明例禁，饬令该客民等自行勒石竖立墟前，永远禁革。限十日内取具碑摹申缴察核。事关米谷接济民食，毋得迟延未便。速速。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　　日牌

谨将本案牌文领示抄出，附碑永垂不朽。

11. 奉督宪行藩宪永禁派抽阻挠接济碑记

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初二日

钦命广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五级纪录十次汤　　为严禁勾串，借名派抽贩运米谷，以安商旅事。照得粤东民食，全赖西省米谷源源接济，一有阻滞，客贩便稀，民食有碍。前经屡奉　　各宪饬行查禁，毋许揹勒阻挠在案。兹据广东南海县商民刘懿彰、周魁国等复赴两广督部堂宪辕具呈，该商等赴桂平县属永和、大宣、南渌、石咀各墟，贩运谷米回东，每被棍衿勾串胥役船行，借买补仓为名，派抽勒揹，殊属不法。除密访查拿究惩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谕县属衿民胥役船行人等知悉：嗣后凡有粤东商贩，到境贩运米谷，往东粜济，毋许棍衿勾串胥役船行人等，借名派抽以及需索揹勒，更不得混将船户锁押。倘敢仍踵前辙，一经发觉，立即严拿，尽法究治，决不宽贷。其各凛遵毋违。特示。碑摹存案。

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初二日示

12. 严禁差役乘坐竹兜下乡告示碑

嘉庆六年三月初九日

署桂平县正堂加三级纪录五次李　　为严禁差役乘坐竹兜下乡，以杜扰累事。本年七月初九日奉　　本府札：案奉　　石江道札开：照得各州县准理词讼，传唤原被人证，及催征钱粮一切筹事，不得不差役下乡。该差等一经承票，自当迅速徒步前向催传，岂容丝毫索扰？今访得各州县差役，凡有告案奉票拘传并催缴纳钱粮等事，无不乘坐竹兜，一至乡间，即先索夫价、饭食及名为鞋脚钱文，多方需

索，稍不遂欲，即倚借官势，遇事生风。是各役以承票为利薮，而井里之受其累者，悉难枚举，令饬查禁等因，传行到县。奉此，除严禁各役下乡，毋许乘坐竹兜肆行索扰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邑保甲士民人等知悉：嗣后遇有差役下乡传唤赴审事件及催纳钱粮，不遵令谕徒步前向，胆敢仍前乘坐竹兜，索取夫价、饭食等弊，许被索之人赴县指禀，以凭尽法究惩。毋违！特示。

嘉庆伍年柒月拾肆日　　告示，陆年岁次辛酉叁月初玖日大宣乡众立。

13. 永盛会碑记

嘉庆八年十二月

尝思神灵有赫，聿崇妥侑之文，众志咸孚，用锡和平之福。吾郡三界之神，道法通于上下，庙貌遍于东西。暮鼓晨钟，处处之凭依如在。春祈秋报，年年之俎豆恒新，大宣墟向立　行宫，倚为重镇，纳荆山之翠蔼，挹紫水之波澜。　香火日盛，民物滋丰。佥曰：非神之力不及此。兹因丹楹刻桷既弥，耸其观瞻，击鼓吹豳，宜益隆其报赉。吾等思幽明之永赖，冀忠信之常昭，爰集同志十有一人，共买铺舍一间，递年收租，以供祀事。庶几联声气以达馨香，合精诚而通微谟。神人胥协，庇荫何穷，是为序。

始创同事沐恩弟子（姓名略）

大清乾隆肆拾五年岁次庚子孟夏吉旦立石于

嘉庆八年岁次癸亥季冬谷旦永盛会众勒

14. 重修宣里新墟三界庙记

嘉庆九年四月

闻之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盖以吉凶祸福之说中于人心。故凡礼乐有难，施政刑有弗及者，一临以神即莫不作其恭敬，致其和平，生其愧怍。无他，玩于所习见而惕于所难窥也。然神之为类号百其气化自然之灵者为神，人禀气化之灵而不与人俱敝者亦为神。有列于祀典昭明宇内之神，有锡以位号鉴庇一方之神。如朝廷设官，虽大小尊卑之不同，然皆有功德于民者始祀之。吾里奉事之神，向推　三界。三界

者谓著灵于天地人之内而　封锡尊荣之号也。神为浔之怀城人，作于有明年间，其奇异之迹时得于父老传闻，似未可以尽信，然要必生而正直而后精气游魂不销沈于蛮烟瘴雨，能以其功德庇一郡之民，且以庇东西两粤之民，故祠宇遍粤中。呜呼神矣！里之新墟旧存庙貌，庙中同祀之神，一为都督，号著其官；一为东岳，号著其地；一为神之裔孙，无号而著其名。当年同祀之义今无可考，故庙概以三界称，昭信也。数十年来，风凋雨蚀，基址渐颓，居斯地者咸慨然曰：神之功，物阜家丰，弗可忘。客斯地者咸慨然曰：神之德，财通货殖，弗可忘。于是捐集多金，在昭阳大渊献之冬鸠工改造，为之扩其区，崇其墉，朱其甍，丹其楹，刻其桷黝，垩其堂，雕绘其栖，庄严其像。美哉殖殖其庭，嘁嘁其冥，神之威而亦人之力也。夫此乡之土瘠土也，此乡之民劳民也。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是以士者农者工者商者莫不安其业，而职其居。虽无显名而皆知爱名，虽无厚富而未尝炫富。子曰：里仁为美。此即未仁，然较诸纷华竞逐败廉丧耻者，不亦可宁处矣乎！人心之所乐，即神灵之所依。识者有以观其深矣。阏逢困敦之岁藏事，老宫跻诸神而妥侑之，一时士庶之众，牲礼之多，俎豆之虔，几筵之洁，而又振以钟鼓之铿锵，和以箫管之抑扬，励以奔走之殷勤，齐以拜跪之严肃，偏隅之地，终日之间，而礼乐刑政之教备焉。君子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由此以推，四方可治，何有一方，万年可治，何有百年。古圣人斋戒以神明其德，其即此意也。夫不然而徒致其力于所无益，驰其心于不可知。妄有祈求，过为谄渎，是以神道滋惑也。何以为教，请得以其验诸人者进而质之于神。至总其事者为某某，襄其事者为某某，与其事者为某某，并镌贞珉以为后之敬神睦人者劝，是为记。

本庙坐壬向丙兼子午辛亥辛巳分金　　戊午科解元宣里敬信弟子黄体正薰沐撰言

嘉庆九年岁次甲子孟夏谷旦公立

（以下姓名略）

15. 重修宣里新墟三界祖庙碑记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

事神所以保民，崇德报功，以答神贶，非等诸谄渎侈靡之为也。新墟三界庙，乃宣一、二里士民客商公同奉事，香火沿旧，并祀东岳大神，黄都督府，而主名咸称三界云。神为浔之怀城人，显于有明年间，其功德被两粤，庙貌遍东西。即以新墟一隅而论，其保民之迹，无事远稽，近此十余年来，固有历历可验者：癸巳、甲午之岁，蝗蝻滋生，大众诣庙祝祈，蝗无大害，且依草附禾以殭。至乙未后，而连年丰稔，神是以加膺敷佑伯之封，则救灾保民之德巍然。既而蝗灾甫息，盗害旋兴，劫夺纷然，不胜其扰。丙申正月，众矢于神，将上控以除乡蠹。不数日，而县奉府檄，尽擒诸盗于南渌江中，则除害保民之功昭然。庚子、辛丑，大黄江有斗杀之案，游匪外滋，土匪内迫，连村标厂，横路刀枪。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匪首聚众数百人，借名炮会进香，挺持凶器，耀武墟中，干　　神震怒，即假强徒之大炮，立毙市内之游人，群贼惊慌，一闯而散。由是，众心咸愤，禀官严捕，歼厥渠魁，则惩恶保民之威赫然。呜呼！凡此祸患之潜消，罔非神灵所默使也。智愚感叹，远近知闻，崇之极之，可或缓与？谨溯庙之重建，在于嘉庆甲子，迄今三十有九年，香龛壕象，彩栋朱甍，渐已凋蚀，非所以昭敬畏、肃观瞻也。于是佥议重修，卜云则吉，乃鸠工于壬寅十月，蒇事在癸卯仲冬。高屋崇墉，仍旧者光明正大；金身玉宇，踵事者富丽庄严。继自今神安人乐。人之事神也，愈尽其礼，则神之庇人也，益显其灵。爰于宝座宏开、诸神复位之日，代宣其意，以示人曰：庙貌重新气象雄，威灵远被粤西东。从今除暴安良意，都在昭昭鉴察中。兹当泐石纪名，谨述善缘之始终而为之记。

道光贰拾肆年甲辰孟春谷旦带江园绅士黄体正薰沐拜手撰

（捐银名单从略。其中有与太平天国史事有关的黄梦俊、王大作各捐银五钱，韦源珖、韦源玠各捐银四钱）

16. 永宁墟团练保甲社仓第一碑记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九日

壬寅春，予调署斯篆，奉　前宪袁　面谕：宣里地方，近有外匪盘踞江口，勾结里中匪徒，滋扰闾阎，务必举行保甲，以除盗贼，而安良善。当剀切劝谕绅民，力襄此事，毋忽！予即谋诸合里绅士，无不乐从。而典籍云湄先生，居于古程村，首为之倡。众村陆续协议，而保甲之事以成。所有各保经费，听其自行办理。而本墟捐资之数较多，钟怀远，黄榕楼等，即以经费盈余，买谷出放，仿古社仓之法，春借秋还，为持久之计。现将公议条款，详堂批示立案，勒石垂远矣。将见练丁踊跃，无或聚或散之虞，仓谷充盈，有可大可久之势，岂非除暴安良之上策哉！予升补西隆，行期伊迩，惟冀后之来者，与诸君子善始善终，历久而弗替，斯则予之厚望也夫！是为序。

道光二十四年重九日司大黄江事费有基撰

合墟乐输芳名列左（略）

17. 永宁墟团练保甲社仓第二碑记第三碑记

署桂平县事候补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张　　为晓谕事。案准前县移交，据宣二里永宁墟□员钟廷、黄梦麟等呈称：里中有安良约，系前任赵司主与本里黄典籍始终其事。其章程，系将公捐银两，典买田业，每年将租谷仿社仓春借秋还之例，就近请司主准给印单，亲填数目，署保划押，农民便之。久经奉行，确有成效。兹因前奉仁宪明示，谆谆劝勉各里团练。合墟团练既成之后，亦有公捐，除递年缉匪支去外，所存无多，专贮听用，恐难为继。众议：留其半以备不时之用，出其半以仿社仓之法。所虑权操自下，绅耆之经理者无难并公入私；权操自上，书差之与闻者，无难以多报少。贤明如费司主，经理现在得人，或可无虑；恐其日久生变，不如思患预防。窃议：春借认人，准于□内绅耆，填单统于司主，秋收则绅耆合书差而共到仓场共□数目，庶几侵蚀之弊绝，而经费日增；好义之风纯，而社仓可久。将见团练规模，流传久远，良善安而盗风息，非仁宪鼓舞振兴之德之立于不拔者与！事关经费，理合请示。为此联禀等情到县，□□□□

据呈公捐经费，以为团练之用。兹仿社仓之法，出半留半，春借秋还，取息资用，实为法□□□□□□必须得人，弊无侵蚀，始获永垂久远。仰即选举廉明公正之绅耆，妥为筹办，并由该巡□□出□时，督同稽查，仍候出示晓谕可也。除批悬示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里绅民等遵照□便查照呈批事理，公同选举廉明公正之人，将公捐团练经费，仿照社仓之法，出半存半，春借秋还，取息资用，并由该巡司于出纳时，督同稽查，以杜侵蚀，慎勿假公济私，致将良法停废，是为切要。毋违。特示。

道光贰拾肆年　月　日示

条款列后：

一、社仓谷石，系本墟绅耆客民公捐，自应在本墟存贮。每年公议应借若干，近墟各村农民愿借者，如期协同硬保，赴首事保借。首事将司署发出印簿，照格交借户自写数目，硬保署名划押，首事于夹缝图章之后半截，填写数目，割交借户收执。如期到仓，照数出谷，每本谷乙佰斤，随时公议息谷，总比之借平民谷者，三分减一。

一、司衙遵□　　县示发出印簿冬收，票差传催，同到仓场监收，首事经理进出各项，不能不需耗费。公议：于每石息谷内，以七斤归司衙，支派书差等饭食，注册交代，以三斤作首事纸笔。其贮谷仓场暂行出租，谷多时，再议建造。

一、社谷系借给农民，以为籽种，凡游荡及无生理穷民，均不准借。既作硬保，不得作借户；既作借户，不得作硬保。一人不得用两名字向借；无硬保者不得借；两人不得共一单；所借不得过千斤。

一、经理首事，必须该地方仗义乐善之人。宜于绅耆客长中，公举三四人，预备替代。如有交卸收放，公同出纳，即作交代，以省盘量。

一、将来社谷渐多，二三首事，难于照管，可将原贮谷石，分作二处或三处，另行公举首事办理。每于收成后，众首事俱各一样造册，报明巡司，申县查核。

一、填印簿，出借约。以正月十六日起，至三十日止。凡应借农民，总在此十五日内各凋硬保赴首事处填写印簿，凭正交谷。至开仓出谷约以二月初一日起，至初十日止。各猎户持正到仓，交首事验明

数目如数秤谷，秤用司码足针。

一、每年冬收还仓，约以十月初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此十五日内，有不能如数还仓者，首事列单送交司衙，差传借户硬保比追。能在十月内缴足者，仍准如期再借，但必加连名硬保，无则不准，亦不准仅还息谷，将本谷另换印票，挨至次年归款。倘借户敢于刁抗，硬保不肯垫赔负欠，已逾期限者，无论绅衿子弟，一律详县究追。

一、凡生监俱不准作硬保，不准作借户，以杜恃符滋闹。

社仓原分社积贮生息，该社之谷，即留作该社出借。本处宣一、二里，除古望社，崇善社之外，尚未有捐输。今本墟取名永宁社，即由墟中公议：准附近村庄向借，俟各村俱有社谷，再行酌夺。而该社息谷，止留该社公用，将来积贮果多，兴该社之利，除该社之害者，用此谷。如现在之借半留半，以备匪徒入墟滋扰，并本墟人外出被抢，以及擒拿入墟窃贼，暨白日剪绺摸掏之类。别社利害有应兴应除者，自有别社好善之绅耆，踊跃照办，无庸拨支。

一、本分司奉县宪张面谕：社谷系民间公捐，原听民间源源生息，与常平官谷不同，首事暨司衙耗费，除上条所议外，俱不得侵蚀。且社谷一项，系我　皇上子惠元元，藏富于民之至意。稽查成案，圣谕煌煌，因粤西向来地广人稀，未经计及，今该绅耆客民，好义乐善，踊跃倡捐，实堪嘉尚！兹将公同酌议事宜，各项条款，缮册详请县宪查核给示，与前　县示一并勒石，以垂久远。嗣后合里各保，均照此法举行，则积贮有素，凶荒盗贼，俱可无忧，而贫富相安矣。

一、议五六年后，社谷渐多，或遇凶岁，酌量平粜，以济本墟贫困之人。

一、安良约谷，系各村绅耆公捐，出借事宜，与本墟社仓同。如何积贮，如何支销，前数年各绅耆曾经呈　县立案，无庸赘及。

署桂平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张　　批：查阅议详新捐社仓谷石春借秋还及经理出纳息归公用条款十二条，所议尚属周妥，仰即如详立案，转饬照办，毋得始勤终惰为要。此缴。

18. 安良约第一碑记　安良约第二碑记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

宣瑞安良约条目引

尝伏读圣谕第十五条“联保甲以弭盗贼”。夫弭盗所以安良，救时善政，莫急于此。惟是承平日久，郡邑乡里之间，安静无事，故保甲之行，大都有名无实。即间有实意奉行者，而苦于官民之势隔，其中委曲难行之处，未能洞悉其情。是以徒事张皇，终无裨益。此其故何哉？盖保甲之法，合一乡之富贵、贫贱、智愚、贤否而一以例之者也。其间品流错出，识见迥殊，骤合之而使之联，是犹驱鸡鹜与鸾鹤同群，编虎豹与犬羊为伍，其不相习而互相猜也，彰彰明矣。将欲联之，必先择其人之相类者，使为之会约，以坚其心；即于会约之中，劝捐赀财，以裕其用。一时才智之士、殷实之家，相与联络以为之倡率，则愚懦之辈，有所依附而相引来矣；凶顽之徒，有所震慑而不敢逞矣。由是以富恤贫，贫者咸乐为富者助；以善攻恶，恶者不能为善者仇。于委曲难行之中，而得其所以行之之要，斯保甲之法，可以渐次而行焉。不然，蚩蚩者氓，有朝不保夕者，有畏贼如虎者，而顾纷纷然开户册、发门牌，督之以奋追胥，责之以勤守望，岂有当哉!？今宣里田庐绣错，村落比连，其行保甲为最易。无如风俗日偷，贫穷日甚，局博者□诸市，劫夺者扰诸途，莫敢如何，载胥及溺，有识者所为扼腕而叹也！且夫古之君子，伏处一乡，士熏其德而善良，盗闻其名而愧耻，敦行之感，何其懿与!？予老谢微官，退而藏拙，忠信笃敬，自顾多惭，何敢妄谈门外事？乃者，年岁屡凶，么么渐炽，颇深远虑，弥切近忧。易曰：君子以思患预防。是又安能啸歌闭户，等诸乡邻之斗也乎？时本里司主为宝坻赵行九先生，相识数年，噬肯适我。先生于道光庚寅岁，里中匪徒肆抢，缉捕严力，宵小畏之，士民戴之。过我谈及近事，有鉴前车，复虑弓兵微弱，不足以供指挥，爰集绅耆，共商联约，以为联甲之先声，而先属其意于予。予跃起而言曰：此正数十年志也！我闻有命，敢不条陈梗概，遣子弟执鞭弭以从。是为引。里人黄体正拟言。

安良约条目开列

一、守法度以尊官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从来犯上之人，本实先拨，推其不孝不弟之极，可以作乱而无难。我辈稍读诗书，当思孝可作忠，敬能事长，一切把持武断之事，痛戒勿为。绅士之尊官也如父兄，则官之爱绅士也如子弟，相孚无忌，而民间疾苦可以剀切而陈矣。

二、讲任恤以会友

周礼六行，终以任恤。任谓信友，即寓担当共事之意；恤谓怜贫，是有济困扶危之心。今议于同里中，择其明白是非、通达时务者，联为安良约。每年春秋聚集两次。约中人数不拘，与其杂而多，不若精而少。总期同心协力，为德于乡，俾良善得以安居，而任恤咸推高义。此风一倡，则善类奋兴，恶党渐息。然后合善恶之类，以整齐而约束之，保甲之行，抑又何难之有！

三、酌经费以裕财

财以备用，必酌其入。用期于当，必酌其出。今议于同约中人，食租者，收谷一百石，耕田者，播种一千斤，各捐经费银二两。多者递增，少者递减。银交当行出息，以便取支。不可贪图重利，致滋烦扰。此项银两，联约伊始，积贮未充，专为年岁凶荒、捕拿强盗而设。其同约之家，有被劫抢者，所用之银，经费出其半，事主出其半。此外奸拐偷窃之贼，众力助攻，用费自办。若事涉争讼挟私借势者，众不与问。至于在约中人，或有一两传后，子孙习为不肖者，众屏出约。其前人捐签之银，不得妄议瓜分，违者鸣官惩治，以培善类，以正约规。将来积贮丰余，并须设立义仓，预备荒岁。现在约者，即身家殷实，亦不得借用银两。

四、慎攻保以安良

各村在约之人，即各村保甲之首。如村内有拜会窝匪，以及白昼明抢，夤夜暗偷者，查实恶迹，约内联名具攻，不得挟嫌混攻。如有殷实之家，思懦畏事，被匪党诬扳牵连者，查实无弊，约内联名具保，不得徇私混保。攻保不混，则盗贼无所藏身，良善得以乐业。奉行保甲，莫切于斯。

五、习武备以御匪

古者兵民未分，农隙讲武。无事则横经负耒，有变则敌忾从戎，后世以民养兵，耕读之家，置武事而不讲，一戴儒冠，恹恹欲绝，又恶能奋发以御强梁哉？今议同约之家，有壮健子弟，于每年冬月读书间暇之时，兼习武艺，使之劳其筋骨，奋其精神　平时制挺有方，则临时御侮不惧。纵使寇盗充斥，必须募雇壮丁，而同约中有向前带领之人，自然勇气十倍。以之联保甲而驱盗贼可也；以之讲团练而保村乡可也；即以之标义勇而从军旅亦可也。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罗大玥　黄带江堂　罗大瑸　罗　珍　罗　鸿
仇　玲　黄荆荫堂　杨　侃　钟廷琨　傅定基
黄梦麟　傅荣勋　陈丕龄　蓝守青　许兆渠
许兆梁　罗懿昭　蔡国仟　吴　瑶　钟廷珊
钟毓兰　黄　均　区　锜　刘新盛　黄梦先
袁　炽　黄兴荫堂　傅　徽　钟朝亮　廖敏书
许兆寅　许兆康　陈德升　张振贤　傅发祥
傅衍祥　傅　湘　许大檉　傅正邦　傅乾钟
傅进修　傅余庆　许兆清　陈丕显　陈丕谟
陈承先　刘翼修　罗　琳　罗　珖　罗星灵
冼端诚　梁永发　刘朝选　凌兰发　黄元玑
黄瑞章　陈始康　陈道范　陈达宏　陈达权
黄聚云　黄全中　李志文　刘廷才　刘连才
疗　玠　陈国耀　林日新　张文信　李　通
道光二十五年岁次乙巳仲夏谷旦立

19. 悟洞三股乡约碑记[1]

咸丰九年五月

尝闻佛法以慈悲为教，宝筏可渡迷津；乡里以保正为归，下情乃

[1] 乡约碑现存桂平县文物管理所，田业碑已失。

可上达。此大易所以有神道设教之方，周礼所以备里胥党正之属也。我悟洞十数村，于斯寺崇奉观音大士，递年于二月诞辰致祭，大率祀以除灾捍患之意。而保正公务，则三年轮值一届，上以应官府之追呼，下以平桑梓之争讼，任虽卑而责甚重，习惯者充之，可以养家；而朴愿者当此，每致荡产。我洞中风俗敦庞，人心憘悫，雅不愿以公事干涉，遗累子孙。爰集各村衿耆父老，联一乡约社，捐赀财、置田产，轮值之年，则将公产出息，倩人充当。倘有强横侵欺，贼盗滋扰，仍议公费帮扶。计自今子子孙孙，士横经农秉耒，咸安四民事业，共乐大千世界，皆借当年先达诸公之贻谋也。适咸丰元年寇氛，毁坏佛象，击碎碑碣。佥议仍将先达建置产业，所议规条，概为重刊，俾得有基勿坏，不致湮没前人之创垂，岂不懿欤！是为序。时咸丰八年岁次已未清和之吉，湖邨居士温如玉敬撰，山塘居士邓宝彰熏沐书丹。

（以下捐钱人名略）

注明田业

一、买受罗活洞内粮田壹十五两，洞心田壹小分，共价银叁百贰拾七两。租谷四千斤。后因分成段，补银贰拾叁两叁钱九分，加租谷贰百五十斤。一、买受仰天塘田一契，价银壹百五十两，租谷壹千斤。一、买受罗活村社后背塘田一契，价银贰拾八两，租谷贰百斤。一、买受罗活村高姓园田并洞心田六坵，价银叁拾两，租谷贰百五十斤。一、买受高黎邹姓零田八十五坵，价银七十壹两，租谷陆百五十斤。一、买受邓维胜屋后园田共壹拾六坵，价银叁拾贰两，租谷贰百六十斤。一、买受月甲田大小共五坵，价银壹百叁拾五两，租谷九百斤。一、买受李村零田贰段，共贰十坵，价银贰十五两，租谷贰百斤。至道光五年春，众议分为三股，按银派租，前人碑内有名者，累代子孙，无庸均派保甲公费。但与伊兄弟叔侄无涉。

大清咸丰九年蒲月谷旦重竖

乡约碑现存桂平县文物管理所，田业碑石已失

20. 重修三界阡陌二庙碑记

邨之北有二庙焉，其一曰三界，其一曰阡陌。犄角相连，暨横吞

荆水。原其创事不知肇自何年，迄乾隆五十六年重修，其上下殿阁恍觉赫然。稽其所志，罔不备载一一，惟圣神之出身与道行之始末，盖略焉而不详，后之人欲议序以相传者，正未敢遽拟也。乃徐而询诸父老，父老则曰：三界来自贵邑，阡陌始于吾乡，功业并垂，恩德互济。吾人饮福于此，因主奉之，及其后民物繁昌，祯祥远耀，迨于道光之季为尤最。奈时值庚戌，邪术倡〔猖〕狂，粉神骸，灰殿阁，二庙之栏槛凭楹，无不悉毁，士民于此，靡不叹失所祀焉。所以咸丰初间岁次乙卯，民困未苏，强为举复，未敢侈以雕甍山节，只草复其庭坛故体，惟愿以明湮勿替，吾人之冀幸足矣。无何绸缪未几，复经前辙，又十余年，而事竟不果，遂至二庙荒凉，悲人驻足，行人每之过者，莫不酸心。予于是招父老，偕子侄，往观故址，相度土工，计其始终用度，前后支绌，总会成数，悉非易易，谅此十家烟火，曷能胜任？事之难图若此，然则仍其荒凉乎，如不然也，将何以处？父老曰：我蔡村虽非通都大邑，远集羁人，然南朔所经是亦关津之要害也，神圣居此必利泽多焉，盍资于众以助厥成，果尔而以八月举事，十一月竣工，神人共乐，遐迩胥禔福焉，故序。

敬戒堂绅士罗钰熏沐拜手撰

（以下为捐款姓名从略）

21. 合葬墓碑记❶

同治四年十一月

土名丹竹岭坐辰向戌兼壂乙辛向分金。　　慨自黄巾起，而毒雾漫天；赤眉张，而妖氛盖地。山河□恙，半是荆榛。苍赤无辜，悉遭涂炭。此悯世者所为蒿目痛心也。我大清于咸丰初年，洪逆披猖，金陵窃据，羽书交驰乎西北，烽烟叠儆于东南。越五年，而粤寇横行，城破陷，自郡邑以及乡庄，皆危如累卵矣。然上虽无守土之官，下尤得卫村之练。以耰锄为长戟，以堡栅为坚□。洎六年秋，艇匪沿流直上，凡濒河诸村，被其掠赀财，虏子女，毁庐舍，屠人民，殆指不胜屈。十年秋九月，复有艇匪围攻上都里之新村，如潮之来，如蜂之

❶ 碑存桂平县大洋公社岔儿塘。

拥。村之父老子弟插〔歃〕血誓盟，与贼拒战七昼夜。鼓忠勇之气壮若风云，矢义愤之心坚如铁石。□□外乏救援。内皆困惫，遂令乘隙而破者壹千户，不降而死者数百人。饥鹰啄胔于墙隅，春燕归巢于林树。岂惟见之而泪下，抑亦闻之而涕零也。幸有力透重围而出者，值虎狼之远逝，挈老幼以旋归，睹碧血之方干，悼裂骸之无别，亟思捡殓，亟欲拚埋。时则有梁经典、李经法、梁济尧、李经启为之倡，又有李经弟、梁亚松、梁朝茂、梁经纶、梁金□、梁翼富、梁逢宜、梁仕泰、梁相清为之辅，首营巨塚以瘗忠肝，继设祭会以崇义，则虽死之日，尤生之年矣，诸君闻喜其事之获成，更愿其由之足述，爰偕同志属余纪之。余愍然曰：自古死事□臣与竭节之士，得之在朝，固可歌可泣；得之在野，尤可表面可传。今邻里有此忠义之民，既共仰其舍生于□，何可听其■没于后。用是详遇难报功起讫，俾勒琐珉以垂不朽，并以补野史稗官之略而弗及者焉，是为志。

厚禄二里举人拣选知县梁慕邹拜手撰

新村三湾御寇殉难义民合葬冢墓

（捐钱人名略）

同治四年乙丑岁仲冬月吉旦

22. 张凯嵩诗刻二首[1]

同治五年十月

戈船东下笋舆西，留取飞鸿踏雪泥。千里逢迎都有数，小诗挥洒本无题。楼台日煖辉旌旆，郡邑风清静鼓鼙。闻道捷书朝暮至，壶觞裙屐共招携。

双江萦拂水如环，近鄙端宜著此山。泉石通灵诸佛笑，弓刀罢战五兵闲。偶停筹笔舒啸兴，静听歌饶破醉颜。危坐妙虚楼上望，万家忧乐系胸间。

古鄂粤卿张凯嵩题

粤西自洪逆作难，余孽鸱张，浔阳山林半鞠茂草。经大中丞远抚长驾，然后民登衽席。乃南邕小丑胆敢跳梁，我中丞亲督大军以声天

[1] 碑存桂平西山洗石庵。

讨。丙寅秋九月，生擒渠魁孙逆，荒服永绥，野无伏莽，班师次浔，爰登西山，瞻眺形势，察民疾苦，赋诗二章，先忧后乐，情见乎词。时旭得厕侍从，敬勒诸石以为同列葳儆焉。属吏沙邺徐延旭谨书。

同治五年岁次丙寅孟冬月谷旦镌

23. 查复浔阳桂邑两书院田租记[1]

同治六年十月

许鲁斋先生有言：为学当先治生。殆亦有为而感慨道之与！况乎大劫频仍，奸邪肆出，起视吾徒，即欲安其箪瓢陋巷桑枢蓬户之常，且不可得，又或以治生无具，遂能即俎豆化干戈，诗书靖戎马，更戛戛乎其难之矣。浔郡向建浔阳桂邑两书院，训课生童。官斯土者暨邑中绅士各捐金置买田产，招佃批耕，每岁由县分夏冬两季将谷石折价解府支给，以为多士膏火之资，其事具载郡邑志乘。法良意美，甚盛举也。而浔阳文风赖兹不坠。慨自近岁边警浸剧，武备日张，当事者急其所急，势有不暇兼营。故道光庚戌以后，其膏火田租日就短缺，洎乙卯之变，浔垣失陷，其田遂半为奸佃隐匿，又或为居民占据，租谷因以俱乏，几于黏亡毛存。辛酉秋，天兵南下，克复浔垣，当戎马倥偬之际，前署太守覃公远琎投戈讲艺，慨然以兴复书院为己任，每月取列生童肄业课文。然当艰难甫定，虽时给奖银，而膏火额数实十不获五。越三年，余自宕昌移权桂篆，按照前章，每月课士，计其膏火资息，甚属渺渺，心殊悯之，于军书旁午之暇，细询邑绅，然后知其田产谷石欺隐侵占为数甚巨，爰派真实公正绅士张世珍、蔡长年、黄炳筠等各诣社坡、水柳、蒙墟、拆岭等处认真查核。余旋亲底〔抵〕该处，集佃于庭，以理谕之，以法律之，随令各佃将田坵点清，并丈量绘图而襄事。诸绅虽经严风积雪，亦不辞瘁。而后其田之被隐占者渐次查复。所难查究者十中间有一二，惟其田租均照原额折价升收。历数阅月始克卒事。今以后，缺者补，亏者完，而吾邑中俊秀，幸诵习之有赖，将尽解弓剑而谈诗书，庸知中陵菁莪不藉盈尺之脂膏愈征蕃茂，满门桃李不缘十分之润泽倍见生成耶，然书院向有斋舍，已遭兵

[1] 碑存桂平县文物管理所。

燹，余方欲于黉宫竣事后，重谋修葺，不意卸篆在迩，未克终举，是又在后之莅斯土与邑中之好义者矣！兹查复田租，时际多故，恐有遗失，将述颠末而勒于石，因弁数言于左，时同治六年丁卯初冬，升署太平府知府，署桂平县事徐延旭命邑人黄炳筠代撰，邑人张秉燧熏沐书丹。

24. 重修紫荆马河镇灵宫甘王古庙碑[1]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神□为□昭昭也，其精英之在天下者，犹水之在地也。中无所往而不在焉。故凡生而正直者没则为神，考祀界所载德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惟我　甘王钟灵象郡，寄迹鹿峰，由牧童而得道，西粤遍著奇闻，以征番而显灵南朝，久留伟绩边氛，以靖正号。斯崇自乾隆间金炉飞降马河，前人因而立庙，穴则真龙鼓铸，局则元气淋漓。数十年来，辅正诛邪，无求不应，声灵之赫濯者久矣！迨　咸丰贼乱，庙貌颓圮者，过往彷徨不胜，有志未逮之感。癸酉之秋，诸君子爰议捐修，倡谋之下，无不踊跃乐从。于是因基址增其规模，鸠工庀材，阅一载而功成，向数十年之破瓦颓垣无复存者。至此，而舄草翚飞，忽觉壮丽之可观焉。夫就简因陋，非志士者所敢安也，补废起衰，实运会所必至也。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将见庙貌维新，英光普照，沛恩膏于紫水，远近安润，敷泽溉于黔黎，往来迪吉，余等不忍此庙之久废，甚幸今日之落成也，是为记。

信绅大总缘刘克建捐银四两正

信绅大总理曾宏英捐银叁两叁钱正

信绅大总理曾显承捐银叁两叁钱正

（以下捐款姓名从略）

同治拾三年岁次甲戌季冬月吉旦重修建立

[1] 碑石三块，每块高112公分，宽66公分。根据广西区博物馆所藏的拓片抄录。原碑已失。

25. 营建巨冢碑[1]

光绪三年十一月

慨自黄巾起，毒雾漫天，赤眉张，妖氛盖地。苍赤无辜，悉遭涂炭，此憾世者所为蒿目而痛心也。我　　大清咸丰初年岁次辛亥，洪逆披猖，金陵窃据，越五年乙卯岁，粤寇横行，攻打浔城，围困月余，而外无救援之兵，内有困惫之苦，致令乘隙攻破，以为巢穴数载。而斯时，上无守土之官司，下有未雨之绸缪，则举凡村居市处，无不筑竖堡栅，以为坚城，具枪戈藉之防御。至六年丙辰岁九月中旬，艇逆沿流直上，至大湾圹屯扎，次早鸡鸣而天未晓，潜匪入境，乘间偷营，攻破我天堂村下之五股，屯扎十余天，掠资财、虏妇女与煞毙者数百也。自寇退之后，村内绅耆练勇约议会盟邀友，玉林贵县与本里等处乡邻，呷血订盟，拒敌□援之事。至七年丁巳岁，艇逆又至，而我村羽书飞报，则邻勇速至，合为拒敌，俾获大胜。彼逆虽得暂时之退避，尚有毒恨之冤怀。至九年己未岁十一月廿一早辰，艇逆再至，我村仍邀邻勇同到，共鼓忠勇之气，矢义愤之心，意将灭此而朝食也。特无如贼如潮水之上，如黄蜂之拥，逆党不下数万贼，练寡分敌□救援不及，守御则干卫不固，以致辙乱旗靡，彼败于东，此败于西，村于是破矣。幸有遁围而出者，乘虎狼之远逝，困围不降者，遂焚煞而无留，留此又指不胜屈也。夫死者既无望其生前而生者犹期其保聚，则父老偕子弟以旋归，见煞毙者四散于墙隅路巷，蝇纳姑嘬，叹朽尸之混乱，饥鹰啄胔，悼裂骸之无别，亟思检殓揜埋，约众以营巨冢，以瘗忠肝，继设祭会，以崇祀典则虽亡犹存矣。众见其事之获成，更念其由之足述，爰偕同志属余纪之。愍然曰：自古直节之士不可多得，为国家者有人，为村乡宜其人，是皆忠君爱国，以直节贯千秋者也，爰是详表遇难报功勒琐珉以垂不朽。

勋甫梁端常手撰并卜专

重　建　光绪　　叁年岁次丁丑仲冬月吉旦立

---

[1] 碑存桂平县大湾公社天堂大队十二山头。

26. 王作新墓碑[1]

光绪十年四月

生于嘉庆庚午六月廿九日亥时终同治庚午年七月廿九日本山坐乾兼亥
公平生侃直无私明察义理刚柔相济训子成名族戚交称
祀　男　季　庠生保　锦
万乾　元　举训导　鹏　良　元
世皇清显考例赠文林郎谥严明讳作新字锡勋号从又邑痒生保举主簿王公墓
孙　念
丕熙绳顾
祖　朝
发思辉培耀
祖　章
曾　馨
孙　福
任　等
光绪拾年岁次甲申孟夏吉日立

[1] 原告存桂平县紫荆公社石人村王家。

附录：王作新等人传略

王作新，附生。道光戊申，红巾贼洪秀全、冯云山匿桂平紫荆山，诱人拜上帝会，毁坛庙神像以神其说，作新率乡民擒之。秀全脱去，获云山，械送大黄江巡检黄基，赴控府县，首发其叛逆状。知府顾元凯，知县王烈验其书，以为类劝善也，乃驳作新呈词甚厉，谓辄以大逆陷害人，皆斥不纳。作新又言秀全、云山在象州亦毁坛庙，且购捕有案，请会缉，亦弗问。其党曾玉珩敛炭徒钱为营脱，仅逮云山回籍。云山至半途，回窜金田，遂与秀全、韦昌辉、杨秀清、肖朝贵、石达开诸悍匪谋乱。咸丰辛亥三月，巡抚周天爵据控查参元凯、烈、基等革职拿问。作新名至上闻，事始得直。其后，咸丰壬子六月初六日，贼由武宣回窜，作新集团助剿，其子季元，侄伯元、仲元、士元与武生罗思杨、思展，童生罗浩、罗启生等皆阵亡。光绪甲申，京师忠义局汇奏作新准照积劳病故例祀忠义，伯元等恤典有差。

侄德钦，字敬斋，居桂平之紫荆山。父大作岁贡，少随省试，舟触石破，蹬岸晒衣履，父令背诵五经，不少辍，长遂博通其义，中同治壬戌举人。当洪秀全之入紫荆山也，父命往谕其乡人勿为所惑，秀全矫引五经上帝文为辨，归语人曰：逆谋见矣！武俗故劲悍，德钦独镇静不任侠，教授乡间，恂恂如儒者，浔江以北，士多宗之。

黄体正，字直，其号云湄，宣一里古程乡人。优廪生，晨之次子也。少孤贫力学，以文行显，举嘉庆戊午乡试第一人。座主吴寿庭以其集携京师，遍誉馆阁诸巨公。自是名益噪，后司训桂林，巡抚祁竹轩每接见，礼貌绝僚属。使拟科场条例，行数十年不改。同时粤藩为周穉圭，亦心折之。及开府，千里走书，币聘主经古书院，盖体正时已致仕也。其见重公卿间如此。性孝友而介动，遵礼法。甫长与兄体诚课徒供母，母忘其贫。母殁，与父合葬。其乡有巨族强穴墓后为陶，体正奔告跪泣，其人感动，遂止。年且老，执弟道甚恭，出入必禀命然后行。领解时有县役与体正同姓，倚势炎熏灼人，讽体正以宗属见厚资以行，体正怫然不顾。闺门之内若大廷，子弟小有过，督责不少假借。后进有来谒，不衣冠，不敢见也。朔望，则率乡邻集社中，朝服宣读仁庙圣谕十六条，毕，乃更衣，谈往事为劝戒。有以游

荡告，则召其父兄切责之。一时井里无狎邪饮博风。先是辛未岁，紫荆山客民谋为乱，体正乘乱未发，密诣县，陈利害，先事解散。洎道光乙未丙申间，邑中会匪蠢动，聚且千余人，体正随编保甲联安良约防之，卒不得逞。时承平久，民不知兵，即有杀掠，长吏匿不以闻。体正蒿目时事，惕然深忧，所上当道诸书，计虑甚至，当时不能用。体正殁后数年，洪秀全起事于金田。金田去体正居仅十里。其始众止数百，乃竟一发而势漫大江南北，军兴十数年始定。清世论者益追思体正不置。初体正家居教授，浔南北名孝廉多出其门。五应礼部试不第，遂由大挑二等借补迁江县训导，调西隆州学正、桂林府训导，屡膺计典。垂老擢国子监典籍，引疾归，筑带江园，著书自娱，长吏有所咨辄造庐商可否以为常。先后主全州，西隆、桂平、桂林各书院，学者宗之。乙巳卒于桂林经舍，年七十有九。

录自《桂平县志》卷三十四

黄梦俊，宣一里人，性沈毅，好读书，以礼自律，终岁未尝去衣冠，家虽贫淡，如也。咸丰辛亥六月，红巾党自武宣窜宣里，俊挺身入巢责曰："若等悖逆，意欲何为？及早归顺，或可保全首领，不然族矣。"贼怒甚，窜永安时，用以祭纛。

《桂平县志》卷三十七，果行传

27. 曾玉景墓表[1]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九日

吾族廿三世祖玉景公，乃太受公之孙，开文公之季子也。公妣原配罗氏，育男三、孙四、曾孙有六。溯公生于清代嘉庆时，终于咸丰间。少时发奋读书，好学力行，生平敦伦饬纪，勤俭孝友，一本天真，尤富于民族根性，故当洪杨起义金田，相与结为同志，进行革命。随太平天国诸王到达永安州时，奉命回乡携带家里，不幸中途被仇家截获，卒于桂平官署，骨骸未得回籍。今与祖妣合葬者，公之生年月日吉时，乃子孙追远之思，以一银牌志之，为纪念也。夫公之骸

[1] 碑存桂平紫荆公社茶社村后山。

虽不在地，公之灵终必在天，吾族子孙尊公与祖妣合葬此牛眠吉穴，丰碑华表昭著，皇皇名扬，今古称传于万代，想吾祖化鹤归来，足征传统之有自，而为子孙者当春秋享祀，亦庶几木本水源，思绍箕裘于靡既，则所以光前而裕后者，又岂徒踵事增华者也。

曾孙家钰拜述敬序

中华民国显考讳玉景号景翔曾公老大人
妣谥贞节曾母罗氏老太孺人合葬之墓

考生于嘉庆廿三年戊寅岁十一月十三日亥时

祀男观魁 莲松
孙怀 信纶 纯基
曾孙 镈 铉 钿 钰 镪 钤
玄孙（以下名略）

妣生于嘉庆庚辰年七月初九日吉时享寿七十有四岁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岁七月十九日酉时始建敬立

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

【说明】这份资料录自《清代杂咏》（抄本，近代史研究所藏），原篇名《贼陷湖北密单》。其内容是咸丰三年（1853 年）春，清方坐探密报太平军克复武昌沿江东下九江的情形。记载比较具体，兹选录刊出。

——编者

军务不靖，羽书沓来。容蒙腊将军吩示，各坐省不许抄送，缘因奸细混迹入川，恐有泄漏之虞。兹将历次情形，胪列于后：

一、粤匪攻陷汉口、汉阳之后，连日攻打武昌不下，该匪等突退无踪。越日，又有难民船支千余号，奔靠武昌城外，互相号泣，遂有船夫一二百人上岸。因事口角，两相斗殴，各有头破血流。城上文武员弁瞥见，呼禁不应，因恐船夫人等再滋事端，严行禁止。各船遂尔近城喊冤，门军放入，禀知抚台，发交首府勘问。维时他贼又由文昌门地道挖入，药发，乃该船夫等竟由首府衙门，突齐动手，内外夹攻，省城即陷。

一、粤匪攻陷武昌之后，抚台常大淳急入藩司衙门，不意藩司先被捉拿，是以奔入库内，用带自缢间，即被匪首追入库中，用箭攒而殉节矣。

一、湖北藩司梁星源、臬司瑞元，城陷被贼匪抢获，用竹篓将两【人】装抬游街，打骂凌辱毕，先将臬司废命。甫行告知藩司，以伊在广东陈臬时，著有循声，颇称名臣，令其自裁，是以殉节。

一、两道〔司〕以下，正署各官一百余员，一员无存。

一、武昌府明善，该匪等用油锅盛油，烧炸毙命。

一、汉阳府某，自缢三堂，适伪某翼王入署，门上率同眷于煖阁后，跪求饶恕，贼匪因见官已殉节，称为好官，遂将全署人等性命恕却，派妥匪出境回籍。

一、武昌城内富户李祥兴，该匪直入伊家，率将所藏银一百二十万抄去，给予借票，功成即还。念伊久作善事，曾在川江打滩，有功百姓，遣将到坟奠祭。其建昌道刘公馆业已毁坏，鱼池下银库贮银十万，均系一色夔关锭子，全数抄去。

一、武昌城内，尸骨遍野，血流沟渠，房舍荡然无存。衙署印信、文卷、仓谷、钱粮，一无所有。最厉害者，存城军装、火药、炮台，均为贼有。

一、贼匪于祭灶时，大宴十日，作乐演剧论功行赏，差等井井有条。

一、贼匪除夕，遣人于二十里外四处放火，虽有远望扎驻官兵，均即救火。该匪遂徐徐退出武昌，乘船二千余号，下令逆流剿取四川，舟行三十里，脱〔忽〕又传令将船头掉转，顺流九江去讫。

一、探闻琦中堂，一接河南抚印，即委宣大老爷维祁署信阳州，甫经接印，越日信阳城陷。

一、琦带领索伦北五省精兵，因过于锐进，与贼逼近，远道跋涉，刚欲扎驻，即被贼兵冲来，无从备御，闻风大败，锐气先挫矣。

一、武昌、汉阳、汉口各地，贼等以为非可守之地，大众分为三股：一下九江取安徽，一下江西，一犯河南去讫。

一、江西九江关被在籍尚书陈孚恩同抚台张芾以木牌三道扎断江腰，下用铁铴横拦水面。其木牌上修置炮台卡房，十里三关，虽寸木不能过，坚固已极。不料贼匪详细稔知，用木筏数百架，上列大铁锅数十口，内盛装松香、桐油、朝腦，以棉花作捻，用火点然，而筏头扎立草人，腹内盛装皂角、海椒、火药。草人外穿号褂，手执旌旗刀矛，乘盛风挂满棚，直冲木牌关。牌上兵丁，黑夜望见火光，误认贼至，枪炮齐施，铅弹将锅打坏，油溢而筏然，筏近而木牌着火，兼之草人亦然，皂角、海椒烟出，而人不能抵御。三道木牌关既化为灰

烬。殊不知黎明时，贼之真兵来矣，而贼之陆路兵丁又由关后抄来，九江城陷，全军覆没。此正月初八日事也。

一、武昌、汉阳退出，向提督带兵取回，奉旨加封果勇侯。

张邴原金陵内应纪略

金树本

【说明】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张邴原先生金陵内应纪略》，手稿本，一册，近代史研究所藏。封面有谢炳即谢介鹤题笺，下署“金丽翁笔，时丁巳新秋，寓申江客舍”。末页有马寿龄即马鹤船之印数颗。

据芝柏居士《金陵癸甲纪事略》序，谢炳“曾与金陵张炳元、携李金丽生及同志数百人谋内应”。张炳元即张邴原。金丽翁即金丽生，也就是金树本。张邴原、金树本、马寿龄、谢炳等都是“金陵内应”阴谋的主要参加者。

——编者

邴原张君，讳继庚。江宁名诸生也。幕游楚南，值粤匪犯长沙，佐潘木君方伯，竭守御力。谓贼不得志，必舍此图南下，江宁我父母邦，宜预为备。乃夜缒长沙城出，棹小舟，越路以行。而贼已渡洞庭，陷武昌，势且沿江直下，风鹤之警，飞羽不及。君归见母，罔恙。出谒祁幼章方伯，陈守御策。方伯重之，延入筹防局，综计大端。事未竟，而城已陷。君以母在，未忍逸。越牡月，始得通诚于大营，大帅答书，令与宛、高、金三人谋。余以全家被虏，陷禁贼中，无计可脱，自春徂秋，日盼王师收复。宛陷为贼种菜。其中表某为大营勇，假卖菜来城外侦贼情。宛出城，时与相见。余廉得其情。宛与高善，介高通悃款，获以书达大营，陈贼中状，凡三十六次。至是奉大帅手札，谋内应。君亦与高有旧，因高访余于贼之舆台中。余熟视之，面黧黑，而英气逼人。握余手曰：“我三人幸一面，有一言当先白之。兹事非同志不可，然知者多，保无泄乎？泄，当一人自任，留

未泄者继之，死无憾也。”各首肯，因纵谭论亦相合。知宛居近水西门，与宛谋，使乘间与门者盟，如我师戒〔届〕期至，炮必空，钥必启，其门侧为水关，必引腹心舣船以待。议成，绘图陈说，达大营，虑来师由南门至水西门，误入城角炮台也。三日得大帅手报，谓我师驻孝陵，距水西门八十里，劳师袭远，将士所不堪，必于朝阳门如尔谋，则可。君闻之太息，既而毅然曰：“通朝阳门，非我其谁任之。”时有吴谋者，以计获贼关凭，得出入无阻，藉脱陷者，盖已数千百人，将通太平、神策二门，以接我师，陈策于大营。大帅答之如前。吴欲识高，日因高通往来于同志，有是议未成谋也。越数日，君喜谓余曰：“东道可通矣，特需筹空头告身六十张，以啖守门贼，门可得。”时宛独任通内外音，不三日而告身至，填五品衔者二、六品者十倍之。君奋然曰：“此行实成败机，然不入虎穴，安得虎子。”疾去。初，君之友萧某，寄迹于朝阳门之伪城守将军陈桂堂，贼禁洋烟而陈嗜之，与萧为吸烟密友。萧有所挟，渐语以叶知发之谋。叶知发者，君通萧时，所嘱易姓字也。陈故黠贼，漫应之，且言：“汝事我知之，汝自行之，不汝泄也。”萧以陈言，密构陈之伪将佐张沛泽熟谋之。沛泽籍湖南，自粤西入贼党，鸷猛而愚，经数十战。陈令其扎营东城外，职任咽喉，事可反手，固已慨然诺萧。君持告身过东门，觅萧以啖张，约临期多举火。张见君，但认君为叶知发，然张无识，谋及群凶，事竟垂露。幸萧先几，并张首自检举。贼令，凡出首通外营者赏，乃封萧、张伪恩丞相，阖城出伪谕，大索叶知发，十日不得，风浪稍平。东城事犹可缓图，忽萧飞片纸来云：“张已擢伪疏附官，不日有代者，如欲举事，无过三日。”君以事急，促余同上书，时有志不合者，亦同时上书，言施措未周，恐误事，请易期，大营遂不报。君既灰东门之志，益自激励，曰：“我有成谋，必面大帅始可行。”嘱宛驰札告大帅。君托买物出城，五里外，舆卒已来迓，蒙被疾驰，日落抵大营，见苏将军。纵论彻五夜。请大兵易乡人服，于神策门卖买街会合，夺门入。复见张军门，军门奇其才，折节订交。将军既诺其请，又极意嘉奖之，曰：“子留此，佐我帷幄，何患不破贼耶。”君以老母陷贼辞。诘旦，舆而归。未逾三日也，贼中迄无知者，遂刻期励众，先订师期，黎明集神策门内，约五百人，畀之刀矛。盖

贼中买物，许携械出以防变。君分五百人之半，散列近城栏栅间，为夺门计。自率半，俟开门接我师。忽大雨倾注，衣发如沐，我兵乘雨临城。后骑鼓噪，城上贼闻之，吹角令勿启城。君瞠目返，抚膺悼叹，泪与汗并。嗣是复与大营约进兵，二次均为雪阻，亦先后不齐也。谋数不成，君志益坚。一日集同志，抗言曰："机之屡败，门实阻之，吾欲斩关以延王师，非死士不为功，诸君盍数其人。"众屈指计之，数不满三十，君忿甚而散。闻门东周姓，有壮士二百余，徒步访见，以忠义激劝之，咸受约。归途，至大英府街，适张沛泽乘马自后来，望见君，以为叶知发。张已任疏附职，无复内应志，卒然有害君意。马既近，以手拍君肩曰："叶先生近日神策门之事如何?"君回首见张，若不相识然，曰："子何人？我张继庚，非叶姓也。"张曰："我不汝辩，但随我行。"至浆人衙，张下骑，索锒铛环君项，遍搜君身，幸无物，曰："汝非叶知发，当于黄丞相前自辩之。"牵行过淮清桥，入伪夏官丞相府，君自此殆矣。日过午，诸同志惴惴焉，虑君之泄也。而君被絷自承，历受非刑，迄无一言通大营状。连日伺君耗者，成在门外。一日其戚见君由贼牢解出，似提讯者，至织造衙门。戚某隐言，君佯不闻而自言曰："方寸未乱。"戚某随之大门，君知之自言曰："避嫌"。戚某梭巡尾之，至大堂侧，君仰天自言曰："久雨既晴，我同衙高君当忙矣。"押者出私，君迳起附戚某耳曰："城外事速图之。"同人传是言，相对于邑，余曰：诸君毋但效楚囚泣，张君被系半月，卒无言者，待我辈策而救之，再迟半月，不忍言矣。于是众益激，得斩关者四十八人。先期驰书大营，请选有胆勇者十人监其事。大帅得八人，以酉阳田鼎臣玉梅领之。其混入贼巢也，以上元柳某导之。届期歃血，同志凡五十七人，时甲寅二月二十二夜也。是日向暮，群集伪柴薪衙，使人探神策门状，见匠人斫木，问何为，以城阙内树栅对。犹意一夕未必蒇事。夜四鼓，各持械疾行，过百子亭，一童自厕中出，众曰：彼见我矣，急斫之，童仆地，而众趋至神策门，重栅竟成。臣铄绕之，又加锁焉。守门贼栅内当门卧。五十七人上城，大呼曰："官军至矣!"监炮贼出问。应之曰："在是。"斫之仆，凡五六人。城左右贼，无敢出者。乃下城，穷数十人之力拔栅，栅坚不能启，掷火球入，中空不然。卧贼纷起，抽矛透栅而刺。时张

军门挟长木，越壕抵城下，从之者四人。步军继其后，马队复至，辔不及收，起呼啸声。环城贼觉，角声乌乌。五十七人者，见栅不得破，城内贼又将至，不得不分隐而散。贼之渠魁，以城未破，守炮被杀，知有内应，急令闭城捕之，势如沸羹，幸同志无一人被获者。时黄以新作快活椅子拷君于卧室，三更许人尽去，黄忽呼曰："叶知发。"君不应。又曰："张炳源。"则曰"诺。"黄曰："若非叶知发，张沛泽胡为独讦尔?"君曰："挟仇。"曰："何仇。"曰"托我买洋烟，我无以应，因仇我，倘密伺之，乃知不诬。"黄猝起，往张所，得其具，论死。为其老贼得解。以故缓君狱。有投贼之庐州守某，自安庆至，北贼曰："尔为妖头，必善谳狱，其讯之。"自匿屏后听。君见某守，长揖曰："上元廪生张继庚谒见大公祖。"某跼蹐焉。讯状，君厉声曰：某事，劳黄丞相兼旬之神，未供一字，今值大公祖下询，当具以白。某非通官军者，通官军者某悉知之，顾人众，不悉记忆，必调名册，而后可指出。某守白北贼，从之。伪诏书衙，靳不发册，某守曰：就所记者先言之。君以三十四人对，呼伪掌书记之，并言仍有其人，俟我忆及，即告尔。其三十四人者皆贼党，乐为贼用者也。北贼以告东贼，传令骈斩，不使一人脱，张某虽无外通之供，而自称上元廪生，其心究不可问，亦予斩。时咸丰四年三月六日也。呜呼！斩关之计，君实主之，而未及举。众虽行之，事复不成。行君之计，无以成君之志，天耶？人耶？时耶？数耶？既而君母、妻并出城，同志者亦相继而走，惟君遇贼害，惨不可言。呜呼痛哉！越四年不能纪其事，不忍纪也，而卒纪之，抑不忍忘也。为君传者甚夥，往往失实。兹但记君内应事略，质而无文，采风者或有取焉。

草茅一得（上卷）

戴钧衡

【说明】本件系传抄本，未署作者姓氏。据金天翮《皖志列传稿》卷六《马三俊、吴廷香、戴钧衡、朱凤鸣传》及《清史列传》卷七十三《姚莹、戴钧衡传》，太平军攻克桐城，戴钧衡“筹饷结义勇，请兵于各大帅”，“又著《草茅一得》，谓今日之事，最要四端：一严军令，一求将才，一明赏罚，一筹大局。……反复数万言，上之副都御史袁甲三”。又称《草茅一得》共三卷。这里刊出的抄本，应是戴钧衡《草茅一得》的一部分。

戴钧衡，字存庄，号蓉洲，安徽桐城人。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死于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戴钧衡与其父共同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本书对清朝文官武将怯战贪生的情形作了一定的揭露，同时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太平天国在安徽的情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编者

国家大患，始必有所由开，继必有所由盛，终必有所由息。不知其所由开、所由盛之故，不可以期其息也。粤西用兵以来，四年矣，祸延两楚，播及三江，论者归之天劫，予则以为人事之失也。伏居荒野，见闻咫尺，传言者又未可尽信，就可信者笔之。东隅莫追，桑榆未晚，惟当事者鉴之而已。

周中丞天爵与邹［周］二南书曰：“广西土民，民惰而愚，客民皆寄食其地，良少莠多，莠者结土匪，而土匪资其凶焰以害土著之民。土著之良不堪其虐，且欲大逐客民之莠，而客民且利良者之家室，于是仇隙日甚，结党互杀，而黠桀出于其间，啸聚成群，以千数

以万者多矣。沿劫于左右江数千里之间，其始激于州县不为理其曲直，而下民怨嗟，邪教见民怨抑之状，倡为鼓惑之词，因好鬼之俗，专为鬼神之语，而匪风披靡矣。巡抚郑祖琛笃于佛教，酷似梁武不杀一人以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肉馁。盖自丁未至今，无月不损兵折将，一切俱讳之，于是一省之文武亦无不鱼烂肉馁。至今年学院无处可考，欲入告，而祖琛乃发之。内廷爰命少穆平之，孰意天丧元老。而李石梧继之，其为人力彷郑祖琛，而一切查问失事之人皆出其手，于是一省之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惧，而我成一赘疣，空冒巡抚之名而已。”

姚廉访莹至广西，上赛相国书，有曰：“广西土著民人皆苗、傜、侗、僮，不过十分之三，其七皆外省之客民，湖南最多，广东次之，贵州又次之。地瘠水泛，产米以外，不殖百货，男子嬉游仰食于妇，妇人操作健于男子。嬉者多故习为盗贼，而外盗亦因之而入，有土马、外马之称。故治粤者，首重捕盗。近十年来，大吏疏于缉捕，盗贼益多，复有奸民结盟，拜会聚集，匪党千百为群，盗匪会匪几于遍地。大吏惮于大举，苟且粉饰，于是匪徒日炽。始犹不过截河抽税，劫掠村墟，及结党既众，又见官兵懦弱，遂抗官拒捕，入城戕官，会匪乘机乃敢公然为逆矣。”

贼之初起也，以紫金［荆］山为大巢穴，我兵四面围之，不敢入山搜寻一步。贼舍隘口，入高山峻岭而出，凡三四日，我兵不知也。姚廉访上赛相国状，有八面环攻一事，其略曰：“今官兵堵截紫金［荆］山，滇兵在其东北界岭，楚兵在其正北马鞍山，黔兵在其西北象州，大营兵勇在其西北，四路者，彼已知之，有以备我矣。东路、东南、正南、西南四路，我兵力不足，未之堵截，彼亦未之备也。宜及大兵齐集之时，探明路径，克其八面攻之，彼猝不及防，破之必矣。”姚公此计甚善，相国迟疑而不能用，久之而贼窜出矣。

叶上舍棠客广西，为予言曰：“贼之窜出紫金［荆］山也，四日后我兵始知之，大军乃移思旺，贼乘我营未成突至，我军逃散，粮饷军装火药数十万，全以资贼，贼自此始有势破永安矣。贼之据永安州也，其党半住城中，半住城外。姚廉访上相国状有曰：永安一处有土匪、会匪不同，土匪无大志虑，据地可以自固，其志已满。会匪颇知

计虑，不愿据城自困。此次永安在城之贼皆土匪也，其会匪则除贼首外，皆在城外水窦、莫村等处，时谋退窜之路。此时须先大破水窦、莫村之贼，而复攻城，则贼易尽；若贼未破而急攻城，则城一破后，贼仍走开，势更蔓延，无可制贼之胜算，是此一城乃聚贼之牢也。时乌都统兰泰扎营文墟，距州城二十里，亦持论先破水窦之贼，次破莫村，然后攻城。乌公忠勇非常，日与水窦贼战，无不克捷，惟兵仅二千余人，不能分攻莫村，两地之贼互相救援，故水窦贼虽屡挫，卒不能灭。”

姚公力劝向提军荣自黄村进兵，与乌公夹攻水窦，向不肯意从，欲放水窦一路纵贼他窜。姚公言于大经略赛公，严饬温谕，向皆不听，故迂道自仙迴岭进，且不肯亲自前行，遣李镇军瑞率兵缓进，及古苏冲，为贼所败。赛公仁懦，不肯以军法治之，而逆贼自永安出窜，官军更不能抵御矣。

叶上舍棠曰：予在姚廉访幕中，一日闻巴都统清德率兵攻永安城，予偕幕中数人往视。未至永安十余里，见我兵数千施放枪炮，距永安城盖三四里也，贼佯不知。日既晡，知我兵饥，又火药将尽，自城上竖红旗，令数十人出城发炮，我兵惊退，群相践踏，而巴都统已早退矣。其时诸将惟乌公与贼血战，其余大抵皆巴公耳。姚公闻予言，急修书与赛相国请治巴都统罪，不能用也。其后贼窜出永安州，入大洞山，我兵追之，为贼听袭，兵亡无数，文武大小吏死者九十余人。赛公入奏，二十余人而已。后数日，贼扑桂林，时省城无兵，仅乡勇四百名。自中丞以下，莫不惶惧。赖向提军由间道先贼半日至，登城固守，大兵陆续至，省城得全。凡月余，贼解围去。将入永州，有大河洪水陡发，贼不能渡，乃窜入全州。全州牧曹燮培，字理卿，浙江仁和人，与都司伍某死守。城中有火药而少铅弹，贼知之，日夜攻破。城上桐油煮粥浇贼，死者数百人。贼怒，攻之益力，全州破，贼屠之，男女死者六千四百余人，死难官三十二人。自是贼所至莫敢御矣。既出全州入道州，径险非常，有土匪导之入，贼行数十里，曰此死地也，奈何导我至此乎？土匪以其子为质，导之行，道州无一人知者。既入境，提督余万清托言出守蛇皮渡，知州王揆一再四阻之，坚执不听。游击翟我谦亦逃。贼至遂入城，掳城外民妇数万人入城。

镇军和春带重兵扎营北门，既不进剿，又不围城。贼忽一日呼城内民妇，告曰：此地粮不足，欲全养尔等力不能也，今启东门纵尔等出，自寻生路。于是我兵望之以为贼窜也，开炮击死者数千人。而贼已由西门潜遁矣。自是而江华，而嘉禾，而桂阳州，而郴州，而永明，入湖南矣。此自庚戌秋及壬子六月以前之大略也。

贼起广西，两湖总督程矞采奉命于衡州防堵。衡州为广西入湖南要隘，矞采苟能驻兵其地，四时侦探贼之消息，随所向而迎剿之，贼岂能至长沙。夫所谓防堵者，择要地而守之，非为专驻此一地而他地不过问也。凡要地左右二百里内，贼可以出没之道，必随时防范。贼在此则分兵进攻于此，贼在彼则分兵进攻于彼，使之不敢犯我之锋，而后可以保我之疆宇。今之奉命防堵者，不知有迎剿之事，但求贼不由我所防堵之路而入，则我为无罪矣。试问天下之大，道路之多，国家安得无限之兵，无穷之饷，处处布置，处处征调乎？若矞采者，贼冲突于衡州左右一二百里之间，不敢攻剿，听其绕衡州而入长沙，罪可辞耶？故论者为贼之初起，罪在郑祖琛；大局之坏，罪在赛尚阿；贼之窜出永安州、全州，罪在向荣、余万清；贼之窜入湖南，罪在程矞采。皆定论也。

七月二十八日，贼自郴州绕越衡州，由醴陵猝至湖南省城，逼近南门，占住妙高峰、鳌山庙一带，连日攻城。八月初五日，贼以火药轰城，倒陷数丈，贼率众乘势扑城。正危急间，赖云南楚雄副将邓绍良、尽先游击朱占鳌率兵来援，杀贼数十名，贼始退还民房。九月初二，贼由妙高峰绕至浏阳门外教场，分三路进扑，各营赖陕西候补知府江忠源、凤凰厅同知贾享晋、提军向荣、秦定三等各带兵勇四路迎战，贼大败，于是始有下湖北之意矣。

方贼解湖南之围也，莫知所之。吾乡徐观察丰玉，时在湖南省，请于张中丞亮基曰："贼必犯岳州之湖北，请急以重兵从间道据岳州，以防下窜，贼窜岳州，则湖北不可保而中原多患矣。"

张公发兵二千往。未至，撤回常德。常德非要地，时中丞眷属居于此也。方贼围湖南时，湖北议防堵，有劝巡抚常公大淳帅兵进驻岳州者，常不以为然，但于省城筹备。夫岳州为湖北咽喉之路，背湖面江，三面临水，一面倚山。康熙时逆藩吴三桂势焰熏天，我兵扼之岳

州，三桂坐困。当是时贼匪围湖南，常中丞苟能请兵前往岳州，城既解围，张中丞苟能立发精兵驰救岳州，则岳州必不致有失，而湖北以下可保无虞矣，惜哉！

十一月初三，贼窜岳州，提督博勒恭武、参将阿克东阿、知府廉昌、知县胡方㲉俱先弃城而走。奉旨博勒恭武革职拿问，阿克东阿、廉昌、胡方㲉立置重典。圣恩仁厚，前此失事之文武，仅予革职而已，至此始大振天威也。

贼踞岳州，窥伺武昌。是时赛尚阿已奉旨拿问，两广总督徐广缙飞饬向荣统领重兵星夜由通城、崇阳绕出武昌，截贼前路。徐广缙亦即亲督镇将，直赴武昌，于水陆要隘分布兜剿。乃广缙借词土匪牵制，耽延不进，不数日贼遂东下，破汉阳围湖北矣。

十二月初七日，贼陷湖北省。巡抚以下大小官多殉节者，闻布政使梁源灏、按察使瑞元朝服骂贼，最为忠烈。梁公尸，贼投之江。学使冯培元被掳，偕居民为贼任役二日，贼知而杀之。其他不可得而详也。

当贼之窜湖北也，御史陈庆镛奏曰：贼匪起自粤西，不过跳梁小丑，乃数月之内穿过湖南，扰入湖北，未受官兵惩创，有轻视天下之心。今既据上游形胜之地，志不在小，遥揣贼势，约有三路，而三路皆宜防堵。其由武昌而趋襄阳为一路，襄阳正道，北犯河洛，西折则直指潼关，其间道自襄阳至郧阳，即入陕西之商州，过兰〔蓝〕田直抵西安省城，使贼以疑阵犯河洛而指潼关，以大股由商州而趋省城，陕西全省之兵，业多陆续调遣，贼如猝至，则关中之事不可问；若贼匪直入关中，据天下之脊，塞其险阻，因其财富，休养士马，乘时而动，此秦人虎视天下之资也。其下江南为一路，长江东下，顺流扬帆，两岸虽云设防，而沿江一带不见兵革已二百余年，金鼓未闻，先惊风鹤。如匪船直下竟抵江宁，则江北之漕运不通，淮阳之盐纲亦废，在南省为切肤之患，在北省为扼吭之忧，加以吴越之间，自有明迄今，赋税重于他省，兑漕折色，积困难苏。使贼人布张伪示，轻减钱粮，小民何知，未有不闻然响应。然而欲由淮阳之间，再行北犯，形格势禁，有所不能矣。其北犯河北为一路，贼匪起自万山，登高履险，是其长技，一入河南，平原旷野四战用武之地，贼初至必无骑

兵，我师但以步兵守险，以所调各省弓兵及索伦劲旅排整马队，直冲横截，电掣风行，贼匪万不能当此冲突。今者河南调有重兵，庶几贼不敢犯，然非入关中即下江南，应请一面饬陕甘总督舒兴阿、陕西巡抚张祥河派员防堵商州、山南各地方，则其入关中之路，不足虞矣。再饬两江总督陆建瀛暂将河工要务交河督办理，星夜督促水师，进屯安徽之小孤山。该督亲带弁兵驻扎宿松县，水陆两路皆可兼顾。小孤山之上游为江西九江府，既奉谕旨兼署江西巡抚张芾带兵防堵。而九江府之对岸为湖北之黄梅县，湖北此时兵力断断顾不及此，应饬徐广缙速派兵勇前往，与九江夹岸固守，扼其东下之路。是九江、黄梅为一重，小孤山为一重，其下江南之路不足虑矣。既扼其西入关中，复堵其东下江南，而况有湖北重兵以为之御，贼必坐困武昌，万不能突出。然后聚而歼旃，其扑灭可计日待也。”御史此奏真切，定著明之论，皇上即依奏饬行，命琦善帅重兵由河南信阳进剿，命徐广缙、向荣自岳州上流下攻，命陆建瀛、蒋文庆、张芾自下流上攻。乃琦善一路逗留，托故不进，直至贼破湖北，窜下江南，始肯抵楚。徐广缙托言土匪宜剿，又以防贼回窜岳州为词，不肯前进。张芾但住瑞昌。蒋文庆但居省城，命两臬司张熙宇、张印塘守小孤山，以前所招乡勇，为害省城者付【?】之。陆建瀛自十一月奉命，直至十二月杪始过安庆。癸丑正月初三、四日，贼窜出湖北，老鼠峡守将参将文芳、游击曹振凤，对岸下巢守将游击薛升堂先后逃散。恩镇军长于武穴地方小败落水死。建瀛甫抵九江，闻信遂将拦河开放，乘小艇夜遁。而九江镇总兵清林、前营游击李崇勋、知府陈景曾、德化县知县李辅及福建宁镇总兵音德布等均逃去矣。

十六日，建瀛过安徽不登岸，命马军入城告巡抚蒋文庆、布政使李本仁，曰：贼已至矣，诸公善为计，某已奏明回金陵矣。十七日，贼遂陷安庆。

安徽自壬子年八月即议防堵。蒋中丞首先招募寿州乡勇五百人，以为自卫之计。其时陆建瀛奏参蒋抚，以为逆贼相去二千里，不应先事惊惶，摇惑人心。贼破岳州之湖北，大吏惊愈甚，中丞以下文武大小吏，相率送眷属他所，而居民富者遂谋迁徙。及贼破武昌，官员家属无一城居者，而居民已徙去十之七八矣。癸丑正月十八日，贼船数

千随陆建瀛而下至皖江，时总兵王鹏飞督五营兵驻扎城外马山大观亭一带，贼畏之不敢径泊北岸。而十七日鹏飞见贼船大至，弃营而走。五营兵勇弃甲投戈。贼于是移船北泊。知府傅继勋先时托言解饷出城，布政使李本仁易衣混居民逃出。巡抚蒋文庆乘小轿出辕门，贼已至矣，杀之。其余大小吏百余人，罕有殉节者。死者数人亦皆逃而不得出者。独典史平源衣冠坐狱门遇害。盖自湖北以下至江守，沿江官吏真能忠义死节者，望江典史张宝华及华阳镇巡检王泗、怀宁典史平源而已。二月初六日，布政使李本仁过桐城，敝衣小帽，私向宋令贷金，宋不能给，忿然而去。后数日，公然回省办事，并因在桐向宋令借银未允之隙，委州判刘瀛阶接署桐城。瀛阶于皖城，贼至逃匿冷水埠民家，后本仁自皖逃出，无所依归，瀛阶迎归其借栖之所。及是以此报之。而其时已奉上谕，安徽布政使着庐凤道奎绶护理矣。身为封疆重臣，城陷不能死，又复不候谕旨，自回本任，作威作福，诚为千古未有之奇事也。

陆建瀛退回江宁，并不派兵堵扼东西梁山，将军祥厚劝令迎击上游，三日不答一语。巡抚杨文定因陆回省，即奏请移守镇江。布政使祁宿藻涕泣挽留，不为止。二月初十日，贼由水西门水陆并进，攻城未克。十一日，仪凤门用地道火药轰开。逆人先伏奸细数百于城内，是日数处火起，逆望火起之处，即用蜈蚣梯上城。城既破，驻防城将卒请将军出城迎敌，将军不许。驻防城破，将军父子均殉节。合城兵勇奋力巷战，杀死贼匪千余人，而贼兵方众，易人以战，兵勇皆力尽气竭而死，男女无一人生者。呜乎！烈哉！独惜将军先时不能开大城迎战，又不能督城内兵民死守，大城已破，则驻防城势无可为。设于此时乘兵勇奋死之志，激励鼓舞，开城决战，则杀贼必无数，亦可减其凶焰。乃坐守弹丸，听其攻扑，同归于死，不亦愚乎。吾乡黄某自其父在驻防城种菜为业，贼至投水中不死，复为贼掳，派令守炮十数日，乘间逃归，为述目见，其事如此。

金陵既破，将军以下大小官殉难者甚多，陆建瀛亦为贼杀。金陵人恨入骨髓，谓其缒城而逃，且谓其有通贼之意，此固恨者之诬言。然其形迹可疑，虽死不足以塞责也。后奉旨照总督例赐恤，建祠方竣，中〔申〕明其罪，请夺恤典，天下称快。吾友江北病夫曰：“自

欺与自慊止分几微，自欺者亦知善当好，恶当恶，亦能好善而恶恶，止是专于人前做修饰美；自谦则止求自心安帖，无所亏欠。此事原与人无与，多一份修饰之心，则减一分真实之性。处平世未尝不可立功名，处下位未尝不可存著述，然不在此心地上用功，以求还固有之天理，则著述之美，皆巧言也，事迹之多，皆令色也。名誉之施，皆纯盗虚声也。直到利害切身之时必败露，如牛镜堂之巡抚河南，徐仲绅之总督两粤，陆立夫之总督两江，李霭如之为安徽方伯，亦颇有政绩声名。乃夷匪之乱，牛则辱国殃民；粤匪之乱，徐则逗留不进，陆则望风而逃，李则弃城而走，前后若两截人。何也？平日之政绩皆为人耳，设有真实之心，何至如此。呜呼！此可以为鉴矣。”

贼破金陵，随即分兵前往扬州、镇江，皆望风而溃。兵家所谓，大捷乘势，贼得矣。其入扬州也，贼未入瓜州。扬州人江寿民以二千金买物来饷，欲与议和，仿昔年款英夷故事。寿民乃昔年与英夷倡和者也。贼约言不入，后数日即乘不意而至，寿民自城头跃入河死。时漕督杨殿邦奉命督同前任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刘良驹防堵。闻贼至，殿邦退至清江浦，但、刘及知府张廷瑞逃去，不知所往。其入镇江也，常州营游击熙昌带印而逃，出不由户。泰州营游击奎喜，闻贼将至，先数夜匹马潜行出城。常镇通海道胡调元管理镇江筹防局，贼至，退避常州，复绕至通州，任意迁徙。江苏布政使联英闻贼至镇江，恐犯苏州，以猝患风痰，恳开缺，不俟谕旨即行便服起程。吁！文武大员局面如此，贼安得不猖獗乎？自广西多事以来，城陷之速，而文武官吏之不知羞耻者，莫过于岳州、安庆、镇江、扬州四地矣。

贼踞金陵，向提军扎营城外东南高山平原一带，而水路未能截夺，故贼得遂其出入，下与扬州、镇江通消息，上则自湖北而下千里无人，识者知其必当反窜。三月末，曾见东阿周公与江西陈公孚恩书云：“向军门为铁中铮铮，在金陵消息颇好，然长江下流及南北岸均有重兵防堵，惟上流无之。窃恐贼若不胜，势将复窜上游，弟意望兄劝小浦中丞将江木牌放入长江，督兵勇堵住梁山，吾兄即可专任其事，俾贼无反窜之虑，而下流诸公得以一意图贼矣。弟俟此地土匪稍定，即行前往裕溪防守。”此言诚为有见，惜尚书与张中丞之不能用也。

五月初三日，贼果回窜安庆，臬司张印塘、知府牛镇、怀宁县冯元霍闻风逃避于城北十七里之集贤关。集贤关地势南高北下，乃皖城防贼之锁钥也。今托言退此御贼，已为失算，迨贼于初六日开船，尽往江西，张臬朦禀中丞云："逆船至时登城开炮，见其势众不敌，乃谋退集贤关堵御。贼犯集贤关，乡勇格杀十余人，贼乃退回舟中，扬帆上往云云。"吁！国家大臣欺君误国多此类也。

贼之分三股至江西也，又一股窜浦口。浦口官兵望风而逃，遂焚东葛驿，破滁州，直趋红心驿，舍定远而直窜临淮关。其前队围凤阳，二十一日辰刻城陷。凤阳奎方伯逃入定远，余官不知去向。先是安徽李本仁弃城而逃，奉旨交周天爵、李嘉端讯明治罪。奎时为庐凤道护理藩司，本仁以书干之，为乞怜于新抚李公，奎复书曰："已将苦衷婉达上宪，颇为垂怜，足下来此可无优矣。"予见此书以为凤阳一旦若有事，奎亦必逃无疑者，及是而果验矣。国家大小文武官以朦胧粉饰为事，习惯见常，不以为羞，伐异党同，是非颠倒。安徽之开防堵局也，蒋中丞无所短长，李方伯为局中总理，二公所信任者一周刺史葆元，江宁人，主持大计。迨贼至，各自奔逃，贼去后两月，复先后入皖城办事，奏称收复。贼再至，复又逃入集贤关。刺史为李中丞参劾革职，来栖于桐。予尝与论蒋中丞之死不足为忠孝，李方伯、傅太守之弃城而逃，两臬司张熙宇、张印塘之弃小孤山而走，皆罪不容于死，刺史为极力斡旋之。予曰："诸公靦颜人世，而君复欲造语以为之粉饰，此岂臣子份内事耶?"刺史默然。

窜凤阳之贼，随窜蒙城，知县宋维屏公服骂贼，全家被害。自是入河南破归德，犯开城。巡抚陆应㲉先时送眷出城，带兵守归德大败，间道逃许州。按察使林扬祖誓以死守，请送其太夫人出城。太夫人骂曰："尔为大臣，余为命妇，此时不为皇上守城池，乃欲作逃官耶?"扬祖遂竭力守城，自守令以下，莫敢避徙者，故河南省城得无恙。自广西多事以来，各郡县大小吏类先时送眷属归里，或谋依他所，以为臣子事君，无全家殉节之理，将眷属送往他所，则此心无所依累，得以专意守城。不知一经送眷出城，则其守之心已不坚，而其系恋家室愈甚，临时未有不逃者也。汉陈球不肯寄眷他所，乃真忠耳。窃以为国家宜申明法令，凡守土官闻贼将至，或老亲在署，亲无

随子殉节之理，准送回原籍。如林太夫人者，又当以从命为忠孝。其子孙全在署者，亦准迁一二人出城，为宗嗣继。其妻妾概不准出城。臣子食君之禄，义当死不避难，其妻妾独不可同死乎？留妻妾以固其死守之心，庶不至望风而窜也。其先事送妻妾出城，又临时弃城而走者，加等治罪；妻妾同殉难者，加倍优恤。固不可永为律令，于此时行之，亦固结人心之一术也。

窜河南之贼，先后为官军剿杀，存者无多，不日可以殄灭。其窜江西者，围攻省城凡四五千人，分三股而进。湖北按察使江忠源时奉命往金陵，过江西，张中丞奏留剿贼。贼突至，江公以千七百兵御之，杀贼数百人，贼退数十瑞安营，江西告养〔急〕。陈孚恩有书过吕亭驿，予见之，云："江西城内绅士，闻贼来逃尽。查造人丁簿册，仅存贫寒老弱之家，男女不上二千人。秀才、举人、进士均皆先走，惟抚藩臬同孚恩、江忠源等昼夜画策，陈守得胜门，抚守东门。六月初四日，贼以地道火药陷城七丈有余，贼数千蜂拥而至，枪炮齐施，子药如雨。幸有楚勇头目唐兴邦，手执号旗大呼云：'舍我一人性命而救满城生灵。'直趋破处，不顾生死与贼对敌，众兵见伊奋勇，随同助战，杀贼数百人，贼始退，兴邦并未受伤。其后贼围数月不得利，乃去。保江西省城江臬司之力为多，唐兴邦闻亦其所带勇也。"

贼窜江西，皖城无贼，而江面间有数船，往来集贤关，诸将不敢入城一步。巡抚李嘉端坚住庐州，置江防于不顾。苟其时李抚请重兵前据安庆，使贼之在江西者不敢下窜，贼之在金陵者不敢上援，然后徐图会剿，庐、舒、桐一带何至贼害若此。而沿江各州县何至为贼所有乎？盖贼先时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立官安民之事。迨八月复踞安庆，始行此举，则江南数十州县之失，李抚之罪也。

集贤关办防堵者，始为张臬司印塘，既〔继〕为革职赏加五品顶戴之前臬司张熙宇。七月十三日，湖北败贼有自英山窜入太湖境者，知县张宝镕逃，城中士民具酒款贼，贼遂前往怀宁县之石牌地方。长发者实止七十余人，其余裹胁不足四百人，李中丞闻报，即饬熙宇带兵至石牌进剿，印塘带兵驻集贤关，前副将嵩安带兵前往潜山，副将赓音泰由潜山会营至太湖进剿。乃熙宇于集贤关按兵不动，印塘时带兵驻桐城，若罔闻知。其后集贤关兵勇闻贼无多，奋欲出战，始于洪

家铺地方，歼贼数十人，其在水路者，均已入江去矣。而熙宇自以为功，禀中丞云："自广西以来无此捷也。"

贼攻江西不克，八月二十四日，复回窜皖城，将五门封筑，仅留小南门出入，意在暂为巢穴，北图庐州也。于北门城外一带取民间门扇窗格，运往马山修筑土城，将城垣增高数尺，要路搭盖瞭棚，张熙宇仓皇失措，屡禀中丞请调大兵前来。中丞亦不肯前往，命镇军恒兴带兵至集贤关，合肥义勇徐怀义率勇随之；而熙宇不图攻剿，坐视其修城筑壕，四路增兵。徐怀义屡请出战不许。九月十日，怀义愤极，不请于张，径率勇出战，贼不意，直入北门城中，诸贼惊惶，纷纷上船，已去其半。乃张臬司不肯发兵继后，复以令箭招回，致贼回袭，徐勇小有挫伤。二十三日，贼复率众扑关，我炮伤贼甚多，因而逃散者不少。其后贼以奇兵由两面小道夹至，实每路不过百人，广兵庐勇犹欲于战，而熙宇、恒兴、嵩安诸将遂逃至桐城矣。吕侍郎贤基，时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团练防剿事宜，住桐城。予进请急参张、恒诸人之罪，令其收复残兵，前往练潭以南，再调重兵陆续前去，以图进攻。吕公不能用，十月十四日，贼遂入桐城矣。

贼入桐城时，张熙宇、恒兴、嵩安、牛镇均住桐城，兵勇约千余人。闻贼至，马征士三俊、张秀才勋率勇出城迎战，而屡请张、恒出兵，不听，率兵勇先逃。马、张之勇闻官兵逃，遂自溃。马、张见事不可为，乃痛哭上马而去，贼遂分三道由东门、西、南门入城矣。

贼窜桐城，吕侍郎先二日移节舒城，先是人之自皖来者皆云贼已无多，必不入桐，故吕公北去。孰知贼情狡狯，窥吕公去，知团练难齐，官兵必不足恃，即日发兵，出不意而至也。时李中丞革职往京，湖北臬司江忠源奉命为安徽巡抚尚未至，吕公闻桐城陷，即飞檄调兵勇五千，陆续进剿。先命刑部主事朱麟琪带勇驻扎大关。乃我兵迂缓，十数日而兵不集，贼于二十八日五鼓直窜大关，防堵兵溃，朱公死。后一日，贼遂突至舒城，知县钮福畴先时逃去，吕公身旁无一兵，有劝公退守庐州或六【安】州者，公曰："吾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团练防剿事宜，自桐移节来舒，甫二日而桐陷，不知者谓我预逃贼也。吾若再退，上何以对皇上，下何以谢桐人哉！有死而已。"贼近城十数里，公乡人汪某强拉公行，公啮其手，汪遂痛哭而去。友人

张勋亦在公幕中，向公而泣。公曰："事至此，复何泣哉，子速去六【安】州，向江中丞求救可也。"时江中丞自湖北绕道甫至六安耳。十一月初一日，吕公偕幕友徐工部启山尽节于舒城之三官塘。启山字镜溪，六安人也，道光己丑进士，以工部主事致仕家居。吕公至安徽聘入幕中，及是吕公促之去，工部曰："某虽致仕亦皇上旧臣也。"乃作诗曰："笑指璇源馆，清流赴此身，完忠今日事，逃贼尔何人。幸有名乡节，同为殉国臣，一亭标止水，千载步芳尘。"二公才短，办团练实不能倡大义，严赏罚，振人心，然与畏死偷生者，固不可同日语也。

贼既破舒城，即声言入庐州。时李中丞已入都，布政使刘裕鲍护理巡抚印，闻贼破舒城，寝食俱废，星夜迁官赍印，送六安与江中丞。江公以十一月十日驰入庐州。先是李、刘皆预为逃计，守城事一无准备，江公时又病疟，至则力疾经理守城事，甫二日，贼已至庐州矣。贼百计攻城，江公力疾支柱，贼计辄败，其详不可知，但闻吾乡孙某被掳逃回云："江公用兵若神，城头更棚忽增忽减，一时金鼓忽作，一时寂然无声，贼之欲偷城者，城上辄以钩挽之，或断其手足，掘地道者，我兵或自城内掘出迎灌以水，或熏以烟，或由地道斩贼。一日贼攻破得胜门，瓮城守将皆惊惶，公持剑登城指挥杀贼，贼退而瓮城复筑。庐民有数百向贼乞降者，皆以善火枪进，贼喜收之，命其先阵。及交战，数百人皆倒枪击贼，贼毙无数，乃知数百人公所使往贼乞降者也。自是庐民降者，贼不敢受。一夕，城头惊言贼由某门至，公曰："火光烛天，此疑兵也。"贼必将攻某门，急以重兵趋之。至则贼果欲由此入，见重兵满城，遂逃去。有合肥县幕友某告予友孙海岑，曰：江公初至，人心惶惶，及二十日后，居民皆以公为长城之恃，一月后，则人皆解衣酣寝，相庆曰：江公在，此城无患也。而公之疟疾久不愈，精神疲惫，识者忧之。公常命将士曰：此城他地无虑，独水西门外河浅，贼又先据其地为营，设贼穿地道由河底而入，则可忧也。诸公其〔期〕善守之。"公亦自驻水西门。十二月十七日，贼果由河底穿地道，埋火药攻城，城陷时，公疾大作，诸将莫能御，贼遂入城，而公匍匐赴水死矣。知府胡元炜降贼，率眷全往皖城。其余在庐诸官多死者。当城未破时，自外增兵益众，时甘肃总督舒兴阿

奉命救庐州，逗留不进。既至寿州，江公一日以檄文七道催之，不为动。寿州刺吏金光筯争之，乃前行至龙王庙扎营。去庐州六十里，坐视不救，可恨也。江公新宁州人，由举人任知县，自逆匪滋事以来，效力行间，屡着勋绩，天下争称第一人。其他事多不及知，独其在湖北剿灭崇阳、嘉渔〔鱼〕土匪陈甲子等。距城四十五里，公传令丑初备食，丑正分六队卷甲疾趋，天明驰抵桂口，贼猝不及防，仓卒分三面迎敌，公分两翼以待，枪炮齐施，贼乃大败，溃散四走，陈甲子等悉就擒。即此一事，知其有将才矣。此外诸将未闻有一人用兵神速能如公者。其任湖北臬司也，向军门奏请随营，湖北巡抚奏留之。贼窜凤阳，安徽李嘉端奏请来庐、凤会剿。适贼犯江西，巡抚张芾复于中路截留之，奏云："凤阳贼已北窜，庐州现无警状，不可以有用之才，置之无用之地。"故留守江西二月余。保江西者，公之力为多。江西贼退，公回湖北任。奉旨授安徽巡抚。安徽士民闻之，无不欣喜。孰知公未至而贼已乘间陷桐、舒，公既至而天又困之以疾，奇谋异略，终不能救一庐州，岂非天哉？然贼锋方锐，使其时无江公，则席卷长驱，乘胜而进，河北一带将不可问。故庐州虽破而相持两月，伤贼无数，则公之力疲支撑，今虽死，功不小矣。呜呼！惜哉！

庐州既破，贼势大炽，甲寅正月，贼遂分股陷六安州。知州宋培之降贼，其大股渡河，扬言扫北，而湖北之贼尽行调入庐州。过桐者，虚言六万，盖万有余人也。赖天之灵，皇上之福，渡河之贼先后挫于官军，其溺河而死及河北坚壁清野不得食而死，因以逃散者凡数万人，其逃回者数千人而已。而庐州大兵先后云集，贼战则不利，于是逆人北上之心不敢复萌矣。盖自辛亥、壬子、癸丑三年，贼无岁不破城陷县，而癸丑尤甚。迨甲寅则惟见挫折，所陷州县渐为大兵克复，而未尝复得一地，此盖圣主如天之仁，感格穹苍所致。又兵勇习久知其伎俩，不复畏惧，故战则必胜，而诸将过于持重，往往失机，旷日持久，兵饷难继，是不得不望诸公之速展肤功也。

鼎吉堂诗钞（摘录）

尹继美

【说明】这里发表的《鼎吉堂诗钞)》和《述闻斋诗草》，原藏江西省图书馆。当时省图书馆有地方文献馆，专门陈列本省人著述，我只看了其中一小部分。后来这个地方文献专馆已不存在，资料也大都散佚。这里提供发表的，是我 1957 年时的抄录稿。——杜德风 1979 年 9 月

罪言二首

小序之论风诗也，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杜樊川有罪言一篇，论唐时兵政。近日临川中翰汤公，亦有罪言四章，讽乡土薄俗，以罪自任，较小序旨更深挚矣！今永新被兵，予作二诗以纪实。虽秉直道之公，难免当事之忌，故亦题罪言云。

贼兵来，城门开，城中官吏安在哉？弃城不保去草草。前日参将县尹微服遵大道；昨日都司外委策马捷如鸟。一解

风声鹤唳警四起，乡民仓惶纷避徙，我亦寄匿深山里。羊牯脑崔崔，磕滕石巍巍。羊牯脑磕滕石皆山名。妇女拄杖登，弱儿绷背啼，或任或负，后者肩与前者踵相齐。二解

贼首赤巾明把火，贼面墨黑下体裸。传言裸体可以避火器，且行捷。党羽鱼贯市肆盘，渠魁鸱张堂皇坐。三解

杀人通衢，榜语城隅，汝不吾款吾其屠，恐吓富民赂争趋。四解

忆前筹弁时，我向众致词，谓贼有万众，我守地无高山深池。地名城隍，界为湖南、江西分疆处，距茶陵、永新城各九十里。非征兵一千，募勇一

千力不支。五解

无恃彼不来，恃我有以敌。切近之灾求有备，虚张声势竟何益。以寡御众，譬彼螳挡车，辙臂其磔。君不见，城隍界防堵兵勇绻四百。六解

贼未入界，士已溅血矣！九月十日县令华公身率乡勇与贼战于城隍界外三四里之桥通，被戕数十人。贼未入郭，民先掠物矣！十二日城中无官弁，典铺被近城居民抢掠。八月十四，贼来茶陵。九月十三，至永新城，计一月之久。我郡邑握算持衡，事易谋易成。胡为乎勇不召，兵不纠，致使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呜呼伊谁之咎！

贼兵去，橐金囊物行。载路奸民笑，失志良民诈。室家相聚盼保护。一解

贼踞县城几十日，三日陈卒一简阅，鸟枪藤牌睹两队，坐作进退齐步伐。贼每拔兵以避火器为艺能，一面开枪，一面举牌作避势。二解

居倚市门，诱饵愚民，如蝇逐臭，以利杀身。贼得市货贱价以售，民有购物者，解马缰为系，诬以盗马杀之。又有鬻鸡者，与之高价，亦见杀。三解。

作羹荒我圃，作饭空我庾，摧我城垣毁我宇，文庙官廨付一炬。书院、义仓、常平仓及神庙皆被毁。四解

二十一贼出城，二十二肖坊宿，二十三拒塘边，肖坊、塘边二地皆隶安福。二十六陷安福。永新邑令闻贼退，自郡间道言归复。入城一望，伤心惨目。五解

无食货米炊，无署假馆居。一二仆侍从，三五士晋趋。令呼！令呼！累累失势假匹夫。六解

阁园寂寥罕人迹，我令寄身如旅客。觇贼已去速归来，伺贼将至复避匿。闻贼党又有自茶陵来者。君不见，昨日城北杀散残疾贼五人，犹自作帖上呈太守广叙绩。数贼病金疮不能行，留城北寺庙中，故见获。九月二十七日事也。

卷三，第一至三页。

兵灾杂吟二首

自粤东贼踞茶陵，当事者不请调重兵防堵城隍界，以致永新为贼门户，源源而

来。九月被兵之况，余已作罪言二章，纪其实矣。嗣十月四日，贼党万余人亦自茶陵来永新，经沣田、饥市、固塘、木栅埠一路往安福与前党合，蹂躏袁州、临江。十一月十日，贼党又万余人自莲花厅来宿梅花、厚田、龙田等处。十一日宿沣田、阳江、九西等处。十二日至永新城。十三日由城北大道渡茨川，宿高桥头、莲花坪、斜埠、白堡等处。是日，又有贼党千余人由永赛出永新，宿南乡。十四日宿环浒，明日往宿敖城，合党入泰和。九月被兵以后，复被兵三次，经过地皆抢掠。而自莲花厅来之贼党，其恶尤甚云。

争占民居作贼巢，割鸡宰豕姿号呶。堪怜妇孺逃山野，露处终宵睫未交。

夺我舟行掳我财，滩头老妇哭声哀。客舟货俱被掠，且夺舟以行。时有携家及赀买随流避兵者，并受其祸，投宿余村，此十一月十三日事。茫茫劫数良难测，谁道□家可避灾。胠箧担囊贼胆雄，搜微抉隐室空空，及今方悟贫为福，屡受虚惊是富翁。贼过富家每抽刀恐吓取财。鸱张跋扈任纵横，到处捉夫供力征。道路传言听不得，舁舆曾见有书生。

卷三，第三至四页。

粤东贼合粤西贼来围吉州城二首

粤东贼攻掠袁州、临江至瑞州，与粤西贼合。十一月二十日，其党数万至吉州，入泰和之党亦来合焉。

家国承平二百秋，至今戎马满林丘。将军空冀从天降，群寇频惊逐地流。鹭水波兴蛟蜃舞，螺山气晦虎狼游。燎原求扑知非易，倦念孤城击我忧。

回环雉堞拥旌旗，不识何年种杀机。前十年有异客过吉州，登城望气。谓将有兵灾，癸丑夏、今年冬被围两次矣。孤远北城行迹绝，贼围攻二面，唯北城未围。鱼殃南市劫灭飞。南市多被火灾。耽耽掠物心难餍，落落屯兵今竟□，闻乡勇有薄城走者。欲解重围无异策，援师悬望影依稀。

卷三，第四至五页。

禾川行

禾川城，禾川城恶易凭凌，昧爽贼至看不见，癸丑八月十七日天未明，贼由安福转至永新。耳中惟闻妖囝声。贼每称官吏曰妖“妖子”，呼子为囝。贼之土语声也。武弁领兵登城御，黄外委万铭。枪炮齐发贼势沮。天明缒城交贼

锋，贼却我前虓如虎，乡民持械举来援，贼众奔退屯埠前。地距城北十里。妇孺齐声助兵气，日中鏖战丑类歼。壮哉兵民明大义，同仇偕作奋击刺。偷生亦有四品官，贼来佩剑走空山。吴令攸之初匿市肆，闻兵得胜仗，即登城。雷都司逃避城外十余里山中，越二日始返城，士民怨之，上控大府，疾毙于狱。

卷二，第一页。

吉州行癸丑

吉州城头长星落，癸丑青天见长星。吉州城下妖氛作，西昌土匪如云来，时湖南妖人邹恩隆以妖术倡土人作乱。城门壅闭攻不开。保卫公局作屏翰，立团练局名曰保卫。先期闻警胥骇汗，乡绅走马路分驰，乡勇投刀身四窜。贼燎市肆如燎茅，太守任公本梧望见心肝焦。率兵出城追剿贼，癸丑六月二十六日。火府庙旁枪烟高。贼党十数升屋立，举扇挥摇能枪厌。兵惊妖术鸟兽散，太守不动姿爽飒。二仆推挽太守行，贼从屋落娇如鹰，抽刀自刎贼推刃太守殉节，余族人品文购棺殓其尸，越数日贼返泰和，太守之子启棺改殓，面如生焉。仆以身殉分谊明。谢簿是时匿民室，贼众索获亦死节。事闻天子降恩纶，庙祀千载褒忠烈。庙建府城，内祀王太守，配以谢照磨，衬祀二仆于庑下。

卷二，第一页。

述闻斋诗草（摘录）

宋家蒸

章门行有序

纪会城被围也，贼踞江宁，夏五月分舟师围南昌。先是张中丞芾力善守御。寇至，适湖南江忠烈公握兵道出江右，中丞与经略陈司寇孚恩留之御贼，协力出战，城获全，作章门行纪之。

豫章界吴楚，地无险可凭。古不立国都，宜非兵所争。中年孟春月，警报乃频仍。蚩尤出武昌，栖船趋金陵。浔郡咽喉地，采石犄角形。扼险苟有人，岂不资藩屏。两地失关隘，归壑纵蛟鲸。比及月建午，遂窥洪都城。既望越翌日，战舰环江营。居民始经乱，远近皆震惊。近者惮虎威，远者惧风声。十户匪九空，百空无一盈。言者各纷纷，闻者皆竞竞。是时守者谁，陕西张中丞。初春已储粟，未夏先缮兵。附郭十万家，焚尽无留楹。岂不惜民力？惧为狐鼠乘。城增云与齐，隍浚泉文渟。忠愤纾国难，大义占师贞。所难在协恭，任人功乃宏。使者廉访江，持节驻行旌。中丞絷维之，干城资其能。同仇赋无依，多谋戒盈庭。举城倚大柄，重赏募壮丁。尚书拜经略，相济靡不亹。不然大江右，早已穴狸鼪。倘如道旁筑，未室谋已倾；倘仅壁上观，未阵贼已登。战守襄其谋，宠神格其诚。赫赫许旌阳，呵护昭声灵。设教藉神道，众志乃益凝。挖地出巨炮，发之声訇訇。陷阵如石破，击贼若雷轰。乌合计潜窘，鸱张势大惩。相持九旬日，贼遁江氛清。师克信在和，备虞亦匪轻。人谋既已臧，神佑理亦应。嗟嗟战场

中，暴骨相纵横；往往阴雨夕，碧血光荧荧。人命遭乱离，乌从论死生。迩来飞鸿集，稍稍归编氓。一甚其可再，所愿长升平。大江洗兵甲，灵雨除膻腥。陈歌纪其实，质言信有征。来者或弗知，请视章门行。

卷二，第三至四页。

纪邑城贼退❶

角声吹堕一片月，云暗忽睹火光烈。万炬烛天起城阙，灸灸彻晓不得灭。太岁丁巳之申日，初疑纵猎六合围，又疑夜战燎草辉。岂知穹〔穷〕寇忽宵遁，谋空其城而火之。前者官军两攻寇，来不踰时立奔走。威慑于贼张于民，掳掠如虎战如鼬。乙卯腊月、丙辰四月，官军甫近城，即日遁，遁时仍肆劫掠。贼计益密气益豪，缮完守备深浚濠。回郭民居一时毁，撤之补城城益牢。秋来偏师复整队，吴德庄司马统军至。约束严明为民卫。与贼相持五月余，悉力攻战贼始忌。其时四乡修戈矛，气愤志壹思同仇。一鼓助军贼披靡，焚巢竟逃毋敢留。忆自乙卯仲冬晦，晦前二日贼始至。邑城尽穴虎狼群，蔓延邻邑不可制。搜括财粟积如山，金帛未已及鸡豕。狼贪虎视岂有餍，不饱其欲辄噬人。取尽锱铢付一炬，可怜尺地皆焦土。在邑在郭无一全，散者欲归归无所。承平之民不知兵，一闻风鹤胆已惊。岁岁流离无虚日，癸丑之秋尤可矜。癸丑七月初六夜，虚传寇从瑞郡来，初更男女纷纷出城，二更雨骤至，困苦之状，有不忍言者，盖自壬子以来，闻寇皆惊惶迁徙也。情不迫切勇不生，势不同死志不并。伟哉敌忾终恨晚，室无贫富皆已倾。我作此诗告来者，人心既涣众亦寡。守望力当联城野，完汝室家保令名。君不见古之兔罝皆干城。

卷二第九至十一页。

哭廖竺珊基松先生

人发杀机天地裂，鬼神无知昏且拙。忍听善类遭挫折，岁寒乃见先生节。蔡君死后斯为烈。先是邑人蔡孝廉心泰，在靖安骂贼遇害。乙卯仲冬流寇来，邑城化作狐狸穴。迫胁善良充爪牙，网罗金粟穷毫末。先生

❶ 邑城，指奉新县，该诗写于咸丰丁巳。

夙膺师儒选，道途梗阻不能发。乙卯选都昌谕，以通阻未赴。流离播徙越莫莽，伪檄罗织纷搜抉。先生见檄怒冲发，吁天哀呼不欲活。身可以杀志不夺。上顾老母心惨怛，求死不可肠百结。微行遇贼莫能脱，辄械其身焚其室。遂如蜀魄宵倒悬，悲鸣不辄口喷血。贼知留之不为用，余生幸从虎口出。玉坚过石磨不磷，莲清出泥溜不涅。险难虽脱中情悲，归痛大恨无由雪。往往起泣宵不眠，忧愤经年竟成疾。疾亟不知贼已走，喃喃杀贼声不绝。宏奖风流忆当年，项斯到处殷勤说。知己之感抱区区，疾未得一视，死未得一诀。殡未及营奠，葬未与执绋。既而忍痛酸心骨，魂兮归来冯水滨，冯水夜夜声呜咽。

卷二，第十一至十二页。

纪辛酉之乱

寇从瑞郡来，四月之五日。其去已孟秋，负嵎者三月。方闻警报初，贼势剧狡猾。奈何残忍徒，益以叛亡卒。时李某督兵一队叛附贼。江省无一兵，狼豕忽冲突。仓惶千余里，并窜湖北一带。纵横肆攘夺。男妇遭迫胁，老弱罹磔杀。深苦众弗附，巡守严且密。刺面防远飏，被掠者面多刺字，以防逃走。械足虑宵逸。金帛索无余，辄复焚庐室。始犹掳平地，继且搜岩穴。西山一带尽被搜括。获者死刀兵，免者死饥渴。山中饿死者犹多。威力猛且锐，来去皆倏忽。其时逃亡者，蚁行触锅热。皲足困荆棘，厚颜寻瓜葛。客至主或行，此入彼且出。昼伏暮夜走，色悴肝胆裂。我方挈家口，依依老母膝，兼携妹与甥，播迁至七八。徒步伤雨濡，比旦困日烈。昼食夕谋宿，对人愧陈说。中诞女与敷，作计更仓卒。逃亡中产一女一甥。粗幸得所栖，举室撄疟疾。一家且如此，郡邑困同辄。贼至望官军，军来无纪律。掳掠甚于贼，见贼气疲恭。但知檄财粟，不闻出战伐。暂驻旬日间，兔窜先避鹘。不如数大村，北如草坪，西如东坪。流亡聚为窟。万人立如堵，贼踪竟断遏。凭借势已厚，坚挺不可拔。众心果成城，死地宜得活。同舟遇逆风，转帆共旋斡。存亡呼吸间，骨肉联胡越。乡里协守望，何寇不可灭。英英鲍军门，忽传渡江檄。贼众侦知之，靡然尽战栗。立驱十万众，人皆襄胁者。飞行电一掣。所过室尽空，长驱入两浙。

卷三，第十至十一页。

建 昌 行

农村逼岁暮，出门求米升。官军中道来，呼使负囊滕。长跪谢官军，饥久力不胜。官军两三人，怒将军法绳。一捽短破袄，一举竹杖惩。一杖横仆地，再杖辗转乘。雪后途生泥，泥涂浑身凝。不从终杖死，哭应得徐兴。未获衣餐粟，已受旦昼陵。垂泪事官军，行负过山层。欲使子妇知，寄语无由能。时官军人手小竹三四尺。

南昌守城诗钞

冯　询

【说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派出西征军围攻南昌城，江西巡抚张芾、湖北臬司江忠源等及在籍官员、乡绅竭力抵御。候补同知冯询等派守顺化门。太平军解围后，冯询将当时守城情况，写了若干首纪事诗，载于《子良诗存》卷六，题曰《南昌守城诗钞》。兹录出，以供研究参考。　　——王咨臣 1980 年 3 月

闻　警

五月望南风，南风得亦易。伏以阻贼船，或者迟迟至。迟至便何如？苟且目前计。分明是强暴，乃指为难人。大官岂不知，借以安愚民。大官自有心，愚民自有身，绸谬非不预，乱至事难论。

出城别有序

寇入江境，省城闻信，士女纷纷逃徙，或以同仇，不肯恝置，则眷属尽去，男子独留。户散门离，伤心惨目，作《出城别》。

出城何为？惨惨凄凄！城内车马，城外鼓鼙，稍缓不出城重围。父别子，夫别妻，去者未必安，留者将如何其危！一解。

男儿佩弧矢，誓将定国安邦。秉烛待旦，呼妻孥婢仆，尔辈相率别此堂。堂及门尺地，耳中有九曲羊肠。屡回头，窃窃向堂上。主人耳语，所嘱宜勿忘。二解。

刀响弓鸣，结队巡城。点籍打门，呼不敢应。狰狰狞狞，是破城贼耶？曰乡勇，曰守城兵。三解。

行路难，出门已如此，出城更何似？露宿风餐，瞻乌爰止无主人，一家仰谁看视！四解。

如天崇墉，贼安得攻？城便阻贼，却念主人望我，我望主人。相见何从？欲寄音书，惟有飞鸿。五解

豫章城楼呈同守诸公

南浦西山一样青，可堪凭眺动愁情。田园叶尽秋无色，刁斗听多夜不惊。我辈何当遂高阁，男儿毕竟要专城。安危定困平生意，惭愧徒观壁上兵。❶

德胜门有序

贼专攻此门，次则章江门偶及之，余门固未尝见贼也。

德胜门前走沙石，德胜门中列刀戟。守城大帅上城头，宝花铁甲银兜牟（夹注，以下同。楚北江臬名忠源。奉旨邦办军务，中丞委以特掌兵权）。手下健儿拥八百，楚材借用倍得力（楚勇保城最为有功）。连环炮尽门难开，掘坠暗施震地雷。将军欲以巧胜贼，任贼破城攻不得。一破孤雷鸣，再破双雷轰，三破鬼籍危城堕（贼屡穴地城脚，土松雨甚，稍堕，贼遂乘势攻城），城危石坚攻以火。条条火箭飞上天，猛龙落地嫩蛇眠。流星满空火弹掷，城中弹比城外烈。攻城无计贼胆寒，畏缩紧闭贼营门。保城有功奏天子，赐玉翎管兼攀指（谓楚臬江公）。贼贼逞凶，惟德胜门是攻；人人争功，惟德胜门是从；顷刻旌旗车马，其光熊熊。一门如市，六门如水，一门功高六门耻，守城闲将肉生髀。呜呼！安得贼至此?!

地　　雷

火云扑地大霹雳，十万军中齐变色。元戎神勇可回天，手制毒雷使无力。灌婴城矗今古雄，有围必解不畏攻（相传江省自有城以来，未尝被破）。长梯大炮势尽失，凿险乃仗偷儿功。老盲蹲瓮不敢语，细响丁丁落如雨。依稀似近旋复遥，听到黄泉争几许。（城内掘井藏

❶ 太平军专攻德胜、章江二门，冯询守顺化门，故云作“壁上观”。

瓮，令盲者伏坐，听贼穿地道声息，谓之瓮听。）炮台瑟缩伏井畦，药线宛转蟠径蛇。掀天揭地有奇用，未用镇静声无诈。铜墙铁壁忽推倒，夺击健儿腰脚好。指挥跳踯转从容，短衣一笑长城保。冲开烟雾疑有神，城头陡落飞将军。夺旗斩贼不知处，但见血洒扬红尘。呜呼！凭城穴社终一死，鼠狐伎俩乃止此！

空心炮台有序

于城墙挖空，拱出城外为炮台，环城间设，用以护城。

城如腹，台如乳，台于城为夹辅。火击石，机发弩。外无敌，中有主。一丸泥，一撮土。方寸间，容几许?！苟无具，大何补？宋公鼓，李姬肚。

寇逼豫章，沈鄱阳衍庆率练勇赴援，喜晤有赠

遂许驰驱匹马轻，提戈西指豫章城。一方威望英雄尹，百练良材子弟兵。长说士为知己用（沈受中丞特荐），此行君有义师名。当官避事知多少，今日何人更请缨。

吊马镇帅济美

城头报捷三军喜，惜哉军喜将军死。将军之死由兵孱，兵退不退独力难。我为将军悲，重述将军事：将军奋前茅，中权后劲继。前茅乍倒后劲强，后劲虽胜前茅伤。我闻将军到任才十日，兵于将军如未识。腹心未结臂指供，运用不灵安得力？君不见岳家军，百战百胜如一人。又不见田横客，一人身死死五百。乃知甘苦与众同，平时恩义临时功。呜呼！将军终不愧总戎，身先士卒死亦雄。将军死矣群公泣，杀尽孱兵悔何及！（各大宪愤杀镇帅亲兵，以为兵不护将者戒。）

悲瑞州有序

省城豪贵多徙是郡，慢藏诲盗，遂有此悲。

悲瑞州，瑞州城何愁？守为客（客出在外也），令为囚（被贼掳殉难），书司曹佐走如牛。一解。

守令与城终始，土人土生土死。流人何处不可流？胡亦困此！中有富家儿郎世家子。二解。

外贼未知，内贼先窥，囊满金，箱满衣。嗟嗟！衣金是何物？能令一家死别生离。三解

龌龌龊龊，男头女足。今日血红，昨日鬓绿。地惨人号，天阴鬼哭。四解。

为语土匪，毋伤客民。离乡尔亦求主人。彼贼待尔岂独仁？尔导贼劫，贼先戕尔身。君不见贼船归，掳掠成群。五解。

中元老兵祭幽歌

飞飞雨洒秋风湿，吹动群尸作人立。英雄一蹶起遂难，望断城头向天泣。老僧高据旧将坛，昨日搴旗今树旛。横宽惨孽不得忏，毅魄踢到经床翻。为君浇上一杯酒，世上枭雄竟何有？即看荒草乱坟中，半是健儿好身手。人生慎勿歌从军，沙场埋没何纷纷！艰危不作秦庭哭，哀怨谁招楚客魂！雄心冷尽终应悟，呜咽而来谈笑去。河灯昏暗忽复明，照见当时立功处。老兵感此悲填胸，廿年刀戟与尔同。数奇百战不称意，一胜遽没空侯封。呜呼！博得封侯终可喜，不见灵荃呕血无功死。

神　　炮

古者兵器无炮具，始自桀石以投人。变为机发制百出，弹丸脱手何纷纷！英名遂与人力夺，雌为子母雄将军。戈矛剑戟弓刀甲，炮所到处飞如云。我思阴符志士谈，神机妙用各有真。迩来战阵久不讲，但恃一爆张威嗔。军愁至炮愚蠢极，虽胜不入英雄论。异哉豫章古福地，有围必解巍峨阃。勋劳未必尽仗炮，众人拥出推为神。频施实觉具妙用，百发百中殊超群。不知前此几破敌，或得神号非无因。极愚转以巧用着，极蠢偏以灵名振。昨闻武库吏走报，地炮突出衔泥尘（起出废炮二三千斤者十四尊，余大小三百余尊）。视为废铁乃坚好，试放异响惊妖氛。越日忽报神炮裂，满城叹息疑病呻。讵知炮裂正神用，时至功成宜退身。又复荐贤以自代，默助奏绩无声闻。不然神物百年业，不朽正报捷岂精灵湮（时方解围）。乃知始终不懈是铁汉，

一心与人成大勋。此意可以励将士，并可以媲美在朝柱石之良臣。

送江岷樵廉访忠源解豫章围旋楚即赴金陵军中

绿衣披拂节旄麾，业愿平生并不违。志在匡扶温峤起，手排纷难鲁速归。焦枯未甚难消劫。（廉访到，即尽烧城外民房及滕王阁，以防贼匿。）缺陷能填即解围（贼两次用地雷轰破堞垣，廉访亲督兵勇奋杀抢塞，城赖以保），早晚封侯圭璧重，已传玉诏下纶扉（廉访既保城有功，大府入奏，上赐白玉攀指翎管）。

征途寥落用兵余，痛定重经忍忘诸。芦荻秋风彭蠡雁，桃花春水武昌鱼。此行盗贼知名姓（廉访两弟皆从军来江，贼畏谋勇，射恶札入城，有“可恨江氏兄弟”之语），他日苍黎问起居。却感新亭挥泪别，群公筹国定何如（时金陵尚未克复）。

贼退后城望书感

满目荒凉瓦砾墟，烽烟才息未消除。焉知老死填沟壑，岂不怀归畏简书。日暮途长聊复尔，时难恩重转愁予。竹头木屑终何补，惭愧从军是散樗。

莲蓬党始末记

宗先谦

【说明】：本件为原稿本，近代史研究所藏。它比较具体地记述了何文庆最初起义的经过，虽于参加太平军后的情况叙述较略，但也可供研究者参考。——编者

秦政暴虐，民心背叛，陈涉、刘邦、项籍之徒，相时以起，逐鹿中原，卒斩秦祚。清廷亦以满族入主中原，因种族之偏见，贻人民之恶感，于是人民多秘密结社，借宗教迷信之力，以号召党徒，潜蓄势力为抗清之运动。如乾嘉时白莲教会一再发难，风动至于五省；而咸同间之太平天国，且复占有河山之半，虽清廷仍肇中兴之局，然汉族却开革命之声，故谈中国近代革命者，不得不谈及太平天国。惟当太平天国揭义反清之际，各处秘密党多闻风倔起，以与太平军站在同一战线，图推翻清廷。山东之捻，其尤著者。至于莲蓬党虽仅一小组织，亦殊有一述之价值，吾人不能抱“成则为王，败则为贼”之见，而湮没之。

莲蓬党者，官书谓之莲花教，因每个党中人，均佩莲蓬形鲦制之党牌，故以莲蓬党名焉。其党牌长寸许，阔寸许，厚分许。初为铜质，后以人众，改用铅质，遂亦有人称为镰牌党者。主该党首领，则诸暨人何文庆也。

何文庆，诸暨之前畈人，本一外科医士，于天平军入浙而后，所至之处，悉遭蹂躏。乃藉善于拳术，招集新昌、嵊县、天台三处流亡之徒，办团练于前畈，以防止溃兵、防堵窜贼为名，实欲乘机而

起事。

文庆除办团练维持地方外，兼听断词讼，判裁曲直，设狴犴、置刑具，俨然一小衙，而独立于诸暨。县令许瑶光之权，不能达于前畈；而村民以其能扶贫困、植巽懦，多倾向之，于是从之者更众，势亦益盛矣。

许瑶光本曾任诸暨县人［令］，以与县中绅民尚有好感，而再调回原任者，睹莲蓬党之势太张，恐其乘机起事，屡思取缔，顾苦于力未能逮。时浙事已亟，催饷孔迫，而县库早经一空如洗，瑶光难以应命，只得下乡募捐。不料行过莲蓬党总部何氏宗祠，党中人见其金锣导前，红伞拥后，官架太足，大骂“狗官”不止，并掷其锣，毁其伞焉。

瑶光怒，命停舆，喝拿侮官者。徭役畏莲蓬党势，未敢动手；而何文庆之子名长龄者，系邑中庠生，在邨中所谓“读书明礼”、“知法守法”者，见众辱官，知为犯律，急上前向县令谢过。瑶光怒犹未释，取舆中轼板，力扑长龄。党徒见其魁之子为县令所扑，认为大辱，愤恨至于极点，一拥而前欲捉县令。其有拥大泥罏者，以罏掷县令，中其头，血流被面。众恐肇人命，急止之。因将县令许瑶光拘入何氏宗祠，而私加幽禁也。

文庆有同宗维峻，为山阴县主事，闻变即至前畈，为保释之，仍舆以入城回署。瑶光以莲蓬党竟如此枭张，胆敢辱官、殴官，以至于囚官，急将其事飞陈于巡抚王有龄，请示处置之机宜。有龄以戎事倥偬之际，竭力对付太平军犹虞难以防堵，使不前进；若再以武力制止莲蓬党之肇事，恐激而生变，浙事愈不可收拾。乃用改剿为抚方法，招抚文庆，使率其党徒，归顺官运，助守上江。文庆及其党徒乃专待省方开拔之命令。

已而巡抚之札下，命文庆率其众受文瑞节制，从击金华，并给以翎顶，用示优遇。文瑞为处州镇总兵，而江西之援浙将也。所部仅三千人，食江西之饷。其往攻金华，系自向巡抚请命。盖先时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兵逼近金华，金华知府王桐闻警，以广西提督张玉良兵屯兰溪，急向乞援。张玉良果率亲兵百名来，顾郡中团练以张玉良兵纪律殊坏，因自谓能负守御责，不必假力于官军。玉良乃率众返，翌日

太平军以六骑先至，民团一见，立即溃散，李世贤遂入郡城。金华失守，浙东大震，王有龄召集诸将，问谁愿往御者，卒无一人应。文瑞以巡抚待之素厚，至是遂自告奋勇。有龄知其兵单，札饬新抚之何文庆众听命于文瑞，共同往击，以增厚文瑞之兵力。

文庆之众，来自乡间，虽皆好勇悍斗，然既无军衣，又无军器，所持者惟板枪篁筅而已，形式殊欠整齐。文瑞之军因见而哗笑，且讥之曰："是可杀贼耶?"莲蓬党徒大怒，报之曰："若曹姑试乃父能。"遂洞一文瑞军之腹，文瑞军大噪，遂与文庆众开始恶斗。

是时文瑞之军在城内，文庆之众在江东，而酣斗之结果，已杀死文瑞军四人。县令许瑶光闻变，知又肇巨祸，急往制止文瑞军；而文瑞军不听，更于城上整兵击之。文庆之众亦迎东门大桥而来，城上火箭喷筒齐发，坿郭廛舍悉焚，文庆率众退。文瑞军复出城追击之，文庆大败，党徒被杀死者约数十人，遂急退守江东，驻众于陈氏宗祠，以待反攻。盖文庆于此次辱败之后，益不满于县令矣。

文庆之受清军招抚，本非出自诚心，实则欲骗取其军器，充实其兵力，以期待机而动。不料清军既招抚之，而又击败之，因思及变亦死，不变亦死，将据残众为变，再与文瑞军作一殊死战，或可侥幸于万一。适县役王绍及绅缙袁某奉县令之遣来，抚慰文庆众。文庆因谓王绍曰："令召我来，非仅不予我文书及军器，反以军击我，杀死多人，非我为变，令实负我。"王绍曰："公欲有为，先自相斗，宁不为善后之图?"文庆曰："然则事已至此，可奈之何?"王绍曰："军中所需，袁绅在此，当能为公言之，希勿虑。"盖王绍为县中千役，闻文何相斗，为求宜解不宜结起见，急往见瑶光，请其速邀袁绅来城，由绍随往与文庆接洽也。

文庆自思羽毛未丰，况又经击败，能有调解，可不致再牺牲人众，心中已形屈伏，顾仍作不挠之色，以对王绍曰："公能调解斯事最佳，惟须先备棺以殓死者，并发给营枪五百杆、抬枪二百杆、火药二百筒、子弹称是。此外尚须送钱二千串来，资我军用，再由县令亲来谢过，我军方可开拔；否则不生还矣。"王绍、袁绅均允诺之，反白于瑶光，因急向邑中富户陈、葛两姓家筹得钱二千串，将军器之精良者悉藏之，而议以朽窳者与文庆之众，盖恐为虎添翼也。军费军器

均有办法，乃由王绍往备船三百只，以便将文庆之众，开往上江，县令以谢过为名，监视其众下船。文庆见县令至，各项条件又均经接受，认为结果非常圆满，不暇视察其枪之堪用与否，别县令而率众启程。迨及前线，知已受绐，虽不及再与县令为难，尚可行其素志，举其众以降敌，及投入太平军，共作抗清工作。观此，则文庆之与太平军合作，一半可云由于反清之怀抱，一半亦可【云】清军逼之使然也。

时文瑞率其所部，及游击曾得胜、贵顺等勇千人，驻守金华之孝顺街。浙抚王有龄又恐文瑞兵单，加派米兴朝、吴再升各率众二千余，以为文瑞之继，未至诸暨，文瑞已在孝顺街为太平军所击溃矣。文瑞遂退守浦江。何文庆随太平军进攻浦江，文瑞军退入县城，缒书告急，适饶廷选自兰溪退归，因奉令往援浦江，并以周璧之闽勇五百为前锋，亦溃于郑义门。盐运使庄焕文率所部千人，及闽省道员张启煊绕道处州，率云霄勇二千来援，与饶廷选会合反攻，又见败于郑义门。文瑞迭遭惨败，而省中又以绍兴告急，无兵可遣，于是浦江遂为太平军取得。文瑞幸得冲围出，走桐庐山中，得全其性命。

浦江既下，何文庆再领太平军攻打诸暨。初败于西南乡团，会来王陆顺德由临浦攻下萧山，裹清军于中间。副将杨金榜奉浙抚之命，率亲兵振武军千五百驻守诸暨城南者，恐为太平军所夹攻，退回省城；而驻于诸暨城东之林福林、饶廷选两军，亦声言援绍而退，城中人民尽走，四乡火起，太平军遂入诸暨城。遇许瑶光，以长刀连劈之。瑶光晕绝于地，为人民扶出，舁至枫桥获免。何文庆于许瑶光之恨，于焉雪矣。

文庆复由西坑上谷岭入嵊，再由上虞而至宁波，会由太平军主将樊。太平军以攻取浙东，文庆颇有功绩，授以志天燕封号。镇海人范维邦更导文庆下慈溪，破镇海，于是文庆乃入城，出示安民，严禁薙发，而亦为一主将矣。

文庆党徒，因均系流氓之徒，故纪律不佳，日则掉臂游行，夜则分散滋扰，人民大受其困，乃由谢辅□、杨鸿鼎、周元臣等密议起兵倒之。遂会同定海之炮船、租界之守勇队以及各乡之民团，于傍晚齐击之，破其壁垒，文庆遂逃至绍兴。来王陆顺德殊佩之，赐以宝马，

使守曹娥江，并呼之为黄忠老将。盖其时文庆已发眉尽白，年逾六十矣。

后文庆以英兵渡江，退至绍兴，欲图取诸暨以为驻足地，又为蒋益澧部所败，只得由临浦赴杭，途中泫然流泪曰："我已［以］数万人起，今仅剩千余，又何能为哉?"患河鱼之疾而死。子长龄为清将秦如虎所得，以自上禀牍于士大夫，得免其死，而释其罪，卒以向族叔强贷，而被告于许瑶光。盖许瑶光适奉左宗棠檄，办理诸暨之善后也。瑶光一闻长龄之名，以为复仇之日已至，立率兵捕之，斩以雪恨，于是群龙无首，莲蓬党徒纷纷散。

黎雅纪行

黄彭年

【说明】本件记述了石达开在大渡河失败的一些侧面情况，可供研究参考。这里发表的是罗介丘先生根据原手稿转抄的抄件。

——编者

同治二年四月廿九日，四川布政使刘公蓉，发自成都，将治兵于大渡河。先是粤贼石达开，自金陵窜安徽、湖北、湖南，复还广西，自贵州复趋湖南北，而窥川东，不得志，则之川南入云南。又分其党李福猷自贵州窥叙永，而自率大股自宁远入，过越隽至大渡河。雅州知府蔡君步锺、总兵唐君友耕坚守，不得渡。越猓夷断其后，王千户应元扼兵其左，岭土司承恩扼其右。总督骆公秉章既檄提督胡君中和扼泸定桥，使总兵何君必胜、萧君汉忠会王千户，唐君会岭土司，聚逆匪而歼之。既而闻贼势益蹙，将缚石达开来降。骆公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不能善其后也，于是檄刘公往。时家君居骆公幕府，部署已定，刘公邀予同行，出南门，四十里至双流县中尖，五十里新津。城外两渡，一由灌县流入之堰水，一邛水，所谓三江上下渡也。日暮得雅州书，谓贼穷乞降，将过河，审其虚实，因检新津，图经南诏阻新，穿水不得渡，仍伪请和，桥成而遁。今日贼势，正与咸通往事相类。

五月初一日，宿邛州，刘公牒唐总兵、建昌道，檄雅州王千户、岭土司，言善后事。以得骆公檄，石逆果就擒耳。

初二日，百丈山下宿。采之舆论，王千户之功为多。

初三日，宿雅州府。雅安县秦君象曾，小岘先生之子，其权越隽县时，与岭、王两土司相洽，刘公挈之偕行。

初四日，晤萧提督庆高、何提督必胜，闻唐总兵同岭土司，解石逆将至，途中遇遣散之贼党，询知大树堡尚有二千余人，未缴军器，其伪周宰辅领之。

初五日，唐总兵解石逆到。刘公传讯，枭杰之气见于词色，其于天下将帅独服曾公，亦但称其忠勤为国而已。

初五日经九折坂今名大相公岭，至清溪县宿，刘公得蔡太守牍，石逆余党悉诛矣。

近代史資料专刊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太平天国资料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
义和团史料（上、下）
筹笔偶存
庚子纪事
杨儒庚辛存稿
辛亥革命先著记
鄂州血史
云南杂志选辑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
华侨与辛亥革命
徐树铮电镐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
秘笈录存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
五四运动回忆录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

近代史資料专刊（22 种 25 册）由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结集出版。